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二一四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二一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9.12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 史部第二一四册目次

## 史部・地理類

# 〔康熙〕揚州府志四十卷（一）

〔清〕崔華　張萬壽纂修
吉林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 杞紀二十二卷

〔清〕張貞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杞紀二十二卷》提要



杞紀題辭

杞園張先生居杞城別墅作杞紀自星土輿地山川人物而外有封建年表世次原古分國系家苗裔春秋經傳經傳別解凡二十二卷引書踰四百種余讀一過曰異哉可謂體大而思精矣或曰昔范曄集謝承華嶠袁山松司馬彪諸家之作爲後漢書自謂體大思精人或未之許也今所紀杞杞蕞國一隅而揚詡之如此不已過乎余曰不然杞宋無徵古已歎之今立乎二千年之下以指乎成周春秋之世且自今杞而溯之東樓西樓公始封之杞又溯淳于溯州溯斟尋以旁逮夫羿浞之篡立夏臣靡滅有窮立少康而夏后氏之興亡備見於是可補太史公帝相帝杼以下之闕文按之則皆在杞城百里封域之內可不謂體大而思精乎或乃謝曰微先生言幾以杞紀爲志乘之流今而後知其良史才也余曰然乃書之編首

康熙庚寅上冬資政大夫

經筵講官刑部尚書前都察院掌院事左都御史

年家眷同學弟新城王士禛製

杞紀序

士君子居是邦而不知其地之沿革興廢與夫地之山川人物可乎此張杞園先生杞紀之所由作也自武王克殷反商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以備三恪至武公遷社淳于遂齊桓是依及晉文更覇復託命于晉國凡玉帛兵車之命未嘗不與且在齊邦域之中與臨淄卽墨相密邇雖彈丸一邑有泱泱大國之風春秋以來寔多掌故尤不可不紀也紀猶誌也乃國史之餘所以補陳詩之缺畧寔多豈風雲月露游戲翰墨者比哉三代而下



如三輔黃圖決錄華陽國誌太平寰宇記諸書皆可鼓吹經史爲作者之章程近世所聞見惟康對山之武功誌猶有漢唐之遺其他若王渼陂誌鄠呂涇野誌高陵韓五泉誌朝邑喬三石誌耀胡可泉誌秦趙浚谷誌平涼孫立亭誌富平劉九經誌郿汪來誌北地張光孝誌華尙可與對山頡頏然率皆秦地其人亦皆秦人而齊魯諸誌無聞焉因思吾鄉士大夫中惟先生識見高朗胷藏萬卷有古良史才安能舉通省之誌使之秉筆以爲海岱光乎戊子秋八月杞紀成先生親攜相過問序於

余受而卒業凡上下三千餘年摭取四百餘家借他人之筆以寫胷臆之奇文簡事覈訓詞爾雅雖不事論斷而氣運之升沉吾道之隆汚讀之儼然在行墨閒述也而寔作眞如麻姑擲米粒粒皆成丹砂又如集吉光羽爲裘通體是寶洵非化工手不能辨不特度越近代作者將邁漢唐諸家而直追步司馬子長昔王元美先生曰子長不絕也而書絕矣以爲封建宮殿官師郡邑之名不雅馴詔令辭命奏書賦頌鮮古文詞其人無籍信荆聶原嘗無忌之流足摹寫其書無尙書毛詩左傳國策



韓非呂不韋之書足薈最其然豈其然乎恨不起元美先生而觀之同一激賞也余平生雖有志宛委愧未盡窺名山之秘不意垂老得見此異書豈非厚幸哉康熙四十七年重九日鄒平張實居謹序

杞紀自序

吾族世居濰河東岸莊號高柯寔在杞子故國邦域之中也宗社久墟殿屋井邑胥化邨落天啟癸亥先府君買得一區爲饘粥業居城中央地頗爽塏余老厭闤闠移家其間鄰曲時至詢舊聞訪陳跡每茫然無所應應劭風俗通義有縣令問主簿靈星在城東南何法主簿仰答曰唯靈星所以在東南者亦不知也余讀之輒爲齒冷而今而後人將以余之笑主簿者笑余也故凡涉獵史傳見其有關于杞者悉掌記之旬儲月積紙墨遂多收置篋衍漫不省錄忽忽十年丙戌長夏邨居豐暇偶有所觸因憶前事從煙煤蟲篆中撿出付兒子在辛次第之釐爲二十二卷綜其條目曰圖攷曰星土曰輿地曰山川曰繫年曰沿革曰封建曰年表曰世次曰原古曰分國曰系家曰苗裔曰春秋經傳曰經傳別解曰人物曰遺書曰藝林曰雜綴統名之曰杞紀烏乎杞小國也吾夫子嘗曰猶以文獻不足而歎其無徵寡昧如余乃欲於千載之下罔羅放失會稡成書補前人所未逮則吾豈敢聊記數則用塞問者之意亦冀免夫靈星主簿之誚而已康熙四十五年重九日七十老人張貞起元

書於杞城之峽雲堂

杞紀畧例

天道隱而難測天象遠而難究然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其所由來非一日矣杞國在齊青境內星爲玄枵虛危之分野也其邑牟婁在今諸城已涉魯疆又屬降婁則奎婁爲魯徐分野矣至其宿度魏太史令陳卓謂齊國入虛六度北海入虛九度東萊入危九度魯分徐州屬齊者東海入奎一度琅邪入奎六度高密入婁一度城陽入婁九度膠東入胃一度安丘志又謂安丘當危



宿三度於杞雖未明言然東去高密九十里西去安丘三十五里南去城陽七十里北去北海五十里東南去膠東百里西南去琅邪百里攷之每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則杞之宿度亦思過半矣

封畧舊蹟定自商周疆界劃然不可移易著書之家恪守陳言頓忘搜討議論鑿鑿去之益遠故雖該練如道元猶以淳于爲斟灌博洽如用修猶謂斟尋在登州諸如此類不可勝原然後知欲爲考證非身歷其地鮮不影響也然羣書

傳世匪朝伊夕盡加删削恐沒作者苦心分別前後是非自見矣

按路史高密有安城淳于本春秋州國有大小州山今杞東至高密百里內無一培塿惟界上有峽山峰山嶷卽大小州山古今異名耳濰水自南而北經行城東汶水自西而東繞出城後至杞東北始交會入海

此書原以紀地非紀統也自太康卽位居於斟尋故繫年卽從此始三代以來親賢並建用樹藩屛凡屬分封卽君其國秦漢而後雖白茅青



社爵土昭然或食其采或取其名不必身蒞其地也故膺其封者爲雍丘爲淳于則不可辨析矣

考訂舊聞莫善於年表然得其一種已足傳信而必眾家兼收者以歷年久遠譌謬相承遂至情事牴牾歲時舛錯欲折中以爲定論其在後之君子

嘗讀漢書古今人表以九等爲序杞國君臣唯少康列之上下列之中上者伯靡汝艾以及杞梁殖妻也列之中中者主癸武羅柏因熊髡麗

圉也列之中下者帝相中康后緡也斟灌氏斟
尋氏則列之下上矣帝太康杞題公簡公愍公
哀公則列之下中杞隱公釐公與夫羿奡韓浞
則列之下下矣昔人謂其位置失宜橫加詆譏
曾不遺力自負學識可掩前哲寧有錄錄拾人
牙後吾思孟堅具一代史才著書欲傳千古既
加評隲必有定見何至一無所據漫爲差等供
後人雌黃邪故次第記之以俟博聞

按唐乾元二年安丘更名輔唐梁開平間復爲
安丘後唐同光中又名輔唐後晉天福七年省



輔唐爲膠西宋開寶四年復爲安丘至今仍之
是淳于省入膠西即省入安丘矣杞城東南三
十里而近有蓋公山實其棲隱地冢祠具在則
蓋公之爲杞人又奚疑乎

按漢書注營陵即緣陵也緣陵舊爲杞邑淮夷
病杞杞遷都於此者四十三年則地皆杞地人
皆杞人也故前修之纂營陵者悉錄入之

杞國文獻凋落之餘所僅存者夏小正一書耳
今觀其辭古奧非漢魏人可及爾雅月令皆經
也注者多引之魏孝武釋奠國學詔盧景宣講

大戴禮夏小正左傳夏數得天得四時之正也
豳風七月之詩皆以夏正爲斷孔叢子子思曰
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春秋元命包樂稽耀
嘉月令正義以及史記皆謂夏數得天之正考
亭朱子集儀禮尊信小正而用之是可知其所
重矣世儒猶疑後世所傳非夏時本文過矣

此書原以文獻無徵故裒輯史乘取其隻行單
辭以存典要然以昔言證古事猶恐謏聞目學
流於矯誣若再參以臆見杜撰瞽說穿鑿傅會
何足信世傳後邪衛正叔有言他人著書惟恐



不出於巳予惟恐不出於人余雖不敏竊有同
心矣

杞小國也以其爲聖王之後故列國聘問燕享
會盟征伐之事必藉以爲重供億之隆殺視其
品職之崇卑杞地褊小田賦無多欲從公爵而
不足因貶而從侯從伯欲從侯伯而不足又貶
而從子委曲圖存甘就下秩其爲貶也自貶之
也論者不察以爲杞用夷禮故從而貶之不知
其所用何禮也即其貶也豈周天王貶之與將
列國之諸侯貶之與抑亦解經之諸儒貶之與

經傳皆無明文後世何繇考索廼以或然之臆
說欲定千古之爭夔可乎余已久疑其紕繆前
修幸正其踳駮急發數條用存公是
一經五傳既備書之自漢及宋通經學古代多
名賢其或研窮精微辨析同異者可不殫援使
無剩義然非有其何必有其解又何須錄其前
始錄其後故以所見爲次第未嘗着意爲錯綜
世變風移杞之疆界未易區別然杞伯爵也以
七十里之制攷之相去一舍猶在域中今杞東
南三十里爲鄭公鄉卽漢司農康成故里水經



所稱礪阜是也史謂公高密人乃從漢後之地
理論之耳公實產於淳于原非借才異國
一事而爲羣籍所收重複錄之則贅矣然必載
其書目者以一時檢閱之勞不可忘也
太平御覽稱趙宋之鴻章日下舊聞亦　本朝
之巨製吾著斯編雖竊取其義然芟繁標異聚
類分羣不惟別裁僞體寔有寄託淡心原欲匯
事增華非嶄踐迹入室敢告具眼鑒其苦衷
衆腋集以成裘羣芳釀而爲蜜自非宏覽曷稱
大觀故是書由周秦以逮兩漢沿唐宋而溯六
朝既勤加采擷卽元明以迄今茲亦不敢畧然
學問無窮耳目有限念彼舊家同志必多廣見
洽聞儻以單辭惠我永佩邪許之助矣
杞爲杞之遺胄淳于卽淳于之苗裔此所謂以
國爲氏者也雖有分處寔無別族故凡二姓悉
在甄收

杞紀摭取諸書

尙書　尙書疏

書經註疏大全　書傳

書集傳　尙書釋文

尙書考靈曜　書經正義

尙書日記　禹貢山水考

毛詩　詩疏

詩經集傳　詩地理考

韓詩外傳　呂氏讀詩記

禮記　周禮



儀禮經傳通解　禮正義

大戴禮記　雜禮圖

禮緯　月令正義

月令注　月令廣義

樂記　論語

中庸　孟子

孔氏家語　六經圖

大學衍義補　五經異義

四書通典　四書備攷

四書釋地　易通卦驗

歸藏　春秋

左傳　胡傳

公羊傳　穀梁傳

春秋集註　春秋二十國年表

春秋諸國興廢說　春秋筆削發微圖

春秋名氏譜　春秋提要

春秋尊王發微　春秋皇綱論

春秋傳　春秋權衡

春秋意林　春秋名號歸一圖

春秋經解　春秋列國臣傳



春秋本例　春秋經筌

石林春秋傳　春秋後傳

春秋集解　春秋左氏傳事類始末

春秋提綱　春秋王霸列國世紀編

春秋通說　春秋五論

春秋詳說　春秋諸國統紀

春秋本義　程氏春秋或問

春秋集傳　春秋屬辭

春秋左氏傳補註　春秋諸國會通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　春王正月考

春秋繁露　春秋五傳
春秋左傳註疏　春秋公羊傳註疏
春秋穀梁傳註疏　春秋緯文
春秋運斗樞　讀春秋編
左傳世本　東坡指掌春秋圖
春秋劉氏傳　春秋全義
左傳註評測義　左傳世系譜
左傳地名配古籍　春秋內傳
春秋外傳　春秋元命包
左氏始末　讀左日鈔



春秋左傳類對賦注　春秋鴆考
春秋正旨　春秋左傳地名考
左傳事緯　覽左隨筆
左峯　爾雅
爾雅注　爾雅疏
新刊經解　朱子語類大全
授經圖　經言枝指
國語　戰國策
史記　史記索隱
史記正義　史記評林

通鑑　通鑑外紀
皇王大紀　帝王世紀
帝王曆數　通鑑地理通釋
通鑑綱目前編　陸狀元通鑑
通鑑紀事本末前編　少微通鑑節要
通鑑前編　通鑑前編舉要
歷代禨祥錄　王矦建國考
古史　繹史
漢書　後漢書
漢詁纂　後漢書郡國志



季漢書　三國志
薛瓚漢書集註　漢史億
魏書　晉書
梁書　北齊書
周書　隋書
唐書　宋書
宋史　宋志
五代史　金史
元史　南齊書
北史　南史

臧榮緒晉書　王隱晉書
范祖禹唐鑑　唐會要
馬氏南唐書　竹書紀年
汲冢周書　周書王會
十七史詳節　皇極經世
古今注　史通
史懷　史涉
史通訓故　王損仲史鈔
小學史斷前編　路史
路史注　通雅



廣雅　古今攷
中華古今注　造邦賢勲錄畧
大事記　鴻苞
白虎通　中古曆
唐大衍曆議　開元歷
古事比　四十七朝人物論
太平廣記　廣漢魏叢書
冊府元龜　太平御覽
文獻通考　西京雜記
白孔六帖　風土記

古曆志　聖賢圖
人物槪　名物攷
文廟祀考　正字通
許氏說文　說文長箋
金石古文　金薤琳琅
石墨鐫華　宣和博古圖錄
古文苑　文苑英華
異苑　羣芳譜
本草注　山東考古錄
玉海　世說新語



世說注　述初賦
藝苑羣談　津逮秘書
天中記　尊生八牋
述征記　山海經圖贊
星經　天文大成
清類天文分野書　法象志
張勃地記　廣輿記
方輿紀要　東觀漢紀
漢書五行志　山河兩戒圖
輿地廣記　括地志

郡縣志　一統名勝志
郡國志　郡國縣道記
太平寰宇紀　增修皇輿表
地理風俗記　通志
水經　水經注
鄭志　齊要記
齊乘　三齊畧記
齊記　闕里志
陋巷志　金石錄
天下金石志　河南通志



河南杞乘　山東通志
馮海浮青州府志　鍾龍淵青州府志
萊州府志　安丘縣志
昌樂縣志　壽光縣志
諸城縣志　沂水縣志
莒州志　臨朐縣志
博興縣志　樂安縣志
高密縣志　濰縣志
莊子　列子
管子　淮南子

孔叢子　淮南子注
韓子　荀子
七畧　離騷
楚辭集註　金壘子
御龍子膚語　論衡
魏氏春秋　晏子春秋
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或問
鄭玄別傳　劉向高士傳
嵇康高士傳　皇甫謐高士傳
續高士傳　逸民史



羣書考索　鐘鼎款志
記纂淵海　萬姓統譜
丹鉛總錄　博物策會
藝文類聚　事文類聚
潛確類書　隸釋
小學紺珠　海錄碎事
佩觿　姓源珠璣
劉向列女傳　皇甫謐列女傳
語林　神異錄
異聞錄　玄怪錄

天祿閣外史　名世類苑
桓譚新論　文心雕龍
唐類函　羣輔錄
學齋佔畢　荆川稗編
經濟類編　稽古錄
潛夫論　集古錄
說苑　急就篇
急就篇注　湘川記
愧郯錄　野客叢書
事類賦　揮麈雅譚



典論　姓氏急就篇
姓氏急就篇注　博物志
獨異志　稗史彙編
劉氏雜錄　百家譜
小名錄　埤雅
學圃萱蘇　文選註
字林　廣韻
避暑錄話　書奕
字觸　日知錄
農書　升菴雜刻

升菴外集　靈憲記
幽明錄　天史
搜神記　列仙傳
琴操　何氏語林
韻會小補　操縵集
新序　老學菴筆記
宛委餘編　龍乘
穀山筆塵　遊宦紀聞
紺珠集　商芸小說
池北偶談　居易錄



容齋續筆　容齋三筆
謫觚十事　古樂苑
樂統博稽　樂稽耀嘉
古詩紀　庾開府集
駱丞集　孔少府集
陶淵明集　杜工部詩集
蘇文忠公集　吳淵穎集
中州集　明詩綜
擬漢樂府　楊鐵崖古樂府
李西涯擬古樂府　俞仲茅擬古樂府

潛溪集　甫里先生集
弇州山人四部稾　弇州山人續稾
榆墩集　震川集
亭林詩集　遺谷詩集
禪月集　黃鵠山房集
鈃園集　偶遂堂詩
愚山詩集　十笏草堂辛甲集
逋齋詩集　孫文定公遺集
悖裕堂詩集　竹垞文類
漁洋文畧　珂雪堂詩集



澹餘詩集　秋谷詩集
綺樹閣集　青社先賢[illegible]
漁郁詩集　黃湄詩集
碉房詩集　去浮詩稿
雁亭詩集　无悶堂集
學文堂集　蕉雨軒詩集
楓香集　甕尾續集
聞詩堂集　白雲郁文集
學稼軒詩集　四休亭詩
耘石小稾　杞城別業圖詩

或語　潛州集

# 杞紀標目

杞城耕者 張貞 纂述

男 在辛 排類

在戊

在乙 鈔撮

杞紀摽目終

杞國分野地域之圖



齊分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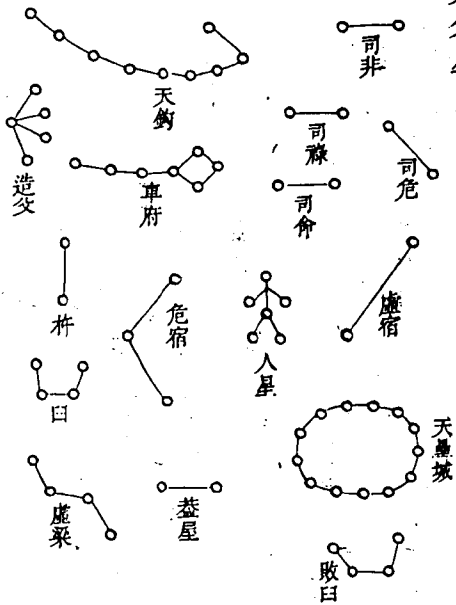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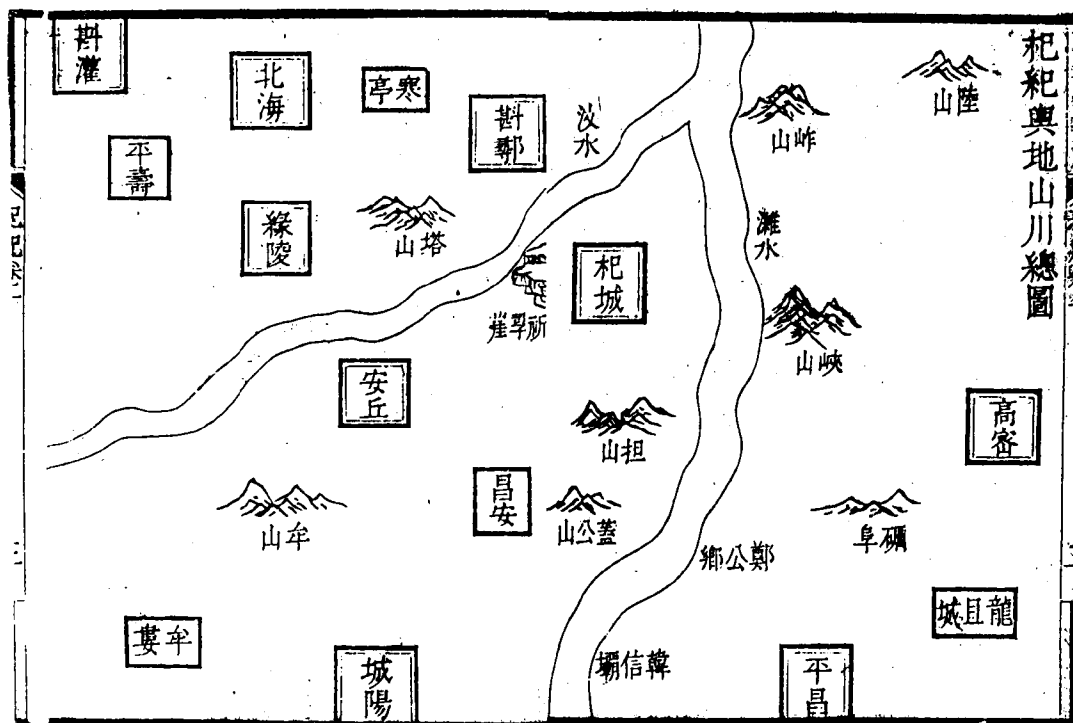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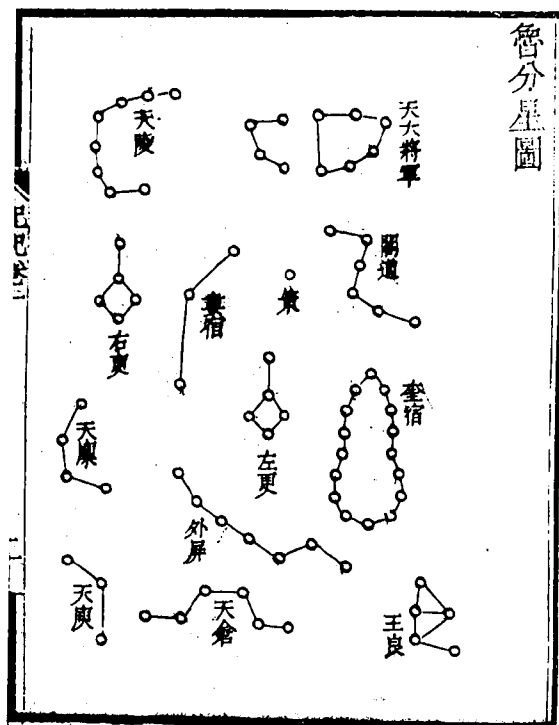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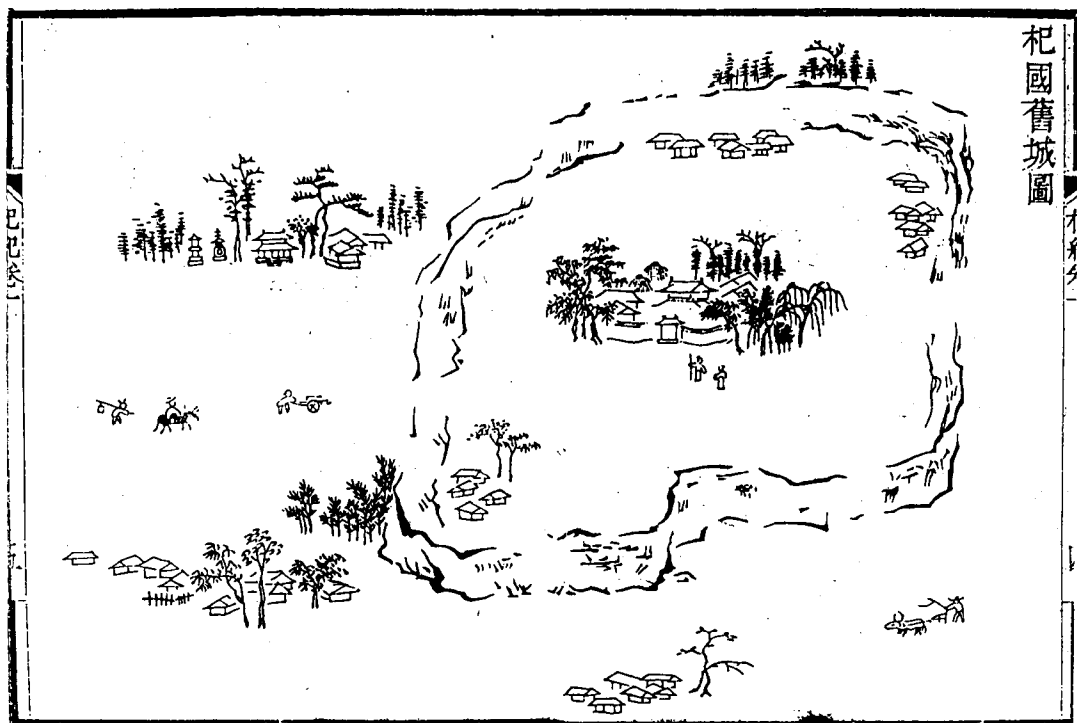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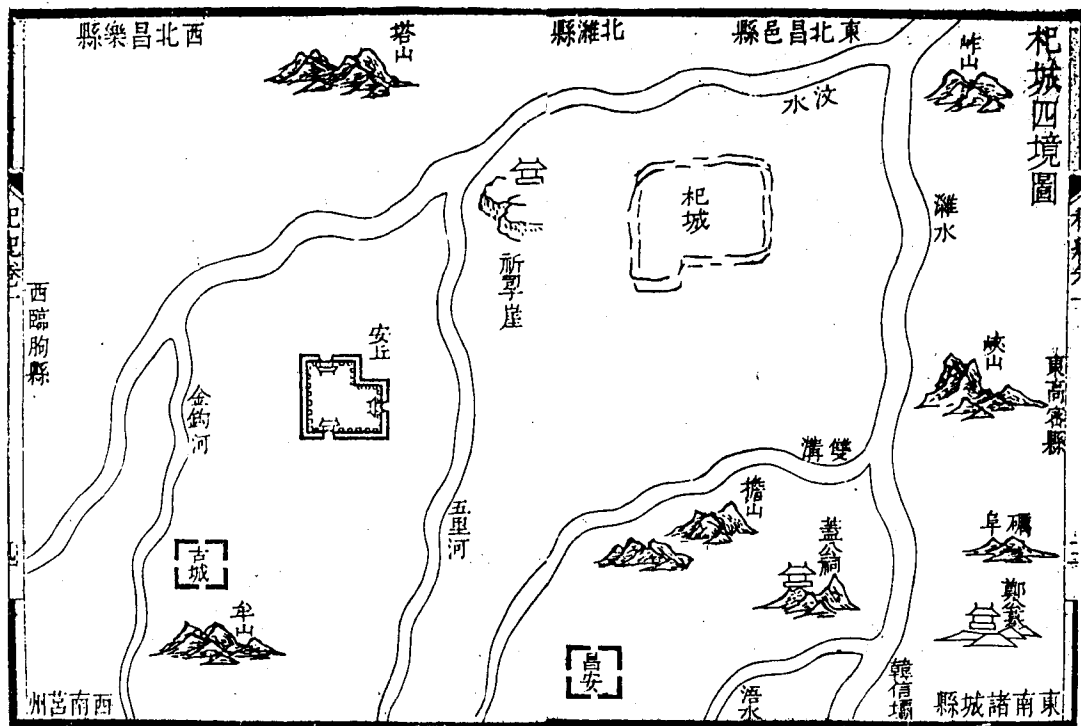
魯分星圖
天大將軍
天陵
閣道
奎宿
右更
左更
天廩
外屏
天庾
天倉
王良

杞紀輿地山川總圖
斟灌
北海
寒亭
斟鄩
平壽
絲陵
汶水
維水
杞城
安丘
高密
昌安
城陽
平昌

杞城四境圖
西北昌樂縣
塔山
北濰縣
東北昌邑縣
汶水
杞城
濰水
西臨朐縣
安丘
金鈎河
五里河
雙溝
東高密縣
古城
牟山
昌安
西南莒州
東南諸城縣

杞國舊城圖

城作龜形首西南尾東北至今人呼龜城焉東面二里五十一步西面二里三十八步南面二里二百九十四步北面二里二百四十一步周回九里二百六十四步東西廣二里一百八十步南北袤二里六十一步二尺地三十頃七十六畮九分五厘土垣存者約高丈許基闊如之數十年前咸完無闕今爲居民取土毀頓陷滅者多矣

杞紀卷一終

# 杞紀卷二

## 星土

女虛危在子玄枵之次齊分野

晉天文志曰齊國入虛六度北海入虛九度東萊入危九度唐天文志曰須女虛危玄枵也初須女五度餘二千三百七十四秒四少中虛九度終危十二度自濟北東踰濟水涉平陰至于山茌循岱嶽衆山之陰東南及高密又東盡萊夷之地得漢北海齊郡及渤海九河故道之南濱于碣石古齊紀祝淳于萊譚寒及斟鄩有過有鬲蒲姑氏之國其地得陬訾之下流自濟東達于河外故其象著爲天津絕雲漢之陽凡司人之星與羣臣之祿皆主虛危

奎婁在戌降婁之次魯分野

晉天文志曰東海入奎一度瑯邪入奎六度城陽入婁九度唐天文志曰奎婁降婁也初奎二度餘一千二百一十七秒十七少中婁一度終胃三度自蛇丘肥城南屆鉅野東達梁父循岱嶽衆山之陽以負東海又濱泗水經方與沛留彭城東至于呂梁乃東南抵淮並淮水而東盡徐夷之地得漢

東平魯國瑯邪東海泗水城陽古魯薛郳莒小邾徐郯鄫鄅邳邿任宿須句顓臾牟遂鑄夷介根牟及大庭氏之國奎爲大澤在陬訾下流當鉅野之東陽至於淮泗婁胃之墟　徐州之域青州府爲莒爲沂水爲日照爲安丘爲諸城爲蒙陰　青州之域萊州府爲掖爲平度爲濰爲昌邑爲卽墨爲膠爲高密 以上山東通志

地志曰虛危爲齊分星曰玄枵宮曰寶缾時曰子州曰青魏陳卓分郡國所入宿度齊國入虛六度北海入虛九度濟南入危一度樂安入危四度東萊入危九度平原入危十一度淄川入危十四度魯分徐州屬齊者東海入奎一度瑯邪入奎六度高密入婁一度城陽入婁九度膠東入胃一度又唐一行山河兩界圖曰河爲北河江爲南河自北河下流南距岱山爲三齊自南河下流北距岱山爲鄒魯皆負海之國貨殖之所阜也觀兩河之象與雲漢之所終始而分野可知矣 齊乘

五星候卯爲歲星五星爲金星太白木星歲水星辰熒惑火土星塡也五星所在而禍福隨之二舍或差陵犯攸屬斯土屬青齊考天官書青齊候卯而續漢註經亦云卯常主青齊并二說斯土繫卯木爲歲星　干屬甲乙支屬寅卯

北斗繫天樞北斗七星一爲天樞二爲天璇三爲天機四爲天權五爲玉衡六爲開陽七爲搖光其本地而上發于天分域皆有所繫考史記天官書繫海岱東北斯土在東北故繫屬天樞石氏星經春秋緯文一主搖光一主天機非是

天市垣麗東垣第七星按天市垣二十二星東西列各十一星宋志云齊主東垣第七星

九州占房心按九州謂荊梁雍豫徐揚青兗冀也昔者神禹受帝堯隨山刊木奠山川而爲九州青州在兗州之東上應房心之宿 以上昌樂縣志

史記天官書曰察日辰之會以治星辰之位仲春春分夕出郊奎婁胃東五舍爲齊又曰虛危青州又曰丙子江淮海岱也

漢書地理志曰齊地虛危之分野也東有淄川東萊瑯邪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以南渤海之高樂高城重合陽信西有濟南平原皆齊分也

春秋運斗樞曰虛危之精流爲青州分爲齊國立

爲萊山 以上博興縣志

後漢書天文志歲星主太山徐州青州兗州玉衡第一星主徐州常以五子日候之甲子爲東海丙子爲琅邪無言主青州者恐青州並入徐也

齊虛危分天官書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爲玄枵於辰在子齊之分野屬青州齊國齊國入虛六度北海入虛九度後漢書婺女八度至危十六度曰玄枵之次一名天黿於辰在子謂之困敦於律爲太呂斗建在丑今齊分野

魯奎婁分自奎五度至胃六度曰降婁之次於辰



在戌謂之閹茂於律爲夾鍾斗建在卯今魯分野東海入奎一度琅邪入奎六度城陽入奎九度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爲一度 以上臨朐縣志

漢天文志齊地虛危之分野琅邪泰山城陽皆齊分也魯地奎婁之分野東至東海南有泗水皆魯分也 沂水縣志

齊地虛危之分壄東有菑川東萊琅邪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以南渤海之高樂高城重合陽信西有濟南平原

魯地奎婁之分壄東至東海南有泗水至淮得臨淮之下相睢陵僮取慮 以上史記正義列國分野

杞紀卷二終

杞紀卷三

輿地

斟鄩 古國今山東濰縣東斟亭 左傳地名配古籍

斟尋 外紀相爲羿所逐失國居商丘依夏同姓諸侯斟灌斟鄩今按商丘當作帝丘蓋世紀之誤也地理志北海壽光縣注古斟灌禹後今灌亭是平壽縣注故斟鄩禹後今斟城是左傳注壽光東南有灌亭平壽東南有斟亭括地志斟灌故城在青州壽光縣東五十四里斟鄩故城今青州北海縣是也水經注地里志北海有斟縣京相璠曰故



斟鄩國禹後西北去灌亭九十里 通鑑地理通釋

史記正義汲冢古文云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又居之書云太康失邦兄弟五人須于洛汭此即太康居近洛也臣瓚云斟尋在河南蓋後遷北海也 同上

登州府禹貢青州之域天文危分野古爲斟尋國 鴻苞

斟鄩城 即今壽光縣城乃夏斟鄩氏所居寒浞使澆伐斟鄩氏是也 山東通志

斟尋氏同斟灌氏漢書曰斟尋在北海縣又路史

齊南平壽古斟尋國 山東通志

平壽有斟城杜預曰有斟亭古斟國故縣後省 後漢書郡國志

斟 巳姓漢之北海斟縣北海今濰去州七里有斟亭 寰宇州東南五十里一作抖亭草繆 路史

斟 漢北海郡有斟縣應劭謂平壽爲古斟尋東南有斟亭京相璠曰斟尋去斟亭七里然則斟國在齊明矣臣瓚謂斟尋在河南引夏都爲證顏監曰應氏止云斟尋本是禹後何豫夏國之都乎瓚說非是 齊乘



斟亭 應劭曰斟亭在平壽縣東南平壽故城在白狼水西今北海郡治水上承營陵縣之下流東北逕城東西入別畫湖亦曰朕懷湖湖東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東北入海斟亭在溉水東水出桑犢亭東覆甑山亭故高密郡治世謂之故郡城山謂之塔山水曰晃孟水亦曰戾孟水皆非也地理志曰桑犢故亭北海之屬縣矣有覆甑山溉水所出北逕斟亭西北今曰狼水按地理志北海有斟縣京相璠曰故斟尋國禹後西北去灌亭九十溉水又北逕寒亭西郡國志曰平壽在斟灌東薛瓚

漢書集注云按汲郡古文相居斟灌東郡灌是也又云太康居斟尋羿亦居之桀又居之國語云夏相徙南丘依同姓之諸侯於斟灌斟尋氏卽汲冢書云相居斟灌也旣依斟尋明斟尋非一居矣 水經注

斟亭　在濰州東南五十里古斟尋國也 一統志

斟亭　通志云濰州東南五十里古斟尋國漢北海郡亦有斟縣京相璠曰斟尋去斟亭七里杜征南云壽光縣東南亦有灌亭今按惟壽光之灌城濰州之寒亭在焉餘皆廢蓋古人圖志詳明故國廢城皆立亭以爲表志後世蕩析不有爲可惜也 齊乘



尋　斟姓傳謂斟尋張勃地記濟南平壽古斟尋國預謂靑之北海北海今隸濰東南五十有斟城斟亭一作𨛍鄩今九江爲尋陽 一作鄩潯 路史

斟灌城　壽光東四十里寰宇記云斟灌城亦名東壽光 自金爲斟灌店 按有窮后羿拒太康代夏政仲康子相立依同姓諸侯斟灌斟尋氏羿相寒浞殺羿使其子澆 卽羿也 殺斟灌以伐斟尋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杜征南謂壽光縣東南有灌亭漢北海郡有斟縣 齊乘

斟灌城　在縣城東北四十里夏帝相二十六年寒浞使其子澆帥師滅斟灌沈約曰斟灌之城是爲帝丘卽此城也應劭曰壽光縣有灌亭杜預曰在縣東南斟灌國也而此城在今壽光縣之東北蓋今之壽光城非古壽光城之舊治也古有東西二壽光寰宇記曰斟灌城亦名東壽光若是則杜預在縣東南之說亦似爲無據想宇畫偶訛耳而古之斟尋在今之安丘縣境內道里懸絕邈不相屬今人言壽光曰斟尋曰二斟者皆誤也 壽光縣志



灌　斟姓傳謂斟灌 廣記云卽後誤 今青之壽光東南有斟灌城灌亭 舊記高密有灌亭寰宇斟灌城一名東壽光 故淳于也 水經 淳于縣本夏后氏斟灌國武王以封淳于公淳于後齊併高密 路史

括地志云商丘今宋州也斟灌故城在青州壽光縣東五十四里斟尋故城今青州北海縣是也故過鄉亭在萊州掖縣西北二十里本過國地故鬲城在洛州密縣界杜預云國名今平原鬲縣也戈在宋鄭之間也寒國在北海平壽縣東寒亭也伯明其君也臣瓚云斟尋在河南蓋後遷北海也汲冢古文云太康居斟尋羿亦居之桀又居之 史記評林

寒亭　在濰縣東北三十里古寒國浞封此一統志
寒亭　濰州東二十五里夏諸侯寒伯明之國寒浞者伯明之讒子也伯明棄之有窮后羿收之以爲已相浞遂殺羿因羿室生澆及豷使澆殺斟灌以伐斟尋滅夏后相后緡逃歸有仍生少康焉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德兆謀以收夏衆卒滅寒浞復禹之績此寒國也自古圖志皆載寒亭而俚俗之談極陋以齊無志書故也齊乘
州　桓公五年州公如曹說者爲卽淳于輿地廣記高密夷安城淳于本春秋州國也今海之東海縣有大小州山本密州杞併之王之三公稱公云寰內侯者非也劉敞云寰內侯如祭公者蓋胡公之類或云懷之武德非武德漢故河內州縣忿生邑地近共有州氏晉有州綽水經漢有州苞金石錄有州輔皆古成侯路史



州　山東萊州府高密縣西北有廢淳于縣卽古州國方輿紀要
州　春秋桓五年州公如曹疏云世本州國姜姓左傳淳于公如曹註淳于州國所都城陽淳于縣也淳于縣名今密州安丘縣東北故淳于國韻會小補
州國有二桓公五年州公如曹注州國在城陽淳于縣十一年鄖人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注州國在南郡華容縣東南日知錄
淳于　州國所都城陽淳于縣也經書州公如曹而傳作淳于公如曹經舉國名傳舉地名也桓六年春秋左傳地名考
淳于今温縣　斟尋今登州　清類天文分野書
淳于　永元九年復有密鄉左傳隱二年紀莒盟密故密鄉在縣東北後省後漢書郡國志
淳　是爲淳于故城在高密之安丘東北故淳于縣屬北海鄘元云本夏之斟灌國武王以封淳于公杞併之路史



左氏云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杜氏云城陽淳于縣昭元年傳晉爲杞城淳于或云因州公不反國爲杞所并遂以淳于爲都未詳孰是讀左日抄
淳于城　縣東北三十里古淳于國也酈道元曰本夏時斟灌國周武王以封淳于公遂號淳于春秋桓六年州公如曹傳曰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州蓋國名也後爲杞人所有亦謂之杞城襄二十九年晉人城杞之淳于是也漢因置淳于縣屬北海郡後漢初省永元九年復置屬北海國建安十六年曹操東擊海賊管承至淳于承走入

海島晉改屬城陽郡劉宋改屬高密郡後魏屬平
昌郡後齊廢入高密縣 讀史方輿紀要
淳于縣　故夏后氏之斟灌國也周武王以封淳
于公號曰淳于國其城東北兩川交會蓋濰汶也
名勝志
武公初年即遷淳于淳于在安丘境內至武公二
十九年爲僖隱公元年方入春秋故春秋所載杞
事皆淳于杞也即如莒人伐杞取牟婁牟婁亦在
安丘東南而舊志以婁堤當之謬甚矣孚後莒牟
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蓋既取之後又屬莒也莒



去安丘僅百餘里故能取能奔若雍丘則遠矣莒
小國也安能越千餘里伐人而取其邑哉武公旣
遷之後地屬鄭宋 杞乘地理沿革表序
淳于故城漢縣廢城在今安丘縣東北高齊廢 太
平寰宇記
郡國志曰淳于縣有密鄉皆北海之屬縣也 名勝志
顏師古注漢書淳于曰定陶不知淳于公如曹而
曹乃定陶乃以其所如之地釋之誤矣 山東通志
淳于城　安丘東北濰汶二水交處古有此城按
通志武王封禹後東樓公於杞 汴梁杞縣 九世成公遷

於緣陵 濰州昌樂 至文公又遷居淳于號州公春秋州
公淳于如曹是也後爲杞所幷遷江南杞東樓之
孫周亦封於牟婁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今諸
城北有婁鄉安丘南有牟婁山俗訛作朦朧山即
其地 齊乘
酈道元曰淳于縣夏后氏之斟灌國也周武王滅
之以封淳于公 後爲杞人所有 按斟灌當作斟尋左傳寒
浞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杜預曰斟尋在平
壽縣東南今安丘東北境是也 平壽漢縣名在今濰縣域中若斟灌
則在壽光　安丘縣志



淳于縣　安丘東北濰汶之交處
春秋僖十四年杞辟淮夷遷都諸侯城緣陵 詩地理攷
杞　開封府杞縣是又杞遷于緣陵或曰在杞縣
西北百里又遷于淳于 方輿紀要
宋忠曰杞今陳留雍丘縣故地理志云雍丘縣故
杞國周武王封禹後爲東樓公是也蓋周封杞而
居雍丘至春秋時杞已遷東國故左氏隱四年傳
云莒人伐杞取牟婁牟婁者東邑也僖十四年傳
云杞遷緣陵地理志北海有營陵淳于公之縣臣
瓚云即春秋緣陵淳于公所都之邑又州國名杞

後改國號曰州而稱淳于公故春秋桓五年經云州公如曹傳曰淳于公如曹是也史記評林

杞城　在安丘縣北相傳杞成公自雍遷居淳于即此山東通志

杞城　在東北三十里古淳于國也酈道元云故夏后氏之斟灌國也周武王以封淳于公遂號淳于春秋桓公六年冬州公如曹傳曰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從爲杞人所有杜元凱曰杞舊都陳留雍丘桓公六年遷都于淳于僖十四年遷緣陵襄二十九年又遷淳于晉人合諸侯城之及



考隱公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其時杞已在東方不得言桓公六年始遷淳于也若謂陳留其道必出齊衛之郊莒小國也安得越境伐人取邑哉且陳留無牟婁當是淳于之杞由是觀之淳于之亾當在春秋初年杞人遷而居之逮桓公六年淳于公始以寓公如曹見經也漢因以爲淳于縣安丘縣志

緣陵　魯僖公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緣陵杞邑春秋尊王發微

緣陵　漢書地理志北海營陵瓚曰春秋謂之緣陵張氏曰即濰州樂昌縣春秋本義

廢昌樂城　濰州西五十里古緣陵春秋淮夷病杞諸侯城緣陵而遷杞齊侯與之車百乘甲一千此城東南十餘里有營陵城又南安丘北海界上有起城營陵即緣陵見漢書注起即杞耳在漢曰營陵縣元魏又曰營丘謂即太公所封者非是唐初權置杞州後爲縣宋改曰安仁尋又改曰昌樂齊乘

唐初營丘民汲尋率鄉人拒賊權置杞州武德二年復爲營丘縣唐書地理志

平昌城　在安丘縣東南六十里漢縣屬琅邪郡東漢屬北海郡一統志



平昌故城　安丘南六十里漢平昌縣屬琅邪亦爲侯國文帝封齊悼王子卬爲平昌侯後徙封膠西王齊乘

平昌縣　柴溝社東南即漢平昌郡諸城縣志

平昌郡　即漢平昌縣屬琅邪郡光武改屬北海郡魏文帝黃初三年分城陽置平昌郡尋復省晉惠帝十年復置平昌郡在今縣東北六十里柴溝東南同上

平昌城　一統志云即漢之梧城縣隋書地理志云郡城舊置平昌郡後齊廢郡置琊邪縣省朱虛

入焉大業初改名郚城非漢之平昌城也漢平昌即今諸
城安丘之交城址在柴溝亦不載 安丘縣志
城陽城　在莒州境內漢城陽國治莒文帝封朱
虛侯章於此 一統志
城陽城　安丘南八十里漢城陽國亦曰龍臺城
城內有臺高六丈臺下有井與荆水通失物於井
或於荆水得之有神龍出入其中故曰龍臺 齊乘
城陽城　漢城陽國浯水入焉韓信北追齊王廣
至城陽城即此內有鬬鷄臺齊乘云又曰龍臺城
城內有臺高六丈臺下有井與荆水通失物於井



或於荆水得之有龍出入其井故曰龍臺在縣治
北六十里 諸城縣志
城陽郡　漢文帝因封景王章㧞置晉惠帝亦分
膠西爲城陽郡以東武隸之尋省入高密漢城陽
在縣北六十里城陽鄉莒城境內亦稱城陽郡者
乃曹魏於莒縣所置與此城陽不同 同上
牟婁　魯隱公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牟婁杞邑 春秋尊王發微
牟婁杞邑城陽諸縣東北有婁鄉 經莒人伐杞取牟婁注隱四年
春秋左傳地名考

牟婁今山東莒州　曲棘今河南杞縣有曲棘城　緣陵　無婁
左傳地名配古籍
無婁　魯宣十有五年秋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
婁　無婁杞邑 春秋尊王發微
婁　樓也本作僂商所封即牟婁 隱四莒伐杞取之者 曹東
之地一曰無婁密之諸城有婁鄉牟夷國也說謂
封杞而號東樓繆東樓與晉樓穰鄭異 僖二十四傳婁晉地
而南陽穰鄉乃婁也漢祖云婁者劉也故吳鄮縣漢改爲婁姑蘇鄮門後亦爲婁 路史
婁鄉城　按水經注涓水出馬耳山之陰北流經
婁鄉城東入於濰春秋昭公五年經書夏莒牟夷



以牟婁防茲來奔者也是婁鄉城在諸城西南方
矣及按杜元凱曰諸縣東北有婁鄉則又在縣東
北而齊乘亦云今諸城北有婁鄉皆未知孰是姑
併志之 諸城縣志
密　莒邑城陽淳于縣東北有密鄉 經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春秋左傳地名考
密　男爵 非密侯者 今高密有密鄉本密水名漢高密
國隋高密郡唐爲密州春秋之萊夷維邑也預云
淳于東北密鄉淳于後齊廢入高密 路史
高密縣　禹初封國春秋萊之夷維邑也 即漢夷安城

漢文帝十六年置膠西國宣帝本始元年更名高密光武封鄧禹爲高密侯地屬北海宋孝武併北海後屬高密高齊省之隋復置屬密州大業初罷州復屬高密郡唐武德六年移高密治夷安城亦屬密州宋金因之漢淳于縣本春秋之州國高齊省入高密曹參傳又爲假密濰水所經信參擊龍且地 齊乘

高密郡 漢宣帝更膠西郡爲高密郡 諸城縣志

膠西縣 漢文帝分齊立膠西縣宣帝更爲高密郡光武建武十年入北海郡晉惠帝分膠西立城



陽郡唐武德三年省入高密宋開寳間復膠西仍爲密州蘇子瞻云余自錢塘移守膠西則密州之地原爲膠西元祐三年以板橋鎭爲膠西縣 諸城縣志

高陽城 高密西北三十里漢成帝封淮陽王孫竝爲侯一名膠陽亭大業末廢今有高陽村 齊乘

城陰城縣西南四十里漢鄭玄記云者高密即此 高密縣志

北海縣 應劭曰古斟尋國禹後也漢爲平壽縣屬北海郡又有斟縣後漢屬北海國晉以平壽置濟南郡元魏復以爲北海郡高齊改曰高陽隋初罷郡置下密縣於廢郡城開皇十六年於縣置濰州大業末州廢移下密於此置北海縣唐武德二年以縣置濰州八年州廢省下密入北海屬青州宋初屬北海軍後屬濰州金因之國朝至元三年廢昌樂縣入焉按昌樂即漢之營陵縣廢城在縣西元魏時嘗曰營丘非臨淄之營丘也 齊乘

北海郡 秦置齊郡又爲琅邪郡之東境漢爲北海東漢青州部領齊北海 山東通志

平壽城 在濰縣西南三十里漢置縣隋廢 一統志

膠陽亭 地理風俗記曰淳于縣東南五十里有



膠陽亭故縣也 水經注

諸 左傳莊二十九年城諸杜預曰諸縣在城陽郡又言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杜預曰縣東北有婁鄉 後漢郡國志

琅邪郡 始皇二十六年滅齊罷侯置守分天下爲三十六郡而山東之地爲郡者五琅邪郡其一也即東武古爲琅邪郡治 諸城縣志

杞王女城 在滕縣東北世傳杞王女居於此 山東通志

稻城 高密西南濰水堰側土人呼堰爲趙貞女

防南有高堤謂是彭岑冢皆謬此即稻城遺跡春
秋稱琅邪之稻自漢有塘堰蓄濰水以溉稻因名
其城武帝封齊孝王子定為稻侯郡國志亦謂之
鄭城康成故宅在此旁有稻田萬頃斷水造魚梁
歲收億萬號萬匹梁今其遺跡鞠為榛莽矣 齊乘

龍且城 在高密縣西南五十里楚將龍且所築 一統志

龍且城 高密西南四十里濰水之東楚將龍且
所築水西即且冢冢南曰梁臺韓信囊沙壅水之
地亦曰城陰城 齊乘



諸侯見於春秋經傳者百有七十國焉百三十九
知其所居魯邾鄭宋杞衛西虢莒齊陳杞蔡邢鄅
甯薛許鄧秦曹楚隨黃梁虞鄫小邾徐燕鄀糜舒
庸鄒萊吳越有窮三苗瓜州有虞東虢共宿申夷
向南燕滕凡戴息郜芮魏淳于穀巴州蓼羅賴牟
葛譚蕭遂滑權鄀霍耿江黃弦道柏徵鄶厲項密
任須句顓臾頓管雍畢豐邘應蔣茅胙夔介焦沈
三十一國盡亡其處祭極有賈貳軫絞於餘丘陽貧
六巢根牟唐黎邿瑕寒有鬲斟灌斟尋過有過戈
偪陽郝鑄豕韋唐杜楊函郿觀扈邳胡黎大庭駘
岐邶鍾吾蒲姑昆吾房密須甲父鄅向亳韓茲三
英氏毛聃莘偪封父仍有仍崇郭庸姺奄商奄褒
姒蓐有緡闕鞏飂醱夷窮桑 通鑑地理通釋

春秋隱公四年書莒人伐杞取牟婁註云牟婁杞
邑也莒人伐而取之必近於莒非開封故杞也索
隱曰牟婁者東邑也蓋春秋時杞已遷在東國今
按杞初遷必在莒之南沂州滕縣等地近於徐淮
故後至成公為淮夷所病諸侯又為城緣陵而遷
杞焉緣陵即漢淳于今高密也今滕縣東北去越
峯三里有杞王女城豈其初遷時所有城歟不然



何以有杞之名也安丘縣東北有杞城蓋其後遷
時城也索隱曰僖十四年傳曰杞遷緣陵地里志
北海有營陵淳于公之縣臣瓚云即春秋緣陵淳
于公所都之邑即今安丘諸城高密界是也 山東通志

杞紀卷三終

山川

峽山兩山夾水 山東通志

峽山在昌邑縣南九十里狀如伏虎俯臨濰水爲一邑之勝 山東通志

峽山在昌邑縣南九十里狀如伏虎俯臨濰水上有雲服雲出即雨又有仙洞數處爲一邑之勝 萊州府志

峽山濰水夾流西麓北麓 安丘縣志

岞山其形岞然高聳 山東通志



岞山在昌邑縣南八十里濰水經流其下界於峽陸二山之間 萊州府志

岞山濰汶合流之處 安丘縣志

岞山俗以其形岞然而聳故名 名勝志

擔山兩山相對如擔 山東通志

擔山兩山並立如人郤擔然 安丘縣志

塔山在濰縣東南六十里東丹河發源於此上有寶建德廟 山東通志

祈孚崖在東北十八里汶水之濱舊傳杞子禱孚于此上有遇仙觀 安丘縣志

蓋公山枕濰浯之交嶔岑秀麗西漢蓋公嘗棲隱于此故名今其上有冢祠在焉 青州府志

礪阜山産礪石又名劉宗山 山東通志

礪阜上有漢司農鄭玄冢濰水逕冢之右北流入昌邑 安丘縣志

礪阜山縣西北五十里産礪石邑人劉宗嘗居此一名劉宗山 高密縣志

礪阜山在高密縣西産礪石 記纂淵海

陸山昌邑縣南四十里濰水東岸漢封霍光爲博陸侯食邑北海河東師古曰蓋鄉聚之名非縣也



此博陸聚之山耳故名陸山天寶六年敕改霍侯山南有岞山又南峽山皆瀕濰水 齊乘

牟婁山路史云古有巢氏治石樓山即牟婁也本牟夷國密之諸城有婁鄉隋因置牟山縣今訛作朦朧按字書云牟婁徵視也義或緣此 同上

濰水地志云出琅邪郡箕縣今密州莒縣東北濰山也北至都昌入海今濰州昌邑也 書集傳

地理志云濰水出琅邪箕屋山北至都昌縣入海過郡三行五百二十里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至千乘博昌縣入海 尚書疏

漢志云濰水出琅邪箕屋山北至都昌入海過郡三行五百二十里尚書日記

濰淄其道禹貢史記作惟甾尚書釋文濰本亦作惟又作維

濰源出濰山箕谷禹貢山水考

岱山之陰濰淄之野　左傳晉伐齊東侵及濰

禹貢青州濰淄其道濰水出密州莒縣濰山北東至青州博興縣本博昌入海詩地理攷

濰水出琅邪箕縣東北過東武城縣西又北過平昌縣東又北過高密縣西又北過淳于縣東又東北逕都昌縣東又東北入于海水經

濰水出琅邪箕縣東北逕諸縣故城北逕婁鄉城東春秋昭公五年經書夏莒牟夷以牟婁防茲來奔者也東北過東武城縣西又北過平昌縣東又北逕高密縣故城西漢文帝十六年別爲膠西國宣帝平始元年更爲高密國王恭之章牟也又北昔韓信與楚將龍且夾濰水而陣於此信夜令爲萬餘囊盛沙以遏濰水引軍擊且僞退且追北信決水水大至且軍半不得渡遂斬龍且於是水水西有鴈阜阜上有漢司農卿鄭康成冢石碑猶存又北逕昌安縣故城東又北過淳于縣東又北左會汶水北逕平城亭西又東北逕密鄉亭西郡國志曰淳于縣有密鄉地理志皆北海之屬縣也應劭曰淳于縣東北六十里有平城亭又四十里有密鄉亭故縣也又東北逕下密縣故城東有密阜地理志曰有三石山祠余按應劭密者水名是有下密之稱俗以之名阜非也又東北逕都昌縣東又東北入于海水經注



濰水出琅邪箕屋山東入海徐州浸夏書曰濰淄其道許氏說文

濰水㵒源濰山許愼呂忱云濰水出箕屋山太平御覽

濰水出琅邪郡箕縣北至昌都入海昔韓信與龍且戰於水上信以萬餘囊沙壅水上流明日夾水戰龍且涉水信遂斬龍且破楚二十萬即此水也西有韓信祠今存太平寰宇記

濰水　四年冬十月韓信破齊史記淮陰侯得龍且韓信夾濰水陳呂東萊曰顏師古濰水出琅邪北箕縣刋本誤箕爲經非東北經臺昌入海師古有即禹貢所謂濰淄旣道者東萊不書史記注臺昌作昌都　又曰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之濰水今俗謂百尺水在密州高密縣即韓信夾濰水戰處沙囊壅水上流引軍半渡而佯不勝以此

勝龍且龍且愚人亦勇而無識者也信入臨菑田廣走高密求救於楚合從爲此戰遂遭虜廣罷歷下守備亦愚人也古今攻

濰河發源於沂州山入莒州經安丘濰縣至昌邑柳疃入海亦名淮河漢將韓信囊沙破敵於此有韓信壩古迹名世類苑

濰水在諸城安丘界韓信與龍且夾濰水而陣即此潛確類書

濰水出琅邪郡箕屋山今在莒州西北九十里書禹貢濰淄其道左傳襄公十八年晉師東侵及濰是也其字



或省水作維或省糸作淮又或从心作惟總是一字漢書地里志琅邪郡朱虛下箕下作維靈門下横下折泉下作淮上文引禹貢惟淄其道又作惟一卷之中異文三見馬文煒曰漢書王子侯表城陽頃王子東淮侯類封北海按北海郡别無淮水監亦濰字之異文通鑑梁武帝紀魏李叔仁擊邢杲于惟水胡三省註惟當作濰古人之文或省或借其旁並从鳥隹之隹則一爾後人誤讀爲淮沂其乂之淮而呼此水爲槐河失之矣按淮字當从隹人之隹乃得聲今本說文亦誤日知錄與青州府志同

濰水出琅邪箕縣濰山許愼呂忱云箕屋山淮南子云覆舟山廣異名耳實一山也今淸風山在莒州莒縣北百里漢箕侯國地東北流逕仲固山折泉水入焉折泉出松山漢有折泉縣又東北逕密州城西折而北涓水合扶淇水入焉涓水出馬耳山扶淇出常山並見水經今名孛齊河又北盧水入焉盧一名从台音怡水出盧山漢横縣之故山也道元謂盧水側有不灰木野火燒死炭不滅又東北至巴山密水入焉密又名百尺有二源一出障日山東坡所謂小峨嵋者一出五弩山今作肉山又東北浯水入焉浯水出高柘山高柘山今名臺頭浯水今名南清河東北納荆水三齊記昔人堰浯入荆溉稻田



萬項荆水出荆山逕平昌故城臺下合雹泉入浯道元謂濰水過平昌臺下有井與荆水通有龍出入其中土人謂其城曰城陽城臺曰城陽臺雹泉者泉湧如雹有龍祠宋封靈霈侯疑即古龍井又北逕龍且冢冢在濰水東岸五里淮陰囊沙處也道元謂高密碑產山西古人堰濰水以溉田散流入夷安潭亦此地今高密西有古堤南起岑家北亘蔡家長三十餘里謂是岑彭與蔡伯喈冢非也亘古堰遺跡土人名曰趙貞女防夷安潭今名都濼古奚養澤也又北逕城陰故城西又北至安丘東北古淳于城側汶水入焉又東北過昌邑又東北入于海漢志濰或作淮故俗亦名淮河齊乘

濰水土人名爲淮戶佳反河齊乘云漢書地理志濰

或作淮故俗亦名淮河諸城志俗傳箕屋山舊多產櫰爾雅櫰槐大葉而黑漢書西域傳奇木檀櫰梓竹漆水從櫰根出故呼爲淮河以音之同也並誤愚按古人省文濰字或作維或作淮總一字也漢書或作淮者从水从鳥隹之隹篆作𨾏即濰字而省其中糸耳今呼爲淮則竟爲江淮之淮从水从隹人之隹篆作隹於隸則差之毫釐於篆則失之千里矣如開封之汜水左傳本音凡从水从巳而今呼爲潒汜之汜音祀亦以字形之侶而譌也又曰又如三國志吳主傳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晉書宣帝紀王凌詐言吳



人塞涂水武帝紀琅邪王伷出涂中並是滁字古滁省涂與濰作淮正同韻書並不收此二字十事譌瓠

濰水源出箕屋山東北達密州漢韓信與楚龍且戰夾濰水陳即此一統志

濰水自青州諸城縣界流入高密縣境內經昌邑濰縣界東北入海漢韓信伐齊囊沙壅濰水以破楚將龍且即此山東通志

濰水出琅邪箕縣東北逕其縣故城西又東北過東武縣城西又北過平昌縣東又北過高密縣西又北過淳于縣東又東北逕都昌縣東又東北入于海所謂箕以下六邑即今諸城安丘高密昌邑濰五縣是也所發之源諸家不同酈道元以爲濰水導源濰山許愼呂忱俱云出箕屋山淮南子又云出覆舟山今考舊志出箕屋爲是酈道元亦謂諸山蓋異名也禹貢濰淄其道韓信龍且夾濰而陣實皆指此山東通志

濰水在昌邑縣東三里東山下水經云出琅邪箕縣濰山經諸城安丘高密濰縣昌邑縣環繞三面東北入海漢書濰或作淮世亦名爲淮河韓信伐齊夾濰水而陣囊沙斬龍且即此萊州府志



濰水在東五十里尚書所謂濰淄其道者也俗謂之淮桑欽云出琅邪箕縣酈道元云發源濰山許愼呂忱云出箕屋山淮南子云出覆舟山蓋廣異名也一統志云出莒箕屋山東北逕密州密州即今諸城宋蘇文忠公守此州嘗著超然臺記曰北望濰水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蓋謂漢將韓信囊沙斬龍且之處水經又云濰自箕屋東北逕東武城縣西又北過平昌縣東又北過高密縣西所謂礪阜是也阜上有鄭玄塚又北逕淳于縣東又東逕都昌今昌邑入海安丘縣志

黃禎曰余少聽長者方言呼濰為遺音蓋濰遺同
韻同音方言又言箕屋舊產多樓水從樓底出故
有樓名果如此字當以水為瀼此從俗說余以為
不然說文濰云瀼北方水也然據漢書地里志云
壺山浯水所出東北入淮又諸侯年表北海有東
淮侯按北海郡別無淮水則濰呼為淮自漢已然
豈樓自漢時已有邪 安丘縣志
韓信壩昔韓信與楚將龍且夾濰水而陣於此信
令為萬餘囊盛沙以遏濰水引軍擊且偽退且追
北信決水水大至且軍半不得渡遂斬龍且於是



水蘇長公超然臺記曰北望濰水思淮陰之功而
弔其不終蓋謂此 同上
韓信壩在縣西五十里囊沙故處濰水之中石壩
雨行時或怒號居民以之占風雨 高密縣志
韓信溝在縣西五十里信下齊時觀此地有王氣
鑿溝以泄之 同上
汶水淮南墜形訓汶出弗其流合於濟 注弗其山在北海朱虛縣東 禹貢浮于汶達于泲 曹氏曰汶水許氏以為出琅邪朱
虛縣東泰山 括地志朱虛故城在青州臨朐縣東 東至安丘入濰 今密州安丘縣 桑欽以為出泰山萊蕪縣原山 郡縣志兗州乾封縣東北

括地志淄州淄川縣東南七十里原山 西南入濟 蔡氏曰在今鄆州中都縣括地志東至青州博昌 班孟堅兩存其說閔子騫曰吾必在汶上
矣說者主桑欽義以為汶在齊南魯北在汶上者
欲北如齊也 董氏曰出萊蕪者今須城之汶是也出朱虛者今濰之東南有大汶小汶是也郡縣志汶陽城在兗州龔丘縣東北五十四里汶陽之田謂此 孔氏曰汶水之北尚是魯地
曾氏曰汶水有二出萊蕪縣原山入濟者徐州之
汶也出朱虛泰山北又東北入濰者青州之汶也
朱氏曰在齊南魯北二國之境 詩地理攷
汶水有二出泰山萊蕪者西南入沛今須城之汶
是也其一出朱虛縣泰山北過淳于縣今濰之東



南有大汶小汶即此是也 呂氏讀詩記董氏語
徐州之汶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泲與出琅
邪朱虛縣東泰山 郎山沂 至安丘入維者別 四書釋地
汶水出朱虛縣泰山北過其縣東又北過淳于縣
西又東北入于海 水經
汶水出朱虛縣泰山北過其縣東逕峿城北地理
記曰記曰朱虛縣東四十里有峿亭城故縣也又
東北逕管寧冢東故晏謨言柴阜西南有魏獨行
君子管寧墓墓前有碑又東北逕柴阜山北山之
東有徵士邴原冢碑誌存焉汶水又東北逕漢青

州刺史孫嵩墓西有碑碣汶水又東逕安丘縣故城北漢高帝八年封將軍張說爲侯國地里志曰王莽之誅郅也孟康曰今渠丘亭莒渠丘城是也伏琛晏謨齊記並言亭在安丘東北十里非城也城對牟山山之西南有孫賓碩兄弟墓碑誌並在也又北過淳于縣西又東北入于濰淳于故夏后氏之斟灌國也周武王以封淳于公號曰淳于國春秋桓公六年冬州公如曹傳曰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也其城東北則兩川交會也水經注

汶水琅邪泰山朱虛東入濰又云出泰萊蕪山西南入濟太平御覽

汶水源出沂水縣小泰山入縣盼合濰水入海太平寰宇記

通雅曰淮南子云汶水出弗其高誘云弗其山名在朱虛縣東酈道元云是乃東汶非水經所謂入濟者也正字通

汶水出琅邪朱虛東泰山東入濰桑欽說汶水出泰山萊蕪西南入泲許氏說文

泰山郡水皆名曰汶汶凡有五曰北汶瀛汶牟汶柴汶浯汶皆源別而流同述征記



汶水源出沂山東麓流經本縣東南六十里入安丘縣界一統志

汶水按一統志謂其源有三二源俱在萊蕪一在泰山之旁泰山謂小泰山今沂山是也又按水經其汶有五名雖異而流則同今考萊蕪二汶與府境之汶全不相通水經亦無五汶之說祇載其源出於朱虛泰山北過其縣東又北過淳于縣西又東北入于海而酈道元又引晏謨伏琛並言水出朱虛東南峿山或峿即沂之東麓山東通志

汶水水經出朱虛縣小泰山今沂山絕頂穆妃陵側有瀑布泉懸百丈崖而下即汶水也東流循鳳凰嶺折而北經大峴山陰峴水入焉穆陵關北之水又北逕蔣峪口有水出峪中西來入焉水經有峿山水以爲汶源疑即此水又北逕龜山陰山形如龜臨水乃折而東逕柴阜水經注阜南管寧冢北邴原冢又東北逕安丘南阜山水經注山西孫嵩冢又東北逕安丘城西又東北入于濰水經注古淳于縣濰汶交會處是也顏監曰前言汶水出萊蕪入濟今此又言出朱虛入濰將桑欽所說有異或者有二汶乎余按入濟之汶見禹貢論語之汶上書傳謂之北汶即今大清河入濰之汶見漢書入沂之汶見水經齊有

三汶清河爲大 齊乘

汶水在安丘城北三里又東北入于濰在今昌邑漢書云東泰山汶水所出東至安丘入濰土人云水出沂山百丈崖循山東麓北折入安丘逕南峿山蓋汶有二源自沂山者流大而長卽瀑布泉是也自峿山者北流不出七八里卽合沂流總謂之汶故記述各異耳秋夏水廣五六百步沙深盤人脚不利涉起自西南出東北流逕百餘里壞我民田無算按齊有三汶一入濟一入沂此則入濰者也 青州府志



汶水在北三里水經云出朱虛縣泰山酈道元注曰伏琛晏謨並言水出縣東南峿山山在小泰山東又北逕朱虛縣東又東北逕柴阜山又東逕安丘故城又東北過淳于縣西 今縣東杞城是也 又東北入于濰則兩川交會也 在今昌邑 漢書云東泰山汶水所出東至安丘入濰土人云水出沂山百丈崖循山東麓北折入安丘逕南峿山據以上諸說小泰山沂山是也謂出沂山土人爲眞而酈道元言出峿山亦不爲誤蓋汶有二源自沂山者流大而長卽瀑布泉是也自峿山者北流不出七八里卽合沂流總謂之汶故記述各異耳秋夏水廣五六百步沙深盤人脚不利涉起自西南出東北流逕百餘里壞我民田無算 按齊有二汶一入濟一入沂此則入濰者也 安丘縣志

齊有二汶入濟之汶見禹貢入沂之汶見水經述征記云太山郡水皆名汶益以其淪漣成文而名之齊有北汶嬴汶柴汶牟汶又在三汶之外

蓋公冢漢書蓋公膠西人宋蘇軾守密尋訪遺蹟不得乃建宇于廳事之後扁曰蓋公堂今縣東四十里臨淮鄉有冢名蓋公冢上有廟夫婦並祠冢田可五六十畝不起科相傳以爲祠田不知何代



也按膠西漢縣安丘割爲膠西雖出後代安知昔之臨淮不膠西邪 安丘縣志

鄭玄墓在高密縣西北五十里唐貞觀中嘗禁樵采高士傳袁紹屯官渡請玄隨營玄不獲已載病從至魏郡卒葬於劇東後歸葬礪阜 一統志

高密伯廟在安丘縣東四十五里漢大司農鄭玄宋封高密伯 同上

萬疋梁郡國志高密縣西有鄭玄宅亦曰鄭城玄後移葬于礪阜墓側有稻田千萬頃斷水造魚梁歲收億萬號萬疋梁 太平寰宇記

鄭玄墓在高密城西北五十里高士傳曰袁紹屯官渡請玄隨營不得已載病至魏郡元城病篤卒葬於劇東後以墓壞歸葬礪阜郡守已下縗經者千餘人唐貞觀十一年詔去墓十步禁樵採焉同上

康成祠墓在膠州高密縣西北五十里劉宗山下山產磨石古礪阜也水經亦謂之碑產山高士傳云袁紹屯官渡逼玄隨軍不得已載病至元城卒葬於劇東後因墓壞歸葬礪阜墓前有廟廟之南有唐開元碑縣西有鄭公鄉孔北海告高密縣所立者劇東舊葬地即今益都府東五十里鄭墓店是也因高密有鄭公鄉土人訛爲鄭母云齊乘



鄭公墓高密唐貞觀中詔禁樵采廣輿記

鄭康成祠有古栢公之所手植也逓今千餘歲老幹盤曲狀若虬龍高密縣志

鄭玄墓在縣西四十里傳稱袁紹屯官渡辟玄玄不獲已至魏郡卒葬於劇東後歸葬礪阜山同上

鄭公祠舊本縣春秋致祭弘治初年始改祭於高密安丘縣志

大司農鄭玄冢在礪阜塚上樹多異常以爲當時四方門人所植正德辛未戕于流賊冢傍草一種

叢生長葉秋來枯黃緜如衣帶風刺刺有聲傳所謂書帶草者此邪舊傳草生東海公讀書處張華謂東海有草如莚繩當夫斜以爲佩或指此與同上

鄭公鄉鄭公康成北海郡高密人也北海相孔融謂其所居鄉鄭公鄉門爲通德門太平寰宇記

孔融爲鄭玄特立一鄉云鄭公鄉古事比

鄭公鄉在安丘縣東四十里漢儒鄭康成居此里有草如薤人呼鄭公書帶草馮惟訥青州府志

鄭公鄉在濰河東宿家里中漢大司農鄭玄之故鄉漢書公高密人唐賈公彥謂北海人安丘古來



多屬北海高密雖境土分割而公家實在安丘之東境水經所謂礪埠是也公時設教於鄉齊魯門人從而遊者嘗數千百人也臨不能容孔融爲北海太守表其里爲鄭公鄉號通德門錢子義有詩美之載公墓表即今鄭公店安丘縣志

通德門漢靈帝末相國孔融告高密縣爲玄廣闢門衢令容車馬號通德門高密縣志

明鎬慕宋參知政事明鎬墓在朱藏里中安丘縣志

龍且墓縣西四十里高密縣志

黃公冢西京雜記有黃公者齊東海人常佩赤金

刀制御蛇虎如其意記亡其名今縣東四十里三冢鼎立其一爲黃公冢土人相傳神吻其術如上說疑卽此人安丘縣志

杞紀卷四終



# 杞紀卷五

## 繫年

夏　帝太康元年癸未帝卽位居斟尋畋于洛表

羿入居斟尋

帝仲康元年巳丑帝卽位居斟尋

七年乙未世子相出居商丘依邳侯一作依同姓諸侯斟灌斟尋

帝相二十七年甲子澆伐斟尋大戰于濰覆其舟滅之斟尋杞城一帶是也杜預曰斟尋在平壽縣東南平壽在今濰縣故知淳于平壽皆古斟尋之地詳見水經



甲辰時少康未立伯靡自鬲帥斟尋斟灌之師以伐浞

世子少康使汝艾伐過殺澆伯靡夏之逸臣自有鬲氏收二斟之燼以伐浞殺澆然後少康復歸夏邑不失舊物

帝癸元年壬辰帝卽位居斟尋以上出竹書紀年

周　武王滅斟尋以封淳于公出水經未詳何年春秋左傳地名考淳于州國所都城陽淳于縣也

桓王元年壬戌春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按杞乘武王封禹之後東樓公于河南雍丘爲杞國武公初年遷都淳于在今安丘境內春秋所載皆淳于杞也牟婁在城陽諸縣東北今諸城境內　杞武公三十二年以下皆據春秋經傳

十年辛未秋七月杞侯來朝二年稱子今稱侯九月入杞

杞武公四十一年

十一年壬申六月公 魯桓公 會杞侯于郕 郕魯地杞武公四十

二年

十三年甲戌冬州公如曹 春秋爲州公左傳曰淳于公杞武公四十四年

十四年乙亥春正月寔來 左傳自曹來朝書曰寔不復其國也杞武公四

十五年

二十年辛巳夏六月壬寅公 魯桓公 會杞侯莒子盟

于曲池 曲池魯地在汶陽縣北有曲水亭杞靖公四年

惠王八年壬子伯姬歸于杞 杞惠公四年

十年甲寅春公 魯莊公 會杞伯姬于洮 洮魯地 冬杞伯



姬來 歸寧也 杞伯來朝 前稱侯此稱伯杞惠公六年

二十二年丙寅杞伯姬來朝其子 杞惠公十八年

襄王五年甲戌淮夷病杞 杞成公八年

六年乙亥春諸侯城緣陵 緣陵杞邑在今昌樂杜注杞辟淮夷遷都于緣

陵 杞成公九年

十五年甲申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杜用夷禮貶稱子杞成公十八

年卒弟桓公姑容立

十九年戊子春杞子來朝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

杞 魯公子也杜注乙巳九月六日杞桓公四年

二十年己丑秋杞伯姬來 注歸寧曰來杞桓公五年

二十三年壬辰冬杞伯姬來求婦 自爲其子成昏杞桓公八年

頃王四年丙午杞伯來朝 今復稱伯杞桓公二十二年

定王元年乙卯杞同宋師圍晉 出繹史年表

定王十六年庚午公 魯宣公 伐杞 杞桓公四十六年

二十年甲戌杞伯來朝 左傳歸叔姬故也杞桓公五十年

二十一年乙亥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杜注歸出也

十有二月己丑公 魯成公 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

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蟲牢鄭地杞桓公五十一

年

簡王二年丁丑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 魯成公



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

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馬陵衛地陽平元城縣東南杞桓公五十

三年

三年戊寅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左傳歸自杞故書杞桓公五十

四年

四年己卯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公羊

脅而歸之也 公 魯成公 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魏地在長垣縣西南杞桓公五十五年

十三年戊子秋杞伯來朝 杞桓公六十四年

十四年己丑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

杅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鄫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杞桓公六十五年）

靈王五年甲午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桓公三與成盟故赴以名）　秋葬杞桓公（杞桓公七十年卒子孝公匄立）

八年丁酉冬公（魯襄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巳亥同盟于戲（戲鄭地杞孝公三年）

九年戊戌春公（魯襄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柤楚地）　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杜注齊世子光先至于師為盟主杞孝公四年）



十年巳亥夏公（魯襄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蕭魚鄭地）（杞孝公五年）

十三年壬寅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人于向（向鄭地）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杞孝公八年）

十五年甲辰三月公（魯襄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溴水名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于河杞孝公十年）

十七年丙午冬十月公（魯襄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齊數行不義諸侯同心圍之杞孝公十二年）

十九年戊申夏六月庚申公（魯襄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澶淵在頓丘縣南今名繁汙此衛地又近戚田左傳齊成故也）（杞孝公十四年）



二十一年庚戌冬公（魯襄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沙隨宋地左傳復固欒氏也杞孝公十六年）

二十二年辛亥三月乙巳杞伯匄卒　葬杞孝公（孝公十七年卒弟文公益姑立）

二十三年壬子公（魯襄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夷儀

(本邢地衛城邢而爲衛邑左傳將以伐齊杞文公元年)

二十七年丙辰杞文公朝晉(杞文公五年)

景王元年丁巳夏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杞復遷于淳于胡傳晉平公杞出也故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杞子來盟(何注貶稱子者徵弱不能自城)晉人來治杞田(使魯歸所侵杞田出左傳)(杞文公六年)

二年戊午冬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杞文公七年)



九年乙丑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杞文公十四年卒弟平公郁釐立)葬杞文公

十年丙寅晉人復治杞田(前不盡歸晉人恨故復來治杞平公元年)

十三年己巳九月杞人如晉(葬平公也杞平公四年)

十四年庚午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杞平公五年)

十六年壬申秋公(魯昭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平丘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杞平公七年)

敬王二年癸未九月五日丁酉杞伯郁釐卒(杞平公十八年卒子悼公成立)葬杞平公

四年乙酉秋公(魯昭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杞悼公二年)

十年辛卯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杞悼公八年)

十四年乙未三月公(魯定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杞伯成卒于會(杞悼公十二年五月卒子隱公乞立)葬杞悼公

十月隱公弟過弒公自立爲僖公

三十三年甲寅冬十二月癸亥杞伯過卒(杞僖公十九年卒子閔公維立)

三十四年乙卯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三十九年庚申(杞閔公六年魯哀公十四年春秋絕筆杞入戰國)

貞定王元年壬申杞閔公(十六年)弟閼路弒公自立爲哀公

十一年壬午杞哀公(十年)卒閼公子敕立爲出公

二十三年甲午杞出公(十二年)卒子簡公春立

二十四年乙未（杞簡公元年）楚惠王滅杞（自是入戰國其地屬齊楚者幾二百年至秦始皇二十六年王賁攻齊得齊王建始并天下）

秦　始皇二十六年庚辰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地

屬琅邪郡

漢　高祖四年戊戌冬十一月韓信敗楚將龍且

于濰水斬之地歸于漢（杞城東南有韓信壩）

文帝元年壬戌夏四月地震山崩大水潰出

七年戊辰冬十月戊戌土水合于危

後七年甲申秋九月有星孛于西方其末指虛危

景帝中元二年癸巳置淳于縣（屬北海郡）



宣帝本始四年辛亥五月鳳皇集淳于

元帝初元二年甲戌夏六月大饑（人相食）

建昭二年甲申冬地震大雨雪（平地深五尺）

孺子嬰　居攝二年丁卯十二月莽簒位地入于

新（凡僭書入正者書新歸平者書屬）

新莽　天鳳元年甲戌秋七月改爲誅郅（見漢書）

更始元年癸未秋九月漢兵誅莽地復歸漢（屬北海國）

後漢　光武建武二年丙戌春正月朔日食于危

章帝建初元年徵淳于恭爲議郎（凡書者皆淳于人非賢者不書）

安帝永初四年庚戌夏四月蝗

元初二年乙卯冬十一月巳亥客星在虛危

靈帝建寧三年庚戌六月癸巳淳于長夏承卒于

官

光和六年癸亥冬大寒（井中冰厚尺許）

獻帝建安十一年丙戌秋八月曹操東征海賊管

承至淳于遣樂進李典擊破之

十二年丁亥春二月曹操自淳于還

二十五年庚子冬十月魏王丕卽帝位地屬于魏

魏　黃初二年辛丑冬初置平昌郡（地屬之尋復省）

陳留王奐咸熙二年乙酉冬十二月壬戌帝遜位



地歸于晉

晉　武帝泰始元年乙酉初置東莞郡

咸寧元年乙未九月甲子螟

三年丁酉省東莞郡以合琅邪　冬十月大水

太康八年丁卯夏四月隕霜殺麥

十年巳巳復置東莞郡

惠帝十年庚申復置平昌郡

永寧元年辛酉自夏及秋不雨七月歲星守虛危

冬十一月熒惑太白鬬于虛危

二年壬戌處士徐苗卒

元帝建武元年丁丑秋七月大旱蝝蝗
明帝太寧元年癸未秋八月石勒陷青州地入于
勒
穆帝永和七年辛亥春正月鮮卑段龕以青州之
地降晉自是以後爲燕秦南燕所據者九十餘年其間叛服不常惟以正統之晉紀之
恭帝元熙二年庚申夏六月甲子帝遜位地屬劉
宋
劉宋　明帝泰始四年戊申秋八月辛卯初置東
青州以沈文秀爲刺史地屬青州高密郡
五年己酉春正月魏拔青州地入後魏



後魏　高祖太和六年壬戌秋七月大水蚜蚄害
稼
世祖正始四年丁亥夏四月步屈蟲害棗花
永平元年戊子秋九月壬辰地震
肅宗武定八年庚午齊王洋廢帝自立地屬北齊
北齊　顯宗天保七年丙子冬十一月省淳于入
高密
幼主恒承光元年丁酉春正月周師入鄴緯出奔
青州周師克之地屬後周
後周　武帝保定元年辛巳進封次伯父達爲杞

國公以章武孝公子永昌公亮爲後
二年壬午以開府杞國公亮爲梁州總管
天和六年辛卯春以大將軍杞國公亮爲秦州總
管封爲柱國
建德五年丙申以杞國公亮爲右軍總管
六年丁酉以杞國公亮爲司徒
宣帝大象二年庚子春三月杞國公宇文亮舉兵
擒殺段德舉謀反伏誅
三年辛丑春正月靜帝遣杞國公椿奉璽書禪位
于隋



隋　文帝開皇三年癸卯冬十一月初置密州罷高密郡
十四年甲寅冬十一月癸未有彗星孛于虛危及
奎婁齊魯之分
煬帝大業三年丁卯復改密州爲高密郡
九年癸酉春三月張須陀擊賊王簿于濰水上破
之
恭帝侑義寧二年戊寅夏五月隋亡明年地歸于
唐
唐　太宗貞觀元年丁亥春置河南道統密州高密郡

三年巳丑閏五月戊寅枉矢墜于虛危
高宗永徽三年壬子杞王上金削封邑徙置澧州
中宗神龍二年丙午夏五月旱饑
景龍元年丁未夏大疫　冬十一月丙寅太白熒
惑合于虛危
玄宗開元三年乙卯夏紫蟲食苗有烏食之
十三年乙丑大有年斗米五錢粟三錢
二十七年巳卯追封顏子父顏無繇爲杞伯孔子
弟子步叔乘爲淳于伯
德宗興元元年甲子秋大蝗自山而東際于海晦天蔽野草木皆盡



貞元元年乙丑夏大旱蝗蝗飛蔽天旬日不止
十四年戊寅杞王倕薨
文宗開成五年庚申封穆宗子峻爲杞王
昭宗乾寧三年丙辰十月客星三犯虛危一大二
小乍合乍離相隨東行狀如鬬經三日而二小
星没大星後没
哀帝天祐四年丁卯夏四月帝遜位地屬後梁
後梁　均王三年癸未冬十月梁亡地屬後唐
後唐　潞王淸泰三年丙申秋九月巳丑彗星出
虛危　冬十一月唐亡地屬後晉

後晉　齊王開運三年丙午晉亡明年地屬後漢
後漢　高祖乾祐元年戊申秋七月蝝生
隱帝四年辛亥春正月漢亡地屬後周
後周　恭帝元年庚申春正月周亡地歸于宋
宋　太祖建隆元年庚申詔封夏商之後居杞宋
乾德元年癸亥封楊承信爲杞國公
開寶四年辛未置京東東路密州
眞宗大中祥符二年巳酉秋七月大水
慶曆六年丙戌春三月戊寅地震　夏六月壬戌
彗星出營室過虛及危



八年戊子夏六月參知政事明鎬卒
徽宗崇寧三年丙戌旱
欽宗靖康二年丁未夏四月金人以二帝北歸五
月撻懶徇地山東下密州地入于金
金　太宗天會二年巳未置山東路密州安丘地屬
安丘
衛紹王大安二年庚午大饑斗粟千餘錢
定興二年戊寅秋八月庚寅李全破密州　十月
巳未李全據安丘
哀宗天興三年甲午元兵滅金地屬于元

元　世祖元統元年癸酉置山東東西道益都路
密州安丘 地屬安丘
成宗七年甲辰夏五月蟲食麥
仁宗延祐六年己未秋八月饑
文宗至順三年壬申夏五月加封顏子父顏無繇
爲杞國公母齊姜氏杞國夫人
順帝元統三年乙亥改封顏無繇爲杞國侯
至正六年丙戌春二月地震
十九年己亥夏五月大蝗 所落溝壍皆平人馬不能行
二十七年丁未冬十一月辛丑魏國公徐達兵取



益都路
二十八年戊申秋八月庚申明兵入北京元亡地
歸于明
明洪武二年己酉置山東青州府以安丘縣屬焉
永樂十四年丙申夏旱
洪熙元年乙巳夏四月旱蝗
宣德八年癸丑夏旱饑
正統二年丁巳夏旱
景泰七年丙子秋大水
天順元年丁丑春大饑

成化七年辛卯春饑
八年壬辰大有年 斗米十錢
九年癸巳春三月大風晝晦
二十二年丙午冬大饑
弘治元年戊申改祀鄭康成于高密 舊本安丘致祭
五年壬子春旱大饑
八年乙卯夏五月大疫
正德八年癸酉黑眚見
嘉靖二年癸未秋九月黑氣見
七年戊子春大蝗饑　大疫



十一年壬辰夏大蝗
十二年癸巳夏大有麥　冬十月丙子夜星隕如
雨
十三年甲午春大藝樹
十五年丙申夏蝗
十七年戊戌秋大水
十八年己亥春大饑
十九年庚子春大疫
二十一年壬寅冬十一月夜大雷雨
二十二年癸卯夏有麥

二十五年丙午龍馬生（逄王周某家產一駒毛皆成鱗日出火光王人逐而斃之在杞城東五里）

三十一年壬子夏五月大雨雹　秋七月大水

冬大寒無麥苗

三十七年戊午夏蚜蚄

三十八年巳未夏大旱蝗　冬疫

四十二年癸亥春大疫

四十四年乙丑春大風害麥　夏大蝗

隆慶三年巳巳夏五月蝗　秋七月大水（平地深三尺衝沒民舍殆半）　冬桃李華



四年庚午春大饑

萬曆六年戊寅冬十一月大雨雪

九年辛巳夏雨雹　冬疫

十年壬午夏六月蝗蝻

十一年癸未夏六月蝗　冬十一月地震

十二年甲申春糴湧貴　有秋

十六年戊子夏六月庚申夜地震

十七年巳丑夏五月麥秀五岐（出周氏畝）

十八年庚寅星晝見

二十年壬辰立冬後大麥秀桃李復華

二十一年癸巳夏四月大寒（人有凍死者）　秋大水無

麥禾

二十二年甲午春大饑

二十三年乙未夏五月大疫

二十五年丁酉春正月大風晝晦

二十九年辛丑秋大水

三十三年乙巳夏五月大蝗　秋蝻生

三十五年丁未春饑　有秋

四十年壬子秋大水

四十一年癸丑秋七月大水　冬十月桃李復華



四十二年甲寅秋大水（霪雨六十餘日）

四十三年乙卯夏旱蝗　秋大饑（粟價湧貴屠人而食）

四十四年丙辰春大疫　夏有麥　秋穀秀二岐

（穀不種而生不芸而熟斗粟十三四錢）

四十五年丁巳秋大蝗　八月雨雹

四十六年戊午八月彗星見東南（三月方滅）

四十七年巳未有秋

天啟元年辛酉十月地震

三年癸丑秋七月大蝗

崇禎七年甲戌春正月朔雷雨雪　秋大水

八年乙亥冬燠
十二年己卯冬十月雷大風害麥
十三年庚辰夏雨雹　秋大蝗　冬十月雷電交
作大饑斗粟千餘錢人相食
十四年辛巳夏有麥
十五年壬午冬十月太白經天累月不滅　十二月
大清兵至
十六年癸未春二月　清兵歸駐逢王等邨月餘始去
十七年甲申春三月大風晝晦　流寇李自成陷
京師僞號大順改元永昌　夏五月



大清兵討李自成平之我
世祖章皇帝即位改元順治
順治四年丁亥秋七月大水
七年庚寅秋七月大水
九年壬辰夏五月大水
十年癸巳冬十二月大雨雪
十二年乙未春糴湧貴斗粟千錢
十三年丙申有秋　冬十月大雷雨
十五年戊戌大旱自立夏至中秋
十六年己亥秋大水

十七年庚子夏旱　冬星晝見
十八年辛丑秋八月天鼓鳴
自太康元年癸未至康熙元年壬寅凡三千八
百五十年

杞紀卷五終

杞紀卷六

## 歷代地理沿革表

| | 總隸 | 郡國 | 縣邑 |
|---|---|---|---|
| 唐虞 | 青州 | | |
| 夏 | | 斟尋國 | |
| 周 | | 淳于國武王滅斟尋以封淳于公 | |
| 春秋 | | 杞國初封雍丘傳四世至武公遷淳于 | |
| 戰國 | | 杞國周貞定王二十四年為楚所滅 | |
| 秦 | | 齊郡 | |
| 漢 | 青州 | 北海郡景帝中元二年置 | 淳于 |
| 東漢 | 青州 | 北海國景帝置建武十三年省入高密國以其縣屬 | 淳于 |
| 晉 | 青州 | 城陽郡前漢置後漢并入瑯琊郡自魏至晉分北海而立焉 | 淳于 |
| 劉宋 | 青州 | 高密郡 | 淳于 |



| | 總隸 | 郡國 | 縣邑 |
|---|---|---|---|
| 元魏 | 光州 | 平昌郡 | 淳于 |
| 後齊 | | 高密郡 | 淳于省入高密 |
| 隋 | 青州 | 高密郡 | 高密 |
| 唐 | 河南道 | 密州高密郡 | 高密 |
| 梁 | 河南道 | 高密郡 | |
| 後唐 | 河南道 | 高密郡 | |
| 後晉 | 河南道 | 高密郡 | 膠西 |
| 宋 | 京東東路 | 密州 | 安丘 |
| 金 | 山東東路 | 密州 | 安丘 |
| 元 | 山東東西道 | 益都路密州 | 安丘 |
| 明 | 山東 | 青州府 | 安丘 |
| 國朝 | 山東 | 青州府 | 安丘 |



杞紀卷六終

封建

## 歷代封建表

| 爵謚姓名 | 周淳于公 周同姓 |
|---|---|
| 封錫緣故 | 即州公 |
| 始封 | 武王所封 |
| 子 | 後魯桓五年有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者 |
| 孫 | |
| 曾孫 | |
| 玄孫 | |

| | 杞東樓公 | 杞武公 |
|---|---|---|
| 爵謚姓名 | 杞東樓公 | 杞武公 姒姓伯爵初封雍丘至武公乃遷淳于後奔爲子 |
| 封錫緣故 | 周武王克殷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于雍丘以奉夏后祀 | |
| 始封 | 十三年封 | 武公在位四十七年卒 |
| 子 | 西樓公 | 靖公嗣二十三年卒 |
| 孫 | 題公 | 共公嗣八年卒 |
| 曾孫 | 謀娶公 謀一作謨 娶子庾反 | 惠公嗣十八年卒 |
| 玄孫 | 武公 後遷淳于 | 成公嗣十八年卒弟桓公姑容嗣七十年卒 |



| 六世 | 七世 | 八世 | 九世 | 十世 |
|---|---|---|---|---|
| 孝公匄嗣廿八年弟文公益姑嗣十四年弟平公郁釐嗣十八年卒 | 悼公成嗣十二年卒 | 隱公乞嗣弟遂殺隱公自立是爲僖公十九年卒 | 閔公維嗣十六年弟閼路殺閔公代立是爲哀公十九年卒 | 閔公子敕嗣是爲出公十二年卒簡公嗣立一年爲楚所滅 |

右周時可考者

| 杞簡公宇文連 | 杞國公宇文亮 | 杞國公宇文椿 | 杞國公宇文忻 |
|---|---|---|---|
| 後周同姓 | 字乾德周同姓 | 字乾壽周同姓 | 周同姓 |
| 武帝保定元年封諡曰簡 | 武帝天和中封後謀反伏誅 | 亮誅以椿襲封大定初爲隋文帝所害 | 嘗從隋高祖征伐有功由英國改封杞國後以謀反伏誅 |
| 連子襲封後爲 光寶 齊神武所害 | | | |

杞公贇　北周靜帝大象元年六月封上柱國

右後周時可考者

杞國公竇招賢　隋遷州刺史　不知何年封　紹宣　德藏　以孝宣子繼北海太守襲封　靈運　汾州長史襲封

右隋時可考者

杞王上金　高宗子　永徽時封後改澤王載初中自殺死

杞國公竇賢　唐太穆皇后之父　武德元年贈

杞王倕　肅宗子　至德二年封貞元十四年薨

杞國公賀若弼　隋上柱國　武德二年贈

杞王揚言　唐敬宗兄子　開成二年封

杞王峻　武宗子　開成五年封



杞國公段綸　尚高祖高密公主以工部尚書封　永徽六年主薨

淳于伯步叔乘　字子車齊人孔子弟子玄宗二十七年追贈

右唐時可考者

杞王信　太祖子　漢末遇害周世宗顯德四年追進司徒封杞王

右五代可考者

杞國公楊承信　字守真歷漢周仕至同平章事以郊祀恩封　乾德元年進封趙國公二年卒贈中書令

右宋時可考者

杞國公顏無繇　字路魯人顏子父唐封杞伯謚文裕　元文宗至順三年追封杞國公　文宗時追封母齊姜氏杞國夫人謚端獻

右元時追封者

| 杞國公陳德 | 杞王辯 |
| --- | --- |
| 濠人從征有功丙申平浙右繼靖中原封臨江侯洪武十一年卒 | 王世充弟 |
| 追封杞國公謚定襄 | 大業末年人 |

右明時可考者

右僭僞者



杞紀卷七終

# 杞紀卷八

## 春秋二十國年表 錄杞

| | 周 | 魯 | 杞 |
| --- | --- | --- | --- |
| 己未 | 平王四十九年 平王自四十九年入春秋 | 隱公元年 隱公姑息自惠公子亦名息 惠公長庶 | 一作成公十二年入春秋 一作武公十一年 |
| | 五十年 | 二年 | |
| | 五十一年 | 三年 | |
| | 桓王元年 平王太子洩父之子 | 四年 | |
| | 二年 | 五年 | |
| 甲子 | 三年 | 六年 | |
| | 四年 | 七年 | |
| | 五年 | 八年 | |
| | 六年 | 九年 | |
| | 七年 | 十年 | |
| | 八年 | 十一年 十一月弑 | |
| | 九年 | 桓公元年 桓公允立惠公子 | |
| | 十年 | 二年 | |
| | 十一年 | 三年 | |
| | 十二年 | 四年 | |
| 甲戌 | 十三年 | 五年 | |

甲申

| 十四年 | 十五年 | 十六年 | 十七年 | 十八年 | 十九年 | 二十年 | 廿一年 | 廿二年 | 廿三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六年 | 七年 | 八年 | 九年 | 十年 | 十一年 | 十二年 | 十三年 | 十四年 | 十五年 |
| | | | | | | | | | |



甲午

| 莊王元年 莊王桓王太子 | 二年 | 三年 | 四年 | 五年 | 六年 | 七年 | 八年 | 九年 | 十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十六年 | 十七年 | 十八年 四月薨 | 莊公元年 莊公同桓公子立 | 二年 | 三年 | 四年 | 五年 | 六年 | 七年 |
| | | | | | | | | | |

甲辰

| 十一年 | 十二年 | 十三年 | 十四年 | 十五年 | 僖王元年 僖王莊王子 | 二年 | 三年 | 四年 | 五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八年 | 九年 | 十年 | 十一年 | 十二年 | 十三年 | 十四年 | 十五年 | 十六年 | 十七年 |
| | | | | | | | | | |



甲寅

| 惠王元年 惠王僖王孫 | 二年 | 三年 | 四年 | 五年 | 六年 | 七年 | 八年 | 九年 | 十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十八年 | 十九年 | 二十年 | 廿一年 | 廿二年 | 廿三年 | 廿四年 | 廿五年 | 廿六年 | 廿七年 |
| | | | | | | | | | |

甲子

| | | |
|---|---|---|
| 十一年 | 廿八年 | |
| 十二年 | 廿九年 | |
| 十三年 | 三十年 | |
| 十四年 | 三十一年 | |
| 十五年 | 三十二年 八月薨 | |
| 十六年 | 閔公元年 閔公啓方莊公子 | |
| 十七年 | 二年 八月弒 | |
| 十八年 | 僖公元年 僖公申閔公庶兄 | |
| 十九年 | 二年 | |
| 二十年 | 三年 | |



甲戌

| | | |
|---|---|---|
| 廿一年 | 四年 | |
| 廿二年 | 五年 | |
| 廿三年 | 六年 | |
| 廿四年 | 七年 | |
| 廿五年 | 八年 | |
| 襄王元年 襄王惠王太子鄭 | 九年 | |
| 二年 | 十年 | |
| 三年 | 十一年 | |
| 四年 | 十二年 | |
| 五年 | 十三年 | |

甲申

| | | |
|---|---|---|
| 六年 | 十四年 | |
| 七年 | 十五年 | |
| 八年 | 十六年 | |
| 九年 | 十七年 | |
| 十年 | 十八年 | |
| 十一年 | 十九年 | |
| 十二年 | 二十年 | |
| 十三年 | 廿一年 | |
| 十四年 | 廿二年 | |
| 十五年 | 廿三年 | 十一月卒弟桓公姑容立 |



甲午

| | | |
|---|---|---|
| 十六年 | 廿四年 | |
| 十七年 | 廿五年 | |
| 十八年 | 廿六年 | |
| 十九年 | 廿七年 | 來朝 |
| 二十年 | 廿八年 | |
| 廿一年 | 廿九年 | |
| 廿二年 | 三十年 | |
| 廿三年 | 三十一年 | |
| 廿四年 | 三十二年 | |
| 廿五年 | 三十三年 冬薨 | |

甲辰

| | | |
|---|---|---|
| 廿六年 | 文公元年 文公興僖公子立 | |
| 廿七年 | 二年 | |
| 廿八年 | 三年 | |
| 廿九年 | 四年 | |
| 三十年 | 五年 | |
| 三十一年 | 六年 | |
| 三十二年 | 七年 | |
| 三十三年 | 八年 | |
| 頃王元年 頃王襄王子 | 九年 | |
| 二年 | 十年 | |

甲寅

| | | |
|---|---|---|
| 三年 | 十一年 | 來朝 |
| 四年 | 十二年 | |
| 五年 | 十三年 | |
| 六年 | 十四年 | |
| 匡王元年 匡王頃王子 | 十五年 | |
| 二年 | 十六年 | |
| 三年 | 十七年 | |
| 四年 | 十八年 二月薨 | |
| 五年 | 宣公元年 宣公倭文公子立一名接又作委作倭 | |
| 六年 | 二年 | |



甲子

| | | |
|---|---|---|
| 定王元年 定王匡王弟 | 三年 | |
| 二年 | 四年 | |
| 三年 | 五年 | |
| 四年 | 六年 | |
| 五年 | 七年 | |
| 六年 | 八年 | |
| 七年 | 九年 | |
| 八年 | 十年 | |
| 九年 | 十一年 | |
| 十年 | 十二年 | |

甲戌

| | | |
|---|---|---|
| 十一年 | 十三年 | |
| 十二年 | 十四年 | |
| 十三年 | 十五年 | |
| 十四年 | 十六年 | |
| 十五年 | 十七年 | |
| 十六年 | 十八年 十月薨 | |
| 十七年 | 成公元年 成公黑肱宣公子 | |
| 十八年 | 二年 | |
| 十九年 | 三年 | |
| 二十年 | 四年 | |

甲申

| | | |
|---|---|---|
| 廿年 | 五年 | |
| 簡王元年子簡王定王 | 六年 | |
| 二年 | 七年 | |
| 三年 | 八年 | |
| 四年 | 九年 | |
| 五年 | 十年 | |
| 六年 | 十一年 | |
| 七年 | 十二年 | |
| 八年 | 十三年 | |
| 九年 | 十四年 | |



甲午

| | | |
|---|---|---|
| 十年 | 十五年 | |
| 十一年 | 十六年 | |
| 十二年 | 十七年 | |
| 十三年 | 十八年 八月薨 | |
| 十四年 | 襄公元年襄公午成公子 | |
| 靈王元年靈王簡王子 | 二年 | |
| 二年 | 三年 | |
| 三年 | 四年 | |
| 四年 | 五年 | |
| 五年 | 六年 | 三月辛子孝公匄立 |

甲辰

| | | |
|---|---|---|
| 六年 | 七年 | |
| 七年 | 八年 | |
| 八年 | 九年 | |
| 九年 | 十年 | |
| 十年 | 十一年 | |
| 十一年 | 十二年 | |
| 十二年 | 十三年 | |
| 十三年 | 十四年 | |
| 十四年 | 十五年 | |
| 十五年 | 十六年 | |



甲寅

| | | |
|---|---|---|
| 十六年 | 十七年 | |
| 十七年 | 十八年 | |
| 十八年 | 十九年 | |
| 十九年 | 二十年 | |
| 二十年 | 廿一年 | |
| 廿一年 | 廿二年 | |
| 廿二年 | 廿三年 | 三月卒弟文公益姑立 |
| 廿三年 | 廿四年 | |
| 廿四年 | 廿五年 | |
| 廿五年 | 廿六年 | |

子甲

| 周 | 魯 | 杞 |
|---|---|---|
| 廿六年 | 廿七年 | |
| 廿七年 | 廿八年 | |
| 景王元年 景王靈王子 | 廿九年 | |
| 二年 | 三十年 | |
| 三年 | 三十一年 六月薨 | |
| 四年 | 昭公元年 昭公稠襄公子立 | |
| 五年 | 二年 | |
| 六年 | 三年 | |
| 七年 | 四年 | |
| 八年 | 五年 | |

戌甲

| 周 | 魯 | 杞 |
|---|---|---|
| 九年 | 六年 | 正月卒弟平公郁釐立 |
| 十年 | 七年 | |
| 十一年 | 八年 | |
| 十二年 | 九年 | |
| 十三年 | 十年 | |
| 十四年 | 十一年 | |
| 十五年 | 十二年 | |
| 十六年 | 十三年 | |
| 十七年 | 十四年 | |
| 十八年 | 十五年 | |



申甲

| 周 | 魯 | 杞 |
|---|---|---|
| 十九年 | 十六年 | |
| 二十年 | 十七年 | |
| 廿一年 | 十八年 | |
| 廿二年 | 十九年 | |
| 廿三年 | 二十年 | |
| 廿四年 | 廿一年 | |
| 廿五年 | 廿二年 | |
| 敬王元年 敬王猛之弟 | 廿三年 | |
| 二年 | 廿四年 | 八月卒子悼公成立 |
| 三年 | 廿五年 | |

午甲

| 周 | 魯 | 杞 |
|---|---|---|
| 四年 | 廿六年 | |
| 五年 | 廿七年 | |
| 六年 | 廿八年 | |
| 七年 | 廿九年 | |
| 八年 | 三十年 | |
| 九年 | 三十一年 | |
| 十年 | 三十二年 十二月薨 | |
| 十一年 | 定公元年 定公宋昭公弟 | |
| 十二年 | 二年 | |
| 十三年 | 三年 | |

| | | | |
|---|---|---|---|
| | 十四年 | 四年 | 五月卒子隱公乞立 十月弒弟僖公過立 十月一作七月 |
| | 十五年 | 五年 | |
| | 十六年 | 六年 | |
| | 十七年 | 七年 | |
| | 十八年 | 八年 | |
| | 十九年 | 九年 | |
| | 二十年 | 十年 | |
| | 廿一年 | 十一年 | |
| | 廿二年 | 十二年 | |
| 甲辰 | 廿三年 | 十三年 | |
| | 廿四年 | 十四年 | |
| | 廿五年 | 十五年 五月薨 | |
| | 廿六年 | 哀公元年 哀公蔣定公子立 | |
| | 廿七年 | 二年 | |
| | 廿八年 | 三年 | |
| | 廿九年 | 四年 | |
| | 三十年 | 五年 | |
| | 三十一年 | 六年 | |
| | 三十二年 | 七年 | |
| 甲寅 | 三十三年 | 八年 | 十二月卒子閔公維立 |



| | | |
|---|---|---|
| 三十四年 | 九年 | |
| 三十五年 | 十年 | |
| 三十六年 | 十一年 | |
| 三十七年 | 十二年 | |
| 三十八年 | 十三年 | |
| 三十九年 | 十四年 | |

| 周 | 杞 |
|---|---|
| 夏 | |
| 帝相 在位二十八年后羿逐之而代其位 後爲寒浞所殺 | 斟灌氏 斟鄩氏二國夏之同姓爲寒浞子澆所滅 過戈浞之二子處之 |
| 周 | 杞 |
| 武王發 在位七年 | 東樓公 夏後 初封 |
| 穆王滿 在位五十五年 | 西樓公 |
| 懿王堅 在位二十五年 | 題公 |
| 厲王胡 在位三十七年 | 謀娶公 |
| 平王宜臼 二十一年 | 杞武公元年 |



| 周 | 杞 |
|---|---|
| 四十九年入春秋 | 二十九年入春秋 |
| 桓王林 十七年 | 杞靖公元年 |
| 僖王胡齊 二年 | 杞共公元年 |
| 惠王閬 五年 | 杞惠公元年 史無惠公 |
| 二十三年 | 杞成公元年 |
| 襄王鄭 五年 | 八年淮夷病杞 |
| 六年 | 九年杞遷緣陵 |
| 十五年 | 成公卒以上不見經 疑年 |
| 十六年 | 杞桓公姑容元年 |
| 十九年 | 朝魯不共魯入杞 桓公四年 |

| 周 | 杞 |
|---|---|
| 定王瑜 元年 | 桓公三十一年圍曹 |
| | 經傳無杞 |
| 二十一年 | 桓公五十一年同盟 蟲牢 |
| 簡王夷 二年 | 桓公五十三年同盟 馬陵 |
| 靈王泄心 五年 | 春秋桓七十年史十 七年 |
| 六年 | 杞孝公匄元年 |
| 八年 | 孝公三年同盟于戲 |
| 九年 | 孝公四年同會于柤 |
| 十年 | 孝公五年同會蕭魚 |
| 十三年 | 孝公八年同會于向 十三國伐秦 |
| 十五年 | 孝公十年同會溴梁 |



| 周 | 杞 |
|---|---|
| 十七年 | 孝公十二年同圍齊 |
| 十九年 | 孝公十四年同盟澶 淵 |
| 廿一年 | 孝公十六年同會沙 隨 |
| 廿三年 | 杞文公益元年同會夷儀 |
| 廿七年 | 文公五年朝晉 |
| 景王貴 元年 | 文公六年晉合諸侯 城杞 |
| 二年 | 文公七年同會澶淵 |
| 十年 | 杞平公鬱釐元年 |
| 十四年 | 平公五年同會厥慭 |
| 十六年 | 平公七年同盟平丘 |

| 周 | 杞 |
| --- | --- |
| 敬王丐 三年 | 杞悼公成 元年 |
| 十年 | 悼公八年同城成周 |
| 十四年 | 悼公十二年同盟召陵卒于會 |
| | 杞隱公乞 十月立弟遂弑之 |
| 十五年 | 杞僖公遂 元年 |
| 三十四年 | 杞閔公維 元年 |
| 元王仁 六年 | 杞哀公閼路 元年 |
| 貞定王介 八年 | 杞出公敕 元年 |
| 二十年 | 杞簡公 元年 |
| 二十四年 | 簡公五年楚滅杞夏禹不祀 |



左傳事緯列國年表 杞有事蹟歲月可考者書之

| | 周 | 杞 |
| --- | --- | --- |
| 玄黓閹茂 壬戌 | 桓王元 | 春莒伐杞取牟婁 |
| 重光協洽 辛未 | 十 | 秋七月來朝 九月魯入杞 |
| 玄黓涒灘 壬申 | 十一 七月壬辰朔日食既 | 夏會魯于郕 |
| 閼逢閹茂 甲戌 | 十三 | 冬州公如曹 |
| 旃蒙大淵獻 乙亥 | 十四 | 春州公自曹來 |
| 重光大荒落 辛巳 | 二十 | 夏盟曲池 |
| 玄黓困敦 壬子 | 惠王八 六月辛未朔日食按杜預七月置閏錯也 | 夏伯姬歸于杞 |
| 柔兆攝提格 丙寅 | 廿二 九月戊申朔日食 | 春杞伯姬來朝其子 |
| 閼逢閹茂 甲戌 | 襄王鄭五 | 夏淮夷病杞 |
| 旃蒙大淵獻 乙亥 | 六 | 夏諸侯城緣陵遷杞 |
| 閼逢涒灘 甲申 | 十五 | 冬杞成公卒 以上疑年 |
| 旃蒙作噩 乙酉 閏四 | 十六 | 桓公姑容元 |
| 柔兆閹茂 丙戌 閏十二 | 十七 | 二 |
| 彊圉大淵獻 丁亥 | 十八 | 三 |
| 著雍困敦 戊子 | 十九 | 四 春來朝不共 夏魯入杞 |
| 屠維赤奮若 己丑 | 二十 | 五 |
| 上章攝提格 庚寅 | 廿一 | 六 |
| 重光單閼 辛卯 閏九 | 廿二 | 七 |

| 歲次 | 周 | 杞 |
|---|---|---|
| 玄黓執徐壬辰 | 廿三 | 八 |
| 昭陽大荒落癸巳 | 廿四 | 九 |
| 閼逢敦牂甲午 | 廿五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 十 |
| 旃蒙協洽乙未 | 廿六二月癸亥日食 | 十一 |
| 柔兆涒灘丙申閏正 | 廿七 | 十二 |
| 彊圉作噩丁酉 | 廿八 | 十三 |
| 著雍閹茂戊戌閏六 | 廿九 | 十四 |
| 屠維大淵獻己亥 | 三十 | 十五 |
| 上章困敦庚子閏十二 | 三十一 | 十六 |
| 重光赤奮若辛丑 | 三十二 | 十七 |
| 玄黓攝提格壬寅 | 三十三 | 十八 |
| 昭陽單閼癸卯閏七 | 頃王元 | 十九 |
| 閼逢執徐甲辰 | 二 | 二十 |
| 旃蒙大荒落乙巳 | 三 | 廿一 |
| 柔兆敦牂丙午閏十一 | 四 | 廿二春來朝 |
| 彊圉協洽丁未 | 五 | 廿三 |
| 著雍涒灘戊申 | 六七月有星孛入北斗 | 廿四 |
| 屠維作噩己酉 | 匡王元六月辛丑朔日食 | 廿五 |
| 上章閹茂庚戌閏五 | 二 | 廿六 |
| 重光大淵獻辛亥 | 三 | 廿七 |



| 歲次 | 周 | 杞 |
|---|---|---|
| 玄黓困敦壬子 | 四 | 廿八 |
| 昭陽赤奮若癸丑 | 五 | 廿九 |
| 閼逢攝提格甲寅閏五 | 六 | 三十 |
| 旃蒙單閼乙卯 | 定王元 | 三十一 |
| 柔兆執徐丙辰 | 二 | 三十二 |
| 彊圉大荒落丁巳 | 三 | 三十三 |
| 著雍敦牂戊午閏五 | 四 | 三十四 |
| 屠維協洽己未 | 五 | 三十五 |
| 上章涒灘庚申 | 六七月甲子日食既 | 三十六 |
| 重光作噩辛酉 | 七 | 三十七 |
| 玄黓閹茂壬戌閏五 | 八四月丙辰日食 | 三十八 |
| 昭陽大淵獻癸亥 | 九 | 三十九 |
| 閼逢困敦甲子閏五 | 十 | 四十 |
| 旃蒙赤奮若乙丑 | 十一 | 四十一 |
| 柔兆攝提格丙寅 | 十二 | 四十二 |
| 彊圉單閼丁卯閏十一 | 十三 | 四十三 |
| 著雍執徐戊辰 | 十四 | 四十四 |
| 屠維大荒落己巳 | 十五六月癸卯日食 | 四十五 |
| 上章敦牂庚午 | 十六 | 四十六春晉伐杞 |
| 重光協洽辛未閏三 | 十七 | 四十七 |

| | | |
|---|---|---|
| 玄黓涒灘壬申 | 十八 | 四十八 |
| 昭陽作噩癸酉 | 十九 | 四十九 |
| 閼逢閹茂甲戌閏七 | 二十 | 五十春來朝 |
| 旃蒙大淵獻乙亥 | 廿一 | 五十一冬盟蟲牢 |
| 柔兆困敦丙子 | 簡王元 | 五十二 |
| 彊圉赤奮若丁丑閏八 | 二 | 五十三秋救鄭盟馬陵 |
| 著雍攝提格戊寅 | 三 | 五十四 |
| 屠維單閼己卯閏十一 | 四 | 五十五春盟蒲 |
| 上章執徐庚辰 | 五 | 五十六 |
| 重光大荒落辛巳 | 六 | 五十七 |
| 玄黓敦牂壬午閏五 | 七 | 五十八 |
| 昭陽協洽癸未 | 八 | 五十九 |
| 閼逢涒灘甲申閏七 | 九 | 六十 |
| 旃蒙作噩乙酉 | 十 | 六十一 |
| 柔兆閹茂丙戌 | 十一六月丙寅朔日食 | 六十二 |
| 彊圉大淵獻丁亥閏十二 | 十二 | 六十三 |
| 著雍困敦戊子 | 十三 | 六十四秋來朝 |
| 屠維赤奮若己丑 | 十四 | 六十五夏次鄫 |
| 上章攝提格庚寅閏四 | 靈王元 | 六十六 |
| 重光單閼辛卯 | 二 | 六十七 |



| | | |
|---|---|---|
| 玄黓執徐壬辰 | 三 | 六十八 |
| 昭陽大荒落癸巳閏四 | 四 | 六十九 |
| 閼逢敦牂甲午 | 五 | 七十三月卒 |
| 旃蒙協洽乙未閏十 | 六 | 孝公匄元 |
| 柔兆涒灘丙申 | 七 | 二 |
| 彊圉作噩丁酉傳閏十二月杜云閏五日之誤 | 八 | 三冬伐鄭盟戲 |
| 著雍閹茂戊戌閏十一 | 九 | 四春會柤秋伐鄭 |
| 屠維大淵獻己亥 | 十 | 五夏伐鄭秋盟亳北伐鄭會蕭魚 |
| 上章困敦庚子 | 十一 | 六 |
| 重光赤奮若辛丑閏八 | 十二 | 七 |
| 玄黓攝提格壬寅 | 十三二月乙未朔日食 | 八春會向夏伐秦 |
| 昭陽單閼癸卯 | 十四八月丁巳日食 | 九 |
| 閼逢執徐甲辰閏十 | 十五 | 十春會溴梁 |
| 旃蒙大荒落乙巳 | 十六 | 十一 |
| 柔兆敦牂丙午 | 十七 | 十二冬圍齊 |
| 彊圉協洽丁未閏九 | 十八 | 十三 |
| 著雍涒灘戊申 | 十九十月丙辰朔日食 | 十四夏盟澶淵 |
| 屠維作噩己酉閏八 | 二十九月庚戌朔日食 | 十五 |
| 上章閹茂庚戌 | 廿一 | 十六冬會沙隨 |
| 重光大淵獻辛亥 | 廿二二月癸酉朔日食 | 十七三月卒 |

| 歲次 | 周 | 杞 |
|---|---|---|
| 玄默困敦 壬子 閏三 | 廿三 | 文公 益姑元 秋會夷儀 |
| 昭陽赤奮若 癸丑 | 廿四 | 二 |
| 閼逢攝提格 甲寅 閏十二 | 廿五 | 三 |
| 旃蒙單閼 乙卯 | 廿六 十二月乙亥朔日食 辰在申再失閏矣 | 四 |
| 柔兆執徐 丙辰 | 廿七 | 五 夏朝晉 |
| 彊圉大荒落 丁巳 閏八 | 景王元 | 六 夏諸侯城杞來盟 |
| 著雍敦牂 戊午 | 二 | 七 冬會澶淵 |
| 屠維協洽 己未 | 三 | 八 |
| 上章涒灘 庚申 閏十二 | 四 | 九 |
| 重光作噩 辛酉 | 五 | 十 |
| 玄默閹茂 壬戌 | 六 | 十一 |
| 昭陽大淵獻 癸亥 閏四 | 七 | 十二 |
| 閼逢困敦 甲子 | 八 | 十三 |
| 旃蒙赤奮若 乙丑 閏七 | 九 | 十四 正月卒 |
| 柔兆攝提格 丙寅 | 十 四月甲辰朔日食 | 平公郁釐元 |
| 彊圉單閼 丁卯 閏八 | 十一 | 二 |
| 著雍執徐 戊辰 | 十二 | 三 |
| 屠維大荒落 己巳 | 十三 正月星出婺女 | 四 |
| 上章敦牂 庚午 | 十四 | 五 秋杞人會厥慭 |
| 重光協洽 辛未 閏正 | 十五 | 六 |
| 玄默涒灘 壬申 | 十六 | 七 秋會平丘 |
| 昭陽作噩 癸酉 | 十七 | 八 |
| 閼逢閹茂 甲戌 閏九 | 十八 六月丁巳朔日食 | 九 |
| 旃蒙大淵獻 乙亥 | 十九 | 十 |
| 柔兆困敦 丙子 | 二十 六月甲戌朔日食 冬星孛大辰 | 十一 |
| 彊圉赤奮若 丁丑 閏正 | 廿一 | 十二 |
| 著雍攝提格 戊寅 | 廿二 | 十三 |
| 屠維單閼 己卯 閏八 | 廿三 二月己丑朔日南至 | 十四 |
| 上章執徐 庚辰 | 廿四 七月壬午朔日食 | 十五 |
| 重光大荒落 辛巳 | 廿五 | 十六 |
| 閏十二癸酉朔日食杜云當爲癸卯書癸酉誤 | | |
| 玄默敦牂 壬午 | 敬王匄元 | 十七 |
| 昭陽協洽 癸未 | 二 五月乙未朔日食 | 十八 秋卒 |
| 閼逢涒灘 甲申 閏十二 | 三 | 悼公成元 |
| 旃蒙作噩 乙酉 | 四 十二月齊有彗星 | 二 |
| 柔兆閹茂 丙戌 | 五 | 三 |
| 彊圉大淵獻 丁亥 閏五 | 六 | 四 |
| 著雍困敦 戊子 | 七 | 五 |
| 屠維赤奮若 己丑 閏五 | 八 | 六 |
| 上章攝提格 庚寅 | 九 十二月辛亥朔日食 | 七 |

| 歲次 | 周 | 杞 |
|---|---|---|
| 重光單閼辛卯 | 十 | 八 冬杞人城成周 |
| 玄黓執徐壬辰 | 十一 | 九 |
| 昭陽大荒落癸巳閏五 | 十二 | 十 |
| 閼逢敦牂甲午 | 十三 | 十一 |
| 旃蒙協洽乙未閏十 | 十四 | 十二 春會召陵侵楚夏卒于會 |
| 柔兆涒灘丙申 | 十五 | 僖公過元 |
| 彊圉作噩丁酉 | 十六 | 二 |
| 著雍閹茂戊戌 | 十七 | 三 |
| 屠維大淵獻己亥閏二 | 十八 | 四 |
| 上章困敦庚子 | 十九 | 五 |

| 歲次 | 周 | 杞 |
|---|---|---|
| 重光赤奮若辛丑閏六 | 二十 | 六 |
| 玄黓攝提格壬寅 | 廿一 | 七 |
| 昭陽單閼癸卯閏十一 | 廿二 十一月丙寅朔日食 | 八 |
| 閼逢執徐甲辰 | 廿三 | 九 |
| 旃蒙大荒落乙巳閏十二 | 廿四 | 十 |
| 柔兆敦牂丙午 | 廿五 八月庚辰朔日食 | 十一 |
| 彊圉協洽丁未 | 廿六 | 十二 |
| 著雍涒灘戊申閏十一 | 廿七 | 十三 |
| 屠維作噩己酉 | 廿八 | 十四 |
| 上章閹茂庚戌 | 廿九 | 十五 |



| 歲次 | 周 | 杞 |
|---|---|---|
| 重光大淵獻辛亥閏十 | 三十 | 十六 |
| 玄黓困敦壬子 | 三十一 | 十七 |
| 昭陽赤奮若癸丑閏十二 | 三十二 | 十八 |
| 閼逢攝提格甲寅 | 三十三 | 十九 十二月卒 |
| 旃蒙單閼乙卯 | 三十四 | 閔公元 |
| 柔兆執徐丙辰閏五 | 三十五 | 二 |
| 彊圉大荒落丁巳 | 三十六 | 三 |
| 著雍敦牂戊午 | 三十七 十二月螽火猶西流司曆過也 | 四 |
| 屠維協洽己未 | 三十八 十一月星孛東方 | 五 |
| 上章涒灘庚申閏二 | 三十九 春獲麟聖經絕筆五月庚申朔日食八月有星孛 | 六 |

| 歲次 | 周 | 杞 |
|---|---|---|
| 重光作噩辛酉閏十二 | 四十 | 七 |
| 玄黓閹茂壬戌 | 四十一 夏四月孔子卒 | 八 |
| 昭陽大淵獻癸亥 | 四十二 | 九 |
| 閼逢困敦甲子閏十 | 四十三 | 十 |
| 旃蒙赤奮若乙丑 | 四十四 | 十一 |
| 柔兆攝提格丙寅 | 元王元 | 十二 |
| 彊圉單閼丁卯閏九 | 二 | 十三 |
| 著雍執徐戊辰 | 三 | 十四 |
| 屠維大荒落己巳 | 四 | 十五 |
| 上章敦牂庚午閏十 | 五 | 十六 |

| | | |
|---|---|---|
| 重光協洽 辛未 | 六 | 哀公元 |
| 玄默涒灘 壬申 | 七 | 二 |
| 昭陽作噩 癸酉 閏八 | 貞定王元 | 三 |



青州府志年表 錄杞

| | |
|---|---|
| 夏 | 有窮氏 |
| | 斟鄩氏 |
| 周 | |
| 武王 | 杞東樓公 |
| | 夏禹之裔武王封于杞 |
| 平王二十一年 | 杞武公 |
| | 遷于莒之南 |
| 四十一年 | 魯隱公元年杞武公二十九年始入春秋杜預年表又云十二年 |
| 桓王十九年 | 杞靖公 |
| 釐王二年 | 杞共公 |
| 惠王五年 | 杞惠公 |
| | 杜預又作德公爲時王所黜降而爲伯 |
| 二十三年 | 杞成公 |
| | 遷于緣陵之北 |
| 襄王六年 | 杞孝公匄 |

| | |
|---|---|
| 二十三年 | 杞文公益姑 |
| 景王十年 | 杞平公郁釐 |
| 敬王三年 | 杞悼公成 |
| 十四年 | 杞悼公卒子隱公乞立是年七月隱公弟過弒隱公自立 |
| 十五年 | 杞僖公過 |
| 三十三年 | 杞閔公維 |
| | 傳哀公幽公簡公微不能考 |



杞紀卷八終

# 杞紀卷九

## 杞世次

成公（史記云共公）——德公——桓公（姑容　德公弟）——孝公（丐）——文公（益姑　孝公弟）

平公（郁釐　文公弟）——悼公（成）——隱公（乞）——僖公（過　隱公弟）

夏禹之後東樓公周武王封于杞以奉夏后氏祀自東樓公八世至成公見于春秋

春秋筆削發微圖

杞世次

武公—德公—桓公姑容—孝公丐—文公益姑

平公郁釐—悼公成—隱公乞—僖公過—閔公維

杞姒姓公爵後國削弱自改伯爵又改子爵出自夏禹之後裔周封二王後得東樓公封於雍丘以奉禹祀自東樓公至武公八世武公十一年魯隱公元年也自武公至閔公十世閔公六年魯哀公十四年也閔公之後又六世爲楚所滅共二十四世雍丘漢爲兗州刺史所領陳留郡雍丘縣唐爲河南道汴州雍丘縣宋爲開封府雍丘縣在今河南江北行省汴梁路杞縣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



杞世系

東樓公—西樓公—題公—謀娶公史世家四世謀娶公當周厲王時必有誤父子相及在位各五六十年無是理也—武公—靖公

共公—惠公—成公

桓公—孝公

文公

平公—悼公—隱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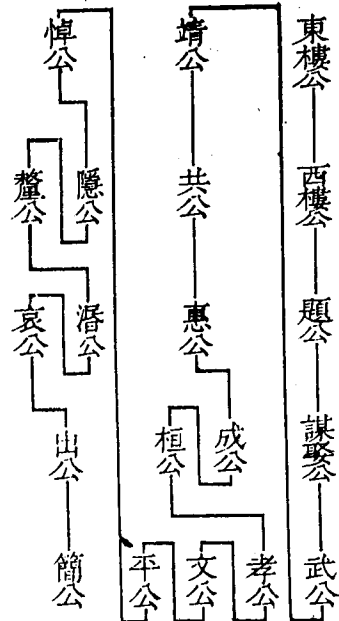
僖公—閔公

哀公

出公—簡公

按世本共公生惠公惠公生成公及桓公史記云共公卒子德公立德公卒弟桓公立既脫一世而謚號又不同故知世家於小國尤多舛誤　繹史

杞世家譜系圖
東樓公
西樓公
題公
謀娶公
武公
靖公
共公
德公
桓公
孝公
文公
平公
悼公
隱公
釐公弑之
釐公
湣公
哀公弑之
哀公
出公
簡公
為楚惠王滅之
史記
杞紀卷九
四

杞世系
武公
靖公
共公
惠公
成公
桓公
平公
孝公
文公
悼公
隱公
僖公
閔公
左傳事緯
杞紀卷九
五

# 杞紀卷十

## 原古

王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返有窮后羿因民弗忍王之惡拒于河王不得入國遂廢之立其弟仲康而相之夏室微弱王仲康崩子相立

王相之時羿遂代夏政相失國依於同姓諸侯斟灌及斟鄩氏羿恃其善射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髡熊龍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



爲已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娛羿于畋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畋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羿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鄩氏殺夏后相處澆于過處豷于戈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靡自有鬲氏收斟灌斟鄩之遺民以滅浞而立少康

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稽古錄 册府元龜同
太康盤遊無度田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
羿因民弗忍拒于河太康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
于洛之汭作五子之歌羿遂逐太康而立其弟仲
康是爲帝仲康羲和湎淫廢時亂日仲康命胤矦
征之作胤征仲康崩子帝相立羿之放太康也自
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滅樂正后夔之子
伯封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虞于原獸武羅伯因
熊髡厖圉皆其賢臣也棄之不用而用寒浞寒浞
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信而使之以爲已相浞行媚
于內施賂于外而虞羿于田內外咸服而羿不知
也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
食死于窮門夏之遺臣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
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
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滅夏后相相
之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甚澆能
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
虞君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
能布其德以收夏衆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靡
自有鬲氏收二斟之燼以殺浞而立少康少康滅



澆於過后杼滅豷於戈以復禹之迹 古史
夏太康十九歲畋于洛表羿拒于河書五子之歌
曰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
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怨拒
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於洛之汭五子咸
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
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
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
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其
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
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亾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
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厎滅亾其四曰明明
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
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絶祀其五曰嗚呼曷歸予
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
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太康越在草莽不能返
國城于甸服東南而居之羿代夏政號帝夷羿太
康失政十歲而崩于陽夏弟仲康繼立於外諸矦
猶尊夏自若獨羲和以附羿不臣而受征仲康三
歲羿滅伯封昔禹命伯封叔及昭明作衍曆歲紀

甲寅敬授人時是伯明夏之天官仲康征羲和而夷羿滅伯封是與王室爭諸侯也仲康崩子相立是為帝相帝相元歲為后羿逐居商丘依同姓諸侯斟灌斟鄩氏八歲寒浞殺羿初羿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善射不修民事而淫於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龍圉四賢臣而用寒浞浞伯明后寒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已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於畋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畋家衆逢蒙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



食死於窮門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斟鄩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浞遂弑帝相而自立帝相后緡方懷娠逃出自竇奔歸母家有仍氏而生少康夏遺臣靡奔有鬲氏少康既長為仍牧正澆使椒求之奔有虞為庖正虞君思妻之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而撫其官職遺臣靡自有鬲氏收灌鄩二國之燼舉兵滅浞而立少康少康元歲使其臣女艾滅澆于過使其子季杼滅豷于戈乃復故都即位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而有窮由是遂亾後代論中興之主以少康為冠云（通鑑紀事本末前編）

索隱曰左傳魏莊子曰昔有夏之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而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人事而信用伯明氏之讒子寒浞浞殺羿烹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殺于窮寒浞因羿室生澆及豷使澆滅斟灌氏及斟鄩氏而相為澆所滅后緡歸于有仍生少康有夏之臣靡自有鬲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遂亾（陸狀元通鑑）



按史記帝相之後即列少康而外紀編年后羿滅夏氏代夏政后羿丙寅年即位在位八年寒浞甲戌年即位在位三十二年外紀注云恐史記有脫畧今以左氏傳考之當從外紀（同上）

王相（去聲）（仲康子在位二十七年）為（去聲）羿所逐居商丘依同姓諸侯斟灌斟鄩（音尋）氏羿（一年）遷窮石代夏政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其臣寒浞（食角反三十九年）殺羿而代之又使其子澆（五弔反）弑王于帝丘滅斟灌斟鄩（左傳）后緡（音民）（王相后）方娠逃歸有仍生少（去聲）康（相子在位二十二年）既長（丁丈反）為仍牧正澆又求之逃奔有虞為虞庖正

虞君思妻去聲之以二姚二女也虞姚姓而邑諸綸邑名有田一成方十里曰成有衆一旅五百人爲旅布德兆謀以收夏衆史記遺臣靡姓失其自有鬲音格氏收二國斟灌斟鄩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左傳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史記封庶子無余于越以祠禹墓君臣經營葢四十年於此矣小學史斷前編

魏絳對晉侯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



使之以爲已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亾左傳

伍員告吳王曰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同上

劉氏外紀曰相爲羿所逐失國居商丘依夏同姓諸侯斟灌斟鄩　有窮后羿因夏民以代夏政羿恃其善射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已相浞行媚



于內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外內咸服而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死于窮門浞自立　寒浞因羿室不改有窮氏之號生澆及豷澆長浞使用師殺斟灌伐斟鄩氏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浞處澆于過處豷于戈少康既長爲仍牧正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庖正虞君思妻之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浞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于民夏遺臣靡自有鬲氏收二國

之燼滅浞而立少康使女艾滅澆子季杼滅豷有
窮遂亾 十七史詳節
太康失國四夻背叛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
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羿先祖世爲射官帝賜
之弓矢使司射夏衰自鉏遷于窮石太康失國而
崩羿立其弟仲康仲康微弱政出于羿子帝相立
帝羿有窮氏未聞其姓何先帝嚳以上世掌射正
至嚳賜以彤弓素矢封之于鉏爲帝司射歷虞夏
羿學射於吉甫其臂長故以善射聞及夏之衰自
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帝相徙於商丘依



同姓諸侯斟尋羿恃其善射不修民事淫於田獸
棄其良臣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信寒浞寒浞伯
明氏之讒子伯明后以讒棄之而羿以爲己相寒
浞殺羿於桃梧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之
死于窮門浞遂代夏立爲帝 寒浞襲有窮之號
因羿之室生奡及豷奡多力能陸地行舟使奡帥
師滅斟灌斟尋殺夏帝相封奡於過封豷於戈恃
其詐力不恤事初奡之殺帝相也妃仍氏女曰后
緡歸有仍生少康初夏之貴臣曰靡事羿羿死逃
於有鬲氏收斟尋二國餘燼殺寒浞立少康滅奡

於過后杼滅豷於戈有窮遂亾 帝王世紀
相繼立依同姓諸侯斟灌斟鄩氏
魏莊子曰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
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斟鄩處澆於過處豷
於戈
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夏后相后緡方娠逃
出自竇歸於有仍生少康焉 通鑑前編
正義曰帝王紀云帝羿有窮氏未聞其姓何先帝
嚳以上世掌射正至嚳賜以彤弓素矢封之於鉏
爲帝司射歷虞夏羿學射於吉甫其臂長故以善



射聞及夏之衰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纂
帝相徙于商丘依同姓諸侯斟尋羿恃其善射不
修民事淫于田獸棄其良臣武羅伯因熊髡尨圉
而信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伯明后以讒棄之
而羿以爲己相寒浞殺羿於桃梧而烹之以食其
子其子不忍食之死于窮門浞遂代夏立爲帝寒
浞襲有窮之號因羿之室生奡及豷奡多力能陸
地行舟使奡帥師滅斟灌斟尋殺夏帝相封奡於
過封豷於戈恃其詐力不恤事初奡之殺帝相也
妃仍氏女曰后緡歸有仍生少康初夏之貴臣曰

靡事羿羿死逃於有鬲氏收斟尋二國餘燼殺寒
浞立少康滅奡於過后杼滅豷於戈有窮遂亾也
按帝相被篡歷羿浞二世四十年 史記評林
帝王世紀曰帝相一名相安自太康以來夏政凌
遲爲羿所逼乃徙商丘依同姓諸侯斟灌斟尋氏
羿遂襲帝號是爲羿帝
帝少康　傳曰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尋 澆寒浞子封于過 滅夏后相 太平御覽
甲戌夏王仲康崩子相繼立依同姓諸侯斟灌斟
鄩氏 皇極經世之寅二千一百六十三

壬寅寒浞殺有窮后羿使子澆及豷伐斟灌斟鄩
氏以滅相相之臣靡逃于有鬲氏相之后還于有
仍氏遂生少康 皇極經世之卯二千一百六十四
癸未夏之遺臣靡自有鬲氏收斟灌斟鄩二國之
燼以滅寒浞而立少康少康立遂滅澆于過滅豷
于戈以絶有窮氏之族 皇極經世之辰二千一百六十五
帝相一曰相安相安之立遻蠕而佳兵征淮畎羿
逐之播於商丘依斟灌斟尋氏二年征風黄夷七
年于夷來賓八年寒浞殺羿又二十有二歲猗奡
滅二斟而弑帝寒浞自立后緡生少康 路史

寒浞者猗姓寒君伯明氏之讒子弟也好爲讒慝
后寒惡之棄諸窮窮羿入之謏以爲相而信使之
方羿之遂后相相浞是從及羿立而荒游浞於是
蒸其室而虞之以于畋内外從之則繼殺而代之
襲羿之號且因其室生澆及豷澆惟恃力盪舟走
陸是曰奡浞任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帥師滅斟
灌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弑夏后相爰葦夏
命易天明四十有三年爲伯靡所殺澆恃多力從
欲不忍惡虐以逞朋淫不義而逼于丘嫂岐曰康
娛以自怠館同所壯少康滅之及女岐伯杼復誘

豷殺之寒浞遂滅 同上
帝少康初奡之弑相也后緡方娠亟出自竇歸于
有仍生少康少長爲仍牧正殲才興畧至德宏仁
邑奡而能戒之奡使臣椒求之奔有虞爲之庖正
姚思妻之二處而邑諸綸有田一成衆一旅乃布
德兆謀撫其官職旋收夏衆而用之慶得四息伯
杼曲列龍畱季抒俱賢逮事乃俾女艾諜奡季抒
誘豷伯靡自鬲收二斟之藎滅浞而立少康猗夏
被服疆圉朋淫不義而弗豫不虞少康乘之滅于
過而伯杼復滅豷于戈復禹之績 同上

夏后氏時羿之祖世爲射官天子賜之弓矢使司
射夏之方衰羿自鉏遷於窮石號有窮氏夏太康
十有九年王畋於洛表羿拒王於河不能復反冀
都遂作五子之歌都於王夏羿簒夏政號帝夷羿
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用伯明氏之讒子寒浞寒
浞者爲巳相浞讒慝詐僞娛羿於田而陰取其國
家殺羿而烹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殺之於窮門
浞因羿室生澆及豷夏太康崩弟仲康立仲康崩
子相立國寖弱依同姓諸侯斟灌斟鄩氏及寒浞
殺羿而澆既長力能盪舟浞乃使澆用師滅斟灌



斟鄩而弑夏后相於帝丘后緡方娠逃出歸於有
仍氏生少康焉少康長爲仍牧正澆使人求之逃
於有虞爲虞庖正虞思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
田一成有衆一旅布德兆謀以收夏衆少康三十
有九歲夏遺臣靡興師討浞伏誅滅澆於過滅豷
於戈有窮氏遂亾奉少康踐天子位夏道中興復
禹舊績

論曰禹吾無間然矣一傳而有甘誓之戰再傳而
至太康羿浞相簒失國者幾百年而後復豈禹之
變爲家亦有未慊天心者乎不也太康失德羿浞
搆禍是天之未厭亂也一娠而誕少康弱旅孤臣
卒以凝承新命而後知禹德之不衰也靡鬲諸臣
謂非天心所相歟 天史

史記周武王十三年壬辰封夏後東樓公于杞或
云殷湯時巳封然不經見經傳史記以或封或絶
理當然也春秋杞武公初年卽遷淳于在今山東
安丘境內攷武公二十九年爲魯隱公元年凡春
秋所載杞事皆淳于杞也武公既遷杞之後地屬
鄭宋 名勝志

史記索隱陳留雍丘縣故杞國武王封禹後爲東



樓公在此至春秋時杞巳遷東國故左氏隱四年
傳莒人伐杞取牟婁牟婁東邑也僖十四年傳杞
遷緣陵地理志北海有營陵臣瓚以爲卽春秋緣
陵淳于公所都之邑又州國名杞後改國號曰州
而稱淳于公故春秋桓五年州公如曹左氏云淳
于公如曹是也 讀左日抄

杞五世卽遷于東 杞乘沿革表

杞紀卷十終

杞紀卷十一

分國

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 禮記

羿距太康於河於時必廢之也夏本紀云太康崩弟仲康立襄四年左傳云羿因夏民以代夏政則羿於其後簒天子之位仲康不能殺羿必是羿握其權知仲康之立是羿立之矣故云羿廢太康而立其弟仲康爲太子計五子之歌仲康當是其一





仲康必賢於太康但形勢既衰政由羿耳羿在夏世爲一代大賊左傳稱羿既簒位寒浞殺之羿滅夏后相相子少康始滅浞復夏政計羿浞相承向有百載爲夏亂甚矣而夏本紀云太康崩其弟仲康立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都不言羿浞之事是馬遷之說疎矣 書經正義

杞 宋 詩振鷺箋 周封夏殷之後郊特牲天子存二代之後 小學紺珠

太康之立㐬昆弟恤國事畋于洛水之表十旬弗反夷羿因民之怨距之于河弗許歸國王遂崩于陽夏羿乃立太康之弟仲康仲康即位羿爲之相

維時羲和沉亂于酒遐棄厥司惟夷羿是與王命胤侯掌六師征之羿遂隱匿及相立爰逐相而自立因夏民代夏政自鉏遷于窮石滅樂正后夔之子伯封先有仍之女美而黰厥澤可鑑夔納之是爲玄妻生伯封貪殘忿戾實有豕心人謂封豕羿滅之后夔是以不祀羿于是益恃射不修民事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龍圉而用寒浞浞伯明后寒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使相巳浞行媚于內施賂于外愚弄其民娛羿于畋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八年將歸自畋羿徒逢蒙取桃





棓殺之家衆烹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殺于窮門夏遺臣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使澆滅斟灌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 四書備考

武王克殷而反商之政未及下車則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又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殷之後於宋 孔氏家語

湯封夏之後至周封於杞也 史記

武王勝殷入殷未下轝命封黃帝之後於鑄封帝

堯之後於黎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命封夏后之
後於杞立成湯之後於宋以奉桑林 呂氏春秋
既反商未下車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
祝封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
殷之後於宋 韓詩外傳
武王追思先聖王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
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
於杞 史記 十七史詳節陸狀元通鑑少微通鑑節要皆與史記同
武王大建公侯於天下封黃帝之後於祝唐帝之
後於薊虞帝之後胡公嬀滿於陳以備三恪封夏



后氏之後東婁公於杞封紂子武庚於殷皆爲上
公是爲二王之後 皇王大紀
昔武王克殷封神農後於焦黃帝後於祝帝堯後
於薊帝舜後於陳夏后後於杞殷後於宋杞陳並
爲列國而薊祝焦無聞斯則褒崇所承優於遠代
之顯驗也 南史宋書與此同
帝相一名相安自太康已來夏政淩遲爲羿所逼
乃徙商丘依同姓諸侯斟灌斟尋氏羿遂襲帝號
是爲羿帝 帝王世紀
太康無道在位二十九年失政而崩 同上

羿有窮氏未聞其姓其先帝嚳以世掌射故於是
加賜以弓矢封之於鉏爲帝司射歷唐及虞夏至
羿學射於吉甫其佐長亦以善射聞與吳賀北遊
使羿射雀左目羿引弓射之誤中右目羿俯首愧
之終身不忘故羿善射至今稱之及有夏之衰羿
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之不附以代夏政逼簒帝
位故號有窮氏 同上
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于窮石因夏民以代
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
因熊髡龍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



伯明后寒棄之羿收養之信而使之以爲已相浞
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娛羿于田樹
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內外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
田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
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
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斟尋氏處澆于
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
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
遂亾 同上
寒浞有浞氏既簒羿位復襲有窮之號因浞之室

生澆及殪多力能陸地盪舟浞使豨率滅斟灌斟鄩氏殺夏帝封澆於過封殪於戈恃其詐力不卹民事初夏之殺帝相也妃有仍氏女曰后婚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初夏之遺臣曰靡事羿羿死逃奔有鬲氏收斟鄩二國餘燼殺寒浞而立少康 同上

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婚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



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其舊物 同上

夏王相時寒浞篡國四十年舊圖一例大書是孚浞以統也綱目前編則於少康之生卽紀其元以見夏統不絕是固一義然又沒其實矣且王相被弑后歸有仍次年而少康始生夏統不已絕一年乎如王莽篡漢漢統絶者十四年又安可以光武旣生預紀光武之年乎今但小書寒浞之篡紀其實而奪其統庶兩得之又舊圖誤紀夷羿八年寒浞三十二年合四十年愚攷夷羿之篡八年在王相初立時至八歲浞巳殺羿則自壬寅以後皆浞篡之年也 歷代甲子編年論例

左傳襄二十五年子產曰封陳以備三恪注周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幷二王後爲三國其禮轉隆示敬故曰三恪疏鄭元謂杞宋爲二王之後薊祝陳爲三恪 樂記武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帝堯之後於祝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 郊特牲尊賢不過二代二或爲三疏案異議公羊說存二王之後通天三統之義古春秋左氏說周家封夏殷



二王之後以爲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韋元成等引外傳曰五王之糸可得觀乎知王者所封五代而巳鄭駁云存二王之後命使郊天恪者敬也敬其先聖而封 玉海周三恪

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皆南面綖有繁露朝服五十物皆搢笏 杞宋二公冕有繁露搢笏則唐虞同也補曰周頌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史記武王克殷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於杞書序成王命微子啓代殷後梅福曰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 周書王會

帝相卽位處商丘元年征淮夷二年征風夷及黃夷 紀年

二王之後鄭氏曰二王夏殷其後杞宋 玉海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于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讎于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也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 左峯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于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于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氏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信而使之以爲已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後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亾失人故也 同上



陳王曰周存二代別有三恪其事云何答曰封夏殷之後以爲二代紹虞帝胄備爲三恪恪敬也禮之如賓客也非謂特有二代別有三恪也凡所以立二代者備王道通三統也王曰三統者何答曰各自用其正朔二代與周是謂三統 孔叢子

杞國名周封夏之後于杞 正字通

禹之王也至太康之失國三十六年耳太康之失

國也至仲康之肇位相去十一載其間政出于有窮后羿仲康十三年崩而帝相立羿逐帝相自代夏政帝相在商丘二十八年迨寒浞弑帝相而相后緡逃歸有仍始生少康則夏之不帝者四十年倘史臣不言夏之中絶也蓋古帝王分建萬國天子不過邦畿千里其外侯服各守其疆宇夫禹之後爲諸侯者多矣不止斟氏鄩氏也故夏雖衰而統不絶 學文堂集

周武王十三年壬辰封夏禹之後東樓公於杞厲王二十四年辛未杞武公薨出竹書紀年以春秋



考之非武公也自厲王二十四年至周平王四十九年入春秋時共計一百八年乃武公二十九年也此不知何公誤以爲武公武公初年已遷於淳于 杞乘總紀

周武王時追思先聖王乃褒封大禹之後于杞號東樓公杞之得名于斯始焉或曰殷湯時已封于杞然不經見史記云殷時或封或絶理或然也 杞乘地理沿革表序

河南通志云顓頊佐少昊有功封于高陽此邑中封建之始也然不見於經傳不著於表自周武王始封東樓公於杞五世而遷地爲鄭併斬焉不列於國矣 杞乘封建表序

杞古高陽也黄帝以前漫無所考及商周畿杞皆封夏後命曰杞國 杞乘序

斟尋夏同姓諸侯仲康之子后相所依 萊州府志

寒浞國邑欒史云伯明氏所立本國世本云邳姓今濰之北海東二十里有寒亭 路史

寒邳姓伯明氏之讒子弟曰浞夏之時封於寒羿篡 任之以爲相浞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內外咸服乃殺羿而代之夏遺



臣有鬲氏收斟灌斟尋餘燼滅浞立少康漢之平壽縣有寒亭今濰縣是也 萊州府志

州姜姓公爵春秋桓公五年州公如曹左傳曰淳于公如曹州公都淳于也六年自曹來不復州亾于杞遷居之城陽淳于縣是今高密安丘之境杞國本都陳留雍丘縣推尋事跡桓六年淳于公亾國杞似并之遷都淳于僖十四年又遷緣陵襄二十九年晉人城杞之淳于杞又遷都淳于 春秋左傳地名考

杞定似國商封之今汴之雎丘有古杞城武德初

爲杞州又開皇初杞州今滑之白馬僖十四遷緣陵邵謂營陵地志云北海營陵亦謂營丘唐省入北海今濰治有禹廟後復遷淳于今高密豐云卽緣陵文公遷之桓六淳于公亾貞定二十四楚滅之微不紀公年僖十四莒滅之古

作異說衛宏 路史



杞紀卷十一終

杞紀卷十二

系家

杞姒姓國夏亾湯封夏後於杞周武王克殷求禹之後得東樓公於杞仍封其故國自東樓公五世至武公入春秋桓三年書侯莊二十七年書伯僖二十三年書子文十二年又書伯襄二十九年又書子昭六年又書伯遂終春秋又案公穀杞侯並作紀侯

武公　靖公　惠公　成公　桓公　孝公

文公　平公　悼公　僖公　湣公



僖二十三　成十八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襄六　桓七十　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襄二十三　孝十七　春王三月巳巳杞伯匄卒

昭六　文十四　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昭二十四　平十八　秋八月丁酉杞伯郁釐卒

定四　悼十二　杞伯成卒于會

哀八　僖十九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春秋諸國統紀

杞國

姒姓公爵夏禹之苗裔也武王克殷求禹後得東樓公而封之九世至成公始

見春秋

杞子

僖二十三年經杞人春秋自桓以來二年本皆侯爵莊二十七年爲時王所黜稱伯稱公

始用夷禮復爲仲尼所貶故僖二十三年書杞子卒 杞成公 同上年傳
杞子 僖二十七年桓公朝魯猶用夷禮故亦書子 杞子姑容 襄六 杞桓公 同上年
杞伯匄 襄二十 杞孝公 同上年
杞子 襄二十九年文公來盟復用夷禮春秋賤之故貶書子 杞伯益姑 昭六年卒 經復稱的 杞文公 同上六年
杞伯郁釐 昭公二十四年 杞平公 同上年
杞伯成 定公四年 杞悼公 同上年
杞伯過 哀公八年 杞僖公 哀十年 春秋名號歸一圖



杞諸公 杞侯 杞伯 杞子 桓公 亦曰杞伯姑容
孝公 亦曰杞伯匄 文公 亦曰杞伯益姑 平公 亦曰杞伯郁釐
悼公 亦曰杞伯成 僖公 亦曰杞伯過 杞諸公史記蹟詳唯依春秋錄
之 春秋名氏譜

杞姒姓伯爵周二王後武王克商求夏禹苗裔得東樓公封杞以奉禹祀其地今開封府雍丘是也東樓公四傳而至武公武公十一年魯隱公立後嘗遷都緣陵又遷淳于淳于葢古之州國至閔公維之六年西狩獲麟後三十二年而國滅於楚

又曰杞姒姓侯爵夏禹之後自東樓公始受封傳五世至武公十一年入春秋魯莊公二十七年書杞伯來朝葢爲時王所黜其後又稱子 春秋諸國興廢記



杜氏年表武公十二年入春秋至僖公二十三年始載杞成公卒弟桓公姑容立而攷之史記自武公靖公共公德公至桓公姑容立共九十六年而無成公一代世本譙周索隱徐廣所說又云惠公生成公桓公各有互異又如春秋所書隱四年伐杞桓二年來朝三年會杞莊二十五年伯姬歸杞傳並不載何公今但當以左傳所載桓公及杜氏年表爲正

魯襄公六年桓公卒子孝公匄立襄二十三年孝公卒弟文公益姑立

魯昭公六年文公卒弟平公郁釐立昭二十四年平公卒子悼公成立

魯定公四年悼公卒子隱公乞立是年七月隱公弟過弒隱公自立是爲僖公

魯哀公八年僖公卒子閔公維立

杞 姒姓公爵夏禹之裔武王克殷求禹後得東樓公而封之

武公 名謀娶公子即位二十九年入春秋在位四十七年謚法刑民克服曰武

靖公 名武公子桓九年即位在位二十三年謚法柔德安民曰靖

共公 名靖公子莊十四年卽位在位八年諡法敬事供上曰共

惠公 名共公子莊二十二年卽位在位十年諡法愛民好與曰惠

成公 名惠公子僖六年卽位在位十八年諡法安民立政曰成

桓公 名姑容惠公子成公弟僖二十四年卽位在位七十年諡法克敬勤民曰桓

孝公 名匄桓公子襄七年卽位在位十七年諡法五宗安之曰孝

文公 名益姑桓公子孝公弟襄二十四年卽位在位十四年諡法慈惠愛民曰文

平公 名郁釐文公弟昭七年卽位在位十八年諡法治而無眚曰平

悼公 名成平公子昭二十五年卽位在位十二年諡法年中早夭曰悼

隱公 名元悼公子卽位七月爲弟過殺諡法隱安也

僖公 名過弑兄隱公自立定五年卽位在位十九年諡法小心畏忌曰僖

閔公 名維僖公子哀九年卽位在位十六年諡法在國逢難曰閔

左傳註評測義



杞姒姓伯爵禹之後也殷時或封或絶武王克殷求夏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祀東樓公四傳而至武公武公十一年魯隱公立後嘗遷都緣陵又遷淳于至閔公維之六年西狩獲麟後三十二年而滅于楚 四書通典

杞 侯爵姒姓夏少康之後商湯封於曹東之樓是曰東樓周武王求禹後得東樓公復封於杞後降而稱伯又稱子遷都緣陵又遷淳于楚惠王滅之

東樓公 名

西樓公 名東樓公子

題公 名西樓公子

謀娶公 名題公子

武公 名謀娶公子

靖公 名武公子

共公 名靖公子

惠公 名共公子史作德公

成公 名惠公子

桓公 名姑容成公弟

孝公 名匄桓公子

文公 名益姑孝公弟

平公 名郁釐史作鬱文公弟

悼公 名成平公子

隱公 名乞悼公子

釐公 名過隱公弟弑兄自立

湣公 名維釐公子

哀公 名閼路湣公弟弑兄自立

出公 名敕湣公子

簡公 名春出公子

傳十五世二十君凡六百七十八年



始武王元年己卯

終貞定王二十四年丙申

夏洪基曰武王求禹裔得東樓公而封之則立國於周初也乃四傳而至武公武公之二十九年爲魯隱公元年上遡周初年且四百有四百年而止四五傳者詎其脫略也多矣大抵春秋諸國史逸難稽聊舉其誤之甚者一辯之

歷代帝王統系

十一列國先代之後世紀

杞夏后之餘也武王克商封東樓公於杞八世爲惠公實當春秋之初又八世而春秋終又八世而杞亾實見滅於楚後陳之滅三十四年

隱元惠公　四莒伐取牟婁

桓二來朝　入杞　三會郕

十二會盟曲池

莊二十五伯姬歸　二十七會伯姬洮

伯姬來　來朝杞入春秋稱侯至是稱子杜注云爲時王所黜

僖五伯姬來朝其子　十三會鹹傳淮夷病杞故

十四城緣陵遷杞　二十三杞子卒傳書曰子杞夷也

二十七來朝用夷禮故曰子

遂入杞　二十八伯姬來

三十一伯姬來求婦

文十二來朝

成五叔姬來歸　會同盟蟲牢



七會救鄭　同盟馬陵杞桓公

八叔姬卒　九伯來逆叔姬之喪

以歸　會同盟蒲　十八來朝

襄元會次鄫　六姑容卒　葬桓公

九會伐鄭　同盟戲　十會會吳柤

會伐鄭　十一會伐鄭　同

盟亳城北　會伐鄭　會蕭魚

十四會會吳向　會伐秦

十六會溴梁　大夫盟

十八會同圍齊　十九盟祝柯

二十會盟澶淵　二十三會沙隨

二十三匄卒文公元　葬孝公

二十四會夷儀　二十五會夷儀

同盟重丘　二十九會城杞

來盟　三十會澶淵宋災故

昭六益姑卒平公元　葬文公

十一會厥慭　十三會平丘

同盟平丘　二十四郁釐卒悼公元

葬平公　二十六會盟鄟陵

三十二會城成周



定四會召陵侵楚盟皋鼬伯卒於會僖公元

葬悼公

哀八過卒湣公元　葬僖公

陳杞世家錄杞

杞東樓公者夏后禹之後苗裔也杞國名也東樓公謚號也不名者並史先失耳殷時或封或絕周武王克殷紂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祀東樓公生西樓公西樓公生題公題公生謀娶公謀一作謨謀娶公當周厲王時謀娶公生武公武公立四十七年卒子靖公立靖公二十三年卒子共公立共公八年

卒子德公立（世本曰惠公）德公十八年卒弟桓公姑容立（世本曰惠公立十八年生成公及桓公成公立十八年桓公立十七年）桓公十七年卒子孝公匄立（匄音蓋）孝公十七年卒弟文公益姑立文公十四年卒弟平公鬱立（一作郁釐）平公十八年卒子悼公成立悼公十二年卒子隱公乞立七月隱公弟遂弒隱公自立是爲釐公釐公十九年卒子湣公維立湣公十五年楚惠王滅陳十六年湣公弟閼路弒湣公代立是爲哀公（閼音遏）哀公立十年卒湣公子敕立（敕一作遬）是爲出公出公十二年卒子簡公春立立一年楚惠王之四十四年滅杞杞後陳亡三十四年杞小微其事不足稱述舜之後周武王封之陳至楚惠王滅之有世家言禹之後周武王封之杞楚惠王滅之有世家言契之後爲殷殷有本紀言殷破周封其後於宋齊湣王滅之有世家言后稷之後爲周秦昭王滅之有本紀言皋陶之後或封六英（六英皆皋陶後國名是有英蓼）楚穆王滅之無譜伯夷之後至周武王復封於齊曰太公望陳氏滅之有世家言伯翳之後至周平王時封爲秦項羽滅之有本紀言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不見也右十一人者皆唐虞之際名有功德臣也



其五人之後皆至帝王餘乃爲顯諸侯滕薛騶夏殷周之間封也小不足齒列弗論也周武王時侯伯尚千餘人及幽厲之後諸侯力攻相幷江黃胡沈之屬不可勝數故弗采著于傳上

太史公曰至禹於周則杞微甚不足數也楚惠王滅杞其後越王句踐興（史記）

陳杞世家（錄杞）

杞東樓公者夏禹之苗裔也周武王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之祀東樓公生西樓公西樓公生題公題公生謀娶公謀娶公當周厲王時謀娶公生武公武公立四十七年卒子靖公立靖公二十三年卒子共公立共公八年卒子德公立（世本作惠公）德公生二子曰成公桓公德公十八年卒子成公立成公十八年卒弟桓公立（德公生成公桓公此據世本春秋僖二十三年杞子卒左氏曰成公也史記無成公失之）自桓公以上杞之朝會載於春秋而其君之卒葬不錄其世不可詳也當魯隱桓之世杞君稱侯莊僖之閒杞君稱伯僖公末年杞君稱子文成以來乃復稱伯蓋近於東夷雜用夷禮用夏則進之用夷則退之魯僖公之十四年齊桓公帥師城緣陵遷杞以避淮夷之亂考其年疑成公之

世也自桓以來乃頗可考桓公六十三年朝於魯
魯成公歸自晉言晉悼公之政桓公說騄朝於晉
而請爲昏自是諸侯之會盟未嘗不與桓公七十
年卒子孝公匄立孝公十七年卒弟文公益姑立
晉平公杞出也文公六年晉荀盈合諸侯之大夫
以城杞諸侯皆不說鄭子大叔曰晉不卹周宗之
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晉司馬侯如
魯治杞之侵地侯知諸侯之怨不盡歸也晉悼夫
人慍之平公平公亦不之詰文公十四年卒弟平
公郁釐立平公二年晉人復治杞田魯以成與之



十八年卒子悼公成立悼公十二年會諸侯於召
陵卒于會子隱公乞立七月隱公弟過弑隱公而
自立是爲僖公僖公十九年卒子湣公維立湣公
十六年公弟闕路弑湣公而自立是爲哀公哀公
十年卒湣公子敕立是爲出公出公十二年卒子
簡公春立元年楚惠王之四十四年伐滅杞昔堯
命羲和舜命九官四岳皆當世有大功子孫不廢
禹之後爲夏於周爲杞契爲商於周爲宋稷爲周
皐陶爲英六益爲秦四岳爲齊許申羲和爲楚六
人皆有世家惟英六微弱無譜而垂夷夔龍其後
不知所封如滕許邾莒薛唐隨之類其事班班見
於春秋而世次不傳不可得而錄也

蘇子曰杞宋皆天子之事守也蓋禮樂車服在焉
故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
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宋雖不足徵然
春秋之際晉楚大國有所不知未嘗不問焉（晉悼公過宋觀桑林之舞楚靈王將會諸侯向戌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如杞遂至於用夷
無足言者昔孔子學官名於郯子郯至微矣而其
先王之遺文於諸侯爲詳孔子之於夏禮蓋猶有
考於杞歟而國無君子不能自列悲夫 古史



杞東樓公者夏后禹之後周武王克殷封之於杞
自東樓公至簡公春凡十九世楚惠王滅之 通鑑綱目前編

楚滅杞與秦平是時越已滅吳而不能正江淮北
楚東侵廣地至泗上 同上

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
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共之從孫四岳佐之高
高下下疏川道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汨九川
陂障九澤封殖九藪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
海故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沈氣火無災燀神

無閒行民無淫心時無逆數物無害生帥象禹之功度之于軌儀莫非嘉績克厭帝心皇天嘉之胙以天下賜名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胙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爲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此一王四伯豈繄多寵皆亾王之後唯能釐舉嘉義以有胤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有夏雖衰杞鄫猶在申呂雖衰齊許猶在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於天下杞東樓公生西樓公索隱以東樓公爲謚號未知然否索隱又云杞後改國號曰州而稱淳于公故



春秋桓五年州公如曹按經下文云寔來則州已大去其國至晉會列國城杞乃晉平公時魯襄二十九年事也杞國自在何云更州 王損仲史抄

杞夏后禹之後殷時或封或絶周武王克殷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祀東樓公子西樓公傳題公謀娶公武公靖公共公德公桓公孝公文公平公悼公隱公釐公湣公哀公幽公簡公凡十九傳而杞爲楚所滅 文獻通考

桓公五年州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六年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 馬端臨文獻通考

王侯建國考

杞始隱四年莒人伐杞 杜 杞國本都陳留雍丘縣推尋事跡桓六年淳于公亾國杞似并之遷都淳于僖十四年又遷緣陵襄二十九年晉人伐杞之淳于杞又遷都淳于

僖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傳遷杞焉 杜 緣陵杞邑辟淮夷遷都于緣陵不言城杞杞未遷也

僖二十二年杞子卒 杜 杞入春秋稱侯莊二十七年絀稱伯至此用夷禮貶稱子

杞 經傳俱始武公隱四年莒人伐杞經止僖



公傳止閔公自武至僖凡歷十二公

武公名 闕二十九年入春秋桓八年卒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桓二年稱杞侯來朝

靖公名 闕 武公子桓九年立即位二十三年莊十三年卒

共公名 闕 靖公子莊十四年立即位八年莊二十一年卒

惠公名 闕 共公子莊二十二年立即位十八年僖五年卒莊二十七年降稱伯

成公名 闕 惠公子僖六年立即位十八年僖二十

三年卒降稱子僖十四年諸侯城緣陵而遷杞
焉
桓公名姑容惠公子成公弟僖二十四年立即位
七十年襄六年卒始稱子文十二年進稱伯
孝公名匄桓公子襄七年立即位十七年襄二十
三年卒晉悼夫人喪之
文公名益姑桓公子孝公弟襄二十四年立即位
十四年昭六年卒晉合諸侯之大夫城杞來盟
魯又稱子卒又稱伯
平公名郁釐文公弟昭七年立即位十八年昭二



十四年卒
悼公名成平公子昭二十五年立即位十二年定
四年卒于皋鼬之會
隱公名乞悼公子即位七月爲弟過弑
僖公名過隱公弟定五年弑隱自立即位十九年
哀八年卒　孫文定公集
杞娰姓出自夏禹之後武王克商求禹苗裔得東
樓公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杞本侯爵魯莊公二
十七年杞伯來朝又爲伯爵自東樓公傳四世爲
武公遷在莒之南近於淮又傳四世至成公爲淮
夷所病又遷居城陽淳于公卒又稱杞子成公卒
弟桓公姑容立傳子孝公匄文公益姑平公鬱來
兄弟也鬱來傳子悼公成成傳子隱公乞乞爲弟
過所弑而自立是爲僖公過傳子閔公維維爲弟
哀公閼路所弑而自立閼路卒閔公子敕立是爲
出公傳子簡公春一年爲楚惠王所滅　山東通志
杞娰姓夏禹苗裔侯爵至惠公又降爲伯初武王
克商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於河南之杞以奉夏
祀自東樓公傳西樓公題公謀娶公至武公遷莒
之南十一年入春秋二十九年爲魯隱公之元年



四十一年朝魯四十二年求成于魯武公卒傳靖
公二十三年卒傳共公八年卒傳惠公史記作德
公惠公十八年卒傳子成公爲淮夷所病齊桓公
卒諸侯城緣陵而遷于城陽之北成公卒弟桓公
姑容立傳子孝公匄文公益姑平公鬱來又作郁
釐皆兄弟也鬱來傳子悼公成成傳子隱公乞乞
立七月爲弟過所弑而自立是爲僖公過卒傳子
閔公維維爲弟哀公閼路所弑而自立閼路卒閔
公子敕立是爲出公傳子簡公春一年爲楚惠王
所滅傳二十世　馮海浮青州府志

淳于公卽州公周同姓武王所封其後魯桓五年有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者 安丘縣志

杞武公姒姓伯爵後降爲子杞初封雍丘傳四世至武公乃遷淳于武公在位四十七年卒靖公享二十三年卒共公享八年卒惠公享十八年卒成公享十八年卒弟桓公姑容享七十年卒孝公匄享二十八年卒弟文公益姑享十四年卒弟平公郁釐享十八年卒悼公成享十二年卒隱公乞享弟遂殺隱公自立是爲僖公十九年卒閔公維享十六年弟閼路殺閔公代立是爲哀公十年卒閔公子敕享是爲出公十二年卒簡公享立一年爲楚所滅 同上



杞紀卷十二終

# 杞紀卷十三

## 苗裔

七姓十二國之祖 七姓晉魯衛鄭曹滕姬姓邾小邾曹姓宋子姓齊姜姓莒己姓杞姒姓薛任姓實十三國言十二誤也 左傳

帝胙禹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 國語

杞繒由大姒 杞繒二國姒姓夏禹之後大姒之家也大姒文王之妃武王之母 同上

禹爲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爲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彤城氏褒氏費氏杞氏繒氏辛氏冥氏斟氏戈氏 史記



少康之子實賓南海文身斷髮黿鱓與處旣守封禺奉禹之祀句踐困彼乃用種蠡嘉句踐夷蠻能修其德滅彊吳以尊周室 同上

王後不絕舜禹是說惟德休明苗裔蒙烈百世享祀爰周陳杞楚實滅之齊田旣起舜何人哉 同上

堯賜禹姓姒氏曰夏 潛夫論

禹姓姒氏祖以薏生 白虎通

州姜姓公爵亦號淳于神農後 繹史

夏后氏禘黃帝郊鯀祖顓頊宗禹報杼周興封其

後杞繒以奉禹祀禹本姒姓其後分封以國爲氏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彤城氏褒氏費氏杞氏繒氏辛氏冥氏斟氏戈氏 古史

湯封少康之後於杞以郊禹後分於曹東之僂是爲東樓公西樓公［鄭生云湯放桀封其後于杞故大戴禮云湯放移桀乃遷姒姓于杞僂蓋其析也或云湯封之樓非］周興求後得東樓公後封之杞爲二王後九世成公遷緣陵又十一世簡公而滅于楚［楚惠滅之故傳云杞夏餘也而即東夷或以州公爲杞後則非］介佗奔魯受爵爲侯有封于陽其後去魯之沛公沛立譙爲夏侯氏侯氏杞氏題氏僂氏樓氏婁氏劉氏丏氏雝丘



氏郁蹵氏孫氏杞氏［夏侯嬰曾孫頗尚主隨外家姓孫而嬰子孫遂爲孫漢高帝云婁者劉也賜婁敬爲劉］路史

越子爵姒姓其先夏禹之苗裔少康封庶子無餘於會稽爲越國二十餘世至允常與吳闔廬相攻子句踐立是爲越王後無疆伐楚兵敗衆散諸族子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於江南海上朝服於楚後七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祖復以搖爲越王奉越祀後東越閩君皆其後也 歷代帝王統系

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三恪恪敬也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 白帖

則天載初元年以周漢之後爲二王後封舜禹湯之裔爲三恪周隋同列國封 孔帖

永昌元年以周漢後爲二王舜禹湯之裔爲三恪 唐會要

南唐書曰積厚者流遂（澤）遠積薄者流澤狹不其然乎舜之後千餘年而有陳陳亾而田氏專政於齊禹之後千餘年而有杞杞削而句踐得志於越 漢詁纂



春秋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淳于之地即北海淳于縣是也後以國爲姓戰國時齊有淳于髡秦始皇時有淳于越漢有淳于長補曰又淳于意淳于陵渠淳于恭淳于縣故城在密州安丘縣東北恭淳于人 姓氏急就篇注

費氏楚大夫費無極之後也補曰史記秦紀女華生大費是爲柏翳大費生子二人二曰若大實費氏其玄孫費昌爲湯御以敗桀於鳴條夏紀云禹爲姒姓其後分封有費氏廣韻云夏禹之後殷有費中左傳魯有費庈父費音秘庈音琴孟子費惠公戰國有費緤漢有費貽漢有費直 同上

抱氏漢末杞匡避難改抱氏後魏有抱嶷 同上

莘氏湯妃有莘氏之女古今人表作䢺帝繫曰有
莘氏之子產文命莘國姒姓夏后啓封支子於莘
後爲氏唐有莘融 同上
辛氏史記禹後有辛氏廣韻夏啓封支子于莘莘
辛聲相近遂爲辛氏周辛甲辛餘靡辛伯辛有晉
辛廖辛俞魯辛寬秦辛勝楚辛戎漢初辛蒲爲趙
魏名將從隴西有武賢慶忌後漢辛都魏辛毗晉
辛扈興辛謐後魏辛諶雄北齊辛術後周辛慶之
昂隋辛公義彥之唐辛替否茂將秘雲京讜宋辛
仲甫次膺棄疾炳後蜀辛寅遜 同上



夏吞薏苡而生則姓以苡氏 論衡
漢儒云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曰姒 宛委餘編
夏之姓姒以吞薏苡而生今按苡音以姒音似字
不相蒙 穀山筆麈
杞姒姓夏禹之後封於杞以國爲氏望出齊郡 萬姓統譜
淳于河內羽音春秋時小國也子孫以國爲氏 同上
竇扶風徵音夏王相遭有窮之難后方娠出自竇
後生少康因氏 姓源珠璣
司空頓丘徵音伯禹爲堯司空以官爲氏 同上

歐陽渤海宮音越句踐支孫封烏程有歐陽亭因
氏 同上
夏侯譙國商音夏禹之後封杞楚滅簡公弟他奔
魯封夏陽侯因氏 同上
禹氏夏禹之後王僧孺百家譜蕭道游娶禹氏女
南唐將禹萬誠
費氏史記夏紀云禹姒姓其後分封有費氏又秦
紀女華生大費是爲栢翳大費生子若木實費氏
玄孫費昌爲湯御殷有費中又魯有費邑左傳有
費庈父又季父氏受費爲上卿其後亦爲費氏孟



子有費惠公楚費無極戰國費緤漢費直治易又
有費遂費貽長房蜀漢費禕詩觀晉費慈恬又後
魏改費連氏爲費氏有費穆隋費曜唐費冠卿宋
費樞士寅
州氏國名春秋州公國在淳于縣又周有州邑後
屬晉以爲氏有州綽州賓州侯漢有宦者州輔魏
有州泰司馬貞三皇紀州氏姜姓之後
婁氏邾婁國之後又遂國有工婁氏漢有婁敬婁
發唐世系表出姒姓夏少康裔孫東樓公封杞子
孫食邑於婁因以爲氏後漢玄儒先生婁壽又後

魏改伊婁匹婁一 那婁氏爲婁氏有婁悅北齊有
婁昭定遠唐有婁師德五代婁繼英宋婁機
繒氏史記禹姒姓其後分封有繒氏春秋作鄫魯
有繒鼓父史記鄭司城繒賀漢功臣表有繒賀
褒氏姒姓國禹後因國爲氏見史記
把氏杞東樓公之後避難改西魏襄州刺史把秀
又復姓把利氏党項
戈氏史記禹姒姓後分封有戈氏
樓氏夏少康之裔周封爲東樓公子孫因氏焉晉
有樓邑趙嬰號樓嬰魏文侯弟樓季戰國樓緩樓



昌樓辟漢游俠樓護後漢儒林樓望漢末樓桼自
譙徙居會稽吳樓玄晉樓褒後魏改賀樓氏爲樓
氏宋樓郁鑰
姒姓禹顓頊之孫賜姓姒氏禮緯曰祖以吞薏苡
生周武王之母太姒又姒國臺駘之後王莽封夏
後姒豐
杞氏周封禹後於杞故有杞氏齊有杞梁秦有杞
子後魏宦者杞嶷後周杞秀
匡氏魯有匡句須家語匡簡子孟子匡章齊人韓
子齊有匡倩豫章匡俗夏禹之苗裔漢匡衡咸晉

匡術
斟氏斟灌斟尋氏夏同姓國名后相所依史記姒
姓有斟氏又祝融八姓有斟姓
鬲氏夏國名夏遺臣靡奔有鬲氏廣龍殷末賢人
膠鬲之後
灌氏夏斟灌國其後爲氏漢有灌嬰灌夫魏有灌
均晉有九眞太守灌邃
東樓氏禹後封杞後以爲氏
斟尋氏史記禹後分封世本作鄩漢書注抖尋音
斟汲郡古文太康居抖尋羿桀亦居之



夏侯氏禹後杞簡公弟佗奔魯受爵爲侯因命氏
齊夏侯章漢有嬰始昌勝建藩寬魏有玄晉有湛
和陟梁有詳後魏道遷唐有孜審端湫兾宋有夏
侯嘉貞嶠旄圭
淳于氏春秋淳于公之後國在北海淳于縣齊有
髡秦有越漢有意恭瓊長陵渠信魏有俊吳有式
晉淳于智定後魏淳于誕後齊淳于岐唐淳于處
平五代淳于晏
伊婁氏後魏改婁氏後周伊婁謙伊婁穆
曾氏出於鄫姒姓莒滅鄫子孫在魯者别爲曾氏

蔵參元酉始有聞左傳有天阜後漢尚書曾偉唐曾元裕宋曾致堯鞏布肇曾公亮子孝寬孝序曾幾楙開

夏氏陳宣公子西字子夏別其族爲少西氏生御叔御叔生徵舒始以王父字爲夏氏後有夏謟匽夫又齊有夏御寇衛有夏戊夏育一云夏后氏之後列子湯問夏革趙有夏說漢有夏勤夏方夏恭夏馥夏蘭晉有夏統隋夏珙宋夏竦噩

樓本姒姓夏少康之後周封杞東樓公支孫以樓爲氏亦號東樓氏城陽諸縣有婁鄉是其地也



禹之後別爲姓以百數有扈有男斟尋彤城褒費杞繒辛冥斟戈此其章章者禹以明聖爲天下山川神主聲教訖于海外故自周武王封杞後亾而越句踐興其後有閩越王無諸粵東海王搖至餘善滅國而騶王股等猶爲萬戶侯而絫子淳維居於北陲世爲北狄主雖在蠻夷皆爲君長則禹之遺烈遠矣初禹崩會稽杼封以爲世祀二十餘世至句踐及無彊滅於楚楚盡取吳地至浙江越以此散爲君王居海濱無彊之長王去瑯琊無諸保泉上漢既郡兩粵而姑粵區句章吳門餘後黃林餘不既鄧猶皆越之餘也 歸震川集

有夏后氏而又有夏氏蓋后之省也世謂周成王封夏公余考之不然二王之後杞爲公疑夏公即杞公也世代綿邈子孫播散四方不可復紀惟越守禹塚祀會稽千餘歲不絶 同上

淳于智字叔平性深沉有恩義少爲書生善易高平劉柔夜臥鼠齧其左手中指意甚惡之以問智智爲筮之曰鼠本欲殺君而不能當相爲使之反死乃以硃書其手腕橫文後爲田字可方一寸使夜露手以臥有大鼠伏死於前 神異錄



鮑瑗家多喪及病淳于智爲筮之卦成云宜入市門數十步有一人持荆馬鞭便就買取懸東北桑樹上無病三年當得財如其言後穿井得錢及銅器二十萬 獨異志

淳于瓊袁官將

淳于俊太學博士帝與論難周易尚書

淳于量字思明偉姿容有幹畧便弓馬事梁元帝以軍功封廣晉縣男出爲都督桂州刺史

淳于誕字靈遠父興宗齊南安太守誕年十二隨父向揚州父於路爲羣盜所害誕雖幼而哀感奮

發傾資結客旬朔之內遂得復讐州里之間無不稱歎後爲益州刺史謚曰壯

淳于越晃之後仕爲博士以諫知名見史記

淳于難晃之後隋末兵亂與弟朗帥衆保障民賴以安武德中拜登州刺史封晋國公朗萊州刺史封燕國公

淳于雍晃之後仕爲太子中舍年甫强仕即乞歸養王旦贈以詩有云純孝敦時俗高風自古人 廣輿記

淳于復皇祐登科



淳于興宗紹興登科 萬姓統譜

晉太元中垂棺佛圖前淳于矜年少潔白送客至石頭城南逢一女子美姿容矜悅之因訪問二情既洽將入城北角共盡忻好便各分別期更尅集將欲結爲伉儷女曰得壻如君死何恨我兄弟多翁母並在當問我翁母矜便令女歸問其翁母翁母亦願許之女因敕婢取銀百斤絹百匹助矜成婚經久生兩兒當作祕書監明果騶卒來召車馬導後前後部鼓吹經少日有獵者過覓矜將數十狗徑突入咋婦及兒並成狸絹帛金銀並是草及死人骨 玄怪錄

淳于定說南陽王模曰關中天府之國霸王之地今以不能綏撫而還於聲望有虧 天中記

杞康中大夫漢末時避董卓難改姓抱 萬姓統譜

杞開奉議人建炎中以朝散郎任燕湖令 同上

禹即位作樂大夏世號夏后傳嗣子啓啓子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須洛汭是爲五觀孫相嗣位夏道浸衰於是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滅相妃后緡方娠逃出自竇奔于有仍生少康焉仍妃牧正羿恃巳射



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龍圉而用寒浞浞柏明氏讒子弟也柏明氏惡而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巳相浞行媚於內施賂於外愚弄于民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於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使椒求少康逃奔有虞爲之胞正虞思妻以二妃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

以收夏衆撫其官職靡自有鬲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焉乃使女艾誘澆使后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十有七世而桀亾天下武王克殷而封其後于杞或封于繒又封少皞之胄于祁澆才力蓋衆槩其勇武而卒以亾故南宮括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也姒姓分氏夏后有扈有南斟尋泊沘辛褒費戈冥繒皆禹後也潛夫論



杞紀卷十三終

# 杞紀卷十四

## 春秋經傳上

桓王四年魯隱公元年 杞武公三十二年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杜書取言易也例在襄十三年杞國本都陳留雍丘縣推尋事跡桓六年淳于公亾國杞似并之遷都淳于僖十四年又遷緣陵襄二十九年晉人城杞之淳于杞又遷都淳于牟婁杞邑城陽諸縣東北有婁鄉范傳例曰取易辭也伐國不言圍邑言圍邑皆有所見伐國及取邑例時此月者蓋爲下戊申衛君完卒日起也凡例宜時而書月者皆緣下事當日故也日必繫于月故不得不書月事實在先故不得後錄也他皆放此此伐國取邑之始

公羊牟婁者何杞之邑也以上有伐杞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據楚子伐宋取彭城不書疾始取邑也外小惡不書以外見疾始著取邑以自廣大比于貪利差爲重故先治之也內取邑常書外但疾始不常書者義與上逆女同不傳託始者前此有滅不嫌無取邑當託始明故省文也取邑例時

穀梁傳曰言伐言取所惡也傳稱曰者穀梁子不親受于師而聞之于傳者既伐其國又取其土明伐不以罪而貪其利兩書取伐以彰其惡諸侯相伐取地于是始故謹而志之也春秋之始

胡傳取者收奪之名牟婁杞邑也聲罪伐人而強奪其土故特書曰取以著其惡或曰諸侯土地上受之天王下傳之先祖所以守宗廟之典籍也聖王不作諸侯放恣強者多兼數圻弱者

日以侵削當是時有取其故地者夫豈不可然僖公常取濟西田矣成公常取汶陽田矣亦書曰取何也苟不請于天王以正疆理而擅兵爭奪雖取本邑與奪人之有者無以異春秋之義不以亂易亂故亦書曰取正其本之意也上二年莒人擅興入向而天討不加焉至是伐國取邑其暴益肆矣

（桓王十年）二年（魯桓公）　杞武公四十一年

秋七月杞侯來朝（杞公作紀杜公即位而來朝何稱侯者天子將娶于紀與之奉宗廟傳之無窮重莫大焉故封之百里月者明當尊而不臣所以廣孝敬蓋以爲天子得娶庶人女以其得專封也范隱二年稱子今稱侯蓋時王所進）

左傳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

穀梁朝時此其月何也（據隱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稱時）桓內弒其君外成人之亂於是爲齊侯陳侯鄭伯討數日以賂（桓既罪淺責大乃復爲三國討數至日以責宋賂）已即是事而朝之惡之故謹而月之也（已紀也桓與諸侯按數功勞以取宋賂不知非之爲非貪愚之甚紀不擇其不肖而就朝之）

胡傳公穀程氏皆以杞爲紀桓弟弒兄臣弒君天下之大惡王與諸侯不奉天討反行朝聘之禮則皆有貶焉所以存天理正人倫也紀侯來朝何獨無貶乎當是時齊欲滅紀紀侯求魯爲之主非爲桓立而朝之也



九月入杞（杜不稱主帥微者也弗地曰入）

左傳九月入杞討不敬也

穀梁我入之也（不稱主名內之卑者）

（桓王十一年）三年（魯桓公）　杞武公四十二年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杞公作紀郕公作盛范郕魯地）

左傳公會杞侯于郕杞求成也（二年入杞故今來求成）

（桓王十三年）五年（魯桓公）　杞武公四十四年

冬州公如曹（杜不書奔以朝出也爲下實來書也曹國今濟陰定陶縣）

左傳冬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淳于州國所都城陽淳于縣也國有危難不能自安故出朝而遂不還）

公羊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爲六年化我張本也傳不言化我者張本非再化也稱公者申其尊起其慢責無禮）

穀梁外相如不書此其書何也過我也（過我六年實來是也將有其末故先錄其本）

胡傳按左氏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州公諸侯而稱公者昔畢高以父師而保釐東土衛武以列國而入相于周蓋與後世出入均勞之意同此其所

以稱公也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將有其末故
先錄其本

桓王十四年 六年魯桓公 杞武公四十五年

春正月寔來杜寔實也不言州公者承上五年冬經如曹間無異事省文從可知范來朝例時月者謹其無禮

左傳六年春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亦承五年冬傳淳于公如曹也言奔則來行朝禮言朝則遂留不去故變文言寔來

公羊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猶曰是人來不錄何等人之辭孰謂謂州公也以上如曹書曷爲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爲慢之據葵丘之盟日化我也行過無禮謂之化齊人語也諸侯相過至



境必假塗入都必朝所以崇禮讓絕慢易戒不虞也今州公過魯都不朝魯是慢之爲惡故書寔來見其義也月者危錄之無禮之人不可備責之

穀梁寔來者是來也何謂是來謂州公也其謂之是來何也以其畫我故簡言之也諸侯不以過相朝也畫是相過去朝遠

胡傳按左氏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寔者州公名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滅同姓則名正名經世之本名正而天下定矣或曰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孟子以爲禮也今州公來朝將以諸侯之禮接之乎則春秋乃書其名將以匹夫之賤畜之乎孟子乃以託國爲禮將何處而可曰世衰道微諸侯放恣强凌弱衆暴寡天子不能正方伯不能治其有壤地禍小廹乎大國之間而失國是不幸焉非其罪也則以諸侯之禮接之可也若譚子在莒弦子在黃溫子在衛雖失國出奔而春秋不名義可見矣若夫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或棄賢保佞或驕奢淫縱或用兵暴亂自底滅亾如蔡獻舞邾益曹陽州寔之徒皆其自取焉耳則待之以初乃禮之過也觀春秋名與不名則知所以處寓公



之禮與强爲善自暴棄者之勸戒矣

左傳附錄楚武王侵隨隨國今義陽隨縣使薳章求成焉薳章楚大夫軍於瑕以待之瑕隨地隨人使少師董成少師隨大夫董正也鬭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于漢東也我則使然鬭伯比楚大夫令尹子文之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閒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棄小國張自侈大也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羸弱也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熊率且比楚大夫季梁隨賢臣鬭伯比曰以爲後圖少師得其君言季梁之諫不過一見從隨侯

卒當以少師為計故云以為後圖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楚子自此遂盛終於抗衡中國故傳備言其事以終始之王毀軍而納少師從伯比之謀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信楚弱也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正辭不虛稱君美今民餒而君逞欲逞快也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詐稱功德以欺鬼神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牲牛羊豕也牷純色完全也腯亦肥也黍稷曰粢在器曰盛對曰夫民神之主也言鬼神之情依民而行是以聖王先成民而



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博廣也碩大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雖告神以博碩肥腯其實皆當兼此四謂民力適完則六畜既大而滋也皮毛無疥癬兼備而無有所闕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三時春夏秋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嘉善也栗謹敬也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馨香之遠聞故務其三時脩其五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禋潔敬九族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并已之同族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也於是乎民

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民飢餒也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桓王二十年　十有二年魯桓公　杞靖公四年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杞公穀作紀洫池公作歐蛇杜曲洫魯地魯國汶陽縣北有曲水亭是也

左傳夏盟于曲池屬魯汶陽縣平杞莒也隱四年莒人伐杞自是遂不平

惠王八年　二十有五年魯莊公　杞惠公四年



伯姬歸于杞杜不書逆女逆者微

穀梁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胡傳其不言逆何也逆者非卿其名姓不登于史策則書歸以志禮之失也大夫來逆名姓已登于史策足以志其失矣猶書歸者以別于大夫之自逆者也猶書歸者紀伯姬是也自逆者莒慶齊高固是也

惠王十年　二十有七年魯莊公　杞惠公六年

春公會杞伯姬于洮杜伯姬莊公女洮魯地何書者惡公教內女以非禮也洮內地凡公出在外致在內不致其與婦人會不別得意雖在外猶不致伯姬不卒者蓋不與卒

于無服女會來例皆時

左傳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非事也 非諸侯之事 天子非展義不巡狩 天子巡守所以宣布德義 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

胡傳左氏曰會于洮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狩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境伯姬莊公之女非事而特會于洮愛其女之過而不能節之以禮此春秋之所禁也惟不節之以禮然後有使自擇配如僖公之于季姬而典訓亾矣

冬杞伯姬來 杜傳例曰歸寧



左傳冬杞伯姬來歸寧也 寧問父母安否 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 歸不反之辭 夫人歸寧曰如其出曰歸于其

公羊其言來何 據有來歸 直來曰來 直來無事而來也諸侯大夫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唯自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宗 大歸曰來歸 大歸者癈棄來歸也婦人有七棄五不娶三不去嘗更三年喪不去不忘恩也賤娶貴不去不背德也有所受無所歸不去不窮窮也喪婦長女不娶無教戒也世有惡疾不娶棄于天也世有刑人不娶棄于人也亂家女不娶類不正也逆家女不娶廢人倫也無子棄絕世也淫泆棄亂類也不事舅姑棄悖德也口舌棄離親也盜竊棄反義也嫉妒棄亂家也惡疾棄不可奉宗廟也

胡傳左氏曰歸寧也禮父母在歲一歸寧若歸而合禮則常事不書其曰杞伯姬來者不當來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春會于洮矣冬又歸甯故知其不當來也來而必書春秋于男女往來之際嚴矣

左傳附錄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于我必棄其民 棄民不養之 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 上之使民以義讓哀樂爲本言不可力强 虢弗畜也亟戰將饑 言虢不畜義讓而力戰

杞伯來朝 杜杞稱伯者蓋爲時王所黜何杞夏后不稱公者春秋黜杞新周而故宋以春秋當新王黜而不稱侯者方以子貶杞伯爲黜說在僖二十三年



左傳附錄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 召伯廖王卿士賜命爲侯伯 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 立子頹在十九年也

惠王二十五年魯僖公十二年 杞惠公十八年

杞伯姬來朝其子 杜伯姬來寧成風也朝其子者時子年在十歲左右因有諸侯子得行朝義而卒不成朝禮故繫於母而曰朝其子 杞伯姬來絕何來歸寧朝其子猶言其子朝

公羊其言來朝其子何 据微者不當書朝連來者內辭也與其子來者問爲直來乎爲下朝出 內辭也與其子俱來朝也 因其與子俱來禮外孫初冠有朝外祖之道故使若來朝其子以殺直來之恥所以辟教戒之不明也微無君

〔命言朝者服非實〕

穀梁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爲志乎朝其子也伯姬爲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凱曰不能刑于寡妻〕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參譏謂伯姬杞伯魯侯也桓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譏世子此不譏者明子隨母行年尚幼弱未可責以人子之道伯姬以莊二十五年夏嫁至今十三年則子幼可知〕

〔襄王五年〕十有三年〔魯僖公〕　杞成公八年

春狄侵衛〔杜傳在前年春〕



胡傳齊桓公爲陽穀之會是肆于寵樂其行荒矣楚人伐黃而救兵不起是怠于簡書其業怠矣然後狄人窺伺中國今年侵衛明年侵鄭近在王都之側淮夷亦來病杞而不忌也伯益戒于舜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此至誠無息帝王之道春秋之法也齊桓晉文若此類者其事則直書于策其義則游聖門者默識於言意之表矣故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杜鹹衛地東郡濮陽縣東南有鹹城　何桓公自貫澤陽穀之會後所以不復舉小國者從一法之後小國言從介行大國唯曹許以上乃會〕

左傳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爲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戍守也致諸侯戍卒于周〕

〔襄王六年〕十有四年〔魯僖公〕　杞成公九年

春諸侯城緣陵〔杜緣陵杞邑辟淮夷遷都于緣陵〕

左傳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闕謂器用不具城池未固而去爲惠不終也澶淵之會既而無歸大夫不書而國別稱人今此總曰諸侯君臣之辭不言城杞杞未遷也〕

公羊孰城之〔諸侯不序故問誰城〕城杞也曷爲城杞滅也孰滅之蓋徐莒脅之〔以下皆狄徐也言脅者杞王者之後尤微是見恐曷而亾〕曷爲不言徐



莒脅之爲桓公諱也曷爲爲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亾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亾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輙發傳者與城衛同義言諸侯者時桓公德衰待諸侯然後乃能存之外城不月者文言諸侯非內城明矣〕

穀梁其曰諸侯散辭也〔直曰諸侯無大小之序是各自欲城無總一之〕

者非伯者所制故曰散辭聚而曰散何也據言諸侯城則是聚諸侯城有散辭也桓德衰矣言諸侯城則非伯者之爲可知也齊桓德衰所以散也何休曰案先是盟亦言諸侯非散也又穀梁美九年諸侯盟于葵丘卽散何以美之邪鄭君釋之曰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九月戊辰盟于葵丘時諸侯初在會未有歸者故可以不序今此十三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而冬公子友如齊此聘也書聘則會固前已歸矣今云諸侯城緣陵而不序其人明其散桓德衰矣葵丘之事安得以難此

胡傳齊桓公城三國而書詞不同城楚丘則沒諸侯而不書城緣陵則書諸侯而不序城邢則再序三國之師何也邢以自遷爲文故再列三



師而書城邢者美其得救患分災之義無封國之嫌也淮夷病杞諸侯會于鹹城緣陵而遷杞焉則其事專矣故前目後凡直書諸侯而不序也衛爲狄滅東徙渡河野處曹邑桓公使公子無虧戍以甲士歸其祭服乘馬凡爲國之用其力尤勤其功尤大其事尤專而春秋責之尤重曰城楚丘而不書諸侯正正法也是故以功言之則楚丘爲大以義言之則城邢爲美春秋之法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者也詳著城邢之師而湠沒楚丘之迹貴王賤霸羞稱桓文以正待人之體也明此則知曾西不爲管仲湠畏仲由之說矣

襄王七年 十有五年魯僖公 杞成公十年

楚人敗徐于婁林杜婁林徐地下邳僮縣東南有婁亭何謂之徐者爲滅杞不知尊先聖法度惡重故狄之也不月者略兩夷狄也

襄王十五年 二十有三年魯僖公 杞成公十八年卒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杜傳例曰不書名未同盟也杞入春秋稱侯莊二十七年絀稱伯至此用夷禮貶稱子何卒者桓公存王者後功尤美故爲表異卒錄之始見稱伯卒獨稱子者微弱爲徐莒所脅不能死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貶稱子者春秋黜杞不明故以其一等貶之明本非伯乃公也又因以見聖人子孫有誅無絕故貶不失爵也不名不日不



書葬者從小國例也范莊二十七年稱伯今稱子蓋爲時王所黜也

左傳十一月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成公始行夷禮以終其身故於卒貶之杞實稱伯仲尼以文貶稱子故傳言書曰子以明之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隱七年巳見今重發不書名者疑降爵故也此反又爲國史承告而書例赴以名則亦書之謂未同盟不然則否謂同盟而不以名告辟不敏也敏猶審也同盟然後告名赴者之禮也承赴然後書策史官之制也內外之宜不同故傳重詳其義

胡傳按左氏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杜預以謂杞實稱伯而書曰子者成公始行夷禮終其身故仲尼於其卒以文貶之此說是也或曰信

斯言是春秋黜陟諸侯爵次以見褒貶不亂名實乎曰春秋固天子之事也而尤謹於華夷之辨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以禮義也一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人類滅矣魯桓簒弒滕首朝之貶而稱子治其黨也夷不亂華成公變之貶而稱子存諸夏也

左傳附錄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事在五年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享受也保猶恃也於是乎得人以祿致衆有人而校罪莫大焉校報也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



狐偃趙衰衰趙夙弟顛頡魏武子武子魏犨司空季子胥臣日季也時狐毛賈佗皆從而獨舉此五人賢而有大功狄人伐廧咎如廧咎如赤狄之別種也隗姓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盾趙宣子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言將死入木不復成嫁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以五年奔狄至十六年而去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五鹿衛地今衛縣西北地名有五鹿陽平元城縣東亦有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得土有國之祥故以為天賜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四馬為乘八十匹也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於桑下齊桓既卒孝公不可恃故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姜氏重耳妻恐孝公怒其去故殺妾以滅口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無去志故怒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薄迫也駢脅合幹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若遂以為傳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



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自貳自別異於曹乃饋盤飧寘璧焉臣無竟外之交故用盤藏璧飧中不欲令人見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贈送也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啓開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蕃息也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大戎狐姬之子故曰姬出離外之患出奔在外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國語狐偃趙衰賈佗三人皆卿才晉鄭同儕也儕等其過子弟

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三退不得楚止命也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弭弓末無緣者櫜以受箭鞬以受弓屬著也周旋相追逐也子玉請殺之畏其志大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志廣而體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肅敬也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晉侯惠公吾聞姬姓唐



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懷嬴子圉妻子圉諡懷公故號爲懷嬴奉匜沃盥既而揮之匜沃盥器也揮湔也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匹敵也公子懼降服而囚去上服自拘囚以謝之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有文辭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河水逸詩義取河水朝宗于海海喻秦公賦六月六月詩小雅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喻公子還晉必能匡王國古者禮會因古詩以見意故言賦詩斷章也其全稱詩篇者多取首章之義他皆放此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下階一級而辭子稽首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詩首章言臣王國次章言佐天子故趙衰因通言之爲明年秦伯納之張本

襄王十九年　二十有七年魯僖公　杞桓公四年

春杞子來朝何貶稱子者起其無禮不備故魯入之

左傳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杞先代之後而迫于東夷風俗雜壞言語衣服有時而夷故杞子卒傳言其夷也今稱朝者始于朝禮終而不全異于介葛盧故唯貶其爵公卑杞杞不共也杞用夷禮故賤之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杜弗地曰入八月無乙巳乙巳九月六日何日者杞屬修禮朝魯雖無禮君子猶自厚而薄責于人不當乃入之故錄責之



左傳秋入杞責無禮也責不共也

襄王二十年　二十有八年魯僖公　杞桓公五年

秋杞伯姬來杜莊公女歸寧曰來

襄王二十三年　三十有一年魯僖公　杞桓公八年

冬杞伯姬來求婦杜自爲其子成昏

公羊其言來求婦何兄弟辭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書者無出道也

穀梁婦人既嫁不踰竟杞伯姬來求婦非正也

胡傳蕩伯姬來逆婦而書者以公自爲之主失其班列書也杞伯姬敵矣其來求婦曷爲亦書

見婦人之不可預國事也王后之詔命不施於天下夫人之教令不施於境中婚姻大事也杞獨無君乎而夫人主之也故特書于策以爲婦人亂政之戒毋爲于求婦猶曰不可況于他乎此義行無呂武之禍矣

頃王四年十有二年魯文公　杞桓公二十二年

杞伯來朝杜復稱伯舍夷禮范僖二十七年稱子今稱伯蓋時王所進

左傳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公即位始來朝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不絕昏以其娣以爲夫人不書大歸未歸而卒

二月庚子叔姬卒杜既嫁成人雖見出棄猶以恩錄其卒何卒者許嫁



左傳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既許其絕矣所以不言杞也

書叔姬言非女也女未笄而卒不書

公羊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其稱子何據伯姬卒亦許嫁不稱子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不稱母妹而繫先君言子者遠別也禮男子不絕婦人之手婦人不絕男子之手

穀梁其曰子叔姬貴也公之母姊妹也同母姊妹其一傳曰許嫁以卒之也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許嫁二十而嫁禮二十而冠冠而在丈夫之列譙周曰國不可久無儲貳故天子諸侯十五而冠十五而娶娶必先冠以夫婦之道王教之本不可以童子之道治之禮十五爲成童以次成人欲人君之早有繼體故因以爲節書稱成王十五而冠著在金縢周禮媒氏曰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內則云女子十五而笄說曰許嫁也是故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五以及二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則速後是則晚凡人嫁娶或以賢淑或以方類豈但年數而已若必差十年乃爲夫婦是廢賢淑方類苟比年數而已禮何爲然哉則三十而娶二十而嫁說嫁娶之限蓋不得復過此爾故舜年三十無室書稱曰鰥周禮云女子年二十未有嫁者仲春之月奔者不禁奔者不待禮聘因媒請嫁而已矣甯謂禮爲夫之姊妹服長殤年十九至十六如此男不必三十而娶女不必二十而嫁明矣此又士大夫之禮

定王十六年十有八年魯宣公　杞桓公四十六年

公伐杞



定王二十年四年魯成公　杞桓公五十年

杞伯來朝

左傳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將出叔姬先修禮朝魯言其故

定王二十一年崩五年魯成公　杞桓公五十一年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杜出也傳在前年何始歸不書與郯伯姬同

穀梁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

胡傳前書杞伯來朝左氏以爲歸叔姬也此書杞叔姬來歸則出也春秋於內女其歸其出錄之詳者男子居室人之大倫也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

有之而不能爲之擇家與室而夫婦之道苟淫僻之罪多矣王法所重人倫之本錄之詳也爲世戒也

左傳附錄春原屏放諸齊放趙嬰也原同屏季嬰之兄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言已雖淫而能令莊姬護趙氏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已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自告貞伯從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以得放逐爲福祭之之明日而亡爲八年晉殺趙同趙括傳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杜蟲牢鄭地陳留封丘縣北有桐牢何約備疆楚

左傳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爲人辭以子靈之難子靈巫臣也宋公不欲會以新誅子靈爲辭爲明年侵宋傳

胡傳按左氏許靈公愬鄭伯于楚鄭伯如楚訟不勝歸而請成于晉盟于蟲牢鄭服也鄭服則何以書同盟天王崩赴告已及在諸侯之策矣以所聞先後而奔喪禮也而九國諸侯會盟不廢故特書同盟以見其皆不臣春秋惡盟誓于惡之中又有惡焉者此類是也



簡王二年七年魯成公　杞桓公五十三年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杜馬陵衛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馬陵

左傳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氾氾鄭地在襄城縣南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二子鄭大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蟲牢盟在五年莒本屬齊齊服故莒從之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軍藏府也爲九年晉侯見鍾儀張本

胡傳楚人軍旅數起頻年伐鄭以其背已而從諸夏也與莊之欲討徵舒而入陳亦異矣書大夫之名氏書帥師書伐而無貶詞者所謂不待貶絕而罪自見者也晉合八國之君親往救鄭則攘夷狄安中國之師也欲著其善故特書救鄭以美之言救則楚罪益明而鄭能背夷即華善亦著矣前此晉遣上將諸國不與焉此則其君自行而會合諸國則楚人暴横憑陵諸夏之勢益張亦可見矣故盟于馬陵而書同盟者同

病楚也

簡王三年八年魯成公杞桓公五十四年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杜前五年來歸者女既適人雖見出弃猶以成人禮書之終爲杞伯所葬故稱杞叔姬何棄而曰卒者爲下脅杞歸其喪張本文使若尚爲杞夫人

左傳冬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愍其見出來歸故書卒也若更適大夫則不復書卒

簡王四年九年魯成公杞桓公五十五年

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左傳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叔姬已絶于杞魯復强請杞使還取葬杞叔姬卒爲杞故也還爲杞婦故卒



稱杞爲字

逆叔姬爲我也既弃而復逆其喪明爲魯故逆叔姬絶何爲我也本或無

公羊杞伯曷爲來逆叔姬之喪以歸据已棄也內辭也脅而歸之也言以歸者與忿怒執人同辭而不得專其本意知其爲脅也已棄而脅歸其喪悖義恥滋惡重故使若杞伯自來逆之

穀梁傳曰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爲之也

胡傳凡筆於經者皆經邦大訓也杞叔姬一女子爾而四書于策何也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故春秋慎男女之配重大婚之禮以是爲人倫之本也事有大于此者乎男而賢也得淑女以爲配則自家刑國可以移風俗女而賢也得君子以爲歸則承宗廟奉祭祀能化天下以婦道豈曰小補之哉夷考杞叔姬之行雖賢不若宋共姬亦不至如鄫季姬之越禮也杞伯初來朝魯然後出之卒而復逆其喪以歸者豈非叔姬本不應出故魯人得以義責之使復歸葬乎魯在春秋時內女之歸不得其所者有矣聖人詳錄其始卒欲爲後鑒始得有終而無弊也其經世之慮遠矣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



盟于蒲杜蒲衛地在長垣縣西南何不日者已得鄭盟當以備楚而不以罪執之旋使離叛楚緣隙潰莒不能救禍由中國無信故諱爲信辭使若莒潰非盟失信所以甚中國因與下潰日相起

左傳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歸田在前年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馬陵在七年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爲競强也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爲十五年會鍾離傳

胡傳按左氏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

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夫盟非固結之本
也衛獻公言于甯喜求復國喜曰必子鮮在不
然必敗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
無盟夫信在言前者不言而自喻誠在令外者
不令而自行晉初下令于齊反魯衛之侵地而
齊不敢違者以其順也齊既從之魯君親往拜
其賜矣復有二命俾歸諸齊一與一奪信不可
知無惑乎諸侯之解體也晉人不知反求諸己
悖信明義以補前行之愆而又欲刑牲歃血要
質鬼神以禦之是從事于末而不知本矣特書



同盟以罪晉也
簡王十三年　十有八年魯成公　杞桓公六十四年
秋杞伯來朝
左傳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
語之語其德政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爲昏爲平公不徹樂張本
左傳附錄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言所以不克彭城
簡王十四年崩　元年魯襄公　杞桓公六十五年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

杞人次于鄫厥公作屈鄫公作合杜鄫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書次兵不加鄭次鄫
以待晉師何刺欲救宋而后不能也知
不救鄭者時鄭背中國不能救不得刺
左傳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
其郛荀偃不書非元帥敗其徒兵於洧上徒兵步兵洧水出密縣東南至長平入潁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齊魯曹邾杞
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於是孟獻子自鄭先歸不與侵陳楚故不書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爲之援爲韓厥援
胡傳楚人釋君而臣是助事已悖矣晉於是乎
降彭城以魚石等歸遂伐鄭而諸侯次于鄫此



皆放於義而行者也傳書楚子辛救鄭而經不
書者鄭本爲楚以其君之故親集矢於目是以
與楚而不貳也棄中國從蠻夷不能以大義裁
之惟私欲之從則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
救之名經所以削之不言救也
靈王五年　六年魯襄公　杞桓公七十年卒
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何始卒更名曰書葬者新黜未恐便略也
左傳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杞入春秋未嘗書名桓公三與成同盟故赴以名
秋葬杞桓公

靈王九年魯襄公八年　杞孝公三年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
于戲仕伐鄭而書同盟則鄭受盟可知傳言十有二月己亥以長曆推之十二月無己亥經誤
戲鄭地何事連上伐不致者惡公服繆姜喪未踰年而親伐鄭故奪臣子辭
左傳冬十月諸侯伐鄭鄭從楚也庚午季武子齊崔
杼宋皇鄖從荀罃士匄門于鄟門鄟城門也三國從中軍
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
師之梁亦鄭城門三國從上軍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
門二國從下軍杞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二國從新
軍行栗表道樹行如字道也甲戌師于汜衆軍還聚汜鄭地東汜令於
諸侯曰脩器備兵器戰備盛餱糧餱乾食歸老幼示將久師
居疾于虎牢諸侯已取鄭虎牢故使諸軍疾病息其中肆眚圍鄭肆緩
也眚過也不書圍鄭逆服不成圍鄭人恐乃行成與晉成也中行獻
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
無成獻子荀偃也恐楚救鄭鄭復屬之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
師以敝楚人敝罷也吾三分四軍分四軍爲三部與諸侯
之銳以逆來者來者楚也於我未病楚不能矣晉各一動
而楚三來故曰不能猶愈於戰勝聚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
言爭當以謀不可以暴骨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

王之制也艾息也言當從勞心之勞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
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鄭服故言同盟將盟
鄭六卿公子騑子駟公子發子國公子嘉子孔公孫輒
子耳公孫蠆子蟜公孫舍之子展及其大夫門子皆從
鄭伯門子卿之適子晉士莊子爲載書莊子士弱載書盟書曰自
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
異志者有如此盟如違盟之罰公子騑趨進曰天禍
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介猶間也大國不加德音
而亂以要之謂以兵亂之力彊要鄭使其鬼神不獲歆其
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
所底告墊隘猶委頓底至也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
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
亦如之亦如此盟荀偃曰改載書子駟亦以所言載於策故欲改之
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要誓以告神若可改也
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
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
脩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
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
鄭乃盟而還遂兩用載書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
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三門鄟門師之梁北門也癸亥

月五日晉果三分其軍各攻一門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侵鄭以長曆參校上下此年不得有閏月戊寅戊寅是十二月二十日疑閏月當爲門五日五字上與門合爲閏則後學者自然轉曰爲月晉人三番四軍更攻鄭門門各五日晉各一攻鄭三受敵欲以苦之癸亥去戊寅十六日以癸亥始攻攻輒五日凡十五日鄭故不服而去明日戊寅濟于陰阪復侵鄭外邑陰阪洧津次于陰口而還陰口鄭地名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傳言子展能守信

穀梁不異言鄭善得鄭也不致恥不能據鄭也戲盟還而楚伐鄭故恥不能終有鄭

胡傳鄭之見伐於楚子駟欲從楚子展曰小國



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請完守以老楚仗信以待晉其策未爲失也而子駟遂及楚盟於是晉師至矣諸侯伐鄭晉人令於列國修罷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於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荀偃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罃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乃許鄭成同盟于戲夫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知武子明於善陣之法以佐晉悼公屢與諸侯伐鄭楚輒救之而不與之戰楚師遂屈得善勝之道矣故下書蕭魚之會以美之

左傳附錄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沙隨在成十六年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歲星十二歲而一周天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冠成人之服故必冠而後生子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爲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祼謂灌鬯酒也享祭先君也以金石之樂節之以鐘磬爲舉動之節以先君之祧處之



諸侯以始祖之廟爲祧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成公今衛獻公之曾祖從衛所處假鐘磬焉禮也

靈王九年十年魯襄公 杞孝公四年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杜吳子在柤晉以諸侯往會之故曰會吳吳不稱子從所稱也柤楚地

左傳十年春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壽夢吳子乘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大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吳子未至光從東道與東諸侯會遇非本期地故不書會高厚高固子也癸丑月二

十六日　士莊子曰高子相大子以會諸侯將社稷

是衛而皆不敬（厚與光俱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爲十九年齊弒高厚二十五年弒其君光傳）夏四月戊午會于柤（經書春書始行也戊午月一日）

穀梁會又會外之也（五年會于戚不殊會今殊會吳者復夷狄故）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杜齊世子光先至于師爲盟主所尊故在滕上　范齊世子光序滕薛之上蓋驕蹇　此三爲之一）

左傳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

長於滕（大子宜賓之以上卿而今晉悼以一時之宜令在滕侯上故傳從而釋之）



己酉師于牛首（鄭地）

靈王十有一年（魯襄公十年）　杞孝公五年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杜世子光至復在莒于之先故晉悼亦進之　此三爲之二）

左傳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大子光宋向戌先

至于鄭門于東門（傳釋齊大子光所以序莒上也向戌不書宋公在會故）

其莫晉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許之舊國鄭新邑）衛

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

（向地在潁川長社縣東北）右還次于瑣（北行而西爲右還熒陽宛陵縣西有瑣侯）

亭　圍鄭觀兵于南門（觀示也）西濟于濟隧（濟隧水名）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公至自伐鄭（亳公穀作京杜亳城鄭地伐鄭而書同盟鄭與盟可知范盟謀更共伐鄭京城北鄭地）

左傳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

曰不慎必失諸侯（慎敬威儀謹辭令）諸侯道敝而無成

能無貳乎（數伐鄭皆罷於道路）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

蘊年（蘊積年穀而不分災）毋壅利（專山川之利）毋保姦（藏罪人）毋

留慝（速去惡）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獎助也）

或間茲命司愼司盟名山名川（二司天神）羣神羣祀

（羣祀在祀典者）先王先公（先王諸侯之大祖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之比也先公始封



君）七姓十二國之祖（七姓晉魯衛鄭曹滕姬姓邾小邾曹姓宋子姓齊姜姓莒己姓杞姒姓薛任姓實十三國言十二誤也）明神殛之（殛誅也）俾失

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踣斃也）

穀梁不以後致盟後復伐鄭也（傳例曰已伐而盟復伐者則以伐致盟不復伐者則以會致此言不以後致謂會在伐後）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人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杜晉遂尊光鄭服而諸侯會蕭魚鄭地　此三爲之三）

左傳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此夏諸侯皆復來故曰悉師）

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

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二名不書不告)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經書秋史失之)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不相備也)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於諸侯(叔肸叔向也告諸侯亦使赦鄭囚)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言晉討小國有藉手之功則赦其罪人德義如是不敢不承命)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悝觸蠲皆藥師名)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廣車軘車皆兵車名淳耦也)凡兵車百乘(他兵車及廣軘共百乘)歌鍾二肆(肆列也縣鍾十六為一肆二肆三十二枚)及其鎛磬(鎛磬皆樂器)女樂二八(十六人)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在四年)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諧亦和也九合諸侯謂五年會戚又會城棣救陳七年會鄬八年會邢丘九年盟于戲十年會柤又伐鄭戍虎牢十一年同盟亳城北又會蕭魚)請與子樂之(共此樂)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詩小雅也謂諸侯有樂美之德可以鎮撫天子之邦殿鎮也)樂旨君子福祿攸同(攸所也)便蕃左右亦是帥從(便蕃數也言遠人相帥來服從便蕃然在左右)夫



樂以安德(和其心也)義以處之(處位以義)禮以行之(行教令)信以守之(守所行)仁以厲之(厲風俗)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言五德皆備乃為樂非但金石)書曰居安思危(逸書)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規正公)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待遇接納)不能濟河(渡河南服鄭)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司盟之府有賞功之制)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禮大夫有功則賜樂)

國語十二年公伐鄭軍於蕭魚(鄭從楚故伐之軍蕭魚鄭服也)鄭伯嘉來納女工妾三十人女樂二八(嘉鄭僖公子簡公女美女工樂師)歌鍾二肆(歌鍾歌時所奏肆列也)及寶鎛(鎛小鍾也寶鄭所寶)輅車十五乘(輅廣車也車軘車也十五各十五也)公賜魏絳女樂一八歌鍾一肆曰子教寡人和戎翟而正諸華於今八年七合諸侯寡人無不得志請與子共樂之(八年和戎翟後八年也七合諸侯一謂魯襄五年會于戚二謂七年會于鄬三謂八年會于邢丘四謂九年同盟于戲五謂十年會于柤六謂十一年會于亳城北七謂會于蕭魚)魏絳辭曰夫和戎翟臣之幸也八年七合諸侯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謂諸軍帥)臣焉得之(焉得專之)公曰微子寡人無以待戎無以濟河(微無也濟河南服鄭)二三子何勞焉子其受之君子曰能志善

也

公羊此伐鄭也其言會于蕭魚何（據伐鄭常雖今有詳錄之文）蓋鄭與會爾（中國以鄭故三年之中五起兵至是乃服其後無干戈之患二十餘年故喜而詳錄其會起得鄭爲重）

胡傳程氏曰會于蕭魚鄭又服而請會也不書鄭會謂其不可信也而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信鄭不疑禮其囚而歸焉納斥侯禁侵掠遣叔肸告于諸侯而鄭自此不復背晉者二十四年至哉誠之能感人也自悼公能謀於魏絳以息民聽於知武子而不與楚戰故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雖城濮之績不越是矣



杞紀卷十四終

# 杞紀卷十五

## 春秋經傳下

靈王十三年　十有四年（魯襄公）　杞孝公八年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人于向（杜叔老聲伯子也魯使二卿會晉敬事霸國晉人自是輕魯幣而益敬其使故叔老雖介亦列於會也齊崔杼宋華閱衛北宮括在會惰慢不攝故貶稱人蓋欲以督率諸侯獎成霸功也吳來在向諸侯會之故曰會吳向鄭地何月者危刺諸侯委任大夫交會彊夷臣日以强三年之後君若贅旒然）

左傳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前年爲楚所敗）會于向爲吳謀楚故也（謀爲吳伐楚）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吳伐楚喪故以爲不德數而遣之卒不爲伐楚）執莒公子務婁（在會不書非卿）以其通楚使也（莒貳於楚比年伐魯）故將執戎子駒支（駒支戎子名）范宣子親數諸朝（行之所在亦設朝位）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四嶽之後皆姜姓又別爲允姓瓜州地在今燉煌）乃祖吾離被苫蓋（蓋苫之別名）蒙荊棘以來歸我先君（蒙冒也）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腆厚也）與女剖分而食之（中分爲剖）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職主也）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詰朝明旦不使復得與會事）與將執

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蠲明也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四嶽堯時方伯姜姓也裔遠胄後也毋是翦棄翦削也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嘷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不內侵不外叛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在僖三十年於是乎有殽之師在僖三十三年晉禦其上戎亢其下亢猶當也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掎其足也與晉踣之踣僵也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



我諸戎相繼于時言給晉役不曠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意常如殽無中二也豈敢離逷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於會亦無瞢焉瞢悶也賦青蠅而退青蠅詩小雅取其愷悌君子無信讒言宣子辭焉辭謝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成愷悌不信讒也不書者戎爲晉屬不得特達於是子叔齊子爲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齊子叔老字也言晉敬魯使所以並書二卿

胡傳使舉上客而叔老並書者以內卿行則不得不書矣季孫宿以卿爲介而不使之兒叔老介於宿而不敢避盖兩失之雖晉人輕其幣而敬其使於君命使人之體豈爲得哉

左傳附錄吳子諸樊既除喪諸樊吳子乘之長子也乘卒至此春十七月既葬而除喪將立季札札諸樊少弟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曹君公子負芻也殺太子而自立事在成十三年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諸樊適子故曰義嗣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傳言季札之讓且明吳兄弟相傳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杜齊宋大夫不書義與向同

左傳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櫟役在十一年晉侯待于竟使六卿率諸侯之師以進言經所以不稱晉侯及涇不濟諸侯之師不肯渡也涇水出安定朝那縣至京兆高陵縣入渭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詩邶風也義取於深則厲淺則揭言已志在於必濟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

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傳言北宮括所以書於伐秦)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飲毒水故)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棫林秦地)不獲成焉(秦不服)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示不反)唯余馬首是瞻(言進退從己)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欒黶惡偃自專故棄之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中行伯荀偃也莊子魏絳也左史晉大史)莊子曰夫子命從帥(夫子謂荀偃)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以從命爲待也欒黶下軍帥莊子爲佐故曰吾帥)

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軍帥不和[illegible]多爲秦所禽獲)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遷延却退)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欒鍼欒黶弟也二位謂黶將下軍鍼爲戎右)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鞅士匄子)欒黶謂士匄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欒黶汰侈誣逐士鞅也而女也)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惰也(臨事惰慢不脩也仲江宋公孫師之子)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宮括不書於向(亦惰)書於伐秦攝也(能自



攝整從鄭子蟜俱濟涇)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亾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盈黶之子)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武子欒書黶之父也召公奭聽訟於甘棠之下周人思之不害其樹而作勿伐之詩在召南)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爲知言爲之請於晉而復之(爲傳二十一年晉滅欒氏張本)

國語諸侯伐秦及涇莫濟(魯襄十一年晉悼公伐鄭秦人伐晉以救鄭十四年晉使六卿帥諸侯之大夫伐秦至涇水無肯先渡者)晉叔嚮見叔孫穆子曰諸侯謂秦不恭而討之及涇而止於秦何益(何益於伐秦之事)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不知其它(業事也匏有苦葉詩邶風篇名也其詩曰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言其必濟不知其它也)叔嚮退召舟虞與司馬(舟虞掌舟司馬掌兵)曰夫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材讀若裁也不裁於人言不可食也共濟而已佩匏可以度水也)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矣(詩以言志也)具舟除隧不共有法(隧道也共具也舟虞具舟司馬除道法刑也)是行也魯人以莒人先濟諸侯從之(諸侯諸侯之大夫也以用也)

靈王十五年十有六年晉襄公杞孝公十年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杜不書高厚逃歸故也溴水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諸大夫本欲盟高厚高厚逃歸故遂自共盟雞澤會重序諸侯今此間無異事卽上諸侯大夫可知
左傳葬晉悼公平公卽位平公悼公子彪羊舌肸爲傅肸叔向也代士渥濁張君臣爲中軍司馬張老子代其父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爲公族大夫祁奚去中軍尉爲公族大夫去劇職就間官韓襄無忌子也虞丘書爲乘馬御代程鄭改服脩官烝于曲沃旣葬改喪服脩官選賢能曲沃晉祖廟烝冬祭也諸侯五月而葬旣葬卒哭作主然後烝嘗於廟今晉踰月葬作主而烝祭傳言晉將有溴梁之會故速葬警守而下會于溴梁順河東行故曰下命歸侵田諸侯相侵取之田
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歌古詩當使各從義類齊高厚之詩不類齊有二心故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齊爲大國高厚若此知小國必當有從者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自曹以下大夫不書故傳舉小邾以包之



公羊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據蔡丘之盟諸侯皆在有大夫不言大夫盟信在大夫也故書大夫盟不言諸侯之大夫者起信在大夫何言乎信在大夫據上三年戊寅不起偏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爲偏刺天下之大夫據戊寅不刺之君若贅旒然旒旂旒贅繫屬之辭若今俗名就壻爲贅壻矣以旂旒喻者爲下所執持東西旒者其數名禮記玉藻曰天子旒十有二旒諸侯九卿大夫七士五不言諸侯之大夫者明所刺者非但會上大夫并偏刺天下之大夫不殊內大夫者欲一其文見惡同也至此所以偏刺之者蕭魚之會服鄭最難諸侯勞倦不肯復出而大夫常行三委于臣而君遂失權大夫故得信在故孔子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不重出地者與二年雞澤大夫盟同義
穀梁溴梁之會諸侯失正矣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



胡傳牡丘之會諸侯旣次于匡則書曰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雞澤之會諸侯旣盟而陳侯使袁僑如會則書曰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今溴梁之會諸侯皆在是若欲使大夫盟者則宜書晉卿及諸侯之大夫盟可也而獨書大夫何也諸侯失政大夫皆不臣也十二年春正月會于向十有四國之大夫也夏四月會伐秦十有三國之大夫也冬會于戚七國之大夫也此三會皆國之大事也而使大夫皆專之而諸侯皆不與焉是列國之君不自

爲政弗躬弗親禮樂征伐已自大夫出矣况悼公既没晉平初立無先公之明也君若贅旒而大夫張亦宜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善惡積於至微而不可掩常情忽於未兆而不預謀荀偃怒大夫盟而晉請公廢趙籍韓虔魏斯爲諸侯之勢見矣有國者謹於禮而不敢忽此春秋以待後世之意也

靈王十七年　十有八年（魯襄公）　杞孝公十二年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杜齊數行不義諸侯同心俱圍之）

左傳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厲公獻子所弒者）公以戈擊之首隊于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皋（梗陽晉邑在太原晉陽縣南皋巫名也夢并見之）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亦夢見獻子與厲公訟）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于東方則可以逞（巫知獻子有死徵故勸使快意伐齊）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瑴（雙玉曰瑴）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環齊靈公名負依也）弃好背盟陵虐神主（神主民也謂數伐魯淩民人）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彪晉平公名稱臣者明上有天子以謙告神曾臣猶末臣）其官臣偃實先後之（守官之臣偃獻子名）苟捷有功無作神羞（羞恥也）官臣偃無敢復濟（偃信巫言故以死自誓）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

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溴梁之言同伐齊（溴梁在十六年盟曰同討不庭）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平陰城在齊北盧縣東北其城南有防防有門于門外作塹橫行廣一里故經書圍）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謂防門不足爲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析文子齊大夫子家）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



弗能久矣（不能久敵晉）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巫山在盧縣東北）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斥侯也疏建旌旆以爲陳示衆也）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僞以衣服爲人形也建旆以先驅）輿曳柴而從之（以揚塵）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脫不張旗幟）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烏烏得空營故樂也）邢伯告中行伯（邢伯晉大夫邢侯也中行伯獻子）曰有班馬之聲（夜遁馬不相見故鳴班别也）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

此衛所欲守險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奄人殿師故以爲辱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于隘以塞道根二子故塞其道欲使晉得之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脰頸也曰止將爲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不止復欲射兩矢中央顧曰爲私誓州綽曰有如日言必不殺汝明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反縛也其右具丙州綽之右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衿甲不解甲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險固城守者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在平陰城東南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欒黶死其子盈位下軍平陰西有邿山趙武韓



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荻秦周魯大夫趙武及之共伐荻也雍門齊城門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殺犬示閑暇孟莊子斬其櫄以爲公琴莊子孺子速也櫄木名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二子晉大夫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齊西門州綽門于東閭齊東門左驂迫還于門中以枚數闔枚馬檛也闔門扇也數其板示不恐齊侯駕將走郵棠郵棠齊邑大子與郭榮扣馬大子光也榮齊大夫曰師速而疾略也言欲略行其地無久攻意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

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大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濰水在東莞東北至北海都昌縣入海沂水出東莞蓋縣至下邳入泗

穀梁非圍而曰圍據實伐齊有大焉亦有病焉齊若無罪諸侯豈得同病之乎非大而足同焉齊非大國諸侯豈足同共圍之與諸侯同罪之也亦病矣諸侯同罪大國是不量力必爲大國所讐則亦病矣

胡傳凡侵伐圍入未有書同者而獨於此書同圍齊何也齊環背盟棄好陵虐神主肆其暴橫數伐鄰國覩加兵於魯則可見矣諸侯所共惡



疾固同心而圍之也同心圍齊其以伐致何也見齊環無道宜得惡疾大諸侯之伐而免其圍齊之罪辭也春秋於此有沮橫逆抑强暴之意孟子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自作孼不可逭其齊侯環之謂矣尚誰懟哉

靈王十九年　二十年魯襄公　杞孝公十四年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杜澶淵在頓丘縣南今名繁汙此衛地又近戚田范澶淵衛地

左傳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齊與晉平

靈王二十一年 二十有二年魯襄公 杞孝公十六年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邾子下公穀有滕子

左傳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晉知欒盈在齊故復錮也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爲明年齊伐晉傳

胡傳按左氏會于商任錮欒氏也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古者大夫去國君不掃其社稷不係纍其子弟不收其田邑使人導之出疆又先之于其所往勑五典厚人倫也今晉不念欒氏世勳而逐盈又將搏執之而命諸侯無得納焉則亦過也楚逐申公巫臣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楚子曰止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于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其賢于商任沙隨之謀遠矣



靈王二十二年 二十有三年魯襄公 杞孝公十七年卒

三月乙巳杞伯匄卒杜五同盟

左傳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悼夫人晉平公母杞孝公姊妹平公不徹樂非禮也徹去也禮爲鄰國闕禮諸侯絕期故以鄰國責之

葬杞孝公

齊侯襲莒杜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因伐晉還襲莒不言遂者間有事

左傳齊侯還自晉不入不入國遂襲莒門于且于且于莒邑傷股而退齊侯傷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壽舒莒地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二子齊大夫且于隧狹路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蒲侯氏近莒之邑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欲以盟要二子無致死戰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華周即華還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杞梁即杞殖莒人行成勝大國盖懼故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于郊梁戰死妻行迎喪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言若有罪不足弔若免于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婦人無外事故下猶賤也齊侯弔諸其室傳善婦人有禮



靈王二十三年 二十有四年魯襄公 杞文公益姑元年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公作陳儀後同

左傳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晉合諸侯以報前年見伐

靈王二十七年崩 二十有八年魯襄公 杞文公五年

春無冰杜前年知其再失閏頓置兩閏以應天正故此年正月建子得以無冰爲災而書何

豹猲爲政之所致
左傳附錄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
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陳侯蔡侯胡子沈子楚屬也宋盟曰晉楚之從交相見故朝晉燕國今薊縣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
與盟何爲於晉以宋盟釋齊秦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
也事大國當先從其政事而後薦賄以副己心小事大未獲事焉從
之如志禮也言當從大國請事以順其志雖不與盟敢叛晉
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重丘盟在二十五年
景王元年二十九年魯襄公杞文公六年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



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儀公作齊莒人下公穀有邾人杜公孫段伯石也三十年伯有死乃命爲卿今蓋以攝卿行何書者杞昔微善能成王者後
左傳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治理其地修其城六月知
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
大叔與伯石往大叔不書不親事子大叔見大叔文子
文子衛大叔儀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
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
周宗諸姬也夏肄杞肄餘也屏城也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
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

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詩小雅言王者和協近親則昏姻甚歸附
也晉不鄰矣其誰云之云猶旋旋歸之齊高子容與宋
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子容高止也司徒華定也知伯荀盈也女齊司
馬侯也相禮侍威儀也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
將不免子容專專自是也司徒侈皆亾家之主也知
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速及禍也侈將以其力斃
力盡而自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爲此秋高止出奔燕昭二十年華定出奔陳
穀梁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
足以滿城以自守也杞危而不能自守故諸侯



之大夫相率以城之此變之正也諸侯微弱政由大夫大夫能同恤災危故曰變之正
胡傳晉平公杞出也故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
古之建國立家者必親九族然有父族而後及
母族有母族而後及妻族此葛藟之詩所爲次
也晉主夏盟令行中國平公不能修文襄悼公
之業尊奬王室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屏輕棄
諸姬可謂知本乎平王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
于母家周人怨思焉揚之水所以降爲國風不
得列于雅也城杞之役亦不待貶絕而可以見

矣
晉侯使士鞅來聘
左傳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謝魯爲杞城公享之展
莊叔執幣公將酬賓以射者三耦二人爲耦公臣不足取
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爲一耦公臣公巫召
伯仲顏莊叔爲一耦鄫鼓父黨叔爲一耦言公室卑微公臣不能備於三耦
杞子來盟杜杞復稱子用夷禮也何氏稱子者微弱不能自城危社稷宗廟當生善諸侯城之復取者諸城自閔而城之非杞能以善道致諸侯范杞復稱子蓋時王所黜
左傳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使魯歸前侵杞田所歸少故不書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慍曰齊也取貨夫人平公母杞女也謂叔侯取貨於魯故不盡歸杞田先君若有知也不尚
取之不尚叔侯之取貨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
揚韓魏皆姬姓也八國皆晉所滅焦在陝縣揚屬平陽郡晉是以
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武公獻公
獻公晉始盛之君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行夷禮
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
有焉何有盡歸之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
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書魯朝聘府無虛月
無月不受魯貢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



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言先君母寧怪夫人之所爲無用責我
杞文公來盟魯歸其田故來盟書曰子賤之也賤其用夷禮
景王二年三十年魯襄公　杞文公七年
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罷公作頗何月者公數如晉希見答今見聘故喜錄之范聘例時此聘月之何也泰曰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傳曰書王以正與夷之卒然則善有所明皆須王以正之書王必上繫于春下統于月此書王以治蔡般弑父之罪爾非以錄薳罷之聘
左傳附錄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
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
知所成駟氏子皙也良氏伯有也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
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愎愎很也
子皙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
惡也惡至無日矣爲此年秋良宵出奔傳二月癸未晉悼
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輿衆也城杞在往年絳縣人或年
長矣無子而往與于食以無子息故自役亦自往受享有與
疑年使之年將有所與見其年老疑其年使言其年曰臣小人也
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
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所稱正月謂夏正月也三分六甲之一得甲子甲戌盡癸未吏走問諸朝皆不知故問之師曠曰魯

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在文十一年）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叔孫僑如叔孫豹皆取長狄名）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史趙晉大史亥字二畫在上并三六爲身如算之六）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下亥上二畫豎置身旁）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文伯士弱之子）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趙武屬）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由用也）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爲政辭以



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復陶主衣服之官）以爲絳縣師（縣師掌地域辨其夫家人民）而廢其輿尉（以役孤老故）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媮薄也）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伯瑕士文伯）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傳言晉所以強不失諸侯且明歷也）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駟良爭故）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已也（鄭伯微弱不能制其臣下君臣詘盟故曰亂未已）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杜會未有言其事者此言宋災故以惡宋人不克己自責而出會求財）

左傳爲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佗北宮括之子）鄭罕虎（虎子皮）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棄不信之不可也如是（寵謂族也）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詩大雅言文王所以能上接天下接人動順帝者唯以信）又曰淑慎爾止無載



爾僞不信之謂也（逸詩也言當善慎舉止無載行詐僞）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傳云既而無歸所以釋諸侯大夫之不書也又云宋災故尤之所以釋向戌之并貶也戌爲正卿淡致火災燒殺其夫人未聞克己之意而以求財合諸侯故與不歸財者同文）不書魯大夫諱之也（向戌既以災求財諸大夫許而不歸客主皆貶君子以尊尊之義也君親有隱故略不書魯大夫以示例）

公羊宋災故者何諸侯會于澶淵凡爲宋災故也會未有言其所爲者此言所爲何錄伯姬也（重錄伯姬之賢爲諸侯所閔憂）諸侯相聚（聚聚斂也相聚斂財物）而更送之所喪（更復也如今俗名解浣衣復之爲更衣）曰死者不可復生爾

財復矣復者如故昔諸侯共償復其所喪此大事也曷爲使微
者據詳錄所爲故卿也卿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據善事也
卿不得憂諸侯也昔雖名諸侯使之恩實從卿發故貶起其事明大夫之義
得憂內不得憂外所以抑臣道也宋憂內并貶者非救危亡禁作亂也
穀梁會不言其所爲其曰宋災故何也不言災
故則無以見其善也其曰人何也救災以衆何
救焉更宋之所喪財也償其所喪財故雖不及災時而猶曰救災澶
淵之會中國不侵伐夷狄夷狄不入中國無侵
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
胡傳春秋大法君弑而賊不討則不書葬況世



子之於君父乎蔡景公何以獨書葬遍刺天下
之諸侯也葬送之禮在春秋時視人情之疎密
而爲之者也有嘗同盟卒而不赴者有雖同姓
赴而不會者則以哀死而致禭爲輕弔生而歸
賻爲重必矣今蔡世子般弑其君藏在諸侯之
策而往會其葬是恩義情禮之篤於世子般不
以爲賊而討之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中國之
所以貴於夷狄以其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耳
世子弑君是夷狄禽戰之不若也而不知討豈
不廢人倫滅天理乎故春秋大法君弑賊不討

則不書葬而蔡景公特書葬者聖人深痛其所
爲遍刺天下之諸侯也曾隱宋殤之賊不討則
不書葬蔡景公賊亦不討而特書葬猶閔僖二
公不承國於先君則不書即位桓宣篡弑以立
而反書之也何以知聖人罪諸侯之意如此乎
以下文書會于澶淵宋災故而貶其大夫則知
之矣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列會亦衆而未有言
其所爲者此獨言其所爲何遍刺天下之大夫
也大夫以智帥人者也智者無不知當務之爲
急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



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蔡世子般弑其君天
下之大變人理所不容也則會其葬而不討宋
國有災小事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更宋之所
喪而歸其財則可謂知務乎陳恒弑簡公孔子
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者
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之三子告
不可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叔孫
豹晉趙武而下皆諸侯上卿執國之政者也三
綱國政之本至於淪絕無父與君是禽獸也禽
獸逼人雖得天下弗能一朝處矣昔者伯禹過

門而不入放龍蛇也周公坐而使且驅猛獸也今世子弑君三綱淪絶禽獸逼人則與之同羣而不恤有國者不戒於火自亡其財苟其來告弔之可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駐于澶淵而謀更其所喪尚爲知類也乎夫蔡之亂其猶人身有心腹之疾而宋之災譬諸桐梓與雞犬也謀宋災而不恤蔡之亂奚啻於養桐梓求雞犬不顧其身有腹心危疾而不知療者哉以爲末之察也可謂不智苟察此而不謀則亦不仁矣是故諸國之大夫貶而稱人魯卿諱而不書又特



言會之所爲以垂戒後世其欲人之自別於禽獸之害也可謂深切著明矣或曰夫穆叔趙孟向戌子皮皆諸侯之良也而所謀若是何也世衰道微邪說交作以利害謀國家而不知本於仁義也久矣是以至此極孔子所爲懼春秋所以作乎

左傳附錄鄭子皮授子產政伯有死子皮知政以子產賢故讓之辭曰國小而偪偪近大國族大寵多不可爲也爲猶治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言在治政小能事大國乃寬爲大所恤故也子產爲政有事

伯石賂與之邑伯石公孫段有事欲使之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言鄭大夫共憂鄭國事何爲獨賂之子產曰無欲實難言人不能無欲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言成猶在我非在他也何愛於邑邑將焉往言猶在國子大叔曰若四國何恐爲四鄰所笑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言賂以邑欲爲和順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鄭國史書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先和大族而後國家安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要其成也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卒終也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爲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請大史更命已復命之又辭如是



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爲人也惡其虛偽使次已位畏其作亂故寵之子產使都鄙有章國都及邊鄙車服尊卑各有分部上下有服公卿大夫服不相踰田有封洫封疆也洫溝也廬井有伍廬舍也九夫爲井使五家相保大人之忠儉者謂卿大夫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因其有罪而斃踣之豐卷將祭請田焉田獵也弗許曰唯君用鮮鮮野獸衆給而已衆臣祭以芻豢爲足子張怒子張豐卷退而徵役召兵欲攻子產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請於公不沒入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田里所收入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

褚之褚畜也奢侈者畏法故畜藏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
產吾其與之並畔為疇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
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殖生也子產而死
誰其嗣之嗣續也傳言鄭所以興

景王六年魯昭公九年杞文公十四年卒
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杜再同盟何不日者行微弱故略之上城杞已從彼卒略之者入所見世責小國詳始錄內行也諸侯內行小失不可勝書故於終略責之見其義
左傳六年春王正月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
魯怨杞因晉取其田而今不廢喪紀故禮之
葬杞文公

景王七年魯昭公十年杞平公郁釐元年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何是後楚滅陳蔡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左傳附錄晉人來治杞田前女叔侯不盡歸今公適楚晉人恨故復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成孟氏邑本杞田謝息為孟孫
守不可謝息僖子家臣曰人有言曰雖有挈瓶之知守
不假器禮也挈瓶汲者喻小知為人守器猶知不以借人夫子從君
而守臣喪邑夫子謂孟僖子從公如楚雖吾子亦有猜焉言季孫亦將疑我不忠
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言晉罪君之在楚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
不如與之閒晉而取諸杞晉侯閒隙可復伐杞取之吾與子



桃魯國卞縣東南有桃虛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
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
柞萊柞二山乃遷于桃謝息遷也晉人為杞取成不書非公命
楚子享公于新臺章華臺也使長鬣者相鬣鬚也欲光夸魯侯
好以大屈宴好之賄大屈弓名既而悔之薳啓彊聞之見
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
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
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言齊晉越將伐魯而取之
傳言楚靈不信所以不終

景王十年魯昭公十三年杞平公四年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杜三月而葬速范婼如晉而月者為葬晉平公起
左傳九月叔孫婼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
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
人如晉葬平公也經不書諸侯大夫者非盟會鄭子皮將以
幣行見新君之贄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載幣用車百乘
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行用也不行必
盡用之不得見新君將自費用盡幾千人而國不亾言千人之費不可數
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
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

之事畢矣（送葬禮畢）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既葬未卒哭故猶服斬衰）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言不患不知患不能行）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言已由子産之戒既知其不可而遂行之是我之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書逸）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欲因喪以慶新君故縱而行之不能自勝）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高彊子良）昭子語諸大夫曰爲人子不可不愼也哉昔慶封亾子尾多受邑而稍



致諸君君以爲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在公宮被疾）輦而歸君親推之（推其車而送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爲令德其子復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愼也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夫人謂子尾曠空也）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詩小雅言禍亂不在他正當已身以喻高彊身自取此禍）

（景王十四年）十有一年（魯昭公）杞平公五年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公作屈銀杜厥慭地闕）

左傳楚師在蔡（向四月之師）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物事也）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爲盟主而不恤亾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慭謀救蔡也（不書救蔡不果救）鄭子皮將行子産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盈楚惡）楚必亾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元年楚子弒君而立歲在大梁後三年十三歲歲星周復於大梁）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狐父晉大夫）

胡傳按左氏楚師在蔡晉荀吳曰不能救陳又不救蔡物無以親已爲盟主而不恤亾國將焉



用之會于厥慭謀救蔡也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文十五年晉靈公帥八國之諸侯盟于扈春秋畧而不序者謀伐齊而不克定其亂也襄公三十年叔孫㬥會十二國之大夫于澶淵諸國之大夫皆稱人魯卿諱而不書者視蔡亂而不能討其賊也今楚將滅蔡請于楚而弗許晉之不能亦可知矣曷爲諸國猶序而大夫無貶乎扈之盟晉侯受賂弗克而還諸侯略而不序亾義利之分也澶淵之會謀救宋災而不討蔡罪大夫貶而稱人魯卿諱而不書失重輕之别也

亾義利之分爲不仁失重輕之别爲不智今晉與諸侯心欲救蔡而力弗加焉則無惡也凡此見春秋明義利審重輕以恕待人而不求其備矣

左傳附錄單子會韓宣子于戚單子單成公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著定朝內列位常處謂之表著會有表有會設表以爲位衣有襘帶有結襘領會結帶結也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襘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爲王官伯而命事



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貌正曰共言順曰從無守氣矣爲此年冬單子卒起本

景王十六年十有三年魯昭公杞平公七年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社平丘在陳留長垣縣西南何不舉重者起諸侯欲討棄疾故詳錄之

左傳晉成虒祁在八年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賤其奢也爲取郠故取郠在十年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知晉德薄欲以威服之乃並徵會

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下邳有良城縣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辭不會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三十萬人羊舌鮒攝司馬鮒叔向弟也攝兼官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産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産以幄幕九張行幄幕軍旅之帳子大叔以四十旣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亦九張也傳言子産之適宜大叔之從善次于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欲使衛患之而致貨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屠伯衛大夫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屋宇之下喻近也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請止之叔向受



羹反錦受羹示不逆其意且非貨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瀆數也亦將及矣禍將及爲此役也役事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禁芻蕘者

胡傳按左氏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齊侯往朝于晉燕而投壺曰寡人中此與君代興晉人知其亦將貳也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遂合諸侯于平丘方是時楚人縣橫陵蔑中華在宋之盟爭晉先歃及虢之會仍讀舊書遂召諸侯爲申之舉遷賴於鄢縣陳滅蔡此乃敵國外

患臨淩履薄恐懼省戒之時其君當倚於法家拂士以德修國政其臣當急於責難陳善以禮格君心內結夏盟外攘夷狄復悼公之業若弗暇也今乃施施然安於不競無憤恥自强之志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及諸侯皆貳顧欲示威徵會而以兵車耀之不亦末乎春秋之法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貴事之預恥以苟成而不要諸道者也是以淩惡此會如下文所貶云明其義者然後知仲尼作經於一臺囿之築一宮室門觀之作必謹而書以重民力其弭亂持危固結人心之慮遠矣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杜書同齊服故何不言劉子及諸侯者間無異事可知矣

左傳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 有貳心故 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 獻公王卿士劉子 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 底致也 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 董督也庸功也詩之有辭故功多也 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天子大夫稱老元戎戎車在前者啓開也行道也 遲速唯君 欲佐晉討齊 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



今君弗利寡君以爲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 託用命以拒晉 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 業貢賦之業 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 須禮而有次序 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 禮須威嚴而後共 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 威須昭告神明而後信義著 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 信義不明則棄威不威棄禮無禮無經無經無業故百事不成 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 志識也歲聘以修其職業 間朝以講禮 三年而一朝正班爵之義率長幼之序 再朝而會以示威 六年而一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 再會而盟以顯昭明 十二年而一盟所以昭信義也凡八聘四朝再會王一巡守盟于方嶽之下 志業於好 聘也 講禮於等 朝也 示威于衆 會也 昭明於神 盟也 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 依先王先公舊禮主諸侯盟 懼有不治奉承齊犧 齊盟之犧牲 而布諸君求終事也 終竟也 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 間隙也 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 習戰 建而不旆 建立旌旗不曳其旆旆游也 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 君將戰則旆故曳旆以恐之 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

我幾亾矣自昭公即位邾魯同好又不朝夕伐莒無故怨怨晉人信之所謂讒慝弘多我之不共魯故之以不共晉共以魯故也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託謙辭以絕魯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蠻夷謂邾莒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僨仆也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棄猶忘也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四國近魯數以小事相怨鄫已滅其民猶

杞紀卷十五

存故并以恐魯以討魯罪閒其二憂因南蒯子仲二憂爲閒隙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不敢與盟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經所稱同以令諸侯日中造于除除地爲壇盟會處癸酉退朝先盟朝晉子產命外僕速張于除張幄幕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地已滿也傳言子產每事敏於大叔及盟子產爭承承貢賦之次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位也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公侯地廣故所貢者多卑而貢重者甸服也甸服爲天子畿內共職貢者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言鄭國在甸服外爵列伯子男不應出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

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請息也行理之命行理使人通聘問者無月不至貢之無藝藝法制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亾可待也存亾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瀆易也子產曰晉政多門政不出一家貳偷之不暇何暇討貳不壹偷苟且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不競爭則爲人所侵陵不成爲國

胡傳按左氏晉將尋盟齊人不可叔向曰諸侯有閒矣不可以不示衆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

杞紀卷十五

申復旆諸侯畏之辭諸魯曰寡人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猶必可畏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閒其二憂何求而弗克請君無勤魯人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其書同盟者劉子與盟同懼楚也會與盟同地再言平丘者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美惡焉見行事之深切著明故詞繁而不殺也是盟葢或善之而以爲惡何哉盟雖衰世之事然有定人道之大倫者矣有備天子之明禁者矣有束牲不歃相命而信自喻者

矣有納斥侯禁侵掠誠格而不復叛者矣其次
猶以載書詞命相爭約於大神而不敢越者則
未聞主盟中國奉承齊犧而矜其威力恐廹諸
侯又信蠻夷之訴絕兄弟之歡求逞私憤開其
憂疑如此盟者流及戰國强衆相誇恫疑恐喝
恣行陵暴死者十九積習所致有自來矣春秋
禮義之大宗也會是以為善乎詞繁而不殺則
惡其競力不道為後世監也

敬王二年二十有四年魯昭公　杞平公十八年卒

丁酉杞伯郁釐卒郁公作鬱杜本同盟而赴以名丁酉九月五日有日無月



左傳附錄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
于河禱河求福甲戌津人得諸河上珪自出水陰不佞以
溫人南侵不佞敬王大夫晉以溫人助敬王南侵于朝拘得玉者取
其玉將賣之則為石王定而獻之不佞獻玉與之東
訾喜得玉故與之邑鞏縣西南訾城是也

葬杞平公

敬王四年二十有六年魯昭公　杞悼公二年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杜鄟陵地闕何不月者時諸侯相與約欲納公故丙喜為大信辭

左傳秋盟于鄟陵謀納公也齊侯謀

敬王十年三十有二年魯昭公　杞悼公八年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
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世叔穀作大叔莒人下公有邾婁人穀有邾人杜世叔申世叔儀孫也國參子產之子不書盟時公在外未及告公公已薨何書者疵時善其修廢職有尊尊之意也孔子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言成周者起正居實外之

左傳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
于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成周狹小故請城之天子曰天
降禍於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俾使
也兄弟謂子朝也伯父謂晉侯我一二親暱甥舅不皇啓處於



今十年謂二十三年二師圍郊至于今勤戍五年謂二十八年晉籍秦致諸侯之戍至于今余一人無日忘之念諸侯勞閔閔焉如農夫
之望歲懼以待時閔閔憂貌王憂亂常閔閔冀望安定如農夫之憂飢冀望來歲之將熟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
憂肆展放也二文謂文侯仇文公重耳弛猶解也徼文武之福以固盟
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
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作成周遷殷民以為京師之東都所以崇文王之德今我欲徼福假靈於成王修成周之
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
蝥賊喻災害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

人無徵怨于百姓徵召也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庸功也先王之靈以爲大功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云欲罷戍而城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伯音韓不信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于諸侯遲速衰序衰差也序次也於是焉在在周所命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尋平丘盟魏子南面居君位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彪傒衛大夫詩曰



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詩大雅戒王者言當敬畏天之譴怒不可遊戲逸豫驅馳自恣渝變也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巳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計所當城之丈數也揣高卑度高曰揣度厚薄仞溝洫度深曰仞物土方議遠邇物相也相取土之方而遠近之宜量事期知事幾時畢計徒庸知用幾功慮材用知費幾材用書餱糧知用幾糧食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付所當城尺丈書以授帥帥諸侯之大夫而效諸劉子效致也韓簡子臨之以爲成命臨履其事以命諸侯

經所以不書魏舒

穀梁天子微諸侯不享覲享獻也覲見也言天子微弱四方諸侯不復貢獻又無朝覲之禮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祭謂郊上帝號謂稱王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

胡傳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今至於城王都可以不書乎不曰城京師而曰城成周者京師衆大之稱成周地名也與列國等矣

敬王十四年 四年魯定公 杞悼公十二年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杜於召陵先行會禮入楚竟故書侵何月而不舉重者楚以一裘之故拘蔡昭公數年然後歸之諸侯雖然侵之會同最盛故善錄其行義兵也拘



不書者惡蔡侯各一裘而見拘執故匹夫之執歸不書者從執例

左傳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潁川縣謀伐楚也文公王官伯也晉人假王命以討楚之久留蔡侯故曰文公合諸侯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于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中山鮮虞棄盟取怨無損於楚晉楚同盟伐之爲取怨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晉敗楚取方城在襄十六年祗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析羽爲旌王者遊車之所建鄭私有之因謂之羽旄借觀之明日或旆以會或旆者也繼旐曰旆令賤人建

其旆䟦以從晉於是乎失諸侯傳言晉無禮會示卑鄭所以遂弱

胡傳按左氏傳書伐而經書侵楚者楚爲無道憑陵諸夏爲一裘一馬拘唐蔡二君三年而後遣蔡侯既歸請師於晉晉人請命于周大合諸侯天子之元老在焉若能暴明其罪恭行天討庶幾哉王者之師齊桓晉文之功彌矣有荀寅者求貨於蔡侯弗得遂辭蔡人晉由是失諸侯無功而還書曰侵楚陋之也

杞伯成卒於會成公作成何不日與盟同日

葬杞悼公



敬王三[十]八年魯哀十三年公 杞僖公十九年卒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杜未同盟而赴以名

敬王三[十]九年魯哀十四年公 杞閔公維元年

春王二月葬杞僖公杜三月而葬速

杞紀卷十五終

# 杞紀卷十六

## 經傳別解上

隱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爲弒君月也春秋本例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杞在周爲三恪周之盛時擁上公之爵天子有祭膰焉有喪拜焉明王不作方伯連帥之職不修莒蕞爾東夷而敢稱兵扼之以掠奪其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自周之晩諸侯以彊暴相侵力不敵者則爲其吞噬千八百國至於春秋纔七十餘國耳于䢒言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今大國數圻若非侵小何以致此以大侵小固其勢也而莒何恃哉自入春秋首加兵於向天下無敢誰何者僻處海上時出而摶噬井蛙横行自以爲無敵矣於是扼杞之弱稱兵而攘其封邑聖人其何以容之春秋之初三見於經而兩人之以其近於東夷夷之也至桓十二年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而後釋今日之憾然牟婁之邑卒爲莒有至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來奔則牟婁又轉而之魯杞侯不特不能復其侵疆而遷徙畏避之者不一於以知杞之果不足證也徒守夏時何益於保邦哉春秋經筌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陳氏傳曰外取邑不書從公穀例自隱以前則書之曷爲自隱以前則書之春秋之初猶以取邑爲重也據傳自桓十四年宋以諸侯伐鄭取牛首而後皆不書　趙氏春秋集傳

四年壬戌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趙子曰凡力得之曰取莒東夷敢伐之取之至曲池之盟魯侯方與之平然牟婁爲莒有後牟夷以邑奔魯又轉而歸魯矣讀春秋編

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　或問莒人伐杞取牟婁何以言伐又言取曰有言伐而不言取者伐之而



不取也如鄭人伐衛之類是也有言取而不言伐者取之非以其伐之也取濟西田汶陽田是也有先書伐書圍而後書取者伐之圍之而後取之也宋人伐鄭圍長葛而後書宋人取長葛是也然春初之會外之取邑如取牟婁取長葛則書之自隱以後則外取邑不書矣蓋春秋之初猶以取邑爲重於後則不勝書矣子產曰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今大國已數圻矣若非侵小何以至焉由此言之則春秋之際其取人邑者多矣聖人安能盡書之邪蓋亦有書之者矣非有故不書呂氏春秋或問

桓二年秋七月杞侯來朝亦譏始朝桓也詳具經解　春秋本例

秋七月杞侯來朝　程子曰凡杞稱侯者皆當爲紀杞爵非侯文誤也及紀杞大去其國之後杞不復稱侯矣春秋集傳釋義

桓公二年秋七月杞侯來朝　蔡侯鄭伯會于鄧

傳曰始懼楚也春秋後傳

桓二年秋七月杞侯來朝九月入杞則有以見來朝方閱一月而遽興兵以入之也春秋褒貶論

蔡桓侯鄭莊伯會于鄧　九月入杞　外會而公不與故先書二國君而後言會于某地與書公會



某侯某伯不同也鄧小國不稱地而舉國以書夫以三國之君爲此會似乎講禮以通好無何而遂入杞入人之國王法所當誅罪之大者書此以著三國之惡詳聖人所書之文辭相屬而意不斷三國之會爲謀杞也故九月入杞左氏以會於鄧始懼楚也以是年楚始僭王故附會其說以九月入杞爲魯討杞是微者不書主名何不詳所書之旨連上不容贅故不書主名也讀春秋編

九月入杞　左氏傳曰討不敬也杞侯爵也而國貧玉帛之將不能備數又以先代之後恥自貶損

偃然以侯伯成禮而還以是爲不敬也趙氏春秋集傳

九月入杞　又按左氏以前紀侯來朝爲杞侯故附會爲不敬之說事正與僖二十七年杞桓公來朝而公子遂入杞相類得非左氏因此而誤乎不然杞桓公以不共而得貶今杞武公何以不貶也故胡氏不從春秋會通

冬州公如曹　州稱公與祭公同則州必畿內之地河內州縣也左氏乃云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杜氏云城陽淳于縣州國所都昭元年傳云城淳于或云因州公不反國爲杞所幷遂以淳于爲都張氏春秋集註



冬州公如曹　春秋以爵書公者宋公是也以官書公者祭公周公州公虞公是也此皆居王者三公之任者也左氏載隱十一年王取鄔劉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温原絺樊州陘隤懷此皆王畿之地王朝公卿食采之邑也王朝三公食采於州故曰州公而非州國也明矣人臣之位孰如三公之尊固當與國家同其休戚今以王師敗衂于鄭則懼而如曹乎安則保其位危難則逃其君玆其人臣之義哉楚雖國亾得包胥而外援至唐雖兵亂有李勉而朝廷尊國有人焉雖喪敗之餘猶有可振起者今觀州公之事則王室何賴於若人哉宜聖人惡而書之爲萬世人臣之戒也左氏謂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所謂國危者王國爾非州國也淳于州公姓氏也春秋通說

按州國名也孔子書州公如曹左氏又變文淳于公如曹夫公爵也隱五年公羊傳曰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春秋之世有虞公虢公虞姬姓武王克商封虞仲之庶孫以爲虞仲之後此王者之後稱公者也虢



亦姬姓文武之時虢仲虢叔爲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武王克商封仲於虢其後忌父林父皆爲天子之相此天子三公稱公者也然則州國何以公爵周禮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後又以功黜陟之故鄭玄王制注以爲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爵尊國小其州公之謂乎亦何至於度其國危不能自存朝于小弱之曹而不還也其或姜姓出自太公冒其號以自稱不能修道底於滅亾春秋特筆以譏之而非其爵歟山東通志

六年春正月寔來　淳于公自曹來朝記禮者曰

天子曰非佗伯父寔來成二年傳王曰所使來撫予一人而鞏伯寔來今案書州公曰寔來以其不復國而略之也 張氏春秋集註

伯姬歸于杞 存耕趙氏曰伯姬公姊妹也杜預以爲公女誤矣凡公女伯姬叔姬則加以子字如子叔姬之類公姊妹則但稱伯叔如兄弟之辭是年始嫁過時矣愚謂又爲二十七年公會伯姬與伯姬來起文也 春秋本義

伯姬歸于杞 伯姬桓公女也逆不使卿但書歸而已 春秋集傳釋義



伯姬歸于杞 伯姬莊公之妹也不言逆女逆之合乎禮則常事不書 葉氏春秋傳

曰伯姬歸于杞先儒或謂莊公女子何以知其爲桓公女也曰以書法論之則石氏高氏呂氏存耕黃氏諸儒皆謂時君之女必加子字今經不書子既知其爲桓公女矣以春秋之義求之若莊公女則此書之爲無所爲其後書杞伯姬來亦無其義何則父母在歲一歸寧莊公在而女子歸寧則不在所書也以其爲桓公女莊公姊妹今桓公死且二十六年至此始嫁則過時明矣故此書歸與其後書公會杞伯姬于洮有姊妹已嫁兄弟不同席之嫌杞伯姬來有父母死不得歸寧之戒故知其爲桓公女也曰胡氏謂此不書逆女爲天下亂婚禮壞逆非大夫故不書康侯謂逆者非卿名姓不登史策則但書歸以志禮之失者何也曰此穀梁之意而易其說者也使逆非大夫正當書之以見義苟不書之則義與事俱泯世孰知之夫十二公之女不皆書其歸不皆書其逆女者以其得禮爲常事而削之也其失禮非常則書以爲戒故有書逆而不書歸者有書歸而不書逆者亦有書逆書歸而



并書納幣者又有書大夫逆者隨事見義何有定例高氏所爲皆有爲者是也今不書逆女何必別爲義哉常事不書而已矣曰既曰伯姬則莊公姊也子何以莊公姊妹言也曰男女自爲伯仲叔季故不得必其爲莊公姊也 程氏春秋或問

莊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婦人既嫁見兄弟不踰閾而公會伯姬于洮故不月以見譏 春秋本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陳氏傳曰內女爲夫人凡八見於經未有書公會者而會自姬始由是來朝其子由是來求婦伯姬之爲皆未之

前聞也春秋集傳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陸氏曰參譏之公及杞侯伯姬皆失正也張氏春秋集傳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杞伯姬於此年會其父于洮於僖五年朝其子于魯以婦人而行會朝之禮干諸侯之政其唐武韋后安樂公主之徒歟杞伯受制於其婦而莫之遏魯莊聽命於其女而莫之違其唐高中之主歟春秋通說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洮魯地也文姜死矣伯姬不得歸寧故卽洮以爲會會非伯姬之所得爲洮非伯姬之所得會而莊公莫之正蓋文姜會齊侯于禚公不以爲非則公會伯姬于洮宜不以爲過矣會禚而後見夫人如齊師會洮而後見杞伯姬皆公爲之也葉氏春秋傳



二十有七年甲寅公會杞伯姬于洮　二十五年夏莊公以伯姬歸杞至是始朞會杞侯伯姬以敘親好然非禮也故春秋特書參譏之也讀春秋編

會于洮杞伯姬來　或問公穀二傳皆以爲避內難而子以爲莊公女也若莊之女則歸寧不爲過此常事耳經當不書今書公會杞伯姬于洮又書杞伯姬來婦人既嫁不踰竟父母沒則使卿歸寧皆非禮矣此伯姬不可謂之莊公女也伯姬不當來杞侯不當聽公不當會陸淳謂參譏之是也莒慶來逆叔姬左氏以爲莊公女然以宣五年子叔姬攷之則時君之女加子以別之謂叔姬爲莊公女亦非也呂氏春秋或問

冬杞伯姬來　解云卽上二十五年夏伯姬歸于杞者是也非謂此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者杞伯姬自是大夫之妻然則此伯姬是其女洮之伯姬是其姊妹故今得並稱伯矣　註据有來歸春秋公羊傳註疏



冬杞伯姬來　歸寧也春秋會于洮今又歸寧志其來往之數非歲一歸寧之義所以厚男女之別也張氏春秋集註

杞伯來朝　正義曰桓二年杞侯來朝十二年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自爾以來不見經傳從此稱伯終於春秋故云蓋爲時王所黜於時周王當桓莊僖惠不知何王黜之春秋左傳註疏

杞伯來朝　杞爲三恪桓公之篇以侯書今稱伯者國小力微故降爵以自儕於小國杞之自侯而

伯自伯而子蓋浸以微弱也 張氏春秋集註

春秋曰杞伯來朝王者之後稱公杞何以稱伯春秋上黜夏下存周以春秋當新王春秋當新王者奈何曰王者之法必正號絀王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故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是故人之王尚推神農爲九皇而改號軒轅謂之皇帝因存帝顓頊帝嚳帝堯之帝號絀虞而號舜曰帝舜錄五帝以小國下存禹之後於杞存湯之後於宋以方百里爵號



公皆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先王客而朝春秋作新王之事變周之制當正黑統而殷周爲王者之後絀夏改號禹謂之帝錄其後以小國故曰絀夏存周 春秋繁露

杞伯來朝 杞夏之後爲三恪於桓世書侯今書伯自伯而子浸以微矣杜氏謂稱伯爲時王所黜非也蓋自其一時之隆殺而書焉聖人非有心於降等也 讀春秋編

杞伯姬來朝其子 高抑崇曰先王之制諸侯未冠而即位謂之童子侯童子侯不朝不可以成人之禮接也伯姬歸杞方十三年其子如之何而勝朝之乎 春秋集傳

杞伯姬來朝其子 伯姬來寧成風也其子十歲隨母以來朝公也杞伯在其子幼而令行朝禮失正也春秋書以參譏之也 讀春秋編

魯僖公十三年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爲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 左氏始末

三十九年淮夷病杞公會諸侯于鹹以謀杞四十年公及諸侯城緣陵以封杞 古史



僖公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杞邑 諸侯不序必一事而再見者也此非向之諸侯也則其曰諸侯城之何不言諸侯則無以見其爲一事也城邢城楚丘城緣陵是齊桓公所以存三亾國也城邢之師齊與二國城楚丘者魯人以伯令赴功而已於是王室有戎難淮夷且病杞桓公爲合七國之君以謀之然後致戍於周明年乃城緣陵而遷杞焉諸侯之懈桓德之衰也故君目臣凡以見之曰諸侯者總衆國之辭也凡城築必伯者存亾國而後月 據元年邢二年楚丘 於是亦不月以略之 趙氏春秋集傳

魯僖公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緣陵者何杞之邑也曷爲城之封杞也曷爲不曰城杞不與封杞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亾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然則杞孰亾之蓋淮夷亾之自是封于緣陵諸侯何以不序不足序也 春秋劉氏傳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趙氏曰此即上會鹹之諸侯不列序者前目後凡耳 春秋本義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說春秋者城邢之役役不稱齊侯城衛楚丘不書諸侯城杞緣陵不序諸侯蓋惡齊侯之專封也不知齊桓以覇自命禮樂征伐悉出其手何者非專而奚獨於封國專之耶春秋又豈容恕其他事之專而獨罪其專封哉蓋齊桓之專制自是終身之罪然其行事之非又有出於專制之外者春秋並著之以垂戒焉不特罪其專而已以城楚丘爲封衛先儒之說誤矣其書於春秋者城邢城緣陵爾邢之城以緩書緣陵之城以有闕書明緩而有闕不得爲愛人救物之誠者也城緣陵不序諸侯者即會鹹之諸侯城之故不復序也 春秋通說

緣陵 緣陵杞邑也桓公之城何爲也淮夷病而杞告急是故桓城之以遷杞也若是則功利之在杞也大且博矣聖人畧之者豈以杞患不當恤而功利不足多與君子曰救患分災之義桓固知之矣有命無咎之義桓豈知之歟桓苟知此則將班渙汗於天子而尊君之義明矣功利之偉將不與召虎比與若之何命未稟於王朝功擅興於小國城郭之築固以備淮夷恣納之危而名義之悖奚以昭人臣尊主之忠功利固足以駭天下之稱而道義又誠天下之所不與也聖人以道義望天下故於是役而畧之者所以伸道義也貴王賤伯之意何如哉 春秋全意



春秋釐公十二年日有食之劉向以爲是時莒滅杞釐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公羊傳曰曷爲城杞滅之孰滅之蓋徐莒也如中壘所釋當以公羊爲本爾然則公羊所說不如左氏之詳左氏襄公二十九年晋平公時杞尚在 史通訓故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註明本非伯乃公也 解

云正以一等貶之明是王者之後本非伯爾莊二十七年杞伯來朝之時所以不稱侯正欲此處以一等貶之故彼不稱侯也聖人子孫有誅無絕者若其有過但當誅責不合絕去其爵是以雖微弱見貶仍但從伯至子不失其爵矣 春秋公羊傳註疏

僖公二十三年杞子卒 左氏云杞夷也杜云仲尼以文貶之非也仲尼作春秋雖以文褒貶乎猶不擅進退諸侯也諸侯之惡有甚於杞者仲尼無所貶蓋不以匹夫侵天子之事豈若是顛之亂名實哉 春秋權衡



杞子卒論者以杞子爲春秋貶之也是不然春秋謹名名正則言順言順則事成事成則禮樂興禮樂興則刑罰中今出爵分土以善惡爲升降者此天子之任也而春秋得專之則名亂矣亂名改制且不免於誅何足以爲春秋故春秋之所貴者名實不遷而是非之理正乃所以爲不可及也 劉氏春秋意林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杞本公爵又改伯又改稱爲子以國弱而自改也諸家謂從夷而降之臆說也陳蔡鄭嘗從楚矣未嘗降之則知自改明矣朱

子曰杞初稱伯已而稱子蓋其土地極小賦不多故寧甘心乃自爲子男之國而其朝覲貢賦率以子男之禮從事聖人因其實而書之非貶也 春秋集傳釋義

二十七年春杞子來朝 解云杞本公爵但春秋欲新周故宋而黜之稱伯即莊二十七年冬杞伯來朝是也至二十三年經書杞子卒者但以微弱爲徐莒所脅不能死位故以其一等貶之見聖人子孫有誅無絕而已 春秋公羊傳註疏

僖二十七年秋八月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是年杞子



來朝夫春接其君秋入其國以內爲過矣故加日以見譏 春秋本例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高氏曰弱國既來朝而用師以報之杞魯乃舅甥之國而伯姬在焉魯人不義甚矣 春秋本義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張氏曰人方來朝而帥師入之以怨報德此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者也

秋杞伯姬來公子遂如齊 張氏曰杞伯姬來而入杞之怨釋公子遂如齊而取穀之憾解中國貴於伯權之立如此此可以觀邵子功之首者矣 春

秋會通

秋杞伯姬來　杜氏曰伯姬莊公女葉氏曰父母没矣伯姬不得來而來也義又見莊二十七年杞伯姬來春秋本義

秋杞伯姬來　去年魯公子遂帥師入杞今年杞伯姬來伯姬莊公女也二十五年歸杞今其來寧成風也志入杞之怨釋也晉文伯權之立諸侯弛兵而遂修族姻鄰國之好也讀春秋編

冬杞伯姬來求婦　昔杞伯姬來朝其子是子未爲君而挾之以朝也今杞伯姬來求婦是婚非使



幣而苟焉以成也其悖禮甚矣春秋通說

冬杞伯姬來求婦　易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無攸利柔乘剛也杞伯姬以求婦而踰竟是杞伯之不能正家也僖公容其來求是使柔乘剛而國事制於婦人也特書以爲婦人與政之戒春秋閑有家之道嚴矣成公世杞叔姬之不終其歸杞不見經或者權輿於此與張氏春秋集註

文十二年春王正月杞伯來朝承郕伯奔月春秋本例

杞伯來朝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子叔姬文公之女也何以書卒許嫁也葉氏春秋傳

杞伯來朝二月庚子子叔姬卒傳有　女未嫁不卒此何以卒許嫁而絶則喪以夫人之禮也以子叔姬見僖之喪伯姬也傳言杞桓公來朝請絶叔姬而無絶婚則是叔姬先絶復求其次杜說非春秋後傳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此其卒之何嘗爲君夫人矣雖見出猶以姑姊妹之禮成其喪也不書葬同於在室也趙氏春秋集傳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陸氏纂例趙子曰時君之



女故曰子以別非先君之女也春秋集解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按子叔姬左氏以爲已嫁於杞而遭出公穀皆以爲許嫁蓋適人則必係國此無所係左氏非也其稱子者文公女所以別於先君之子也公穀以爲姊妹者非陳氏云已許嫁於杞杞伯來朝請絶叔姬復求其次此說通春秋會通

子叔姬卒　或問左氏曰杞桓公來朝且請絶叔姬而無絶婚公許之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絶也書叔姬言非女也信乎曰劉敞言之矣劉之言曰此事當在成公九年而左氏誤置於此陸淳已言之

矣案成九年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然則杞伯絕叔姬事當在成八年之前而經於成八年書杞叔姬卒於成九年春書逆叔姬之喪以歸若今年杞伯來朝曰杞伯姬來先儒謂為魯莒釋怨然乎曰經不言其故而傳亦無攷億辭也 程氏春秋或問

不言杞絕也　說者疑杞絕叔姬非此子叔姬以前不書來歸傳又無子字卒不繫杞杜氏謂未歸而卒則亦不當遽絕之遂排傳妄非也蓋叔姬不安於杞假歸寧以反故杞伯來請而後絕經不言始嫁與來寧法與鄫季姬同卒不繫杞者旣絕也



經稱子叔姬者孔氏曰周人字法積叔故或加子以自異是也傳不稱子亦省其可省者或時俗通稱也 左傳補注

子叔姬卒　據傳杞桓公在位七十年其二十二年魯文公之十二年出一叔姬其五十年魯成公之四年又出一叔姬再娶於魯而再出之必無此理殆一事而左氏誤重書之爾 成公九年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此其本事 且文公十二年經書曰二月庚子子叔姬卒何以知其為杞婦乎趙子曰書卒義與僖公九年伯姬同以其為時君之女故曰子以別其非先君之女也 日知錄

宣十八年春公伐杞 公伐杞不月又不致此有疑者或曰譏也具經解　春秋本例

公伐杞　杞世婚於魯杞桓公魯出而且娶於魯僖文之世各一來朝惟宣公殺惡及視以自立杞伯蓋以宣為僖文之罪人未嘗朝焉宣公立於此蓋十八年而杞伯不一至魯庭其不義宣公可知矣宣公憾之故躬擐甲兵以伐杞君子不以杞被伐為不幸適所以張杞桓之義也不朝而得守義之名雖被兵奚恤哉是故聖人予之十八年之間



未嘗一書杞伯來朝而此書公伐杞其義自顯矣 春秋經筌

成四年三月杞伯來朝 承鄭伯卒月　春秋本例

魯成公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來歸者棄而來歸也 春秋尊王發微

成五年春王正月杞伯姬來歸 四年杞伯來朝而五年叔姬來歸杞伯之來告絕叔姬也且杞伯來朝而告絕知杞之有辭矣以叔姬之來歸為內過故加月以見譏　春秋本例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叔姬宣公女成公妹也 春秋本義

成公五年春王正月杞伯姬來歸　此非罪出也據卒書杞叔姬其以出辭書之何婦人之義從一者也苟
乖從一之義一以出辭書之於是特書其月據郯伯姬
不以別於罪出者然則叔姬始歸於杞何不書以
書來歸故略其恒辭以異之 趙氏春秋集傳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去年杞伯來傳曰
歸叔姬故也杜氏謂將出叔姬先修禮於魯焉故
諸說多本之愚謂春秋之世倫分廢缺夫婦之道
乖矣然亦有歸而未絕者見之經傳間可考也聖
人立教有以出而允於義者有以出而悖於禮者



未嘗不開其改過遷善之門夫豈以遂非而不復
者爲是乎杞伯來朝之明年而後叔姬乃歸此與
它悖義之出不可同日語矣必叔姬自不安於杞
或以疾而求歸非杞之絕之也故其卒杞復逆喪
以葬見同穴之義有以知其非悖義之絕愚觀書
法前後而見聖人之義其歸也其卒也叔姬猶繫
於杞至其逆喪許之以逆而無貶辭義未絕也疏
引雜記諸侯出夫人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
故春秋於叔姬之歸猶書杞義亦通然杞伯之於
叔姬實歸而未絕當以書法爲斷 春秋詳說

八年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內女爲夫人來歸
卒不繫其國據子叔姬叔姬來歸則曷爲以杞卒之非
罪出也非罪出而繫之以杞者無絕道也內女來
歸不卒此卒而繫之杞則以夫人之禮成其喪也
趙氏春秋集傳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陸氏纂例凡內女嫁爲
諸侯夫人而不書卒時魯公非其兄弟及兄弟之
子也諸侯無大功已下之服故杞叔姬雖出猶書
者爲喪歸杞故也 成八年杞叔姬卒九年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也 春秋集解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叔姬已出於杞矣何以
復繫之杞雖出而未許其絕也曷爲未許其絕我
將脅杞而復歸之也 葉氏春秋傳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內女爲夫人恒書卒其
不言卒者出也杞叔姬嘗出矣則曷爲書卒以杞
伯之來逆喪則不可以不卒也 春秋後傳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卒於魯也 春秋集傳釋義

魯成公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叔姬見弃而死義與杞絕此言杞伯來逆叔姬
之喪以歸者交譏之也 春秋尊王發微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叔姬爲杞伯所出義與杞絶矣禮女嫁未三月而死猶歸葬於女氏之黨豈有生而出死而返葬乎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杞非禮矣杞伯逆叔姬之喪以歸而魯從之魯亦非禮也春秋通說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呂氏曰叔姬已棄而杞伯復來逆其喪以歸魯聽而予之是專以强弱輕重爲國無復禮文也春秋集解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春秋之作凡以正天下之非禮非義叔姬既絶於杞而



卒於魯則宜葬於魯矣今杞伯來逆其喪以歸此何禮哉禮出妻之子爲其母服齊衰杖期若父後則無服其子尚爾於夫何有邪杞伯以叔姬爲賢初則不當出以叔姬爲不賢卒卒不當以歸初以爲罪而出之終以爲恩而逆之既曰有罪則不宜加恩既加恩則不可謂之罪二者必居其一矣觀杞伯初絶之不敢直歸之魯先朝魯而後歸之則懼魯可知及卒於魯魯不以爲過而厚治其喪杞伯於是懼而復來逆之則出之逆之皆畏魯也非杞伯之心也且夫婦之義而至於出絶其亦不仁矣而聖人不責杞伯者以叔姬之不賢不能順其夫家以奉杞之宗廟也刑於寡妻雖文王之德而太姒之賢聖人列於十亂則姒之懿德何如哉若叔姬之不賢則雖文有不能化也此聖人所以重責叔姬輕待杞伯歟春秋經筌

魯襄公四年春王三月已酉陳侯午卒夏叔孫豹如晉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襄公妾母姒氏春秋尊王發微

夫人姒氏薨　釋曰公羊以爲弋氏何休云莒女此與左氏並爲姒氏范及杜預皆云杞女是與公



羊異也傳妾子爲君其母不得稱夫人今薨葬備文者君與夫人禮成之臣民不可以妾禮與之故亦得稱夫人今仍非禮也春秋穀梁傳註疏

魯襄公四年春王正月已酉陳侯午卒夏叔孫豹如晉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葬陳成公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定姒者何襄公之母也冬公如晉陳人圍頓春秋劉氏傳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定謚也姒姓杞之女季孫行父爲政不能正名而徒畧葬速葬其亦三思之失歟春秋集傳釋義

辛巳葬定弋 定弋左氏作定姒春秋穀梁傳註疏

春秋十二公夫人之見於經者桓夫人文姜莊夫人哀姜僖夫人聲姜宣夫人穆姜成夫人齊姜皆書薨書葬聲姜不書逆不書至文公成公不書生 文夫人出姜不書薨葬隱夫人子氏書薨不書葬昭夫人孟子變薨言卒不書葬不稱夫人其妾母之見於經者僖母成風宣母敬嬴襄母定姒昭母齊歸皆書薨書葬稱夫人小君惟哀母定姒變薨言卒不稱夫人小君其他若隱母聲子桓母仲子閔母叔姜皆不見於經定母則經傳皆闕而所謂惠公仲子者惠公之母也日知錄



成風敬嬴定姒襄公四年齊歸之書夫人書小君何也邦人稱之舊史書之夫子焉得而貶之在後世則秦芈氏漢薄氏之稱太后也直書而失自見矣定姒定公十五年魯有兩定姒劉原父曰姒氏爲哀公之母定公之妾哀未成君故亦未敢謂其母夫人耳書葬而不書夫人小君哀未君也孟子則并不書葬不成喪也同上

定公十五年姒氏卒不書薨不稱夫人葬不稱小君蓋春秋自成風以下雖以妾母爲夫人然必公卽位而後稱之此姒氏之不稱者本無其事也左氏謂不成喪者非 後世之君多於柩前卽位於是大行未葬而尊其母爲皇太后後漢儀禮志三公奏尚書顧命太子卽日卽天子位於柩前請太子卽皇帝位皇后爲皇太后奏可羣臣皆出吉服入會如儀及乎所生亦以例加之妾貳於君子疑於父而先王之禮亾矣同上

杞紀卷十六終

經傳別解下

傳六年春桓公卒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　正義曰杞入春秋以來唯僖二十三年杞成公卒用夷禮書杞子卒未嘗書杞君之名也世本杞桓公是成公之弟成公卒而桓公立至此七十一年唯成五年盟于蟲牢七年于馬陵九年于蒲魯杞俱在未嘗與襄同盟嫌其不合以名赴故傳發之釋例曰杞伯姑容未與襄同盟而事逮其父用同盟之禮蓋斷好之義也嫌於赴非所盟之君故傳曰始赴以名同盟故也春秋左傳註疏



秋葬杞桓公　杞小而去魯遠舊雖來赴而魯不往會葬今之會葬者蓋以婚姻之故也叔姬嫁于杞定姒乃杞女也春秋集傳釋義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齊世子光始與盟會序小邾子之下諸侯世子未誓於天子之制也於是又以先至齊之滕薛杞三君之上明年乃次之曹伯莒子之間則誓於天子而攝其君之制也此禮樂之自諸侯出者也若夫滕薛杞三君之後於邾莒則宜悼公不能正也陳氏傳曰歷桓之諸侯皆序爵也伯者作而後小國或序大國之上有以子男長於伯者矣於是以世子長於小國之君則悼公爲之也趙氏春秋集傳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此諸侯會而使大夫盟則曷爲不言諸侯之大夫據三年雞澤閒無異事也穀梁傳曰溴梁之會諸侯失正也諸侯會而大夫盟政在大夫也公羊傳曰諸侯皆在是其曰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遍



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爲遍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趙氏春秋集傳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於澶淵　霸者合諸侯大率以强弱爲尊卑而王爵廢矣故齊侯爵也而處宋公之上薛與杞伯爵也而位莒子邾子之下豈非齊視宋爲强杞薛視邾莒爲弱因其强弱而先後之歟此與匈奴之俗貴壯健而賤老弱者不異矣春秋通說

杞孝公卒晉平公不徹樂　杞孝公卒晉悼夫人

喪之平公不徹樂非禮也禮爲鄰國闕 春秋左氏傳事類始末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於夷儀　此伐齊也不書伐齊齊人逆服也於是齊人以弑君說于晉晉人重於得齊而輕舍弑君之賊則功利之弊有自來矣 趙氏春秋集傳

魯襄公二十有九年夏五月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杞微弱不能自城故諸侯之



大夫相與城杞諸侯之大夫相與城杞者政在大夫故也 春秋尊王發微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陳氏傳曰會盟必有故也春秋書會盟而不言故屬辭比事而功過分矣於是書城杞於澶淵書宋災衛甯喜弑其君孫林父以邑叛蔡世子般弑其父吳楚之大夫交聘於中國天下亦多故矣晉爲盟主而區區於宋杞是晉之已細也晉之已細而後有執齊慶封放陳招殺蔡侯般假討賊之義以盟諸夏如楚靈王者矣 趙氏春秋集傳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陳氏書城杞是合十二國之大夫爲悼夫人也 春秋會通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子太叔所謂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屏者固已非義矣況大夫爲政也哉 春秋通說

卿書名氏　襄二十九年諸國之卿城杞鄭公孫段亦書名氏杜預以爲攝卿行也案攝卿則但書



名柔溺是也此蓋鄭國僭有六卿故杞城之時段以爲卿至三十年伯有之死又命爲上卿之亞故子產使次已位也噫春秋迹盛衰凡大國之卿皆書名氏記其人則於其行事也得以褒貶之矣 春秋皇綱論

晉平公城杞　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鄭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屏其弃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弃其誰歸之吉也聞之弃同即

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 春秋左氏傳事類始末

三傳言城杞不同　二十九年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左氏曰晉平公杞出也乃治杞公羊曰善其臣王者之後穀梁曰杞危而不能自守故諸大夫相帥以城之變之正也 羣書考索

杞子來盟　解云杞是王者之後實爲公但春秋之義假魯爲王新周故宋黜杞爲伯是以莊二十七年冬杞伯來朝註云杞夏后不稱公者春秋黜



杞新周而故宋以春秋當新王然則杞之常爵正合稱伯而稱子者微弱不能自城危社稷宗廟當坐故也 春秋公羊傳註疏

杞子來盟　按杞稱子三傳不同且從左氏此非前定之盟亦非因朝而盟蓋晉之治杞田非出於公義魯之歸杞田未必出於誠心故杞子親來以要結之耳 春秋會通

杞子來盟　來盟不月者大夫之事也 據大夫來盟不月

杞介大國以治魯歸田而杞伯親來涖盟於是魯人卑之以子男之禮接故雖國君不月譏杞伯之自同於大夫與魯人之卑之也 趙氏春秋集傳

杞後代又稱子者以微小又僻居東夷故襄二十九年經稱杞子來盟傳曰書曰子賤之也 史記評林

杞又稱子者以微小又僻居東夷故襄二十九年經稱杞子來盟傳曰書曰子賤之是也 史記索隱

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慍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杞夏餘也而卽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



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 春秋左氏傳事類始末

司馬女叔名齊晉大夫也或曰司馬侯又曰叔侯悼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望曰樂夫對曰臨下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未也公曰何謂德義對曰諸侯之爲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於春秋乃召叔向使傅太子彪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司馬侯言曰齊高子容專宋司徒侈皆亾家之主也二子皆將不免是秋高止出奔燕其後華定出奔陳晉

平公使女叔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悼夫人慍曰齊
也取貨公告女叔女叔曰杞夏餘也而卽東夷魯
周公之後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
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
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
杞 春秋臣傳
三十年二月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
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
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
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



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
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
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
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曰
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
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任
之使助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以爲絳
縣師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
晉未可媮也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有
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

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十月爲宋
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叔孫豹晉趙武
齊宋衛鄭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於宋
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愼乎澶淵之會
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
棄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信之謂也又曰淑愼爾止無載爾僞不信之謂也
春秋臣傳
三十年晉悼夫人食似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
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



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
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正月夏正月也三分六甲
之一得甲子甲戌盡癸未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
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六十一年是歲也狄伐魯叔孫
莊叔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
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亥字二畫
在上并三六爲身如筭之六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
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趙孟問其縣大夫
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
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

夾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任之使助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以爲絳縣師復陶主衣服之官縣師掌地域辨人民而廢其輿尉役孤老故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 春秋左氏傳事類始末

襄公三十年三月癸未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與於食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師曠曰七十三



年矣士文伯曰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愚按絳人所歷七十三年二萬六千六百六旬之數正當是年夏正正月之癸未今傳書在三月則周之三月夏之正月也 春秋春王正月考

魯昭公五年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惡內也與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義同 春秋尊王發微

据莒至于杞 解云即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是也云本杞之邑即隱四年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是也 春秋公羊傳註疏

公如晉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牟夷莒大夫之再命者也何以言牟婁及防茲牟婁私邑防茲公邑不以私邑累公邑也 葉氏春秋傳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公作牟婁 杜氏注牟婁杞邑 春秋集解

昭七年公如楚孟僖子爲介晉人來治杞田前女叔不盡歸公如楚晉恨之故復來治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爲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瓶之知守不假器禮也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又不聽晉晉師必至吾無以



待之不如與之閒晉而取諸杞吾與子桃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乃遷于桃晉人爲杞取成 春秋左氏傳事類始末

來治杞田 不書者史無其本不錄其末也杞田蓋魯伐杞時所取賂田魯人暱舅甥之義諱不登于策故復歸于杞亦不書事與汶陽田異又見昭七年

晉人爲杞取成 不書說見襄二十九年昭定哀春秋非公命而書者多矣杜說非陳氏曰傳言季

氏專不待公命 春秋左氏傳補注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 謀救蔡而弗克也楚師在蔡晉荀吳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爲盟主而不恤亾國將焉用之於是合九國之大夫于厥慭而不能師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則韓起之懦也 春秋集傳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左氏傳曰齊服也陳氏傳曰晉復



合諸侯也晉之合諸侯由是止鄟陵之後癸盟復作晉非盟主矣孫明復曰自宋之會大夫專盟會者十年申之會楚子專盟會者又十年晉昭公一旦與劉子合諸侯同盟于此乘楚靈弑逆之禍而已晉乘楚靈弑逆之禍與劉子合諸侯同盟果何所爲哉故自是訖召陵諸侯復不出者二十四年而爲鄟陵之盟矣胡侍講曰其曰同盟劉子與盟也

丁酉杞伯郁釐卒 丁酉九月五日郁公作鬱 春秋會通

丁酉杞伯鬱釐卒 杞伯鬱釐卒者左氏穀梁作郁釐字今正木亦有郁字者 春秋公羊傳註疏

僖二十三年冬十一月杞子卒 成公

襄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秋葬杞桓公

二十三年三月巳巳杞伯匄卒 夏葬杞孝公

昭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夏葬杞文公

二十四年秋八月丁酉杞伯郁釐卒 冬葬杞平公

定四年夏杞伯成卒于會 秋葬杞悼公



哀八年冬十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以上杞君書卒者七書葬者六不書葬者一杞夏之裔也桓公之世朝會皆稱侯至莊公時德公始取于魯乃降而稱伯以朝而德公伯姬之卒皆不書直由魯素卑杞來朝不敬輒加以兵是時又必有惡於魯故雖告而不弔爾不然杞小魯大乃敢匿其女與壻之喪而不告乎成公卽伯姬所朝之子也畏魯人少恩終身不復敢朝故其卒降而稱子且不會葬杞文有歸田之

隙魯人於其來盟亦降而稱子二君之卒皆不日由不以禮弔賵明矣悼公卒于會不可以上事月爲疑然杞自桓公結昏于晉以來其卒多日而葬無不會則魯人所以爲禮者視勢之崇卑而已杞魯之交詳見杞君來朝下閔公維卒在春秋後 春秋闕辭

桓二年秋杞侯來朝 爲下會月

莊二十七年冬杞伯來朝

僖五年春杞伯姬來朝其子 二十七年春杞子來朝



文十二年春杞伯來朝

成四年春杞伯來朝 十八年秋杞伯來朝

以上杞君朝魯者六母來朝子者一 杞侯來朝魯人以爲不敬而入杞明年杞求成公會杞侯于郲又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莊二十五年伯姬歸杞爲德公夫人二十七年德公將來朝而先之以伯姬虞不敬也於是始降而稱伯僖公五年伯姬來朝其子蓋德公欲朝孚君而懼不見禮故姬與子來欲託其子於魯是年德公卒魯不弔伯姬所朝之子是爲成公終身不敢朝魯卒又降而稱子矣二十七年其弟桓公來朝傳曰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秋公子遂帥師入杞責無禮也據晉女叔侯曰杞夏餘而即東夷杞人以爵尊國貧雜用夷俗事或有之然魯人所謂不共無禮者直以其玉帛之將不備爾明年伯姬又來釋怨求平也杞雖先代之後蓋微於滕薛每從盟會皆序滕薛下入春秋即爲莒人伐取其邑其後非齊桓城緣陵以遷之國幾亾於淮夷豈有財貨可以爲禮者其來朝魯將以庇社稷也而魯反以兵入其國魯



豈能庇杞者乎伯姬拳拳相其夫託其子於魯庶幾魯能篤舅甥之好也當其身國且見破況後世乎僖公號賢君且不念姑姊妹況他君乎而僖之末年伯姬又來求婦當時小國之自結於大國者類如此亦可哀矣於是僖公女叔姬歸杞爲桓公夫人而伯姬之卒亦不弔文十二年桓公爲絶叔姬來朝再娶魯女亦稱叔姬後宣公以杞不朝伐之成四年爲叔姬欲歸魯來朝叔姬來歸而卒又來逆叔姬之喪以歸成公末年自晉還杞桓後來朝問晉故公以晉君語

之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爲昏後晉以悼夫人故合諸侯城杞又使魯歸杞侵田於是杞文公來盟傳曰書曰子賤之也蓋始終稱伯者杞君自貶抑之意稱於他國皆然其間或稱子者魯人之所甲也然杞自桓公而後稍能自彊既昏於晉世從盟主征伐雖不朝魯而終春秋六君魯皆會其葬不敢侵暴之矣

襄二十九年夏杞子來盟

以上杞君來盟者一　杞伯既因晉悼夫人治魯歸田懼見惡於是親來盟魯人賤之故降其爵



杞伯來朝　按杞姒姓公爵夏禹之裔也武王克殷求禹後得東樓公而封之九世至成公見春秋自桓以來本稱侯爵後爲時王所黜故莊二十七年來朝稱伯成公用夷禮故僖二十三年爲夫子所貶稱杞子卒二十七年來朝稱杞子至文十二年成四年十八年來朝復稱伯襄二十九年來盟復貶稱子此左氏杜氏之言也若如公羊之言則凡桓公篇稱杞侯者皆作紀而杞則王者之後本稱公但春秋黜杞而伯之後之稱子者以微弱爲

徐莒所脅而貶之也胡氏於杞子卒下云杜預謂杞實稱伯而書子者成公始行夷禮終其身故仲尼貶之則胡氏意亦以爲杞本伯爵故於此條下無注矣然胡氏本不信時王黜陟之說則是棄杜預之前說而用杜預之後說也竊嘗考之周封三恪獨微子以三仁之賢得以統承先王修其禮物故其命之曰庸建爾于上公尹玆東夏杞雖王者之後然東樓本無大功德豈遽錫以公侯之上爵乎入春秋之始莒以微國尚伐杞而取其邑則杞之微乎微可知已不待夫子之時而文獻不足也



是故論三恪之實則宋以微子之賢作賓王家陳以武王之賴其利器用妻以元女故宋爵公而陳爵侯杞之爲侯本無所据但胡氏畧而不言注公羊者拘於王者之後稱公注左氏者泥於桓公編杞侯之誤爲是紛紛耳　春秋會通

春秋所書杞初稱侯已而稱伯已而稱子蓋其土地極小財賦不多故寧甘心自降爲子男之國而其朝覲貢賦率以子男之禮從事聖人因其實書之非貶之也　朱子語類

春秋所書初稱侯已而稱伯已而稱子蓋其朝覲

貢賦之屬率以子男之禮從事聖人因其實而書之非貶之也如滕國亦小隱十一年來朝書侯桓二年來朝書子解者以爲桓公弑君之賊滕不合朝之故貶稱子某嘗疑之以爲自此以後一向書子使聖人實惡其黨惡來朝之罪則當止貶其一身其子孫何罪一例貶之豈所謂惡惡止其身邪後來因沙隨云滕國至小其朝覲貢賦不足以附諸侯之大國故甘心自降爲子子孫一向微弱故終春秋之世常稱子聖人因其實而書之耳故鄭子產嘗爭貢賦之次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鄭



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卽其事也春秋之世朝覲往來其禮極繁大國務吞并猶可以辨小國侵削之餘何從而辨之其自降爲子而一切從省者亦何足怪若謂聖人貶之則當時大國滅典禮叛君父務吞并者常書公書侯不貶此而獨責備於不能自存之小國何聖人畏強凌弱尊大抑小其心不公之甚故今解春秋者某不敢信正以此耳　朱子語類

滕侯之降而子也薛侯之降而伯也杞侯之降而伯子也貶之乎　滕子來朝張無垢胡康侯謂貶其朝桓　貶之者人之

可也名之可也至於名盡之矣降其爵非情也古之天下猶今也崔呈秀魏廣微天下之人無字之者言及之則名之名之者惡之也惡之則名之焉盡之矣若降其少師而爲太子少師降其尚書而爲侍郎郎中員外雖童子亦知其不可矣然則三國之降焉何沙隨程氏以爲是三國者皆微困於諸侯之政而自貶焉　孫明復已有此說伊川春秋傳略同昭公十三年平丘之盟子產爭承曰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哀公十三年黃池之會子服景伯曰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皆其證也　春秋之世衛稱公矣及其末也貶而侯貶而君　史記衛世家昭公時三晉彊衛如小



侯屬之成侯十六年衛更貶號曰侯嗣君五年更貶號曰君此著於史記而後人尚有不知者高誘解呂氏春秋衛嗣君曰秦貶其號爲君　夫滕薛杞猶是也　襄公二十七年宋之盟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定公元年城成周宋仲幾曰滕薛郳吾役也則不惟自貶且爲大國之私屬矣　故魯史因而書之也　日知錄

小國貧則滕薛杞降而稱伯稱子大國彊則齊世子光列於莒邾滕薛杞小邾之上　齊世子光八會諸侯其五會並序諸侯之下至襄公十年伐鄭之會在滕薛杞小邾上十一年再會又進在莒邾上　時爲之也左氏謂以先至而進之亦託辭焉爾　同上

杞侯之後爲伯也其自削也夫緜緜延延寖以微弱不勝大國之誅求而甘就下秩委曲圖存漸而

以子禮來也魯亦以漸而子之夫漸而子則不得其始也王弇州集

杞夷也　杞成公卽五年伯姬以之來朝者既卽位終身不敢朝魯故其卒也魯人降而稱子僖二十七年桓公來朝以公卑之稱子襄二十九年文公來朝以晉治杞田故魯賤之稱子按晉女叔侯曰杞夏餘也而卽東夷杞以國小貧陋簡禮從夷事或有之傳曰杞夷曰用夷禮與言杞不敬不共同皆魯人爲之辭爾杜氏謂仲尼以文貶稱子陳氏誤從之葢不知春秋有存策書大體之義左傳補注



諸國之公削而爲侯或削而爲伯或削而爲子孰降之曰是周天子之降之也周天子雖弱然亦豈曾無一事之行於微小之國者乎傳曰杞侯爵魯莊公二十七年書杞伯來朝其後又稱子葢爲時王所黜薛侯爵莊公三十一年書薛伯卒葢爲時王所黜滕侯爵隱公七年見滕侯卒其後稱子葢爲時王所黜固有記之者矣此何不足據而必以爲孔子降之乎且孔子降滕侯爲子也其杞侯之伯之子薛侯之伯亦皆孔子降之乎杞侯之伯之子薛侯之伯果時王所黜也則滕侯之子獨非時王黜之乎孔子作春秋只可明是非以定褒貶斷不得自行予奪降人之侯而又與之以子也春秋正旨

杞公爵也而書伯滕侯爵也而書子于以見其不用周爵而以國之大小爲强弱也春秋五論

宋國春秋統紀第三　公羊氏曰大國言齊宋夫宋王者之後而中國之望也陳舜之後也杞夏之後也宋商之後也原其始封皆公爵也而在春秋陳但稱侯杞則始稱侯至莊之二十七年書伯僖之三十三年降而書子訖春秋之世凡三書而三降焉惟宋獨終始公爵雖襄公圖覇無功戰敗身



傷而宋爲諸侯之望曾不改舊故晉文以解宋圍而成一戰之霸悼公以討魚石而興三駕之功春秋外平不書至宋楚平則書之其大勢可見矣故叙宋國春秋統紀第三

薛國春秋統紀第十二　春秋降爵之國薛自侯降爲伯滕自侯降爲子杞自公降爲侯又降爲伯又降爲子雖其所以降不可知固已見其國勢陵削日就卑替或曰薛與滕杞自入春秋不與諸侯會盟者各百餘年至成五年蟲牢始書杞伯成十三年伐秦始書滕人襄元年圍彭城始書薛人其

曰日就卑簪者何也曰是文不然夫春秋之有會盟本所以控大國扶小國也故其徵命不濫而諸侯有序葵丘之盟盟之大者也而與盟者止於八國杞滕薛不在焉踐土之盟亦盟之大者也而與盟者亦止於八國杞滕薛亦不在焉此桓文之盛而小國所以賴也霸政下衰盟會數而賦役煩雖大國容有不至而小弱如杞滕薛之倫莫不奔走而聽命雖空乏其國家困踣於道路而有不遑恤者且宋災細故也爲會而更所喪者十有二國也城杞末務也相率而受其功者亦十有二國也甚



而至於晉定之召陵之役在會者十有八國而劉子且不數焉其得失可知也由是言之其得與於會盟者非進之也適所以就其卑簪耳故敘薛國春秋統紀第十二

杞國春秋統紀第十三　杞既降而書子矣而又退從人臣之列其降而書子吾不知其所從來退從人臣之列則有任其責者矣何以見其退從人臣之列也以襄二十九年書杞子來盟則見之也經有書來盟者矣桓十四年鄭語來盟閔二年齊高子來盟僖四年楚屈完來盟文十五年宋華孫來盟宣七年衛孫良夫來盟皆人臣也固未有諸侯書來盟者亦未有與諸侯盟而不書公者也左氏曰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此說非也賤之之義其不在於書子也夫杞夏之後而天子之事守也禮秩之降一至如此宜乎夫子嘗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故敘杞國春秋統紀第十三以上春秋諸國統紀

序杞世紀曰春秋之法中國而夷狄者夷狄之所以辨內外正名實也吳以大伯之後或貶而稱國楚以熊繹之後或黜而書州晉武穆也而或挈晉



鄭厲昭也而或挈鄭凡以狄之云耳杞先代之後而卽東夷豈非春秋之所甚貶歟然考之經杞之書子者二侯者三人者五伯者二十八筆削褒貶若無定法何也以爲時王之所予奪歟則是禮樂征伐猶出於天子而不爲東周矣以爲因魯史之記而無增損歟則是進退賞罰無假於聖人而習讀問傳者無所質正矣聖人之且進且黜者豈無意哉觀杞之爲國偪於莒困於夷自桓公以前獨有魯好孝公以後咸從晉役亦諺所謂蕞爾國也何則春秋之初牟婁之取見陵於莒而曲池之平

借助於魯夫伐而不敢怨乃求好焉是其偪於莒可知鹹之會諸侯盡行爲謀杞故緣陵之城諸侯雜至亦爲謀杞故凡以淮夷之病杞而謀之則其困於夷可知也一入於魯而因以求成再朝於魯而繼以掌討君之朝者六子之朝者一婚姻之好相繼於再世赴告之禮不替於七君葢後乎桓公則無是也乃若晉自文公之伯猶未嘗勤杞於一役景公之伯亦僅能致杞於三會而悼公以後從於盟者八從於會者十有五鄫之次遂能舉偏師以勤伯成周之役遂能偕列國以奬王葢前乎孝



公亦未有是也攷其與四國離合去就之故雖未免於畏偪而周旋於鄰好奔走於伯令猶未至得罪於中國是聖人所爲不盡貶於杞歟曰非也杞先代之後而卽東夷文獻不足證聖人深惜之當春秋之季微之小邾猶能誦成王之雅夷之爲郯尚能歷記少皞之名官宋先王之後賓祭之禮未至遽亾魯周公之子孫易象春秋之書卓有可見杞亦先代之鼻耆老之賢文物典章之懿亦常有一二之足證者乎左氏曰杞用夷禮蓋其習夷久矣試嘗觀經自莊僖以來會于洮而室家之禮廢

朝其子而朝廷之禮廢求婦於魯婚禮失矣逆喪於魯喪禮舛矣三代舊章無一可攷猶謂國有人乎春秋不貶之則卽夷也不可以不貶遽起而絕之則以先代之後不忍絕也故書侯書伯書子書人因其善惡而著之春秋之法行而聖人之情見矣不然杞以夏用夷春秋何不直夷之而且進且絀哉　春秋王霸列國世紀編

小國來朝　微國之朝豈得已哉鄭人曰曹畏宋邾畏魯也宋人曰滕薛郳吾役也晉人曰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嗚呼不寧唯是也鄫畏邾也杞



畏莒也紀畏齊也郜畏宋也郯畏吳也穀鄧之畏楚也介葛牟之畏東夷也畏大國不獲已是以來也　春秋提綱

辨公穀俱不足取　折衷曰夫伯主之於諸侯雖曰先姬姓而後異姓然於正救之道第同盟而共尊王室則異姓亦無殊矣苟不同盟而不尊王室則姬姓亦有嫌焉如城邢城楚丘城緣陵皆伯主帥諸侯而城矣齊桓公城緣陵得非遷杞耶奚齊桓城杞而無詞晉平城杞而異論故聖人以常文而書之無譏無刺非昇非絀也公羊穀梁俱不足

取左氏以杞無事而晉以外族之故帥諸侯而城之載鄭子太叔與衛太叔儀之言曰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屛所謂廣記當時之事然於經之傳斯得其實矣 羣書考索

宋伐杞狄伐邢衛桓公弗救裸體紖胸稱疾召管仲曰姑樂乎管子諾於是令之懸鍾磬之榱陳歌舞竽瑟之樂羣臣進諫請救三國而不許也宋已取杞狄已拔邢衛矣桓公起行筍虡之間視管子曰樂夫管子曰此哀也非樂也於是定三君之處始封三國其始封三國也天下潰然皆以爲桓公



之仁也故恩加乎三國而義行乎諸侯矣然其封之孰與夫始救之救之則宋毋以有杞狄毋以有邢衛也杞與邢衛則先王之討國也宋已有杞狄已有邢衛而復封之則齊之封之也夫持危孰與興之於滅繼之於絕則其德齊也始弘此桓公管仲君臣所以夙暮討者不然宋伐杞狄伐邢衛而桓公不之救且乘以爲樂管仲覆以爲慶何哉得微多寇之虐而以大其功幸隣之禍而以彰其德與 金壘子

春秋之初曰入曰侵曰伐皆爲暴也莒之所慕者向也杞也魯之所慕者杞也極也鄭之所慕者許也齊之所慕者紀也力足以兼幷則不至於盡奪之不止 趙氏春秋集傳

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亾城緣陵之類是也 杜預左氏傳序



杞紀卷十七終

杞紀卷十八

人物

帝太康 元年癸未帝即位居斟鄩

帝仲康 元年己丑帝即位居斟鄩

帝相 乙未出居商丘依邳侯經世曰相繼立依同姓諸侯斟灌斟鄩

世子少康 甲辰使汝艾伐過殺澆

帝癸 元年壬辰帝即位居斟鄩

羿 太康畋于洛表羿入居斟鄩

寒浞 帝相八年浞殺羿使其子澆居過

澆 即豷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于濰覆其舟滅之



伯靡 師斟鄩斟灌之師以伐浞

汝艾 伐過殺澆少康復歸夏邑

姮娥

少康中興復還舊都楊氏曰少康靡鬲與人臣子哉經營四十年然後克殄元凶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通鑑地理通釋 —

少康生於滅亡之後降為諸侯之隸崎嶇逃難僅以身免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卒滅過戈克復禹績非至德弘仁豈濟斯勳漢祖因土崩之勢專任智力以成功業為子則數危其親為君則囚繫賢相身沒之後社稷幾危與少康易時而處或未能復大禹之績矣又曰三代之世任德濟勳如彼之難秦項之際任力成功如此之易且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就令漢祖功高未若少康之茂德也 太平御覽

夷羿有窮之君也偃姓羿生五歲時父母與之入山處之木下以待蟬鳴還欲取之而羣蟬俱鳴遂捐而去羿為山間人所養年二十習弓矢仰天歎曰我將射四方楚有弧父者生于楚之荊山生不見父母為兒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羿從之學盡傳其道又聞有吉甫者亦以善射著羿又學焉初



唐堯時有名羿者善射河伯溺殺人則射其左目風伯壞人屋室則射中其膝又誅九嬰猰貐之屬有功于天下死為宗布人皆祀之夷羿慕其為人因名曰羿羿嘗從吳賀北遊見雀焉賀命之射羿曰生乎其殺之乎賀請左目羿中厥右耻之由是每進妙中高出天下迨事夏王王命射于方家之皮征南之的曰中之予萬金不中則削十邑羿援矢而色蕩射之矢逸再之又不中焉王謂傅彌曰斯羿也發無不中而今也不中何以對曰若羿者其慎之為栽而萬金之為患也人能遺其喜懼之

私與萬金之患則天下無愧于羿矣王曰善吾乃
知亾欲之道矣 四書備考
羿有窮國君善射堯時十日並出金爍水沸草木
皆焦帝命射其九烏羽墮落 淮南子
淮南子云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命羿仰射
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烏皆死墜其羽翼莊子疏
云堯時十日並出堯使羿射九烏落爲沃焦歸藏
鄭母經云昔者羿善射彈十日果彈之天問云羿
焉彈日烏焉解羽 天中記
奡一名澆羿臣寒浞之子也初羿爲家衆所殺浞



因羿室生奡力能陸地行舟浞使奡滅斟灌及斟
鄩氏處澆于過夏后之臣靡自有鬲氏以滅浞而
立少康 四書備考
靡夏之遺臣也羿浞之禍夏氏既滅靡奔有鬲氏
少康既長以虞之一成一旅布德以收夏衆靡自
有鬲氏收二斟之燼以殺浞而立少康後之言中
興者自少康始 四十七朝人物論
恒娥羿妻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未及服之恒
娥盜食之得仙奔入月中爲月精 淮南子注
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恒娥竊以奔月 淮南鴻
烈覽冥訓
姮娥羿妻也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而
奔月將往枚筮之于有黃有黃筮之曰吉翩翩歸
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毋驚毋恐後且大昌姮娥
遂託身於月是爲蟾蜍 歸藏淮南靈應
羿請不死之藥于王母嫦娥竊之奔月宮羿妻也
入月中爲月精 海錄碎事
姮娥羿得仙藥於神人未及自服其妻 妻今多作女非闘
而竊食之奔入月宮爲姮娥 列仙傳
羿得西王母不死藥其妃嫦娥竊之欲奔月宮托



身爲蟾蜍介黃有筮之有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
行逢天晦芒毋驚毋恐後且大昌乃往 靈憲記
歸藏曰昔嫦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藥服之遂奔月
爲月精淮南子曰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嫦娥
竊而奔月許愼曰姮娥羿妻也逃月中蓋虛上夫
人是也張衡靈憲曰姮娥竊藥奔月將往枚筮之
於有黃有黃筮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
晦芒毋驚毋恐後且大昌姮娥遂託身於月是爲
蟾蜍文心雕龍云歸藏之書大明迂怪乃稱羿斃
十日姮娥奔月殷湯如茲況諸子乎學齋佔嗶以

為常儀占月之誤淮南注又云奔月或作坌肉藥分肉以為死畜之肉可復生也 天中記



東樓公 名

西樓公 名 東樓公子

題公 名 西樓公子

謀娶公 名 題公子

武公 名 謀娶公子 姒遷孛子

靖公 名 武公子

共公 名 靖公子

惠公 名 共公子史作德公

成公 名 惠公子

桓公 名姑容成公弟

孝公 名匄桓公子

文公 名益姑孝公弟

平公 名郁釐史作鬱文公弟

悼公 名成平公子

隱公 名乞悼公子

釐公 名過隱公弟弒兄自立

湣公 名維釐公子

哀公 名閼路湣公弟弒兄自立

出公 名敕湣公子

簡公 名春出公子



杞伯姬 魯莊公女程氏作桓公女

杞叔姬 魯僖公次女本義作宣公女

定姒 杞女魯成公妾襄公母

晉悼夫人 杞孝公姊妹晉平公母

定姒 杞女魯定公夫人哀公母

淳于髡齊之贅壻善滑稽能飲酒齊威王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曰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御史在旁執法在後使臣恐懼畏伏而飲不過一斗矣設若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當此之時一石亦不醉矣 史記

楚伐齊齊使求救於趙齎金百鎰車馬十駟髡仰天大笑王曰先生少之乎曰臣見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壺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穰穰滿家持者狹欲者奢故笑之王乃益千金璧十雙車馬百騶嘗設譬曰炙輠過髡 同上

齊遣淳于髡使楚髡形短小王謂曰齊無人而使子來何也對曰臣無所長臣腰間七尺之劍欲斬無狀 新序

齊遣淳于髡到楚爲人短小楚人甚薄之謂曰齊無人而使子來何長也對曰臣無所長腰中七尺之劍欲斬無狀王王曰止吾但戲子耳即與髡共飲酒 說苑

淳于髡至鄰家見其竈突之直而積薪在傍謂曰此直有火使爲曲突而徙薪鄰家不聽後果焚其屋鄰家救火乃滅烹羊具酒以謝救火者不肯呼髡知士譏之曰曲突徙薪無厚澤焦頭爛額爲上客蓋傷其賤本而貴末也 桓譚新論 漢書人爲徐福上言霍氏事同 天中記



淳于髡嘗一再見梁惠王皆無所言王怪之髡曰吾前見時王志在驅逐後見時王志在聲音王大駭曰信然遂與語三日夜無倦王欲待以上卿謝去 廣輿記

淳于崇章帝時人恭之兄也將爲盜所烹恭請代得免 安丘縣志

淳于恭字孟孫北海淳于人也 淳于縣今密州 善說老子清淨不慕榮名家有山田果樹人或侵盜輒助爲收採又見偷刈禾者恭念其愧因伏草中盜去乃起里落化之王莽末歲飢兵起恭兄崇將爲盜所烹恭請代得與俱免後崇卒恭養孤幼教誨學問有不如鑒輒反用杖自箠以感悟之兒慙而改過初遭賊寇百姓莫事農桑恭常獨力田耕鄉人止之曰時方淆亂死生未分何空自苦爲恭曰縱我不得它人何傷墾耨不輟後州郡連召不應遂幽居養志潛於山澤舉動周旋必由禮度建武中郡

舉孝廉司空辟皆不應客隱琅邪黔陬山遂數十年（黔陬縣之山也　黔陬今密州）建初元年肅宗下詔美恭素行告郡賜帛二十匹遣詣公車除爲議郎引見極日訪以政事遷侍中騎都尉禮待甚優其所薦名賢無不徵用進對陳政皆本道德帝與之言未嘗不稱善五年病篤使者數存問卒於官詔書褒歎賜穀千斛刻石表閭除子孝爲太子舍人（後漢書）

（安丘縣志同此）

淳于恭字孟孫北海人以謙儉推讓爲節恭家井在門外上有盆鄰里牧牛兒爭飲牛恭惡其爭多置罷其上爲預汲水滿之小兒復爭恭各語其家父母父母乃禁怒之里落皆化而不爭（東觀漢記）

淳于孝和帝時人以父恭故除爲太子舍人（安丘縣志）

淳于棼宅南有古槐嘗醉卧其下夢玄衣使曰槐安王奉邀往入大城題曰大槐安國傳呼曰駙馬遠降升廣殿一人練服朱冠令拜王曰奉賢尊命令女瑶芳奉承君子佳姬數千奏樂執燭金翠步障至一門曰修儀宮號金枝公主儼若神仙成禮日洽王曰吾南柯郡政事不理屈卿爲守敕有司具車馬錦綉餞公主行夫人戒子曰淳于郎性剛嗜酒爲婦當柔順事之至郡下車省民風郡大治凡二十年王賜爵邑生男五女二公主以疾卒王請護喪赴國王與夫人素服郊迎葬於盤龍岡有上表云國有大恐宗廟將壞王使送生暫歸遂寤斜日未隱因尋槐下穴大可容榻有蟻數斛二大蟻素翼朱首又窮一穴直上南柯羣蟻處其中生感歎之是夕風雨大作明旦視之羣蟻不知所之

（事文類聚　異聞錄　太平廣記同）

太倉公者齊太倉長安丘人也姓淳于名意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甚精受之三年爲人治病決死生多驗然左右行游諸侯不以家爲家或不爲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

太倉公姓淳于名意安丘人嘗得黃帝扁鵲禁方爲人治病決死生多奇中者（廣輿記）

故門下書佐淳于逢訢字輔成

故書佐淳于孫悝字元卓

故書佐淳于孫晄字威光

故脩行淳于趙尚字上卿
故午淳于董純字元祖
右見漢順帝漢安二年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碑陰趙明誠金石錄云按後漢書百官志注河南尹官屬有循行一百三十人而晉書職官志州縣吏皆有循行今此碑陰載故吏都昌台丘暹而下十九人皆作脩行他漢及晉碑數有之亦與此碑陰所書同豈循脩字畫相類遂致訛謬邪碑陰又有故午營陵是遷等六人名姓莫知其爲何官又台丘不見姓氏書惟見於此者



兩人云　或謂午司馬也
故廣宗長淳于孫典禮　闕
右見漢靈帝和光四年涼州刺史魏元丕碑陰
故門下書佐營陵孫榮字世榮
故吏營陵薛逸字佰踰
故吏營陵慶鴻字中
故書佐營陵徐曾字曾華
故書佐營陵鍾顯字槐寶
故脩行營陵留荼字漢與
故脩行營陵是盛字護宗

故脩行營陵力暹字武平
故脩行營陵臨照字景燿
故脩行營陵淳于登字登成
故脩行營陵顏理字中理
故脩行營陵水丘郃字君石
故午營陵是遷字世達
故午營陵留歛字元成
故午營陵鵠良字世騰
故民泰山費淳于黨字季遼　孔宙碑陰
泰山費淳于隣字季遺　韓敕碑側題名



故書佐平壽淳于闓字久宗　北海相景君碑陰
定陵侯淳于長漢平帝時人　漢書
蓋公者齊之膠西人也明老子師事樂臣公楚漢之起齊人爭往干世主唯蓋公獨遁居不仕及漢定天下曹參爲齊丞相盡延問長老諸生以百數何以治齊人人各殊參不知所從聞蓋公善治黃老乃使人厚幣聘之公爲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遂推此類爲參具言之參悅乃避正堂舍之師事焉齊果大治及參入相漢遵蓋公之道故天下歌之蓋公雖爲參師然未嘗仕以壽終　高士傳

蓋公膠西人善治黃老言曹參用其術相齊大治廣輿記

鍾羽正曰蓋公舊稱膠西人而安丘諸城皆已入志通志乃以入萊州考古自膠以西皆稱膠西不必膠西舊城而諸城亦有板橋鎭爲膠西廢址不獨膠西也東坡記云予自錢塘移守膠西固已以密州爲膠西又云予知公爲邦人而求其墳墓子孫不可得則公之爲邑人明甚不待辨也青州府志

鄭崇字子游本高密大族世與王家相嫁娶祖父以訾徙平陵父賓明法律爲御史事貢公名公直



崇少爲郡文學史至丞相大車屬弟立與高武侯傅喜同門學相友善喜爲大司馬薦崇哀帝擢爲尚書僕射數求見諫爭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從之上欲封祖母傅太后從弟商崇諫曰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爲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今祖母從昆弟二人已侯孔鄉侯皇后父高武侯以三公封尚有因緣今無故欲復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心非傅氏之福也臣聞師曰逆陽者厥極弱逆陰者厥極凶短折犯人者有亂亡之患犯神者有疾夭之禍故周公著戒曰惟王不知艱難唯耽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故衰世之君夭折蚤没此皆犯陰陽之害也臣願以身命當國咎崇因持詔書案起傅太后大怒曰何有爲天子乃反爲一臣所顓制邪上遂下詔曰朕幼而孤皇太太后躬自養育免于襁褓教道以禮至於成人惠澤茂焉欲報之德皞天罔極前追號皇太太后父爲崇祖侯惟念德報未殊朕甚恧焉侍中光祿大夫商皇太太后父同產子小自保大恩義最親其封商爲汝昌侯爲崇祖侯後更號崇祖侯爲汝昌哀侯崇又以董賢貴寵過度諫由是



重得罪數以職事見責發疾頸癰欲乞骸骨不敢尚書令趙昌佞讇素害崇知其見疏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請治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窮治死獄中漢書

鄭崇字子游高密人每曳革履入朝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嘗問卿門何以如市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廣輿記

鄭立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少好學不樂爲吏其父數責之不能禁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

元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筭術又從東
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
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
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者五十融素驕貴玄
在門下三年不得見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
善筭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
融喟然嘆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玄遊學十餘年
乃歸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及黨事
起乃與孫嵩等四十餘人同被禁錮時任城何休
好公羊學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



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
操吾矛以伐我乎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
而辟之州郡迫脅玄不得已詣進進爲設几杖禮
待甚優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遂逃去時
年六十矣後將軍袁隗表爲侍中玄以父喪不行
國相孔融深敬禮玄嘗屣履造其門又告高密縣
爲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
賢者之意今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
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稱曰公商山四皓潛光隱
輝世嘉其高亦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

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可廣開門
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以旌異之會黃巾寇青
郡玄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賓師之禮建
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倉卒羅拜因相
約不入玄境袁紹時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玄
最後至玄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
偉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
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辨對或出問表皆
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汝南應劭時亦在坐因自言
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



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慙
色紹乃表玄爲左中郎將不就公車徵爲大司農
給安車一乘令所過長吏送迎玄皆以病自乞五
年春夢孔子告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
既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時袁紹方與操相拒於
官渡令其子譚逼玄隨軍玄不得已載病而行到
元城縣篤疾不進卒年七十四自郡守以下嘗受
業者縗絰赴會千人門生相與撰玄答諸弟子問
依論語作鄭志八篇玄所著凡百餘萬言 逸民史
大司農北海鄭玄字康成與河南杜喬燉煌張奐

河內向詡汝南陳蕃沛國施延潁川李膺沛國朱寓潁川杜密潁川韓融潁川荀爽清河房植彭城姜肱下邳陳球山陽王暢陳留申屠蟠山陽張儉樂安冉璆漢中李固太原郭泰南陽朱穆會稽魏朗豫章徐穉安定皇甫規魏文帝初爲丞相魏王所旌表二十四賢後明帝乃述撰其狀見文帝令及甄表狀 集聖賢羣輔錄

玄年十一二隨母還家正臘會同列十數人皆美服盛飾語言閑通玄獨漠然如不及母私督數之乃曰此非我志不在所願也 鄭玄別傳



鄭玄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子傳授而已嘗算渾天不合諸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算一轉便決衆咸駭服及玄業成辭歸既而融有禮樂皆東之歎恐玄擅名而心忌焉玄亦疑有追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轉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玄竟以得免 世說新語

鄭玄欲注春秋傳尚未成時行與服子慎遇宿客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已注傳意玄聽之良久多與己同玄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尚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爲服氏注 同上

鄭玄在馬融門下三年不相見高足弟子傳授而已常算渾天不合問諸弟子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融召令算一轉便決衆咸駭服及玄業成辭歸融心忌焉玄亦疑有追者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轉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玄竟以免一說鄭康成師馬融三載無聞融鄙而遣還玄過樹陰假寐見一老父以刀開腹心謂曰子可以學矣於是寤而即返遂精



洞典籍融歎曰詩書禮樂皆已東矣潛欲殺玄玄知而竊去融推式以算玄玄當在土木上躬騎馬襲之玄入一橋下俯伏柱上融踟躕橋側云土木之間此則當矣有水非也從此而歸玄用免焉 異苑

馬融笇渾天不合召鄭玄令一笇便決及玄業成辭歸融心忌焉玄亦疑有追者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轉式欲敕追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 語林

後漢鄭玄居山東有疑莫知所問遂往入關詣馬融三年不得見一日融大會遂見之登樓問其疑

數十段皆決語畢遂歸融謂門人曰玄既歸吾道東矣獨異志

鄭玄別傳馬季長以賢儒著名玄往從參考異同時與盧子幹相善在門下七年以母老歸養玄餞之會者三百餘人皆一卒觴度玄所飲三百餘盃而溫克之容終日無怠稗史彙編

鄭玄在徐州孔文舉時爲北海相欲其返郡敦請懇惻使人繼踵又教曰鄭公久遊南夏今艱難稍平儻有歸來之思無寓人於室毀傷其藩垣林木必繕治墻宇以俟還及歸融告僚屬昔周人尊師謂之尚父今可咸曰鄭君不得稱名也袁紹一見玄歎曰吾本謂鄭君東州名儒今乃是天下長者夫以布衣雄世斯豈徒然哉及去紹餞之城東必欲玄醉會者三百人皆使離席行觴自旦及暮計玄可飲三百餘杯而溫克之容終日無怠商芸小說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漢尚書玄少好學長八尺餘鬚眉美秀姿容甚偉習孝經論語兼通京氏公羊春秋三正曆九章算術周官禮記左氏春秋大將軍何進辟玄州郡迫脅不得已而詣進設几杖之禮以待玄玄以幅巾見進一宿



而逃去公府前後十餘辟並不就遵生八牋

鄭玄字康成崇曾孫入關從馬融學融曰吾道東矣嘗道遇黃巾賊知爲玄皆下拜相約不敢犯境孔融屬縣令表其里曰鄭公鄉袁紹嘗餞玄城東欲玄必醉會者三百餘人各捧觴以壽度玄飲三百餘杯而溫克之容如故廣輿記

鄭益恩玄子孔融在北海舉爲孝廉及融爲黃巾所圍益恩赴難隕身後漢書

鄭小同益恩遺腹子祖玄以其手文似己名之曰小同高貴鄉公時爲侍中嘗詣司馬文王文王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廁還問之曰卿見吾疏乎答曰不見文王曰寧我負卿卿無負我遂酖之魏氏春秋

關內侯鄭小同玄之孫也玄別傳曰玄有子爲孔融吏舉孝廉融之被圍往赴爲賊害有遺腹子以丁卯月生而玄以丁卯歲生命之曰小同長遂名焉小名錄

鄭朝宗元時人漢司農康成之裔至元八年有司以禮徵典學教諭創起廟學實有力焉安丘縣志

北海逄萌字子康及北海徐房李曇平原王遵皆懷德穢行不仕亂世相與爲友時人號曰四子見

後漢書嵇康高士傳集聖賢羣輔錄
逢萌隱瑯邪勞山養志修道託以耄耋迷路東西
連徵不起 冊府元龜
逢萌字子慶家貧爲亭長旣而嘆曰大丈夫安能
爲人役巳聞王莽殺其子萌謂所知曰三綱絕矣
不去禍將及卽挂冠都城門携家浮海隱於勞山
雅與王君公善王亦平原高士也儈牛自隱不交
當世時人語曰避世牆東王君公 廣輿記
逢萌學長安王莽殺子宇萌曰三綱絕矣不去禍
將及人卽解冠挂東都門隱勞山光武徵不起又



有同郡徐房王君公與萌友善亦隱遯不仕君公
儈牛自晦時人語曰避世牆東王君公或曰兩漢
人才首蓋公與逢萌豈有意乎應之曰先輩有言
能令漢家重九鼎桐江波上一絲風又曰世祖功
臣三十六雲臺爭似釣臺高此之謂也萌墓在北
海縣西南營陵城中 齊乘
王脩字叔治北海營陵人年七歲母以社日亾來
歲社脩悲哀甚鄰里爲之罷社北海相孔融召爲
高密令高密孫氏素豪俠賊入孫氏吏不能執脩
將吏長圍之孫氏懼乃出賊豪強懾伏復令守膠

東東人公沙盧宗彊自爲營壍不應調發脩將數
騎徑入其門斬盧兄弟公沙氏驚愕莫敢動撫慰
其餘由是寇少止融有難脩每奔救得免袁紹府
脩爲卽墨令後爲譚別駕譚爲曹操所殺脩號哭
請收葬譚屍然後就戮無所恨操義之禮辟爲魏
郡太守抑强扶弱百姓稱之魏國建爲大司農郎
中令嚴才反脩聞變步至公門相國鍾繇謂曰舊
京城有變九卿各居其府脩曰食其祿焉避其難
居府雖舊非赴難之義劉獻數短脩獻以事當死
脩救得免時人益以此多脩



王修字叔治以慈孝表後人稱其葬處曰慈阜 名
勝志
王脩字叔治營陵人年七歲母以社日亾來歲社
脩哭之哀隣父老皆罷社嘗受知孔融融有難謂
左右曰能赴難者必脩也言畢而脩至 廣輿記
王忠修之子官至東萊太守散騎常侍
王儀字民表北海營陵人脩之子性稟正直不畏
權勢爲安東將軍司馬昭東關之敗問曰近日之
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昭怒曰司馬欲委
罪於孤邪斬之

王裒字偉元儀之子裒少有志操痛父非命隱居教授累辟不就廬墓側旦夕拜跪攀栢悲號涕淚著樹樹爲之枯母存日畏雷沒後每雷震輒至墓曰裒在此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反復流涕門人爲廢蓼莪之篇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有助遺皆不受及司馬氏簒魏裒終身不西向而坐以示不臣於晉

王裒字偉元脩之孫父儀以直言忤司馬昭見殺裒終身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晉也廬墓悲號流淚著樹樹爲之枯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則



三復嗚咽門人輒廢蓼莪篇母存日畏雷殁後每雷震卽造墓曰裒在此嘗有門生爲本縣所役求裒屬令裒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不足以庇卿屬之何益乃步擔送生至縣令以裒詣已出迎裒具言門生爲縣役故來送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卽放還此生 廣輿記

王歡字君厚營陵人安貧樂道不營產業其妻厭之焚其書求改嫁歡笑曰汝不聞朱買臣妻耶守志彌固遂爲通儒後仕南燕博士

是儀字子羽北海營陵人本姓氏郡相孔融嘲儀言氏字民無上因改爲是後依劉繇避亂江東徙會稽孫權徵典機密使輔太子太子事先諮詢然後行時典校郎呂一誣江夏太守刁嘉謗訕國政權怒問同坐人皆怖畏並言聞之儀獨言無聞對曰今刀鋸已在臣頸臣何敢爲嘉隱自取夷滅爲不忠之鬼嘉得免儀不治產業權幸儀舍求視蔬飯親嘗之增俸賜益田宅歎曰使人盡如是儀安用科法爲及寢疾遺令素棺斂以時服

是儀字子羽北海營陵人爲尚書僕射不服精細食不重膳孫權聞之幸儀舍求視蔬食親嘗之對



之歎息 吳志

吳志是儀字子羽北海營陵人本姓氏初爲縣吏後仕郡郡相孔融嘲儀言氏字民無上可改爲是乃遂改焉 字觸

徐華魏人有至行嘗宿亭舍夜有神人告之亭欲崩遽出得免 安丘縣志

徐邵爲魏尚書郎以廉直見稱 安丘縣志

徐苗字叔冑高密淳于人也累世相承皆以博士爲郡守曾祖華有至行嘗宿亭舍夜有神人告之亭欲崩遽出得免祖邵爲魏尚書郎以廉直見稱

苗少家貧晝執鉏耒夜則吟誦弱冠與弟賈就博士濟南宋鈞受業遂爲儒宗作五經同異評又依道家著玄微論前後所造數萬言皆有義味性抗烈輕財貴義兼有知人之鑒弟忠口癰膿潰苗爲吮之其兄弟皆早亡撫養孤遺慈愛聞于州里田宅奴婢盡推與之鄉鄰有死者便輟耕助營棺槨門生亡於家卽斂於講堂其行已純至類皆如此遠近咸歸其義師其行焉郡察孝廉州辟從事治中別駕舉異行公府五辟博士再徵並不就武惠時討吏至臺帝輒訪其安不永寧二年卒遺命濯巾澣衣榆棺雜甎露車載尸葦席瓦器而已 晉書



徐苗字叔胄高密淳于人弟亡臨殯口中有癰潰膿血苗含去之 王隱晉書

徐賈晉初人嘗與兄俱就濟南博士宋鈞受業 安丘縣志

明鎬字化基眞宗時人中進士第補蘄州防禦推官兵部員外郎直史館益州路轉運使時知陵州楚應幾贓敗或告先期奏之鎬曰獲罪則已安可欺朝廷耶卒坐失察降知同州未逾月會元昊寇延州起爲陝西轉運使常閱同州廂軍得材武者三百人教以强弩奏爲清邊軍號最驍悍其後陝西河東頗倣置之累擢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鎬大巡邊以備賊時邊任多紈袴子弟鎬乃取尤不職者杖之多自解去遂奏擇習事者守堡砦軍行倡婦多從之鎬欲驅逐惡傷士卒心會有忿爭殺倡者吏執以白鎬曰彼來軍中何耶縱去不治倡聞皆散走以樞密直學士左諫議大夫知成德軍入知開封府王則叛據恩州命鎬爲體量安撫使則未下又命叅知政事文彥博爲宣撫以鎬副之城峻不可攻卽南城爲地道日攻其北牽制之及



彥博至穴通城中選壯士中夜由地道入衆登城賊縱火牛官軍以槍中牛鼻牛還攻之賊大潰開東門遁恩州平遷鎬端明殿學士彥博數推其功遷叅知政事已而疽發背卒謚文烈鎬端挺寡言所至安靜有體而遇事不苟爲世推重云 宋史

余所知有鞠道龍善爲幻術向余說古昔事有東海人黃公少習爲術能制蛇御虎佩赤金刀以絳繒束髮立興雲霧坐成山河及衰老氣力羸憊飲酒過度不能復行其術秦末有白虎見於東海黃公乃以赤刀往厭之術既不行遂爲虎所殺三輔

人俗用以爲戲漢帝亦取以爲角抵之戲焉 西京雜記
鞠道龍善爲幻術嘗云東海人黃公善爲幻制蛇御虎常佩赤金刀及衰老飲酒過度秦末有白虎見於東海詔遣黃公以赤刀往厭之術既不行遂爲虎所殺 搜神記 今黃公冢在杞境內故錄之
漢北海營陵有道人能令人與已死人相見其同郡人婦死已數年聞而往見之曰願令我一見亾婦死不恨矣道人曰卿可往見之若聞鼓聲即出勿留乃語其相見之術俄而得見之於是與婦言語悲喜恩情如生良久聞鼓聲恨恨不能得住當



出戶時忽掩其衣裾戶間掣絕而去至後歲餘此人身亾家葬之開冢見婦棺蓋下有衣裾 搜神記
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 禮記
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 孟子
華周卽華旋杞梁卽杞殖皆齊大夫也莊公四年將伐衛及晉爲車五乘之賓殖與周皆不與殖恥之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殖華周同車侍莊公伐衛遂伐晉取朝歌以報平陰之役既還遂襲莒門於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杞梁華周下戰獲甲首三百莊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周曰君爲五乘之賓而周梁不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汚吾行也遂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鬬摧堅陷陣三軍弗敢當罷莒城下莒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間不能入隰侯重爲右曰吾聞古之士犯



患涉難者其去遂于物也來吾踰子隰侯重仗楯伏炭二子乘而入顧而哭之華周後息杞梁曰汝無勇乎何哭之久也華周曰吾豈無勇哉是其勇與我同也而先吾死是以哀之莒子曰子毋死與子同莒國杞梁華周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長受賜非正行也且鷄鳴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戰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

之何以事君遂進鬬殺二十七人而死莊公襲莒殖戰而死莊公歸遇其妻行于郊使者弔之于路杞梁妻曰今殖有罪君何辱命焉則賤妾有先人之弊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於是莊公乃還車詣其室成禮然後去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于城下而哭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爲之揮涕十日城爲之阤而隅爲之崩既葬曰吾何歸矣夫婦人必有所倚者也父在則倚父夫在則倚夫子在則倚子今吾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內無所倚以見吾誠



外無所倚以立吾節吾豈能更二哉亦死而已遂赴淄水而死莊公遂立廟于臨淄之上君子謂杞梁之妻貞而知禮爲頌曰杞梁戰死其妻收喪齊莊道弔避不敢當哭夫于城城爲之崩自以無親赴淄而薨贊曰嗟哉杞梁有婦貞禮郊弔不受枕屍哭死路涕城崩自病無倚赴淄絕命同歸可紀

四書備考

列女傳齊人杞梁殖襲莒戰死其妻哭於城下七日而城崩琴操一說殖死妻援琴悲歌曰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別離哀哉皇天城爲之崩一說妻泣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人生之苦至矣乃放聲長號杞城爲之頹遂投水而死其妹朝日悲之爲作是歌皆後來追述後說近是

齊乘

周杞梁名殖與華周俱齊人仕爲大夫莊公伐莒爲車五乘之賓而梁周不與焉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趣食乃行至莒一人出鬬獲甲首三百莊公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梁曰君不使梁與五乘是少吾勇也臨敵止我以利是汙吾行也深入多殺莒之事也



郊明日先遇莒子于蒲侯氏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左氏

杞梁妻杞植妻妹明月之所作也杞植戰死妻歎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生人之苦至矣乃抗聲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頹遂投水而死其妹悲其姊之貞操乃爲作歌名曰杞梁妻焉梁植字也古今注

杞梁殖一名 華周還一名 皆齊大夫初莊公四年將伐

衛及晉爲車五乘之賓殖與周皆不與殖恥之歸
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
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五乘之賓
盡汝下矣趣食乃行殖周同車侍莊公伐晉取朝
歌以報平陰之役既還遂襲莒門于且于公傷股
而退明日將復戰二人下鬬獲甲首三百公止之
曰子止與子同齊國二人曰滚入多殺者臣之事
也齊國之利非吾所知也他傳不同遂戴甲宿于莒郊
明日先遇莒子莒子重賂之請無死戰二人曰食
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



以事君遂進鬬殺二十七人而死莊公歸遇梁妻
于郊使弔之其妻辭曰君之臣不免於罪何辱命
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公乃弔諸其室
二子妻哭其夫甚哀城爲之阤而隅爲之崩
薛氏應旂曰杞梁華周不與五乘之賓而愧恥不
食汲汲於功名之會似若小丈夫然者然其不貪
貨棄命而殊死以戰其慷慨悲壯之氣益可悲也
刑于寡妻厥有自哉四十七朝人物論
杞梁死于莒妻孟姜無子乃枕其夫之屍下而哭
過者皆爲流涕十日而城爲之崩既葬曰吾何歸

矣既無所歸以立吾節吾豈能更二心哉遂赴淄
水而死藝苑雜談
齊杞梁妻　齊杞梁殖之妻也莊公襲莒殖戰而
死莊公歸遇其妻使使者弔之於路杞梁妻曰今
殖有罪君何辱命焉若令殖免於罪則賤妾有先
人之弊廬在下妾不得於郊弔於是莊公乃還車
詣其室成禮然後去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
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內
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爲之揮涕十日而城爲之
崩既葬曰吾何歸矣夫婦人必有所倚者也父在



則倚父夫在則倚夫子在則倚子今吾上則無父
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內無所倚以見吾誠外無所
倚以立吾節吾豈能更二哉亦死而已遂赴淄水
而死君子謂杞梁之妻貞而知禮詩云我心傷悲
聊與子同歸此之謂也頌曰杞梁戰死其妻收喪
齊莊道弔避不敢當哭夫於城城爲之崩自以無
親赴淄而薨劉向列女傳
齊人杞梁襲莒戰而死其妻就夫之死城下哭之
七日而城崩皇甫謐列女傳
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

日將復戰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于莒齊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鬭而死其妻聞而哭之城爲之崩 一統志

杞梁名殖與華周俱臨淄人莊公伐莒梁請擐甲而進死於敵其妻哭之慟城爲之崩 廣輿記

杞殖妻一名杞梁齊人莊公襲莒其夫死焉其妻迎其柩而哭之十日城爲之崩莊公使人弔之妻曰殖有罪君何辱命焉若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公乃弔諸其室 山東通志



何燕泉謂杞植字梁春秋齊人距趙及秦築長城時不啻數百年而列女傳及樂府注所謂城崩乃杞都城非長城也秦趙所築去杞不啻數千里唐僧貫休賦杞梁妻云秦之無道兮四海枯築長城兮遮北胡築人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烏烏二事打合成調不知何據乎按貫休賦杞梁妻事正無據而誤亦有因秦築長城以拒胡齊亦嘗築長城以備楚括地志云齊長城西北起濟州平陰縣緣河歷太山北岡上經濟州淄州卽西南兗州博城縣北東至密州瑯琊臺入海而齊記以爲齊宣王築竹書紀年曰齊閔王未知的自何時但既曰備楚則楚之抗衡中國宜莫盛於春秋蓋春秋齊既有之其杞梁妻哭而崩者卽齊之長城須洞相傳世遂以爲秦之長城而詩家不考所出併未審梁何時何人死於何事便以爲死於秦長城之役今遼東前屯衛中前所之蘇灣有石人立海濱若世所謂望夫石者而世又相傳以爲杞梁妻孟姜者哭夫死因葬於此則影響附會而形音逾遠失其本眞者也 金壘子

杞梁妻　春秋傳齊侯襲莒杞梁死焉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



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左氏之文不過如此而已檀弓則曰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孟子則曰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言哭者始自二書說苑則曰杞梁華舟進鬭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爲之阤而隅爲之崩列女傳則曰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道路過者莫不爲之揮涕十日而城爲之崩言崩城者始自二書而列女傳上文亦載左氏之言夫既有先人之敝廬何至枕屍

城下且莊公既能遣弔豈至暴骨溝中崩城之云
未足爲信且其崩者城耳未云長城長城築於威
王之時去莊公百有餘年（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二十年齊閔王築防以爲長城按魏惠王二十年乃齊威王之二十七年非閔王）而齊之長城又非秦
始皇所築之長城也後人相傳乃謂秦築長城有
范郎之妻孟姜送寒衣至城下聞夫死一哭而長
城爲之崩則又非杞梁妻邪矣夫范郎者何人哉
使秦時別有此事何其相類若此唐僧貫休乃據
以作詩云築人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嗚嗚則
竟以杞梁爲秦時築城之人似幷左傳孟子而未



讀者矣古詩誰能爲此曲無乃杞梁妻崔豹古今
注樂府杞梁妻者杞殖妻妹朝日所作也殖戰死
妻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人生之苦至
矣乃抗聲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頹遂投水死其妹
悲姊之貞操乃作歌名曰杞梁妻焉梁殖字也按
此則又云杞之都城春秋杞成公遷於緣陵今昌
樂縣文公又遷於淳于今安丘縣其時杞地當已
入齊要之非秦之長城也（日知錄）

孟姜女乃范杞郎之妻始皇徵范築長城女手製
寒衣寄之至則死矣乃循城而哭城爲之崩因得
夫遺骸自負而歸杞人憐之爲立廟以祀自唐以
來不絕雖其回山化石之說事近于誕而同官澧
州宜君皆有其跡（杞乘）

孟姜秦始皇時澧人范郎妻也姓姜行一故曰孟
姜非以孟爲姓也因事與杞梁相類故人以范杞
郎呼之遂訛以爲杞人也馬理補傳辨之甚悉然
余以爲姜雖齊姓而俗多以爲女子通稱安知孟
非姓邪又呼范杞郎者以失其名故以姓與地呼
之安知果不爲杞人也兩存之可也（杞乘）

緹縈者太倉公少女也文帝十三年中淳于意有



罪當刑詔獄逮繫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
女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
言乃隨父西之長安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稱其
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
不可復續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入爲
官婢以贖父刑使得改過自新書聞文帝悲之釋
意因除肉刑

緹縈女淳于意少女意當刑嘆曰生女不生男緩
急無可倚者女遂上書願爲官婢贖父罪文帝憐
之釋意因除肉刑（廣輿記）

女醫淳于衍漢昭帝時人漢書

杞紀卷十八終

杞紀卷十九

遺書

夏小正解

戴德傳　王應麟集

金履祥輯　楊慎校

春正月　慎按戴本作正月金本加春字不知何據今兩存之　正月建寅之月也逸周書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孔子生於周時而曰行夏之時月令正義曰周雖建子祭祀田獵亦用夏正豳風七月之詩以今驗之皆夏正也則建寅爲



歲首萬世不可易矣

起蟄　戴氏曰言始發蟄也　金氏曰今二月始蟄而漢始以驚蟄爲正月中月令孟春蟄蟲始振豈古者陽氣特盛啓蟄獨早與國語謂陽痺憤盈土氣震發則蟄蟲之動固宜然啓者始正之謂非出蟄也月令注春秋正義皆引之　時訓曰蟄不振陰干陽　慎按月令二月蟄蟲咸動戶疏云蟄蟲晚者二月始出故云咸動則正月已動矣

鴈北鄉　戴氏曰先言鴈而後言鄉者何也見鴈

而後數其鄉也鄉者何也鴈以北方爲居何以
謂之爲居生且長焉九月遰鴻鴈來先言遰而
後言鴻鴈何也見遰而後數之則鴻鴈也何不
謂南鄉也曰非其居也故不謂南鄉記鴻鴈之
遰也如不記其鄉何也曰鴻鴈必當小正之遰
者也　月令是月鴻鴈來鄭氏曰鴈自南方將
北反其居
雉震呴　戴氏曰震也者鳴也呴也者鼓其翼也
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爲必聞之何以爲之
雷則雉震呴相識以雷　金氏曰雷震也呴鳴



也晉曰越有呴雉蕊其音云蔡氏邕曰雷在地
下則雉應而呴
魚陟負氷　戴氏曰陟升也負氷云者言解蟄也
時訓曰魚不上氷甲胄私藏　金氏曰魚冬
則氣在腴故降春則氣在背故升負氷者春氷
薄魚既升背若負之也　月令魚上氷
農緯厥耒　戴氏曰緯束也束其耒云爾用是見
君之亦有耒也　金氏曰古者立春先時命農
大夫咸戒農用注田器也
初歲祭耒　金氏曰祭始爲耒之人也

始用暢一本作鬯　戴氏曰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言
是月始用之也初也者始也　許氏五經異義
曰鬯暢也上暢於天下暢於地天子之贊必用
鬯也　金氏曰暢舊注音韔按暢木生也訓達
作暢爲是古者先立春王將耕籍則鬱人薦鬯
王祼鬯鬯之爲言暢也祭耒而用暢也
囿有見韭　戴氏曰囿也者園之燕者也　金氏
曰韭陽菜春有之見露也
時有俊風　戴氏曰俊者大也大風南風也何大
於南風也曰合冰必於南風解冰必於南風生



於南風收必於南風故大之也　愼按春秋內
傳氷以風壯而以風出不聞曰南風以南訓俊
惟戴傳爲然月令東風解凍復與此異何也曰
東風其常也故直曰東風解凍南風時有之非
恒也故曰時有俊風今老農占驗歲首數日有
南風以爲大熟其相傳也久矣
寒日滌凍塗王本無寒日二字脫簡也　戴氏曰滌也者變也
變而燒凝也凍塗者凍下而澤上多也　金氏
曰日滌凍解而爲塗泥也
田鼠出　戴氏曰田鼠嗛鼠也記時也　爾雅疏

田鼠類能藏食者
農率均田　戴氏曰率者循也均田者始除田也
言農夫汲汲田也　金氏曰均月令所謂皆修
封彊審端徑遂夏后氏一夫受田五十畝均田
所以修其彊畔分其遂畝不相侵越同頫利澤
也　禮正義曰農率田畯也均田審端徑遂也
獺獻魚戴本作獻金本及關本王本作祭當從戴是祭之一字因月令誤也　戴氏
曰其必謂之獻何也曰非其類也祭也者得多
也善其祭而後食之十月豺祭獸謂之祭獺祭
魚謂之獻何也豺祭其類獺祭非其類故謂獻



大之也　時訓曰獺不祭魚國多盜賊
鷹則爲鳩　戴氏曰鷹也者其殺之時鳩也者非
其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也故其言之也曰則
盡其辭也鳩爲鷹變而之不仁也故不盡其辭
也　時訓曰鷹不化鳩寇戎數起
農及雪澤　戴氏曰言雪澤之無高下也　金氏
曰雪澤猶凍解也及傳所謂汲汲也及此凍解
使往治田農書曰土長冒橛陳根可拔耕者急
發
初服于公田　戴氏曰言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私
田也　慎按孟子引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夏小正云初服于公田
由此觀之雖夏亦助也
采芸　雜禮圖云芸蒿也葉似邪蒿香美可食月
令十一月芸始生注芸香草應陽氣而出
鞠則見　戴氏云星名也歲再見爾　金氏曰按
天文書不見鞠星是時初昏參中則晨見者危
室諸星耳古鞠菊通用蘜菊始苗故九月曰榮
鞠則菊華也
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　戴氏曰初昏參中蓋記



時也云斗柄縣在下言斗柄者所以著參之中
也　金氏曰是時初昏則日當在室壁之閒與
月令不相異也　慎按此言立春節也晉董巴
曰顓帝歷以今之孟春正月爲元其時正月朔
旦立春五星會于天歷營室也氷凍始泮蟄蟲
始發鷄始三號天曰作時地曰作昌人曰作樂
鳥獸萬物莫不應和又開元歷推夏時立春日
在營室之末昏東井二度中古歷以參右肩爲
距方當南正故小正曰正月初昏斗柄縣在下
魁枕參首所以著參中也

柳梯　戴氏曰梯也者矢也金氏曰始綻如梯也
愼按易枯楊生梯注梯根也榮於下者也
梅杏杝桃則華　戴氏曰杝桃山桃也　時訓曰
桃不華是謂陽否　愼按逸周書時訓曰驚蟄
之日桃始華月令始雨水桃始華
緹縞　戴氏曰縞莎隨也緹其實也先言緹而後
言縞何也緹先見者也　鄭氏曰莎草也爾雅
縞侯莎其實緹縞卽莎又廣雅莎隨地毛也
雞桴粥　戴氏曰粥也者相粥之時也或曰桴嫗
伏也粥養也



二月往耰黍　金氏曰耰復種也當作種　愼按
尙書考靈耀云主春者鳥星昏中可以種黍與
此不同葢緯候之書出於漢時與古或不合也
今南北之地宜亦有早晩不同
禪　戴氏曰單也讀屬上謂二月漸煖耰黍者可
單衣也
初俊羔助厥母粥　戴氏曰俊也者大也粥也者
養也言大羔能食草木而不食於母也羊羔非
其子而後養之善養而記之也或曰憂有資祭
二者用羔是時也不足喜樂喜羔之爲生也與

牛羊腹時
綏多士女閩本作緌　戴氏曰綏安也冠子取婦之時
也　金氏曰女有家男有室所以安之也　愼
按月令中春之月會男女周官中春合會男女
之無夫家者與此同葢陰陽交合以成昏禮順
天時也惟孔子家語曰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
行焉氷泮而農業起昏禮殺於此又曰冬合男
女秋班時位荀卿曰霜降逆女氷泮殺止進乖
小正退違周官豈當時不能守法或以男女及
時盛年不得限以日月歟觀春秋書逆女四時



無譏文可見矣
丁亥萬用入學　戴氏曰丁亥吉日也萬干戚舞
也學大學也謂今時大舍采也　金氏曰此月
令所謂上丁命正習舞釋菜也二月不必皆有
丁亥豈以是月釋菜卜日以干取丁或以支取
亥與　愼按詩疏云萬爲舞名者武人以萬人
定天下故象之今小正已有萬舞之說則不起
於周也可見況虎賁三百人已有經典可據詩
疏之言謬矣
祭鮪　戴氏曰祭不必記記有何也鮪之至有時

美物也鮪者魚之先至者也謹記其時也　金
氏曰按此所謂春獻王鮪者也呂令季春薦鮪
榮堇　郭璞爾雅注曰堇葵葉似柳子如米汋食
之滑者本草注曰此菜野生非人所種俗謂之
堇菜榮華也
采蘩　戴氏曰蘩由胡也　爾雅蘩皤蒿即白蒿
或曰蘩所以生蠶
昆小蟲抵蚳　戴氏曰昆衆也　金氏曰蚳螘卵
也爾雅疏螘子在卵者名蚳然此云昆及小蟲
之微大抵皆卵粥也　鄭氏玄曰昆明也明虫



得陽而生得陰而死非也當从戴說以昆訓明
全無理矣
來降燕乃睇　戴氏曰燕乙也降者下也言來者
何也莫能見其始出也睇者盼也視可為室也
百鳥皆曰巢穴取與之室何也摻泥而就家
人人內也月令玄鳥至之日以大牢祀于高禖
注玄鳥燕也燕以施生時來巢人堂宇而字乳
娶嫁之象也時訓曰玄鳥不至婦人不順
剝鮪　戴氏曰以為鼓也
有鳴倉庚　戴氏曰倉庚者商庚也商庚者長股

也　金氏曰云黃鸝也　愼按釋鳥云倉庚商
庚郭璞曰即鵹黃也李邵曰一名楚雀方言云
齊人謂之摶黍今之布穀也布摶聲相近謂之
摶穀以聲呼之此鳥鳴當種穀　時訓曰倉庚
不鳴臣不附主　逸周書桃始華又五日倉庚
鳴易通卦驗倉庚鳴為正月中與此不同蓋國
土各異氣有早晚也
榮芸　芸至是華也
時有見稊始收　戴氏曰有見稊而後始收是小
正序小正之序時也皆若是也稊者所為豆實



金氏曰稊一名美稊以其穢草故始生即收
割之
三月參則伏　戴氏曰伏者非忘之辭也星無時
而不見我有不見之時故曰伏云　金氏曰至
此參初昏而西沒也唐開元歷推夏時季春日
在昴十一度去參矩星十八度故曰參則伏
攝桑　戴氏曰桑攝而記之急桑也
萎楊舊作苑誤　戴氏曰楊則花而後記之
䍧羊　戴氏曰羊有相還之時其類䍧䍧然記變
爾或曰䍧羝

螿則鳴螿音觧字書引作蝵　戴氏曰螿天螻也金氏曰螻
蛄也
頒氷　戴氏曰分氷以受大夫也　春秋内傳申
豐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氷西陸朝覿而出之
其藏氷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于是乎取之其
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于是乎用之其藏
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
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氷皆與焉大
夫命婦喪浴用氷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
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



不受氷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隷人藏
之夫氷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
也遍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
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七
月之卒章藏氷之道也　愼按月令春開氷而
夏用三月蘇氏曰古者藏氷發氷以節陽氣之
盛夫陽氣之在天地間若火之著于物故常有
以解之十二月陽氣蘊伏錮而未發其盛在下
則納氷于地中至于二月四陽作蟄蟲起陽始
用事則啓氷而廟薦之至于四月陽氣畢達陰

氣絕則氷于是大發周官凌人頒氷月令二月
鮮羔開氷先薦寢廟
采識　戴氏曰識草也　金氏曰識當作蘵爾雅
黃蒢注蘵草葉似酸漿花小而白中心黃江東
以作菹食
妾子始蠶　戴氏曰先妾而後子事有漸也言自
卑事之始也月令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
曲植籧筐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
省婦使以勸蠶事按此則后妃亦親之以帥天
下先此止言妾子者蓋小正之書以小著名止



紀民間之事也
執養宮事　戴氏曰執操也養長也此句連上文
言蠶事也
祈麥實　戴氏曰麥實者五穀之先見故急祈而
記之也
越有小旱　戴氏曰越于也記是時恒有小旱
金氏曰所有祈麥實者恐有小旱也正月於晨
事三月於蠶麥言之不厭其詳　考靈耀云主
秋者虛心昏中可以種麥種麥以八月收以四
月月令麥秋至

田鼠化爲鴽　戴氏曰鴽鴾也變而之不善故不盡其辭也蔡氏曰鴽母無也鵪鶉之屬　時訓曰田鼠不化鴽國多貪殘　鄭氏曰能生非類曰化皇氏曰反歸舊形謂之化言雖有舊形忽改也雖無舊形非類而改亦曰化爾雅注李巡曰鴽鵪一名牟母青州人呼鴾母舍人云母作無今此注母無母當牟謂牟母也聲轉字誤牟字作母云

拂桐芭　戴氏曰言桐芭始生貌拂拂然也　月令桐始華　時訓曰桐不華歲有大寒



鳴鳩　月令鳴鳩拂其羽

夏四月　夏字亦金氏所增

昴則見　是時日有畢觜之閒故旦昴則先見

初昏南門正　戴氏曰南門星也歲再見一正蓋小正所取法也　金氏曰其時立夏月在井四度昏角中南門右星入角距西王度其左星入角距東六度故曰四月初昏南門正

鳴札　戴氏曰札者寧縣也鳴而後知之故先鳴而後札　愼按爾雅如蟬而小有文者謂之札

囿有見杏　戴氏曰囿燕者也

鳴蜮　戴氏曰屈造之屬也

王萯莠　金氏曰按呂令注當作萯莠即王瓜本本草陶注曰即今土瓜也 萯房九反 月令孟夏之月王瓜生注王瓜草挈也

取荼莠幽　戴氏曰以爲君薦　金氏曰荼苦菜也爾雅疏曰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即今苦蕒也莠當作秀即呂令苦菜秀　愼按戴氏本取荼莠幽爲句而傳不解幽字之義金氏本以取荼莠爲句而幽作一句不知何見何據注郑云戴傳連莠幽爲句又云必有鈌文卒無定



說不如从戴本且闕疑也又按王本闕本無幽字近是

越有大旱　戴氏曰記時耳

執陟攻駒　戴氏曰執者離之去母也陟者升之君也攻駒者教之服車

五月參則見　戴氏曰參也者牧星也故盡其辭也　金氏曰日在井鬼旦則參見

浮游有殷　戴氏曰殷衆也浮游者渠畧也朝生而莫死稱有何也有見也　金氏曰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

時地中出令人燒炙暾之美如蟬樊光謂糞中
蝎蟲隨陰雨時爲之
鴂則鳴　戴氏曰鴂也者百鷯也鳴者相命也其
不辛之時也是善之故盡其辭也　金氏曰離
騷云恐鵜鴂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之不芳菸
五月一陰生則鴂鳴乃百草不芳之候也
時有養日　戴氏曰養長也
乃衣瓜　戴氏曰始食瓜也　金氏曰舊注作乃
衣試新衣也　愼按戴本關本王本俱作乃瓜
無衣字觀戴傳亦止解作食瓜義不知金氏何



據添衣字且五月新衣不合時宜而衣瓜亦不
成文合從舊
良蜩鳴　愼按爾雅當作蜋蜩五彩具者也
匽之興五日翕望乃伏　戴氏曰不知其生之時
故曰興伏者不知其死也望者月而望也五日
十五日也翕合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
啓灌藍蓼　戴氏曰啓別也陶而疏之也灌者聚
生者也記時也　金氏曰啓灌者取其汁也藍
可以染者取以爲蓼取以爲麴　愼按月令仲
夏令民勿刈藍始可別令時亦七月始刈之則

戴氏啓別之說爲是金氏以啓灌爲取其汁誤
矣
鳩爲鷹　唐蜩鳴　愼按爾雅當作螗蜩匽也一
名蝘蚒字林蚒作蟟良蜩蟬聲淸長者唐蜩則
今嘹也
初昏大火中　金氏曰心星也今則亢中矣
種黍菽糜　戴氏曰心中種黍菽糜時也　金氏
曰前二月稷黍當作種黍此種當作稷菽豆也
糜赤粱粟今陝西人作床是也
煮梅　戴氏曰爲豆實也　金氏曰書曰若作和



羹爾惟鹽梅　愼按古者飲食之用梅猶今之
必用醋也　周官籩人掌四籩之實有乾橑音老
注梅也
蓄蘭　戴氏曰爲沐浴也　易通卦驗曰冬至廣
莫風至蘭始生本草經曰蘭一名水香一名燕
尾香　金氏曰佩也卽今澤蘭俗名厭香草可
辟邪亦可爲藥
頒馬　金氏曰分夫婦之駒一曰分大夫卿之駒
也
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　戴氏曰五月大火中六

月斗柄正在上用此見斗柄之不在當心也蓋
當依尾也
煮桃　戴氏曰杝桃也煮爲豆實也
鷹始摯　戴氏曰始摯而言之何也諱殺之括也
故摯云　金氏曰始攫搏也（攫以足取物搏以翼擊物）月
令鷹乃學於時二陰既起感陰氣乃有殺心
愼按鄭志焦氏問曰仲秋鳩化爲鷹仲春鷹化
鳩六月何言鷹乃學習乎張逸答曰鷹雖爲鳩
亦自有眞鷹可習矣
秋七月（秋字金氏所增也）



荓雚葦（荓讀爲秀）　戴氏曰未秀則不爲雚葦秀然後
爲雚葦故先秀而後雚葦
貍子肇肆　戴氏曰肆遂也始遂也或曰肆殺也
愼按字林貍伏獸蓋至此時而始肆也
湟潦生苹　金氏曰苹一名蓱大者名蘋水中浮
蓱江南謂之藻　淮南子曰蓱樹根於水
爽死　戴氏曰䟽也
苹秀　金氏曰苹亦有華者即蘋也
漢案戶　戴氏曰案戶也者直戶也言正南北也
金氏曰漢天河也起箕尾間分兩道其一道

貫箕星之邊案戶者直戶也古者戶皆南向則
是時初昏天漢直南也　古諺曰天河東西理
澣寒衣蓋天漢春夏恒直南北至秋則轉而東
西古詩天漢廻西流
寒蟬鳴　戴氏曰蝭蟧也
初昏織女正東鄉　金氏曰織女二星
時有霖雨　金氏曰夏小正四月越有大旱而霖
雨在七月莊子亦有秋水時至之說今則霖雨
在四五月呂令溽暑在季夏今則在仲夏蓋古
今風氣不同而北風土異凡書傳所載於今不



同者可以類推
灌荼　戴氏曰灌聚也荼灌葦之秀也爲蔣褚之
也雚未秀爲菼葦未秀爲蘆
斗柄縣在下則旦
八月剝瓜　戴氏曰畜瓜之時也
玄校　戴氏曰玄黑也校若綠色然婦人未嫁者
衣之（校一作絞鄭玄絞蒼黃色也後漢禰衡傳單絞之衣）
剝棗　戴氏曰剝取也毛詩八月剝棗
栗零　戴氏曰零降也零而後取之故不言剝也
丹鳥羞白鳥　戴氏曰丹鳥丹良也白鳥蚊蚋也

其謂之鳥者重其養者也翼者爲烏羞者進也
不盡食也　呂令羣鳥養羞與此不同疑鈌
孔氏曰羞進也若食之珍羞相似丹鳥以白鳥
爲珍羞皇氏以丹良爲螢火今按爾雅郭氏所
擇皆不云螢火不知皇氏何據　駱賓王螢火
賦曰伊玄功之播氣有丹鳥之賦象亦以丹鳥
爲螢火也　愼按丹鳥爲螢火甚無據左傳丹
鳥氏司閉者也註以爲鷩雉疑卽是歟然羞白
鳥又不敢强解
辰則伏　戴氏曰辰謂星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

金氏曰大火初昏而沒也
鹿人从　金氏曰鹿人古山虞掌獸之官从从禽
也謂始从禽也
鴽爲鼠
參中則旦　唐大衍曆議曰八月參中則旦失傳
也五月參則見初昏大火中辰伏則參見非中
也　金氏曰中當作見
九月內火　周禮季秋內火疏火以季秋入而孟
冬伏　戴氏曰火也者大火也大火也者心也
金氏曰古者三月辰見故出火八月辰伏故

九月內火
遰鴻鴈 遰音逝　戴氏曰遰往也月令鴻鴈來高
誘曰大曰鴻小曰鴈　愼按舊說鴈得中和之
氣熱則卽北寒則卽南以就和氣泊江湖洲渚
之間動計千百飛有先後行列甚知序之鳥也
故小正於其來則曰鄉去則曰遰謹記之重之
也周月令七十二候鴻得其四焉
主夫出火　戴氏曰主火以時縱火者也　金氏
曰夫當作火古者季春出火所以焚萊於是民
之用火於田野者不禁季秋雖內火而火之用

有不可廢者如昆蟲既蟄而以火田之類於是
主火度其用而出之民不得擅其用而不禁也
陟玄鳥蟄　戴氏曰先言陟而後言蟄何也陟而
後蟄也　金氏曰古人重玄鳥當其至而祠之
故其來也書降其去也書陟皆貴之也　左傳
郯子曰少昊玄鳥氏司分玄鳥以春分至而秋
分歸也方氏曰玄鳥至於中歸以中劉氏雜錄
云世言燕秋社乃去渡海仲春復來昔年因京
東關河岸崩見蟄燕無數又晉郄鑒爲袞州鎭
鄒山百姓饑餓掘野鼠蟄燕而食之乃知燕亦

蟄爾以爲渡海者殊不然也　月令仲秋玄鳥歸注云凡鳥隨陰陽者不以中國爲居蓋他物之蟄近在本處玄鳥之蟄雖不遠在四夷必於幽僻之處非中國之所常見也據此則渡海之說妄矣

熊羆貊貉鼬鼪則穴　金氏曰此周官所謂蟄獸也

榮鞠　金氏曰此呂令所謂菊有黃華也

樹麥　戴氏曰鞠榮而樹麥時之急也

王始裘　周官司裘中秋獻良裘季秋獻功裘以



待頒賜　國語隕霜而冬裘具

雀入于海爲蛤　月令雀入大水爲蛤注曰爵爲蛤飛物化爲潛物也不言化者以雀化爲蛤蛤不復化爲雀也　崔豹古今注曰九月雀入水否則多淫泆

冬十月　冬字亦金氏所增

豺祭獸　戴氏曰善其祭而後食之也　金氏曰令在季秋古人豺祭獸然後田獵蒸古人於禽獸每有不忍殺之意惟天地肅殺之時豺獸自相食故因時取之以爲乾豆賓客之用　爾雅疏曰豺似狗貪殘之獸也　埤雅曰豺體細瘦故謂之豺也豺柴也季秋取獸四面陳之祭之於天也　諺曰獺祭圓豺祭方獺取魚四面圓陳之豺取獸四面方陳之驗之信然

初昏南門見　戴氏曰南門者星名也及此再見矣　唐大衍曆議曰失傳也定星方中則南門伏非昏見也

黒鳥浴　戴氏曰鳥浴也者飛乍高乍下也

時有養夜　戴氏曰養者長也若日之長也

玄雉入于淮爲蜃　金氏曰蜃大蛤也　月令雉



入大水爲蜃注大水淮也蜃蛟屬晉語亦曰雉入于淮爲蜃此時化者亦飛物化爲潛物也不言化言爲者雉化爲蜃蜃不復爲雉也　愼按他書言蜃形似虵而大腰以下鱗盡逆有耳有角鬣作紅色噓氣成樓臺望之丹碧隱然如在烟霞高鳥倦飛就之以息輒吸之而下今俗謂之蜃樓將雨卽見海傍人常見之得其脂爲燭香聞百步烟出其上皆成樓閣之狀如是說則蜃爲蛟屬信矣金氏大蛤之說似無據也且兩存之　埤雅曰雉與蛇交生蜃

織女正北鄉則旦
十有一月
王狩　戴氏曰言王之田冬獵爲狩
陳筋革　戴氏曰省甲兵也　金氏曰弓甲器用
之備也
嗇人不从　戴氏曰不从者弗行於時月也萬物
不通
隕麋角　戴氏曰隕墜也冬至陽氣始至諸動向
生皆蒙蒙符矣　金氏曰夏至鹿角解冬至麋
角解。月令麋角解注麋澤獸也一牡能乘十



牝其迹躔蓋麋性迷或故字从米其跡躔而不
解也　淮南子日日至而麋角解
十有二月
鳴弋　戴氏曰弋也者禽也先言鳴而後言弋者
何也鳴而後知其弋也　金氏曰當作鳶今雩
霽霜風之晨則鳶鳴一說鳴弋猶曰鳴弦弋者
以生絲繫矢而射言獵禽也
玄駒賁　戴氏曰玄駒螘也賁走於地中也　金
氏曰螘齊魯之間謂之蚼蟓梁益之間謂之玄
駒

納卵蒜 卵音確　戴氏曰卵蒜本如卵者也納者納
之君也　金氏曰納者收藏之
虞人入梁　戴氏曰虞人官也梁者主設罔罟者
也
隕麋角　上文重
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
得夏時焉學者多傳夏小正云戴德曰何以謂
之小正以小著名也曷爲小之掌故失其傳太
史遺其籍宗國墜其徵儒宿荒其訓其小之云
者弗詳之云耳非其微之云也昔唐典首授時



虞典首璣衡首之者大之也何獨至於夏正而
小之乎春秋外傳單子嘗引夏令又引時儆收
場功侍畚挶營土功期司里皆於天象乎取之
用玆以推孔子所稱夏時不啻是也舉其全者
大之與惜無聞焉耳古者紀候之書逸周書有
時訓呂覽有月紀易緯有通卦驗管敬仲有時
令鴻烈解有時則同異互出大抵宗小正而詳
還觀小正規畫遠矣其昏旦伏見中正當鄉候
在星寒暑風日水雪雨旱候在氣梯秀榮華候
在草木蟄粥伏遰陟降離隕鳴响候在禽獸土

政達焉民事法焉故曰規畫遠矣小戴氏取呂氏月紀改爲月令著之禮記此周月也於夏正法非重習也然卷帙虛存傳習者鮮吁可異哉戴德之後宋金氏履祥王氏應麟嘗爲斯學矣余病戴記本經傳弗分二氏本訛謬失據乃左右采獲以是正之提經於上抑傳於下法當爾非變古也語曰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存之斯籍也其宜存而不廢哉博南山人楊愼題

傅崧卿序曰鄭注月令引小正者八政和中閣關滄藏書始得而讀之星昏旦伏見中正當鄉若寒暑日風氷雪雨旱之節草木稊莠榮莠之候羽毛鱗羸蟄動之屬蟄興粥伏鄉遰陟降離隕鳴呴之應罔不具紀而王政民事繫焉蓋夏之月令也關本合傳爲一卷而不著作傳人名氏後讀禮記正義其疏月令注曰大戴禮之篇名也且小正夏書德所撰傳爾而隋志云然可謂踈矣乃倣左氏春秋列正文其前而附以傳月爲一篇凡十有二篇釐爲四卷名曰夏小正戴氏傳宣和辛丑九月一日序



朱子發曰二十四氣七十二候見於周公之時訓呂不韋取以爲月令焉其上則見於夏小正夏小正者夏后氏之書孔子得之於杞者也夏建寅故其書始於正月周建子而授民時巡狩烝享皆用夏正故其書始於立春夏小正具十二月而無中氣有候應而無日數至于時訓乃五日爲候三候爲氣六十日爲節二書詳略雖異其大要則同豈時訓因小正而加詳歟易通卦驗易家傳先師之言所記氣候比之時訓晚者二十有四早者三當以時訓爲定故子雲太元二十四氣關子明論七十二候皆以時訓



禮運孔子曰欲觀夏道之杞而不足證也吾得夏時焉注得夏四時之書也其書存者有小正本或作有夏小正

太史公曰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

爾雅注引夏小正傳

月令注夏小正正月啓蟄魚陟負氷孟冬農率均田仲春丁亥萬用入學季春妾子始蠶執養宮事孟夏今月令曰王萯生夏小正月王萯秀仲夏五月啓灌藍蓼季夏鷹始摯仲秋九月丹鳥羞白鳥說曰丹鳥謂丹良也孟冬十一月王

符

文選注白虎通郭璞注爾雅通典初學記宋曆志大衍曆議皆引夏小正始於啓蟄終於隕麋角周禮疏管子篇時令云春以令男女以仲春著在詩易夏小正之文二月綏多士女北史魏孝武釋奠國學詔中書舍人盧景宣講大戴禮夏小正篇

豳七月之詩皆以夏正爲斷三之日夏正月也孔叢子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王征代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三統之義夏



得其正是以夫子云

春秋元命包樂稽耀嘉云夏以十三月爲正息卦受泰注云物之始其色尚黑以寅爲朔

大戴禮夏小正傳曰蔡遊湖 春秋正義

林氏曰小戴氏之書謂孔子於杞得夏時焉鄭氏以爲夏后氏四時之書也今小戴氏月令則呂不韋所作也其於季秋之月合百縣爲來歲受朔蓋秦人以建亥爲正故也小戴知夏時出於夫子而近取秦人所作爲何耶世所傳大戴禮而夏小正在焉鄭氏注釋月令引夏小正蓋不一而足也欲以夏后氏之遺書發揮後來者耳是夏小正之書所爲近古不可誣也今其書具存其於春正月則魚陟負氷農緯厥耒二月則有鳴倉庚三月則田鼠化爲鴽此於月令句讀或小有不合者如所謂昴則見初昏參則見浮游又有所謂俊風寒日穫黍蕕蘭剝鱓鳴此其憂憂乎爲三代遺篇也

漢上朱氏曰二十四氣七十二候見於周公之時訓呂不韋取以爲月令焉其上則見於夏小正夏小正者夏后氏之書孔子得之於杞者也



夏建寅故其書始於正月周建子而授民時巡狩烝享皆用夏正故其書始於立春夏小正具十二月而無中氣有候應而無日數至于時訓乃五日爲候三候爲氣六十日爲節二書詳畧雖異其大要則同豈時訓因小正而加詳歟

夏小正序云孔子得夏時於杞鄭氏注曰夏四時之書也其存者有小正而鄭注月令入辭大氏約嚴不類秦漢以來文章信其爲有夏氏之遺書其間星昏旦伏見中正當鄉若寒暑日風氷雪雨旱之節草木稊秀之候羽毛鱗鸁蟄動

之屬蟄與粥伏鄉遊陟降離隕鳴呴之應罔不具紀而王政民事繫焉葢夏之月令也

杞紀卷二十

藝林上

毛詩齊風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翺翔　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載驅四章章四句　錄二章

毛詩周頌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客謂二王之後夏之後杞商之後宋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者也此二王之後來助祭之詩言鷺飛于西雝之水而我客來助祭者其容貌修整亦如鷺之潔白也）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振鷺一章八句



毛詩周頌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我客二王後也）　有瞽一章十三句

尚書五子之歌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

不見是圖于臨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
上者奈何不敬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
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亾其三
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
滅亾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
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絶祀其
五曰嗚呼曷歸于懷之悲萬姓仇于于將疇依鬱
陶乎于心顏厚有忸怩弗愼厥德雖悔可追
尚書胤征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
頓子𨓚事晉而背楚悼夫人㾺魯以肥杞　襄二



十九年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
晉悼夫人慍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尙取
之公告叔侯叔侯曰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
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絶書府無虛月如
是可矣何必㾺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
夫人而焉用老臣春秋左傳類對賦
杞國用於㢴禮伊川變於戎風　僖二十七年杞
桓公來朝用㢴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同上
春秋之世朝魯者十有五國曹郕薛滕杞小邾紀
郜郯郜葛牟蕭穀鄧也州介白狄或來而不復或

禮不能備故皆稱來焉滕初稱侯自桓二年書子
薛初稱侯自莊三十年稱伯或曰自降也或曰時
王所黜也樂正子記滕侯薛侯旅朝隱公桓王聞
之徵朝滕以子在薛以伯在王怒皆黜焉此一證
也二邾微國入春秋初尙無爵命故儀父稱字黎
來稱名其後皆書爲子蓋以王命進也二國附庸
可以王命進則滕薛侯爵亦可以王命降但未知
杞初稱侯至莊二十七年稱伯僖二十三年又稱
子文十年復稱伯至襄二十九年又稱子侯升侯
降又誰命之也諸國曹郕滕紀小邾朝魯爲多杞



七朝而止于成曹五朝而止于襄小邾五朝而止
于昭郕七朝而止于定滕五朝而訖于哀列國之
述職于天子者春秋闕如而自相朝見皆非禮也
穀鄧辟陋葛牟旅見羣然而走于桓杞　姬之子
郜季姬之夫羣然而走于僖曹伯五年而再朝于
文小邾子十五年而再朝于昭杞紀昏媾薛介比
鄰郕子仇讐或諸難而不存或不敬而致討或終
始一至或忽禮忽兵春秋之諸國何可長也總之
東遷而後周禮不講久矣列國之君唯利是視曹
滕諸國之朝于魯猶魯之朝于大國也是以齊晉

夏霸之日曹遂不朝晉悼昏杞之後杞遂不至滕與二邾迄乎春秋之末而猶栖栖兩觀之間蓋式微甚矣小國欲託重于魯故亟于朝魯既而小邾子被執於宋不聞魯人救之是魯之不能庇小國也然僖公保須句而須句滅襄公屬鄫而鄫亾魯之不振也舊矣又何責乎定哀哉 左傳事緯

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 離騷

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衖 言禹平治水土以有天下啓能承先志纘叙業故九州之物皆有辯數九功之德皆有次序而可歌也太康以逸豫滅厥德盤游無度田于洛南十旬弗



反有窮后羿距之于河而五子用此亦失其家衖言國破而家亾也 同上

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 言羿因夏衰亂代之為政娛樂畋獵不恤民事信任寒浞使為國相羿畋將歸浞使家臣逢蒙射而殺之貪取其家以為己妻 同上

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 言浞取羿妻而生澆彊梁多力縱放其慾不能自忍也澆既滅殺夏后相安居無憂日作淫樂忘其過惡卒為相子少康所誅 同上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䠶夫河伯而妻彼雒嬪 言變更夏道為萬民憂患傳曰河伯化為白龍遊於水旁羿見䠶之眇其左目羿又夢與雒水神宓妃交亦妄言也 同上

馮珧利決封豨是䠶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 言羿獵射封豨以其肉膏祭天帝天帝猶不順羿之所為也 同上

浞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䠶革而交吞揆之 言浞娶於純狐氏女眩惑愛之遂與浞謀殺羿也 同上

惟澆在戶何求于嫂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女岐縫裳而館同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 澆無義淫泆其嫂往至其戶佯有所求因與淫亂夏少康因田獵放犬逐獸遂襲殺澆而斷其頭顛倒也隕墜也女岐澆嫂也言女岐與澆淫泆為之縫裳於是共舍而宿止少康夜襲得女岐頭以為澆因斷之故言易首 同上

湯謀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尋何道取之 杜預云斟灌斟



尋夏同姓諸侯相失國依於二斟為澆所滅其子少康為虞庖正有田一成有衆一旅遂滅過澆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也 天問

盛德之祀必及百世舜禹餘烈陳杞是繼媯滿受封東樓纂世閼路纂逆夏姬淫嬖二國衰微或淪或替前并後虜皆亾楚惠句踐勃興田和吞噬蟬聯血食豈其苗裔 史記索隱述贊

州卣 州作父乙寶彝 右周器卣蓋銘文皆同

鐘鼎款識

杞公匜 杞公作為子叔姜盥匜猾壽萬年永保其身姬越受福無諆子孫永保用之 同上

周州卣　右通蓋高六寸六分深四寸五分口徑長三寸九分闊三寸五分腹徑長六寸五分闊五寸八分容三升二合共重四斤十有二兩兩耳有提梁蓋與器銘共一十二字曰州作父乙寶彝按州出於萊國之後以州爲氏在晉有大夫州綽在衛有大夫州吁其爲氏則一耳卣非庶人可有是乃當時公矦卿士世祿之家此所以著姓言之也是器特以四鳳飾於蓋與器之上鳳之爲物有其時則見非其時則隱其出處嚮類有道者故翔於千仞則覽德而下九成之後則番然來儀然將



以是飾之於器豈可非其所有而命之耶（宣和博古圖錄）

洪文敏公邁曰州出於萊國後以州爲氏在晉則大夫州綽在衛則大夫州吁其爲氏則一耳予按萊國之名無所著見而州吁乃衛公子正不讀春秋豈不知衛詩國風乎遂以爲氏尤可哂也（容齋三筆）

貞按州國名春秋桓公五年州公如曹經傳皆有明文乃宣和之集博古圖者漫無攷證景盧先生哂其不讀春秋是矣而其自爲議論亦屬意度之辭何也

管子大匡　桓公五年宋伐杞桓公謂管仲與鮑叔曰夫宋寡人固欲伐之無若諸矦何夫杞明王之後也今宋伐之予欲救之其可乎管仲對曰不可臣聞內政之不修外舉義不信君將外舉義以行先之則諸矦可令附桓公曰於此不救後無以伐宋管仲曰諸矦之君不貪於土貪於土必勤於兵勤於兵必病於民民病則多詐夫詐密而後動者勝詐則不信於民夫不信於民則亂內動則危於身是以古之人聞先王之道者不競於兵桓公曰然則奚若管仲對曰以臣則不而令人以重幣使之使之而不可君受而封之桓公問鮑叔曰奚



若鮑叔曰公行夷吾之言公乃命曹孫宿使於宋宋不聽果伐杞桓公築緣陵以封之予車百乘甲一千

淳于王歌二曲　蕭蕭河中育育熟須含黃獨坐空房中思我百媚郎　百媚在城中千媚在中央但使心相念高城何所妨（樂苑）

胡纘宗淳于王歌　馬上百媚郎閨中百媚娘千山引新月宛宛心相將　百媚一何嬌千媚一何妖不緣心相念何嗟千里橈（胡可泉擬漢樂府）

俞彥淳于王歌　鬱鬱田中禾禾熟自成穗沉沉

合歡帳獨寢不成寐　詩綜

漢文帝除肉刑詔（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其少女緹縈隨父至長安上書請沒入爲官奴以贖父刑罪書奏天子憐悲其意遂下此詔）制詔御史
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黥劓二刖左右趾合一凡三也）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爲



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爲令

唐陸贄擬德宗册杞王妃文　維建中二年十一月某日甲子皇帝使某官持節册命某官竇氏第若干女爲杞王妃曰於戲禮以大婚崇繼孕本人倫之教詩言淑女配君子繫王化之綱蓋率人成風由內及外得不采嘉耦以固盤石形閨門以御家邦詳求維難歷選滋久時乃之擇得于舊姻柔婉稟乎天和禮樂成於家法明章婦順虔奉姆儀克茂鵲巢之規協宣麟趾之美其祗膺嘉禮欽率

內教淑愼厥心無替於後嗚呼可不愼歟

庾信爲杞公讓宗師表　臣某言伏見詔書以臣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宗師中大夫伏奉綸言心寬震讋臣聞堯分四岳是以望秩山川舜命九官是以光華日月必須易儀（一作刑）以德明試以功乃可協和萬邦咸熙庶績臣幼無學植長闕才成鴻都之門不能定其章句鷄鹿之塞無以名其碑碣憑天潢之派水附弱木之分枝東岳則朝宿有名南宮則門闌有籍在臣庸劣久知滿盈武陽以功臣之重特拜宗師東平以母弟之



尊超登上將臣有何德能兼此榮臣早傾廷蔭曾未扶墻母氏慈訓哀矜勞苦甫及成人復垂捐棄几筵如在忍離鞠養之恩終天無報叩地難任欲草土丘陵終身塋域霜露淒履時之感鸞雀展廻翔之心不悟天澤沛然謬垂提拔當今玉燭調和既非金華之世璿璣齊政豈忘松檟之餘況復一枝踐曲終危九層之臺一股岑蹄必傷千里之駕皇帝欽明文思光宅區宇禮格四方無容奪臣此志孝治天下自當哀臣此情大宗爲師更求同姓之國元戎參乘別選能賢之臣伏願覽清蒲之奏

曲允微誠詔鳳凰之池特收嚴召則天慈無濫私
願獲從臣之容身便當有地不任荒悚戰懼之誠
謹詣朝堂奉表以聞周宗室傳章武公導子亮襲杞烈公爵天和末拜宗師中大夫進位大將軍　庾開府集

劉杲卿論古堂記　羿之於射造父之於御伶倫
之於律秋之於奕各名一藝卓立前古後世有作
者必來取法斯可以盡藝之善古之君子高名不
磨昭如日月直節不回堅如金石出而輔世則堯
舜其君退而窮處則巢許其身表表乎百世之上
聞者莫不興起豈特羿之射造父之御伶倫之律



秋之奕卓立於前古哉業其藝者猶知有所取法
士大夫修身見於世一出一處一默一語曷嘗不
以往哲爲龜鑒然則古人之所行後人之所師不
可一日廢自警也北海爲郡尚矣自漢迄于五季
搢紳先生世不乏賢天下之士聞其風而悅之讀
其書撫其實資之以立身揚名推之以致君澤民
斟酌　皆足所欲況鄉里之所嚮慕耆舊之所
誦道情親而意密人　所自私者耶惜乎去古遼
邈欲覩炙其人而不可得獨可考其衣冠想其風
采於繪畫間以慰輿衙之思而有所未能也惟太

守安陽韓公逋守汝陽慕容公博學好古器識宏
遠嘉北海之多賢善斯人之慕義於是披閱載籍
拔其尤者學術如逢紛庸譚郎宗鄭康成甄宇徐
房徐幹孝友如淳于恭王襄王閎呂元簡節義如
禽慶王修杜松贇正直如牟融周澤王儀是儀韓
熙載操尚如公沙穆邴原王昕隱德如逢萌管寧
知人如郎顗高構高義如孫嵩劉敏元政事如滕
撫張允濟皆足以振揚英聲扶持風教接邦人於
道裒其像而繪之名其堂曰論古孟子曰一鄉之
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鄉爲未足則及一國一



國爲未足則及天下天下爲未足則又論古之人
堂之所繪者不出乎一鄉一國　行其賢德則進
乎論古之人登其堂儼然而望之其嚴如秋霜烈
日其高如泰山北斗可以興好義之心可以消鄙
吝之情如芝蘭之薰染與俱化而罔覺於此見公
之意所以待北海者爲不薄矣懇請迹古之循吏
有以惠愛元元稱者不過出入阡陌勸課農桑有
以獎厲風化稱者不過斥大學校延見諸生未嘗
有叅訂圖史馳騁上下千餘載索先賢而繪像示
一郡之儀形如我二公者風義廩然度越古之循

吏遠甚此邦之人從公之化莫不交令其子兄誠
其弟在朝廷則厲臣節在閭門則竭子職居鄉黨
則以仁待交友則以信毋俾先賢專美於前毋俾
二公有憾於後戒之戒之毋怠於斯言異時才傑
間出焜耀青史猶今之視昔無乏才之歎蓋有推
輪　始者云杲卿郡人也獲覩盛事豈可嗇無揄
揚之辭顧惟才力卑弱不足以起其文兹以爲愧
登仕郎前萊州掖縣簿劉杲卿記
李澄中遊淮陰三壩記　史稱韓信囊沙夾濰水
爲千古奇戰至今土人號韓信壩者三其上壩在



東武巴山西北五里許癸丑秋八月同二三子走
馬過之濰故沙河至此石崚嶒起色黝赭作奇鬼
形獰獰爭向水夾河約二里石忽起水中流水迅
急不能下齧石洄洑聲砰激震兩厓間屏息聽之
隱隱有角聲有鼙鼓聲有鐃吹聲有戈戟格鬬聲
有楚歌聲有劍楯相磨曳地北哀號聲有古戍思
鄉怨聲慴人氣不得語時秋空泬漻風獵獵吹雁
鶩高下日黯淡沉水底微光隱射覺有數十百萬
陰燐颭颭來襲人衣袂壩二層淤尺餘竇形小大
如升斗蓋其囊沙處也諸子各慷慨就詩北去一

里爲中壩石參差雁行立迤北二十里爲下壩石
又起數葩如上壩竇水聲蓋與中壩遥相應云李
子曰吾過壩水覩韓信囊沙處奇信之才而知楚
之亾以天也龍且楚驍將不以水破其中堅信未
必勝信不勝楚未可知也今濰水上下獨三壩爲
石河若天設此待信壩水囊沙以擊且者傍礬滿
數十畝水其計蓋萬全且死羽之勢孤而楚亾矣
嗚呼羽曰天亾我豈不信哉
瀰彼濰水驚亂石之崔嵬急峽束河河勢怒崩濤
齧石聲如雷云是淮陰之戰地擊龍且于此隈沙



囊滅没不可見惟餘壩窟深射生喧豗陰雲黯淡
古鬼泣風沙四起魚龍哀且兮一死楚乃覆天將
亾楚非韓才高鳥已盡良弓放摧楚宮漢闕安在
哉龍且韓信同飛灰
吳萊與傅嘉父書　春秋列國惟杞最難考足下
確主左氏謂杞本侯爵或與足下辨者又謂杞爵
爲伯謂之伯者公羊氏之說也公羊釋經桓二年
來朝之杞侯爲紀十二年曲池之盟而杞侯亦爲
紀其後止見杞伯耳用此故也是不然杞之本爵
公也當武王克商未及下車存舜之後於陳則胡

公滿也存夏之後於杞則東樓公也存商之後則微子之在宋也地方百里爵號公皆使服其服行其禮奏其樂稱先王客而朝以備三恪故傳曰王者之後稱公是則杞本公爵也周之盛時諸侯之封爵甚嚴也微子微仲雖因商之舊稱至二世而爲宋公胡公滿之後則有相公孝公而杞自東樓公西樓公十世至成公皆稱公無異稱也是則杞之本爵公也而又謂之爲侯爲伯者諸侯之封爵變亂周道之缺也自杞之入春秋桓之二年稱侯莊之二十七年稱伯僖之二十三年稱子文之十



二年又稱伯襄之二十九年又稱子昭之六年又稱伯自是終春秋稱伯凡六變春秋之書他國未有如此者後之儒者釋之不曰杞用夷禮春秋貶焉則曰其國削弱而自降也不曰時王所黜則曰霸主擅爲之進退也由此觀之則杞之爲公爵也明矣安得主左氏曰侯爵主公羊氏曰伯爵乎然予猶竊有疑焉春秋之法中國而夷禮則夷之夷而中國則中國之杞宋王者之後也桑林之樂公侯合伯子男之禮猶班班然僅見於宋杞無有矣信乎其用夷也然春秋狄秦者有之狄鄭者有之

狄晉者有之夫以其行夷狄之道也特以號舉而未嘗一黜其爵爵者先王之所建也今不能用先王之禮而用夷禮狄之可也聖人又豈以意升降諸侯之爵乎若以杞之用夷則已貶稱子矣而又稱侯稱伯且曰雜用夷禮則降一等純用夷禮則降二等將以其偪近淮夷也春秋之初杞卽淳于之杞也而非雍丘之杞也嘗以來朝不敬而致討矣曷不於此時貶而獨貶其卒乎此一疑也春秋之世非先王之世也諸侯恣行淫亂不軌衆陵寡大侵小信乎封疆之孤離也杞之自降則吾不知



也且當時之削弱不特一杞也又何杞之屢降乎然春秋之末諸侯之賦嘗重矣子產請之於晉則曰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賦懼弗堪也爭之不已卒以減賦夫鄭固自降矣春秋未嘗以男爵書之若杞以其力之不足禮之不講僻陋在夷不能自列徒以削弱而貶號爲侯貶號爲伯貶號爲子是戰國之衛也而謂杞若是乎又況先王之封爵杞之守世也曷爲無故貶爵以自辱其先祖苟又自降不已則將爲周室不成子乎此二疑也成周之盛王室固能糾陟諸侯矣其東遷也王失其政

諸侯亦於是乎不廷葢非特一杞之爲也使時王而能貶其爵削其地誠足以振衰周而起之矣春秋不必作也不然悖亂如鄭衛桀驁如吳楚天王不能一有所懲而獨絀杞奈何以夫王者之後於周爲客而以夷狄視之耶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爵爵不過子使杞而可絀是果何罪以至此乎吾未聞時王之威令足行也徒藉區區之禮以感動諸侯至於魯桓篡弑之賊猶且錫命以寵之雖死不廢其賞濫矣其刑則未也又安在其能絀杞乎此三疑也時



而春秋王道缺矣諸侯力政而後有霸宜乎其取先王之典而紛更之也然五等之封爵則莫之或變也春秋之始年大國雖有欲覇之心而小邑未易以從覇杞之爲杞是特一與莒盟未嘗自列於諸侯之會齊桓之盛且不足以致杞又百餘年而始同盟于蟲牢若之何而擅爲之進退乎鄭大夫卒晉人將治其室鄭人不許豈不曰以大夫之在鄭而晉得以制之是邊鄙鄭也不可爲國大夫且不可專廢置於鄰國又況同爲天子之藩臣乎若霸王之擅進退者誠以甲兵之强弱幣玉之厚薄

也而偕其等秩則於載書之際以莒子則先薛伯以曹伯則次許男或有之矣而未始敢變其爵也且杞之來盟也晉人方帥諸侯以城之固將尊顯之不暇安得賤而絀之乎此四疑也此四說者必有所是亦必有所非其曰杞本夷禮而春秋貶之未盡其義也則又曰其國削弱而自降也又未盡其義也則又曰時王所絀而覇主擅爲之進退也是則杞本何爵乎公爵也夫既公爵矣春秋曷爲若是而書之也夫子之作春秋必關於天下之大故而後書葢文武之褒大封而杞爲首東遷以來



彼且扶傷救死之不恤爲天王者固宜發憤于上而振我周家之法度乃徒覇主僅假其大義以專封弱國以聳動天下且禹之功及民也遠人之見河洛者猶思之況其子孫乎鄫不足道也而杞爲稍大夫子葢嘗惻然有感於心而特予之以王爵之不正者且以志其日就衰滅之漸是心也興滅國繼絶世之心也故曰杞之本爵公也杞之公爵吾於西周見之杞之爲侯爲伯驟升驟降吾則於春秋見之見之於西周者正也見之於春秋者夫子特示其變於天下及變之既極又以子稱之當

其卒也淮夷嘗病杞矣緣陵有城而齊以不霸當其來盟也東夏嘗不寧矣淳于有城而晉亦以不霸有霸非美事也無霸非細故也於是王道之不絶者如綫人皆曰杞先聖人之後也今弱矣而春秋屢變其爵將使天下之諸侯少懼焉則周室猶幸也夫豈上絀夏下存周而果如公羊氏之説乎否耶足下既主左氏而學又熟昔漢董仲舒與胡毋子都同業故春秋之教大行此不無望于足下也亦惟有以折衷焉

吳萊與黄明遠第二書　承示舉傳論左氏誠有



可舉者世言春秋者必先定五霸之功罪五霸之間齊桓特盛雖曰諸侯實行天子之事僖之二年狄人滅衛衛文徙都楚丘齊也遂師諸侯之師以城之春秋不序也止若魯自城然其義蓋有不與齊侯之專封者今而曰使諸侯而城之將如城邢書齊宋曹之師或加城緣陵書諸侯楚丘之書則否豈非霸者命魯獨任其責乎左氏乃以魯會之後而不序左氏非也自今考之左氏誠非也然欲謂爲魯之自城則尤非矣方狄之伐邢三師有聶北之救邢亦自是遷于夷儀然後三師因其所以

救之者往城之杞夏餘也而卽東夷又爲徐莒所脅齊也且爲東畧之謀夏既有會于鹹次年之春乃往城其所遷之緣陵此二役也邢杞之遷猶得其國家以往雖使救而城之未見其爲專封故齊與諸侯可書也若夫榮澤之敗漕邑之處衛也國破君死遺男女流散遷轉莫之底止於是而救之於是而城之豈非所謂專封者歟故齊與諸侯不可書也今而又曰楚丘在衛小穀在齊均之以魯自城書也蓋莊之二十有二年城小穀左氏則謂魯之城也爲管仲然魯亦未嘗有自城它國之邑



者杜預注小穀管仲私邑今在濟北穀城穀城別是齊之穀邑齊與魯襄會會其地而蕭叔就朝之處不曰小穀小穀本魯邑也曲阜西北有故小穀城孫明復魯人也考此當矣未可引以證楚丘也且城楚丘之上年齊宋魯鄭曹邾爲會於杙將此六國城之也又况亾國之餘豈魯一人所能獨任其責者哉戍鄭虎牢非魯之獨戍也歸粟于蔡非魯之獨歸也皆霸者與諸侯爲之也僖之三年齊侯宋公江人黄人陽穀之會齊之霸者幾三十年左氏則指陽穀爲伐楚之謀近世儒者亦多從之

何則楚之僭號稱王馮陵中夏齊之所當憂者門庭之寇也其欲聲罪而致討者計已久矣兵不正勝師出不正反不有以周詢於始則何以善處其成功哉今而曰齊及八國侵蔡蔡潰遂伐楚蓋齊之伐楚因侵蔡而遂爲之又不用江人黃人之師也陽穀之會果何所謀乎是不然齊桓節制之兵也丘有聚而爲正亦有散而爲奇先之以文告之詞而耀兵於陳者齊及八國也示之以掎角之勢而按兵於境者江人黃人也樂毅將伐齊則先約韓魏以分其與國之援諸葛孔明將擊魏則申好



江東以定其鼎足之勢蓋楚今爲江陵江黃今在汝蔡光黃之境自江陵及於其國者不啻千里然楚之與國也熟諳楚事而樂告於齊此一會也齊之所以敢致力於楚者獨不以江黃之謀乎及召陵受盟齊師老矣陳轅陶塗實誤軍道使陷沛澤之中討之誠是也江黃二國全師守境未嘗出戰故又使魯主之而後用之於陳不然陳豈有獲罪於江黃者哉今而又曰左氏叙蔡人之嫁蔡姬故侵蔡豈先以伐楚謀乎以是知陽穀之必不然矣雖然蔡姬未絕蔡人嫁之若曰齊以侵蔡之陋不足以令諸侯而欲以伐楚召之此近譎矣孔子又謂之正者何也意者蔡自莘之敗獻武見執既而楚人復之爲楚屬國諸姬之陷於蠻夷者自蔡而始齊也因是而侵蔡特以蔡姬而召釁欲使楚人之不覺一蔡之潰乃移其事於楚則夫齊及八國之威已動於鄢郢之都矣陽穀之會其於江黃謀此者至熟也雖晉之覇亦猶是也楚之寖强非東方崛起之吳未有能制其死命者始會于鍾離又會于戚又會于柤又會于向屢會之矣然未嘗與之合戰於楚楚之歲有吳師實晉使　也豈非晉



之所以用吳者亦得於齊桓之約江黃者乎抑此二事又齊桓覇業之特盛者也楚丘封衛也陽穀伐楚也春秋之大節目也此而不辨則無貴乎知經矣它如郳儀父非字也當與郳子克別是一人近世黎氏亦有是說然莊王之翁王子克實字子儀又一證也如單伯魯大夫左氏謂周大夫則濮致其辨然魯邑有單父單伯是魯命卿周有單子則姓苑言成王少子臻封于單或周别有單邑歟未可定也餘卷帙尚多又當有待於面而後盡焉

藕軾蓋公堂記　始吾居鄉有病寒而欬者問諸

醫醫以爲蠱不治且殺人取其百金而治之飲以蠱藥攻伐其腎腸燒灼其體膚禁切其飲食之美者朞月而百疾作內熱惡寒而欬不已纍然真蠱者也又求於醫醫以爲熱投之以寒藥旦朝吐之暮夜下之於是始不能食懼而反之則鍾乳烏喙雜然並進而瘭疽癰疥眩瞀之狀無所不至三易醫而疾愈甚里老父教之曰是醫之辠藥之過也子何疾之有人之生也以氣爲主食爲輔今子終日藥不釋口臭味亂於外而百毒戰於內勞其主隔其輔是以病也子退而休之謝醫却藥而進所嗜氣完而食美矣則夫藥之良者可以一飲而效從之朞月而病良已昔之爲國者亦然吾觀夫秦自孝公以來至于始皇立法更制以鑴磨鍛鍊其民可謂極矣蕭何曹參親見其斲喪之禍而收其民於百戰之餘知其厭苦憔悴無聊而不可與有爲也是以一切與之休息而天下安始參爲齊相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蓋公爲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以舍蓋公用其



言而齊大治其後以其所以治齊者治天下天下至今稱賢焉吾爲膠西守知公之爲邦人也求其墳墓子孫而不可得慨然懷之師其言想見其爲人庶幾復見如公者治新寢於黃堂之北易其弊陋達其壅蔽重門洞開盡城之南北相望如引繩名之曰蓋公堂時從賓客僚吏遊息其間而不敢居以待如公者焉夫曹參爲漢宗臣而蓋公爲之師可謂盛矣而史不記其所終豈非古之至人得道而不死者歟膠西東並海南放于九仙北屬之牢山其中多隱君子可聞而不可見可見而不可致安知蓋公不往來其間乎吾何足以見之

鄭康成戒子書　吾家舊貧不爲父母羣弟所容去廝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授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覩秘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閹尹擅執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爲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

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
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
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
以老歸爾以事將閑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
拜國君之命問親族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
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煢煢一
夫曾無同生相依其最求君子之道研讚勿替敬
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已志
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
邪吾雖無紱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



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以亾親墳
壟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
於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
務時無恤饑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尚令吾
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後漢書
魏明帝撰鄭玄狀曰含海岱之純靈體大雅之洪
則學無常師講求道奧敷宣聖範錯綜其數作五
經注義窮理盡性也陶淵明集
范蔚宗鄭玄傳論曰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
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明家而守文之

徒滯固所稟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
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
功後生疑而莫正鄭玄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删裁
繁蕪刊改漏入自是學者畧知所歸王父豫章君
每考先儒經訓而長於玄常以爲仲尼之門不能
過也及傳受生徒並專以鄭氏家法云後漢書
孔融修鄭公宅教　鄭公久遊南夏今艱難稍平
儻有歸來之思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藩垣林木
必繕治墻宇以俟還孔少府集
史承節鄭公廟記　夫囊括宇宙者文字發明道



業者典墳所以聖人作而萬物覩賢人述而百代
通禮樂得之以昭明日月失之而寒忒宣尼彰删
緝之功秦始速燒焚之禍迨乎羣儒在漢傳註縹
緗莫不珠玉交輝纖微洞述同見集於芸閣獨有
輟於環林豈若經教奧義圖緯深術如我鄭公公
諱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時爲
尚書僕射公少爲鄉嗇夫不樂爲吏遂造太學受
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
厤九章筭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
春秋韓詩古文尚書攝齊問道摳衣請益去山東

而入關右因盧植而見馬融考論圖緯乃召見而
升樓精通禮樂以將東而起歎三載在門十年歸
邑及黨事起遂杜門不出隱修經業於是鍼左氏
之膏肓起穀梁之癈疾而又操入室之戈矛發何
休之墨守陳元李育校論古今劉瓌范昇憲章文
議何進延於几杖經宿而逃袁隗素爲侍中緣喪
不赴孔融之相北海屣履造門陶謙之牧徐州師
友折節比商山之四皓鄉曰鄭公類東海之于君
門稱通德漢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
長吏送迎公乃以病自乞還家董卓遷都長安公



卿舉公爲趙相道斷不至會黃巾寇青部乃避地
徐州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道遇黃巾賊數萬見公
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
遣使邀公大會賓客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
一斛秀眉明目儀容溫偉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
公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公依
方辨答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嘆服門人相
與撰公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公
所註周易尙書毛詩儀禮周官禮記孝經尙書大
傳中侯乾象曆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

藝論毛詩譜駁許愼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
凡百餘萬言經傳洽熟稱爲純儒齊魯間宗之公
後疾篤以書戒其子異恩曰吾家舊貧爲父母羣
弟所容去厮役之吏遊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幷兗
豫之域大儒得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
年過四十乃歸鄉假田播殖以娛後舉方正賢良
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徵聞命罔從而黃
巾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鄉邦今年春夢孔子告之
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旣寤以讖合之
知命當終有頃寢疾享年七十有四自郡守以下



嘗受業者縗絰赴會千餘人乃葬於高密縣城西
北一十五里礪阜山之原嗚呼哀哉承節以萬歲
通天元年行至州見高密父老云鄭先生漢代鴻
儒託爲文乃爲之銘曰　煥乎人文圖稽典墳煩
亂爭剪定自孔君中遂湮没秦帝沮焚漢興儒教
鄭氏超羣膏腴美地簪纓宏規嗇夫罷署京兆尋
師中侯乾象左氏韓詩雖稱積學殆若生知公之
挺小大雅之懿囊括墳典精通奧秘六藝殊科五
經通義小無不盡大無不備好學慕道深思遠慮
來往周秦經過兗豫侍中不仕司農罷署盧植東

回馬融西去作者謂聖述者謂明窮達三辟門傳五經周官東部漢題西京白玉遍地黃金滿籯占卜潜論行途過飾陶謙師友孔融高蓋山啓釁屏草木書帶七十歸老三千赴會經傳洽熟齊魯攸宗爵祿不受贊論爲功禮樂今去吾道皆東類於標德比皓稱公闓尹擅貴禁錮連年乃逢宥罪方從舉賢南城避難東萊假田誕膺五百中覽八千今年在辰來年在巳嗚呼不憖吁嗟到此勞我以生息我以死道該八表神交千祀濰水之曲礪阜之陽過德爲里鄭公爲鄉雲愁廟古月暗墳荒舊



碑先没新石再彰詞愧黃絹心凄白楊明於不朽終古騰芳

宋林希書鄭玄傳　余嘗謂聖人之教尤備於禮自堯舜以來積于三代周之所以爲周者守此也秦悖人道書灰於火學士腐於坑天下之口不復敢言仁義先王之道不亾而存者幾何也頼當時耆儒老叟遺及漢世口誦手傳或山巖屋壁之間收拾鈌編折册朽蠹斷絶之餘次而成文猶有篇章條類明白葢其初不經於聖人之手至後世又遭磨滅其不能完而少有訛誤豈能免也及得鄭氏注精微通透鉤聯瀆會故古經益以明世學者皆知求而易入識爲人之道者漢諸儒之功而成之者鄭氏也其於法制更爲章明獨失之者緯也然當大壞之後聖人不出以一人之思慮欲窮萬世之文豈不難哉世之人猶指其一二而譏之遂以鄭爲一家之小學噫亦甚愚矣葢玩文辭則蔽於經術抑不思其所爲功者雖玄猶有所不敢議況無玄哉當漢之末姦雄競起玄身出禁錮四方聘請不能動其志脫一身於汚濁之世獨全其道至使黃巾望玄而拜不入其境嗟夫歷千百年及



此者廼幾人尙敢輒訕玄哉若玄者可謂賢矣

淳于長夏君碑　君諱承字仲兖東萊府君之孫太尉掾之中子右中郎將弟也累葉牧守印紱典據十有餘人皆德任其位名豐其爵是故寵祿傳於歷世策勳著於王室君鍾其美受性淵懿含和履仁治詩尚書兼覽羣藝靡不尋暢州郡更請屈已匡君爲主簿督郵五官掾功曹上計掾守令冀州從事所厤執憲彈繩糾枉忠潔清肅進退以禮允道篤愛先人後已克讓有終察孝不行太傅胡公歆其德美旌招俯就羔羊在公四府歸高除淳

于長到官正席流恩褒善糾姦示惡旬月化行風俗改易轓軒六轡飛躍臨津不日則月晧天不弔殲此良人年五十有六建寧三年六月癸巳淹疾卒官嗚呼痛哉臣隷辟踊悲動左右百姓號咷若喪考妣孩孤憤泣忉怛傷摧勒銘金石惟以告哀其辭曰　於穆皇祖天挺應期佐時理物紹蹤先軌積德勤約燕于孫子君之羣戚並時繁祉明明君德令問不已高山景行慕前賢列庶同如蘭意願未止中遭冤夭不終其紀夙世實祚早喪懿寶抱器幽潛永歸蒿里痛矣如之行路感動僶竟有



靈垂後不朽

恩公講主壽塔記　恩公講主上人者徐州蕭縣人也俗姓曹氏九歲出家動止異常禮靈壁縣大寧院戒師信公爲師習學經業耳聞口誦目覽心通年方十六徧歷叢林常窮性相恒護律儀檢束身心探賾佛指持戒精勤未曾懈怠始習孟蘭瑞應續繙立讚華嚴止講唯識之雄文兼繹百法之略錄一言之下義解神融秉宣投清慧雄辯大師賜龍紋衣講經律論傳大乘戒統益都路都宗主洞林老人處得法傳燈自後於濰陽定海安化古莒安居闡教楫物利生窮源三十餘載袪除四執精嚴五行頓起三心了悟二覺開講二十餘次僧訓五百多人德風遠揚戒行清潔令四衆以欽崇感神天而贊仰及弟還家事師展孝聖朝普度敕賜臨壇歲丙辰渠丘縣東二十五里杞城西南東朱王邨有功德主張法榮同弟張提領耆老人等持書請住瓶興教院法堂僧舍俱圓立先師窣堵波淩空絕妙看華嚴誦藥師戒經法律至不可數度門資僧一十餘人瓶印百法三十餘部德精學博內外俱明常荅二親之德恒報三有之恩俗年



七十六歲僧臘三十二年一日有門資僧濰州管內僧副釋隱吉祥廣言廣詮等謂予曰欲爲本師預立壽塔請書行履傳之不朽感此精誠傍通一線於大功不載處下筆向絕慮忘情閒陳言第二門頭因風漏泄姑記實跡於萬一云爾大元至元二十年歲合癸未丁巳癸卯日

杞紀卷二十終

杞紀卷二十一

藝林下　遺書附

周鋮羿射九日賦 以當晝控絃九烏潛退爲韻　伊祁氏之有
天下也十日並出或明或晦不唯差乎曆象抑亦
紊乎覆載留一陽永照俾九日潛退羿操弓而進
挾矢而前曰彼赫赫綿綿如珠之連爍我下土暨
我上玄今當盡臣術之微妙協君德之昭宣於是
和容體正審固心虔張六鈞之在手期九烏之應
弦弓既無雙矢唯用九一發而弦上霆激再發而
空中雷吼三發而輪震乾坤四發而輝流星斗五



發六發而煒煒霞散七發八發而離離電走九矢
皆中訝妖氛之忽無一曜高懸望邪明而何有忝
帝所惡天所嫌始騰凌而翕艴倏摞攄而殄殲貫
怨歸矢名而自消難彰變化落圓陵而盡死永契沉
潛瑞景將明形弓尚彀百辟仰觀乎黃道孤光下
燭乎清晝莫不由藝之就神之授混燭滅而平權
衡晷運正而分刻漏然後職羲和之任司掌御之
圖位賓賓於東極宅昧谷於西隅故得萬國謳歌
迎覩重輪之日九天寥亮長飛三足之烏則知道
潛會而發必中神自通而何再控鏡四海而弓能

張亘萬古而誰敢當設使堯德不聖羿技不臧則
蒼蒼茫茫終亂紀綱又安得廓六合定三光故曰
天無二日民無二王 文苑英華

蔣防姮娥奔月賦　昔姮娥服仙藥於俄頃指陰
靈以馳騁嗟人世之如流覺天衢之何永於是球
身鶱翥霽月凝冷振環鏘珮雜珠露之珊珊雲披
花冠渡銀河之耿耿伊立志之有恒果躡景而可
憑出乎寥廓夌此清澂企予望之想蟾蜍之下視
進吾往也軼埃壒而上升且夫碧虛望而自致清
質瞻而不墜天迴而音塵已沒風落而芳馨徽至



往而不返誰謂與子偕行仰之彌高孰云不我遐
棄窈窕輕舉圓明映空遺九族於脫屣冀一輪之
處躬獨往孤高若集瑤池之上潛來烟霧如分紈
扇之中迷晶皎亂曈融神明合柔德通想泛金波
詎假琴高之鯉將搖桂魄寧因禦寇之風冥冥晬
容規規皓質乘飛廉兮竦踊迫望舒兮寥慄初疑
妝以臨鏡形影猶分終類冰之在壺輝華相失故
得享年代之悠久與乾坤而齊立明明配日高高
在天對陽烏之升降伴孤兔之昭宣滿時而玉貌
和光雖分皓皓虧處而蛾眉共麗不辨娟娟炯若

逦輝超然絕俗想明眸而下鑒並玉鉤而旁燭閨
中結恨感乎於三五之時笛裏傳情聽我於關山
之曲豈伊異人學道全真湘波之妃洛浦之神曾
不足繼其芳塵以立升天中丞棄塵俗爲韻　同上
陸龜蒙書帶草賦　彼碧者草云書帶名先儒既
没後代還生有味非甘莫共三山芝㭊無香可媚
難將九畹蘭爭刋詞林畔種在經苑中榮翠影臨
波恐被芙蓉見鄙貞姿傷砌愁爲芍藥相輕發葉
抽英因天受性紛稚圭池上之宅拂仲蔚門前之
徑不省教施異術安得返魂未嘗輒入明庭何當



指佞幾臨寒日幸到青春莎衆未傳於漁父蒲茸
竊詠於詩人霜亦曾霑潘令偏知白薤風常遍起
宋生惟道青蘋栽培只倚於賢憐搴擷長憂乎稚
戲出慙無用舒還有異當琴操發伯牙山水之情
値儒編動鑿齒陽秋之思敢曰求友寧忘慕義吳
娃楫上空羨苔滋魏主帷中惟通蕙氣或乃蘭熒
越徼蕙茂周原幽搜莫及興詠徒存此則對仲舉
蕭踈之室處子山摇落之園不識渼宫豈是曾爲
帝女非侵遠道誰言能憶王孫徒夌其斂踈烟披
曉露弱可覽結勻能布護蕭蕭而不計榮枯漠漠

而何干好惡金燈照灼倘驚秦帝之熒粉蝶留連
眞訝羽陵之蠹爾乃高推籬菊瑞許階蓂我則惟
親志士每聚流螢豈便離蒿萊於隙地希杜若於
遥汀儻遇翰林主人之一顧庶長保於青青　甫里
先生集
琴操　范杞梁妻歎者齊邑范梁殖之妻所作也
吳邁遠杞梁妻詩　燈竭從初明蘭凋猶早薰扼
腕非一代千載炳遺文貞夫淪莒役杜弔結齊君
驚心眩白日長洲崩秋雲精微貫穹旻高城爲隤
墳行人既迷徑飛鳥亦失羣壯哉金石軀出門形



影分一隨塵壞消聲譽誰共論　宋
杞梁妻贊　嗟哉杞梁有要貞禮郊弔不受枕屍
哭死路溯城崩自病無倚赴淄絕命同歸可紀
左九嬪杞梁妻贊　遭命不改逢時險屯夫卒莒
場郊弔不賓哀崩高城訴情穹旻遂赴淄川託軀
清津　藝文類聚
楊維楨杞梁妻古樂府　極苦復極苦放聲一長
哀青天爲之雨長城爲之摧爲招淄水魄共上青
陵臺　楊鐵崖先生集
華周杞梁行　見林提學談華周杞梁妻事有感於衷遂成一章　華杞感

賓車駢刀爍雙纓長驅蕩莒師千里不留行豈爲齊君死肯負隰侯生二婺爭寫哀中夜不絕聲皇天爲摧噫百雉拉然崩朋友自有心夫婦自有經始知乾坤大不勝一寸誠二綽豈不雄惜哉殉淫朋毋以鴻毛重遂令泰山輕 弇州山人稿

僧貫休賦杞梁妻 秦之無道兮四海枯築長城兮遮北胡築人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烏烏上無父兮中無夫下無子兮孤復孤一號城崩塞色苦再號杞梁骨出土疲魂餓魄相逐歸陌上少年莫相非 禪月集

李東陽築城怨 築城苦築城苦城上丁夫死城下長號一聲天爲怒長城忽崩復爲土長城崩婦休哭丁夫往日勞寸築 李西涯擬古樂府

王士祿詩 古來稱善哭必曰杞梁妻哀音感頑艷嚋能與之偕或云韓娥歌或云朝雲篪或云雍門琴一彈使人悲豈如頹城心無情爲之移瑯邪王伯輿復是有情癡對君善哭者不敢言絲欲躊躇喚奈何寄懷於聲詩 十笏草堂上浮集

郭璞十日贊 十日並出草木焦枯羿乃控弦仰落陽烏可爲洞感天人懸符 山海經圖贊



王世貞鄭康成贊 高密康成長八尺餘受書馬融業過其師何舞陽聞之廹以就辟幅巾詣辭一宿而退莫知所之黃巾數萬環拜其廬渤海而東文舉是依實成祀於尼宮

高兆徐苗傳贊 高密徐卿負耒行篤義在則趨仕宦非欲計吏至臺輒訪安不司馬君臣正復不俗 續高士傳

顧絳禹陵詩 大禹南巡守相傳此地崩禮同虞帝陟神契鼎湖升窆石形模古墟宮世代仍探奇疑是穴考典或言陵玉帛千年會山河一氣憑御香來敕使主守付髡僧樹暗巖雲積苔淡鑿雨蒸鵂鶹呼冢柏蝙蝠下祠燈餘烈猶於越分封並杞鄫國詒明德胙人有覇圖稱望古頻搔首嗟今更撫膺會稽山色好悽惻獨攀登 亭林詩集

党懷英濰密道中懷古詩 十二全齊勢興亡俯仰中地傾濰水北山斷穆陵東破冢餘殘甓荒蹊足轉蓬燕齊舊懸隔不接馬牛風 中州集

朱彝尊濰水弔韓淮陰詩 淮陰師百萬曾此擊龍且廢壘人猶識囊沙水漸淤生憐諸將伍史并列侯書千載烏江廟君臣反不如 烏江項王廟以范增龍且配食

趙執信灘水詠古詩　芙蓉城外秋蕭灑古渡寒波渺東下舟人猶說淮陰功墟里空存栢欄社昨過灞水按圖經大耿差堪淩鄧覓如何人傑冠蕭張不得雲臺姓名寫列侯未保及身榮劉氏齊王許誰假白水眞人赤帝孫當代應羞漢恩寡擬將濰水上游沙燒作未央前殿瓦

藍田過濰水弔古　馬蹄落日龍且道古木霜風映衰草荒城隱隱倚山阿野人弔古傷懷抱覇王遣且來山東兵戈耀日旌旗紅當時意氣呑海岱寧知豎子眞英雄夜半囊沙塞濰水須臾水絶蛟



龍死多多益善韓將軍一料且也在囊裏楚兵半渡濰水灣漢兵決水波濤山誰憐甲士盡爲魚指顧三齊傳檄間龍且頭顱一坵土麋鹿縱横狐狸舞淮陰勲業竟何如未央鍾室淚如雨楚漢興亾俱塵埃浮名於我何有哉山川如畫經千古與君且復傾金罍

周亮工東行懷古詩　更遣雲門客渡濰邳淇東下盡荒陂秋風野水韓王壩落日高臺李相碑石阯空鞭山鬼骨桑田亂墾海龍皮當餐頗憶如瓜棗幼渺仙人不可期　偶遂堂集

趙執信寒亭詩　落葉將飛雨鐙前無那聽客衣添幾許今夜宿寒亭

劉希孟鄭公鄉詩　漢代論儒素斯文屬鄭公遺經傳孔壁篤行表齊東通德題閭里身名保始終於今書帶草猶共野花紅

劉正宗詩　漢儒康成墓舊有書帶草一自奮棘矜草色不復好非無雨露滋祇同蕭艾老我生雖後時風徽縈懷抱所願戢干戈談經存幽討翹首浯水濱繁憂尚如擣

施閏章詩　東萊舊說鄭公鄉文學風流詎可忘



吾道竟東深慰藉徵車不就亦輝光猶餘故宅村墟遠未息烽烟戰地荒編簡微言漸蹤闊青青書帶爲誰長

趙執信詩　康成已去久秔稻荒書堂書帶在何許不如秋草長此間頗豐饒萬疋傳魚梁人言管公都當羨鄭公鄉二公相視笑吾意故難量君看鴻鵠舉雲海恣翱翔

陳萬言逢萌祠詩　炎精熄中葉閏位爭美新黄龍德有悔賢哲甘沉淪感兹三綱絶大義疇能伸鴻飛貴先時冥冥謝弋人解冠挂東都盡室逐海

濱同時景明哲亦有梅子真寧爲吳門卒恥作禿
髮臣二子不可作誰其享清塵　銒園集
劉正宗逢萌詩　逢萌有古墳近在營丘路挂冠
挹高風齒髮未及暮嗟余逐塵氛胡爲獨羈束巢
許自無倫唐虞亦云負所遇或不同初非覬微樹
晤言質千秋簪笏等寄寓
劉正宗遇仙觀詩　遇仙傳舊蹟門徑半荒榛丹
鼎何年事滄溟幾度塵平疇鋪麥浪斷碣卧苔茵
絕岸東流駛衰回一愴神
安箕淳于恭詩　清尙輕榮名治行依老莊耕田
爲人食樹果爲盜怵幽居養逸志山澤發潛光美
行明主羨賜帛褒賢良至今黔陬道俯仰思遺芳
鄭康成詩　樓上見馬融幅巾見何進文舉表明
德本初欽偉俊緬公顯當世風標峙萬仞一代大
儒宗發身本田畯幾回過公鄉廣衢仰餘韻
徐叔胄詩　作勞晝荷鉏夜息輒吟誦惇行號儒
宗文章著博綜見義勇必趣抗烈鄉閭頌撫孤耐
劬勞睦鄰輟耕種徵辟數固辭環堵甘餓凍
明化基詩　文烈沉默士器畧稱軼羣功多在郵
徼治旅成殊勳大杖絖袴子強弩清邊軍偉績豈



世出行人式孤墳
張學海詩　張仲命世才磊砢森千丈文藻冠東
州自負實倜儻時當龍戰期兵燹迫搶攘民吏少
堅心大議公獨掌枕戈五夜勞募士千金饗搘拄
孤城完功績貽閭郲渠丘萬室家懷德默稽顙囊
賢忠利侯崇勳紀異壤書生勤行間風烈差相彷
既鮮特筆書又無厚爵賞遁迹古斟鄩慨息生遐
想　以上青社先賢詠
劉希孟汶水詩　雲竇來清泒泉聲落翠微銀河
天共遠秋水月爭輝沙際明如練城隅玉作圍回
旋殊有意未肎便東歸
曹申吉詩　雨歇疎林外歸雲亂夕煙鳥聲依近
樹人影滿前川衣薄微涼入村遥暮火懸喜看東
上月新沐對嬋娟　汶水乘昏渡微茫識遠汀麥
光浮近壠魚影唼新萍月挂千村白雲垂四野青
農桑田父語蓬戶未全扃
曹申吉過營丘詩　營陵亦是春秋地廢堞蒼涼
對遠峯霸業有人遷杞社荒城無據說齊封雲迷
古驛村烟絕麥秀清陰蝶影重坏土路旁稱漢隱
千年誰復繼高蹤　營丘古營陵地乃杞子遷國於此非齊始封之營丘也　逢萌

菜花道左
施閏章濰水詩　黃埃車馬片時閒麥秀葵香破
旅顏孤竹西山留石碣甘棠北海尙人間天淸絕
壑泉流細地古寒亭樹色斑千載王孫濰水戰浦
沙漠漠鳥飛還
曹貞吉詩　聞道韓王壩遺踪尙可求橋橫殘照
裏雪壓大河流斷岸餘衰草寒風上敝裘旌圖今
不見匹馬獨淹留
衛寒誰復念開關驅馬悠悠盡日還淡雪欲迷韓
信壘白雲猶護蓋公山天垂遠樹疑三尺水繞踈



籬自一灣擬向荒郵尋活火紆廻石磴可能攀
曹申吉詩　濰陽冬淺水潺湲問渡遲遲過遠村
橋畔波明鴻度影灘邊霜重草留痕荒林寂歷藏
樵火落日蕭條淡古原何事囊沙遺戰蹟令人千
載弔王孫
濰水道中觀落日詩　夕陽天外盡十里兩通津
雲影分餘照河流映半輪含精勞出沒斂魄讓星
辰無數晴鴉集翻飛色更新
憶濰水詩　爲憶曾游處煙波返照間水侵韓信
壩雲滿蓋公山客至同垂釣歸來但閉關何時乘

小艇常逐埜鷗閒
黃禎初春得濰鯉詩　正月春濤海上初鯨鯢吹
浪日愁予忽看鱗甲翻生意正想風雲縱所如寒
藻尙牽氷玉片漁簑先到野人廬蓬萊方丈無消
息舍爾能傳尺素書　耘石拙藁
王阮亭潛州集序　張先生杞園居杞城別業自
哀其近作古文爲潛州集謂予序之潛者何隱也
伏也州者何國也春秋桓五年州公如曹是也輿
地記云高密東安城淳于本春秋州國後併于杞
者也按太史公作杞世家自東樓西樓迄簡十九



公僅詳其世次曰杞小微其事不足稱述杞與宋
同爲神明之胄以備三恪而文獻不足徵如此故
徵之州併于杞又徵乎微者也然則何爲取乎州
也曰古也先生讀書好古凡八索九丘之書皆流
覽而尙論焉矧近在里閈者其畧之也其舍杞而
言州者何曰原始也州併于杞杞併于楚猶稱州
者亦如齊之遡爽鳩魯之遡少昊云爾先生所居
有峽雲之樓四隅皆山雲嵐草木陰晴朝暮之狀
若可攬結其東峽山尤秀拔具峯巒岩洞之觀記
稱大小州山或古今異名不可考要其山川之奇

可以供吟嘯爲文章之助則亘有然者先生之命
是集也而豈徒哉予曩序先生半部稿極論唐宋
文章之變兹不復云而特原其名集之義如此經
筵講官刑部尚書前都察院掌院事左都御史新
城王士禛撰

張貞杞城别業圖記　吾邑東北爲里三十而遙
有舊城址存焉夏后氏之斟灌國也周武王以封
淳于公遂號淳于國春秋之初杞并之又曰杞國
後滅于楚至今以爲杞城從後稱也丘虛以來其
爲草樹蔽翳狐貍竄伏者不知幾何年至明隆慶



中周氏始于此施版鍤治廬舍焉後爲族父近峯
公所有天啓癸亥乃歸先府君堂房軒閣以及水
石亭榭亦畧具矣壬午癸未間毁于兵燹及余之
身存者才十一耳然僅以之爲饘粥業歲一再至
或數年一來來亦未嘗信宿也康熙己巳余衰病
摧頹續以骨肉凋零心慮荒散入理頓盡思得幽
閴間曠之境攝養餘年遂移家其閒而杞城别業
始眞爲吾有矣杞之山皆在郭外幸地平衍可一
望收也擔山雙峯矗其前峽山嶕嶫峙其東西望
死延而奔屬者其牟山乎岞山埨山稍居其後則
張左右翼而分列焉汶流清泚繞出城背濰水湯
湯自南來至城東北兩川交會而入海此吾杞之
形勝也城雖廢垣之立者高處尚可二十尺其厚
惟倍入城余家麥畦稻隴在焉莊通東西大道兩
頭各數里皆夾植榆柳清蔭婆娑亦日不下南爲
收穫場柴門向之入門北行兩折而至雪廬以雪
中葺之故名原有夾室左廡僅存自右穿入回廊
再轉而達書室前後兩屑松牆限之前室陜長左
右皆牎牎下皆竹其形似舟字曰北船亾友楊輔
峭書其額而銘之後室三楹敞其前致頗疎豁庭



中襍蒔玉蘭紫薇階下種蕉兩叢屋後修篁千挺
風雨時至瑽琤作聲扁以孤邨風雨蕭然乃集文
徵仲書法所成前宜冬後宜夏視時涼燠爲徙居
之候後樓三楹爲卧所兩序翼之東安庖湢西儲
米鹽樓東精舍一區雙桐覆井醲陰滿院爲與客
夜話處用潁濱桐身青琅玕語署曰青琅館屋東
起樓三重高五尋取先府君來青閣舊扁顏之每
到上頭恍若置身星漢覺人世之埃壒盡去青天
之顥氣自來非僅以檻外諸峯排闥闖入也其南
相對亦起一樓用摩詰輞川詩語名之曰自來草

閣閣前有堂曰拙業司馬子長語也與田夫野老
量晴雨話桑麻於是乎在輔以丙舍惟藏農器而
已東北得古柳一株大且十圍擁腫鱗菌實數百
年物詠茆爲軒以承之曰餘柳亦摩詰詩中語取
吾家藏籍副本千卷實之一几一榻一筆一研熏
鑪茗銚外無多物具也又南行數武有門西向呀
然闢一境所謂杞園也中築方臺臨臺而屋凡三
楹曰山紫堂金陵鄭谷口書榜東闞峽山斜踞牖
上每當夕曛紫翠萬變始知其玅臺前鑿一大池
深丈許浸芙蓉菱芡左右皆桃柳梨杏花藥藩以



闌竹徑盎紆徊池南又一小臺高增其半看牆外
寒玉池池傍高柳亂藤蔥蒨相糾山紫堂後有地
數畮悉栽果樹如樝梨樗棗橪柿含桃頻婆來禽
之屬花時燦爛如錦秋後青璣朱實纍纍滿枝百
羽萃止緜蠻啁哳弄喧訴婁亦靜中一樂也東園
之事竊樹中又得一門曰北園有古文官果一株
圍不圓滿形類雞骨皮作爛鐵怪石色亦飽霜雪
矣樹下築方丈室傍皆桃李梅杏榆柳松栢曰桃
李隖從其多者命之也大氏吾莊以樹勝宅中之
樹以百計園中之樹以千計牆外之樹以萬計撥

城之阯郝路之旁橫生倒植不可以勾股計矣此
杞城別業之大較也余讀盧鴻草堂圖詩李公麟
山莊圖記未嘗不心服其勝而又頗睋其意止存
乎景物也余別業不逮昔人萬一而余之所以記
之者則別有懷抱言念郝墟爲先人敝廬余棲遲
于此寔存思其居處之意故支撐傾陊修葺破漏
僅還舊觀卽閒有增飾亦期克副先志而止不敢
以臆作爲能事也于其苟完屬王子安節爲圖以
乞詩歌于大人君子紀其事復自爲記述先世締
構之艱難及小子仰承之不易者以示後人若謂



可與山莊草堂角奇而鬭勝也則非余之所以爲
心矣康熙甲戌炊熟日杞園張貞記

杞園寄杞城圖一卷相示爲金陵王安節筆掩
暎緜冪遠近斐亹遂爲名墅傳神及讀杞園所
自爲記覺水木清嘉林園曠眼不減漁父花源
矣便欲東訪杞園相與上下來青閣幽尋桃李
隖散步寒玉池徙倚山紫堂卽餘柳軒而憩焉
但恨老病摧頹淹頓帷薄恐終成南陽劉子驥
耳放筆一慨菑川高珩書

余嘗入京走山東登泰岱之巔縱覽諸山層巒

鼻峰緜亘數百里未嘗不歎其地之廣土之厚
而昔聖賢之所由生也及歸舟南下過滄州歷
清濟南陽橋頭間明湖綠淨與東峯一帶相掩
映以爲青齊之勝大畧見於斯矣今讀杞園先
生杞城別業圖記其間山川秀拔如擔傘峰峽
諸峯環布周列汶濰二水夾流而入於海是知
靈區奧宅又在尋常聞見之外當日子厚東波
之在黄柳時搜剔其奇壯美其勝作爲記序使
後之人讀其文而嚮慕之然皆苦遷謫去桑梓
借枝寄迹究非所有孰若杞城去郭三十里習



先人之舊擴大其規模崇修其廬舍風雨寒暑
與父老子弟耕漁游釣終其身以樂於斯則又
非昔賢之所可及也矣至於地既奇勝文亦委
婉詳浹克盡其致益信濟南多名士扶輿清淑
之氣鬱爲光華豈止山川稱瑰異哉康熙甲戌
季秋竹西保頤居士汪耀麟謹識

張貞臥起樓記　予自壬午徙居杞城矮屋欲壓
頭且仰漏旁穿風雨弗庇乃於舍東隙地誅茅築
垣結廬其間經理三十甲子始稱苟完遂以來青
閣爲燕寢除飾南樓三楹以安几研天氣澄和牕
戶四闢拊檻極目原野底平遠山環抱矗矗如青
螺者盡在几席又地接東園老樹叢花鬱蒼薈蔚
映蔽檐際凡春秋之交時鳥關關其音百變終日
闃然不聞人聲意甚樂之因顏其前榮曰臥起客
有過者仰棟而指其牓曰是謂起元高臥處邪予
曰唯唯否否吾杞舊爲諸侯之國上古莫考其可
紀者夏后殷周不一其代州杞淳于不一其名他
不具論卽以杞言之自武公而後歷靖共惠成迄
于僖閔皆千乘之君也莫不有民人社稷之寄朝
聘燕饗之煩又必有爲輔翼奔走禦侮者當其時



聲烈烜赫震動一世而今之日其鼎彝裳衣已化
爲飛埃封圻采邑亦鞠爲茂草予以潦倒書生無
用於世遁迹荒野覽形勝而弔遺蹤臥游千載慨
獨在予矣縱不以此行住坐臥爲生人之常理約
而言之不外臥起二者起則勞臥則逸夫人不可
以久勞亦不可以久逸逸者所以節勞也故予伏
案少倦旋就繩牀起亦未嘗不卽臥也小休暫適
取其調節氣血不必成寐臥亦未嘗不卽起也至
園果初熟籬花欲放揮梧勸影聊復自醉其爲臥
而起起而臥者又不知其凡幾卽用黄魯直銘安

坐室唐子西記貧踞軒之例以字之奚曰不宜又不然而詠泉明之詩曰息交游閒業臥起弄書琴亦可以爲故事何必執起元臥處成拘虛之見哉客曰善臥則居居起則于于吾又因子而穆然於神農之世矣康熙丁丑日躔壽星之次杞園老人記

魯頌爲僖公作也詩人所稱武功烈烈而按之春秋左傳無有也葢其時齊桓出而霸業盛凡與國之從行者皆有事焉以天下論則齊爲功首以一國論則魯有戍勞文人揄揚太過則有之不可謂



無事實也且以經文言之魯最孱弱而每有會盟征伐魯公爲主自其臣子言之法宜如是引此以斷杞猶夫魯之與諸侯耳譬諸雲臺畫像大都皆將帥也然其偏伍卒校皆戮力行閒共成戰守者自其朋友子孫所稱道必曰某人曾與某役豈有訾之者故凡經傳所書若杞人杞子皆與大國共功名特國微無史官與風人遂不能獨彰于世耳獻又文之本可不重哉吾讀尙書叙禹之功靑兗爲多九河既播濰淄繼道說者以謂人工省者例稱道非也洚水懷襄濰淄亦漲今尙能阻行李況

當日乎水之所在禹迹歷焉及其苗裔三遷而終于濰水之交此又神功所起訖不可使湮汩者也先生居其土生其鄉摭拾奇零補其殘闕傳疑傳信俱存古人槩而未斷葢不敢以古史詩人自居此厚道也吾聞夏道尙忠忠者樸摯渾厚之意先生新葺茆堂于杞城顏之曰夏屋匪取渠渠昭其儉也庶幾有禹風歟康熙四十八年二月初四日

膠州族子謙宜言

安箕杞城別業園賦　爾其琅邪西鄙穆陵東偏周太常長齋舊地趙邠卿賣餅當年左攬鄭康成



通德之里右撫管幼安揮鋤之豁川原廻複草樹榮鮮瞻鬱葱之佳氣列綺錯之春疇室廬亭榭位置其間是惟杞園先生之杞城別業焉杞園先生者九臯鳴鶴八尺髯張族望則聲聞淸奕門第則冠珮琳琅江左之高文靑箱七葉河東之威鳳鬭羽三翔（先生先人有渠丘三張之目）溯家世之淳則垂竹素而芬芳先生承藉家學騰踔文林擅喬嶽之靈淑抒五經之紛綸述祖德而淸塵遠播讀父書而緒衮常新文譽淹華舊矣名喧日下人稱晚暮尙爾龍臥雲津爾廼長卿倦遊子眞棲谷結廬山水之交

選勝林泉之塽城南則禾黍成村牆下則莿蓼植木編虛敞之葯房闢幽澹之蘭路距止長樂之一株青松子山之兩杆修竹松陵之二頃湖田陸氏之三間兎屋而已哉於是渲染佳勝依約形模鋪幽曠於只尺藉丹青於顧吳柳浪椒園彷藍田而傳別墅素紈月扇倩名手而上新圖夫其風土清嘉溪山勝槩遠近之翠岫爲屏左右之清流作帶雲壑煙嵐拱衛則峽岝峯峰沙白潴清交會則汶濉兩泒山水回縈抱此荒城城上之王孫草碧城下之古驛蹊平覆徑垂隄列喬林與蟠木連畦接陌莪嘉穀與香秔前爲塲圃後隱柴荆則有室分寒燠堦蒔薇蘭中則蒼松一界背則修篁千竿搴龍髯而揮玉麈披鳳尾而弄桑翰若乃來青之閣高數仞貞白之樓起三重支頤而挹霄漢欹枕而對鴻濛婆娑餘柳之軒誅茅小築晻曖青琅之館覆井雙桐界樹與層臺駢接藥欄共花嶼蔥蘢山紫名堂坐夕曛於東牖藻香滿沼裛長夏之清風蘿篠裹以相結徑曲折而始通眺寒玉之池風過則半溪綠碧入桃李之隖雨飛則一川踏紅漲綠陰之百畮蔭綺樹以千叢田園閒而彌曠廬落覩



而益幽可以誦邁軸可以詠優游蓋圖綀營度者積有歲年而先生曰匪厥寧之適求爰以之食舊德而服先疇也況復家富奇書門盈好事緗囊縹帙蘊學府之行廚西杞東鈎暨文壇之赤幟九方賢儁咸願投縞上國名流競來問字池館氤氳上日良辰賓從則嶙彡絡繹家庭則玉樹繽紛或跣褰揎肘或高閣凭欞或乘小車於花下或賦芳草於溪潛或濡毫而斟山澤之秀或舉酒而觴蒙頭之神信乎丘壑之佈置殊勝而瀟閑之風物無倫矣若夫極繪事之纖穠更毫瀋之清馥水則渟泓而樛流山盡嵯峨而遥矗廬舍參差蓊勃林麓雞犬成村桑苧遶屋渲淡墨而逈澹寫桑黃而微綠何來今雨小童則蔥葉迎門似勸晨耕春溪則細草眠犢人物嬉遊雲烟清淑儼盛懋之豳風成圖宛龍眠之山莊一幅樂景事之曠閑爲披尋而徙倚願溯洄而從之向高山而仰止曰是遁叟之東谿而少陵之瀼水耶抑逍遥公之幽栖而天隨子之甫里耶　綺樹閣賦槀

王阮亭杞城別業圖詩　淳于故國幾千秋中有東陽八詠樓春水綠波春草碧古城依舊帶雙流

杞來州去幾與亾只有雲山滿夕陽何似青青書帶草至今人識鄭公鄉　曾下瞿唐灔澦關巴巫千里泝潺湲老來蠟屐渾拋却祗向圖中看峽山　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簟疎簾看奕棊試上峽雲樓上望天然小簇杜陵詩　蠶尾續集

張實居詩　君家濰水上杞子舊都城列國時微發千年幾戰爭羣峯涵月白灌木帶霜清慘淡秋宵裡惟聞雒誦聲　杞城曾未到披卷是耶非山市開圖畫人家住翠微茶煙飄古竹齒閣暎秋暉應有忘機客海鷗上下飛　盧鴻棲隱處景物自堪圖借鹿登三島乘魚泛五湖秋風清枕簟夜雨冷菰蘆著書今已就吾道不曾孤　蕭亭詩集

王啓涑詩　瞻彼古杞城形勢何寥廓擔峽列藩垣雙流帶叢薄憶初城杞時霸主親荒度泗上十二君執錙但唯諾睥睨勝暈飛術巷成繡錯轉瞬三千年丘陵變溝壑荒壠臥牛羊空堞下烏雀城角遺煙郁幽人此耕鑿茅屋書充棟閉門耽著作好爵不肎縻翛然雲中鶴昨夜西風來松聲如管籥山青餘柳軒月白自來閣一曲青琅琴幾度北牕酌時開拙業堂閒話田家樂優游仁知閒不負



此棲託

李澄中詩　舊封曾號淳于國杞滅於今有廢城古迹近爲張氏得一杯拙業聽倉庚　擔山雙峙正當樓急峽東來半是秋更向鏡中看積翠雲邊一點見牟婁　高低城背汶陽田禹貢濰淄紀大川最是遠神難繪處雙流入海化蒼煙　稻畦麥隴接遙汀竹栢垂楊入畫屏纔向北船開酒社更尋餘柳上來青　漁村詩集

周在浚詩　輞川莊擬栖摩詰江令宅看是攝山何似杞城春色好一灣汶水繞柴關　閒情雅志爱江南不若淳于對碧嵐三世此間聊大隱遠山滴翠水拖藍　樂志論中猶不備桃源記裡未能詳如此田園堪忘老不知世上有滄桑　春風吹送雨絲絲又是桃花欲綻時雞犬桑麻眞異境何年杖履得追隨　遺谷詩集

曹霖詩　砑光吳絹七尺強誰其畫者嘉興王冠以崇岡列祠廟峽山虎踞濰水陽濰水之濙沒馬腹夏秋欲濟難褰裳放筆揮抹太健快百尺虹偃滄波長此地由來少舟楫估檣如薺開天荒十里五里莽煙樹郁曈多於烟中藏兩千餘年杞子國

城廓壞盡空堵墻中有幽人卜居處十圍喬木垂
陰涼彼高者堂曲者室繁花覆檐竹映窻主人好
古富圖史牙籤玉軸生輝光有時濯畦自抱甕客
來晴雨同較量尋盟汐社洵足樂肘後何須懸金
章更畫圖蕉俯柳塘涵空蘸碧水一方此中大是
好銷夏撲鼻藕葉藕花香柴門雖設羅可張童子
擁帚總角雙地淨窣㲉纖塵流風前時墜蠹葉黃
點染瑣細雜雞狗墻下亦樹麻與桑柳陰荷鋤者
誰子扶犁叱犢耕壠岡人世真能見此境桃花源
記非荒唐門前官道不於掌鈴鐸替戾來驫綢獨



輪車子長耳衛趨者負者同麏麚小市青帘颺尾
角一壺軟脚酒可嘗汶流泯泯剌清淺濯纓奚必
思滄浪喜見漁罾挂船背彷彿身到江南鄉搶山
青青亘西北兩峯駞背橫低昂目極郊原但一氣
鴉飛盡處天蒼茫吁嗟王君今摩詰輞川圖畫堪
頡頏我欲從之乞粉本白門遠隔河淮江破墨題
詩倩誰寄清秋雁羽倘南翔　去浮詩稾
沈名蓀詩　數盤荒阜入煙墟老樹多邊結隱居
比似輞川還孰勝覺來風味更蕭踈　指點岡巒
記水痕穿林度磵識前村他時杖訪應無誤禿尾

驢騎直到門　倜房詩集
曹湛詩　峽山嵯峨嶟崇岡濰水捲沙流湯湯汶
水清繞杞城後合流一碧何汪洋此城舊號淳于
國悠悠千古驚滄桑隤垣廢瓦劇蕭瑟誰披叢棘
開蕪荒吾邑在昔盛文獻一時荀薛推三張夔此
天然好丘壑區畫廬舍分田疆杞園先生承家學
早年姓字達天閶馬卿才思西京筆子虛賦就羣
公揚皇帝御極歲戊午有詔郡國徵賢良束帛在
門但堅臥蒲輪虛碾山花香東山絲竹有遺響高
風正爾遥相望藏名稀復近城市菰廬松桂騰輝



光山林經濟不草草況乃世業貽謀臧更乞荆關
作圖畫鷺溪尺幅雲山蒼暇日示我纔展卷置身
忽在林泉傍墅中紅紫富花藥編籬以竹松爲墻
一木一石紛錯落老藤垂蔭纏虛廊天風颼颼來
青閣夕陽明滅山紫堂北船題額更奇絕以屋作
字如孤航脩篁千挺森淨綠颯然風雨生蒼茫窈
窕青琅館爛熳紅藕塘錦鱗噴沫微動水山禽窺
果齊引吭幽人默坐息塵慮一編入手恣徜徉著
門便可號通德衛宇近接康成鄉想見柳軒著述
處草生書帶青以長陰陰喬木巢鸛鶴前人種樹

十園量先生堂構有淡念非矜景物平泉莊江南
王叟工繪事此圖渲染尤非常直欲輞川追摩詰
寧為平遠師河陽柘影桑陰曲入畫老農罷耘歸
荷櫑田園清曠美風日午雞巷陌愔愔涼柴扉誰
款不更閉似有客至風雅商一僮擁帚掃門逕秋
淡落葉千堆黃此間詠嘯托高隱武陵風味差堪
方竟須一棹桃花水笑他子驥空頹唐
朱緗詩　荆籬老蘚多竹柱香茅纏皎然雪葉飛
羣峯失一面主人卯飲酣叉手但白戰 雪廬 颯颯
紅蓼穗其下眠雙鷗涼烟空秋水激激窗閒流若



張十幅帆便作浮家遊 北船 小井雙琅玕徙倚不
知暑亂葉鋪清陰斜身垂細乳黃昏軸簾時臥聽
滴蛩雨 青琅館 朝看鵲浴雨暮看鴉浴風秋揚轉
碌碡穲稏登盤紅閉戶落農說拙業多田翁 拙業
堂閣勢逼太虛嵐氣看微茫天風何泠泠吹我芙
容裳側身駕黃鶴便思凌八荒 來青閣 石徑隔花
宇敞閣三重開白月照古城時有幽人來獨抱千
載心長嘯臨層臺 自來草閣 古木發晩翠遮軒一
株柳讀書倚樹根缸面漉新酒悅入輞川莊秋風
坐詩叟 餘柳軒 曲曲楓二一本亭亭竹萬竿春泉入

戶鳴色浸琉璃寒鋤逕課花匠戽水招園官 杞園
鈎輈山鳥鳴石牀落松子囊有百衲琴古音清兩
耳推窗夕陽時如笏萬峯紫 山紫堂 繞屋一千樹
夌茲桃李芳倒紅與斜白細雨飾繁香會當從君
游求君種樹方 桃李隝 楓香集
丘宗聖詩　春迴萬柳曉烟浮別墅風光入倚樓
嚦嚦鶯聲藏樹羃飛飛燕子避簾鈎萬花谷裏閒
雲靜百合香通曲徑幽恰似畫圖憑點染好將玄
圃接青丘　繡簇雲莊古邑隈紆迴小徑點蒼苔
霞明倒映千章樹雪落肥添數本梅春水如迷桃



葉渡簫聲似近鳳凰臺幽人自譜園林好待我明
年跨蹇來　彷彿當年韋杜莊長林鶯語聽笙簧
千竿風動蒼筤竹一徑人依薜荔墻大埜雲收藏
古堞小樓眼濶入山光柳濃雨細春歸晩幾處花
明碎錦坊　艷艷春光桃李蹊多年締造穩幽栖
梅飄輕雪花含笑柳颺春風鳥自啼掃徑有人來
步屧避喧何處着輪蹄他時我欲尋芳去早問張
公大谷梨 蕉雨軒續集
唐孫華寄題杞城別業　生不願封萬戶侯但願
一丘一壑長優游生不願作八州督但願名花繞

舍書迸屋杞園先生眞神仙萬卷圖書千畮田淥
水名園占絶勝何用金谷兼平泉羣山檻外都環
拱濰水交流神瀵涌百年松檜皆十圍輪囷舊自
先人種南陌秋風穲稏香近局雞豚自一鄉擣玉
揚珠數千斛年年雁鶩存餘糧擾擾羣生同刺促
長安貴人飯不足人生適意在優閒底須苦覓千
鍾祿先生有園得安居先生無官樂有餘長鑱隨
身學種菜短檠映月伴刪書日煩狂花如繡錯風
搖朱果檐前落早知富貴自有時亦念人生且行
樂我客燕臺鬢半斑風沙刮地撲衰顏恨不移家



就君住耳聽鳴磵眼看山
施愚山送張杞園歸杞城詩　惠風吹青陽花滿
燕山麓之子從東來清歡愜心曲鶴書曩見徵轍
軔滯空谷詩陳述祖籥手種臨豀竹京洛懷故山
新蘿罥喬木涉夏且言歸淳于有書屋　愚山詩集
王又旦雨發德州寄張起元隱居杞城　古驛荒
風草欲枯衛河朝雨淨征途何來白鶴橫空下不
覺青林入看無大野水雲連海嶠炎天道路向番
禺故人饒有幽居樂想像茶煙出尾鑪　黄湄詩集
孫寶侗寄張起元杞城詩　濰鯉金盤鱠玉魚江

鱸河魴味難如從今珍重看魚腹恐有孫郎遠寄
書　悼篠堂詩集

杞紀卷二十一終

遺書

夏小正

鄭玄著　周易注十卷　易緯稽覽圖注七卷　尚
古文尚書注九卷　今字石經尚書注八卷　尚
書釋問注四卷　尚書義問三卷　尚書緯注三
卷　尚書中候注五卷　詩緯注三卷　毛詩譜
三卷　毛詩故訓箋二十卷　毛詩諸家音十五
卷　駁何氏漢議二卷　春秋左氏分野一卷
左氏膏肓九卷　春秋十二公譜一卷　周禮注
十二卷　儀禮注十七卷　禮記注二十卷　禮



義二十卷　禮緯注三卷　三禮目錄一卷　月
令注一卷　三禮圖九卷　喪服經傳一卷　喪
服變除一卷　喪服譜一卷　儀禮音二卷　周
官音三卷　五經異義十卷　六藝論一卷　孝
經注一卷　古今論語注十卷

徐苗著　五經同異評　玄徵論

明鎬著　眞頌四十六篇　六冗書

鄭小同著　鄭志十一卷

# 杞紀卷二十二

## 雜綴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論語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中庸

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禮記



康回傾地夷羿彈日文心雕龍

足則吾能徵之矣徵當音證左傳不徵辭注徵音證言語相違而不明證其辭與尚書明徵定保音義同莊子九徵至而不肖人得矣唐貞觀中有唐九證其名取莊子九徵說而字作證可以定其音矣升庵外集

漢獻帝十一年曹操東征海賊管承至淳于遣樂進李典擊破之承走入海島割東海之襄賁郯城益琅邪十二年操自淳于還與平二年操復東征畧定琅邪諸城在縣東南諸衆也謂琅邪所屬之

泉城故畧定之非指諸城縣也 青州府志

漢宣帝本始四年五月鳳凰集北海安丘淳于 師古曰二縣皆屬北海郡 漢書

公羊記州公如曹以齊人語過我爲化我今齊人皆以過爲夬音歐陽文忠記打音本謫耿切而舉世訛爲丁雅切不知今吳越俚人正以相毆擊爲謫耿音也 避暑錄話

鄭玄教授山下生草如薤葉因名書帶草 齊要記

杜詩大家東征逐子回劉須溪云逐字不佳予思之杜詩無一字無來處所以佳此逐字無來處所



以不佳也今稱人之母隨子就養曰逐子可乎然亦未有他好字易之近有語予以將字易之詩云不遑將母蓋返言見義若春秋杞伯姬以其子來朝而書杞伯姬來朝其子之例也爲文富於萬篇貧於一字其難如此古樂府有一母將九雛之句則將字甚愜當試與知音訂之 丹鉛總錄

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亾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耳亾處亾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奈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亾處亾塊若躇步跐蹈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霓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嶽也河海也金石也水火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爲大遠言其不壞者亦爲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奚爲不憂哉子列子聞



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 列子

昔者吾夫子求文獻於杞而不足證學官名於郯而有餘師方春秋時二國在諸侯間壤地生齒廣輪衆寡亾以大相過也其亦僅存焉耳矣而杞之志若曰吾蕞爾邑要非天下之所取正周禮秉魯夏盟主晉舊章故府之藏不彼即焉而遐哉邈乎

之問乃及於我是何庸知 愧郯錄

杞則自棄矣襲媮益汚每視已爲不足進至取逼國之禮而夷之一字之貶屢加而曾不知所以爲恥學者循其末流而遡其所志輕重且將誰擇哉 同上

桓公存邢衛杞不見春秋內心寻之行法絕而不寻止亂之道也非諸侯所當爲也 左傳補注

邢杞未嘗朝聘齊桓見其滅率諸侯而立之用心如此豈不霸哉 同上

鄭玄列傳 古今著書篇籍之富其中固不必盡



妙亦不必盡不妙要其所爲必傳之道則利於少而不利於多多者鐫印難一也購求難二也賫操難三也收藏保持難四也始以誦講之苦遂晦其義終以流布之艱至絕其迹使妙者與不妙者同歸於盡多之爲患也觀鄭玄書百萬言今存者有幾其效可見矣 史懷

淳于恭列傳 趙孝兄弟遇賊爭死卒獲俱免自是篤行之報然孝既爲之王琳又爲之魏譚又爲之淳于恭又爲之歷記數人小有異同機局不甚相遠恐爭死反爲求免之法後有黠賊不肯照例

也 同上

淳于恭見偷刈禾者恐其愧因伏草中盜去乃起因悟君子爲小人中傷事見情窮爲君子者反宜回護而周旋之小人心腸面目種種異人固不易愧一使之愧而無所容則其毒益深而熖益烈既不逆其所傷而又使之無愧非不情也居亂世全身之道不得不出於此不如是又何以見爲君子之難哉 同上

哀姜哭市杞崩城隅 古文苑曹娥碑

夫以杞梁妻哭而城崩或時杞國且圮而杞梁之



妻適哭城下猶燕國適寒而鄒衍偶呼也 論衡

杞梁之妻又已悲哭天不雨而城反崩 同上

鄭玄常居不其城南山中教授黃巾亂乃避遣生徒崔琰王經諸賢于此揮涕而散所居山下草如薤葉長尺餘堅韌異常土人呼爲康成書帶草 三齊畧記

常儀占月羲和占日世因訛爲嫦娥 古曆志

或問孔子能言夏殷之禮而無其證是時文獻不足孔子何從知得曰聖人自是生知聰明無所不通然亦是當時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孔子

廣詢博問所以知得杞國最小所以文獻不足觀
問夏禮吾能言之章以中庸參看殷猶可考夏之
文獻不足尤甚曰杞國最小所以文獻不足 朱子語類
漢者何高皇帝起漢中卽始王以爲代號也自羲
昊以來書志可考者皆有始祖舜雖側微然自顓
帝以來有國至瞽瞍失之至夏后氏殷人周人以
訖于嬴政則皆以始封爲代號夏之後爲杞至楚
悼王而後息殷之後爲宋至齊湣王而後息周自
后稷迄于赧王大抵三代之宗廟血食皆二千餘
年自秦罷侯置守于是始有由匹夫而有天下者



古今攷
周禮考工記曰貉踰汶則死地氣也 太平御覽
汶水無魚濰水多鯉 安丘縣志
至蕭萬等始存諸國名謚僭帝者皆稱之以王此
則趙猶人君加以王號杞用夷禮貶同子爵變通
其理事在合宜小道可觀見於蕭氏者矣 史通
楚滅杞與秦平是時越已滅吳而不能正江淮北
楚東侵廣地至泗上 出史記 通鑑綱目前編
春秋二十國年表蓋于史記年表外多杞邾莒薛
滕許小邾七國予于茲後總彙此七國之經傳而

益以許紀良以春秋之外多詳許紀事也要而計
之自堯舜禹而後至于秦壞先代封建井田之法
而其間二千年堯之後不甚可考傳則有唐國范
氏冠氏舜之後有陳氏田氏禹之後有杞有越稷
之後爲周魯晉衛鄭燕契之後爲宋皐陶之後爲
英六而益之後不可考蓋二帝五臣之子孫皆二
千年纔續也至秦而並廢爲庶人其興亡未嘗不
合故予慨然于嬴秦之亂天下是誠滅帝王伯之
統者也予又謂史記以杞附于陳予以杞夏之後
也周當別序杞封于前越封于後大數倍于杞而



周封杞爲三恪應先杞于越也 學文堂集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
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
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
地諸侯祭社稷 禮記
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
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
吾得坤乾焉讀此知論語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
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蓋於之字上點
句 野客叢書

博物策會叙青州府人物云杞梁以忠義自許而左傳紀其事成覸以丈夫自期而軻書述其言 人物概

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陳說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曰胡爲乎泥中 衛式微詩也毛公曰泥中衛邑名也 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衛邶柏舟之詩 世說新語

呂祖謙曰春秋之時城邢城楚丘城緣陵城杞之類皆合諸侯爲之霸令尚如此則周之盛時命燕城韓固常政也 大學衍義補



周官云貉不渡汶水鸜不渡濟水魯國無鸜鴿來巢記異也 博物志

琰聞北鄭徵君者名儒善訓遂往造焉涉淄水歷杞焉過杞都之津登鐵山以望高密 述初賦序

司馬遷作史記自言采世本國語而不及左傳蓋遷實未見左傳爾左傳漢武時未出不列於博士故遷未之見如后羿篡夏事所關匪細故左傳明甚而遷作夏紀無一言及之其它姓名往往矛盾如以鱓設諸爲專諸僖公爲釐公之類不可枚舉見左傳者如是乎於乎以子長之材使見左傳而鎔鑄其辭華模倣其體裁所作當不止此 揮麈雅譚

昔嫦娥盜不死之藥奔月 歸藏經

鄭康成自爲書戒子益恩其末曰若忽忽不識亦已焉哉此正孟子所謂父子之間不責善也蓋不責善非不示以善也不責其必從耳陶淵明命子詩曰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用康成語也 老學庵筆記

咸康二年十月詔曰先代褒崇明祀賓禮三恪故杞宋啓土光于周典宗姬侯衛垂美漢册 晉成帝紀

慶父帥師伐於餘丘經必書者見慶父之得兵也



夫以莊之幼立而首以兵屬慶父其所以致子般之禍有繇矣公子翬再爲主將專會諸侯而仲遂擅兵再出入杞伐邾救鄭威令信於其軍故翬弑隱而嬀氏不能明其罪遂殺惡及親而叔仲惠不能免其死慶父殺子般而成季非正其惡皆兵權之失也 路史注

淳于人納女于景公生孺子荼景公嬖之諸臣謀欲廢公子陽生而立荼公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以賤匹貴國之害也置大立少亂之本也夫陽生而長國人戴之君其勿易夫服位有等故賤不

陵貴立子有禮故孽不亂宗願君教荼以禮而勿陷于邪導之以義而勿湛于利長少行其道宗孽得其倫夫陽生敢毋使荼饜粱肉之味玩金石之聲而有患乎廢長立少不可以教下尊孽畀宗不可以利所愛長少無等宗孽無別是設賊樹姦之本也君其圖之古之明君非不知繁樂也以爲樂淫則哀非不知立愛也以爲義失則憂是故制樂以節立子以道若夫恃讒諛以事君者不足以責信今君用讒人之謀聽亂夫之言也廢長立少臣恐後人之有因君之過以資其邪廢少而立長以



成其利者君其圖之公不聽景公没田氏殺君荼立陽生殺陽生立簡公殺簡公而取齊國 晏子春秋

帝羿有窮氏與吳賀北游賀使羿射雀羿曰生之乎殺之乎賀曰射其左目羿引弓射之誤中右目羿抑首而愧終身不忘故羿之善射至今稱之 世紀

嫦娥奔月是爲蟾蜍 張衡靈憲記

鄭玄家牛角抵墻成八字 佩觽

王弼字輔嗣注易輒笑鄭玄云老奴無意于時夜分忽然聞外閤有着屐聲須臾便進自云是鄭玄責之曰君年少何以輕穿鑿文句而妄譏誚老子邪極有奮色言竟便退弼心生畏惡少時遇癘而卒 幽明錄

眞氏曰太康者大禹之孫而禹之功與天地並甫及再世太康以盤遊之樂遽至失國天命之靡常而前人之功不可恃如此自是羿專夏政寒浞又殺羿而代之非少康君臣辛苦經營以復有夏之業則禹不祀矣太康逸豫以一朝而失之少康布德兆謀四十餘年而後克復失之之易而復之之難又如此後王可不戒諸 尙書日記

昔后羿荒于田而有窮亾太康荒于酒而不反國



天祿閣外史

十二年三月庚午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是時楚滅黄狄侵衛鄭莒滅杞師古曰僖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公羊傳曰曷爲城杞滅也孰滅之蓋徐莒也 漢書五行志

昔杞宋以夏殷之後天子之邦所降承而及其爲禮也孔子能言之而阻於杞宋之不足徵 弇州山人續稿

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于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

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七
十三年矣趙孟問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
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
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遂仕之使助爲政辭以老
與之田使爲君復陶以爲絳縣師廢其輿役 左峯
王偉元門生爲本縣所役求屬令爲脫王曰卿學
不足以庇身吾德不足以庇卿屬之何益乃步擔
乾飯兒負鹽豉送所役生到縣諸生隨者千人安
丘令以偉元詣已整衣出迎偉元乃下道至土牛
傍磬折立自言門生爲縣役故來送別因執手涕
泣而去令卽放遣此生一縣皆以爲恥
王脩諫袁譚曰夫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鬬而
斷其右手曰我必勝若是者可乎夫棄兄弟而不
親天下其誰親之屬有讒人交搆於其間以倖一
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有義人自能道切至語若
劉表之書謂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
則又以利害論其言不及脩遠矣 史涉
甘露元年二月宴羣臣於大極東堂與侍中荀顗
尚書崔贊袁亮鍾毓給事中中書令虞松等並講
述禮典遂言帝王優劣之差帝慕夏少康因問顗



等曰有夏旣衰后相殆滅少康收集夏衆復禹之
績高祖拔起隴畝驅帥豪儁芟夷秦項包舉寓內
斯二主可謂殊才異略命世大賢者也考其功德
誰宜爲先顗等對曰夫天下重器王者天授聖德
應期然後能受命創業至於階緣前緒興復舊績
造之與因難易不同少康功德雖美猶爲中興之
君與世祖同流可也至如高祖臣等以爲優帝曰
自古帝王功德言行互有高下未必創業者皆優
紹繼者咸劣也湯武高祖雖俱受命聖賢之分所
覺懸殊少康殷宗中興之美夏啓周成守文之盛
論德較實方諸漢祖吾見其優未見其劣顧所遇
之時殊所名之功異耳少康生於滅亡之後降爲
諸侯之隸崎嶇逃難僅以身免能布其德而兆其
謀卒滅過戈 過戈二國名 克復禹績祀夏配天不失舊
物非至德弘仁豈濟斯勳漢祖因土摧之勢仗一
時之權專任智力以成功業行事動靜多違聖檢
爲人子則數危其親爲人君則囚繫賢相爲人父
則不能衛子身歿之後社稷幾傾若與少康易時
而處或未能復大禹之績也推此言之宜高夏康
而下漢祖矣諸卿且論詳之翌日講業旣畢顗亮

等議曰三代建國列土而治當其衰獘無土崩之
勢可懷以德難屈以力迷至戰國强弱相兼去道
德而任智力故秦之獘可以力爭少康布德仁者
之英也高祖以力智者之雋也仁智不同二帝殊
矣詩書述殷中宗高宗皆列大雅少康功美過於
二宗其爲大雅明矣少康爲優宜如詔旨贊綝崧
等議曰少康雖積德累仁然上承大禹遺澤餘慶
內有虞仍之援外有靡艾之助寒浞讒慝不德于
民澆殪無親外內棄之以此有國蓋有所因至於
漢祖起自布衣率烏合之衆以成帝者之業論德



則少康優課功則高祖多語資則少康易較時則
高祖難帝曰諸卿論少康因資高祖創造誠有之
矣然未知三代之世任德濟勲如彼之難秦項之
際任力成功如此之易且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漢
祖功高未若少康盛德之茂也且夫仁者必有勇
誅暴必用武少康武烈之威豈必降於漢祖哉但
夏書淪亾舊文殘缺故勲美闕而罔載唯有伍員
粗述大畧其言復禹之績不失舊物祖述聖業舊
章不行自非大雅兼才孰能與於此向令墳典具
存行事詳備亦豈有異同之論哉於是羣臣咸悅

服 册府元龜

昔者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猰貐
鑿齒九嬰大風封豨脩蛇並爲民害堯乃使羿誅
鑿齒於疇華之野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
青丘之野上射十日下殺猰貐斷脩蛇於洞庭擒
封豕於桑林萬民皆喜置堯爲天子於是天下廣
狹險易遠近始有道里又云羿除天下之害死於
宗布 淮南子

羿與鑿齒戰于疇華之野羿持弓鑿齒持矛羿殺
之風伯壞人屋室羿射中其膝 博物志



羿屠巴蛇于洞庭積骨爲陵縣有巴丘山一名巴
蛇冢 風土記

書奕云羿蔓與洛水虙妃交故天問曰妻彼洛濱
是遇洛妃者不止一子建也而羿妻又入月爲嫦
娥皆不可詰 居易錄

鄧禹笑天下平定諸功臣皆增戶邑定封禹爲高密
侯食高密昌邑夷安淳于四縣 玉海

孔氏曰僖公之時東方小國見於盟會唯郲莒滕
杞而已 同上

莊子羿逢蒙不能睥睨荀子羿蠭門者善服射淮

南子重以逢蒙門子之巧孟子逢蒙學射於羿龜策傳羿名善射不如雄渠蠭門注引七畧有蠭門射法後之言姓者皆作逢呂氏春秋蠭門始習於甘蠅王褒傳云逢門子同上

中謁者張釋卿高后之嬖臣也營陵矦劉澤者高帝之疏屬也齊人田生者營陵投金之門下客也田生欲王營陵先爲之謀封諸呂欲封諸呂因爲之並封釋卿使上承后旨下諷大臣以發其端於是一日之間分茅裂土相因而得王矦者凡數人令漢家之國勢一變海內之視聽一新非細故也



夫一士報恩而舉朝奔命咄咄怪事哉漢史億

齊莊公且伐莒爲車五乘之賓而杞梁華舟獨不與焉故歸而不食其母曰食汝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也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兵盡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華舟同車侍莊公而行至莒莒人逆之杞梁華舟下鬬獲甲首三莊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舟曰若爲五乘之賓而舟梁不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惡吾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鬬壞軍陷陣三軍不敢當國語

羿篡夏相而奪之位浞復僇羿而奪之未聞逢蒙之殺羿也蒙豈浞之黨乎學羿而黨浞何哉賊君者人咸得而賊之也御龍子膚語

浞而殺羿不可爲社稷臣乎澆浞之子也少康誅之何耶浞自封爾非有樹于其國澆亂女　而隕厥首于少康也何尤同上

鄭牛識字白居易詩云陷泥壓塊吾嘗歎注云鄭玄家牛觸墻成八字孔帖

夏少康作箕帚見古本宛委餘編



王會篇皆大會諸矦及四夸事云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在右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商公夏公立焉四公者堯舜禹湯後商夏即杞宋也容齋續筆

昔三代之王分封同姓布于天下夏商天命雖改而杞宋之祀與周並傳其子孫歷千百歲不可得而滅絕也後世人主疑其骨肉寧爲他人侮之唯恐同姓取之禁錮家室甚於縲囚其國未亾而剪落枝葉以蹷其本故自魏晉以後一姓有天下遠者百餘年近者數十年而苗裔湮滅祀奠無主由

其疑忌骨肉故也有唐之後五代之際巳無聞焉者其祖宗之所致歟 范祖禹唐鑑

余學擊劒閱師多矣四方之法各異惟京師爲善桓靈之間有虎賁王越善斯術河南史阿言昔與越游具得其法余從阿學之精熟嘗與平虜將軍劉勳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飮宿聞展善手臂曉五兵又稱其能空手入白刃余與論劒良久因求與余對時酒酣耳熱方食芊蔗便以爲杖下殿數交正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願復一交正截其顙坐中驚服余還坐笑曰昔陽慶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秘術今余亦願鄧將軍捐棄故伎更受要道也 典論



傳稱堯時十日並出焦禾殺稼使羿射九日盡墮及羿妻竊長生藥入月爲嫦娥事雖不經而極可笑予嘗戯作古意末句云不信雕弧摧九日却留明月隱嫦娥可供藝林一笑 宛委餘編

王莽時勃海尹方二十一無所師友性智開敏明達六藝魏都叔淳于倉奏方不學而文能誦論義引五經文文說議事厭合衆人之心帝徵方使射蜚虫莢射無不知者天下謂之聖人然則方之才技當在曼倩公明閒而遺言行跡不甚著定是蚤天耳 同上

按琴賦進南荆發西秦紹陵陽度巴人五臣注皆琴曲按正樂有杞梁妻三士窮莊子有子桑琴歌子反琴張鼓琴相和歌風俗通有百里奚妻琴歌三章亦謂之扊扅歌水經注有杞梁殖妻琴歌云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別離此古琴曲之槩也 樂府博稽

張世南游宦紀聞所載王湜太乙肘後備檢云四百五十六年爲一陽九二百八十八年爲一百六



陽九奇數也爲陽數之窮百六偶數也爲陰數之窮又曰后羿寒浞之亂得陽九之數七赧王衰微得陽九之數八桓靈昇弱得陽九之數九煬帝滅亡得陽九之數十

小正何以謂之小正以小著名也 紺珠集

書帶草鄭康成居不其城南山中教授所居山下生草如薤長而紉謂之書帶草 同上

杞紀卷二十二終

杞紀二十二卷杞圍張先生之所纂述也靖於二十餘年前即耳先生名志向往者非一日矣去年冬始來安丘而先生之謝世則已四年矣竊自念生也晚又以俗事牽纏日勤奔走竟不得一親炙於有道爲可歎也所幸得盡讀先生文集而今年春又得見此書展閱之餘敬爲後序一則用誌仰慕之志云序曰立乎數千餘載之後而上求乎數千餘載之前事跡久而益湮闕見虛而莫據以今日而言杞葢其難已嘗考於經杞在春秋之世于凡兵車玉帛之會悉索敝賦以往毎虞未足不得



已而降伯降子至不欲自有其上爵且求婚於魯結好於晉汲汲于苟且圖存之計勢微力促亦已甚矣固非有齊桓晉文之烈秦襄魯僖之勛足以載史筆之頌揚動風人之歌誦也如是則表彰而揚厲之難然使保存守府不失舊章上之如宗邦之易象春秋可資觀覽次亦如郯子之紀官紀禮可備諮詢則杞雖小猶足志也而無如典籍不備故老無存文獻不足由來久矣如是則博採而備書之難又或社土攸分百年不易以此始者亦以此終遇事即錄亦可無互誤也而杞則始而中州

繼而山左屢經徙易蹤跡不常今欲於淳于一區之杞廣事推尋無一溢筆無一旁語固不易得之數矣如是則持擇而不濫又難今先生則溯而考之由杞城而淳于而斟尋地之原委詳由春秋而東樓而少康帝相太康杞之世系備復沿而求之以逮於漢晉魏齊隋唐以下事無不備文無不載其間帝王卿相名賢碩德以及列女之流無不具國之廢興足以供憑弔山川之勝足以供遊覽讀書萬卷而採掇以成此書者猶且數百種即或云不事論斷而靖則又謂試讀其畧例數則固居然



史論也體備全史之弘學擅千秋之富嗚呼可謂盛矣乃于其間又有兢兢焉者以杞在今安丘之東北而跨高密昌邑諸境凡安丘以西則不可考也故雖邑望如牟山而不入山川隱德如管寧高義如孫嵩而不入人物葢其慎之也洋洋巨編而又復精慎及此是又非深得盟密郭公之至意而出之者乎大司寇新城王公稱之曰良史才葢洵乎其爲良史才也昔先生嘗以博學宏詞徵會丁太夫人憂未及赴不得與五十人之數身入史局而省志之役亦未嘗總其成僅僅于青郡一志應

聘以往而事多牽掣旋亦辭歸是具史才如先生既不得焚稿蕉園勒成一代之書又不得獨任纂修全攬二東之勝惟是皓首杜門借書撥悶倒埋舊篋薈萃此編則後之讀先生之書者當亦無不想見先生之心事而竊爲先生歎也又聞先生暮年善病總不肯一昔廢書成此書時藥椀爐薰每與筆床書籤並列而先生之令子卯君申仲寬安三君子者曲體斯志即以是爲先生娛老遣病之資往往採一書叅一說呈閱是正用博老人開顏一笑是且以文字佐甘旨採考備藥餌而乃知家



庭之間另有至樂而先生之爲功於杞者勤三君子之上承于親者篤誠事之可傳者已所當附論而著之者也苐靖于此又不能無慨焉者太史公曰楚惠王滅杞而句踐興於越又有謂杞封於前越封于後必先杞於越者是言杞者往往必及越靖越人也念越見于經載于國語而越絕又有成書顧竟不能纂而述之以昭盛事則對斯書也甞又不勝愧郯錄之歎也已康熙五十五年三月三日山陰韓文靖謹識

杞紀二十二卷 河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貞撰貞字起元號杞園安邱人康熙壬子拔貢官翰林院孔目是書以安邱東北界接高昌諸邑爲杞國舊地爰採史傳之有關於杞者綜其條目曰圖考曰星土曰輿地曰山川曰繫年曰沿革曰封建曰年表曰世次曰原古曰分國曰系家案司馬貞史記索隱改世家爲系家乃避唐諱此悞襲其名曰苗裔曰春秋經傳曰經傳別解曰人物曰遺書曰藝林曰雜綴王士禎序稱其有良史才以安邱一隅上溯太康斟鄩之故居下迄

國朝數千年事蹟所採之書凡四百餘種可謂勤矣然以爲杞之故墟既於繫年錄春秋經文之載杞事者復爲年表世次系家不幾於疊床架屋乎且又全錄春秋經傳及經傳別解爲四卷不更贅乎於遺書錄夏小正於人物收姮娥其泛濫抑又甚矣藝林內錄齊風汶水湯湯之詩則以徐州入濟之汶爲青州入濰之汶至如振鷺有鼛頤炎武大禹陵詩皆一例採入尤不免地志之錮習也

# 杭志三詰三誤辨一卷

〔清〕毛奇齡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西河合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杭志三詰三誤辨一卷》提要

西河合集

杭志三詰三誤辨目

卷全

總論

餘辨

杭志三詰三誤辨目

杭志三詰三誤辨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字于稿
王錫百朋 李塨恕谷 較

杭州聲歷甲闢宇秪嫌其地陋褒而不廣儻可以舒足而不能橫肱每求其故則以江湖夾束之無如何也乃杭人士自言曰杭幾曾有地踢其足而曰此曩時皆水也予怪之詰之曰何曰子不聞劉道眞錢唐記乎其言曰錢唐故西部都尉治武林山武林山即靈隱山也而酈道元水經注即曰浙江又東逕靈隱山山下有錢唐故縣江水逕其南是自靈隱山以至江口皆浙江水也其中雖有金牛湖今名西湖而與是江相混沌合而不隔然且史記亦云秦始皇東游至錢唐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峽中渡徐廣注曰蓋餘杭也而酈元水經注卽云秦始皇三十七年將游會稽至錢唐臨浙江所不能渡故道餘杭之西津也則是江水汪洋無所托足至紆道餘杭以渡會稽其無尺寸土亦已明矣又且錢唐記曰臨平湖上通浦陽江下注浙江名曰東江而水經注卽云浙江又東合臨平湖湖上通浦陽江下注浙江名曰



東江行旅所從以出浙江者也夫臨平湖在錢唐東北五十餘里而江水合之然且上通浙東之浦陽而下注江水則撞擊洶湃一望百餘里連爲巨浸安能有地此不知在隋唐以後延至何時始得藉人力錮畚臿始有此土故舊志皆云錢唐故城在靈隱山下今之平陸昔時皆江此實錄非虛語也信然則杭直無地矣予徑不喜聞此言夫人力有限附唐男女定無能斷鰲足卯西山水石奪巨浸爲平地之理且即此錢唐記其載錢唐立名始于漢議曹華信出私錢以誘致土石實創爲此塘雖錢唐立名不在乎此然其事則固有之也夫祗築尋丈之塘而漢晉及今卽已相傳爲必不可再之盛事豈有靈隱山下延至江口二三十里皆汪洋大水而可以人力畚臿之者且此議曹築塘者爲捍地也無地而有水將以何捍豈欲捍此緣江山耶又前此趙宋咸淳志載杭所得名謂夏禹治水將會諸侯于會稽至此地舍航而登陸故名禹航杭卽航也又淳祐臨安志謂釋文云唐者途也所以取途達浙江者其地有錢氏居之錢古錢字因以爲名雖其說俱不可信然在大禹時亦云有陸有途矣且西湖名金牛湖在漢時有之舊志游

寧有金牛山金牛洞與此湖皆以見金牛之瑞得名而山名所始寰宇記以爲在吳楚之間則其來舊矣向使江與湖合則一江耳安能濺初到今專以湖名凡此皆蓄疑有年鬱不得洩夫酈元北魏人其作水經注自大江以南一征訛錯世能言之而劉道眞在劉宋文帝時曾令此鄉豈有漫無所考據而憑虛作是言者此中致誤當必有故焉而不能臆斷也康熙三十年予以將痺候杭州客有持神州一書相諮詢者予乃發其誤并稽漢魏六代諸史志作三日謀因自拓其冠曰快矣哉天下書之不足信盡如是矣乃稍據舊志抉前人致誤所由作三詰三誤辨以佐閱志者拓冠之助某月日識

杭志三詰三誤辨　三

史記云楚威王伐越盡取故吳地至浙江此錢唐地也

或云吳地甚廣其云至浙江謂自楚以東盡取越所得故吳之地以至于江何必指江傍之地爲錢唐地乎曰不然史記秦始皇本紀又云秦始皇二十五年王翦定荊征南地置會稽郡其云荊征南地者正義謂即楚威王所取故吳地以至浙江正錢唐地也蓋當時秦渐置郡縣其定杭地之屬會稽郡者凡有四縣曰海鹽（今海寧）曰餘杭曰錢唐曰富春（今富陽）而皆命之爲荊征南地則楚之取吳地以至浙江者合四縣莫屬矣然且四縣惟餘杭去江頗遠三縣皆臨江而其遠會稽以爲屬縣之最親者則錢唐也豈有定地屬會稽而直達會稽之一縣反無地者此可詰也

皃考之漢志漢承秦郡縣而于錢唐縣則特設一都尉治之曰錢唐西部都尉治按都尉本秦官又名中尉掌兵監郡縣與三公太尉相表裏故三輔所設原名主爵都尉舊註所謂掌列侯者其他郡縣都尉則去主爵字然非大都會并要地則不設其官（楊雄所云東南一尉指郡縣丞尉言非都尉也）是以三輔自左馮翊右扶風外雖三河重地皆未嘗設即偶有所設亦一郡一都尉非致煌酒泉諸郡亦並無東西北南諸部名色而錢唐以西部名則亦重矣此必非無其地而可以立軍鎮置守者也不特此也

杭志三詰三誤辨　四

其時東部都尉治在回浦即蕭山地也浙江當尾閭盤洹東注入海之際乃又忽作一回折其在錢唐西岸則有折山（後名赭山赭折字音之訛）在蕭山東岸則有回浦總以江水回折得名而回浦在折山之東與海寧鹽官（今名[illegible]場）對渡都尉治其中故漢志云回浦東部都尉治

撰其地則正與錢唐西部東西相望以爲渡津時回浦在漢當稱爲餘暨（蕭山漢名）西北地名而漢志誤列之會稽郡二十六縣名之內且以東部誤南部遂昧所在耳（會稽郡無回浦縣且兩漢會稽亦無南部都尉）若李宗諤圖經云東漢省諸部都尉惟會稽不省如任延建武中爲會稽都尉是也而淳祐諸志遂將任延各都尉識入錢唐則又大謬是時錢唐屬吳郡任延各都尉在浙東不在錢唐且即會稽都尉治亦屢經南徙如三國未有言西部都尉治始移婺女今金華也而宋書謂東陽太守本會稽西部都尉臨海太守本會稽東部都尉



皆無定所獨錢唐都尉相傳又移之海寧界上吳地記所謂鹽官海昌都尉治者即錢唐所移吳郡之都尉也則是吳郡都尉在漢後亦未嘗省不止會稽而且其治在鹽官與蕭山回浦隔江相對較向時錢唐舊部東西衡望者更爲親切是都尉所治必駐之臨江平地互爲聲援而以爲在靈隱山中無是理也此又可詰也

又况河淮以南江名不一然大抵安行平地兩岸夾東一如帳江萬里涓涓匹練並無衝衝側决如河流者况浙水清汛凡作兩折皆依山循岸相爲附麗岩不上一折紆徐而下甫接吳山忽然橫决西歕[illegible]山盪作巨浸下一折甫將回汪入龕赭江門而反北越臨平湖長波瀦泚將以何底予嘗考諸史按沿江地知東西相對皆有名色未嘗稍見贏縮東淚西漲如所云者試以其江入錢唐界者分爲三等上折從富春江來一一入錢唐界而西岸有定山東岸有漁浦夾江而峙定山錢唐地漁浦蕭山地宋泰始間沈思仁討孔覬自定山進向漁浦是也（吳郡記富春東三十里有漁浦在蕭山西界時孔覬爲會稽太守故由蕭山進會稽也）其在中渡則錢唐西岸名柳浦蕭山東岸名西陵亦夾江而峙史稱建武將軍



吳喜自柳浦渡趨西陵是也（齊書唐寓之進柳浦登岸焚郭邑縣令劉虔棄縣走今西陵對渡也）其在下折洄汪處則已在錢唐海寧之界東南岸蕭山有回浦西北岸海寧有鹽官渡亦夾江而峙史稱吳郡太守顧琛反泛海走會稽海鹽令王子遜舉不及劉亮由鹽官海渡直指回浦是也（鹽官本海寧鹽場立官然是時改海寧爲鹽官縣矣江水自回江門後便稱海直指回浦與史稱邪趨永興對文以渡有橫言故也）是緣江上下數百里由富春以至海寧無不兩岸平地緣江如綫者是又可詰也

乃審觀舊志則其所致誤之由有一經指破半文不值者據宗明舊志其載錢唐記無不曰錢唐西部都

尉治武林山夫西部都尉治錢唐耳豈當治武林山耶乃迴讀漢志則于會稽郡下公然曰錢唐西部都尉治武林山武林水所出東入海恍然曰嗟乎嗟乎此實于西部都尉治下治字有誤讀耳夫其曰錢唐都尉治者謂都尉之治在錢唐也猶曰回浦東部都尉治謂都尉之治在回浦也其又曰武林山武林水所出東入海者言縣有此山水不言治所猶餘暨曰蕭山潘水所出東入海上虞曰仇亭柯水東入海皆另言山水非治所地也考其書例惟塞外遂潤治不在縣因有治某障治某障之文而中土不然卽首輔

杭志三詰三誤辨　七

如左馮翊其于都尉外有成國渠而不與治屬要地如南郡夷陵縣有夷山在東北而不與治屬蓋書例如是矣自劉道眞不識書例誤讀其文曰西部都尉治武林山而于是記其地者遂謂舊都尉治在武林山下卽靈隱山也不知何時始遷徙平地因造爲武林山下靈隱寺前有錢唐故城卽酈元作水經注亦拾其誤曰浙江逕靈隱山下有錢唐故縣江水逕其南于是六季到今遂爲千秋不可移易之謬說夫作一縣治亦必有千百廬旅周居其中如所云千室之邑者况旣已城之則凡內而府庫閭閻外而溝塍郭

塹恐山蹊如衖難以臚布然且設一都尉而屯守其中自非絕大方城可以四逼郡國者無所駐足而謂靈隱寺前方丈之地能容之乎乃復曰故城故城試問其何以城之也不幸前人誤讀漢書謬爲此言而後人紛紛必求其說而不得于是有謂治江之水皆武林水者顧夷吾山川記云臨浙江一派皆謂之靈隱浦本欲使武林水達浙江何悟浙江皆武林水此非篤論也誤也今而後可渙然釋也有謂地上之山皆武林山者咸淳志謂曩時縣治在武林門內其地有小山名虎林山虎唐諱作武舊志都尉治武林山

杭志三詰三誤辨　八

卽其地也若明代諸志則且云近縣之山皆武林山夫武林漢山非唐可諱徙以舊治武林之誤致平地縣治必造武林山以實之而更謂近縣諸山無非武林此非至言也誤也今而後可怡然解也是則致誤之由之所當辨也

文有云臨江無地必假他道通會稽者據史記秦始東游至錢唐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徐廣註曰蓋餘杭也夫始皇求東游息渡此江而舍江而西至百二十里則不能渡矣然且註曰餘杭豈餘杭能達會稽耶及觀水經注則且云秦始皇三

十七年將游會稽至錢唐臨浙江所不能渡故道餘杭之西津也公然以餘杭西津斷之爲東渡之道夫南瀕北瀨赴賜谷所走嶇嶔從水目之爲背馳而乃以東渡之路反指西津江波咫尺郄走百里此雖盲者不肯從聾者不肯聽也既而讀後漢郡國志于餘杭縣下載顧夷吾記云秦始皇至會稽經此立爲縣夫始皇立餘杭縣在二十五年並非三十七年至會稽時此說擄越絕是年徙越民餘杭爲言然其云經此則正徐廣所云至餘杭酈元所云道西津者三人之言可以成虎矣乃當時梁令劉昭註郡國志駁正



徐廣顧夷吾之失謂臣昭案始皇所過乃在錢唐富陽豈近餘杭之界乎是前人所誤前人久已駁正之而今反承其誤以爲誤已不甘矣況史記是文直是誤字史記曰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郡國志引史記曰乃西北二十里從峽中度史記百字郡國志作北字則是百字本北字之誤而因而釋之西者緣江之西岸也北者從西岸而北行也二十里從狹中渡者去錢唐二十里外有赭山與龕山夾江對峙爲海門焉而從而渡之所謂從狹中渡也然則舍錢唐而道峽中猶孫策攻王朗舍錢唐西陵之渡而道查浦者蕭山地在峽傍千秋之地形在目前矣或曰郡國諸志直出之司馬彪書而劉昭成之司馬與劉氏其精覈較范曅書倍爲可信雖說不必然然其能刊誤敏著如此此又致誤之由之不可不辨者也

乃若謂錢唐以北皆是江水錢唐記云臨平湖上通浦陽江下注浙江而水經注亦云浙江又東合臨平湖湖上通浦陽江下注浙江名曰東江行旅所從以出浙江者也夫臨平湖去錢唐東北五十餘里向使江水可合臨平則江之委輸將無所底不特錢唐無平土即海寧一縣亦俱在波濤中矣間嘗以其說思



之浦陽在浙江之東臨平在浙江之北中隔一江而江傍相距地又不止百里浦陽與臨平眞如天潢地派之不相及者且湖有上下即首尾也首北耶則尾可抵江而首無所通首南耶則首亦裁可抵江而尾則並無所注乃居然曰上通曰下注一似目睹之而指畫之何其鑿也乃讀越志然後知其又誤者蓋浦陽江者禹貢三江之一也又名東江其源促于浙而與浙抗流至山陰三江之口然後入海乃其中有臨浦焉在蕭山南三十里橫亙于浦浙之間東首接浦者曰積堰有小水相通而不大達西尾接浙者曰漁

流則直注江水與錢塘岸山名定山者東西相望猶要津焉是以宋書載會稽太守孔覬反時將軍吳喜進軍柳浦遣諸將先趣定山斬其大帥孫會之乃復自定山進向漁浦且使壽寂之從漁浦邪趨永興亦蕭山名以爲漁浦者正臨浦注江處也又南齊永明年富陽人唐寓之反錢唐令劉彪拒之不敵寓之進柳浦登岸彪棄縣走會稽太守沈文季發官民丁救之賊犯浦陽江郡丞張思祖遣峽口戍主峽口臨浦地湯休武拒戰大敗之正以臨浦一水尾可從漁浦以出浙江首可徑峽口以通浦陽者則是江水所東合者臨浦也上通浦陽江下注浙江者臨浦也也名曰東江行旅所從以出浙江者謂浦陽名東江可取道以達浙江亦臨浦也不合漁浦上下多富陽跨江所轄之地而富陽有臨湖傍有臨湖村臨湖里與臨浦名相亂劉氏不察誤以臨浦爲臨湖又誤以臨湖爲臨平湖展轉訛錯致使東江一名全失所在而漁浦相望之定山西陵相望之柳浦謂可以乘風舉帆直達之桐扣山邊臨平市畔將錢唐西岸幾無尺土而不知其誤也此又致誤之由之不可不辨者也



然則唐人宋之問靈隱寺詩有云門對浙江潮何也曰此亦惑于舊記之言也然無害也王勃作滕王閣詩其序曰襟三江而帶五湖夫滕王閣在南昌豫章江內外五丈樓耳謂可越千里而使越之三江吳之五湖在襟帶間況數里也此不足辨也

然則緣江有鐵幢浦吳越王嘗射潮使東而因而擴其地今鐵幢猶可驗也豈其說又非與曰此則江沙消息兩岸擁漲而互爲興墳多則數里少乃數步百年之人已即有目睹十三四者此不過一捍江指據之事亦何曾如北河遷流動輒爲里者而以此爲[illegible]非知地理者也此又不足辨也

杭志三詰三誤辨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是編因杭州舊志稱今地本皆江水由隋唐來人力舂築而成因爲此辨三詰者一詰秦定會稽郡有海鹽餘杭錢塘富春四縣何以錢塘獨無地二詰西部都尉爲重鎮何以僻處靈隱山中三詰由富春以至海寧無不兩岸平地緣江如綫何以上一折甫接吳山忽西翻靈隱下一折不走龕赭忽北越臨平三誤者一由劉道眞錢塘記誤讀漢書西部都尉治武林山武林水所出東入海之文不以西部都尉治爲句而以治武林山爲句二由不考劉昭註郡國志已駁秦始皇由餘杭渡江之說而仍襲其誤三由江水東合臨浦而劉氏誤以臨浦爲臨湖又誤以臨湖爲臨平湖又附載宋之問靈隱寺詩吳越王鐵幢浦二條以爲不足辨者不在所詰所辨之數焉

# 蕭山縣誌刊誤三卷

〔清〕毛奇齡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西河合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蕭山縣志刊誤三卷》提要

西河合集

蕭山縣誌刊誤目

# 蕭山縣志刊誤一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原名甡稿
査升埜山商恰仲友校

稱者朱介菴少叅徵縣明府黄君聘予修府縣誌予以避人故辭去游嵩洛間歸逕而修之者已告竣大抵多仍襲無所更革然予亦未暇一一寓視也蹔予奉命入史館分纂明史府縣官各録所修志書至予僞閱之然後知志書之謬眞有非意計所可量者若予邑則尤甚也旣稱縣志則志縣所始其大較矣予縣自秦始皇分郡縣時即有其縣名曰餘曁兩漢因之而不改至三國吳時改名永興而唐天寶間則又更名曰蕭山此其因革亦自瞭然者雲間陸伯生作廣輿記註蕭山爲漢縣以爲縣始於漢已可怪矣至薛應旂作浙江通志至云蕭山縣始于唐降爲唐縣而康熙年間

本朝纂修通志亦復因之而不改及考其由來則明嘉靖間縣明府施君堯臣作築城記云蕭山舊未有縣自唐儀鳳始割地爲永興而天寶易以今名似乎前此全未置縣且全不以永興爲復置而以爲創置者則縣自唐儀鳳始矣夫築城記所係亦大而嘗將誤爲之而不知後之爲志者則又載其文而全不之省宜乎通志之竟降爲唐縣也



隋書地理志大業中曾廢會稽郡置越州而改會稽郡爲會稽縣因省山陰永興上虞始寧四縣俱入會稽縣然于諸曁無干也自唐儀鳳間復永興縣將曾所併入會稽縣地仍還永興此不過還所併有地而五代時作舊唐書者不云還永興所併入地仍立爲縣而云分會稽諸曁地置永興縣一似永興本非縣而新分地以置之其曰分曰置大爲不通而且憑空攙一諸曁風馬不及故新唐書盡删之而邑志無學反增曰隋開皇元年曾併縣入諸曁而于是竟稱餘曁曰曁餘夫始皇分國餘曁與諸曁並分而且餘曁列諸曁前其云餘者以其地產鹽得名越絕書越人謂鹽爲餘並非勝餘之餘且隋書併會稽不併諸曁在大業不在開皇自舊唐書一誤縣志再誤不惟改造隋史并漢書亦滅沒之以致明劉基作北嶺將軍廟碑有曰餘曁東北百里曰蕭山是豈餘曁即諸曁乎是何言與今劉碑尚在廟志書載其文于祠廟志中

蕭山縣名雖始于唐然山名最古漢書地理志于餘

暨下云蕭山潘水所出後漢書郡國志于餘暨下云蕭山西施所出則蕭山本舊名雖見于越絕水經三都賦諸書甚多考其山卽今城西西山也西者蕭音之轉耳以其山在治西故又名西山此其明者自志書無理偏妄引步造術經有曰晉許詢于此憩林築室蕭然自放故名蕭山考詢本高陽人流寓于此雅習方外此但伏處之有名者且其名亦不大重故晉書隱逸列傳首載夏仲御爲伏處之冠其傑名在陶潛上史贊中不贊潛而贊仲御此晉邑一晉人也其一孝行列傳則載夏方字文正亦晉邑人而元慶雖

蕭山縣志刊誤 卷一 三

有徵名僅于孫綽傳中一附見之至史不爲立傳則其人輕重槩可見矣晉邑在晉巳有二夏二夏之名十倍元慶而反云縣所受名始于是人豈不大辱況元慶所寓不止蕭山按晉書孫綽傳但云與詢居于會稽而世說棲逸篇云詢隱永興南幽穴中陶潛作孟府君傳有云詢客居永興縣界此卽流寓晉邑之所據然並昧所在而志所記地則遍縣俱是一在西河卽祇園寺也一在北幹山下卽所云蕭條北幹園者一在浦陽江南百藥山中相傳有元慶嵓爲詢棲丹之所皆不的確一按詢無北幹園詩卽蕭條北幹園句絕無可考且詢與支遁遊祇園寺僞未刷繚州又詩載元慶嵓有王勃詩按勃未嘗至此卽此詩考勃集亦無有且皆非西山若鄉名許孝里名許賢則皆指唐時許伯会非許詢也人貴達理世無東晉所改耳前漢先稱之者況漢書蕭山有云潘水所出而西門之陽實有名潘泉者其水東注經浦陽江入海今名潘泉非凡後漢書稱潘水三都賦劉逵註稱蕭水皆是潘字形相近之誤則是蕭山之名大著漢魏而生其地者無端拱手舉起而甘讓之逝旅之方外謂他人父貸無媿恥然且造爲蕭然自放一語改名蕭然試思蕭然二字有何佳利而人人標之戶戶戴之至題城隍祠額

蕭山縣志刊誤 卷一 四

亦公然曰蕭然保障嗟乎又何怪乎市里之蕭然久也若夫以西山之麓曰閒小石指爲蕭然一片石此尤稚子相傳之語卽志亦無是也

列代封國但標其地作食邑耳與郡縣沿革絕不相涉志于疆域沿革中載西漢高祖曾以會稽封荊王賈縣屬荊至國除而復爲縣屬會稽郡則遍漢史未聞高祖之初有改會稽郡爲荊郡之說啻或縣有封國或爲令爲相然縣不改名地不改屬也乃言國除而復爲縣則國未除之先縣爲何物曰國除而屬會稽郡則國未除之先縣又何屬此皆義例之難解

者信然則晉封孫秀于會稽當曰屬孫唐封虞世南于永興當曰縣屬虞大無謂矣按唐書虞世南傳在唐秦王時封永興子貞觀八年封永興縣侯皆縣爵也本傳無註而通鑑宋人以永興屬鄂州考鄂州原有永興縣然其所封地彼此無據但此時永興併省則當在鄂州耳志又云煬帝大業元年改吳州爲越州復爲會稽郡縣仍屬郡按隋書地理志大業初年改吳州爲越州遂廢會稽郡爲會稽縣則此時無會稽郡矣又曰復爲會稽郡何故且此時止有永興山陰上虞始寧四縣併入會稽縣則此時已無永興縣矣尚曰縣仍屬郡又何故且唐初承隋之舊尚未復縣而志又曰唐

蕭山縣志刊誤　卷一　五

高祖武德四年仍改會稽郡爲越州縣復屬州又何故夫只一史書祇一地理沿革一覽了然並非祕圖輿籍奇蹤詭蹟之必不可考而所在懞然彼訛此錯何也至唐儀鳳年復置永興縣唐史甚明而志又云分會稽縣西境五鄉諸暨縣二鄉爲永興縣則永興似乎割他縣之地而始置縣者此即施彥臣割地爲永興薛應旂蕭山爲諸暨分治之說之所始不知當時何據有此二語實不可解矣若志又云玄宗天寶元年改永興爲蕭山縣復改越州爲會稽郡仍屬郡則考舊唐志中原分越州會稽郡與新唐書妄加越

州于會稽郡之上猶之寧波稱明州餘姚郡大爲不同但州郡雖或改稱而縣不改屬如此時越州又稱浦陽府不得云又屬府也若宋初以越州爲大都督府鎮東軍節度至大觀元年又升爲帥府此見宋史而誌反云能鎮東軍仍爲越州此是何據又高宗紹興元年升爲府此是升郡爲府一大關鍵而誌云改越州爲紹興府仍屬府皆不可解誌註又云永興舊治當在長興鄉蕭然北幹間原屬荒野故開元時有葉知徵事其收縣治當在改縣名時北皆驗說不是據惟其意徒以西興曰末興道又長興二字長與永同故應及此王大下無據之語豈可以當在二字棄之況章知徵小說事不可入志且斷然二字無此山說見前

蕭山縣志刊誤　卷一　六

疆域志于坊里中有孝悌八都註云孝悌鄉以宋郭巨得名竊怪之嘗考宋書孝義傳有郭世道南史作世通爲會稽永興人少喪父及繼母極孝父喪踰禮傭力養繼母及生一男夫妻共議曰勞身供養力猶不足安能分養此兒矣乃垂泣瘞之及母亡負土作墳親里有賻者微受之傭賃倍還服除未嘗釋衣帽仁厚之風行于鄉黨里中莫敢呼世道名者元嘉四年遣大使巡行天下散騎常侍袁愉上其行太祖嘉之敕郡牓表閭門蠲庸及租改所居獨楓里爲孝行里太守孟顗察廉不就則此郭巨者正郭世道之誤世道

與巨事相類而郭姓又同因訛世道爲巨而不知巨
爲河南隆慮人非邑人也且孝悌鄉亦即孝行里而
移其名者誌亦列世道于孝義傳中然但知南史不
知宋書反指世道爲誤且宋書南史俱載埋兒事而
誌于傳中又遺宋學去其事不錄致孝行里孝悌鄉
明明俱見而近遺一鄉賢而不知遠綴一他方之孝
子而不察何荒謬至此

兒將塾師講埋兒事歸而流涕且爲轉講于姊姊傍
言未畢而淚已下嘗暗室矢志必爲孝子先兄咼其
事曰十九天性惜年少不識大義儒者有中道判情

卷一　蕭山縣志刊誤　七

廬墓非孝也况埋兒乎予爲講教言甚悉嗣此孝思
頓衰一若倫類中皆互可推諉只一身字爲道者爲
世倫爲父母所生皆得自便而視身以外即至德大
節高蹤遺行皆斥爲太過不足學迄于今垂老殆死
終不得爲孝子爲弟弟爲義行之士講道故也惟講
道之故故前史載孝義事多如二郭而自宋以後即
凡爲記誌者首行學問未必皆勝古人然埋兒一節
則皆知删之而不之顧嗟乎乃至此（十九予行家長習呼之）
予縣在兩漢稍荒略且地甚衞陋原無古蹟然無有
則亦已矣乃因其所載者爲之掩卷而跋踏何便至

此因略舉所知似亦尚有可記者人自忽之耳如蕭
山濟水之外有涉皇山（謝承漢書曰餘暨有涉皇山今山陰東北境有越王山）
越王者涉皇之誤

固陵城（一名敦兵城即西陵城也水經注云浙江逕固陵城北即北）

查瀆　查浦　祖塘　祖瀆（一地而四名詳見後）

嘗考通鑑漢獻帝興平二年孫策引兵渡浙江太守
王朗拒之固陵策數渡水戰不利策弟靜曰朗負阻
城守難可猝拔查瀆南去此數十里道之要徑也宜
于彼據其內所謂攻其無備者也策從之夜燃火爲
疑兵而以全軍投查瀆襲高遷屯朗大驚遣周昕逆

卷一　蕭山縣志刊誤　八

戰策破斬之則此查瀆者在西陵之北當錢淸江入
海之處而今已湮者其云南去此數十里則查瀆之
南去此西陵約數十里正其地也其地近高遷屯故
一投查瀆而即破高遷吳志有曰孫策入郡郡人迎
于高遷十道志曰蕭龔見孫權于高遷今縣東北尚
有高遷橋則正其地之可顯驗者若水經注云浙江
逕固陵城北今西陵也又東經祖塘謂之祖瀆孫策
破王朗于此則此祖塘即是祖瀆祖瀆即是查瀆按
字書查即俎字俎之爲祖字形之誤也其又名柤塘
者以瀆有塘爲耳今誌旣不曉查瀆祖塘祖瀆所在

而祖瀆與查瀆又互異其名目浙舊修誌者又誤認查瀆南去此數十里爲縣治之南遂以南鄉高屯里當高遷屯之名旣已失據又以水經注所稱東經祖塘者亦不以爲浙水東經而以爲縣治東北而于是兩地俱茫然矣考西陵東北爲浦陽江入海之處所謂錢清江下流入海是也水獨入海爲瀆故水經注又云浦陽江東北逕永興東與浙江合而越絕書曰石塘越所害軍船也皆去縣數十里其地又名查浦查浦卽查瀆夏侯曾先地志吳王伐越次查浦越立城以守查吳作城浙東以守越則吳之伐越正策之

蕭山縣志刊誤 卷一 九

按郡所自仿而誌又以爲與城山相近誤矣六朝宋書孫季高傳亦云盧循之難戍越城查浦則其地爲歷代用兵之所但殊其名耳以入海而言則謂之瀆以陂岸而言則謂之塘以遠水相通而言則謂之浦浦瀆各見查只一名舊誌旣昧查浦所在而近修誌者至欲以城西白馬湖當之則東抵西址俱無着落若引水經注浦陽江所逕之查浦爲此查浦以爲浦陽在南查浦必在南則浦陽所逕水經註明云在剡縣西南而引以爲証是猶認江夏西陵爲永興西陵鹽頭馬嘴矣

高遷（仙荷遷舊見前）

獨楓里（六朝宋郭世道所居里也宋太祖元嘉四年表其閭改獨楓里爲孝行里）

孝行里（今孝弟八都孝悱九諸皆其地）

瓜瀆（在孝弟鄉中六朝郭原平以種瓜爲業宋大明七年大旱瓜瀆不復通船縣官劉僧秀重原平下瀆水與之原平曰昔天大旱百姓俱困豈可減溉田之水以運瓜船乃步荷從他道往錢唐貨之）

郭鳳埭（郭原平泰埭處也每船至先助人來埭而後引己船且復當之後至者以爲常倒遇有閭者爲土所緣人皆烏謀散原平不勤吏執以莫縣合縣知原不謝免）

郭墓（一名郭墓山說見後）

郭墓者郭原平所營之墓也誌曰郭璞墓幾見敘純葬永興者按宋書南史俱有原平傳原平父（卽世道）死

蕭山縣志刊誤 卷一 十

原平念凶功（營葬之功）不可以假人性雖巧未解作墓訪邑中營凶者助之遂力經時展勤遂大閑練乃自賣十夫（閑十工直）人以供衆費一切窀穸之事因心而當禮旣畢詣所買主執役以償之日讓逃取勞主人辭之不少憐所餘私夫傭賃以養母當是時營構之善無如原平世之作墓者必詣焉此原平一節見諸史傳者況其地在孝悌鄉則正原平父居之地尤可左驗而鄉有前賢賢然不知乃遂扳天下之姓郭者郭巨郭璞皆葬蕭山豈非千古一笑柄哉

按郭璞爲山西聞喜人過江後居于暨陽所謂暨陽

者今之常州江陰縣也璞擇餘陽地營葬去水百步人以爲言璞曰後將陸矣其事載本傳暨世說諸書自無學者誤稱諸暨爲餘陽因以江陰之璞墓移爲諸暨而吾邑之誌又誤以餘暨爲諸暨之餘因又以諸暨之璞墓轉移而爲蕭山此其展轉謬誤之故可笑者然其根原實始于此此等外錯尚是餘暨二字展轉貽譌不知當時造誌者何皆爲此

苧蘿村在苧蘿鄉有十六十七十八三都越西施所生地說見後

苧蘿村在縣南二十五里屬苧蘿鄉鄉有苧蘿山山前有西施里西施宅宅前有紅粉石外有浴美施閘



相傳爲斆施入越之地且其鄉祠施爲土穀神則施之生蕭原有據者自吳人梁伯龍作浣沙曲于以施屬諸暨云本之十道圖經諸小乘而以訛傳訛遂至天下之人皆不知施在蕭山即蕭山人亦並不知施之原產其地至作浙江通誌者則云諸暨蕭山皆有苧蘿以蕭山爲諸暨分治故一山而兩屬其地則訛甚矣夫蕭山不曾分治于諸暨予前已言之且諸暨蕭山各有苧蘿亦非一山而兩屬其地但吾謂施斷屬蕭不屬諸者考後漢書郡國志于會稽郡餘暨縣下云越絕書曰蕭山西施之所出其云越絕書者非今本越絕此正春秋時人如子貢范蠡輩所作而其書既亡散見其語句于他書者與今本越絕作于東漢袁康吳平者大異如此書豈唐時小說明代曲子可置喙者況後漢書亦史也西子在人國無所輕重吾邑亦未嘗必爭是人何有詡予西子何所人者予曰西施毛嬙古美婦通稱何必有所然既作志書則是地山水是鄉人物皆須核實此亦信史之一端矣人皆無名西子之名即古賢如非孟皆稱不置蹤地不以重然亦不必以之減杜甫詩曰生長明妃尚有村夫明妃遠徙邊塞生死身于附世尚跡其所生



之鄉而誌之郡之西子雖不肖然猶勝巴姬孟姚一輩人也

先子嘗言邑人以九月慶城隍生日遊神于途每遊具儀衛雜陳百戲且並置廿四鄉土穀神亭導于前邑明府劉君諱會敢優人褪扮土穀神尸而搿杭妓之有色者爲西施時廿四鄉神所扮者隨其封爵有弁冕幞頭紗帽巾幘諸色各具且有介胄執械如兆嶺將軍者而雜一美婦其中殊駭耳目傾國人來觀既畢學師應君慈谿人戲妓曰以汝爲西子不虧突耶妓時搽湃作怒舉栃擲面曰吾神人也偶隨俗裝

會而致辱之師急起拂袍袖障面令狀妓去夜則明
府夢神曰以君爲邑長不之校後勿尸以優將減祿
矣醒大驚急向廟謝後仍設綵亭遊玉如故此謬將
十二年事王文叔介言邑諸生居氏居近施利倡題詩堡間口紅紛淡邊石年年淡落花五湖烟水潤何處浣春紗是年學使夢一婦閒日吾施也生永入五湖而蕭山磨生教夾言爲我斥之既拔郡點名至生詢其非生驚伏因告以詩學使客器日芮問佳然巳失賓小說家何可信節乃令生詩窮薪巳亦爲文以祀之于少時先兄亦履言其事特學使與生與忘其名且未悉年月妨記此以俟知者
西陵湖卽白馬湖說見後
水經注西陵湖亦名西城湖以地近西陵則名西陵
湖以其在城山之西則名西城湖故又云湖東有湖



城山西有夏架山地界甚明自水經注傳本誤刻東
西遂昧所在若使東有夏架山則夏架山原有湖西
去海祇數里焉得復有湖在夏架西也其云上承妖
皐水則未詳妖皐所在若云湖水又逕永興縣南則
此指浙江不指湖水誌又妄引耳
股堰在治西十里近西陵江元至正間江水爲患官築堰禦水里正揚伯遠督築不就日受官責其妻王氏痛之割股投于水水忽漲沙堰遂成因名股堰
千秋觀在縣南唐祕書監賀知章夢游帝居數日始寤乃改其宅爲千秋觀
周官湖卽周家湖也在縣南三十里週五里說見後
唐賀知章乞周官湖爲放生池周官湖卽周家湖也

知章所乞祇鄉中一陂耳玄宗重知章因賜鑑湖一
曲與剡川一曲兩勝水與之人但知賜鑑湖而不知
有剡川卽知賜鑑湖剡川而不知始于乞周家湖自
家與官字形相近家誤爲官遂不知其地然其爲永
興人乞永興地彰彰如也後見唐書他本且有誤爲
周宮湖者益見官可誤宮則家可誤官無庸疑耳先
汀州司馬聰齋府君諱公毅者曾有改正周家湖記
現刻志中識其文以湖經中毀而邑令林策改復之
因爲記石但其緣起則云宋嘉祐中邑人周姓者聚
族開湖南渡以來未之有改云云則其湖本周姓所



開但或開于宋前而宋時中毀又復開之一如嘉靖
改復故事而記近忘遠但知嘉祐耳既名周家則湖
以姓傳宋可聚族唐不可聚族耶
予向諸邑里舊蹟偶及郭墓傳氏元升曰鄉有郭爲
棟爲猶居近郭墓山各衣冠有辨恐卽長泰後也長泰
原年字曾過苧蘿村則村中實實有施姓者康熙丙寅
秋予乞身歸偶于廣坐中語賀監乞周家湖事何氏
伯與笑曰信然則賀宮豬其監歸耶予問故曰賀氏
有貧者以宮豬名邑之洲牡豬者必兮之然而住周
家湖傍坐皆歎息始知事當乖舛處有無端蹤跡可

爲左驗此最不可忽者不然賀亦稀姓也而是地有之邑雖逼窄然何地不可住乃偏住此且宮豬者亦何曾知已爲賀監後而守不去也

三江口（今依鄉三巷口在縣東五十里西小江盡處說見後）

三江見禹貢周禮國語水經註諸書但不知所在尚書孔傳周禮賈疏爾雅郭注所指皆誤宋蔡沈註禹貢襲吳都賦註以爲松江婁江東江則尤大謬不然者吳地無東江且史記正義但云婁江入海已耳未聞有三也國語曰吳之與越三江環之又曰與我爭三江之利者非吳耶夫松婁焉能環越且松婁本吳地豈可曰吳與我爭三江之利惟國語韋昭注曰三江者松江浙江浦陽江也此說最當揚州之域自大江外浙江最鉅豈有職方見遺之理若浦陽則發源烏傷東逕諸暨又東逕山陰然後逐末與之東而北入于海今西小江則浦陽經流錢清江則浦陽尾閭也自明代爲水利者爲磐磧堰築麻溪遏浦陽之入山陰者而使之注江又擠浦陽之入海者而使之注海故在山陰入海處有三江城三江衛三江閘而在蕭山西小江入錢清江處有三江口（因浦陽江爲三江之一而土人即以浦陽江爲三江猶京兆爲三輔之一而關中人即以京兆爲三輔一例）自世不曉浦



陽江爲三江遂習呼三江城三江衛三江閘而不解何故至尋邑則現有三江口而俗不曉其義改名三港口至爲志書者則并三港口之名而去之古蹟之不幸甚矣予初入館時同館官擬館課題得三江說予文有云周禮職方氏以名山大川表識方域必取其域中之大水或表爲川或表爲澤或表爲藪或表爲浸此定例也乃職方所記其于揚州則云其澤藪曰具區其川曰三江其浸曰五湖假使其區爲五湖之始三江即五湖之終則猶之五湖也五湖太湖也揚州何地職方何掌周禮何書問其澤曰太湖也問其藪曰太湖也問其川曰太湖也問其浸曰太湖也則烟雨樓矣（艾子杭人誇勝地杭曰吳山嘉曰烟雨樓杭曰西湖嘉曰烟雨樓杭曰錢唐嘉曰烟雨樓）人誚之皆蹶足稱快若南史謝靈運傳有云使蔡道嬰者合鄉里從兒纂之三江之口則正當此地爲會稽末與之間吳越春秋云范蠡去越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濱亦正出此而入海由海而入松由松而入湖故國語亦曰遂乘輕舟入五湖如以爲松江婁江則靈運傳所纂全不在吳而以范蠡言之當云由五湖而出三江乃云出三江而入五湖是不通也觀此可以省矣

靈泉（在縣署西主簿廨中說見後）

此唐主簿朱思禮孝感泉也思禮母病疾以大旱水涸渴思泉水甫祝天而泉出于地其尉郴晃爲題石勒之事見舊唐書及駱丞集靈泉頌中但舊唐書云補蕭縣主簿蕭屬徐州遂有疑非吾地者惟駱丞頌中有此地城控剡溪地連禹穴語而註者曰禹穴剡溪皆在紹興會稽縣則正屬吾地且頌又云某出贊蒞阽途經勝壤正以賓王此時謫臨海丞在台州道經予邑故予邑東門稱達台門可據也是其所云蕭縣者係蕭山之誤固不待言特予謂蕭山亦非是者



據頌稱思禮調露二年來佐百里調露高宗年號考吾邑永興之名在調露前及天寶改名蕭山則在調露之後且賓王本傳于高宗朝由武功主簿調入長安至武后朝恐其言事調臨海丞則當赴臨海時正武后未亡元宗未興之際此時安得有天寶所改之蕭山也後檢文苑英華知頌文有蕭尉郴晃英華作前尉且註云前集誤作蕭姊悟集中蕭字乃前字之誤而作舊唐書者無學竟稱蕭縣以致徐州吾邑各認其爲名而皆非也蕭山是永興詳見後第三卷內（靈泉頌新修志者以予言載入主簿廨下然名宦人物仍不載）

回浦（在縣西北五十里說見後）

漢地理志回浦東部都尉治考回浦在蕭山海門之東查浦之西與海寧鹽場對渡又名回水益浙水入錢塘界忽作一折則蕭山南界漁浦渡是也及將入海寧界又作一折則蕭山北界回浦渡是也浙凡有兩折因名浙江（浙俗誤作三）而此以江水回折處得名故在海寧岸有折山在蕭山岸有回浦稱爲海門（太平御覽載虞喜志林赭山原名折山以折字音近赭遂作赭史多稱赭山是也越紐遺書折山與折江並稱後改作赭或云泰始不能渡赭其山而回故西有赭山東有回水）漢時以瀕海要地置東部都尉而治于其中與錢唐西部都尉治東西相



望漢志誤以回浦入二十六縣名之內且以東部誤南部質則會稽郡止二十四縣無二十六且止有東西二部都尉無南部都尉也（地理志治與回浦非縣名考兩漢六代史止有東部西部二部都尉無南部）間考六代史當宋泰始間會稽太守孔覬與吳郡太守顧琛同反建武將軍吳喜討之顧琛敗走與其子寶素攜老母泛海奔會稽海鹽令王孚邀擊不及（此海鹽今嘉興屬縣）喜等至錢唐賊黨顧昱孔璪等齊奔會稽喜乃悉力攻江東岸先遣沈思仁等趨定山破東軍之據岸以結寨者然後分作三隊以三渡進兵喜親從柳浦渡正趨西陵而遣別將壽寂之從

漁浦而入邪趨永興劉尧由鹽官海渡直指回浦則是一從中渡在西陵一從南渡在漁浦一從北渡在回浦至今予邑有三渡千載不與而且漁浦與縣治衡衡則曰邪趨海渡與回浦正對則曰直指史文之明析如是也或曰鹽官今海鹽縣也海渡者遵海而進于浙也則不然漢志海鹽卽今海寧也至六代時分海寧北境爲海鹽縣而以今海寧縣爲鹽官吳陸遜爲海昌屯田都尉領鹽官縣事是也是王孚所邀之海鹽此嘉興海鹽縣也劉尧所渡之鹽官則杭州海寧縣也杭州鹽官與回浦對渡矣其曰海渡者以其渡在海門傍耳



漁浦 峽口 在縣西南三十里說見後

若漁浦則舊志已有之然不得史証疑非要地據宋書鎮北將軍沈思仁討孔覬由定山進向漁浦然後別將由漁浦邪趨永興甚以漁浦爲要津也至南齊永明年富陽人唐寓之反縣令何詢告漁浦遜至防捘寓之至錢唐縣令劉彪棄縣走會稽太守沈文季發官民丁救之賊分兵襲會稽至浦陽江郡丞張思仁遣峽口戍主湯休武拒戰大敗之峽口今名峽下與漁浦相近志有峽山峽浦非此地

苧蘿山 在縣南二十五里下有西施村卽前苧蘿村是也說見後

牛頭山 寰宇記云牛頭山在蕭山縣東南水陸所行二十里江水廻環舟行信宿猶在其處故云牛頭苧蘿一日三過今牛頭山屬山陰縣說見後

舊記牛頭山屬蕭山縣故其計道里皆從蕭山指數之大抵其山與苧蘿東西橫峙相距二十里而浦陽江之逕蕭山東入海與逕蕭山南入江者並廻環于兩山之下故記有牛頭苧蘿一日三過之謠但不知何時割入山陰此必隋大業間併省山陰蕭山同入會稽縣而唐分還時誤割之以入山陰者乃舊唐書無學不考地理妄云分會稽諸暨置蕭山縣夫蕭山



之併入會稽從山陰入之也今既分還山陰蕭山則會稽之地斷不能越山陰而與蕭山何况諸暨乎前已辨之詳矣今卽牛頭苧蘿並觀之則蕭山反分地入山陰舊唐書之誤俗可驗矣且蕭山苧蘿古越絕書卽有之而浙江通志于苧蘿山下註云蕭山本諸暨分治故一山而兩屬其地夫蕭山何嘗爲諸暨分治耶餘暨永興漢魏舊縣卽隋併入郡未嘗併入諸暨也唐分還縣治不聞從諸暨分還也卽承舊唐書之誤亦增地入蕭非以諸地爲蕭也苧蘿距蕭山二十餘里諸暨距苧蘿一百餘里諸地雖饒不能割百

里以與蕭明矣且祗一字蕭既云分蕭則在蕭矣又云一山而兩屬其地草一山可剖爲兩耶何悖誕至此





蕭山毛奇齡一名甡字春莊稿
王琱冊玉 部賓柯亭 稿

## 蕭山縣志刊誤二

江寺 一名覺苑寺在治東北陳尚書令江總在梁時避亂居此捨爲寺說見後

江總字總持濟陽考城人梁司徒左長史蒨之孫仕梁爲太子中舍人兼太常卿侯景寇建鄴臺城陷總避難至會稽郡憩龍華寺作修心賦會其舅蕭勃先據廣州總往依焉前此總父紑以父蒨眼病嘗捨同夏縣今江寧上元縣界牛屯里宅改爲寺名慧眼寺鑿井洗眼而父病遂差總追念父孝因以會稽之永興所寓宅捐爲寺去舊志中有云子承父志捨宅爲寺者以此今作江淹誤



據志江寺在夢筆橋北南齊建元二年江淹之子昭元捨宅爲寺唐會昌中毀大中二年重建賜名昭元祥符中避國諱改名覺苑又云夢筆橋齊建元中建

按史江淹字文通本濟陽考城人而居于建鄴始仕劉宋既而仕齊又仕梁然皆官京朝不出一步惟初仕時曾爲宋南徐州從事繼爲京口鎮軍參軍又繼領東海郡丞又其後貶建安吳興令則其出仕亦祗

在鎭江淮北及福建浦城三處而並不到浙且其人生平以仕宦爲事自少至老約五十餘年從不間斷極至進紫金光祿大夫封臨沮伯再封醴陵侯然後曰吾當歸草萊乃究竟不歸而卒于官則何年月日是其出遊捨寺之時眞荒唐也况其云建元二年捨寺則尤謬也建元是齊高帝年號是年高帝新置史館而以淹兗史官之任不惟淹官京朝不嘗有家在蕭山安有其父僾在而其子可自爲捨宅之理况是年王儉語淹曰卿今年三十有五是淹年方壯不應有年長能捨宅之子况淹本傳祇一子名蒍並不名



昉元卽此一子在淹死後襲淹封爵又並無他子名昉元者又且大中祥符年號不合若大中是唐宣宗年則會昌旣毀不應大中又卽建若是宋眞宗年則眞宗名元未有祥符則避諱改元而大中則不避諱而賜元者也又况夢筆橋爲建安年建則在南齊並無此年號其信口狂誕不過以淹曾眨建安吳興令安聽吳興是湖州建安是爲令之年或者於是年來浙而不知此建安是福建建寧非年號吳興是建寧浦城非湖州也此皆不讀書人所揑造也

江令祠一名江丞相祠（右江寺左俗呼江相公祠以捨宅得祠故又名江令宅）

舊誌以江寺爲江淹捨宅爲寺故祠亦祀淹今考祠名則益知捨寺是總不是淹也按淹在齊官止御史中丞至梁而後進散騎僕射左衛將軍而卒未嘗爲令爲相也總則在梁爲尚書殿中郎太子中舍人兼太常卿在陳則遷左戶尚書轉太子詹事又歷侍中遷吏部尚書僕射尚書令此見南史而陳書亦云至德四年加宣惠將軍置佐史尋授尚書令則授尚書令稱令公者是總不是淹其又稱丞相者則以令兼宰執南史所謂當權任宰陳書所謂權任宰政是也明明有江令江丞相二名此正飯牟一線可爲左



證處而盲呼瞎喚誣陷文通亦思文通曾爲宰爲令否乎或又謂淹曾爲吳興令而捨寺正當爲令之時故稱令則據陳書總持爲太子中舍人時曾以太子洗馬出爲臨安令亦正當江東避難之際（此正避地宋與踪跡所始）是則稱縣令之令亦在總不在淹以臨安近吳興遠臨安在浙吳興不在浙况身後之祠未有僭捨其初銜者也若總持自敘有曰昔晉武帝策祠公會曰周之冢宰今之尚書令也才未半古屍素若茲則總以身任宰執不持政務而但以詩文見龍遊宴見幸爲㗖㗖耳至又曰總弱歲歸心釋教年二十入鍾山

就靈曜寺受菩薩戒葬崗官陳就攝山布上人受大
戒則佞佛捨寺正總持本色未聞文通佞佛也天下
眞是非不必多較即江令江相公江丞相三名鑿鑿
呼吗便他人不得承認況左叅右証皆是此不是彼
而生其地者尚聽其訛外可乎
唐人江令宅詩無賦淹者劉禹錫南朝詞臣北朝客
歸來惟見秦淮碧羅隱鑯巉象筦夜深時曾賦陳宮
第一詩皆實指總持者惟許渾一詩其開句身沒南
朝宅已荒邑人猶賞舊風光則文通總持皆可承認
然落句有閑愁此地更西望湖浸臺城春草長則仍



是總持以總持仕梁爲太子中舍人遭侯景叛亂攻
陷臺城然後避難至吾地若文通則是時已死未嘗
過臺城之變也況劉羅諸詩所賦者皆靑溪舊宅惟
淮詩則確是吾地其云邑人謂是邑之人指蕭山也
若建鄴則稱京邑有之不單稱邑字況此時已稱州
與郡也至又云西望則以予邑觀之臺城在西若建
鄴則臺城靑溪同是一地何分西東予少失學問罔
罔出門即以詩文見于世曾爲江令宅二詩竟賦爲
澁儗然載集中且行世已久不能改矣讀書雖萬悔
莫贖一錯此可鑒耳

楊趙顧郭四長官祠見後說
楊趙顧郭者宋知縣楊時即龜山顧冲郭淵明縣丞趙
善濟也時開湘湖而冲等踵成之見予湘湖水利志明洪武
年知縣張燧建祠湖濱春秋二祀以報其功俗呼長
吏爲長官故名後不知何時改爲楊郭二長官祠居
人稱湘湖土地今不存一云淨土庵西湖三墩即祠址也
漲潘橋在縣南十五里以潘水所瀦得名
祇園寺四塔相傳元度親建其二再生爲梁朝岳陽
王蕭詧續建其二因有許元度來何雜昔日浮屠今
如故之語父老相傳以爲佳話但並無事實不知所



據何書祇略見其說于沈仁東記中其記文雖極駢
儷可觀然尙有缺欵又不詳仁東時地意其說係邑
人從來相傳之諺而仁東掇入之原無記載可引據
者則總屬荒唐而已舊與始寧徐仲山語康叔度歌
謂後有襲其文作許元度者見予邑誌中仲山曰此
不容襲也人但知叔度一韻耳不知叔度可押元度
不可押何也范之字叔度與黃憲同范訓法憲亦訓
法法者度也音渡去聲故范字叔度憲亦字叔度度
可與韻押固也若許詢以咨詢得名則其字度當讀
作諏度之度音鐸入聲小雅所謂周爰諮諏周爰諮

度(音鐸)是也乃曰許元鐸來何難可乎予豁然大悟且
嘆作僞之定無是處又益見予邑舊誌之謬卽僞下
一語皆有疵隙及予著通韻有兩合一例則鐸亦
可相押如小雅跋亦作止與歲亦難止押離騷懲不
厭乎求索與各輿心而嫉妒押可爲比類然造許元
度語者亦見不及此許元度語定是僞造無根據卽
許元度亦原是許元鐸無可議者

流寓于邑里無涉不足輕重然南史于六朝宋時有
高陽許瑤之居在永興罷建安郡丞還家以縣一舫
遺郛原平見原平傳(瑤之罷建安郡丞還居永興以縣一舫遺原平原平不受送而復反者前後數十瑤之乃自往曰今歲過寒而建安縣好以此奉尊上下耳原平乃拜而受之)此實
高陽許姓之流寓吾邑者而誌又不載若詢亦高陽
許姓然其寓吾邑反無實據晉史諸書皆云寓會稽
山陰惟陶元亮作孟府君傳有云詢各居永興縣界
世說亦云隱永興南幽穴中而誌又不載要之詢寓
是他邑之近吾邑者或在南山或在淸江無所不可
特不可曰寓西山耳

陵墓志有許敀墓在鳳儀鄉相傳許詢之父爲會稽
內史後家于此地遂葬焉按詢祖父不可考惟續晉
陽秋謂詢是魏中領軍將軍許允之玄孫見世說注



然不及其父假使其父家此則其子必少於此地有
蹤跡矣況墳墓所在乎乃考晉書孫綽傳但稱綽與
詢同居會稽不云隨父而世說載詢未出都時與簡
文劉尹諸談議往來則詢在初年猶自在丹陽都下
而其旣始出都而徙居會稽是未出都前全非家越
者誌所載皆妄也若誌于詢傳又云終入剡山則塟
父于此而少住都下老居剡山無一可者至其餘墳
葬所載纍纍都無根據又何必然

錢離牧字子幹本山陰縣人而少居吾邑若欲扳他
邑流寓人物則此在許詢之先第一名臣可借之爲



寓公生色者今不載流寓而載邦賢則又誤矣按三
國吳志有云牧漢相意七世孫少愛居永興躬自墾
田種稻二十餘畝臨熟而縣民認爲已有牧曰本爲
田荒故墾耳因君家稻也恐奐之而縣長不直民遂
繫民于獄將治罪牧爲民請長曰君慕承宮自行義
事(後漢書承宮字少子琅邪人嘗在蒙陰山中耕黍臨熟人就認之宮悉推與而去由是發名仕至右中郎將侍中)
僕爲民主當以法率下寢公憲而狥私議恐
非義也牧曰此是郡界緣君賢良故來暫住今以少
稻而殺此民何心復留遂出裝還山陰長自往止之
爲釋繫民民乃自慙率妻子舂所取稻得米六十斛

恐送還牧牧閉門不納置米道傍冀有取者則是少
君吾邑與山陰相界處而旣則欲還而仍留之然其
後到底不留故曰少君此明明受廛卜居而高此地
而後去所謂流寓非邪賢也若後此皆入仕之日自
赤烏三年始從郎中補太子輔義都尉遷南海太守
還爲丞相長史轉司直遷中書令且東西討賊後以
秦亭侯進都鄉侯領武陵太守卒子宣是自仕至卒
已去吾邑而傳于卒後不及永興則其在本鄉邪矣
乃誌又以其子徇曾戍西陵遂幷其子亦收入吾邑
則尤大謬按本傳牧子禕嗣代領兵則嗣牧官者禕

蕭山縣志刊誤 卷二

七

也牧在吾邑則禕亦當在吾邑未有收少徇而卻長
禕者且會稽典錄曰牧次子盛亦恭讓爲尚書郎則
子幹有三子不止徇亦不止禕乃獨收徇入永興則
二子之歸誰遣之一子之留誰留之此皆書傳無可
考稽事不可解者若謂徇戍西陵遂稱邑人則未有
戍本邑而卑稱西陵者況徇又曾與信陵若然則徇
又當爲信陵人矣予嘗曰邑有五流寓一鍾離牧見三
國史一許珝之見晉書一許詢見陶淵明孟府君傳一江總見南史一
秦系見戴叔倫詩只此五人已足矣入明則劉伯溫一人可與相副本邑
人物秖八九人而流寓過多主客不稱惟此五人與

正流寓考據頗確而誌乃以子幹爲邪賢則何可也

有謂子幹此燊終是過情縣民妄認義不可與而與之是謂過與縣民還稱義所常受而不受足謂過辭其說甚正但宋學以前多似此輿如劉寵王烈郭原平承少子諸皆以此得名故列史冊而宋後至今昔然絕暫乃當時君予名鄉孝悌名里閉化族變忿鎔于善而今則苟偷自便江河日下何也天下性情所發全在感激假如子幹當日民認不與民與郎取于理得矣然以考人觀之則自上創至下想自三家至萬戶何有一不如此者如此則又何一可感又何一可漏如此則何足入史書何足傳後世惟不苟與而則之狀然不公抑而祁之嶶然證米惜將彼此不碩里門傳之鄉邑論之兒童婦女皆生感激行路往氷皆如效法此俗所以學民所以濟也故炎怨所行皆非中正而孟氏以爲頑廉儒立鄙寬薄敦此工性惜戚發朔慾而夫子及門冉有過與原憲過辭統寂論語夫原思爲其官而不取其祿輿子幹耕其用而不取其米正復相等一而夫子求嘗以過倘斥思則于幹可卻矣自宋學一閉而民無感敬俗鮮效法拘牽改

蕭山縣志刊誤 卷二

八

義隨時進退以致兩宋國難中原板蕩君父僇辱千古奇慘而宋史載忠義一傳凡有十卷約三百七八十人合之帝紀列傳所載死者無算而濂洛關閩之徒凡講學者無一人與焉甚至孝義卓行隱逸諸門一概絕跡嗟予何以致此

五代羅隱字昭諫在吳越王時往來浙東西間凡所
到處皆附會其說時俗相傳以爲異事且共稱曰羅
隱先生兒時舟過石巖有大石如輪出水中土婦曰
此羅隱墳也予曰何也曰隱避雨巖下吟云避雨避
得好只怕巖石倒吟畢果倒石壓隱水中此是歎子
語及閱縣志則儼載隱墓在許賢鄉可笑甚矣考隱
本新城人死葬其鄉然又云墓新登者以新城後改

爲新登故也妍北雜志云謝皐父嘗至新城哭故老
言羅隱粉事冢在徐村之水鳴冢禍猶存樂開不四
年沈將爲誌銘則其葬新城明矣傅詒吳檢討作十
國春秋詢予云羅隱墓在貴鄉傳予予曰無之曰然
則紹興志何以有此曰從來造志者皆無學問人縣
志既載則府志不能去矣後見錢唐縣志亦云隱墓
在定山鄉居山里而江西通志又云羅隱墳在樂安
縣羅家源然則志書之不足信如此若俗傳羅隱先
生出言成讖皆無其事十國春秋云錢武肅王城西
府命賓僚省覽顧謂左右曰百步一敵樓可以爲金



湯之固矣隱徐曰敵樓不若內向爲佳及武勇都之
變援兵多自外攻內當時所稱先見者或在乎是
蕭山戰蹟多在西陵查浦二處自勾踐城查浦守西
陵後吳孫策攻查浦六朝孫季高城查浦吳鍾離徇
戍西陵唐浙東觀察使王式討裘甫至西陵受降錢
繆襲辛約西陵越州觀察使劉漢宏將十餘萬出西
陵將擊董昌錢鏐逆戰大破漢宏于西陵此皆約略
可誦指者誌但載孫策劉漢宏二事而餘俱不及何
也予邑西陵自是舊蹟即遐詩謝惠連西陵遇風岦詩李卿西陵寄王行元慎西陵見眺吳融西陵夜君詰詩皆在此地予邑可稱西陵今人反不稱所稱猶然若杭州本臨安地自有舊地名可稱乃忽稱西

陵不知何據如以其名美竟可接稱則秣陵廣陵吳陵茂陵亂呼可矣何必地理方輿分別郡或也
予述先賢公入鄉賢祠怪魏晉以下從祀寥寥因于
午食之次歎先賢高行如賀季真者而不得與其非
闕典歟一友曰以其爲四明人也予撤籍大驚吉生
其地尚不知其地之賢而洄洄若是憶康熙乙丑分
考進士已爲寧波胡鹿亭卷中一十二日而臨發以
及門之內四字見摘渠感之就邸並謝手奉書一部
則其先侍御道南公所輯甬上文也集二十餘卷自
三古迄今首列文種夏黃公歎次卽列賀監詩以監
爲四明人耳予笑而置之後見雲間陸伯生所輯廣



輿記紕繆可駭其在古蹟則有逸老堂係宋時爲賀
季真建其在祠廟則有賀季真祠在月湖中其在山
川則有月湖爲賀季真游憩之所其在人物則一如
侍御所輯文種夏黃公後卽繼以季真諸此誕妄意
寧波舊誌亦原有之故宋時郡守已早有建逸老堂
者而予邑誌中刪傳數行此外絕不道及卽鄉賢一
廟尚不得與此在前諸公實有以本邑之賢推之他
郡者則可慨孰甚矣按唐書載季真在隱逸傳中明
云越州永興人以吾邑自隋時省縣併入會稽至高
宗儀鳳間始復置永興而季真爲證聖年制科所中

則正在新復永興之後未改蕭山之前故其表爪雖遲之開元天寶之際而追籍在先其不稱蕭山而稱永興昭昭如也初不知前上之扳之者何所依據揆其故不過以四明狂客一別號耳夫別號何常意所欲表隨在可取稱空同者不必果在山號鳳洲者不必真在海夫人而知之也使以別字之故可竟易其籍則先儒陸象山士司沙定海俱寧波人矣且彼之所以証賀監者何籍也按廣輿人物証四明人世無取縣界之山作里貫者假曰四明則必原有四明州四明郡四明縣然後可試問此四明者是何代之州



何代之郡何代之縣夫四明本山名地在餘姚唐時以餘姚縣屬之寧波稱餘姚郡而因以餘姚有四明山故稱明州餘姚郡是明州以餘姚得名賀監爲唐人果籍明州則其稱四明者亦當在餘姚不當在寧波況不籍明州而籍四明則世無此籍矣故吾謂賀監之在吾邑無論永興里貫鑿鑿不刊更無容一置他喙而即以其傳觀之其可旁驗者有三季真所乞者周官湖也周官湖者爲季真宅傍之湖即周家湖也湖爲永興地此一証也若唐宗所賜一爲鑑湖鑑湖越州地又一爲剡川剡川亦越州地也夫一賜再

賜皆不出其鄉此又一証也且季真之歸也唐宗深重之于其行也親率皇太子及在朝百官賦詩餞送而又擢其子名僧子者爲越州會稽郡司馬賜緋魚使侍養之向使季真爲明州餘姚郡人而使其子之侍養者反隔處越州會稽郡以使之奉秩進俸是俗所謂食在睢州口在濉州也此又一証也

凡志必誡選舉一門然往往乖錯如賀知章在唐擢進士超拔羣類科此是制科非進士科惟制科始有名目如博學宏詞超拔羣類類而進士無之然又稱進士者以古重制科制科可稱進士進士不可稱制



科也誌中列進士科自宋以前秖以賀知章一人當之且又註曰按宋有制科有舉人有進士今制科多漏失無可考僅著進士科若干人則不知制科不始于宋又不知知章即制科非進士科而當面差錯又不知明以前並無舉人科以爲有舉人胥失之矣請略道其槩從來稱科目者謂諸科之目如制科明經科進士科之類而制科始于兩漢明經進士諸科則始于隋唐蓋前此鄉舉里選貢于天子天子即用之未嘗試也自漢文擧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親爲策試而于是分制科薦舉爲二試者爲制科不試者

爲爲舉如拔功爲孝武考中則爲制科拔功既中之
後又爲朱買臣則爲爲舉以拔功考朱買臣不考故
也其他舉孝廉辟掾史皆不考者然例轉下矣蓋制
科之目雖起於漢然歷代因之前後不一名皆帝親
試並不假權于有司凡已仕未仕在官在民皆許入
試又無三年比年之限如唐制宋制皆曰制舉所以
待非常又曰制科爲大科故不常舉其所取士如漢
董仲舒晁錯公孫弘蕭望之荀郤詵摯虞唐蘇瓌蘇
頲張九齡裴度顏真卿皇甫湜元稹白居易宋富弼
樂固蘇軾蘇轍洪遵洪适周必大真德秀劉絢李星



皆是也有隋唐設明經茂才進士諸科然皆命有司
考校不敢與制科等而其後諸科漸減亦漸輕唯制
科與進士科歷唐宋並重不變明初雖倣舊制有薦
舉有辟召此不試而用者有明經有進士則試而用
之所謂貢士進士是也乃又設舉人一例前代以白
衣領解舉進士不第則仍爲白衣雖名爲舉人而試
而不用明則以此一項亦試而用之而至于制科則
非上親試雖有懷才抱德孝弟力田諸名而不設特
科不立考校與爲舉學故雖有名目亦不大用而其
後則并其名目而去之故有明一代全無制科至

本朝始一舉行令中外有司各舉文學不拘已仕未
仕所謂博學鴻儒者
皇上親試之太和殿前以二等取中悉授館職此皆
舊法（舊分三等以上等比進士殿試第一人賜制科出身授館職中等比殿試第二人第三人賜進士及第授館職下等比殿試第四人賜進士出身召試館職）所謂制者自應制之
制謂
上親策試也凡不讀書不諳古法妄以進士科爲
制科以舉文時文爲制舉義而以制科爲爲舉爲名
試因剏設即令修志者既知制科爲非常之科所
以待非常又知制科非薦舉又知制科非明經進士



科可謂博洽舊聞諳習故事者乃又以館選當制科
以明代考翰林庶吉士三人當制科之選在明爲衙
先生諱恕來先生諱宗道在
本朝爲周先生諱之麟三前進實志中則仍屬臆說
非古法矣因閱選舉志而爲之正之如此若明代翰
林則亦不止二人也

# 蕭山縣志刊誤三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字春遲稿

觀齡則灝遠宗姬潢校

志例有名宦一則覘治政得失不經史載大抵據顯文相襲而史載則詳內略外且鮮及令長時事故難于稽覈如舊志以劉宋之羊愉而載爲唐令新志以唐代宗年之李務而誤作齊令謬可知矣予嘗謂邑令自三國陸凱劉宋羊愉劉僧秀唐李務宋楊時顧沖張耶郭淵明趙善濟元於善明張懋吳汝勞外亦無可傳述者獨稍有闕軼據所見補入三人餘不敢贅祇俟好古者題事焉耳



唐宋思禮 舊唐書有傳

宋思禮字過庭廣平人祖助永州刺史父順戶部員外郎思禮少以事繼母徐舉聞孝 六朝及唐有聞孝望孝悌薦舉科故 舊唐書云事繼母爲聞孝丞集引証改以孝聞非是 擢補永興主簿會大旱井池涸母宿有癥疾非泉水不甘食思禮憂懼禱于天忽有泉出庭下味甘且寒日不乏汲見者嘆異縣尉柳晃爲文刻之石其後義烏駱賓王以言事得罪謫臨海丞過蕭山感之作靈泉頌載集中若頗有前尉柳晃耿介之士也一段則柳晃亦當時有名字者特以無事蹟姑闕之

宋鄭庚 見後

鄭庚初爲太和丞曾薦楊勍之勳冠有功後以官兵俘平民爲賊庚辨之俘者得不死監司上其事于朝當事陰格之未錄也既而庚憂去服闋補蕭山丞臨安大災廷署皆延燒有火挾文卷上颺飛墮西興沙間堠兵攫得之認曰此鄭長官名以獻之令則正監司所上庚前事也令嘆曰寧得非天意耶封奏之舉朝稱異始錄其前功遷職事見洪邁夷堅志



元嵇友龍 見後

舊志于官師表曰予讀元志有李適銜應昇趙鉉嵇友龍成任邑令以其受任年代無可考故不敢入焉予謂亦頗其事何如耳如受任年代則陸凱羊愉未銜何年蒞職也而載之何歟何敢生嘗云見過成山京省人物考有嵇友龍事正元志有名者

嵇友龍字伯夔金華人嘗學經于許謙以才能充闔府吏不藉民爲兵而用散卒以擊賊轉江浙行省吏書時紅巾犯杭州用計破之以功擢蕭山縣尹縣與越要衝兵馬往來誅索剽掠無虛日友能謹儲峙第

愬匆茭外遇有犯者治以法士卒無如何會歲歉議發官聚賑饑者倏屬力沮之友能大言曰山天子之粟賑天子之民何所不可民全治者以萬計尋改本路總管府官

予邑前賢木參參然又多列孝義隱逸諸門以分之遂或列隱逸或列孝義而在大傳者鮮矣然且大傳中如賀季眞者在唐書仍列隱逸傳則不幾乎無大傳乎予邑人物自三國始至趙宋止止九人此九人者本景艮慶雲不可多得必以次合載人物大傳中方有顏色其中有孝義有隱逸則仍在孝義隱逸中記一名爲可耳即其傳亦須詳載照史傳錄入不可芟軼若其餘趙宋人物有在九人外當附見者則原無事實亦無記載從舊文略斟酌間便可已明則魏公文端何孝子邢植張尚書楓丘公三人合前九人爲一十二人此皆有大傳者餘傳可隨意但須選賞耳九人者三國吳仁義都尉五官中郎將改高山令孝子夏方晉高士夏統晉交州刺史龍驤將軍剡封新夷侯官縣侯食邑千戶孫處六朝宋舉孝廉孝子郭世道六朝宋舉孝廉孝義郭原平齊建昌侯盧陵王中軍司馬高平太守謚壯侯戴僧靜唐太子賓客秘書監賜禮部尚書賀知章唐舉孝廉授衡陽博士孝子許伯會宋吏部侍郎觀文殿學士張叔椿

吳夏方（晉書有傳本三國吳時鶴東爲仁義都尉五官中郎將本官則當爲吳人矣雖終爲晉）（今其後事耶此與孫季高傳在宋書而標作晉人一列）晉夏統（晉書有傳）

晉書夏仲御傳極其摹寫致使作史贊者獨標仲御一二人反復稱歎而靖節處士不及焉斯亦尊矣且當時賈公閭何許勢焰而一聞仲御名趣承忻挽惟恐不當何以致此予少與包二先生飲和蔡子伯沈七子先健慕歌河女之章小海唱三題各製樂府而見者不解鶩爲特創不知即仲御詩也仲御自歌士風製此三詩雖其詞皆不傳然題亦異矣今按其傳中自述數語可當詩序傳曰先公雅苦稽山朝會萬國授化鄙邦功冠而蒞恩澤雲布聖化猶存百姓感詠遂作慕歌孝女曹娥年甫十四貞順之德過越梁宋其父墮河不得尸所娥仰天哀號中流悲歎便投水而逝父子喪尸後乃俱出國人哀其孝義爲歌河女之章伍子胥諫吳王言不納用見戮投海國人痛其忠烈而作小海唱此數語即詩序也又傳中寫聞歌數節即是品藻傳曰沭人顧相謂曰不游洛水安

見是人聽萊歌之聲彷彿見大禹之容聞河女之謠不覺涕淚交流即謂伯姬高行在目前也頃小海之唱則子胥原平立吾左右矣其品藻之善如此

晉孫處即孫季高宋書南史俱有傳當據其詳者全載志中此本晉人而見宋史者說見前

六朝宋郭世道宋書南史俱有傳當據其詳者全載志中

六朝宋郭原平宋書南史俱有傳當據其詳者全載志中

原平即世道之子其孝義事甚夥嘗論其細行有盜筍毀筍一事傳曰原平居宅下濕繞宅作溝以通淤水溝上種少竹春月夜有盜其筍者原平偶見之盜者奔走墜溝原平自以不能廣施至使此人顛沛乃



於所植竹處溝上立小橋令足通行又采筍置籬外鄰曲慙愧無復取者或謂此非中行豈盜不問則已矣乃復爲橋以延之采筍以餽之得非過耶予曰絲垣以坊盜執械以逐偷東自扶桑西至若木何一不然而盜終不息偷日以熾有如此之延盜餽盜而路不拾遺相觀爲善悖風睢俗漸幾大化何至行之感人如是也此爲中行此爲絕德趙宋以後不聞此致矣大道隆汙至宋一變不可不戒也坊盜逐盜此是通倫綸者有意橋在猶不能出此時俗而立致者曰中道如是則爲善者亂矣故曰溝道者亂人爲善之路也原平田夫耳自以不能廣施致使此人顛沛此何皆心行西銘民胞物與論語曰老安少懷非此謂耶

原平字長泰見宋書者南史又作長恭恭是泰字之誤若其父世道見宋書而南史又作世通則未知孰是耳

原平只一鄉行善而名滿天下當時太守王僧朗舉原平孝廉不就其後太守蔡興宗最有名甫臨郡深加貴異以私米餉原平及山陰朱百年妻百年亦當時名人有列傳在宋史者其餉米教曰秋年之貺著自國書餼貧之典有聞令甲況高柴窮老萊嬪屯匱者哉承與郭原平世禀孝德洞業儲靈深仁絕操追風曠古栖貞處約華耆方嚴山陰朱百年道終物表



妻孔耋齒孀居窶迫殘日欽風撫事嗟慨滿懷可以帳下米各餉百斛其詞之謙洽意之推重宛然言下後原平固辭不受或勸之原平曰府君若以吾素行耶則行無一善何敢濫府若以其貧老耶則耋齒盈宇屢空比宅也後百年妻亦終不受而罷

會稽郡所最貴重者曰望計望孝皆盛族出身不減祕著宋明帝泰始七年太守欲舉山陰孔仲智長子爲望計原平次息爲望孝以爲仲智會土高門原平一邦至行欲以相敵會明帝別勅用人故二選並寢然而太守已上之矣其側重原平如此

齊誠僧部齊書南史俱有傳書摘其詳者全載志中
唐賀知章唐書有傳說見前
唐許伯會唐書有傳
宋張叔椿宋史紀傳誤見說見後
趙宋一代原無人物然吾越尤甚雖小刻偏安其有無不足輕重然亦南北興衰一大運會蓋中原人物自兩漢至宋可謂極盛乃當趙宋不道中原陸沉之際其所用人物皆在中原此俗所謂回光返照者自此以後則大河北蕩蕩然矣故吳越此時並無人物若邑見宋史者惟張叔椿一人若王敬素名係則稍



見別記但官小無畸名其不見史冊固亦恒事乃作誌者又無端曰狀元馮京其將也夫他可假借獨當世有赫赫名此斷難假借者彼係鄂州江夏人爲能與蕭山聯姻且史冊列傳不比狀誌其母妻姓氏原不可考獨馮當世傳偏獨有之以彼初第時鄉舉禮部皆第一因有三元之目而其時外戚張堯佐爲溫成皇后世父欲妻以女怨擁京至家束京以金帶曰此上意也頃之宮中持酒殽來直出奩具目視之京以有婦辭詢之則當鄭公女也當時正爲相故京將試知制誥以避婦翁嫌不試史冊註曰婦翁者當國

當弼然後山龍圖閣待制知揚州以翰林侍讀學士召還改御史中丞而其後並未改娶則是明明白白見之史傳者所謂使君自有婦也作誌者何爲芥而是象家譜亦何苦附會傳訛偏取此有婦之夫以爲壻不幾爲千古所恥笑乎若敬素官尚書兵部員外郎此正六尚書之員外郎非尚書也以友李興王爲寫尚書第額懸其門非是
韓府胄見韓侂胄傳侂胄爲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頗有名傳曰與其弟府胄爲若於越幾十年其去尚若則但流寓非土著也況直詳年分則但幾十年間



事耳且傳末又曰琦守相作晝錦堂治作榮錦堂曾胄又作榮事堂則正指其三代還鄉一節琦相州人知相州治者侂胄之父琦之孫亦知相州而侂胄又曾代父守相故及之雖守相初年事然三代作堂以榮之恐非輕去其鄉者也或僑遺族屬于此亦未可知但無確據耳
張孝伯和州歷陽人史無傳惟寧宗本紀嘉泰四年以張孝伯參知政事然不詳籍貫至張孝祥傳畧歷陽人歷陽即和州附郭也孝伯孝祥兄弟行而皆著歷陽則非父來蕭山可見若張郎之字溫夫爲孝伯

子此史有傳者然但稱參知政事孝伯之子而不著籍貫以不必署也溫夫歷官甚顯然其小後至直祕閣而止其傳中鎖屑必備然不及蕭山一詳此皆非吾邑人誌參列者

誌云張孝伯仕至華文閣待制學士考宋官志殿閣學士殿重而閣輕凡閣不一如龍圖煥文寶章華文等閣皆倒設三官惟有學士直學士待制三等從無待制學士之名此皆不學問人顯然僞造者則又何必然也若誌中顧沂諸傳本身與父子贈廕皆列官階並不知生平所作何官此所謂捉影而亡形者從來記事並無此體總是作僞者難據實理有然耳





南北宋凡三百餘年惟張叔椿名見南宋史冊且雖無專傳其蹟見于孝光寧三本紀暨留正趙汝愚二列傳中俱極正氣此自是南宋名臣惜誌書多可議耳按孝宗本紀隆興十三年十一月戊午遣張叔椿等賀金主生辰大凡使金官必擇當時有才望者此亦一大節而志不載若光宗紹熙三年上應朝重華宮以李后擬阻不果朝偭重明節重明者帝生日也羣臣皆請朝此時叔椿已在兩省官請朝之列志所稱請朝重華宮是也但此時帝豫引疾而壽皇以秋涼思帝一見帝終引疾不朝丞相葛邲以下俱自貶重華退而引罪于是羣諫張叔椿章穎特上疏乞貶斥內侍楊舜卿等以謝之不報時請誅內侍者惟嘉王府翊善黃裳與此二人而三此亦一大節也而志又不載至若留正本名相而擅自去位此亦有故考寧宗本紀正欲立嘉王爲光宗後即寧宗也光宗已許之正將作指揮以進此不過爲建儲計耳而帝遂許以禪位正大懼逃去疑帝見過而不知果帝意也然亦俗情矣于是趙汝愚請之太后竟立嘉王而禪之詔召正還叔椿時爲侍御史劾正擅去相位當加





之罪因之罷乃詔正罷相以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遷叔椿爲吏部侍郎無何叔椿以諫議大夫再劾正詔并落正觀文殿大學士其云諫議大夫則吏部侍郎乘官也此見寧宗紀及留正趙汝愚兩傳中而志但云兩劾留正不知所劾何事且其所遷官亦並不一載至傳末云累官參知政事觀文殿大學士則以貨弄虛矣從來立相易相不問忠姦賢不肖必令史官詳載月日于起居註中以作國史時則推年而編之帝紀不遺不溢歷代一轍故他官不可考惟相則一覽而知之宋之參政即副相也將立爲相必先

加之以參知政事之職使參贊機務者經年以大其
權而重其任即偶有兼參有權參亦必書出兼參者
以大兼小如已知樞密院事而兼參知政事是也權
參者以小權大如簽書樞密院事而權參知政事是
也乃考之宋史自寧宗慶元二年以謝深甫參知政
事始至理宗景定三年葉夢得權參知政事止凡七
十年間計正參與權參兼參排年並列合六十餘人
其中姓張者惟張巖張孝伯張篪三人並無叔椿名
氏則直刪之可矣叔椿如許風節即不相不能晦其
賢何必稱爾若觀文殿大學士則正宰相銜此必觀

嘉靖山陰縣志刊誤　十一

文殿學士銜而誤加一大字者侍郎之職與龍圖天
章寶文顯謨諸閣學士同秩再進秩則爲觀文殿學
士意當時將使出守而先加學士銜以寵之于情于
理尤較然耳
志云叔椿子復初尚理宗姑長興縣主封永國公按
理宗之姑爲太祖十世孫希瞿姊妹行希瞿以理宗
入嗣之故追封榮王則長興縣主或亦其追封者若
尚縣主而封國公亦其恆事祇永國公不可考南渡
後史浩史嵩之皆封永國公
叔椿子姓在朝亦恆事即顯貴應有之然無如稱孫

傳之外且謬者此必宋元間人僞造人家族譜不考
官制不較年月不問沿革徒勦襲官階爵秩諡號誥
勅勦成一書私相貿鬻以射厚利而不知其詭外實
甚一週有識者觀之則傳爲話柄將大家聲名反墮
落矣此不可不辨者志稱張稱孫爲永國公次子紹
興中歷樞密院都承旨夫紹興者高宗年號也自高
宗紹興改元起至理宗寶祐年止約一百三十餘年
稱孫以理宗朝人乃爲樞密承旨于一百二十餘年
之前何荒唐也或謂紹興者紹熙之誤紹熙者光宗
年號自光至理相去不遠不過三四十年間事然考

嘉靖山陰縣志刊誤　十二

稱孫爲永國公子永國之封由于縣主縣主之貴實
本理宗乃理宗母全氏生理宗于山陰之虹橋在
寧宗開禧元年其于光宗紹熙此時理宗尚未生也
以永國公子反先叨其蔭于理宗未生之三十年前
恐無是理況令祖叔椿在光宗朝甫爲崇謙而其次
孫即爲樞密都承旨其官在待制司諫之上此必不
得之數也若云紹定是理宗年號紹興是紹定之誤
則志又不應云紹興中爲某官理宗朝又爲某官是
明明理宗在紹興之後非理宗紹定又可知矣且其
云理宗朝除寶章閣待制兼端明殿大學士則又非

也按宋制樞密承旨皆用武臣爲之而其後兼用文
臣然皆以待制充其任則待制可兼承旨承旨不可
兼待制明矣若其云待制兼殿學則尤不然從來殿
兼閣閣不兼殿寶章爲理宗新建之閣厠諸閣後而
待制又閣中第三等官最小其班次在知制誥下欲
以兼學士固屬笑話況大學士乎若其所謂端明殿
大學士則并無此官人但知觀文殿有大學士資政
殿有大學士則凡有殿名何不可稱而不知大學士
者宰相之銜惟觀文資政保和三殿有之而他殿無
有端明殿者即西京正衙殿也其置學士始于後唐



天成元年命馮道趙鳳等居之有學士而無大學士
其制沿南北二宋不改而不考官制能傳失眞只此
一銜便一字一錯此在作志者固屬失考然世家族
譜必有藍本何可令其誤至此也志又云嘉禧間晉
視江淮兵馬拜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按宋無嘉禧年
號惟理宗曾改嘉熙則嘉禧必嘉熙之誤但無拜太
師者考職官志云宰臣官至僕射致仕者必已任司
空司徒始拜太尉太傅等官若太師則爲異數自趙
普以開國元勳文彥博以累朝元老方特拜焉此後
稱太師者蔡京童貫鄭紳三人南渡後則秦檜僭稱

而其後史浩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專政則相繼冒
襲以爲故事然必爲宰相始得覬覦寧理二朝張姓
爲相者三人而叔椿祖孫不與焉其說已見于前矣
若宋承唐制止以同平章事爲眞宰相之任至平章
軍國重事則元祐間置之以待文彥博太師與呂公
著守司空二人其序在宰相之上或稱同平章軍國
事或稱平章軍國重事五日或兩日一朝非朝日不
至都堂此皆係宰相已進三公加之于無可加之地
而後有此此非無端可妄加者若其封榮陽郡王則
宋恆有之或卒後贈太師贈平章事則皆未可知若



末云復平章事則又不然耳
誌云稱孫拜太師平章軍國重事進封祈國公性鯁
介不附權貴與賈似道有隙遂謝事歸未幾上悟復
名以丁母長興縣主憂不赴寶祐間詔爲榮陽郡王
復平章事按理宗本紀寶祐四年程元鳳與賈似道
同參知政事因三年以前歷用董槐程元鳳二人或
參政兼而此時始用賈似道與之同參則在寶祐以
前嘉熙以後似道並未參政也且考姦臣傳似道在
寶祐二年以前十餘年間歷任湖湘雖內恃貴妃之
寵然爾時正以裁抑謝外戚無權貴顯然使大臣避

倍之事且人不在朔亦何嫌避稱孫之嫌似道事當
有之然應在開慶以後似道用事之時誌所記年月
恐未合也
嘗游湘湖最深處日楊寺以楊冀王曾捨宅作寺故
名予時爲詩有龍塋瀨淺楊王宅烏道雲盤句蹊祠
句蓋偶以所見入詩也特楊冀王在蕭山無據縣志
但載楊齊王楊冀王二墓在蕭亦不可考嘗疑齊王
者金人賜劉豫之號楊后既立恐宗曾封之子並爲
齊王豈可又以封外戚及考宋史則知楊次山者初
封永陽郡王繼改封會稽郡王死後封冀王並無齊



王之封其子名谷者封永寧郡王名石者封魏郡王
楊后傳云封永安郡王文並無齊王之封乃僞造一
王號予冀王之前不知所爲齊王者次山耶谷耶石
耶駱家沙胡政無一當者若次山本開封人祖父皆
捍城死事以世蔭起家而楊后以會稽人而認之爲
兄其傳明示家越之上虞非蕭山人也其宅與墳則
置之勿問可耳
羅從彥來蕭但與其師楊中立明府作主客耳目爲
流寓則官客摠被矣且從彥亦何足重若明初劉文
成雖寓吾邑雖無在蕭實蹟可傳但北發將軍碑文

包氏任氏二記俱載本集此固流寓之生色者其他
高季廸王子新輩則尚在有無之間若高明鼓子詞
客鍛然在坐則方外高士道學官客又相顧起矣予
是怏所論在遠不在近入明以後祭以所見與詞豈
之偶因論羅氏流寓而并及此此何足關係乎
從來燈燭交輝星月交輝語皆言彼此相輝映耳未
聞兩光併合在一處也以友任游巷嘗爲予言高則
誠寓樓作琵琶曲子香貲夏一折兩燭交輝如虹橋
之合名交輝樓予笑而不答時徐槐水在坐復云昭
慶有木桌乃所按拍處木板俱穿此高氏舊物暇時



當相邀一觀既散予謂史詠齋曰游巷文學未除其
表章詞客不遺餘力此緇衣之好然謂任氏能重則
誠則可謂則誠能重任氏則不可也任氏先世在元
明之間隱君延攬何許器棨豈一詞客舍養能均重
耶今予方歸田而游巷槐水詠齋俱物故交輝樓則
餞入誌中矣詢昭慶僧人云兩廊原有兩古董一綠
東坡撫子椀一高則誠作琵琶曲子木桌今撫椀尚
在按察司文書房木桌爲將三官竊去作說書桌子
久矣時事之不必認眞如此
予作蕭山三先生傳（今改名三大人傳）一魏公文靖一何孝

子一張尚書佩丘公其文久行海內即未入館時已爲館中所採久矣及閱題分纂王司成阮亭得魏公傳尤檢討悔菴得孝子傳袁編修杜少得尚書傳皆以予文爲藍本雖予涉嫌豈不敢私詢本縣人物然此三先生則已嶄然與天地相參者也其他予邑人物國初多有但例無闕題不便投討且名賢列卿諸錄相其所載大約從志書撮會之寥寥數行無可徵據會閱櫃本史館列金龍大櫃數十座皆明史稿見來伯簡先生有征鄖藍事張式言先生有誘大峒蠻事而惜于無記遂至湮失今則相隔若夢寐矣邪賢彪炳自在千古然



倘有湮沒皆生其地者之責也三先生傳詳而且覈異時修志者竟當全載入人物誌中其他寥寥數行能妥加耶因書此志徐擬

徐訓導妻李氏年十八從福建晉江扶夫柩歸蕭山撫前妻之孤凡三世年八十八卒此是吾邑第一節婦已載入府縣通志久矣予入史館之次年適總裁屬閱列本鄉貞正節烈以備採錄予以李節婦徑冊入踰時索事實即以節婦後人予友徐徽之兄弟所輯節婦傳誌一本進又踰時而總裁面詢謂節婦受旌年月府縣志通志家傳總不相符不知何故乃命掌書官投實錄查對則并無旌表李氏名籍以明代實錄起例不齊洪永以來每人列名氏籍貫并事實數行成弘以來則僅列名氏籍貫而事實省畧嘉隆以後則并名籍亦無有但書某年某月某省旌[illegible]節婦某氏若干人而已則在每省中惟首名可查他即無詢問之理總裁沈吟間予曰然則官誌俱僞耶時監修徐先生（即今崑山相公）亦在坐與予坐適相對謂曰先生自查之既散予命供事啓金櫃取嘉靖實錄自十年至十五年止徧繙之乃于十四年一本五月內首張載云旌表浙江孝子龔雲等三人節婦周氏等十



七人烈婦于氏等三人從巡按御史張子立奏也其十四年分介之張子立所奏之名則節婦受旌正在此十七人中年月之差但傳寫誤耳然後復總裁照會予傳夫大節如李賢子孫如徽之兄弟可云難遘而以賢子孫爲先烈表揚宜無不盡其遺力而年月之間偶不備然雖抱學問無所用始知讀書貴達務如記事以年月爲主春秋編年則此其務也後其題爲寧波萬貞一起稿予亦擬一篇同付錄此後不知矣

少時赴洛思山作文會名洛思社有言此地長巷沈

氏有女節烈而知書能通春秋胡氏傳同社沈兆陽
其高足也予急持兆陽詢之曰誠然但其人吾姑行
授書于家衡非同姓兒不以授吾老于孤經匆若傳
題多沿誤錯其正之予聞之悚然請隨兆陽即往謁
不可請通名不可乃詢其節烈事同會聞之皆歎息
去既而遇其從弟舉人斐聯于杭見其當將所授游
擊將軍妫宇半殘缺而文甚纖細是倪文正公在館
後草詞習氣予欲傳寫之而以事遂別其後予出游
則其人已死初爲誄詞弔之既而其從弟索予爲墓
銘其中即以所見敫彷彿記入因題曰故明特授游



擊將軍兼道州守備列女沈氏雲英墓誌銘誠子予
集中有年矣暨予入史館以啓禎年間事無暇論及
且是時以莊烈皇帝一朝實錄未備乃斷十七年間
邸報及他所遺記捱年纂輯名曰長編此時竟未從
一問及也今歸田後索故鄉遺事了不可得及覩志
則于選舉志中其尊人名下註云雲英別有傳而傳
又無有會記已酉歲予在淮西金使君畧不中命右
吉作座客出其所著三逃補索予爲敘三逃者奇事
盛事與典也弇州創三逃自洪永至嘉隆止而右吉
補之乃取雲英事入異典中以爲女子授將軍此在

明朝未有之典則知事出非常凡爲有忘人皆能設
別遺軼不使失墜今幸與之同産斯土又生當其時
身親目擊乃不一爲之表章豈非慽事況喪亂之際
事易湮沒即傳聞甚確尚有訛傳失真之慮有如此
明白証佐而及今不記後將沙泜矣因擬爲数行附
録于後見者亦有以知其大槩云爾

沈雲英者長巷里沈氏女也父至緒中崇禎四年武
科進士雲英生時隨父出入京騎馬能馬射九歲見
論語有省請受學則年徧誦四子書及孝經女誡唐
詩宋詞畧涉目即記憶不忘于是向塾師請受一經



乘請受其難者乃受春秋胡氏傳則令甲春秋取士
以胡氏傳爲題襍而無理曰傳題傳題雖强記朝夕
研辨十鮮不失五以故學者多難之雲英一指授無
不通曉雖老師宿儒無過者崇禎十六年隨父任道
州守備流賊寇道州父出戰已敗賊于麻灘驛斬其
渠陳前賊懼將徙去會大雨左髀被創糊粉塞流血
足僵墜鐙爲授賊所殺掠其屍去雲英年二十自帥
十騎求髮被韋直趨賊砦乘賊未集伍連殺賊三十
餘級負父屍而還賊大駭將復之値惠桂吉三王竄
永州賊將追三王而以此叵測未易復頓合之上時

湖撫王君聚奎睹其事奏請除勅贈至緒昭武將軍祠之麻灘驛蔭一子入監以雲英爲游擊將軍使仍領父衆會其夫賈萬策爲故楚部督師檄大勦營都司守荊州南門流賊陷荊州萬策被殺雲英號呼曰吾命絕矣因哭辭詔命扶父柩回籍 淸師渡西陵雲英赴水死母王氏力救之免貧無食開塾于家祠之左訓其族中兒族中諸生有習胡氏傳者悉師之順治十七年自洋觀潮歸歎曰吾不能久存此矣散遣塾中兒沐浴臥而卒[illegible]與俞汝言作有明三述補以雲英列女而授將軍異典也誠其事三述補中



## 蕭山縣志刊誤三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以蕭山新修縣志踳駁失考因逐各條爲之釐正凡沿革之誤二條稱名之誤一條封屬之誤二條坊里之誤二條古蹟之誤三十八條人物之誤三十五條

案毛奇齡此二編本非郡縣志書而列於郡縣志書中者以所刊正者乃郡縣志書猶新唐書糾繆附於正史之例也

# 臺灣府紀畧一卷

〔清〕林謙光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華鄂堂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臺灣紀畧一卷》提要



臺灣府紀畧小引

古王者混一區宇必令載筆儒臣採十五國風以備
黼扆周覽匪惟侈一統盛軌而因俗調劑俾登耶隆
往往由此也今我
皇上廟算恢弘德威遐暢環海內外靡不賓服即臺灣
黑子地周圍三千餘里向所藉險陸梁者罔不慕義
輸誠甘為臣妾詎不邁禹服而過漢唐哉但榛莽初
闢記載者未[illegible]日武習尚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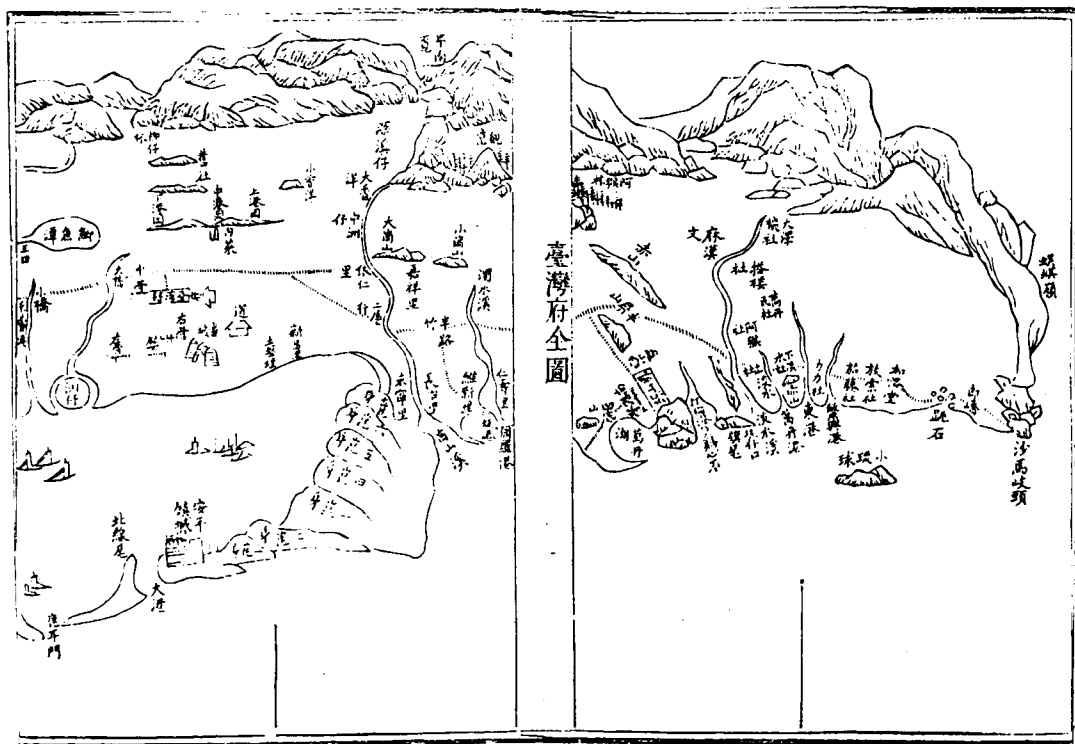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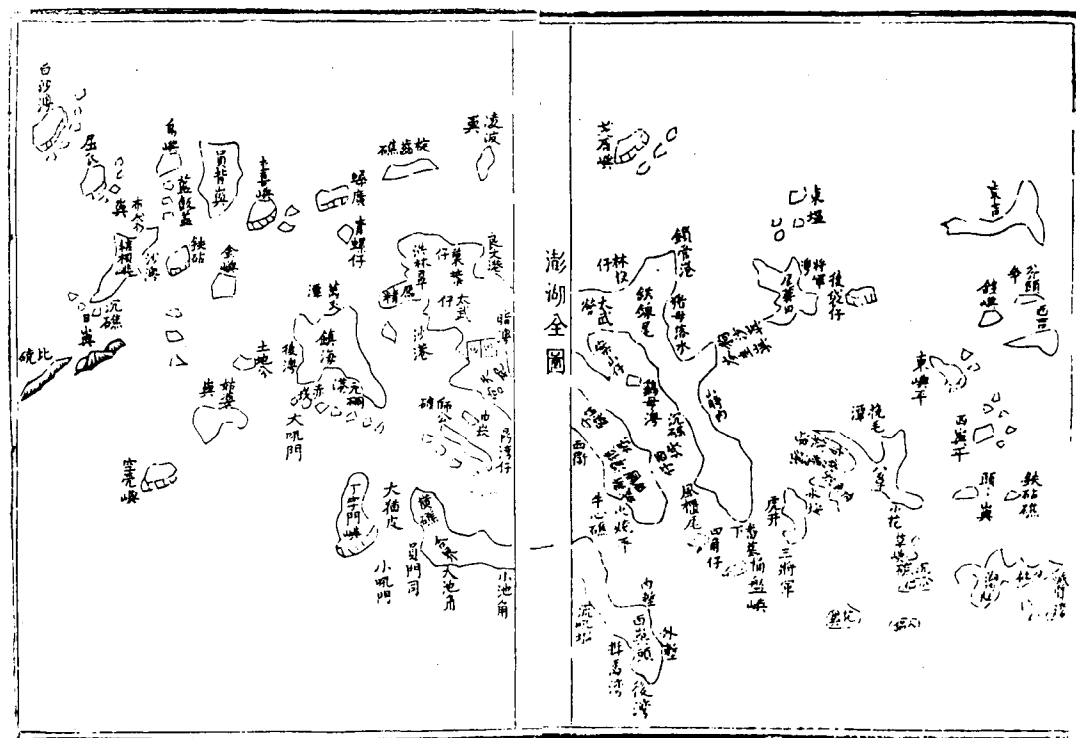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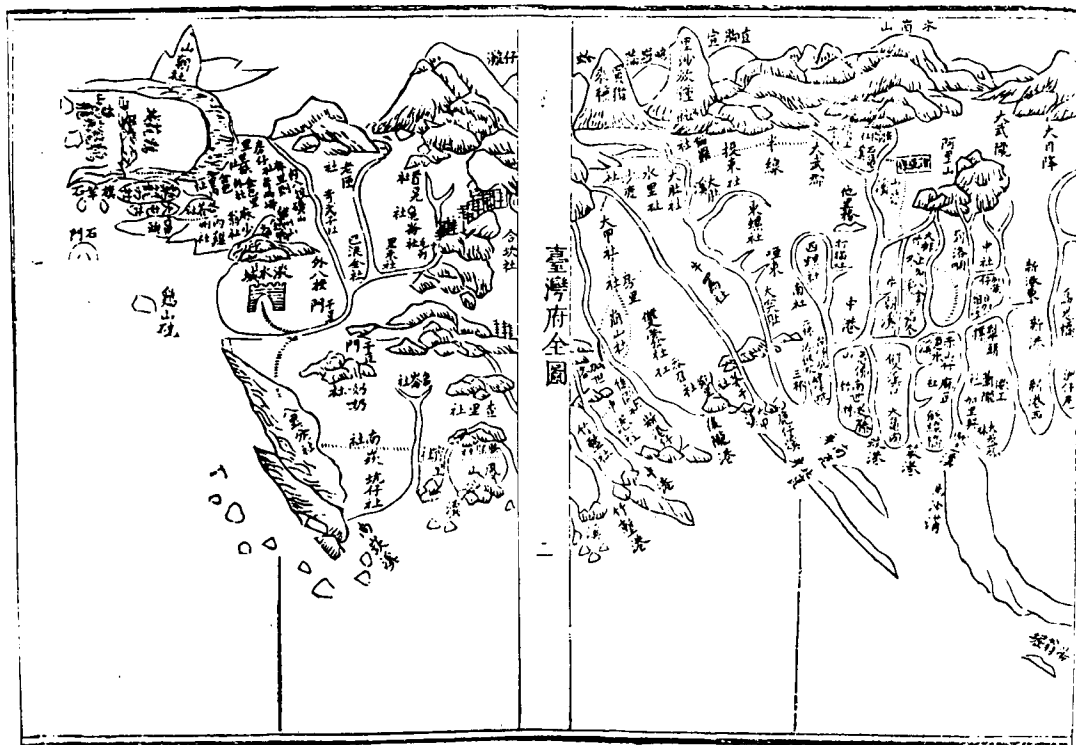


天微細物產之類或不能周知光以眇然末吏涉波
濤歷重洋而敷仰
天子之文教於今三年矣廣諏博採謹述一二俾采覽
者得以悉心攷究匯事增華用拓一統無外之弘規
則光之管窺蠡測庶有同於芻蕘之一獻焉作臺灣
紀畧

康熙庚午歲仲秋朔吉臺灣府儒學教授林謙光謹
識

# 臺灣府紀畧目錄

臺灣府全圖

二

吳航林謙光芝嵋甫著

## 形勢

臺灣爲海中孤島地在東隅形似彎弓中屬臺灣而而以外皆海由上而北至淡水鷄籠城界與福建相近其東則大琉球也離灣稍遠由下而南至加洛堂郎橋止其西則小琉球也與東港相對由中而入一望平原三十餘里層巒聳翠樹木蓊茂郎臺灣灣之所也而灣外復有沙隄名爲崑身自大崑身至七崑身止起伏相生狀如龍蛇復有北線尾鹿耳門爲灣灣之門戶大線頭海翁窟爲臺城之外障船之往來由鹿耳今設官盤驗云



## 沿革

先是北線尾日本番來此搭寮經商盜賊出没於其間爲沿海之患續後紅毛係荷蘭種由加㽞吧來假其地於日本後遂奄爲巳有築安平赤嵌二城倚夾板船爲援戰而各社土酋聽其約束設市於安平鎭城外與商賈貿易至壬辰年土民郭懷一反西王氏名土番猗之戮於赤嵌城民被土番混殺漸以蕭索益至是歸紅毛巳三十餘年矣辛丑年僞鄭成功敗自長江歸漂泊無所土人勾之往乃發大小船千餘號遣何斌引港由鹿耳門入潮水忽添數尺紅毛戰敗迯入鎭城堅閉不出鄭兵沿山圍之累月柴蔬不得入又乏外援紅毛自遁歸成功因改臺灣爲僞東都設一府二縣府尹楊朝棟天興縣莊文烈萬年縣祝其壬寅年五月初八日鄭成功卒提督馬信立其胞弟鄭世襲改號護理癸卯年成功之子鄭經自廈來灣與世襲爭國世襲兵屈退歸經遂嗣位後經至廈門委翁天祐爲轉運使任國政於是興市肆築廟宇新街橫街皆其首建者也癸卯年廈門敗鄭經由銅山入灣復改東都爲僞東寧省設兩州天興柯平萬年毛恒前後招納內地兵民眷口以實之甲寅年鄭經兵入漳泉委陳永華爲咨議叅軍留守國政丁巳年兵潰鄭經守廈門復令劉國軒攻開海澄縣旋爲大師所復鄭兵潰去者十有八九遣劉國軒

調殘兵守澎湖泒般戸爲糧梢壯民爲兵致民心離散士卒喪氣辛酉年鄭經預立其庶子鄭欽爲監國退閒於洲仔尾嬉遊爲樂正月二十九日鄭經卒衆悼鄭欽之嚴迫之縊死立鄭克塽爲王年冲幼政出多門福建總督部院姚諱啓聖偵知其事寄請南征先行秘劄與傅爲霖約爲內應後事泄爲霖被戮賴

朝廷廟謨弘遠勝算周詳

特簡提督靖海將軍侯施諱琅督理舟師與總督姚巡



撫吳諱興祚戮力討寇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六月十四日大師由銅山開駕十五日兵進八罩灣十六日進澎湖大戰竟日勝負未决十七日舟停八罩灣十八日進取虎井桶盤嶼克之十九日將軍乘小舟賠渡海中親觀營壘遥見澎湖媽祖宮嶼上下砲城三座風櫃尾一座四角山砲城一座雞籠山砲臺一座東西嶼炮臺一列四座西南內外塹西嶼頭一列炮臺四座牛心灣炮臺一座沿海之處小船可以登岸者盡設短牆置砲石連遶三十餘里海兵星羅碁布將軍機宜在握遂於二十一日誓師二十二日分兵進剿左師直入雞籠右師直入牛心灣中權分爲八陣每陣三叠將軍居中調度將左者爲興化鎮吳英金門鎮陳龍銅山鎮陳昌將右者爲平陽鎮朱天貴海壇鎮林賢廈門鎮楊嘉瑞提標中營羅士珍旌旗蔽空舳艫千里自辰至申戮力夾攻士卒敢死之心將奮先登之志擊沉熕船八隻燒鳥船三十六隻其餘奔散無跡平陽鎮朱天貴陣亡海兵死傷無算遂一鼓



而下澎湖焉於是劉國軒知事不可爲勸克塽繕表歸誠乃賫印八顆延平王金印一顆輔政公武平侯忠誠伯武衛將軍等銀印四顆稽首歸順時前寧靖王朱術桂闔室自縊死先是澎湖寂險難以泊舟至是水祇効靈九日海不揚波艣湧甘泉因以不竭大師遂抵臺灣至七月初三日將軍飛章奏聞八月初三日揚旗入灣文武官僚剃髮迎師兵不血刃而臺灣已歸我版圖矣

建置

大師底定臺灣設分巡道一員領一府三縣
臺灣縣居中其所轄則有東安西定寧南鎮北四坊
保大東保大西廣儲東廣儲西武定永康歸仁北
歸仁南新豐長興崇德仁德南仁德北文賢仁和
等里大街橫街新街禾寮港街瀨口街大井頭嶺
後油行柴市等街上港岡中港岡大鄉洋小鄉洋
紅毛寮舊社口等鄉
南鳳山縣自臺灣府起至沙碼崎頭止共五百三十
里其所轄則有永寧新昌長治嘉祥維新仁壽等



里鄉之名曰瀨口鹽埕凹底竹戶半路竹烏樹林
鯽仔潭濁水溪上庄下庄阿嗹甲後紅仔等處自
臺灣府南行一百四十里至赤山仔社再行八十
里至上淡水再行二十里至下淡水十五里至力
力社再行十五里至茄籐社再行六十里至放索
社再行八十里至加洛堂再行一百十五里至郎
嶠則過沙碼崎頭山之背爲往呂宋開洋處外復
有麻漢文社阿猴林社搭樓社另山上有傀儡社
與卑南覓社土番負固稀到城市今土官加老斯

統之
北諸羅縣自臺灣府起至雞籠城止共五千三百五
十里其所轄則有新化善化安定開化等里鄉之
名曰新港東新港西加菱仔佳里興赤山仔大排
竹上加東下加東南世竹大龜肉龜佛山覆鼎山
鹿仔埔等鄉社之名曰新港社卽新化里目加嵧
灣社卽善化里蕭籠社卽安定里麻豆社卽開化
里以上四大社人衆尤多力役必先及之自赤嵌
城北行四十里至新港社五十里至麻豆社九十



里至諸羅山再行一百里至他里務一百二十里
至大武郡六十里至半線一百十里至水里社再
行三百里至大甲社一百四十里至房里社一百
三十里至吞霄社一百三十里至後壠社二十里
至新港仔四十里至中港仔一百里至仰躉社二
十里至眩眩社二百里至南崁社再行八十里至
八里分社過江十五里卽到淡水城也再行三十
里至奇抱龜崙社六十六里至內雞州再六十里
至大屯社再四十里至小雞籠跳石而過再一百

五十里至金包里外社又跳石過二百里至鷄籠過江三十里至鷄籠城過此則無路可行亦無灣澳可泊用小艇涉海一日至山朝社三日至蛤仔灘又三日至哆囉嘓又三日至直脚宣前面則人跡不到矣

商人所常泊之社曰大武壠倒咯嘓諸羅山打猫社他里務東螺猴悶西螺南社麻支干二林三林猫羅社大武郡半線馬芝林阿東竹塹等社

山川



南路之山曰大岡山在鳳山嘉祥里界屬臺灣之東南三十里狀如覆舟天陰埋影晴霽則現上有仙人跡鐵猫兒椗龍耳甕在焉相傳國有大事則此山必先鳴又有小岡山在大岡之傍狀亦相似觀音山似大士坐蒲團鳳山如鳳凰展翼半崩山以形名赤山以色名打狗山峙海濱山不甚高屬港澳之處可以占雲雨半屏山龜山凹底山皆突起平地若阿猴林則大樹蔽天材木於是乎給

北路之山曰木岡曰里沙放種曰買猪來種曰半線曰阿里曰鷄籠而金山則在鷄籠山山朝溪後中產精金番人拾在手霹靂随起下溪中沙金如屑水甚冷取之者從高而望捧沙疾行乃免稍遲立凍死奇冷山即奇嶺社之山高百丈臺灣最暖此山獨積雪至春杪不化玉山在野番中月夜仰視其色晶瑩如玉

南路木羅港近七昆身其間有三港一抵大岡山一抵小岡山一通萬册港并打狗港而東港口有四港一港即淡水港直抵阿猴林中分兩溪俱至內



山一港至力力社一港至放索社抵山溪中有小石如卵另有鯽魚潭濁水溪

中路離臺灣縣界八里有大潭曰鯽魚潭採捕之利足佐軍需

北路港門曰新港溪直抵新港社其新港東一港透廣儲里東廣儲里西大目降入鯽仔潭中　歐王溪透目加嗗灣蕭壠麻豆大武壠等社直抵內山蚊溪透大武壠山其中分一大溪至內山嘓溪合懸水溪八掌溪透龜佛山上加東下加東大排

竹直抵內山　猿樹溪與牛稠港相界復透龜仔港南世竹諸羅山鹿仔埔至內山止　山疊溪透石龜打猫社覆鼎山　吼尾溪透他里務猴悶柴裏抵內山止　東螺溪透南社蔴支干西螺斗六門猫羅大武郡半線柴硿仔阿東等社　大武郡溪透二林天突東螺合流至斗六門抵山　大肚溪透大肚水里沙鹿等社　大甲溪透大甲牛罵等社　后壠溪透后籠社絕港　中港溪透新港仔合坎社崩山社惟新港仔在淡水必經之路



竹塹港透竹塹社至中港社爲絕港至南嵌則港之盡處也　計由臺灣府至淡水止溪凡十八重皆發源於山以海爲歸云

沙線

南港口有長沙線自南港口起至淡水海外止不知其幾千里北線尾與安平鎮城相連與赤嵌城相對復有大線頭海翁堀爲臺灣之外障鹿耳門與北線尾相連船隻出入之處是臺灣之大門戶也

礁嶼

上淡水城對面有兩石雙峙海中謂之石門淡水城海中有兩石雙起插天謂之旗竿石又有圭璣嶼船遇之則碎

城郭

安平鎮城在一崑身之上東抵灣街渡頭西畔沙坡抵大海南至二崑身北有海門原紅毛夾板船出入之處按一崑身周圍四五里紅毛築城用大磚桐油灰共搗而成城基入地丈餘深廣亦一二丈城牆各垛俱用鐵釘釘之方圓一里堅固不壞東



畔設屋宇市肆聽民貿易城內曲屈如樓臺上下井泉鹹淡不一另有一井僅一小孔桶不能入水從壁上流下其西南畔一帶原係沙墩紅毛前後載石堅築水衝不崩

赤嵌城亦紅毛所築在臺灣海邊與安平鎮相向其城方圓不過半里

雞籠淡水小城也紅毛築之以防海剽然利於南風不利於北風

宮室　園囿寺觀附

分巡道署在西定坊　臺灣府署在東安坊知府蔣
諱毓英重整　經歷廳在臺灣府前　學署在寧
南坊
臺灣縣署與縣丞廳俱在東安坊之中軍營　典吏
廳在萬年州後　學署在東安坊　巡檢司在新
港　倉在赤嵌城傍
鳳山縣署在西定坊塗墼埕　典吏廳在塗墼埕
學署亦在塗墼埕　巡檢司在下淡水　倉在萬
年州後



諸羅縣署在東安坊　典吏廳在諸羅山　學署在
北路灣內　巡檢司在半線　倉在佳里興　演
武亭在府學前
洲仔尾乃海邊小渚在臺灣縣武定里界鄭經築爲
遊觀之地茂林嘉卉峻宇雕牆極島中之華麗
故僞叅軍陳永華別業亦在武定里亞於洲仔尾
半月池在鳳山之下荷花最盛
福員寺在東安坊長治里界係僞忠振伯子洪某建

祀典

先師廟係鄭經建於寧南坊原號大成殿及丙寅年
知府蔣毓英改爲先師廟重整棟宇春秋致祭
城隍廟在東安坊府治邊僞天興知州柯平建
北極眞武殿在東南二坊交界龍頭高阜之處內有
朱術桂扁額
東嶽司在東安坊城隍日
關帝廟在鎭北坊大井頭街亦有朱術桂扁額
觀音亭在東安坊之坑墘
大道宮祀白礁吳眞人在觀音亭傍



沙陶宮祀哪吒太子在西定坊海邊
天妃宮祀護國天妃娘娘係將軍靖海侯施入臺灣
時建
題賜勅封并金字扁以誌澎湖湧泉助勝之功內祀
寧靖檀越主在西定坊海邊
施將軍生祠在寧南坊府學之傍係閤郡士民建

戶役

戶口自鄭成功開闢二十餘年漳泉之民逋逃其中
稍稱沃野自大兵弔伐人多歸籍今供給徭役者

半屬轄內之三十四社若新附諸番尚費司牧之
撫循未可征其力役也

賦稅

臺灣皆屬沙堤地力最薄通府額派地丁銀共一萬
四千八百八十二兩八錢二分零稅餉未計
臺灣縣糧額銀五千二百三十四兩二錢七分零
鳳山縣糧額銀一千二百五十九兩二錢六分零
諸羅縣糧額銀八千三百九十八兩二錢八分零

學校



臺灣府歸順後
天子思磨鈍振牘乃設歲科二試以鼓勵之每試府學
入泮二十名補餼五名至二十名餼額滿止增如
廩例縣學入泮十二名補餼三名至十名餼額滿
止增如例試期自康熙丁卯年始其廩增全額俟
人文盛日具
題照內地例補足祭祀學租尚未有定

兵防

臺灣總兵統兵一萬共分十營　安平鎮三營　澎
湖協鎮二營　南北二營　左右中三營

津梁

臺灣無石所有橋梁不過磚艸砌成溪流水急衝而
易壞如大橋頭烏鬼橋鐵線橋今皆無存獨有嶺
後一橋在東安之界
自臺灣至安平鎮相去僅五里許風順則時刻可到
風逆則半日難登灣之津頭水淺用牛車載人下
船鎮之澳頭淺處則易小舟登岸其餘各港船可
以沿邊而入



職官

臺灣初開時委線一信爲巡海道委吳啓爵爲總兵
癸亥年十一月十一日靖海將軍凱旋委鄭第先
署府印
分巡道開先者爲周昌因俗興革海甸改觀後王効
宗繼之又能振作人文并招徠丰門各社土番服
我敎化厥功甚鉅
鎮守總兵官開先者爲楊文魁後王化行繼之番民
震其威名斂戢不敢驕橫安平鎮協防李日埕綏

輯兵民地方安堵

臺灣府開先者蔣毓英創造學宮安輯里社厥功甚偉與國柱繼之寓撫字於催科賦役因得無缺

同知開先梁爾壽轉運之力居多　經歷王道弘

臺灣縣開先沈朝聘繼之者王兆陞　縣丞陳嘉

鳳山縣開先楊芳聲繼之者閔　逵

諸羅縣開先季麒光繼之者朱道中甫涖任而身故又繼之者張尹諸君子類皆勠力撫字政績日隆

臺灣學開先者傅廷璋今林宸書繼之



鳳山學開先者黃賜英

諸羅學開先者陳志友

謙光才學驁下儕府學開先之任兢兢懼不克副日與諸同僚進生徒於庭而口授以業與無負一時文明之治云爾

澎湖協防開先詹六奇繼之者張旺前開臺灣時屢著奇功今撫馭接應舟舡絡繹鯨鯢頓消

選舉

中州人文之盛海島不能跂而及也然[illegible]

藏璞內則亦何地乏人哉今提督軍務侯張公諱雲翼念文教武衛不可偏廢特疏具

題奉

旨加意作養遴方自丁卯年起於鄉試正額外另廣一名以待臺灣之士俟九年學成日始與內地秀傑棘闈混戰德至渥矣故蘇峩得登丁卯榜邑星燦得登庚午榜林逢秋亦得登庚午武榜文明先聲其庶在茲夫今道府設立社學敎誨番童漸有彬彬文學之選



人物

鄭氏竊據以來含沙吹混雖有人如無人焉即前寧靖王朱術桂之死妻妾俱殉論者幾欲等諸田橫故寧闕而不書云

列女

鄭欽妻陳氏係陳永華之女欽爲國人所迫縊死陳氏亦登臺自縊與夫偕亾

僞績順公沈瑞妻鄭氏係僞禮官鄭斌之女瑞因受譏爲鄭克塽所殺鄭氏遂慷慨自盡

鄭氏祖同安三都人年及笄而歸於謝燦燦商販日本國旣歸而病躬治湯藥極其勞瘁及夫逝悲慟不欲生服滷乃從容自縊歿

天時

臺灣天氣與中土殊雪霜絶少人不挾纊三春常晴明至於霪雨每在秋令颱颶時起土人謂正二三四月起者爲颶五六七八月起者爲颱颱甚於颶而颶惡於颱將至時先視所至之氣如虹如霧則須預爲之防



地理

臺灣南北二路滿途蓬蒿溪惡水漲但幸沙坡坦平車可連軌而行地多震動水浮石稀土不堅實故種植五穀雖與中土同而一年惟秋季一收阻饑之患所不能免幸有薯芋之類足以果腹

風俗

臺灣僻在外區爲逋逃淵藪近地多漳泉人外多係土番其人頑蠢無姓字無祖先祭祀父母而外無伯叔甥舅之稱不知曆日亦不自知其庚甲性好殺人截其頭洗剔之粘以銅錫箔供於家男女皆跣足不穿下衣上着短衫以幅布圍其下番婦用青布裹脛多帶花艸男子約十四五歲時偏藤圍腰束之使小故射飛逐走速於奔馬髮稍長卽斷去其半以草縛之齒用生芻染黑人各穿耳孔其大可容象子以木環貫其中身有記刺好事者徧體皆刺其文則紅毛字也手帶鐲頭或金銀或銅錫所鑄多者至數十雙且有以鳥翅垂於肩以貝懸於項而相誇爲美觀者俗重生女不重生男男



則出贅於人女則納婿於家婚嫁時女入厮中男在外吹口琴女出與合當意者告於父母置酒席邀飲同社之人卽成配耦凡耕作皆婦人夫反在家待哺夫婦不合不論有無生育徃徃互相交易熱暑時男女皆裸體對坐淫慾之事長則避幼若弟妹子女畧不羞避婦甫生產同嬰兒以冷水浴之疾病不知醫禱輒浴於河言大士置藥水中以濟渡諸番云冬月亦入水澡浴以爲快人死結繇於門所有器皿衣服與生人均分死者所應得之

分同其屍埋於床下三日後會集同社將死者取
出各灌以酒然後深瘞埜不用棺槨移居仍取出
再埋番屋高地四五尺深狹如舟形前後無所間
梁柱皆畫五釆時刻酒掃地無點塵後多植椰樹
修竹暑氣莫能入家無被褥以衣覆體無厨竈以
三足架架鍋於地粥則環伺鍋前用椰瓢汲食飯
則各以手團之而食米隨用隨擣粟麥衣服皆貯
葫蘆瓠中人好飲將米置口中嚼爛藏諸竹筒不
數日而酒熟客至出以相敬必先嘗而後進出入



皆乘牛車過山路陡絶處則循籐而過遇溪路深
澗處則跳石而過凡傳遞文書兩手繫鈴搖之其
走如飛所用鏢鎗長五尺許取物於百步之內發
無不中弓則用竹爲之以麻爲弦矢則長鋭無翎
毛其耕田以艸生爲準秋成日謂之一年更深入
山中人狀如猿猱長不滿三尺見人則升樹杪人
欲擒之則張弩相向緣樹遠遁亦有鑿穴而居類
太古之民者土官有正有副大社至六七人小社
亦三四人隨其支派各分公廨有事咸集於廨以
聽議小番皆宿外供役有能書紅毛字者謂之教
冊凡出入之數皆經其手削鵝管濡墨横書自左
至右非直行也

物產

鳥之屬有鴉鷺鸂鶒鴛鴦杜鵑班鳩瓦雀鵪鶉等類
鴻鴈燕鶯有而希見鸛與鸕鷀則其所絶無者
山無虎但有豹亦不噬人故鹿麞獐麂之屬成羣徧
野莫爲之害　野牛最蕃滋設栅欄圍之有典牧
之官董其數農夫乏牛者禀命於官取之至老而



無力則縱之去
澤中有大龜時遊水濱人取而食之
菓之美者檨爲最狀如猪腎味甘冽可敵荔支越宿
即爛故難到遠地次莫若波羅密梨仔茇王梨芭
蕉子石榴桔柚椰楧榔甘馬弼等類各方共產荔
支龍眼則間有之
花莫如四季錦邊蓮而蘭桂梅桃拒霜刺桐之類次
之所少者獨牡丹耳
內山樹木之大者多洪荒時物人至不能識其名

竹有大如斗高數十尋者　地多藤盤旋里餘可
爲椗索及縛茅屋之用
磺產於上淡水土人取之以易鹽米芬布　鹽出於
洲仔尾瀨口両處　泥鰍烏魚出於坑仔口打狗
港　蜂蝦出於蚊港　蚶蟯蠔螺海濱俱產

附澎湖

澎湖舊屬同安縣明季因地居海中人民散處催科
所不能及乃議棄之後內地苦徭役往往逃於其
中而同安漳州之民爲最多及紅毛入臺灣併其



地有之而鄭成功父子復相繼據險恃此爲臺灣
門戶環繞有三十六嶼大者曰媽祖澳兩頭掛龍
門港圭璧港鼎仔灣洪林罩林茇仔鎖管港大帽
山澳門口有兩砲臺次者曰西嶼頭在西嶼之中
者曰大池角小池角在西嶼之外者曰外塹內塹
又有虎峒港鎮海大赤嵌萬丈潭共爲一嶼八罩
嶼則有挽毛潭虎井嶼鷄籠嶼鷄心嶼字門嶼大
吼門中嵌太倉通梁空殼嶼鐵箍嶼姑婆嶼嶇瓜
白沙烏嶼吉貝嶼椗構嶼死人塭北磽嶼各嶼中
惟西嶼頭稍高餘皆平坦自廈門至澎湖有水如
黛色深不可測爲舟行之中道順風僅七更半水
程一遇颶風小則漂流別港阻滯月餘大則犯礁
覆舟故舟子有望風占氣之法羅經針定子午放
洋各有方向春夏由鎮海圻放洋正南風坐乾亥
向巽巳西南風坐乾巽冬由寮羅放洋正北風坐
戌向辰至夜半坐乾戌向巽辰東北風坐辛戌向
乙辰或由圍頭放洋正北風坐乾向巽至夜半坐
乾亥向巽巳東北風坐乾戌向巽辰至天明俱可



望見澎湖西嶼頭由澎湖至臺灣但向巽方而行
薄暮可望見臺灣但澎湖祇無水田可種人或採
捕或治圃以自給今幸　大師底定貿易輻輳漸
成樂土營將外復設巡檢司一員治之云

淮西負固李愬削平西川苦饑韋皋綏定故開闢
式廓之功全資
廟畧而岳牧奠安之策尤賴良臣今我
總督興公諱永朝
巡撫卞公諱永譽奉

天子大命來鎮茲土行事適機宜手秉可畏愛凡在統轄
之下無不人人悅服口碑載道而尤加意於海外
之地深思遠慮籌畫萬全其所以撫綏勞來之者
不可殫述是以更番之戍士飽馬騰忘爲異地即
黑齒雕題之民斷髮文身之俗盡化而爲弦誦衣
冠故遠而海隅日出慕義嚮附者日益衆其上佐
聖天子勤遠之心下安千百島嚮慕之志眞可以奠海
宇於苞桑磐金湯於磐石矣謹跋

華鄂堂集　臺灣紀畧　二三

臺灣紀畧一卷 大學士英廉採進本

國朝林謙光撰謙光字芝楣長樂人是編乃康熙二
十三年平定鄭克塽以後所作分十三篇一曰形
勢二曰沿革三曰建置四曰山川五曰沙線礁嶼
六曰城郭七曰戶役賦稅八曰學校選舉九曰津
梁十曰天時十一曰地理十二曰風俗十三曰物
產而附以澎湖版圖開闢之初規模草創故其文
皆畧存梗槩不及新志之詳明然固新志之椎輪
也

〔康熙〕登封縣志十卷

〔清〕張聖誥等纂修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五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登封縣志十卷》提要

高維嶽作重鎮為西翼
東控虎[illegible]實山[illegible]
嶸潆洄若屏列帶環極稱雄
盛其風土人物前賢古蹟又
彬彬乎視他邑為冠志之可
或緩耶登志前無攷已自明
萬曆間燕公徵帛始事嗣經
兵燹散失無有存者
國朝定鼎先伯父侍御公來宰
斯邑慨然以修輯為已任購
求遺文諮訪故老刊書成
閱三十年長洲牖鄭伯

原缺第一葉

登復起而增益之辯而下
詳而有要可稱一時大觀
餘年來山川如故而土田之
荒闢貢賦之繁簡風俗之升
降與夫官師之治績賢士大
夫之行誼閨壼隱逸之貞標



勁節不無可采闕焉弗載非
守土者之責而誰與余癸酉
春承乏茲土披覽舊志復因
勸墾課農徧歷窮鄉峯凡傴
負里社關梁寺觀等勝瞭、
在目至如忠孝節義有可

化者得諸父老傳聞以佀
缺畧用是不揣鄙陋重加
次與邑紳焦子錫三高子玉
書景子東暘旁蒐博採其相
考訂取舊志所未載者增新
而附入之立卷若干分目若



干於圖繪悉其形於輿地覽
其勝於嶽祀昭其典禮於營
建稽其廢興於山川標其阨
塞險要於職官察其政治之
醇疵於人物別其品行之
下於方外徵其異於物產

其宜於藝文表其著作之
皇彪炳嚴而公約而盡質之
不浮無非紹述前意郎間有
升落去取徵示激勸其亦志
而竊取史之義也夫帙成呈
正



各憲爰付剞劂閱斯志者毋
僅謂鏤刻山川面貌土田皮
膚已也或某某也可法或某
某也可戒雖未大書特書亦
隱寓春秋一字之旨其於
心風俗不無少補也則毋

而史史而經何不可者乎
質後之君子
康熙三十五年歲在丙子三
月上巳日知登封縣事閻山
張聖誥撰

重修登封縣志序

國朝登封縣志三韓侍御公修之長洲别駕公再修之讀其敘義例可睹也千數年紀載有缺矣庚午余從事省志之役核邑之沿革星野輯爲卷詳焉適

閆山常庵張父母蒞兹土慨此墜典恊謀舉事眕因得請乃同楊林矩庵兩先生張局更例分類編摩酌煩簡剖疑難而以補遺正訛爲首務折衷常庵父母志成爲卷十爲類八十有八於舊志因革半矣竊謂登之志與他邑不同嶽降名區往多勝蹟忠孝節廉歷代故實史不盡書如堯崩禹避之跡蝌蚪陰符之藏巢飄飲牛穎谷盧巖之故址集僊承露封祀嵩呼之舊轍天門石樓測景觀星謨觴石戸之幽異奇特是以賢哲迭生代有偉人他如九嶷三華緇流黃冠之類指不勝屈苟非廣稽增輯後之閲志者得毋與山榛隰苓同致慨焉兹役也蒐缺羅奇紀事覈其詳纂言會其精據簡册者多於耳目搜遐逖者核於辨証綱㩀目舉燦然燿然庶幾備一時之缺云爾迺若紀載窮於日力是非謬於去取言之無文行之弗遠余與兩先生方抱惴焉其於三韓長洲二舊志未知有當乎未也時

康熙丙子三月上巳之吉

賜同進士出身候選知縣治年家眷弟邑人景日昣頓首拜序





重修登封縣志紀事

登向無志也志斷自明介休燕公先王大父太僕林下時爲之載筆兵燹後僅存者半

國朝三韓張公修之鼎革之初苦無載籍可考先君子於從事也越今十餘年其間吏治民風因革損益漸次湮沒者有之

聖天子統一寰宇大化翔洽文教覃敷特諭史臣纂修大淸一統志撫軍大中丞閻公檄下郡縣各輯志以備採錄會移節黔中去逼未竣茲

常庵張父母前侍御公小阮也復宰是邑志存紹述銳精厲神以襄厥役徇老馬識塗之義下及芻蕘余耄矣惴惴滋思恐貽典冊羞幸同高子玉書景子東暘來酌而訂正之竊思邑有志其猶國有史乎昔班固易八書爲十志志葢出於史權非衮鉞職忝掌故司馬子長所謂整齊故事云爾然江淹以爲修史之難無踰於志甚矣志之難言也愧之三長誓矢二善毫不敢萌作好作惡之心然亦無容作好作惡者何

纂輯

登封縣知縣加二級張聖誥 啟治遼東廣寧人監生

參訂

儒學訓導焦欽寵 錫三邑人歲貢

儒學訓導高一麟 玉書邑人歲貢

候選知縣景日昣 東暘邑人癸未進士

校正

廪膳生員高攢桓 輯五邑人

增廣生員景日晫 升九邑人

附學生員焦頴 鈍夫邑人



凡例

一登志一修於先侍御世父再修於長洲伯氏頫號艮菴但閱十數年來不無軼事宜增恭遇

撫憲大人檄令纂修爲取前志細加訂正釐十卷爲綱分類八十有八爲目匪曰求勝往帙抑亦名勝之區不敢遺議簡畧云爾

一凡志編砌八景登之景不僅八而亦以八名不幾掛一漏萬與茲繪十有七幅列之卷首庶几案間名勝盡在目前

一沿革史例有表今增入使分置裁併瞭如指掌

一嵩高居五嶽之中歷代祭告巡幸鴻文盛典昭垂史冊特列一卷明所重也

一學宮前志但紀規制茲詳祀典及新增禮樂以昭

本朝曠典書院附列重教化也

一郡邑志類列山川古蹟而嵩高稱最凡境中所有及書史所載苟非極荒唐無據者咸搜羅之不敢遺漏

一紀事敘傳雖先達特貴直書姓名倣史記隱文不書之義

一官師人物生存者槩不立傳從史例也論定之後公道
自存何敢效諛
一前志列仙釋於人物殊屬不倫兹附寺觀下另爲方外
一卷
一物產皆藍本嵩山志如帝休三華鯑魚等物雖不經而
山海有述未之敢遺其穀果蓏蔬所在都有者弗載
一前志未紀災祥兹廣搜遺編徧詢故老各述見聞備載
焉
一藝文前志至勝國止邇來名公鉅卿詞客墨士遊覽之

下題咏漸多兹爲增入但耳目有限不無遺珠此後濡
章任什容俟續載

# 登封縣志目錄

# 登封縣志卷之一

登封縣知縣閬山張聖誥編輯

## 圖繪志

周禮大司徒掌建邦土地之圖漢世司空郡國地圖唐宋皆有圖經卷不越尺幅而方域瞭若指掌登隸嵩高志而非圖猶非志也疆域圖城圖文廟圖繪之循例也若中嶽廟測景臺書院少林寺圖繪之標名勝也至二室箕穎間為古今憑弔者所必及統繪入圖若干幀以代臥遊可乎志圖繪

縣城圖

邑厲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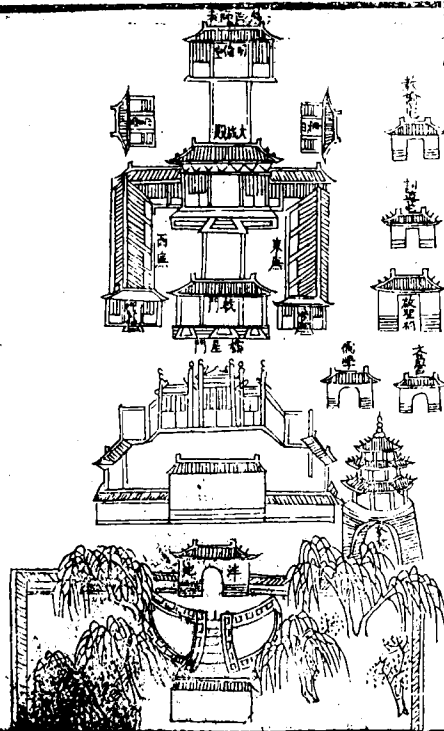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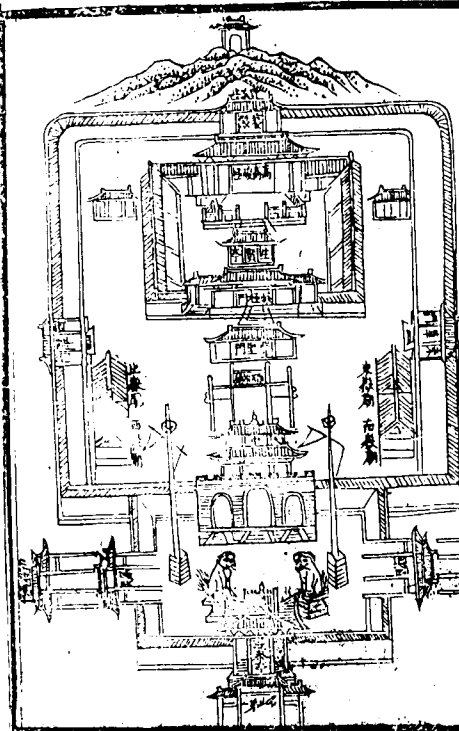
岐極寺
社稷壇
演武場

八蜡廟
關帝廟

泮池

山川壇

縣署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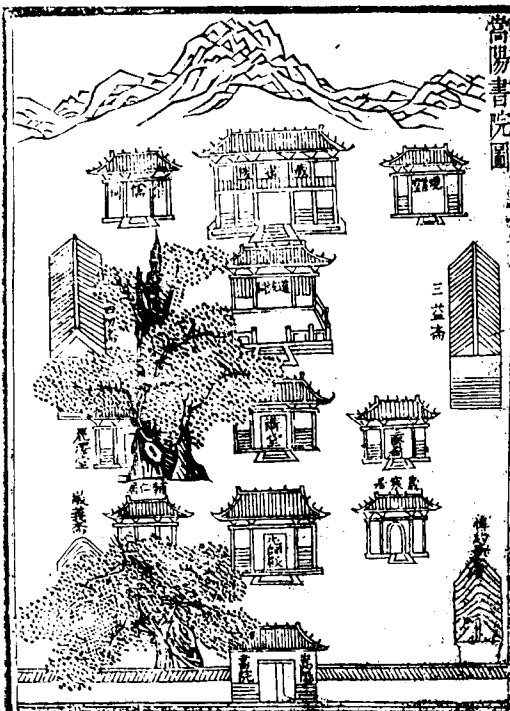
文廟圖

中嶽廟圖

中嶽廟圖贊

傑閣曲廊黄蓋峰下日麗朱栱煙迷碧瓦領袖羣山奠安中夏神靈赫濯雲車風馬



嵩陽書院圖

太室圖

嵩陽書院圖贊

四大書院嵩陽居一宅天地中歷年
七百幢壁八稜木存雙柏大我王化
勿滕口說

少室圖

太室圖贊

維彼太室羣嶽稱宗崚嶒于漢二十
四峰吐納雲雨霑濡耕農作鎮王國
崇爵是封

少室圖賛

奇峰峭巘蕩漾煙雲北南異狀東西
闕門吸風高削水匯中分銘留石闕
漢篆猶存



箕山圖

箕山圖贊

松柏森列有山曰箕淸風謖謖古許
由祠歸休乎君與世長辭一瓢樹水
爲百世師



測景臺圖

測景臺圖贊

臺名測景只數尺耳天地之中乃定於此仰思聖心靈妙莫比日晷長短曆律至理

轘轅圖贊

崖懸壁峭鳥道難通今有車轍伊誰之功西臨洛水東眺中嵩緬懷大禹明德無窮

廬巖圖贊

乃有石壁峭立千尺霧濃煙霏瀑流
飛白巖屋宛然唐徵君宅杖藜眺吟
足慰晨夕



石淙圖

唐人侍遊詩勒於此

石淙圖贊

告成東去石筍迸出或立或眠狀乃
不一內有幽洞光景若室欲挹清泉
洗妖氛筆

龍潭圖贊

澄澈寒潭石岸峻陡皋流相承其數凡九石莫敢投魚莫敢取中蓄雲雷爲神龍藪

少林寺圖贊

乳峰之下曰少林寺五葉禪燈三花貝樹折蘆面壁不立文字大乘小乘張彼赤幟

疊石谿圖贊

澗谷嵢嵤巨石交錯清波蕩漾綠樹綽約有亭翼然可與斟酌靜中坐對水流花落

五嶽真形圖

五嶽真形圖贊

云何五嶽乃有真形伊誰傳之漢武是名山水之象峰峙波泓筆端點會庶得其情

# 登封縣志卷之二

登封縣知縣閬山張聖誥編輯

## 輿地志

登爲古陽城周公測景於此定天地之中歷代縣名不一漢唐間翠華頻幸一時稱繁麗焉宋元明以來壤地繡錯生齒殷蕃厥後闖逆土寇相蹂躪人民廬舍蕩然無存盛衰消長之故夫豈有數耶

國朝奠安五十餘年土地未盡闢賦額未盡復說者謂登在萬山之中地多石田使然然則今之登異於古之登



與抑亦牧茲土者之未得其道也故畫疆域而知里遠著沿革而識異同占星野而考禨祥戶口清則生聚可核田賦正則比屋可封至於奢儉淳澆治爲風俗而轉移變化存乎其人志輿地

○疆域

登封正東距河南省二百八十里西北距河南府一百四十里東西廣一百六十里南北袤九十里

東至密縣界牛兒店四十五里至密縣七十里

西至偃師縣界大口村六十里至偃師縣九十里

南至汝州界戒牌寺六十里至汝州九十里

北至鞏縣界尾屋川四十里至鞏縣一百三十里

東南至禹州界白沙六十里至禹州一百二十里

東北至密縣界柴家塢三十五里至滎陽縣一百二十五里由滎澤口渡河到京一千七百里

西南至洛陽縣界范村一百一十里至嵩縣二百四十里

西北至偃師縣界參駕店三十里至偃師縣九十里由緱氏路至洛陽縣一百四十里至孟津縣一百九十



里由舊縣渡河到京一千八百里

○里社

明洪武年舊額四十四里 失考

萬曆間改三十六里

大寧保 即中嶽廟所建之處附近諸鄉有天中街新店焦河五渡

唐莊一里 二里 在縣東北二十五里附近諸鄉有馬跑村馬蹄溝玉臺麻河龍池

盧店一里 二里 在縣東二十里附有花園角五司村分水嶺景店

劉碑一里 二里 在縣東南四十里附有三溝洞頭曹村馬岭石羊關

大冶保 在縣東五十里附有沁水鴻河東施村西施村小冶村根子臺

崇德保在大冶保正南八里附有神仙坡雁翎貲庄玉髓

廟莊保在崇德保正西十五里附有水峪虎牌嶺濺窩口石門溝學王廟

曲河一里　二里在廟莊保西北十里附有煙莊峪子溝告成鎮竹園界頭范店八坊

高馬保在縣東南十八里附有碑子白栗坪背陰坡庫莊岔門牛欄南店

寺莊保在縣正南二十里附有二郎溝紅花溝駱駝苑霞圭嘴沙圈

金店一里　二里　三里在縣南二十五里附有小金店孤竹坡海鷹黃沙嶺蹬槽花門書堂破磴坡念子莊

王上保在金店正西十里附有后河太后廟楮河孩兒溝

石道一里　二里在縣西南四十里附有水神里澤峪溝金星廟送表三教堂竹園果峪溝



胥店保在縣西五十五里附有海子村夾山核桃園板棚

柳東一里　二里　三里　四里在胥店保西北八里附有子推廟官莊水磨灣竹園溝黃城溝柳巷

榆東一里　二里在柳東保正西十二里附近諸鄉有潁陽鎮梧里頭凹裡風門山披仙廟潭臺

榆西一里　二里在榆東保正西十里附有江左河院莊石門

呂店一里　二里　三里在榆西保西北十二里附[illegible]近諸鄉有丁流[illegible]樹莊油房溝

坊廓保在縣城關附近諸村有石場斗溝沙溝河觀音頭耿家莊

廓店保在縣城西二十里二室之界附近諸村有夏店河木牛屯邢家舖

在城一里　二里附玉皇廟鄧家莊王家莊嵩陽宮

國朝歸併十里

大唐里隸唐莊天中街新店馬跑焦河玉臺五渡韓家村于家村陽莊馬河磨兒溝

盧劉里隸盧店景店劉碑東西碾村崔家崗五司洞頭庄頭史家溝柿行山溝

大冶里隸大冶薄稅溝香山寨七家灣吳家莊鍾家樓岳家樓沁水景家灣娘子臺

曲高里隸告成曲河蔣莊費莊廟莊馬峪烟莊八方竹園水峪石羊關玉溪

金店里隸大金店壽莊安家廟顧家河界頭駱駝㙩袁家村油房頭龍尾溝



王石里隸王上砦崔家樓後河送表段家村楊樹莊石道海子李家灣栗家砦翟峪溝

余柳里隸潁陽錢家嶺胥店霹靂響木潭常家砦柳港郭家嶺范家堂

余西里隸江左河段家村嘴兒王家村魏王家砦半坡村溫家村孫家村晉家莊

呂店里隸丁流溫家溝九凹王村菜園呂店于家集楊家溝葉家砦黃龍廟

在城保隸城內東西兩關邢家舖耿家莊南店庫莊范店高麻核桃園高家莊玉皇廟

○鎮店

潁陽鎮在縣西南七十里即元魏潁陽縣舊址

告成鎮在縣東南三十里即唐告成縣舊址

盧店鎮在縣東二十里即唐徵君盧鴻一故里

丁流鎮在縣西一百里

金店鎮在縣南二十五里

唐莊鎮在縣東北二十五里

大冶街在縣東南五十里

王上砦在縣西南三十五里

舖司附

雷家崗舖　告成舖　石羊關舖東南通禹州

邢家舖　郎店舖西北通河南府

金店舖　送表舖南通汝州



盧店舖　景店舖東通密縣達省城

○沿革

登封禹貢豫州地唐虞皆然也古號陽城禹避舜子於陽城即此春秋屬鄭地戰國韓滅鄭遂爲韓有秦始皇分天下爲三十六郡而以韓王所納地爲頴川郡漢高五年改頴川郡爲韓國武帝始置崇高與陽城並又有頴陽綸氏亦陽城地東漢屬豫州部頴川郡省崇高入陽城建初四年又置綸氏晉屬司州部河南郡仍陽城元魏天安二年置頴陽太和十三年分頴陽置堙陽孝昌中分陽城置康城又置陽城郡以陽城頴陽康城三



縣隸焉天平初置中川郡以堙陽頴陽二縣隸焉後周廢頴陽入堙陽隋開皇改堙陽曰武林十八年改曰綸氏大業元年改曰嵩陽開皇初廢陽城郡置嵩州仁壽四年廢嵩州並廢康城入陽城唐武德四年以陽城嵩陽陽翟置嵩州又析三縣地置康城貞觀三年州廢並省康城萬歲登封元年改陽成曰告城神龍元年復故名二年復爲告成天祐二年更名陽邑貞觀十七年省嵩陽入陽城永淳元年分陽城緱氏復置二年省光宅元年復置萬歲登封元年改名登封神龍元年曰嵩陽

二年復日登封並屬河南道河南郡河南府五代屬西京顯德中廢陽城宋置頴陽與登封並京西北路河南府洛陽郡慶曆二年廢頴陽爲鎮四年又復康寧二年省頴陽入登封元祐二年復置金並入登封屬南京路金昌府元屬河南府路河南府明屬河南省河南府

皇清因之屬河南省河南府

## 沿革表

| 朝代 | 州 | 郡 | 縣 |
|---|---|---|---|
| 唐虞夏 | 豫州 | | 陽城 |
| 商 | | | |



| 朝代 | 州 | 郡 | 縣 |
|---|---|---|---|
| 周 | 豫州 | | |
| 春秋 | | 鄭 | |
| 戰國 | | 韓 | |
| 秦 | | 頴川郡 | |
| 漢 | | 頴川郡 | 崈高 武帝置 |
| | | | 陽城 |
| 東漢 | 豫州部刺史治譙 | 頴川郡 | 陽城 |
| | | | 綸氏 章帝建初置 |
| 晉 | 司州部 | 河南尹 | 陽城 |
| 劉宋 | | 河南尹 僑立治襄陽 | 陽城 |
| 元魏 | | 陽城郡 孝昌置 | 陽城 |
| | | | 頴陽 天安置 |
| | | | 康城 孝昌置 |
| 東魏 | | 中川郡 天平置周廢 | 頴陽 |
| | | | 堙陽 太和置 |
| 後周 | | 陽城郡 隋開皇廢 | 陽城 |
| | | | 康城 隋開皇廢 |
| | | | 堙陽 |



| 朝代 | 道 | 郡 | 縣 |
|---|---|---|---|
| 隋 | | 河南郡 開皇置嵩州仁壽廢 | 陽城 |
| | | | 嵩陽 改堙陽日武林又日綸氏後改嵩陽 |
| 唐 | 河南道 | 河南郡河南府 | 陽城 改告成又改陽邑 |
| | | 武德四年以陽城嵩陽陽翟置嵩州貞觀廢 | 登封 貞觀省嵩陽入陽城永淳分陽城綸氏復置嵩陽萬歲登封元年改登封 |
| | | | 康城 武德析陽城嵩陽陽翟地置[illegible] |
| 五代 | | 梁西京唐洛京晉漢[illegible]東京 | 登封 周[illegible] |
| | | | 陽城 德廢 |

宋 京西北路河南府洛陽郡 登封 潁陽廢復廢廢

金 南京路 中京金昌府

元 河南府路河南府

明 河南省 河南府

皇清 河南省 河南府 登封縣



○星野

禹貢曰荊河惟豫州又曰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註曰熊耳外方桐柏陪尾豫州山也外方地理志潁川郡崇高縣有崇高山古文以爲外方在今西京登封縣也

史記天官書曰柳星張三河又曰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間晉天文志曰自柳九度至張十六度爲鶉火於辰在午周之分野屬三河新唐書曰自陝而東三川中嶽爲成周

星經曰塡星主嵩山豫州史記天官書曰塡星之位曰



中央歲塡一宿宋天文志曰鶉火大火壽星豕韋爲中州其神主於嵩丘塡星位焉

前漢地理志曰韓地角亢氐之分野也韓分晉得南陽郡及潁川之父城定陵襄城潁陽潁陰長社陽翟郟東接汝南西接弘農得新安宜陽皆韓分也及詩風陳鄭之國與韓同星分焉鄭國今河南之新鄭本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也及成皐滎陽潁川之嵩高陽城皆鄭分也

唐天文志曰自鶉首踰河戒東曰鶉火得重離正位軒

轅之祇在焉其分野自河華之交東流祝融之墟北

負河南及漢菑寒燠之所均也

新唐書曰壽星在天關內其分野在商亳西南北逝太

室之東自陽城際之又曰新鄭爲軒轅祝融之墟其

東鄙則入壽星

晉天文志曰周禮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鄭衆

說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

景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穎陽陽城地也

賈公彥曰按土人職云土圭尺有五寸周公欲求土中



以營王城故以土圭度日景之法測土之深謂日景

長短之深也正日景者夏日至晝漏半表北得尺五

寸景正與土圭即地中故云正日景以求地中也昔

者周公度日景之時置五表五表者於穎川陽城置

一表爲中表中表南千里又置一表中表北千里又

置一表中表東千里又置一表中表西千里又置一

表

○戶口

明

洪武年版籍 戶五千四百一十五 口三萬一千六十六

景泰年版籍 戶五千五百五十九 口四萬五千一百三十五

成化年版籍 戶七千一百七十二 口五萬九千四百五十六

弘治年版籍 戶七千四百七十九 口五萬三千三百四十五

正德年版籍 戶七千九百一十五 口六萬二千一百五

嘉靖年版籍 戶八千二百二十一 口七萬五千二百二十

隆慶年版籍 戶六千三百三十四 口四萬六千五百五十四



萬曆年版籍 戶八千九百五十三 口五萬三千四百二十四

崇禎年版籍 遭亂戶口冊無存所有人丁計三萬七千有四

皇清

康熙三十四年版籍 從前戶口冊無存所有康熙三十四年現在戶二千七百八十九口

二萬四千一百一

皇清

順治二年 明季舊額人丁三萬七千有四兵亂後[illegible]無幾 定鼎之初知縣成躍龍設法招徠[illegible]民漸次復業至順治六年編審始有成數

順治六年編審 原額九則人丁三萬七千四[illegible]丁除[illegible] 人丁三萬七[illegible]六十九丁[illegible]在人[illegible]

千二百三十五丁

順治十二年編審七千二百四十六丁

順治十四年編審七千四百四十八丁

康熙元年編審八千九十七丁

康熙五年編審九千一百八十丁

康熙十年編審一萬五百五十八丁

康熙十五年編審一萬二千四百二十三丁

康熙二十年編審一萬三千五百九十六丁

康熙二十五年編審一萬五千七十三丁



康熙三十年編審舊管一萬五千七十三丁開除老故四百一十八丁新增九百八十丁實在一萬五千六百三十五丁

上上則人丁五百一十八丁每丁徵銀二錢七分該徵銀一百三十九兩八錢六分

上中則人丁一百六十丁每丁徵銀二錢四分該徵銀三十八兩四錢

上下則人丁一百二十四丁每丁徵銀二錢一分該徵銀二十六兩四分

中上則人丁一百八十二丁每丁徵銀一錢八分該徵銀三十二兩七錢六分

中中則人丁三百三十丁每丁徵銀一錢五分該徵銀四十九兩五錢

中下則人丁三百六十二丁每丁徵銀一錢二分該徵銀四十三兩四錢四分

下上則人丁六百八十二丁每丁徵銀九分該徵銀六十一兩三錢八分

下中則人丁一千七百八十一丁每丁徵銀六分該徵銀一百六十八錢六分

下下則人丁一萬一千四百九十六丁每丁徵銀三分該徵銀三百四十四兩八錢八分

實在九則人丁一萬五千六百三十五丁各丁徵銀不等共徵丁銀八百四十三兩一錢二分

○田賦

〔明〕

洪武年原額地五千五百八十八頃一十二畝除不起科地二千一百一十四頃五十一畝二分無糧外官起科地二十八頃五十三畝二分每畝徵糧一斗二升八合四勺民起科地三千四百三十五頃八十九畝七分五釐每畝徵糧九升九勺五抄共糧三萬一千六百五十二石二斗一升八合一勺四抄

嘉靖年知縣昝如忠丈地定爲九等行之數年民苦等則不均告罷地一萬三百餘頃糧以原額攤之

萬曆七年知縣劉沂丈量以金銀銅錫鐵五等定地合民間自行報數擬等而官覆覈之共地六千六百五十七頃八十六畝九分六釐九毫四絲



該糧三萬一千六百五十二石二斗一升八合

一等金地三百一十九頃一十八畝四釐四絲每畝科糧一斗共糧三千一百九十一石八斗四合四抄

二等銀地一千八十八頃二十一畝一分二釐每畝科糧九升共糧九千七百九十三石九斗八勺

三等銅地一千四百三十四頃七十一畝三分二釐四毫每畝科糧六升五合共糧九千三百二十五石六斗三升六合六抄

四等錫地一千八百三十一頃五十二畝二分八釐每畝科糧三升八合共糧六千九百五十九石七斗八升六合六勺四抄

五等鐵地一千九百八十四頃二十四畝二分五毫每畝科糧一升二合共糧二千三百八十一石九升四勺六抄

原額銀二萬七千三百七十一兩二錢二分四釐九毫一絲九忽三微一纖又本色黑鉛增價銀二錢五分八釐三毫一絲八忽七微三纖又萬曆年間加增九釐銀五千九百九十二兩八分二釐七毫二絲四忽六微

三項共原額銀三萬三千二百六十三兩五錢六分五釐九毫六絲二忽六微四纖

遇閏加額銀五百四十兩三錢七分一釐二絲

上上金地三百一十九頃一十八畝四釐四絲每畝派正共雜辦並加增九釐等銀一錢五釐九絲共原額銀三千三百五十四兩二錢六分六釐六絲遇閏每畝該派銀一釐七毫一絲微九絲共派閏銀五十四兩五錢八分五釐九毫一絲三忽五微一纖

上銀地一千八十八頃二十一畝一分二釐每畝派正共襍辦並加增九釐等銀九分四釐五毫八絲共原額銀一萬二百九十二兩四錢七釐七毫九絲遇閏每畝該派銀一釐五毫三絲六忽四微七纖八沙



一塵六埃五渺六漠共派閏銀一百六十七兩二錢一釐二毫七絲五忽三微一纖五沙

中銅地一千四百三十四頃七十一畝三分二釐四毫每畝派正共襍辦並加增九釐等銀六分八釐三毫八忽五微共原額銀九千八百兩三錢八釐五毫五絲九微六纖遇閏每畝該派銀一釐一毫九忽六微九纖四塵七渺八漠共派閏銀一百五十九兩二錢九釐四毫一絲八微八纖七沙

下錫地一千八百三十一頃五十二畝二分八釐每畝派正共襍辦並加增九釐等銀三分九釐九毫共原額銀七千三百一十四兩三分七釐九毫遇閏每畝該派銀六毫四絲八忽一微八纖六沙四塵九埃六渺共派閏銀一百一十八兩七錢一分六釐八毫三絲五忽三微四纖一沙

下下鐵地一千九百八十四頃二十四畝二分五毫每畝派正供雜辦並加增九釐等銀一分二釐六毫一絲二忽九纖八沙七塵一埃八渺九漠共原額銀二千五百二兩五錢四分五釐六毫六絲一忽六微

八纖遇閏每畝該派銀二毫四忽八微六纖五沙八塵七埃三渺共派閏銀四十兩六錢五分七釐五毫八絲四忽九微四纖七沙

連閏共原額銀三萬三千八百三兩九錢三分六釐九毫八絲二忽六微四纖

皇清

順治二年 明末喪亂地土荒蕪原額難以按徵定鼎之初廵按御史甯承勳具題奉

旨免荒徵熟每年陞續開墾至順治四五年間按冊計之僅得原額十分之一

順治六年

原額五等地六千六百五十七頃八十六畝九分六釐九毫四絲

除無主荒地五千二百二十一頃三十七畝八分



除有主荒地七百六十四頃三十四畝

成熟四等地六百七十二頃一十五畝一分

實徵地糧銀四千七百四十九兩三錢三分七釐

順治七年起至十八年

舊管四等熟地六百七十二頃一十五畝一分

歷年勸墾自首清丈共增地一千二百七十頃三十八畝九分九釐

新舊共成熟地一千九百四十二頃五十四畝九釐

實徵連閏共銀六千二百一十兩七錢三分七釐六絲七忽四微

康熙元年起至十九年

舊管四等熟地一千九百四十二頃五十四畝九釐

歷年勸墾自首頃種清丈共增地三百一十七頃八十五畝四分一釐三毫七絲

新舊共成熟地二千三百六十項三十九畝五分三毫七絲三忽

實徵連閏共銀七千六百九十兩一錢六釐三毫三絲九忽一微九纖

康熙二十年起至三十四年

舊管四等熟地二千三百六十項三十九畝五分三毫七絲

歷年勸墾自首頃種共增地八百七十一項六十六畝六分九釐八毫

新舊共成熟地三千二百三十二項六畝二分一毫七絲

實徵地糧銀一萬五百一十三兩四錢二分五釐二毫一絲九忽一微九纖



外康熙二十九年起至三十三年止勸墾自首四則地一百八十六項一十九畝四分五釐一毫俟限滿起科

康熙三十四年確冊

原額地五等共地六千六百五十七項八十六畝九分六釐九毫四絲

原額銀三萬三千二百六十三兩五錢六分五釐九毫六絲二忽六微四纖

除荒蕪無主上上地三百一十九項一十八畝四釐四絲

除荒銀三千三百五十四兩二錢六分六釐六絲

除荒蕪無主上地九百三項四畝九分六釐二毫

除荒銀八千五百四十一兩一錢四分九釐五毫七絲九忽八微六纖

除荒蕪無主中地九百八十四
項九十七畝六分二釐五毫
除荒銀六千七百二十八兩二錢二分
二釐六毫四絲一忽八微八沙五塵
除荒蕪無主下地九百四十六
項六十九畝三分七釐三毫
除荒銀三千七百八十三兩五錢
六分九釐八毫五絲五忽一微
除荒蕪無主下下地二百七十一
項九十畝七分六釐七毫三絲
除荒銀三百四十二兩九錢三分二
釐六毫六忽六微八纖一沙五塵
以上除荒蕪無主共地三千四百二
十五項八十畝七分六釐七毫七絲
除荒銀二萬二千七百五十兩一
錢四分七毫四絲三忽四微五纖

現在四等熟地



上地一百八十五項一十六畝一分五釐八毫
應徵銀一千七百五十一兩二錢五分八釐二毫一
絲一微
四纖
中地四百四十九項七
十三畝六分九釐九毫
應徵銀三千七十二兩八分五釐
九毫九忽一微五纖一沙五塵
下地八百八十四項
八十二畝九分七毫
應徵銀三千五百三十兩四
錢六分八釐四絲四忽九微
下下地一千七百一十二項三
十三畝四分三釐七毫七絲
應徵銀二千一百五十九兩六錢六分
三釐五絲四忽九微九纖八沙五塵
以上四等熟地三千二百三
十二項六畝二分一毫七絲

共徵銀一萬五百一十三兩四錢二分
五釐二毫一絲九忽一微九纖內除
紳衿吏優免存留項下雜辦銀三百三十八兩二錢
四分實在銀一萬一百七十五兩一錢八分五釐二
毫一絲九忽一微九纖又　奉文照依熟地本色項
下補徵漕耗銀米並臨德倉耗米價值等項銀四百
一十四兩三錢五分三釐二
毫五絲二忽一纖二沙五塵

戶部折色

折色實徵銀四千一百六十一兩六錢
八分二釐二毫八絲四忽一微九纖
六八漕折實徵銀一百六
兩二錢四分七釐九毫
輕賚折席實徵銀三十四兩
五錢五分二釐一毫一忽
存留項下裁扣裁剩並應裁雜欵
實徵銀六百八十三兩九錢二毫



戶部本色

正兌實徵正耗漕米一千六十八石八斗二升二
合二勺三抄遵奉　部文正耗米一例編徵每石價
銀八錢共實徵銀八百五十五兩五分七
釐七毫八絲四忽其耗米補徵銀在內
又奉　部文每正米一百石加潤耗銀五兩又米五
石該加潤耗銀四十四兩五分六釐三毫該加潤耗
米四十四石五升六合三勺每石價銀八錢
該補徵銀三十五兩二錢四分五釐四絲
正兌盤剝實徵共銀一十三
兩二錢一分六釐八毫一絲
臨清廣積二倉小麥無麥納米實徵正耗共米一百
二十一石六斗四升七合九勺遵奉　部文正耗米
價每石八錢實徵銀九十七兩
三錢一分八釐三毫二絲
其耗米補徵銀在內又補徵蓆蒿銀
一兩七錢六分九釐四毫二絲四忽

德州倉本色實徵正耗共米一十七石三斗二升一
合八勺遵奉　部文正耗米價每石八錢實徵銀二
十三兩八錢五分八釐二毫
四絲其耗米補徵銀在內
康熙二十二年二月內原任巡撫王日藻因買運抑
勒　題請改折准其折銀起解至二十九三十年兩
次奉文仍解本色俱經前院閻興邦　題請折銀暫
免辦運三十一年
皇恩蠲免三十二年撫部院顧　以豫民遠赴小灘買米
兌運雜費滋多　題請改折解部奉
旨河南漕糧停止民間採買着折徵銀兩該撫親往小灘
購買起運於是一切陋規盡行革除在幕府身任轉
輸之勞費而民間歲省無窮之科派矣



甲字庫
本折布粉鉛三項照依題定原估時價辦解共實銀
一十三兩八錢八分一釐八絲內除賦役徵解外餘
者補徵
丙字庫
本折花絨照依原估時價辦解實徵銀三兩七錢四
分六釐二毫五絲內除賦役徵銀外餘者補徵
宗祿粳米實徵銀七十三兩一錢六分三釐一毫
禮部本色瓜兒天麻照依原估時價辦解實徵銀一
兩二錢三分九釐五絲八忽一纖二
沙五塵內除賦役徵銀外除者補徵

存留

修理　龍亭實徵銀一錢二分四釐七毫
修理　文廟實徵銀一兩二錢四分七釐
分守道心紅紙張實徵銀六兩二錢三分四釐八毫
本府通判門子二名工食實徵銀一兩四錢九分六
釐四毫
本縣知縣
俸銀實徵銀五兩六錢一分一釐三毫
心紅紙張實徵銀一兩四錢九分三釐九毫
門子二名工食實徵銀一兩四錢九分六釐四毫
皂隷十六名工食實徵銀一十一兩九錢七分八毫

馬快手八名工食實徵銀十
六兩七錢五分九釐二毫
步民壯五十名工食實徵銀
三十七兩四錢八釐九毫
燈夫四名工食實徵銀二兩九錢九分三釐七毫
禁卒八名工食實徵銀五兩九錢八分五釐四毫
庫子斗級八名工食實徵銀
五兩九錢八分五釐四毫
轎傘扇夫七名工食實徵銀
五兩二錢三分七釐二毫
修理監倉實徵銀二兩四錢九分三釐九毫
本縣典史
俸銀實徵銀三兩九錢三分四毫
門子一名工食實徵銀七錢四分八釐二毫
皂隷四名工食實徵銀二兩九錢九分二釐七毫
馬夫一名工食實徵銀七錢四分八釐二毫
本縣教諭
俸銀實徵銀三兩九錢三分四毫



喂馬草料實徵銀一兩四錢九分六釐四毫
門斗三名工食實徵銀二兩六錢九分三釐四毫
齋夫三名工食實徵銀四兩四錢九釐一毫
膳夫二名工食實徵銀四兩九錢八分八釐
河夫七十五名工食實徵銀六
十七兩三錢三分六釐一毫

協濟驛站

協濟新安縣牛一百四十三隻實徵銀
三百四十九兩八錢九分八釐一毫
協濟澠池縣所牛三十四隻實徵
銀八十四兩七錢九分三釐五毫
協濟桃林驛館夫實
徵銀三錢五分五毫

本縣驛站

走遞青夫三十二名實徵銀
二十八兩七錢三分一毫

走遞馬三十六匹實徵銀
七十八兩八錢八釐一毫

雜款

進表官盤費實徵銀四分六釐八毫
提學道歲考棚廠實徵銀九錢三分五釐二毫
協濟本府遞送公文馬夫實徵
銀三兩七錢三分六釐八毫
鄉飲實徵銀八錢七分二釐九毫
習儀拜牌實徵銀六分二釐三毫
迎春牛芒神春杖酒席實
徵銀四錢三分六釐四毫
在城等七舖司並雷家崗五舖司除裁外實
在工食實徵銀十五兩八錢九分八釐八毫
修理城垣教場實徵銀七
兩四錢八分一釐八毫

祭祀



文廟祭祀實徵銀五兩六錢一分一釐三毫
周公祠祭祀實徵銀四錢九分八釐八毫
邑厲壇祭祀實徵銀一兩八錢七分四毫
八蜡祠祭祀實徵銀四錢九分八釐八毫
中嶽廟二祭豬羊幣帛實徵銀一兩二錢四分七釐
風雲雷雨壇祭祀實徵銀二兩二錢四分四釐五毫
社稷壇祭祀實徵銀一兩四錢九分六釐四毫
端陽霜降祭旗纛實徵銀一錢八分七釐
中嶽廟上司謁祭豬羊幣帛並禮生紙筆實徵銀七
錢四分八釐二毫

賓興

迎送新進生員實徵銀四錢九分八釐八毫
季考生員實徵銀二兩四錢九分三釐九毫
考貢生員實徵銀二兩二錢四分四釐五毫
縣學考貢生員實徵銀二錢五絲八毫
考中貢生實徵銀二錢三釐二毫
陪貢生員實徵銀七分一釐七毫

歲貢實徵銀二兩四錢九分三釐九毫
貢生車價實徵銀九錢九分七釐六毫
起送應試生員實徵銀三兩九分八釐四毫
餞送舉人會試實徵銀九錢二分四釐九毫
舉人車價實徵銀二兩二錢一分三釐四毫
新中舉人進士實徵銀一錢二分四釐七毫
修理科場實徵銀一兩六分一釐二毫
舉人牌坊實徵銀二兩九錢九分六毫
進士牌坊實徵銀一兩五分九釐九毫
武舉路費實徵銀三錢九分七釐九毫
舉人圓領宴席實徵銀
一錢六分四釐五毫

收併河南衛

舊管人丁二百一十五丁舊管丁銀四十九兩七錢
康熙三十年編審
新增四則人丁十五丁
新增實在人丁二百三十丁



上丁四十七丁每丁派銀四
錢共派銀一十八兩八錢
中丁四十六丁每丁派銀三
錢共派銀一十三兩八錢
下丁六十二丁每丁派銀二
錢共派銀一十二兩四錢
下下丁七十五丁每丁派
銀一錢共派銀七兩五錢
以上四則人丁共徵銀五十二兩五錢除足額外內
有逾額人丁九十六丁逾額丁銀二十一兩六錢
原額二色地一百九十頃
原額銀五百六兩九錢九分三釐每畝比照民田賦
役則例派銀不等實徵原額銀六百一十八兩八錢
四分八毫三絲四忽七微六纖內分
原額三等下地一百三十八頃九十六畝六分七釐
每畝比照民田賦役則例派銀三分九釐九毫
實該原額銀五百五十四兩四
錢七分七釐一毫三絲三忽

原額四等下下地五十一項五畝三分三釐每畝比
照民田賦役則例派銀一分二釐六毫一絲二忽九
纖八沙七塵一
埃八渺九漠
實該原額銀六十四兩三錢六
分三釐七毫一忽七微六纖
現除二等下荒地一百一十一
項一十四畝三分二釐七毫
除荒銀四百四十三兩四錢六分一釐六毫三絲三
忽內有康熙三十年起至三十三年止勸墾自首共
下地三項六十三畝二
分七毫俟限滿起科
實在成熟地七十八項八十
五畝六分七釐三毫內分
三等下熟地二十七項八十二畝三分四釐三毫
應徵銀一百一十一兩一分五釐五毫
四等下下熟地五十一項三畝三分三釐
應徵銀六十四兩三錢六分三釐七毫一忽七微六纖



以上二色熟地共徵銀一百七十五兩
三錢七分九釐二毫一忽七微六纖
丁地二項並逾額丁共實徵銀二百二十七兩八錢
七分九釐二毫一忽七微六纖
折色實徵銀二百三兩九錢七分七釐三毫一忽七
微六纖
工部本色牛角實徵銀二兩三錢二釐
逾額丁銀二十一兩六錢

新收更名

原額地一十一項八畝五分六釐一毫內
除荒地七項四十五畝六分四釐一毫內有康熙三
十二三兩年勸墾自首共地三十六畝五分俟限滿
起科
現種行糧下地三項六十二畝七分二釐比照民田
賦役則例除補徵等項不徵外每畝徵銀三分九釐
九毫
實徵銀一十四兩四錢八分五毫

○鹽課

現在戶二千八百五十五
口二萬四千六百七十八
歲食河東官鹽六十二萬二百
飭歲徵鹽引三千五十一張

按鹽課一事乃登之所最苦而無告者也舊額人
丁三萬三千有奇歲食河東鹽三千五十一引此
當生齒繁庶之日已苦不支今值兵燹之後見在
僅一萬五千餘丁仍銷鹽引三千五十一張且商
販勒市價值頻增即剜肉醫瘡苦累難堪疏
題減豁是所望于
仁慈下照部屋爲百姓請命者

○風俗

登秉嵩嶽之氣士多淳樸讀書而外惟知力田布衣蔬食弗恥也民俏好㑹時豊相與賽社演劇以爲樂歳儉刮樹皮摘橡子以食皆不撙節不蓄積之弊也教以勤儉何可緩歟路僻且崎嶇舟車不通間有鑄犂陶甕攻煤井藉貿易以助輸將廣爲招徠俾安其業亦通商惠工之意也其婦女重節操尚廉恥猶有古遺風焉冠禮久廢婚禮憑媒妁送啟納幣親迎近因時絀間有不將幣粧奩以娶者喪禮披髮跣足哀痛擗踊開弔後四日祭行成服禮及葬設祭預告親友卜宅兆奠者畢至喪家量儀之厚薄將布帛酬答葬之日請當事或邑之達尊題主以妥先靈葬後虞祭惟士大夫家行之不尚浮屠墓祭在淸明前家祭則元旦中元十月朔十一月冬至也祭品豊嗇隨其家立春前一日迎氣東郊元旦拜祖先及鄉親共飲備自臘月是日不汲上元酺金錢燃燈供神春社後拜掃先塋懸紙錢於樹淸明折柳枝插門左右三月中嶽廟會百姓貿易經營者十有八日端陽懸艾飲雄黃菖蒲酒以綵線繫小兒手足食角黍採百草合藥六月六日曝衣物合醬造麴七夕乞巧望日祀祖先中秋瓜餅供月或遊法王寺名曰嵩門待月重陽蒸糕餽遺拉友登高十月朔日祭祖先送寒衣於墓各鄉村祀神報賽冬至不出拜鄉里惟祀先祖臘月八日雜米菽諸果爲粥二十三日夜祀竈次日掃梁棟間塵歳除易春聯門神爆竹守歳舊志邑紳焦子春曰登俗古樸自昔爲然予猶及見鄉耆白叟終年不入城市食取諸土之供衣取諸力之辦器用陶匏禮崇儉素曾幾不見異物而遷者乃今天下風俗日趨於侈矣登亦相視而逐焉顧地瘠稅重之鄉豈宜與樂土之民競奢尚是故一遇旱乾室如懸磬而餓莩遍野則夫力挽古風而勤稼以植生也是登民之不可不講者

登封縣知縣閩山張聖誥編輯

# 嶽祀志

國之大事在祀嵩嶽爲五嶽長居天地之中陰陽之所會風雨之所交也豈僅禦大災捍大患已哉黃帝而降龍旂鸞路屡止斯域者指不勝屈漢武增祠置邑唐肇稱殷禮創矣進以帝王之號神其安之乎明太祖正封號一詔其識眞度越千古禮曰諸侯祭境内山川登在中嶽境内令茲邑者實司其祀特備詳典禮其奉行惟謹志嶽祀



○廟祀

中嶽廟在縣東八里黃蓋峰下莫詳其始漢武帝登禮中嶽詔加增太室祠則漢已前先有祠矣元魏特崇廟貌歷唐宋元明屡加修葺前爲三坊左曰位中四嶽右曰秋比三公稍南而中曰天中第一山坊之北爲草參亭亭北爲黃中樓一名天中閣閣之北曰外三門再北曰崇聖門東有亭藏明太祖正封號碑再東爲神庫四鐵人守之再北爲峻極門累朝御祭文立碑其下四嶽殿分列左右向又北爲生賢亭書申甫像亭北爲降神門門內爲峻極殿凡九楹殿東爲御帛亭西爲御香亭左右兩廡爲七十二司殿[illegible]爲寢殿再後爲黃籙殿貯欽賜道藏經函西[illegible]又西爲陟方館乃使者齋宿之所廟後左右[illegible]土盧焉南有石闕漢安帝元初間建明崇禎十[illegible]三月嶽廟火大殿兩廡俱燼

皇清順治十年邑民王貢等募化重修至康熙二年始竣規制仍舊煥然一新康熙二十五年知縣王又旦於天中閣前創建庇國佑民南門坊總以磚墻以司啟閉洵稱中州祠宇之冠云

張壎曰嶽廟每歲三月朔日始十八日止四方進香者絡繹輻輳遂有客商齎貨鱗集貿遷有無土著之民因以沽市酒構安搭舖棚稍博蠅頭資耕稼所不足俗稱廟會即如京師所謂廟市也宋駱文蔚記稱每至清明届候娛景方濃千里非遙萬人斯集陸海之珍咸聚於此則其來已久近因地舖私征禁之不前壎設法招徠并除陋弊漸次有起色欲復舊觀以俟後之賢者

按嵩岳殿中南面而岱華恒衡四殿在峻極門外左右分列若君臣然於禮乖謬擬宜改置南面各繚門垣如古列侯互相朝聘而會聚有館之義方妥



○巡幸

【上古】

黃帝遊於太室　史記封禪書曰天下名山八而五在中國華山首山太室泰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遊

【唐】

帝堯遊於陽城　楊雄河東賦曰瞰帝堯之嵩高今顏師古註曰堯曾遊於陽城故於嵩高山瞰其遺蹟也

【周】

穆王遊於太室之丘　見穆天子傳

【漢】

武帝元封元年三月帝東幸緱氏禮中嶽太室[illegible]山起神宮帝齋七日祀訖乃還

北魏

孝明帝熙平二年九月靈太后幸嵩山 車騎大將軍崔光表諫不從

出帝永熙二年車駕幸嵩山十二月復狩於嵩陽

北齊

孝武帝年月闕 大發士卒狩於嵩山之南旬有六日 時寒朝野嗟怨中書侍郎魏收上南狩賦以諷焉



唐

高宗調露元年十月帝如嵩陽觀

永隆元年二月帝如少室山

弘道元年正月帝幸奉天宮四月還都十月帝幸奉天宮十一月還都 唐書云高宗既封泰山之後又欲遍封五嶽至永淳元年於洛州嵩山之南置嵩陽縣其年七月敕其所造奉天宮次年正月駕幸奉天宮至七月下詔將以其年十一月封禪于嵩嶽詔國子司業李行帝考功員外郎賈大隱太常博士常叔夏裴守貞輔抱素等詳定儀注於是議立封祀壇如圓丘之制詔從尋屬高宗不豫遂罷封禪之禮

武氏萬歲通天元年臘月封於神嶽改元曰萬歲登封遂禪於少室山二月尊神嶽天中王爲神嶽天中皇帝天靈妃爲天中皇后 唐書云是年臘月甲申親行登封之禮禮畢大赦改元越三日丁亥禪於少室又二日己丑御朝覲壇朝羣臣咸如乾封之儀登封壇南有槲樹大赦日於其樹杪置金雞武曌自製升中述志碑樹於壇之丙地張壎曰按唐史聖曆久視長安年間氏頻幸嵩山進暑譏嬉左補闕張說有疏極諫不從壎以其事近荒宴無關嶽祀故不紀

○祭典

漢

武帝元狩四年使公孫卿候神太室

宣帝神爵元年詔太常制五嶽常祀禮遣使者持節祭



嵩山

順帝陽嘉元年旱遣大夫謁者詣嵩高請雨

魏

明帝太和四年八月遣使者以特牛祀中嶽

北魏

明元帝泰常四年遣使者以太牢祀嵩高

太武帝太延元年立廟於嵩嶽上置侍祀九十人歲時

水旱遣官率刺史祭以牲牢玉帛

孝文帝太和十八年祭嵩高

孝明帝正光三年遣有司馳祈嵩嶽

北齊

宣帝天保元年遣使致祭於嵩嶽

隋

高祖開皇十五年三月帝東巡狩望祭中嶽

唐

玄宗開元十八年命祀嵩山以王禮仍封嶽神爲中天王歲遣河南守至嶽下恭祀終唐無改

宋

太祖乾德元年令有司製嶽神衣冠劍履遣使易之



二年遣使祈雨於嵩嶽　開寶六年勅修嵩嶽祠廟詔縣令兼廟令尉兼廟丞專主祀事命翰林學士盧多遜撰碑銘記之

太宗淳化六年四月遣使詣嵩嶽禱雨

眞宗景德四年春遣使祀嵩嶽　大中祥符四年二月帝有事於汾陰還經洛陽望祭中嶽五月詔加中嶽號曰中天崇聖帝中嶽后曰眞明后　七年九月命翰林學士王曾撰碑銘紀冊禮中嶽之事　八年二月帝自製文遣使醮告於中嶽

仁宗慶曆三年遣使詣嵩嶽祈雨

神宗熙寧元年望祭中嶽

高宗紹興十四年望祀中嶽令有司製嶽神衣冠劍履遣使易之

金

世宗大定四年祭中嶽於河南府　十四年勅修中嶽廟至二十二年廟成命翰林待制黃久約撰碑

元

世宗至元三年六月遣使祀嵩山於河南府境　五年六月遣禮部尚書王沂祀中嶽　二十八年加上中嶽爲中天大寧崇聖帝



仁宗延祐六年春皇太后遣侍臣詣中嶽設醮

順帝至正九年春遣內臣宣政院使伯顏忽都馳驛奉錦旛白金銀盒祀中嶽　十四年遣使祀中嶽　二十五年春望祭中嶽

明

太祖洪武二年遣夏子成祭告中嶽　三年釐正嶽瀆封號詔稱中嶽嵩山之神七月遣典寶彭恭祭告　十年八月遣中山侯湯和致祭中嶽　十二年八月遣道人鄭允存致祭中嶽　二十八年[illegible]

西蠻猺猺遣監生某祭告中嶽　三十年以征西南苗
猺遣使祭告中嶽
成祖永樂元年以卽位遣使祭告中嶽　四年七月以
征安南遣監生李庸祭告中嶽　五年五月以平安
南遣使祭告中嶽
仁宗洪熙元年二月以卽位遣大理寺寺丞楊復祭告
中嶽
宣宗宣德元年二月以卽位遣右副都御史王彰祭告
中嶽　十年五月以祈年遣登封縣知縣梁成致祭

中嶽
英宗正統元年正月以卽位遣使祭告中嶽　二年五
月以祈年遣登封縣知縣孫謙致祭中嶽　九年四
月以大旱禱雨遣翰林院編修薩琦致祭中嶽
景帝景泰元年閏正月以卽位遣給事中奚倫祭告中
嶽　四年三月以多雨雪遣右副都御史王暹祭禱
中嶽七月以旱及河決遣編修吳滙祭禱中嶽　五
年四月以祈年遣給事中何陞致祭中嶽　六年閏
六月以旱災遣左副都御史馬謹祭禱中嶽

英宗天順元年二月以復辟遣通政司參議劉定之祭
告中嶽
憲宗成化元年三月以卽位遣給事中袁愷祭告中嶽
四年五月以祈年遣河南左布政使孫遇致祭中嶽
十三年五月以災異遣右副都御史張瑄祭禱中嶽
二十年三月以大旱及地震遣右副都御史趙文博
祭禱中嶽　二十三年六月以旱遣兵部右侍郎呂愛
祭禱中嶽
孝宗弘治元年四月以卽位遣武安侯鄭英祭告中嶽

四年四月以旱遣太常寺卿李璋祭禱中嶽　六年
四月以旱遣右副都御史徐恪祭禱中嶽　十年四
月以旱遣右副都御史陳道祭禱中嶽
武宗正德元年五月以卽位遣鴻臚寺卿楊璐祭告中
嶽　四年二月以旱遣河南布政司詹璽致祭中嶽
六年十月以寧夏平水旱盜賊交作遣河南布政司
胡拱致祭中嶽　八年四月以盜賊水旱遣河南布
政司董銳祭禱中嶽
世宗嘉靖元年四月以卽位遣太常侍卿張衍瑞祭告

中嶽　八年五月以災異遣河南按察司僉事李顒
孫祭禱中嶽　九年六月以災異遣右副都御史徐
讃祭禱中嶽　十一年六月以祈嗣遣河南府知府
范總孜祭中嶽　十七年七月以誕生元子遣河南
府知府張承恩祭謝　三十三年五月以凶荒災異
遣右副都御史鄒守愚祭禱中嶽　四十年八月以
萬壽節遣右副都御史蔡汝楠祭禱中嶽　四十三
年八月以萬壽節遣僉都御史遲鳳翔祭禱中嶽
穆宗隆慶元年十月以即位遣都督周于德祭禱中嶽



神宗萬曆元年四月以即位遣光祿寺丞岳相祭告中
嶽　十五年二月以旱災遣河南巡撫右副都御史
衷貞吉祭禱中嶽
熹宗天啟元年九月以即位遣尚寶司卿柯昶祭告中
嶽
懷宗崇禎元年九月以即位遣督館太常寺少卿朱大
啟祭告中嶽
皇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八年四月以親政遣太常寺卿段國璋祭
告中嶽其文曰
惟神環通八表雄峻中天統會陰陽交暉日月朕誕
膺天命祇荷神休特遣專官用申殷薦惟神鑒焉
今上皇帝登極　順治十八年八月　遣通政司使龔如錫祭告中嶽
文同前
康熙六年七月
上以親政遣戶部左侍郎艾元徵祭告中嶽
康熙十五年二月
上以建儲遣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加一級楊正中



祭告中嶽其文曰
惟神環通八表雄峙中天統會陰陽交暉日月朕祇
承神佑懋建元儲特遣專官用申殷薦惟神監焉
康熙二十一年三月
上以疆圉底定遣內閣侍讀學士加二級圖納致祭中嶽
其文曰
惟神尊臨方夏位正土中統會陰陽均和寒暑朕祇
承神佑疆宇蕩平特遣專官用申殷薦惟神鑒焉
康熙二十三年十二月

上以時遣省方遣戶部右侍郎鄂爾多致祭中嶽其文曰
惟神宅中永峙峻極常尊統會陰陽交暢日月朕欽
承泰運時遣省方肅若舊章專官秩祀神其鑒焉
康熙二十七年十二月
上以
孝莊文皇后升祔
太廟遣正白旗漢軍副都統對親祭告中嶽其文曰
惟神峻極中天尊臨方夏八埏交會兆類攀盈朕纘
承



祖宗丕基虔恭明祀茲以
皇祖妣孝莊仁宣誠憲恭懿翊天啟聖文皇后神主升祔
太廟禮成特遣專官用申秩祭惟神鑒焉
康熙三十三年十月
欽頒
御書嵩高峻極扁額齋懸殿内
康熙三十五年正月
上以災祲遣刑部左侍郎加一級田雯致祭中嶽其文曰
惟神峻極中天炳靈二室陰陽統會寒暑均調朕勤

恤民依永期殷阜邇年以來郡縣水旱間告年穀歉
登蚤夜孜孜淡切軫念用是專官秩祀爲民祈福冀
雨暘之時若庶稼穡之屢豐惟神鑒焉

○詔告

〔漢〕

武帝加增太室祠詔

朕用事華山至于中嶽獲駮麃見夏后啓母石翌日親登崇高御史乘屬在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登禮罔不荅其令祠官加增太室祠禁無伐其草木以山下戶三百爲之奉邑名曰崇高獨給祠復亡所與

〔北魏〕

文帝祭告文

太極分渾兩儀是生辰作乾寶嶽樹坤靈昭彰天地吐納五精唯中挺節祥契幽經日月交輝寒暑遞成萬象合和兆類孳孕爰自化闢做慶胥庭軒轅曜哲伊祁載形逮于有周實光洛甸川潛龍光山隱鳳亭三才憑微七曜依明人倫傾首百神柔誠造厥區夏歷茲三正應符代續孰不斯咨曰予皇魏飛乩玄弁螭騰穹象用九黔龐新邦與晷不猷闕淸佗瓊指陰淹翠涇亭河圖曠覽升中闕銘朕承洪統誕邀休宏開物成務載鑠成齡遷宇[illegible]方闡繼[illegible]城則直之與



百堵若星日躔流馥月陸芳馨鏘旋紫宿景曜黃衢鸞葩嘒嘒鶯和嚶嚶歸蓋如雲還軿若霆惟嵩嵩峻極昊靑惟邑翼翼長啓魏京薦玉告虔用昭永貞納茲多福萬國以寧

〔宋〕

眞宗醮告文

伏以列辟之規有邦之典必依憑于神休用保祐于生民禮存大享之言書著咸秩之訓上下之祀必在於交修人神之和乃臻于多福所以勵明誠于鑒寐奉嘉薦於苾芬庶使不測之靈誕昭于忽恍無疆之應允洽于希微竊念猥以渺躬紹茲大寶荷監觀于穹昊承積累于祖宗致百福之來同猶三神之儲祉向自交馳玉帛倒載干戈尉侯晏存風俗無外古先聖德之事罔不繁興圜淸眷祐之心由共丕顯發春戒序吉日協期夕夢先通祕文嗣降既而狗鄰晉之望幸修云岱之上封綠錯之圖疊承于錫羡紫煙之燎言薦于升中以至輯玉于魏雕旋軫于汾陰欽后祗而昭祈稱事朝山圖而再展孝思將以伸遹追而

乾發定國陽之位方咨乎天祇詣渦曲之庭先朝守
道秘歷乎壺而駐蹕尊嶽祖而建都盛則纖揚彌文
悉舉率土修貢輿誦多歡律呂迴環未盈七載禮容
首稱俄已三成自先置之辰迄飲至之日鴻猷景鑠
既已有融美貺禎圖抑復無算爾乃甘泉滋液神草
紛披珍木交柯靈禽接羽裔雲炳蔚嘉氣氤氳日月
揚于榮輝星宿應于瑞牒至若齊璿璣之七政和玉
燭之四時道範圍之書文惠海域之黎獻于倉之積
盈儲峙于大農三尺之繁措刑辟于司寇顧惟眇薄



成此治平故仰報于百靈用永安于九寓乃詢甲令
於掌禮之官仍訪秘科於修眞之士載念始繕儀於
岱岳俄飲至于譙都或豐厥牲牷或潔斯蘋藻或崇
壇而斯建或淨館而斯臨雖復欽翼內增齋明上達
然而菸菸宇宙杳杳方輿其載無聲其功不宰高也
明也豈裨竈之所詳知經之緯之豈竪亥之所徧步
穹壤之表非可以臆論鬼神之形莫諾乎誰見案門
所會既秩序而靡彰登山所朝亦瘞[illegible]而[illegible]
珠闕逸處于鴻濛之中金簡琅函莫盡于杳[illegible]之[illegible]

其有默熙妙用幽贊丕功或命歷之云兆或造化之
攸輔烈風迅雨仰其節宣精氣遊魂資其陶冶或高
處于清都紫府或下居于名山秘洞或德及庶物世
罔之聞或力濟羣生人弗之諭雖茂承于純嘏而終
闕于豐禋茲謂弗欽何伸大報由是內懷顒若遠考
偏于廣逵寅威以疇況施矧復載稽地志緬眺靈區
挺喬嶽以奠方號下都而分治神鄉福地咸紀寶章
秉煙御風常迴飇駕是以擇陽和之序瞻峻極之峰
祗遣輶車遐修醮席縷形善禱磬達至虔夫國之所



保者民民之所倚者生生之所切者食食之所豐者
歲倘或疵癘靡作富庶允登壽考可期順成常洽然
後八荒之外俗變風移九服之中道德齊禮衣冠不
異何止于緩刑文告靡施孰煩於用武是則天之祐
也神之顧也敢不勵乃志懲乃心以保乎盈成以戒
乎逸豫兢兢爲務庶協于丕圖翼翼在懷實期乎來
格

眞宗加嵩嶽尊號祭告樂章

鐘石既作俎豆在前雲旗飛揚神光肅然當駕臨歆

來乎青圓言備縟禮享茲吉蠲

右迎神

節彼喬嶽神明之府秩秩威儀肅肅雲宇懿號克崇
庶物咸覩帝籍升名式綏九土

右册入門

巖巖神嶽作鎮中央肅奉徽册尊名孔章聿降飈駕
載獻蘭觴熙事允洽寶祚彌昌

右酌獻

祇薦鴻名寅威明祀有楚之儀如在之祭奠獻既經



禮容克備神鑒孔昭神禧來暨

右送神

神宗望祭樂章

維土作德維帝御行含養載育萬物以成有嚴祀典
薦我德馨神其歆止永用億寧

右迎神

神韡禮兮玉珮藥兮千我將事神燕喜兮帝命望祀
敢有不共往返于位肅肅雍雍

右升降

祀以崇德幣則有儀肅我將事登降孔時精明純潔
罔有弗祇史辭無愧神明來娭

右奠玉帛

高廣融結實維中央宣氣報功利彼一方坎壇以祀
六樂鏘鏘靈其有喜酌以大璋

右酌獻

高宗望祭樂章

天作高山屹然中峙經營厥宇萬億咸遂炎熙土王
爰舉時祀繩繩宣延彷彿來止



思來感格肅雍不忘禮儀既備濟濟蹌蹌蠲潔致敬

右迎神

往薦其方交若有承神兮孔饗

右初獻盥洗升降

練日有望高靈來下何以告誠心惟物假有筐斯實
有實斯藉于以奠之神光燭夜

右奠玉帛

禮樂既成肅容有常奄忽消搖由此重觴仰臚所求
降福滂洋師象山則以況昌章

右亞終獻

（元）

世祖加中天大寧崇聖帝詔

朕惟名山大川國之秩祀今嶽瀆四海皆在封宇之內民物阜康時惟神休而封號未加無以昭荅靈貺可加上中嶽中天大寧崇聖帝仍遣官詣祠致告以稱朕敬恭神明之意

（明）

太祖釐正神號詔

嶽鎮海瀆幷去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之嵩山稱中嶽嵩山之神

太祖祭告文

磅礴中國之中參穹靈秀生同天地形勢巍然昔古帝王登之祭地利以安生民故祀之曰嵩山於敬則誠於禮則宜自唐始加神之封號歷代相因至今曩者元君失馭海內鼎沸生民塗炭予起布衣承上天后土之命百神陰佑削平暴亂正位稱尊職當奉天地享鬼神以依時統一人民法當式古今寰宇既清特脩祀儀因神有歷代之封號予起寒微詳之再三畏不敢效蓋神與穹壤同始靈鎮中央其來不知歲月幾何神之所以靈人莫能測其職必受命於上天后土爲人君者何敢預焉予愼不敢加號特以中嶽嵩山名其名依時祀神惟神鑒知



太祖祭告文

予荷上天后土之眷命蒙神之效靈以致平羣雄息禍亂君主黔黎於華夏統控蠻夷於今十年中國康寧然於神之祀若以上古之君言之則君爲民而禱載有春祈秋報之禮於斯之祀有望於神而祭者有狩於所在而燎瘞者今予自建國以來十年於茲固爲新造民爲初安是不得親臨所在而祀神也特遣開國功臣湯和道士陳玉京劉崇玄以如予行奉犧牲祝帛於祠下以報效靈自今以後歲以仲秋詣祠致祭惟神鑒知

太祖祭告文

惟神鍾秀嵩高中山巨鎮封表有年功養民生時惟仲秋禮當報祀特命使者奉犧牲祝帛詣祠致祭

太祖以征廣祭告文

昔者元運將終英雄並起民受其殃將予亦與群雄並驅上帝默相山川受命效靈所在必克轉戰五年餘方乃兵偃民息衆樂生生之計天下太平二十八年今洪武乙亥四月間廣西布政司報蠻戎酋長龍州趙宗壽奉議州黃世鐵不循治化負固殃民兵興之事本重既行不敢不告所以告者兵行十萬各離父母妻子逆間饑飽勞逸山嵐瘴氣染患者有之兵入其境良民受害荊棘生焉民驚且移未有不傷此



其所以告也其所以告者但願瘴癘之方化煙嵐爲清凉之氣旱殄渠魁良善安業軍士速回各得完聚以養父母是其禱也然予未敢徑告上帝惟神鑒之爲予轉達

成祖以即位祭告文

惟神職司中央掌天地中和之氣雨暘時若災沴不興神功有焉載在祀典歷代咸尊惟我太祖高皇帝以神武定天下崇奉祭祀洋洋感格三十餘年黎庶雍熙建文昏愚奸臣竊柄神明弗佑四海離心朕奉

祖訓來清羣惡荷天地山川之靈戰無不捷堂堂之陣直抵京師豈期建文闔宮自燼朕以諸王大臣再三推戴於六月十七日躬即帝位嗣守高皇帝大業既已昭告於天地社稷必徧告於名山大川川茲特遣官祭以牲醴惟神有知體朕至意俯祈靈佑助我

皇明

仁宗以即位祭告文

巖巖嵩嶽永鎮中土時出雲雨用育萬物嗣位之初聿嚴告祀翼我皇祚尚賴神庥



英宗以大旱禱雨祭告文

予奉天育民愧凉於德致茲久旱災及羣生夙夜省躬中心惓切神司方嶽憂惻諒同雨暘以時宜任其責特茲致禱尚冀感通弘布甘霖用臻豐稔匪予之惠特乃神庥

憲宗以祈年祭告文

比歲以來多方災沴雨暘不時我民用瘁民之瘁矣予曷爲懷神矜于民忍降以災德澤崇深孰與神侔祈贊化機普天之休責躬修行予敢弗篤庶幾與神

同作民福

憲宗以災異祭禱文

國家敬奉神明聿嚴祠祀所期默佑化機庇佑民庶乃近歲以來或天時不順地道不寧或雷雹失常雨暘爽候或妖孽間作疫癘交行遠近人民頻遭饑饉流離困苦痛何可言惕然於衷罔知攸措惟神奠鎮一方民所恃賴覩茲災沴能不疚心是用特具香帛遣官祭告尚冀體上帝好生之德鑒予憂憫元元之意斡旋造化弘闡威靈捍患禦災變禍爲福庶幾民



# 登封縣志卷之四

登封縣知縣閻山張聖誥編輯

## 建置志

先王建邦啟土地有定制民有常居尚已秦罷封建爲郡縣土地分裂名號更易今之邑古子男國也城池所以設險衙署所以聽政廟宇壇壝所以報本崇先學宮書院所以崇儒重道棹楔之樹觀瞻係焉登倚山爲城僅三里許縣治居中文廟在南規模頗宏敞矣但歲久不無傾圮修舉廢墜非守土者之事乎後之君子其尚有感於斯志建置

○城池

登封城在嵩山南周圍不滿三里明景泰間布政使豐慶以南城逼於學宮拓而大之凡百餘步正德九年知縣李居仁重修萬曆三十九年知縣傅梅依故雉易以磚計六百四十九丈起四門樓立四角亭闢四門而高之東曰春雨南曰黃離西曰鴻澤北曰萬歲北樓毀於逆闖崇禎癸未知縣劉禋重建

池按舊志廣一丈五尺深一丈

○公署

縣治中城而立宋知縣樓异明知縣山錫之侯觀李居仁燕汝靖傅梅相繼修建其制親民堂三間前爲戒石亭再前儀門外爲大門上置重簷更漏在內庫藏在堂之左首領贊政廳在堂之右六房分守於東

西承發舖長列焉獄禁羈候舖在儀門外遊善申明亭在譙樓外堂後爲便署再後即知縣宅稍外而西爲主簿署東南爲典史署土地祠在儀門左賓資舖在儀門右明崇禎癸未寇燹俱燼惟譙樓獨存

國朝順治八年知縣張朝瑞建居敬堂三間捲棚三間儀門三間堂前分列六房兩序後堂庫藏三楹折東而北爲宅門內三堂便署凡四十餘間典史宅移主簿宅舊基大門仍在譙樓下康熙三十三年知縣張

聖詰重修規

制煥然一新

察院在縣治東明知縣山錫之建

布按二司在縣治西關帝廟左右今廢

陰陽學在縣治西

醫學在縣治西



僧會司在峻極寺

道會司在崇慶觀

常平倉在縣治西康熙三十三年奉檄備穀知縣張聖誥新建厫房十間又於縣治儀門內東西各建厫房三間

養濟院在東關

演武場一在東郭外一在西關

東五里公所在東關知縣張壎建

西五里公所在西關知縣張壎建

東關望樓康熙十九年知縣張壎建題曰漢崇高邑以地居震方肖文昌像於其上

西關望樓康熙十九年知縣張壎建題曰古陽城地

## ○壇廟

城隍廟在縣治西大殿三間前爲捲棚後爲寢殿左右兩廊共三十六間甬道兩間置石欄再前爲演劇樓爲儀門爲東西兩角門門外西爲鑪神殿東爲鐘樓二門三間障以照壁再南則大門明正統間知縣趙興重修康熙三十三年知縣張聖詰重修

社稷壇在西關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城南

邑厲壇在城北

八蜡廟在東關



土地祠舊祠在北關新祠在西關

許由廟在箕山上水經注稱有漢朱寵所立碑闕明知縣侯泰傳构重修

禹王廟在東關康熙二十四年知縣王又旦重修

啟母廟漢武帝祀嵩見啟母石敕令建廟南有石闕漢延光間頴川太守朱寵造今廢有唐崔融碑

少姨廟在少室山下相傳爲啟母塗山氏之妹有漢安帝時石闕唐高宗令重修今廢詳唐楊烱碑

周公廟在告成明知府陳宣建知縣侯泰傳梅修

純孝伯廟在頴陽祀頴考叔有元王沂碑一在頴陽源上

中嶽行宮閣在太室中峯上知縣王又旦建

眞武廟在太室中峯上知縣王又旦重修

三官廟在西關外

太后廟在縣西二十里土人建之祀漢文帝之母薄太后以祈蠶桑

關帝廟一在縣治西明崇禎十五年知縣胡讀建一在東關知縣王又旦重修未竣一在西關

潁源廟在陽乾山右祀水神

扁鵲廟在劉碑村東明大學士高拱撰碑

二程祠一在嵩陽書院一在東關因二程子曾領崇福宮祠嵩山其所宦遊地也前令丁應泰爲置祭田又請於督學使者給其裔孫各一人衣巾奉祀迄爲永例

靖長宮祠在西關祀唐登封令應靖今廢

嘉定侯公祠在東關祀明知縣侯泰今廢



刑臺傅公祠在西關祀明知縣傅梅今廢

濱宛劉公祠在嶽廟西祀明知縣劉佺祠

古賢令祠在東關祀前令應靖山錫之侯泰傅梅劉安行鄧廷詔劉禮成羅龍張羽翰張壎

三韓張公祠在少林寺達磨庵右康熙三十五年闔邑士民公建祀知縣張朝瑞

長洲張公祠在嶽廟西康熙二十二年闔邑士民公建奉知縣張壎生位

忠烈李公祠在東關祀明正德間死事嘉善縣主簿邑紳錫

太僕焦公祠在東關祀邑紳太僕寺少卿焦子春孟津王鐸撰碑

宮詹耿公祠在嵩陽書院祀邑紳詹事府少詹耿介

○學宮

文廟在縣治南宋宣和間廟制燬廢金元時[illegible]王琇王頤重修明知縣山錫之趙興張雄王鼎侯觀侯泰燕汝靖傅梅隨時補葺崇禎丁丑三月庚子先師殿災延及戟門兩廡國朝順治九年知縣張朝瑞同邑紳傅景星傅性良傅作霖等捐金倡衆重建先師殿康熙二十三年奉頒御書萬世師表扁額懸殿內

明倫堂在先師殿後翼以博文約禮二齋東庫貯祭器西庫貯經籍萬曆壬子知縣傅梅購十三經二十一史諸子集雜文計三千卷置大櫃皮鑰之俾諸生考誦後遭寇毀留書碑記尙存

啟聖祠在文廟東康熙十七年知縣萬姓蘇重建

東西兩廡共十四間康熙十八年知縣張壎重建二十九年邑學生景星捐貲重葺



戟門康熙三年知縣阮振益重建

泮池在學宮前康熙二十五年知縣王又旦重修

櫺星門明嘉靖間知縣侯泰易以石柱

奎樓舊在南城上崇禎甲戌知縣丘樹屏改建學前巽地邑紳傅性良董其成康熙五年邑紳耿介重修

二賢祠在儒學內祀周甫侯中侯今廢

名宦祠

鄉賢祠二祠舊在啟聖祠之東西康熙三年知縣阮振益建戟門左右

文昌宮舊存古書院知縣傅梅建天啟乙丑訓導王名鉉肖梓潼帝君像祀之庠生焦復亨植四柏四例東康熙乙巳邑紳耿介倡衆重修并建嶽生堂三間東康熙辛酉邑紳郭文華建神廄一間

儒學教諭宅在明倫堂左　訓導宅在啟聖祠後

文廟禮儀樂舞

釋奠儀

祭期　春秋二仲月上丁日

齋戒　正祭前三日

省牲　正祭前一日

正獻　知縣官行三獻禮

分獻　教諭訓導官行一獻

執事　通贊　引贊　陳設　司帛　司爵　司盥　司罇　進牲　瘞毛血　司香燭　飲福受胙

祝文

惟師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刪述六經垂憲萬世惟茲仲春秋謹以牲帛醴齊粢盛庶品祇奉舊章式陳明薦以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配

祭器

錫簠　竹籩　爵盞　錫鉶　木豆　錫簋　錫燈

篚　犧尊　象尊　雲雷尊　俎

樂器

編鐘十二枚有架　編磬十六枚有架　琴二張　瑟二張　簫二管　笛二管　排簫二件



笙二攢　塤二箇　篪二管　大鼓一面有架　搏拊鼓一面有座　柷一座　敔一座　麾旛一杆有架　旌節一杆有架　龍翟三十六柄　籥三十六管

樂章

迎神　樂奏咸和之曲

大哉孔聖　道德尊崇　維持王化　斯民是宗

典祀有常　精純並隆　神其來格　於昭聖容

奠帛初獻　樂奏寧和之曲

自生民來　誰底其盛　惟師聖明　度越前聖

粢帛具成　禮容斯稱　黍稷非馨　惟神之聽

亞獻　樂奏安和之曲

大成聖師　實天生德　作樂以崇　時祀無斁

清酤惟馨　嘉牲孔碩　薦修神明　庶幾昭格

終獻　樂奏景和之曲

百化宗師　生民物軌　瞻之洋洋　神其寧止

酌彼金罍　惟清且旨　登獻惟三　於嘻成禮

徹饌　樂奏咸和之曲

犧象在前　豆籩在列　以饗以薦　既芬既潔

禮成樂備　人和神悅　祭則受福　率遵無越

送神　樂奏咸和之曲

有嚴學宮　四方來宗　恪恭祀事　威儀雍雍

歆茲惟馨　神馭還復　明禋斯畢　咸膺百福

歌生

歌詩四人

樂生

鐘一人　磬一人　琴二人　瑟二人　簫二人　笛二人　排簫二人　笙二人　塤二人　篪二人

搏拊一人　大鼓一人　柷一人　敔一人　麾一人　引節一人

舞生

司舞三十六人

太室書院 在太室南五代周時建宋至道二年賜名太室書院藏九經於其中是年河南守臣上言

甘露降書院講堂

嵩陽書院 即太室書院舊址宋景祐二年勅西京重修更名嵩陽書院王曾奏置院長給田一頃供祭金元廢明嘉靖間知縣侯泰興復之建二程子祠喪亂後俱成灰燼康熙十三年知縣葉封建諸賢祠祀宋提舉管勾韓維而下十有四人康熙十六年邑紳耿介建先師殿三賢祠麗澤堂觀善堂輔仁居於疊石溪建川上亭天光雲影亭觀瀾亭柘城竇克勤建君子亭爲書院別墅康熙二十三年巡撫王日藻建藏書樓學道林堯英建講堂康熙二十八年巡撫閻興邦建道統祠知縣張壎建博約敬義二齋王又旦建三益四勿二齋學道吳子雲置學田一百畝河南府知府汪楫置來參田一堯英置學田一百畝河南府知府汪楫置來參田一百畝知縣張壎置學田六十畝知縣王又旦置學田一一百畝邑紳耿介置學田二百畝以作養殖膏火之資



潁谷書院 在潁陽城西元至正五年重建先師殿勾潁考叔登封尹閻詢具請河南郡使者聞於

朝賜額潁谷書院禮部尚書王沂碑記

文峯墖 在愼來山頂舊有墖後人誤毀之明崇禎二年知縣邢弘猷重建

○坊牌

配天作鎮坊 在嶽廟天中閣北即宇宙具瞻坊康熙二十七年知縣王又旦重修

名山第一坊 在嶽廟草參亭南康熙二十八年知縣王又旦重修

德協三才坊 在嶽廟左康熙二十八年知縣王又旦重修

功符兩儀坊 在嶽廟右康熙二十八年知縣王又旦重修

太和元氣坊 在文廟前久廢康熙二十五年知縣王又旦改建爲門

金聲玉振坊 在文廟左今廢

江漢秋陽坊 在文廟右明知縣鄭大原建今廢

秋官坊 在縣治東爲刑部郎中杜學立今廢

登科坊 在縣治西爲舉人鄧崧立今廢

鄉貢進士坊 有二一在縣治東爲舉人周晃立今廢一在縣治西爲舉人田璋立

龍章褒寵坊 在縣治西爲贈奉政大夫焦勲立

兩鎮秉憲坊 在縣治西爲太僕卿焦子春立

勅誥重錫坊在縣治東爲誥封中憲大夫崔光宇立

文武憲邦坊在縣治東爲叅議崔應科立

旌孝坊在大金店爲孝子王祺立

旌義坊在大金店爲義民鄭雍立

貞節坊在潁陽爲生員劉誠妻楊氏立

天篤貞慈坊在縣治西爲生員焦一需妻周氏立

共操孟訓坊在西關爲生員裴耀宗妻張氏立



# 登封縣志卷之五

登封縣知縣闇山張聖誥編輯

## 山川志

九州之域率多名山大川流峙乎境內嵩居天地之中虞舜所巡幸大禹所命名層巒疊嶂高插雲表言嶽鎭者必首推焉若夫潁與洧導之東狂與來需注之西少陽繞其前雙谿環其後雖無洪流巨浸亦澤國也至於渡桐江而引領過蘭亭而傾悵陵谷遷移而荒烟蔓草之間遺塚故址猶有存者登臨弔古之士其能已於懷乎志山川



### ○山屬

嵩高山在縣北五里五嶽之中嶽也許愼說文曰嵩中嶽嵩高山也或從崧詩曰崧高維嶽峻極於天白虎通云中央之嶽獨加高字者何中央居四方之中可高故曰嵩高前漢書曰武帝登嵩高聞呼萬歲者三以山下戶三百封崇高爲奉邑漢地理志曰崇高有太室山少室山戴延之西征記曰東爲太室西爲少室嵩其總名也酈道元水經注曰合而言之爲嵩高分而言之爲二室是皆以嵩高爲太室少室之總稱爾雅曰山大而高曰崧郭璞註曰太室山也山海經泰室之山郭璞註曰卽中嶽嵩高山總地理志曰陽城有少室山嵩高山是皆以嵩高爲太室之專稱矣禹貢熊耳外方至於陪尾孔穎達疏嵩高山在潁川嵩高縣古文以爲外方也

太室山 在縣北五里山海經作泰室西征記曰謂之室者以其下各有石室焉中峰即所謂嵩頂唐武后立封禪壇于其上有天門石樓玉女搗帛石定心石三醉石高登崖諸勝東西廣四十里南北袤三十里自下至巔直上計二十里周圍一百四十里有二十四峰見道藏吳天師靈蹟記

青童峰 漢武帝見二青衣童子捧書來迎欲問俄失之

黃蓋峰 漢武帝登封時有黃雲如蓋嶽廟在其下

浮丘峰 浮丘公嘗居之

三鶴峰 道士李八百[illegible]煉於此三鶴翔其上舊有白鶴觀遺址古松一株今亾

遇聖峰 漢武帝登嵩遇仙人長一丈耳出頂下垂至肩曰吾九疑山人也聞中嶽有石上菖蒲一寸九節食之可以長生故來採言訖不見見葛洪神仙傳

萬歲峰 漢武帝元封元年禮登中嶽太室從官在此下聞若呼萬歲者三乃于其地建萬歲亭山下建萬歲觀見西征記今亾

玉鏡峰 時見一鏡浮空光色如玉

獅子峰 以狀名

虎頭峰 以狀名

起雲峰 峰每出雲土人占雨

鳳凰峰 唐高宗登游時有鳳凰集其上亦曰鳳凰臺

金壺峰 老子居此山撰道德經有浮提國獻善書二人時出金壺中墨汁佐老子寫經峰下餘墨淋漓盡成黑色見王子年拾遺記



以上十二峰俱在中峰東

華蓋峰 勢覆諸峰為最高

玄龜峰 峰形如龜多黑石即中峰也上有中嶽廟真武閣

臥龍峰 蜿蜒如龍臥狀

會仙峰 漢武帝登嵩見八仙奕棊于上有八仙壇今亾

子晉峰 周王子晉居此上有飲鶴池

玉柱峰 峰上有石白色如玉屹立如柱

老翁峰 山上有石儼然如翁高五十丈

玉人峰 漢武帝于峰上得玉人為廟主高五寸色甚光潤制作絕佳屢常失之或經旬乃見見嵩高山記

玉女峰 峰北石形如女上有大篆七字人莫能識

獨秀峰 石色金紫名金匱峰

積翠峰 峰多碧石藤蘿堆翠會善寺在其下

太白峰 居太室西故名

以上十二峰俱在中峰西

少室山 在縣西十七里一名季室見山海經註郡國志云少室一名負黍山有負黍城在其南故因山以名城馮敬通賦云遇許由於負黍即此也關中記云少室山有十八疊輿地志云少室從東角上四十里得下定思又上十里得上定思十里中有大石門為中定思自此而出下有石室亦稱此山為御砦倉

貴宗曾屯兵其上因名唐人作不[illegible]序有少室若蓮
之句至今遠近亦稱少室爲九頂蓮花砦宋人謂之
冠于山見謝希深寄梅殿丞書周圍方
百里有三十六峰詳宋知縣樓异賦

朝嶽峰 東望嶽祠有朝拱之狀舊名豫章莫詳其故

望洛峰 登其巔下瞰洛陽

太陽峰 峰頂高敞日光畢照

少陽峰 在太陽峰之次朝旭必先及之下有少陽河

石城峰 石壁峭立望之如城

石笋峰 挺出若笋

檀香峰 多紫木其香如檀



丹砂峰 石色似之

鉢盂峰 峰頂圓平石表土中形如鉢盂上有四井四古柏覆之建二祖庵

香爐峰 形似

連天峰 高出羣峰若與天接

紫霄峰 以差低于連天峰亦插霄漢

羅漢峰 形如羅漢

七佛峰 峰形連結類佛者七

靈隱峰 相傳羣仙棲隱之地

來仙峰 山有大洞神仙所止

清凉峰 徑幽多寒氣下有清凉寺

寶勝峰 以多異石如寶

瑞應峰 曾見神人遍體紅色以爲瑞應

瓊壁峰 石多光潤初日映之色若銀彩

紫蓋峰 色紫宛若幢蓋

翠華峰 翠藹華茂

藥堂峰 多藥草

紫薇峰 多紫薇花

白道峰 道人白道猷隱此上有白道洞高遠險絶人跡罕至



天德峰 石文有天然帝字一名帝字峰

卓劍峰 如劍卓立

白雲峰 四時常起白雲

金牛峰 色黄如金其狀如牛

明月峰 在太陽峰之西因相對待故名

凝碧峰 多翠碧石

迎霞峰 在泉峰之東朝霞射之

玉華峰 氣若玉彩

寶柱峰 石成五色屹然如柱

繫馬峰　峰如村相傳仙人繫馬其上有子晉拜馬澗

白鹿峰　峰上多白鹿或曰仙鹿其色皆白

以上少室三十六峰

嵩山志曰二室六十峰名傳至今可辨識者不過十餘峰耳餘莫悉其所在

鷄鳴峰　在嵩嶽東北雞鳴時即見日出

望都峰　在嵩嶽西北天氣晴朗望洛都隱如車蓋

五乳峰　在少室北五頂相連因名五乳少林寺居其中後傳法源流分爲五宗若像兆云

右三峰不在二十四峰三十六峰之列雞鳴望都唐盧鴻勒銘其上五乳爲少林主山并志之

箕　山　亦名許由山在太室東南二十里舊志曰山形如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陰即此初學記曰許由山高大四絶其北有潁水堯聘許由其處猶有墳墓水經注曰山上有許由冢堯所封也山下有牽牛墟墟側潁水有犢泉是巢父仲雖焚還牛處也石上犢跡存焉又有許由廟是漢潁川太守朱寵所立

陽城山　後漢荀爽貽李膺書悅山樂水家於陽城即此地也水經注曰昔舜禪禹禹避商均伯益避啟並於此也即周公以土圭測景處漢成帝永始元年封趙臨爲侯國也

東龍門山　在嶽廟東北二十里見雜道書唐盧照鄰疾甚客東龍門醫藥

馬嶺山　山脈發東龍門山李白題元丹丘山居北倚馬嶺連峰嵩丘是也洧水所出

三臺山　在縣東北三十餘里東龍門山之東昔漢武東巡過此山見學仙女見雜道書

陽乾山　即陽城山名勝志曰陽城山之名本於測景臺而陽乾山則以處陽城之乾位而名

耿山　在縣西分水嶺南名稱失考舊志以爲即陽乾山誤也



象鼻山　在縣西北五里形如象鼻堪輿家以爲登封縣城之來龍也

君子山　在縣西北二室之間道其下者少室列屏於西南太室聳翠於東北裴漼碑所謂二室廻合者也

轘轅山　一名粤嶺俗稱粤嶺口在太室之西少室之北左傳晉欒盈過周王使候出諸轘轅獻帝春秋曰車駕出洛陽自轘轅而東楊奉韓暹引軍追之即此管子地圖篇曰轘轅之險房玄齡注云謂路形若轘而又轅曲緱氏東南轘轅道是也闞駰十三州志曰轘轅道凡十二曲唐高宗如嵩山鑿石開道宋知縣馬仲甫側道險阨傭民鑿平爲坦塗其上置關曰轘轅關則東漢何進所置入關之一也

萬金山　在縣東北山圓而秀

玉案山　嶽廟前之南案也潁水遶流案外山之尾直抵陽城西上多白石故曰玉案

愌來山　在縣東四里俗名蝎子山山頂故有塔後人誤毀之明崇禎二年知縣郝弘猷重建

碁盤山　在愌來山西南一里許山形甚恠爲登封城水口之砂形家所謂羅星鎮水口也山上平石如砥有天然碁盤形俗傳仙人奕棊處

小熊山　在縣南三十里下有二洞深不可測亦稱小熊砦

大熊山　在雙圭嵴之東亦稱大熊砦即交牙砦也唐詩稱交崖山山形陡峻惟有東西兩徑東徑自王莽坪緣山脊而上路甚險西徑自孤石潵而入潵盡處折而南則大熊之西巖也其東巖最高處有一石洞曰仙人洞其南稍平處有潭曰黃龍潭

三尖山　在縣南三峰甚銳俗名駱駝崗

牛　山　在嵩山東麓多杏樹

石堂山 在頴陽北謝絳與歐陽修諸人嘗遊此詳謝絳寄梅殿丞書

倚箔山 在石堂山之西一名天箔山名勝志曰其形峭峻望如立箔西北崖下有石鍾乳

萬安山 在倚箔山之西唐書曰武后作興泰宮於萬安山盧藏用諫止不從名勝志曰相傳即白石山亦名石林嵩書曰即大石山

當陽山 在馬鞍山之南少室香爐峰之西山形端正而高峻山溪之水西南流爲響水潭又西南流逕胥店東當即大狂水也

大苦山 山海經作大蒈山或曰即大谷山

大谷山 後漢書注曰大谷在故嵩陽西北八十里唐地里志曰在頴陽西北與倚箔山相近河南府志曰大谷口即水泉口山上有關今廢

風門山 在少室西南通頴陽北通府店嵩山志云即八風山

偃月山 在箕山之左

歌　山 在少室諸峰內見宋河南志

萬羊岡 在縣西三里象鼻山南封祀壇在其上

淸煙嶺 在縣城之正南嶺陰爲金屑谿嶺陽爲少陽河嶺之東爲雙谿河

七星嶺 嵩麓有阜連起七頂故名

望朝嶺 在嶽廟之西一名迎仙嶺上有迎仙廟

金牛嶺 在縣西南二十里發脉金牛峰左有少陽河右有顚家河

分水嶺 東爲頴水西爲狂水在今登封城西南四十里



盧　巖 在太室東唐盧鴻隱處其巖側壁千仞瀑[illegible]飛流而下姿態萬狀最爲奇觀東巖有虎[illegible]祠巖前有飛泉亭今廢亭南有盧巖寺寺南澗中有石壁有紋如墨畫水波之狀明袁宏道題曰浪石三字

蝌蚪巖 曾學位名勝志曰嵩山之東有蝌蚪巖嵩高山記曰漢張芝於此獲蝌蚪古書又有石如蝌蚪之狀水自其吻中出

虎口巖 在太室之輿唐李筌得黃帝陰符本經於此

赤脚巖 在嵩山南麓相傳仙人張赤脚嘗憩巖下

棄瓢巖 在箕山許由以手掬水人遺一瓢飲訖挂木上風吹有聲由以爲煩棄之巖下

摘星巖 在少室之東挺出雲表壁立如岑樓

錦帶巖 太室南啟母石之左巖高無際中有五色石一層望之如束帶然

摩蒼巖 鉢盂峰最高處有石曰覓心臺文太靑命焦子復亨改書此名

柏厦巖 少室東巖勢削直其高無際半壁見一洞門上有古柏覆之如廣厦

駱駝巖 在大金店正南其聚落名駱駝苑

東　巖 昔白龜年至嵩山遙望東巖古木簾幙亙地步至其傍見一人曰吾李白也自水解後爲中嶽神府掌牋奏已百年矣因贈龜年書一卷讀之能辨禽獸語言即此地也

寶豐巖 在水匱西巖下有一石巖形亦如半舫而視高登巖更長大俗傳有僧名寶豐者棲此因名巖側有泉自上瀑下冬夏不涸

石梯巖 在少室西嵩書曰有級如梯攀緣可至頂

高登崖 一名高登巖中峰東南稍下三里許有石[illegible]如半舫巖邊地僅丈許上下壁削遊人於[illegible]

竅石竇篤木蛇行以度巖中石隙滴水不絶者數處置罌盛之可資棲飲嵩書改曰棲靜崖

登龍巖 嵩書曰在五乳峰南達磨洞之側金元好問詩登龍巖上五峰秋是也

鬼谷 在告成北鬼谷子學仙處

潁谷 在陽乾山之東左傳潁考叔爲潁谷封人即此

逍遙谷 在太室南麓唐潘師正所居太宗幸焉亦名承天谷

紫虛谷 在嵩山之陽宋張昇結庵其中

玉華谷 即玉華峰之谷

顏回洞 洞門有刻顏回洞三字見嵩書

羅漢洞 在嵩嶽寺後二里許有兩洞其一如五間屋大即釋有挺所稱五百大阿羅漢洞也其一在太



石洞之西口甚隘傴僂而入忽焉開廣土人嘗避兵其中黝冥叵測莫能窮其際

達磨洞 在五乳峯即達磨面壁處亦名面壁洞洞內石痕如木面波紋連蜷層疊洞外有石峻削如立上去峰頂不遠

金壺洞 在金壺峰下洞內有五色石見舊志上有一洞洞中通體皆白石英大小不一燦爛如削

老君洞 在金壺峰下有大石方廣十丈餘面開一洞圓潤天然中肖老君像俗稱雞卵洞洞左右有二井探手可飲名潘真人井上有錬師庵相傳爲焦錬師修真處今廢

紫雲洞 在石堂山唐邢和璞隱處有神清之洞四字

石樓洞 嵩書曰在太室上洞有上下兩層故名明王寵懷嵩嶽詩云相攜臥石樓即指此

乳洞 在箕山之東洞口南向入須先足下丈許即履地洞內玲瓏高曠別是一境行須導以燭非燭

則高下轉折莫知所從行過處又須印以灰非灰旋迷失道靜坐時常聞流水聲亦不知水自何來又自何去也明末大亂居民多避兵其中中有蝙蝠

文殊洞 在三皇砦之北舊志曰有石光瑩其形如乳大者長寸許嵌於沙石之中爛燦如星俗謂之放光石蓋白石英也詳物產洞中有泉瀑注澗下亦奇觀也

雲鐘洞 在少室樵人往往聞洞內鐘聲

毛女洞 在法王寺毛女菴左舊志曰仙人毛女所居未詳

龍簡洞 金元時遣祭中嶽必奉金龍玉簡投諸嵩洞

桃花洞 名勝志曰陽城有桃花洞左有龍華寺俱稱幽勝即荀爽所遊歷

白道洞 在白道峰下清微宮之北或曰隱士白道猷棲此因名洞不甚大前有小坪側有泉大旱不竭



柏洞 在待仙峽西北高崖下有古柏覆之因名亦稱待仙洞

謨觴室 記事珠云嵩高山下有石室名謨觴內有仙書無數昔仙人方回讀書於內玉女進以飲食

玉女窗 在太室頂石洞幽梁上通日月朗然如窗

大鐵梁峽 在中峰東山之過峽處堪輿家所稱蜂腰是也梁峽脊也俗稱鐵梁橋

小鐵梁峽 在大鐵梁峽東一里許

待仙峽 亦稱大仙在玉皇峽之南入峽里許兩崖巉削日月蔽虧又西行五六里過少陽峰抵峽之將盡處有小坪俯視峽口地畛如在足下坪上有祖師廟廟之右相傳有唐李拾遺祠明陳文燭記云李拾遺讀書處今亾其西北高崖下有石洞謂之柏洞

鍾乳穴 在少室東南一穴中有鍾乳徑頭大一丈

光明穴 在少室東南門深三里餘直上五百丈晝夜常明

鶴泣穴 宋河南志曰昔有二人得道一誤傷而死一人化爲鶴求其死者哀鳴泣血滴而成穴一名石穴井樓异賦曰石井泣哀鳴之鶴是也

織錦臺 少室有玉女織錦臺升堂在山東北堂內石色斑爛煥如紋錦

玉女臺 見水經注亦見嵩高山記

煉魔臺 二祖庵前一山聳起南對峴巖下臨深壑有石方廣二丈餘相傳爲惡可經行處一稱覓心臺

三醉石 在八仙壇石形有三如醉人欹偃之狀

承露石 嵩高山記曰嵩山石室中有石柱形似承露盤中有石脂滴滴流下食之一合壽與天地相等

啟母石 在崇福宮左漢書武帝詔曰朕用事華山至中嶽見夏后啟母石顏師古註云禹治洪水通轘



轅山化爲熊先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化熊慚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爲石方孕啟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啟生

玉女擣帛石 一名玉女擣衣石在太室頂紀異志曰嵩山有玉女擣帛石立秋前一日中夜常聞杵聲見五代秦再思記

定心石 在太室上嵩嶽志曰人至其巔凝然若有所守

長官砦 見宋李禹卿題名長官者靖長官也本傳黃巢犯東都猗腐邑長官率吏民往保嵩高山

三皇砦 北倚御砦東西南皆深澗上不可下下不可上昔人避兵者鑿石磴爲道二里許可至其巔上建三皇廟廟側有泉暘旱不涸

嵩門 在法王寺左中秋夕望月從峽出如鏡在臺

石門 在小熊山北王莽埒之東兩崖削石壁立如門

天門 在太室西兩崖對起中豁一門門之左右峰巒層疊奇形怪勢不可殫述其側有天門泉

東天門 在吸風口之西下小砦抵澗底所謂天門澗是也又拾級而上有石峽如闕謂之天門

西天門 嵩書曰峰巒峻絕劃然如闕望之彷彿一鐵楞窗玲瓏通明竟不可登少室四面俱有斷巖號四天門東南北向可攀躋獨西天門無路可至

石場 在萬羊岡南平石如砥方廣三百步居民就此收穫謂之石場

崚嶝坡 在太石西南四十里與少室相對路通汝州明嘉靖中知縣侯泰修

吸風口 御砦之東高峰峻削峰下兩峽夾斷左爲玉皇溝右爲天門澗其玉皇溝之西盡處橫頂天門澗止有一綫如花蒂以與小砦相連澗中之風上嘘谷頂常習習不斷故俗謂之吸風口



石戶 抱朴子曰少室石戶中有深谷不可得過以石投谷中半日猶聞其聲也去戶外十餘丈有石柱柱上有偃蓋石南度徑可一丈許望之蜜芝從石上入偃蓋中良久輒有一滴有似雨後屋之餘漏時時一落耳然蜜芝墮不息而偃蓋亦終滴也戶上刻石爲科斗字曰得服石蜜芝一斗者壽千歲諸道士共思維其處不可得往惟當以椀罷置勁竹木端以承取之然竟有未能爲之者按此戶上刻題如此前世必已有之者也

麗塢 唐元珪禪師卜居處見本傳

○川屬

潁　水　水經注曰潁水有三源奇發右水出陽乾山之潁谷春秋潁考叔爲其封人中水導源少室通阜東流逕負黍亭東亦或謂是水爲瀆東與右水合左水出少室南谿東合潁水故作者乃舉二三言水所發也潁水又東五渡水注之又東逕陽城縣故城南又東與龍淵水合又東平洛水注之又東出陽城關歷康城南魏明帝封尚書右僕射衛臻爲康侯此即臻封邑也

瀆　水　水經注曰瀆水出潁川陽城縣少室山東流注于潁水

大狂水　山海經曰大𦶓之山其陽狂水出焉西南流注于伊水水經注曰大狂水出陽城縣之大𦶓口西逕綸氏縣故城南竹書紀年曰楚吾得師帥及秦伐鄭圍綸氏者也左與倚箔山水合又西八風谿水注之又西得三交水口又西南與湮水合又西逕湮陽城南西流注於伊水



湮　水　水經注曰湮水出東北湮谷西南流逕武林亭東北又屈逕其亭南又西南逕湮陽亭東蒞㴋水以名亭也又西南流入於狂水

三交水　水經注曰狂水又西得三交水口水有二源各導一谿並出山南流合故世有三交之名也西南流注于狂水

洧　水　漢地理志曰陽城山洧水所出許愼說文曰洧水出潁川陽城山東南入潁水經注曰洧水出馬嶺山下

休　水　山海經曰少室之山休水出焉北流注于洛水經注曰休水導源少室山

來需水　山海經曰半石之山來需水出於其陽西流注於洛

舞　水　在少室諸峰內見宋河南志

少陽河　源出缽盂峰東巖下北流東屈逕少林寺前嵩書所稱少谿是也又東過少陽峰下謂之少陽河又東南過萬羊岡謂之李莊河又因村以名河也又屈而東逕青煙嶺南與雙谿河水合又南而入於潁水

石淙河　在縣東南三十里即平洛澗也水經注曰潁水又東平洛谿水注之水發玉女臺下平洛澗世謂之平洛水呂忱所謂勺水出陽城山蓋斯水也自劉碑村二里許入澗澗底石平如砥流水濯之光潔可愛俗謂之小石淙又西里許有叢石攢立或排水中或倚崖畔高者平者側者臥者爲峰爲巘爲嶼爲臺水齧其根環轉穿流其水至兩峰夾處蓄注渟泓謂之車箱潭潭上有天然石洞唐武氏於此建三陽宮刻侍遊諸詩南崖又刻張易之宴石淙序按張說諫疏稱御苑東西二十里削巒起觀竭流漲海池亭奇巧仰出雲路可想見其盛矣有觀瀾亭今廢



江左河　在潁陽西源出少室西北流入于伊唐高宗幸嵩過此愛其山川秀麗顧謂侍臣曰江左風景不過如是因稱江左

顧家河　導源少室西谿文殊洞之水下注谿中南流逕清涼寺西又南流逕太后廟北屈轉而東與清微宮谿水合又屈轉而南逕顧家村謂之顧家河又南流逕負黍亭東入於潁

焦　河　出太室東南流與少陽水合東折與石淙水合又東南注於潁

雙　谿　導源法王嵩嶽寺兩谿至嵩陽書院前合流逕縣城東南與醴泉合又南與金屑谿合又南與少陽河合又南入於潁

疊石谿　在太室前溪源自高登崖澎湃而下一路崩崖仄磵或瀉而爲瀑或停而爲淵或濺而爲瀨南流交西溪

五渡谿 在嶽廟東十二里水經注曰其水導源崇高東北太室東谿及春夏雨泛水自山頂而迭瀉澍崿流相承爲二十八浦也陽旱輟津而石潭不耗道路游憩者惟得飡飲而已無敢澡盥於其中苟不如法必數日不豫是以行者憚之山下大潭周數里而清浚肅潔水中有立石高數十丈廣二十許步上甚平整緇素之士多泛舟昇陟取暢山情其水東流逕陽城西石溜縈委渡者五涉故亦謂之五渡水東南流入潁水

玉　谿 在石羊關東泉自地湧其色如玉噴湧瀾翻勢若纍珠錯出嵩書名其池曰翻珠池泉曰飛玉泉谿東崖畔磐石可垂釣俗謂之釣臺崖上野柏紛披有兩石室境絕勝

金屑谿 在縣南五里相傳谿中有金屑如麩

八風谿 水經注曰八風谿水北出八風山南流逕綸氏城西西南流入於任水名勝志曰谿水南流合三交河水

九龍潭 在太室東巖之巔巔中懸一大壑水自壑中瀑注峽內有九壘每壘結一潭迭相貫注水色[illegible]黑其深無際崖崿險峻波濤怒激登臨者凜然生長焉九潭中第一潭與第八潭最巨八潭之下又一大潭其爲九龍潭唐武后常同太平公主遊此集十[illegible][illegible]云戒人遊龍潭者勿語笑以驚神龍龍怒則有[illegible][illegible]天封觀題名云韓愈遊嵩酌龍潭水遇雷

上龍潭 傍稱倒拜潾水自出巔懸溜下注穿石成潭視九龍潭爲尤巨險深莫測禱雨輒應

響水潭 在縣西四十五里潭水從石上懸瀉而下聲聞里許

石虎潭 在告成東七里潁水與山中衆水至此介[illegible][illegible]滿滙爲巨浸其水逕北崖畔嚙去土膚石如[illegible]崖上又有石如虎皆踞首俗謂之石虎潭其東爲石羊關

白龍潭 在陽子臺下

天門泉 在太室天門之側有泉冷然

一斗泉 名勝志曰潁陽城西南十五里有泉汲與不汲長惟一斗

七星泉 在七星嶺下泉自山出七穴相連

白龜泉 嵩嶽志曰道士楊洞微不知何許人住崇福觀嘗與客共觀白龜泉石蝌客曰蝌蚪行天[illegible]乎洞微以手指之蝌即直行

醴　泉 在縣南門外泉自平地湧出其味甘美

馬跑泉 在縣東二十里相傳有神馬跑地泉出

龍　泉 在縣西北十里會善寺後有大石泉生石下門傳昔有宴公者不知所自嘗講經此寺寺故乏水一日有老人聽經公知其龍也告以乏水於是泉乃生焉自寺右流至山門而沒止供寺汲不資灌溉嵩書稱爲龍贈泉



鳴琴泉 在太室南見嵩嶽志

太乙泉 在崇福宮後宋時奉祠諸賢嘗引泉爲流觴曲水之樂石渠猶存崇福宮在唐爲太乙觀以泉仍其名云

卓錫泉 在二祖庵前相傳爲惠可卓錫得泉因名庵內有四井相對待四檜覆之亦稱卓錫井

天　池 在中峰上其水甘冽冬夏不涸南齊庾信溫湯碑曰嵩山三仙之館不孤擅於天池即指此

太子池 在縣西二十里永泰寺西巖下一石獻去地數十丈上有圓坎如盆俗謂之太子池左右巖畔立石如笏削直而有孔者四五羅列拱衛亦一佳境

聖帝池 嵩嶽志曰在嶽廟東北二里俗稱聖水池

洗耳池 羅泌路史曰逸士傳云巢父聞堯禪由由不受逃之以爲汗也乃洗其耳池濱樊豎牽牛方飲其牛乃驅去之恥牛飲其洗耳之下流據此是與父洗耳也路史又曰益都傳云堯傳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世何徵焉魏子且云許由立身守志不甘祿位於是洗耳不受堯遜此謙退之至也據此又是許由洗耳也二說並存

魏京兆王池 王居嵩山時所鑿

石柱川 在縣東十五里有二石夾水而立屹然如柱

雲母井 嵩高山記云少室山有雲母井出雲母見初學記

八角井 在嵩嶽麓漢武帝煉丹於此見嵩嶽志

水匱 在少室頂雷家窑西三里許有一大谷谷分兩叉自南而北環抱其前谷口甚隘昔人避亂者坊之以蓄水謂之水匱廣數畝深數丈可以泛舟今廢



〇古蹟

陽城 即古告城史記帝堯定巡狩之制周流五嶽後遊於陽城孟子云禹避舜之子於陽城

轘轅 在縣西北二十八里十三州志曰轘轅道凡十二曲史記禹通轘轅後爲關東漢何進所置八關之一也左傳晉欒盈過周王使候出諸轘轅即此

測景臺 在告城史記周公卜洛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今石臺方可仞餘聳立盈丈上植石表八尺刻曰周公測景臺唐地理志曰陽城地有測景臺開元間詔太史監南宮說刻石表焉儀鳳間命太常博士姚玄於陽城測景臺依古法立八尺石表日中測景

觀星臺 在測景臺北高五丈濶三丈世亦稱此臺爲[illegible]景畚測景其統目觀星其崙名也臺背中門甬下如構世傳爲漏刻下水石三十六方按迹平鋪甬爲二溜槽至盡頭環通世稱爲量天尺按漢趙爽周髀算經云平地徑二十一步周六十三步命其平矩以水正則位徑一百二十一尺七寸五分因而三之爲三百六十五尺四分尺之一以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與此略同明嘉靖間巡按河南御史何天衢上言登封舊有測景觀星二臺乞勅委官考正從之



潁考叔故居 在潁谷今有祠

板堋 在潁陽傳爲鄭莊公掘隧見母故址今其地有泉村

負黍城 在少室南一名負黍山城因山以名世紀曰舜遷於負黍春秋定公六年鄭伐馮滑負黍馮敬通顯志賦曰求善卷之所在遇許由于負黍京相璠日負黍在潁川陽城西北二十七里世謂之黃城史記鄭伐韓敗韓於負黍漢書日陽城有負黍聚即負黍亭

秦槐 少林寺東廊後相傳秦時封爲五品今凶明王士性曰風摧三千年矣

漢柏　在嵩陽書院舊有三株今僅存二株大者七人圍次者五人圍世傳漢武帝登嵩時封三將軍柏

集仙臺　嵩書曰在縣東北八里漢武帝築見通志

潁陽城　古夏綸國漢置綸氏縣隋名武林縣唐更武林曰潁陽縣今爲鎮

古城　在縣西北里許相傳漢崇高縣舊址猶存

盧鴻草堂　在盧巖唐盧鴻隱處其地有草堂測景臺樾館枕烟庭雲錦淙期仙磴滌煩磯羃翠庭洞元室金碧潭詳十志

石幢　石身八角上有蓋下有礎徧刻宋人紀遊題名在嵩陽書院東中即所謂幸存其一者即此

石門幽居　在潁陽北唐元丹丘別業見李白贈詩

萬歲亭　漢武帝元封元年建見西征記

牽牛墟　水經注曰箕山下有牽牛墟墟側潁水有犢泉是巢父還牛處也石上犢迹存焉

吏隱庵　宋國子博士龐元帝隱嵩山所築司馬光有詩

司馬温公別館　在太室前司馬温公居洛遊嵩下登石溪樂之置地其旁爲別館然每至不過數日卽歸有詩來還似客歸去不成家之句時同遊者爲邵康節其詩曰攬轡來遊疊石溪斷崖旋逕與雲齊飛泉亦有留人意肯負他年到此棲今爲嵩陽書院別墅

張相公庵　宋張昇以樞密使請告結庵於嵩陽紫虛谷每旦晨起焚香讀華嚴庵中無長物荻蘆紙帳布被革履而已年八十餘卒謚康節

石闕　有三一在嶽廟前一在太室前一在少室東上俱刻漢篆

封禪壇　在太室中峰唐武后登封時建今廢其封祀壇在縣西萬羊崗上有唐武后封祀壇碑薛曜書



時大赦掛赦書柵樹上羣臣稱賀

子晉壘　郡國志曰少室有子晉壘積有千年資糧頗有王輿地志曰周太子晉學道上仙有七千年資糧留於少室山

琉璃壇　在縣西北會善寺西唐禪師一行律師玄同創造以爲受戒之所今壇已圯階柱遺石猶存雕鏤甚工有唐道安禪師碑廣平宋儋撰並書

田游巖宅　唐書田游巖傳高宗將營奉天宮游巖宅置宮左詔勿毀榜其門曰隱士田游巖宅

种放宅　宋种放以張齊賢薦詔授左司諫暮年乞徙居嵩山天封觀側帝命內侍就與唐觀基起第賜之

十二鏡　山堂肆考云軒轅黃帝與西王母會於箕山以青銅鑄十二鏡隨月用之又曰舜臣尹壽所鑄

月光童子　初學記云嵩高山東南大巖下石孔方圓一丈西北入五六里有大室高三十餘丈周圍三百步自然明燭相見如日月無異有十六仙人云月光童子常在天臺時亦往來此中非有道不得望見

古簡　通志云嵩山之下有古簡一枚上有兩行科斗書張華問束晳晳曰此漢明帝顯陵策文也檢驗果然

龍湫　羽扇雲笈七籤曰嵩陽觀西有龍湫居人張延者以樵觸湫上龍爲人所擒行可數里至一甲第門前悉是羣龍入門十餘步有大廳事見潘師正當廳而坐手持朱筆理書問曰汝是觀側人亦識我否曰識是潘尊師師正問延何以汙羣龍室延載拜謝罪又問汝識司馬道士否曰識之師正曰今放汝還送持几上白羽扇謂延曰爲我寄司馬道士何不來而戀世間樂耶使人送延出水上奄然如夢司馬道士

見羽扇悲涕曰此吾師平素所執以時以遺君持來明吾師見在不虛也乃入嵩山數年而卒

**脩月** 酉陽雜俎云太和中鄭仁本表弟嘗與王秀才遊嵩山捫蘿越澗境極幽夐徙倚間忽覺叢雜聲見一人枕襆而眠呼之起問其所自曰君知月乃七寶合成乎月勢如丸其影日爍其凸處也常有八萬二千戶修之予即一數因開襆有斤鑿數事玉屑飯兩裹授與二人曰食此雖不足長生可以一生無疾指一徑云由此自合官道矣言已不見

**萬羊** 清波雜志云宋淳化中宰相張齊賢布衣時嘗春遊嵩嶽醉臥巨石上見人驅羣羊過於前曰此張相公食料羊也既貴每食數觔健啖無比

**金璧** 孫嚴宋書曰高祖表曰沙門釋法義於嵩高廟所石壇下得玉璧三十二枚黃金一餅符彩潤潔河南太守毛脩之云靈岳降瑞送諸府



**玉人** 盧元明嵩山記曰嶽廟書為神像有玉人高五寸五色甚光潤制作亦佳莫知早晚所造蓋嶽神之像相傳謂明公山中人悉云屢常失之或經旬乃見

**金像** 仙經云嵩高山大嵓下有佛國奇妙有一大金像在中來語寺僧寄公寄公時在嵩山脚下聞之欣然即與人披林求索時白霧昏迷寄公荒迷失路一往看之即入山中唯見一麝香出入三四步側足雙跳步步回顧復去十步中有青焰出就視之有自然天地

**銅銚** 盧元明嵩山記曰嵩山最是栖神之靈藪長松綠柏生於嶺澗左右古人住止處有銅銚罷物東北出雲有自然五穀神之仙藥

**仙館玉漿** 世說嵩高山北有大穴莫測其深晉初有人誤墮穴中為尋穴而行計可十日許忽然見明有二人圍棊局下有一盃自飲墜者告以饑渴棊者曰可飲此半年許乃出自蜀中歸洛下問張華華曰仙館也所飲者玉漿也所食者龍穴石髓也

**鄩阪關** 在告城晉書地理志云陽城鄩阪關是為地中

**陽城關** 在告成西魏置

**石羊關** 在告城東二十里關據嶺上瀕水合衆流滙為巨浸而出或云關下有恠石如羊故名元至正六年設

○陵墓

許由墓在箕山巔太史公曰予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

巢父墓在箕山下

商均墓在縣南山

啟母墓在少室帝王世紀云陽城有啟母冢

周昭王陵在少室名勝志曰在少室之西谷

顓考叔墓在縣西南

魏京兆王陵在嵩山上按魏書王諱大興景穆帝孫因患病佛前乞願病差舍王爵入道未幾愈遂請爲沙門居嵩山中葬於此



唐登封尉盧殷墓在嵩山下韓愈撰墓志

後漢高祖睿陵在登封見廣輿記

元少中大夫懷孟路總管孫顯墓在盧店西顯元初從戎有功

明登封縣死事知縣鄢廷誨墓在嵩陽書院左典史王大壁祔康熙十九年知縣張壎爲之表墓

刑部員外傅文墓在穎陽東南

太僕寺卿焦子春墓在城南醴泉之左

刑部主事焦弘祚墓在潁河西

中丞劉景耀墓在小金店西

平陽府推官常克念墓在告成

皇淸少司空傅景星墓在少室之原

太史傅作霖墓在大金店

宮詹耿介墓在城西南

廣西南寧府通判前登封縣知縣張壎衣冠塚公涖登五載多惠政士民德之及坳爰戴難忘遠請衣冠葬嵩陽書院鄢公墓左春秋祭奠不衰

登封縣志卷之六

登封縣知縣開山張聖誥編輯

# 職官志

國家設官分職皆爲民也能知民之疾苦者惟縣令爲最親登雖巖邑豈無愼刑平獄寓撫字于催科敷教課農致民康而物阜如古所稱惠我無私者乎第秦漢晉魏邈矣難稽唐宋元明近猶可考儀型在前景從恐後吾用是惓惓焉欲與後之君子共勉之也志職官

〇知縣

唐

應靖 眞定人僖宗時除登封令有惠政邑人立廟祀之

宋

樓异 字試可四明人建中靖國初除登封令甫下車延耆老問民間便苦次第與除暇則單車行阡陌勸課農桑力田者賞有差否則罰以懲民有訟諭令和解不傳爰書有刑措之風所著二十四峰詩三十六峯賦祀名宦

馬仲甫 字子山廬江人進士英宗治平間任轘轅道險僻民鑿爲坦途行人便之

金

薛居中 臨潼人進士貞祐間任有善政



王　秀 大定四年任

元

李自明 燕人元貞間任性廉平工詞翰薄賦輕役留心教養祀名宦

王　順 一曰顧大德五年任

鄭文卿 奉寧人至正間任諭民禮義數年政平訟理祀名宦

明

王　珪 洪武二年任

山錫之 蘇州人洪武六年任改創縣治學社壇廟政尚寬和與民休息好吟咏時以文學飾吏治者稱首倡焉

郭　鐸 洪武十四年任

谷　庸 城固人監生永樂八年任時有虎入城嚙人庸齋沐焚牒嶽祠數日虎投井死人異之以爲德政所感祀名宦

梁　成 榆次人監生宣德元年任爲政有方吏民安堵

安　毅 宣德七年任

張　建 正統元年任

孫　謙 蘇州人監生正統二年任治民有法去後思之

張　寧 清苑人監生正統五年任愛民飭吏遠近著聞

晋　洪 嘉興人舉人正統九年任

趙　與　崩施人監生正統十一年任政尚寬和民懷其德

張　雄　揚州人舉人天順元年任能聲丕著

漆　耀　伏羌人舉人天順三年任

李　宗　沙河人舉人成化元年任政簡民安

于　寶　寧海人監生成化六年任廉能果斷吏民畏服

王　璟　沂州人進士成化十年任廉明果斷不恤浮言時亢旱齋沐禱嶽祠為民請命俄頃大雨歲有秋擢監察御史累遷吏部侍郎祀名宦

侯　觀　雄縣人進士成化十六年任治尚寬簡民情浹洽時嶽祠頹傾適縣治築牆得埋錢若干乃以之庀材傭役殿宇為之煥然人以為神助歷遷戶部尚書



熊　廣　錦衣衛人舉人成化二十三年任

安　盤　滑縣人舉人弘治三年任歷官九載累陞鄭州知州祀名宦

郤　珩　任丘人進士弘治十三年任建儒學兩廡戟門累陞工部郎中祀名宦

黃金實　電白人舉人弘治十六年任

王光佐　新昌人進士正德二年任作士惠民

張　憲　涇陽人舉人正德五年任

李居仁　咸寧人舉人正德七年任

章　憲　平涼人舉人正德十一年任

韓　錫　光化人舉人正德十五年任

侯　泰　嘉定人舉人嘉靖五年任以教養為先修理文廟將櫺星門易之以石遂成不朽增社學復嵩陽書院葺建許由周公二程諸祠鑿峻坂之險為坦途功德班班可考而祀典弗及至今有遺憾焉

傅　榮　竹溪人監生嘉靖九年任

陳中立　祁門人舉人嘉靖十一年任

朱廷彥　安福人監生嘉靖十三年任

劉思溫　渾源人監生嘉靖十九年任均差徭修城池民利賴之

胥如思　三原人進士嘉靖二十二年任以御史左遷才優政練令行禁止因稅糧不均毅然以清丈為已任措事未竟而去官地方不得享均平之澤焉

趙諫之　長清人貢生嘉靖二十三年任



汪　淛　巴縣人舉人嘉靖二十九年任

祝大化　夾江人舉人嘉靖三十三年任

楊　威　閬縣人舉人嘉靖三十五年任

周　潮　安丘人歲貢嘉靖三十七年任

劉汝登　蒲州人舉人嘉靖三十九年任陞保定府通判

張　輨　思南人歲貢嘉靖四十三年任

鄧南金　奉新人舉人嘉靖四十五年任加汝州知州銜仍管縣事

熊　傑　孝感人舉人隆慶四年任陞揚州府通判

孫秉揚　懷遠人進士隆慶六年任恪勤蒞事平易近民歷陞廣東副使

金一鳳任丘人舉人萬曆五年任

劉沂完縣人恩貢萬曆七年任達民情行所無事節用而里甲不費後以聞喪留任丈量綜核未周

甯烈長治人舉人萬曆十八年任

鄭大原長治人舉人萬曆十四年任

韓弘化泗水人歲貢萬曆十八年任

陳國章太和人舉人萬曆十九年任

丁應泰字元父江夏人進士萬曆二十二年以刑科給事中左遷專精吏事講鄉約息獄訟四方流民歸者如市置學田三百畝邑人肖像祀之至今潁陽有丁公祠

瞿艮士巴縣人舉人萬曆二十五年任



孫纘祖盐都人舉人萬曆二十七年任陞陜州知州

燕汝靖介休人舉人萬曆二十九年任修學宮纂邑志勤於教養陞登州府同知

呂調陽肥鄉人萬曆三十四年任

傅梅字元鼎邢臺人舉人萬曆三十五年任發奸摘伏遠近有神明之稱清義倉之蠹躬賑窮鄉兩年旱民不苦饑待士有禮文會中賞識不群修縣署學宮廟祠剏四門樓週圍城垣盡易以磚至今賴之倣史記體例作嵩書十三篇政事文學兼擅焉陞大理評事士民建祠立去思碑歷台州知府歸里城陷死贈太常寺少卿

唐詁字心嚴掖縣人舉人萬曆四十一年任繼傅梅之後不事更張民賴之尋行取

劉餘祐字玉孺宛平人進士萬曆四十八年任多惠政調繁河內士民建祠立碑遷兵部尚書祀名宦

袁致道公安人舉人天啟二年任

劉安行字淡持襄陽人進士天啟二年任廉明果決裁陋吏革廟會地舖錢刁帖稅民感其德為之立碑建祠調繁嵩縣擢禮科給事中

劉五緯字夢鳳四川人進士天啟五年任清盜賊禁衙蠹人不敢犯未幾丁艱去

郝弘猷易州人舉人天啟六年任累陞平涼府知府

林楠字正臣晉江人舉人崇禎三年任

丘樹屏忠州人舉人崇禎六年任陞宛平縣知縣

秦嘉兆慈谿人薦舉崇禎十年任

王者輔長武人選貢崇禎十三年以汝州判署縣事題授



鄢廷誨永福人歲貢崇禎十四年任時登饑亂公聞命單車就道甫之任恩義取信於人未幾寇至死於官登民至今祀之

劉禋字欽明中部人舉人崇禎十四年任土寇李際遇申靖邦日薄城下道路梗塞民饑不堪命禋練忠勇六十人一以當百翼民通糧開門迎敵夜宿北門樓暇則訓課諸生偶得一瓠共享之與士卒同甘苦兩寇圍城凡二十七晝夜不得下癸未八月闖賊李自成至城陷以禋為同鄉人欲官之禋大怒罵不絕口遂死難事聞贈按察司僉事

皇清

成羅龍字鱗皇鄉寧人生員順治二年任兵燹後百姓存者十之一二土寇甡就招安鷹眼未化民皆不遑寧處羅龍撫恤善良震懾強暴流民漸次復業辦農具製紡車給菜米立義學治邑如治家然民甚

德之尋陞東城兵馬司指揮去之日老幼男女攀轅不忍舍過嵩嶺涕泣言別至今五十餘年士民追述遺愛猶感歎啼噓不能已云

高 岫 字雲生寧晉人拔貢順治三年任調蘄水縣知縣

張朝瑞 字祥如遼東廣寧人順治五年任少年英毅老成洞悉民隱邑自兵燹後驚鴻未集土田荒蕪朝瑞多方招徠給牛種勸墾時單騎下鄉督課明發頓甦衙署毀于寇前令僦居民舍朝瑞捐俸重建民不知勞修學宮造先師殿雅意作人文風大振戊子焦賁亨中式辛卯栗穎宿耿介郭文華傅而師[illegible]呂一榜五人中式皆出門下士纂邑志立義學[illegible]甲治蹟種種士民德之秩滿遷河南道御史巡[illegible]北顏行父老追送百餘里不忍別祀名宦又少林初祖巷右建祠焉

田 升 字寧止藁城人貢生順治十年任



阮振益 號節庵會稽人拔貢順治十六年任

葉 封 字井叔黃陂籍嘉興人進士康熙八年以延平府推官裁缺改授爲政能識大體俗復嵩陽書院課士會文與邑紳焦賁亨同纂嵩山志行世陞西城兵馬司指揮

萬姓蘇 字吏生豐城人貢生康熙十四年任奉檄清丈遺愛在民至今感焉卒於官

張 壎 字騰如江南長洲人貢生教習康熙十八年任清廉仁慈爲政寬和有體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自儆裁庫吏革歇家除宿弊以教養爲先務[illegible]學宮興復書院春秋巡行阡陌勸課農桑歲歉[illegible]鄉村賑卹窮獨鰥寡溢事五載儼然家人父子之[illegible]以卓異陞廣西南寧府通判去之日士民攀留號泣不忍別爲立生祠於嶽廟之右肖像祀焉

王又旦 字子明鄰寧人由例貢康熙二十二年任陞廣西全州知州卒

張聖詁 字紫書號韋庵遼東廣寧人由監生康熙三十二年任

○縣丞 明宣德前莫可考 嘉靖間尋茂缺

明

魏哲 東平人監生宣德四年任　陳儀 易州人監生正統四年任

汪洎 城縣人吏員正統十二年任　魏鎬 德化人監生景泰五年任

楊復 岢嵐人監生天順六年任　吳賫 德州人監生成化元年任

孫進 益都人監生成化四年任　朱詔 義烏人監生成化八年任

譚厚 昌邑人監生成化十一年任　李煒 武定人監生成化十五年任

杜廣 曲沃人監生成化二十三年任　李琮 元城人監生弘治六年任

李正 安肅人吏員弘治十二年任　牟達 臨淄人監生弘治十六年任



程珪 陵縣人監生正德七年任　康璋 虹縣人監生正德九年任

高鵬霄 肖施人監生正德十一年任　崔天爵 醴泉人監生正德十五年任

鄭相 真定人監生正德十六年任　王元士 招遠人監生嘉靖三年任

王晨 新建人監生嘉靖五年任　趙進 萬全都司人監生嘉靖十年任

吳倫 句容人監生嘉靖十六年任　許聰 寧羌衛人監生嘉靖二十年任

李元英 榆社人監生嘉靖二十四年任　李任倫 監利人嘉靖三十三年任

○主簿

唐

顧少連 字夷仲吳縣人大曆五年以進士補登封縣簿時有虎孽少連移文獄神虎不為害遷監察御史歷仕吏部侍郎祀名宦

元

齊泰 古城人至正間任祀名宦　曹琰 至正五年任

明

楊清 獲鹿人監生正統三年任　陳潛 瑞安人監生正統九年任

黃覲 蠡縣人吏員景泰三年任　馬清 南宮人監生天順五年任



陳榮 安東人監生成化五年任　詹鍾 代州人監生成化十一年任

高崧 齊河人監生成化十九年任　于斌 莘縣人吏員成化二十三年任

孫拱 同州人監生弘治五年任　仝鏞 渾源人監生弘治九年任

周璋 贊縣人監生弘治十三年任　韓永相 任丘人監生弘治十八年任

刁艮 城縣人監生正德三年任　楊陞 豐潤人監生正德九年任

楊全 夏縣人監生正德十二年任　劉槩 清澗人監生正德十五年任

郭鐙 夏縣人監生嘉靖四年任　孟賢 徐州人吏員嘉靖八年任

邊璋 藁城人監生嘉靖十一年任　薛廷光 芮城人監生嘉靖十七年任

趙轞 高平人監生嘉靖二十三年任　侯繼芳 良鄉人監生嘉靖二十九年任

梁世學 孝感人吏員嘉靖三十五年任 | 王守元 潁州人監生嘉靖三十八年任

余厚 藍田人監生嘉靖四十一年任 | 邊伽 任丘人監生嘉靖四十四年任

王廷卿 隰州人監生隆慶二年任 | 王宦 新河人監生隆慶五年任

冉梅 涪州人歲貢萬曆二年任 | 扈天祚 安肅人恩貢萬曆四年任

李廷蕙 長山人監生萬曆九年任 | 劉待薦 濬縣人例貢萬曆十一年任

蘇東暘 內丘人監生萬曆十三年任 | 喬林 甘州衛人選貢萬曆十五年任

張繼厚 欒州人監生萬曆十七年任 | 李艶 芮城人監生萬曆十八年任

侯安邦 汾州人監生萬曆二十年任 | 李元嗣 南樂人監生萬曆二十二年任

衛同春 陽城人監生萬曆二十七年任 | 李秉梧 三原人吏員萬曆二十八年任

陳學詩 壽州人吏員萬曆三十年任 | 賈謙 以下未詳

杜紹德 遼東人功貢 | 胡重光 內江人

游觀光 福建人 | 徐炳 以上萬曆間任

張化中 冠縣人 | 劉思德 鹽山人貢生天啓年任

王權 太原人歲貢 | 黃宗曉 即墨人監生

李思問 霍丘縣人 | 丘希增 元氏人監生巳上崇禎間任

皇清

周丕訓 順治元年任尋裁缺



○典史

(唐)

陸餘慶 吳人舉制策甲科遷陽城尉擢監察御史終太子詹事

盧殷 范陽人元和中爲縣尉能詩不私一錢卒於官友人韓愈買棺葬之銘其墓祀名宦

(明)

姚顒 應州人吏員宣德五年任 | 王衡 黃縣人吏員正統四年任

張翥 平谷人舉人正統九年任 | 范鑄 昌黎人吏員景泰五年任

郭賢 貴溪人吏員景泰七年任 | 雲騰 長樂人監生天順八年任

張鑑 日照人吏員成化三年任 | 朱海 孝感人吏員成化四年任

趙鑑 濟陽人吏員成化十年任 | 張欽 冀州人吏員成化十七年任

王縉 滋陰人吏員弘治七年任 | 馮廸 三河人吏員嘉靖七年任

李崇學 | 朱訓

方伯昇 黃陂人吏員嘉靖二十四年任 | 蔣淞 吳縣人吏員嘉靖二十九年任

賈澄 掖縣人吏員嘉靖三十二年任 | 黃文深 齊東人吏員嘉靖三十六年任

徐翔 隴西人吏員嘉靖四十一年任 | 曹大周 安肅人吏員嘉靖四十四年任

申光先 涇陽人吏員隆慶六年任 | 李紹梅 黃陂人吏員萬曆五年任

吳仲金 固安人吏員萬曆七年任 | 賈以忠 隆平人吏員萬曆十三年任

吳銘 山陰人吏員萬曆十五年任 | 盛華 於潛人吏員萬曆十九年任

桼九德 沁州人吏員萬曆二十六年任　樊九功 南昌人吏員萬曆二十八年任
徐宗禮 東鄉人吏員萬曆三十一年任　李　柽 冀州人吏員萬曆三十二年任
李逢霖 以下未詳　張　谷
馬攀綸 朝邑人　馬志秀
田大時 巳上萬曆年任　洪　銓 慈谿人吏員天啟間任
梁賢相 天啟間任　朱家卿 盧州府人崇禎間任
喬惟和 富平人崇禎間任　賀嘉增 富平人崇禎間任
王大壁 浙江人崇禎十三年任死於寇

皇清

陶崇茱 會稽人順治二年任　党文輝 膚施人順治十二年任
謝學中 會稽人順治十九年任　侯紹印 富平人康熙七年任
龔　榮 錢塘人康熙九年任　徐　敏 西安人康熙十四年任
張　鼎 豐潤人康熙二十二年任　邵文元 富金人康熙二十三年任



○教諭

明

王兼善 安陽人生員洪武間任　賈原善 沅江人舉人洪武間任
郭　鵬 壺關人舉人永樂間任　周　赫 鳳陽人監生永樂間任
劉　銑 夏津人舉人永樂間任　凌宗政 長洲人舉人正統間任
張　廉 上海人舉人景泰間任祀名宦　呂　翺 隆慶人舉人天順間任
陳　宣 太和人天順間任隸籍登封祀名宦　陳　涵 嘉魚人舉人天順間任
趙　泰 嵐縣人舉人成化間任　毛　整 夏縣人舉人成化間任
楊　清 樂平人舉人成化間任　李　秉 濰縣人歲貢成化間任
喬　通 臨淸人舉人弘治間任祀名宦　姜　鍾 餘姚人歲貢弘治間任
陳　賢 錦衣衛人歲貢正德間任　尹　泰 太倉人歲貢正德間任
吳　誠 丘縣人歲貢正德間任　胡　鼎 黃陂人歲貢正德間任
崔仲和 襄垣人歲貢　劉　泉 金谿人選貢
劉　雲 淳安人選貢　李　炫 吳江人選貢
劉君錫 高邑人歲貢　文華國 大理人舉人
馮世寧 鄖縣人歲貢　徐　賓 宣城人歲貢
錢　沛 石屏人舉人隆慶間任　李明通 平安人歲貢隆慶間任
韓文範 平山人歲貢隆慶間任　聶汝為 平定人歲貢隆慶間任

方文光平谷人歲貢　熊　瑞丹陵人歲貢

宋茂栢海陽人舉人　林遇春豐城人舉人

周子英登州衛人選貢　馬宗益臨桂人舉人

余良弼巴陵人舉人　申　純交城人歲貢

謝國恩濟南府人　曲盡道輝縣人

方　重夔州人舉人　張應恩涇縣人舉人

何應符河內人　張繼登汝州人

張好仁河陰人　岳鍾淑陳州人

王欲平汲縣人　劉　鼎字新之富順人舉人天啟六年任英年玲署肆志古學攻制義登邑士子沐其教文風丕變以麟經聘陝西同考稱得人辛未登進士授行人司行人

張洪儲應城人舉人崇禎間任陞簡州知州

皇清

尚應世長山人歲貢順治四年任　游內格鄭州人歲貢順治八年任詩蒙至康熙十八年復

李　泓字秋一遂平人例貢康熙十八年任　盧聲琦字光韡太康人舉人康熙二十年任陞慶府教授

張大椿字萬六客縣人舉人康熙三十年任



○訓導

傅　英睢州人薦舉洪武二年任愛山川之秀遂隸籍焉孫文登進士裔孫景星作舟作霖而師科第接踵爲中州望族

陸景文邵陽人薦舉洪武十五年任　張　度上海人歲貢永樂間任

裴　珩渭南人舉人永樂間任　吳　愷宣城人舉人永樂間任

宋道誠永嘉人舉人宣德四年任　楊　璜陽城人舉人正統五年任

王　環徐州人舉人景泰五年任　蘭　馥曲阜人舉人天順元年任

張　宣膚施人歲貢成化間任　金　璽安鄉人歲貢成化間任

胡　震邵陽人歲貢成化間任　靳　愉霍州人舉人成化間任

房　鉉平山人歲貢成化間任　李　璽咸寧人歲貢弘治間任

張　通安化人歲貢弘治間任　余　琳西安人歲貢弘治間任

何　愚新會人歲貢弘治間任　左　皓博興人歲貢正德間任

方　衛開化人歲貢正德間任　梁　進東昌人歲貢正德間任

路雲漢曹縣人歲貢正德間任　戴　賢觀成人歲貢正德間任

劉　琛獻縣人歲貢正德間任　陳　時隣水人歲貢

陳　隆盩厔人歲貢　上官元安化人歲貢

徐　翀郿城人歲貢　魏　茂郟城人歲貢

王時相宣城人歲貢　李　縉中部人歲貢

崔憲 洮州人歲貢　趙宗賢 臨洮人歲貢
劉儒 保德人歲貢　王宗稷 襄垣人歲貢
梁廷弼 樂平人歲貢　趙大經 滎河人歲貢
孫一中 兗州人歲貢　解繼賢 廣元人歲貢
張燧 定興人歲貢隆慶六年任　張光容 慶陽衛人歲貢
張宇 鎮遠衛人歲貢　洪宗德 南安人歲貢
孫承基 蒲城人歲貢　吳思 懷慶衛人歲貢
傅伸 裕州人歲貢　王汝商 慈谿人歲貢
任育之 新蔡人歲貢　馬士式 太湖人歲貢



陳任重 天長人歲貢　李鈞 許州人歲貢
烏珮 確山人歲貢　孟紹登 儀封人歲貢
高應龍 徐溝人歲貢　王雲騰 唐縣人歲貢
張三省 靜寧人歲貢　李克平 西平人歲貢
李渭 雲南人歲貢　已上萬曆間任
徐有成 蘄水人歲貢　史崇政 陝西人歲貢
劉盡卿 淇縣人歲貢　康阜民 武功人歲貢
馬恪 陝西人歲貢　李服儀 武功人歲貢
趙滂 新野人歲貢　唐維屏 盩厔人歲貢

吳俁 澧州人歲貢　王名鉉 大同人歲貢
蒲敏發 [illegible]鉄　谷鳳翥 騰越人歲貢
張三揖 西華人歲貢　李淳然 汲縣人歲貢
姬士元 陝西人歲貢　甄偉瑁 [illegible]人歲貢
丁時芳 汝州人歲貢歷典縣知縣　梁士俊 孟縣人歲貢

皇清

董生蓮 鄭州人歲貢順治二年任　曹稷芳 滿氏人歲貢順治四年任
張爾聞 河內人歲貢順治四年任　張國俊 許州人歲貢康熙五年任
孫毓奇 鹿邑人歲貢康熙九年任　徐速 固始人歲貢康熙十一年任



時之聖 字甘澍新野人歲貢康熙十二年任　李謙光 林縣人康熙二十二年任
汪渥 安陽人康熙二十五年任　曹繡 新蔡人康熙二十六年任
劉吉士 扶溝人康熙二十八年任　王之鳳 遂平人康熙三十年任
孟鐈 字分黎中牟人康熙三十五年任

○宦遊 志封人及提舉管勾諸賢

〔周〕

潁考叔 爲潁谷封人鄭莊公寘母姜氏於城潁考叔諷之遂爲母子如初稱純孝祀鄉賢

〔漢〕

丁綝 字幼春定陵人守潁陽尉封定陵新鄉侯

〔北朝〕

柳檜 字季華除陽城郡丞累遷持節撫軍大都督

張乾雄 武城人初爲法曹參軍後歷陽城令有政績

〔宋〕

范仲淹 字希文吳縣人進龍圖閣學士奉眞宗御容崇福宮謚文正

韓維 字持國雍丘人前資政殿學士提舉崇福宮

司馬光 字君實夏縣人尚書左僕射前提舉崇福宮謚文正

范純仁 字堯夫吳縣人前尚書左僕射右正議大夫提舉崇福宮謚忠宣

呂誨 字獻可開封人前御史中丞提舉崇福宮

程顥 字伯淳河南人管勾崇福宮號明道先生封河南伯謚曰純

程頤 字正叔顥之弟管勾崇福宮號伊川先生封伊陽伯謚曰正

楊時 字仲立將樂人前右諫議徽猷閣直學士提舉崇福宮謚文靖

黃彥 字修中吳縣人知虹縣有古循吏風管勾崇福宮



李綱 字伯紀邵武人前尚書右僕射提舉宮福宮謚忠定

李邴 字漢老任城人資政殿學士前提舉崇福宮謚文敏

朱熹 字元晦婺源人主管崇福宮封徽國公謚曰文

曹彥約 字簡甫都昌人兵部侍郎前提舉崇福宮謚曰簡

徐應龍 字允叔刑部侍郎提舉崇福宮謚文肅

劉光祖 字德修陽安人顯謨閣直學士提舉崇福宮謚文節

許奕 字成子簡州人累遷吏部侍郎提舉崇福宮

劉安世 字器之魏人前左諫議大夫集賢院修撰提舉崇福宮

崔與之 字正之廣州人廣東經畧安撫使前提舉崇福宮謚淸獻

倪思 字正甫歸安人前權兵部侍郎寶文閣學士提舉崇福宮謚文節

王居安 字資道黃岩人前工部侍郎龍圖閣學士提舉崇福宮

晁詠之 字以道鉅野人京兆府司錄事提點崇福宮

張耒 字文潛淮陰人歷遷起居舍人主管崇福宮

登封縣知縣閩山張聖誥編輯

## 人物志

山川間氣鍾爲人物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自箕潁尚高蹈之節百世仰淸風焉而雲臺圖像勲業至今爛然制科以來其間躋膴仕登瀛選以名臣稱者代不乏人至經明行修之士貢之王朝列之仕籍洵可謂奮志功名者矣夫豈無泉石烟霞甘爲肥遯者與卜築買鄰澹我名心其間孝能竭力仗義忘家足以扶名教而振



綱常烏可泯耶若夫守節赴難誰謂巾幗中無烈丈夫哉人之傑原乎地之靈也志人物

○前賢

### 陶唐

許　由　字武仲陽城人堯以天下讓焉不受而逃耕於潁水之陽箕山之下終身無矜天下色堯又召爲九州長不欲聞之洗耳于潁水濱時其友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由具以告巢父曰子若處高崖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遊欲求聞其名譽汚吾犢口牽牛上流而飲由歿葬箕山堯就其墓號曰箕山公以配食五嶽祀鄉賢　路史又云巢父聞許由之言以爲汚乃臨池而洗其耳池主[illegible]仲父怒汚其水遂牽牛飲于上流

### 周

甫　侯　亦稱呂侯爲司寇穆王耄荒侯恐其重行輕罰故作呂刑訓王卽詩所稱生甫者也祀鄉賢

申　伯　姜姓國于申以其爲方伯故稱申伯乃宣王母舅嵩出封于謝尹吉甫作嵩高之詩以送之祀鄉賢

### 漢

杜　密　字周甫陽城人沉質有厲俗志爲司徒胡廣所辟累遷北海相後去官還家毎謁守令多所陳說同郡劉勝亦自蜀歸里閉門無所干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陵淸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激己對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己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氣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問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慙服待之彌厚桓帝



徵拜尚書令轉太僕黨事起免歸本郡與李膺俱坐而名行相次故時人亦稱李杜焉祀鄉賢

王　霸　字元伯潁陽人少爲獄吏慷慨不樂父奇之遣西學長安漢兵起光武過潁陽霸率賓客從之及帝爲王郎所逼將至滹沱時河水流澌衆恐難濟霸詭曰氷堅可渡遂前至河水果合乃濟後以功累封淮陽侯

祭　遵　字第孫潁陽人少好經書家富給行恭儉喪母負土起墳光武過潁陽遵以縣吏見署爲門下史兼軍市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怒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乃貰之以爲刺姦將軍累功封潁陽侯卒謚曰成

祭　彤　字次孫遵之弟早孤以至孝稱光武時拜黄門侍郎出爲偃師長視事五歲縣無盜賊課爲第一遷遼東太守三十年衣無兼副顯宗嘉其淸約賜錢百萬徵爲太僕及卒遼東吏人爲立祠祀之

〔南北朝〕

韓褒 字弘業陽城人少年有志好學沉深負遠略魏末喪亂褒避地夏州時周文帝爲刺史素聞其名待以客禮大統初累遷至驃騎大將軍進爵爲公褒歷事三帝以忠厚見知卒謚曰貞

〔唐〕

李中敏 字藏之潁陽人元和中進士有文學尚氣節歷侍御史因旱上書請斬鄭注不省告歸注誅召爲諫議大夫

〔宋〕

王忠民 潁陽人幼通經史靖康以來數言邊事丁朝廷召不至高宗南渡忠民依商虢鎮撫使董先時劉豫僭立乃作九思圖以明天下之義紹興初特授宣教郎忠民以本心報國非冀名祿辭不出祀鄉賢



〔元〕

白居敬 字行簡號崧溪潁陽人六歲喪母事父孝聞鄉里及冠群經諸子無不精究州邑知其名咸備禮幣請居講席著書傳道遠方受業之徒戶屨滿百如是者三十餘年學者皆尊之曰崧溪先生卒年七十有一祀鄉賢

〇進士

〔明〕

傅文 字公器治書登正統四年己未科施槃榜授戶部主事督榷滸墅關羨金悉籍上之不入私橐遷南刑部員外郎肆力墳典以吟咏自娛卒之日家無餘貲鬻衣帶以瘞焉祀鄉賢

杜學 登成化八年壬辰科吳寬榜歷任陝西慶陽府知府祀鄉賢

焦子春 字德元治易登嘉靖四十四年乙丑科范應期榜除守無爲州擢戶部員外隆慶辛未調武選改儀部時新鄭高拱相識其賢三升[illegible][illegible]再子春不知明年江陵逐新鄭并逐所用人諷掌院處以競掌院曰是子曩在漕所首薦未嘗一揖致聲者而競耶乃出知六安州遷東昌丞又三年由此部擢僉事備兵肅州以行太僕寺少卿監軍寧夏尋致仕歸纂邑志結嵩陽書社邑有利病力請守令守令重之比之漢太僕杜密優游林泉三十年卒八十有六祀鄉賢有傳見藝文



崔應科 號登吾治易登萬曆二十三年乙未科朱之蕃榜歷陞湖廣參議居官清介祀鄉賢

焦弘祚 字丕顯治易登萬曆四十一年癸丑科周延儒榜授刑部主事惜早卒未竟其業

劉景耀 號嵩晴治易登天啓二年壬戌科文震孟榜授大城縣知縣摘奸除弊擅廉能之譽歷官山東按察司僉事備兵永平宦者高起潛監遵永軍脅監司如屬禮景耀曰馬端肅豈爲中使屈耶抗疏有不貪生不愛錢無令天下後世笑臣罵臣上謂總監原以總督體統行事降景耀二級旋擢都御史巡撫山東受事殘破後拮据七越月卒祀鄉賢有傳見藝文

傅景星 字夢禎治易登崇禎十年丁丑科劉同升榜授潞安府推官己卯鄉試同考能得人調平陽府勤慎多政績擢監察御史巡按順永歷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工部右侍郎和易寬博望之者如光風霽

月尋引疾
致政卒
常克念 號三華治詩登崇禎十年丁丑科劉同升榜授
平陽府推官單騎撫寇有賣刀買犢之風巳卯
鄉試同考稱得士丁艱回籍僑居洛陽會逆闖圍攻
克念分汎南城城陷罵賊不屈身中七刃其子常山
潛負出城尋
死祀鄉賢

皇清

傅作霖 字叔甘治詩登順治三年丙戌科傅以漸榜選
庶吉士歷官秘書院編修性剛方孤介雅負知
人之鑑壬辰同考入彀者皆名下士以高等借才外
用授江南督糧道值漕政廢壞之時不受錢不畏強
禦僉運請歸部選造船力行協濟絕包攬之弊分貴
快之差至今猶遵其法因漕艘漂沒左遷兩浙運副
到任廉得蠹商首惡者立鋤之人人稱快旋遭耿逆
之變兼攝糧驛鹽三道犇走寇盜鋒鏑之衝無少怖



事平乞骸歸家居著書自娛不事生產世業盡讓諸
昆季先人借券舉焚之邑有大利害輒侃侃向當事
力請無所隱闔邑賴以為重故歷十餘
年後猶稱道其賢而時為景慕云

李如瑜 字渤石治易登順治四年丁亥科呂宮榜官臨
晉縣有廉明譽戊子鄉試同考所得皆名下士

耿介 號逸庵治詩登順治九年壬辰科鄒忠倚榜選
庶吉士授秘書院檢討轉福建巡海道清逆產
築石城閩民至今賴之旋以罣誤去官補江西湖東
道尋裁餉補大名兵備道痛除積弊革修理衙舍之
費免逃人株連之苦會丁內艱旋里奮志聖賢之學
執贄於夏峰孫徵君以宮詹湯斌薦補詹事府少詹
休致慨然以倡明絕學為己任興復嵩陽書院嘉惠
來學所著有理學要旨中州道學編孝經易知嵩陽
書院志河南通志敬恕堂存
稿四方學者稱為嵩陽先生

張爾儲 字蘊生治易登順治十六年巳亥科徐元文榜
復父讎人稱其孝授河間縣知縣遷固原州知
州壬子鄉試同考補
河州知州卒於官

景日昣 字東暘號嵩崖治易康熙二十七年中戊辰科
范光陽榜會試康熙三十年辛未科戴有祺
榜進
士

○舉人

（明）

唐　儀　永樂三年乙酉科中式官順義知縣

李　質　永樂十二年甲午科中式

王　貴　永樂十二年甲午科中式

周　晃　永樂二十一年癸卯科中式官嚴州府經歷

高　進　永樂二十一年癸卯科中式

傅　文　正統三年戊午科中式見進士

于　顯　天順三年乙卯科中式官夔州府通判



宋　聲　天順六年壬午科中式官昌平知縣

杜　學　成化七年辛卯科中式見進士

郜　崧　字希申弘治五年壬子科中式

田　璋　正德二年丁卯科中式官魚臺知縣

焦子春　嘉靖四十三年甲子科中式見進士

崔應科　萬曆十三年乙酉科中式見進士

劉受書　字中一治詩萬曆二十五年丁酉科中式官建德知縣

袁　耀　字恒守治易萬曆二十八年庚子科中式官淮安府通判

焦弘祚　萬曆四十年壬子科中式見進士

劉景耀　萬曆四十三年乙卯科中式見進士

陳懋齡　號中微治易萬曆四十六年戊午科中式

常克念　崇禎三年庚午科中式見進士

傅作舟　字伯濟治詩崇禎九年丙子科中式第一名官吏部司務

傅景星　崇禎九年丙子科中式見進士

李如瑜　崇禎十五年壬午科中式見進士

趙　珥　字玉生治易崇禎十五年壬午科中式官監利知縣

皇清

傅作霖　順治二年乙酉科中式見進士



張星耀　字煥辰治詩順治二年乙酉科中式官新野教諭

焦賁亨　字汝將號丘園在城里人也太僕卿焦子春之孫母周氏以貞慈旌于朝性孝友好讀書順治壬子舉于鄉官福建興化司李多所平反獄稱無冤委察瀕海諸邑從容遷徙安輯全活者數萬閩人刻石紀其德庚子鄉試同考擢瑞州郡丞而歸饒丘壑情案上多列山經水志嘗病傅邢臺嵩書蕪陋考正諸書親歷二室成嵩高志於閩署歸田後又與前邑令棐井叔商推攷綴名嵩山志行於世體裁精詳事蹟典贍洵有功山川云同邑耿太史介修復嵩陽書院推主壇坫文風為之丕變生平持己清約歲荒佰稱貸以給朝夕意豁如也年七十有四

栗頳宿　號陽城治易順治八年辛卯科中式經魁

耿　介　順治八年辛卯科中式見進士

傅而師 字左敬治詩順治八年辛卯科中式年十七負異才于書無所不讀惜早世

宋夢呂 字非熊治易順治八年辛卯科中式官河陰教諭

郭文華 字元甫治易順治辛卯科中式少貧性孝友居父母喪三年不變寢客不與宴衆人稱純孝其待幼弟教誨成就靡不備至初除上高令丁艱服闋補寧津有善政田賦舊苦缺額貧民賠累多年曾有丈地前陞之例或曰陞遷可圖矣華誓曰我欲爲寧民除害豈爲陞計哉乃丈得隱匿地三百餘頃盡補缺額民受其利勒碑志感

張爾備 順治十四年丁酉科中式見進士

李如琦 字二韓治易順治十七年庚子科中式官鄢陵縣教諭

耿應臨 字履泰治詩歲貢河陰縣教諭康熙五年丙午科中式官鄢陵縣教諭

郭瑛 字渭石治易康熙十六年丁巳科順天鄉試中式

趙濬 字哲淵治詩康熙二十六年丁卯科中式

景日昣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科中式見進士

王右弼 字亮工治易康熙三十二年癸酉科中式



○貢士

明

范讓 字謙甫劝負奇志潛心經史洪武初以明經舉仕至通政司參議祀鄉賢

裴禮道 資質敦厚鄉黨稱孝洪武中以賢士薦擢陝西參議祀鄉賢

○李榮 性資明敏博通羣書洪武中以儒術舉擢鳳翔府知府祀鄉賢

趙景 恩貢官四川道御史　張傑 歲貢官廣西道御史

黃蕎 歲貢官京畿道御史　蕭復 歲貢官錦衣衛經歷

唐裕 歲貢官井陘縣訓導　袁珪 歲貢官咸縣訓導

石永 歲貢官興國州同知　齊福 歲貢官旌德縣丞



范欽 矜廉好禮剛直無私永樂初以賢士舉擢山西參政祀鄉賢

祁壽 恩貢官武城知縣　智聰 歲貢官房山知縣

石麟 歲貢官通州衛經歷　靳忠 歲貢官朝邑縣大使

王郁 恩貢官曲陽縣主簿　牛吉 歲貢官臨江府同知

○李實 恩貢官滑縣知縣　張義 歲貢官饒陽知縣

王儼 歲貢官寧鄉知縣　郭通 歲貢官蘭縣知縣

宋讓 歲貢官盧州府經歷　王迪 歲貢官新泰縣丞

楊泰 歲貢官玉田教諭　范宏 恩貢官徐州判官

安福 歲貢官絳州同知　王玘 歲貢官淮安府檢校

張麟 歲貢
范祥 恩貢
任貞 歲貢官渭南縣縣丞
王熙 歲貢官留守衛吏目
高舉 歲貢官崇藩典簿
李慶 歲貢官清河縣丞
王琇 恩貢
劉義 歲貢
張紳 歲貢官清豐訓導
孔倫 歲貢官代藩審理
張能 歲貢官定遠教諭
袁通 歲貢官如皐縣丞
張日宣 歲貢官撫寧縣丞
王雄 歲貢官當塗主簿
高原 歲貢
傅溥 歲貢官壽張訓導
○李達 歲貢官濟寧同知忠厚廉潔祀鄉賢
牛肅 恩貢



張儼 歲貢
范成 歲貢
鄧文玉 歲貢
朱健 歲貢官海寧縣丞
鄭珣 歲貢官福山主簿
陳恩 歲貢
王玉鉉 歲貢官興平知縣
高崇 歲貢
王卿 歲貢
范正 歲貢官陽曲縣丞
陳蘭 歲貢官長子訓導
王璋 恩貢官安樂州吏目
常瑀 歲貢官西安府訓導
朱隆 歲貢官鳳陽縣丞
王玉賚 歲貢
喬柱 歲貢官西安府經歷
張嗣孝 歲貢
張泮 歲貢官榮藩典簿

王琮 歲貢官欒州訓導
劉孟儒 恩貢官靜樂知縣
王滋 歲貢
陳大策 歲貢官河津知縣祀鄉賢
陳階 歲貢官郯城教諭
鄭大經 歲貢官獻縣訓導
傅相 歲貢官忻州訓導
何棗 歲貢
蔡蘭 歲貢
○李時用 選貢官武清知縣
張良玉 歲貢官欒城教諭
陳隣 歲貢官旌德教諭
秦鎬 歲貢官霍州訓導
李濟時 歲貢官薊州學正
李進 歲貢官青城訓導
齊志高 歲貢官和順知縣
岳景芳 歲貢
韓景哲 歲貢官定襄教諭



朱魁臣 歲貢官祁州訓導
馬龍 歲貢官內丘訓導
田應龍 歲貢官眞定府訓導
郭思善 歲貢官麟遊訓導
智瀛 歲貢官清澗訓導
郭思慧 歲貢
趙臣 歲貢官榮藩紀善
○李思平 歲貢官祁州學正
傅士毅 歲貢官秦州訓導
袁迥 歲貢官宜州教諭
劉仲倫 恩貢官宜君知縣
張勳 歲貢
○李如楫 歲貢官京山訓導
牛九棘 歲貢官泰安州訓導
魏大儒 恩貢官周藩教授
張應秋 歲貢官襄城訓導
傅好仁 歲貢官德州訓導
郭三俊 歲貢官大城訓導

張問明 歲貢官武功訓導　梁英 字國賢治易歲貢官寧夏衛教授
劉一濂 歲貢官定遠訓導　○李倫 歲貢
梁秉智 歲貢官新野訓導　王印 歲貢官河間府通判
袁耀 歲貢見舉人　謝天佑 歲貢官臨穎訓導
傅如玉 恩貢事母至孝官荆州別駕分催沙市力清留難包攬諸弊有美却之商德焉祀鄉賢
梁法 字國羽歲貢官杞縣訓導　劉思敬 歲貢官淮安府訓導
○李軾 字維瞻歲貢官漢中府教授　郭國士 恩貢
耿撫 字懷宇歲貢　○李四維 歲貢官獲嘉訓導
焦一封 字伯康歲貢　楊思讓 歲貢
趙熙載 字春臺歲貢官襄城教諭　范善繼 字通宇歲貢官乾州學正壽至百歲
趙三省 歲貢官通許訓導　胡國化 歲貢
呂敬 歲貢　宋爾印 字玉鉉恩貢官河間縣丞
喬象升 字虛邑恩貢官蒙陰知縣　陳秉政 字養衡歲貢
傅應星 字再悅恩貢除交城縣知縣補沙河縣歷陞漢陽府知府山東鹽運使山西冀寧道
宋一經 歲貢官新河陰知縣　王一統 歲貢官蒲臺縣
裴良遇 字允哥恩貢考授通判　耿繼皐 歲貢
王進善 歲貢　張鵬翼 歲貢官青浦縣主簿
喬萬仞 歲貢　梁本方 字楚材歲貢官承天府學訓導



王珍 歲貢官商水訓導　袁孕瑞 字鳳輔拔貢
喬嵩秀 字太室歲貢　栗穎宿 己卯副榜拔貢見舉人
高知 字洞玄崇禎十年以賢良方正薦授三水知縣救荒弭盜多治蹟陞商州知州
張孔修 字惺我歲貢　何流清 字瑞徵歲貢

皇清

傅性良 字元赤治詩恩貢順治年間授永壽知縣時賀珍作亂擁衆數萬突圍永壽萬姓惶懼思竄良諭以大義設法死守邑人獲全總督孟喬芳上其功陞蘇州府同知濬河修堰開三吳水利攝長洲嘉定縣事多異政尋引疾歸里邑之利弊力請有司興除捐資倡建學宮奎樓士民德之祀鄉賢
劉湛然 字惺復恩貢官和順知縣　賈春煦 字詠沂歲貢官衛輝府教授
宋夢樞 字拱之歲貢　喬嵩喬 字少虛拔貢官錦州府通判
耿應臨 歲貢官河陰教諭見舉人　李如璜 字黃玉歲貢官太康縣訓導
席所琦 字式玉歲貢　劉聞孕 字大生恩貢
傅而保 字公定拔貢官新鄭縣教諭陞福清縣知縣補永豐縣知縣
耿道焜 字闇先歲貢　王隆祚 字煥若歲貢官萬縣知縣
李如玥 字照千拔貢　何升龍 字仲階歲貢
牛冲翼 字際鉉歲貢　范龍圖 字九疇歲貢
孟接聖 字心傳歲貢官滎澤縣訓導　劉之淵 字淵如歲貢官滎陽縣訓導
郝發 字斗合歲貢官商城縣訓導　孫鼎峙 字仲儒歲貢官臨穎縣訓導

韓永旭 字振華恩貢　孟爾鹽 字若羨歲貢官寧陵縣訓導

李如琦 歲貢見舉人　張爾毅 字天宜拔貢

范可陶 字河濱歲貢　胡卿從 字次公歲貢

劉縴憲 字叔續廩生捐歲貢柘城教諭　傅而丞 號訒存歲貢捐內閣中書捐陞主事

傅 研 字肯堂捐歲貢官扶溝縣教諭　栗 森 字上枚廩生捐貢浙川教諭陞上林知縣

王 爆 字明卿歲貢　焦欽龍 字錫三歲貢候選訓導

耿 都 字子京廩生捐歲貢候選訓導　傅 樟 字豫章廩生捐歲貢候選訓導

張文暉 字五聚歲貢　景日昣 拔貢見進士

焦欽嘉 字錫卣歲貢　温崑海 字映斗歲貢



傅而揆 字公端增生捐歲貢捐學正　孫 昌 字九久歲貢候選訓導

○李 傑 字長蔚廩生捐歲貢　高一麟 字玉書歲貢候選訓導

景 星 字月如歲貢候選訓導

廷試歲貢自康熙三年停至九年復二十七年停

○例監

明

王 鉞 官兵馬指揮　鄧 相 官兗州府知府

袁 鼎 官忻州吏目　王 祺 官崇寧縣知縣

張 鑑 官平凉府照磨　鄭 璽 官諸城縣主簿

張 璡 官威遠縣主簿　張 鎬 官青城縣縣丞

王 顒 官渭南縣典史　謝 恭 官淮藩審理

王 鎮 官魚臺縣主簿　李 輔

○李 錫 官浙江嘉善主簿正德六年江西姚源洞賊王浩八等猖獗錫領民兵隨同知伍文定捕勦至嚴坑地方錫奮勇當先斬賊數級忽風雨驟至馬仆被執錫怒罵不屈以首撞地而死事聞詔贈知縣廕一子入監勅建祠賜祭田一百二十畝謚忠烈祀鄉賢有傳見藝文



張 偉 官新建縣主簿　段 裕 官武進縣主簿

杜益亨 官延安府知事　李 錦　馮宗順

○李 相 官錦衣衛吏目　梁 松 官夏縣縣丞

段守經　田瑞龍 官冠縣主簿

鄭 傳 官英山縣主簿　宋大化 官寶雞縣主簿

楊文相　楊文魁 官恩縣主簿

劉 講　晉崇業

晉崇本官洋縣縣丞　郭宗泰官序班
白懋起　焦一澤官潮州府經歷
皇清
傅以旦字元公捐知縣　李長發字共祥由增生捐
杜　隣字百長候選縣丞　郭文蔚字采臣候選縣丞
李發祥字肇瑞　傅　論字列三候選州同
傅光曾字無念　焦欽謨字虞三號醴庵候選州同知
劉紘憲字子維　何孕聞字祖含
盧　銘字丹九　吳文光字子闇



張　模字憲公　張　楷字季磊
韓復琦字俊公　郭星孕字東野附生捐候選州同
裴佩琚字仲玉　孫　芝字自馨
傅而襲字大臣廩生捐候選州同　傅而藩字公建廩生捐候選縣丞
張　銑字禹懸　耿　枚字卜子
耿　杞字仙根　張　暹字■由附生捐
傅　幹字振聲　○李　濬字子深
周　溥字天如　趙士林字
董　越字丕成　吳士祥字

○貤恩
傅　棠以子文貴贈承德郎
杜　焞以子學貴封承德郎
○李　聚以子貫貴贈文林郎
陳　恩以子大策貴贈徵仕郎
焦　勳以子子春貴累贈奉政大夫
崔光宇以子應科貴封中憲大夫
劉思讓以子景耀貴累贈中憲大夫
傅士亨以孫景星貴贈中大夫



傅如玉以子景星貴累贈中大夫
傅養蒙以子性良貴贈奉政大夫
耿續皋以子介貴贈中憲大夫
傅性良以子作霖貴累贈朝議大夫
焦一霑以子貢亨貴贈文林郎
喬象升以子嵩喬貴贈承德郎
傅作楫以子而保貴贈文林郎

○廕敘

明

李益德 廕生爲善縣主簿錫之子官武邑縣知縣

皇清

傅錫瓚 字元亮由父太僕寺卿傅景星廕入監候選光祿寺署丞

傅錫隆 字元美由父傅景星通政使司廕入監

傅重任 字鼎衡官生工部侍郎景星從孫官潤廣岳州府通判

范可鑄 字鎔古官生官金縣知縣



○武科

部邦屏 字如城順治乙酉科中式官江西都司僉書

常山 字揖仙順治辛卯科中式

傅作礪 字金臣順治辛卯壬辰聯捷授保安衛守備

常廷逵 字覲揚康熙甲子科中式

○孝義

王佐 居喪廬墓元時詔旌其門

王中 在城布衣早喪父奉母至孝母卒廬於墓傍晝夜悲號者三年鑿井無水拜禱之泉忽湧出人以爲異明洪武間詔旌其門祀鄉賢

王祺 金店里人父沒三日不食及葬廬墓三年有靈鵲巢于墓木入廬啄食馴擾不驚事聞表閭祀鄉賢

黑志聰 碑子村人庠生幼孤事母孝母性嚴怒輒不食志聰長跪俛躇戚勸母食乃姑食母卒朝夕哀號負土成墳以葬有司上其事

劉仲倫 潁陽人貢生母病侍湯藥甚謹及卒廬墓三年後官宜君縣以省墓致仕



王閶 潁陽東人居家動遵古禮父沒終身戚戚一切宴會俱謝有司高其行誼敦請鄉飲恩給冠帶年八十餘卒

鄭雍 金店里人正統間歲饑輸粟千石詔立義民坊表之

唐義 在城民嘉靖五年於街坊前拾解戶王宜銀一百四十餘兩隨首縣查給本縣令嘉其志行爲扁其門曰不昧遺金

劉詠 潁陽人庠生父母沒守墓暑雨冬雪不輟家人鑿穴發鉅萬錢以告詠弗顧令報官

耿節 守惟貞嵩逸其別號也在城人性勤好施鄉里每沾其惠値歲饑節出粟以濟貧之一時賴全活者甚衆有司旌其門年踰七十與鄉飲酒禮觀者爭美慕之

胡守銀 在城民性至孝母郜氏病篤躬侍湯藥寢不解衣每旦必焚香籲天願以身代其母尋愈人以

爲孝思所感

景養育 大冶人字成五性至孝慷慨好義崇禎癸未土寇作亂肆掠嵩潁間所向瓦解育倡鄉勇捍砦自固而遥與五司諸砦爲犄援會五司圍急求救育率壯勇疾赴五司直擣賊營殺傷甚衆巳而賊衆復合大敵交加育爲所中傷斃於壕間育雖死而五司砦賴以保全生命矣里人至今義之有傳見藝文

〇隱寓

秦

孔 鮒 字子魚孔子八代孫始皇時李斯議焚書鮒藏書壁間隱居嵩山之陽著書二十餘篇號曰孔叢子

漢

李 膺 字元禮襄城人舉孝廉高第歷漁陽太守轉蜀郡以母老不之官居綸氏教授常千人荀爽嘗為其御延熹間拜司隸校尉尋遭黨事下獄會赦免歸居陽城山中

陳 寔 字仲弓潁川許人少隱陽城山中應司空黃瓊辟補聞喜縣長尋除太丘長以沛相違法解印綬去後逮請囚遇赦得免寔在鄉里平心率物嘗歲儉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於性成遂至於此此梁上君子者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顙歸罪寔徐譬之與絹二疋自是一縣無盜後黨禁解累徵不起年八十四卒於家海內赴弔者三萬餘人共刊石為碑諡為文範先生



南北朝

馮 亮 字靈通南陽人博覽諸書隱居嵩山結架巖林得俊遊之適齊宣武召為羽林監領中書固辭不出

唐

田游巖 三原人長史李安期表其才召赴京師辭疾入箕山居許由祠傍自號由東鄰頻召不出高宗幸嵩親至其門巖野服出拜帝令左右扶止謂曰先生比佳否答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烟霞痼疾者因與俱還拜崇文館學士宅居[illegible]書其門曰隱士田游巖宅進太子洗馬尋放還山麻衣耕食不交當世惟與韓法昭宋之問為方外友祀鄉賢

盧 鴻 字顥然范陽人徙洛陽博學善書籀結廬嵩山開元初再徵不至五年詔有司齎束帛徵之鴻至東都謁見不拜帝召升內殿置酒拜諫議大夫固辭詔許還山廣學廬聚徒至五百人祀鄉賢 按舊唐書作盧鴻一唐詩及新唐書本傳俱無一字

李 渤 字濬之洛陽人不樂仕進隱居少室元和初召為右拾遺渤上書謝不拜韓愈遺書勸之祀鄉賢

孟 郊 字東野武康人少隱嵩山為詩有理致韓愈稱忘形友

張 彖 陝州人力學有名時楊國忠權傾天下人有勸彖修謁彖曰君輩倚右相如泰山吾以為冰山耳皎日一出得無失所恃乎後及第授華陰尉勤於政事每有中舉輒受抑制遂拂衣長往歸遁嵩山不出



元丹丘 隱居嵩山與李白遊屢贈詩篇

宋

种 放 字名逸洛陽人沈默好學性嗜幽僻初隱終南山以講習為業張齊賢薦於朝太宗命坐與語大悅即授左司諫尋乞還山暮年乞徙居嵩山帝命內侍就與唐觀基起第賜之

張 昇 字杲卿韓城人舉進士累官御史中丞苗陳時事無所曲避嘉祐間擢參知政事樞密使與韓琦決建儲策英宗立致仕居嵩山之紫虛谷卒諡康節

劉 几 字伯壽洛陽人第進士從范仲淹辟通判邠州歷知保州即請老放曠嵩少間遇唐異人玷長官得養生訣登嵩頂七十四次回則于峻極中院紀歲月云

金

張行信 先名行忠字信甫登進士官至彰化軍節度使元光間致仕居嵩山

馮璧 字叔獻真定人舉進士官翰林修撰權右司諫元光間居嵩山龍潭寺

杜時昇 字進之霸州人博學知天文泰和間時昇謂所親曰吾觀天象當大亂消息盈虛孰能逃之乃南渡河隱于嵩少山中從學者甚衆倡伊洛之學教人自時昇始

雷淵 字希顏渾源人進士拜監察御史罷官寓居嵩山與元好問善探幽履勝多所唱和

元好問 字裕之太原人第進士歷官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退隱嵩山集金之君臣遺言往行凡百餘萬言名曰野史後纂金史者多本其所著云

高仲振 字正之遼東人携妻子隱嵩山博極羣書尤深於皇極經世學安貧自樂不入城市山野小人亦知敬之所談皆世外事有叩之者輒不語云



（元）

李俊民 字用章澤州人舉進士第一應奉翰林文字未幾棄官隱嵩山精邵子皇極數自號鶴鳴子

（明）

何靜業 自號野鶴子常隱嵩山疊石爲居參政李氏質爲結廬於甘露臺側雍容閒雅與之談頗悉道理扣其邑里家世俱不對後不知何之

皇清

焦復亨 字陽長登封人幼孤事母以孝聞教三幼弟成立以產之良者讓之生平讀書鄙章句以詩古文辭自適崇禎末徵隱逸士邑令具狀應詔復亨固辭不赴自稱箕潁外臣閉戶讀書至老不倦嘯歌嵩麓潁湄間康熙丙午鄉飲有司敦聘行揚觶禮年八十三卒所著有登封縣志缶音緱嶺若干卷

○節烈

（元）

關惟一妻周氏 元至正間惟一死停殯氏囑匠云槨須寬大隨自縊與夫同槨葬焉

張景輝妻賀氏 景輝陝西富平人元鄉貢進士死於寇遺孤長俊甫五歲次傑未周期氏于亂軍中求夫屍掩之與弟相依弟勸之再醮則去一目以誓不二明洪武初移居登封拾遺穗躬紡績佐子傑讀書入太學授廣陵簿以罪罰工氏上疏乞免上嘉其守節教子特宥復其官

（明）

貢生劉義妻周氏 義卒氏年二十九二子在襁褓間教之有成有司奏旌未下年九十二卒

生員劉銳妻曲氏 早歲孀居艱辛備歷



唐莊民口瀛妻張氏 瀛死氏方二十四歲苦節撫子年至八十

生員劉誠妻楊氏 適誠半載誠卒氏潛引練自決直指奏聞表閭致粟帛給復之

唐莊民王安之妻高氏 安之卒氏年十七哀痛不已屢以身殉母輒救解既而不食七日死

生員王晉卿妻耿氏 年二十七而寡撫孤成立八十五歲卒

謝天成妻李氏 早年喪夫姑老子幼貧不能餬口氏責薪贍之知縣丁應泰給復

生員傅育業妻耿氏 育業死家貧勤女工度日苦節五十餘年

郜向朝妻段氏 向朝死氏年二十顧育子孤復教孫隸名庠序

郜壽妻張氏 青年孀居苦節至老

生員郭學詩妻陳氏學詩亡子幼父母欲奪其志誓不改節終身弗歸撫子入庠

生員江躍鯉妻王氏躍鯉死時即欲身殉因貧不能殮稍待之既賴諸親之賙得入土反哭之夕氏熬杏仁汁飲之死距江生殁甫二日耳萬曆四十二年知縣唐詰爲之表墓

郜濯妻武氏濯早死矢節撫孤院表其廬

耿思熙妻焦氏苦志撫孤直指李日宣給復旌其門

生員焦一露妻周氏一露死遺兩弱子氏與側室李俱有遺腹妊及産皆男李隨逝丞撫乳媪恐媪不盡心乃以己子就媪而自乳李氏子茹苦守節三十年直指上其事詔旌表焉遺孤三子入庠貢亨登賢書詳太史吳偉業傳

吳儒正妻謝氏青年守節事姑孝謹撫二子俱成立按院具奏俞旌會遭亂未建坊

常口妻謝氏夫死時子文燧呱呱在抱氏撫之成人苦節五十餘年院題允旌無力豎坊

張瑞麟妻陳氏年二十守寡能一意教子知縣林楠表其廬

蘇口妻王氏爲流寇所掠不從脅以死罵愈劇寇怒支解之

生員焦復亨妻楊氏即節母周氏冢婦也事孀姑最孝嘗讀列女傳與娣姒輩講貫大義崇禎癸未八月闖賊圍登氏知不免預紉襟袖拜辭太君木主將引決娣輩倉皇止之氏從容曰吾奉先姑訓有素若委身待辱何顏見先姑地下玷太僕家風乎城陷趨投梧下井弟婦牛氏亦趨從之俱死

生員焦謙亨妻牛氏闖賊陷登同兄嫂楊氏俱投井死學使者張九徵扁旌其閭曰一門雙烈云

粟讀妻鮑氏二十三歲而寡遺子僅三月氏劬勞萬狀教子遊庠直指毋給粟帛



官生傅重任妻馮氏土賊襲城被掠氏罵不絕聲賊怒炙死

生員陳璉妻喬氏明末土猴與璉有隙殺璉並其家遂挾氏氏罵曰吾家世清白死則死耳寧能汚面從賊耶賊不可強命媪抱其子勸之氏復罵曰吾夫舉家皆死賊手此呱呱者能向賊乞生耶即令能生此子吾何面目見夫地下遂縊璉屍旁

生員劉印顯妻焦氏土猴以隙殺印顯於登縣平陌寨氏忿罵被害並殺其子

杜美玉妻王氏早寡子尚幼氏紡績度日世稱苦節

洵陽典史吳大章妻焦氏章亂母暨母孫養於任所孝母俱亡氏扶柩歸葬人稱節孝

景喜真妻李氏喜真故氏方二十歲伯氏欲嫁之氏截髮割鼻自誓血流被體時大饑氏從尚親販米貿麻贍其幼子里人艷稱之

生員梁士彥妻郭氏明末土寇圍寨急氏以死自誓義不辱身比寨陷氏即投寨下死之

皇清

生員裴耀宗妻張氏耀宗死家貧孝姑訓子順治十六年巡撫賈漢復具題奉 旨建坊旌表年七十五歲卒

生員傅又鉉妻楊氏又鉉死氏方二十歲生子宗明雙瞽氏以節自誓撫育成人宗明甫三十又殁遺孫孤光曾氏又撫之未幾光曾與婦劉氏相繼俱殁遺曾孫孤幹氏又撫之備歷艱辛撫孤三世守節六十餘年壽九十歲伶仃孤苦未有甚於此者

商州知州高知妻韓氏隨夫之任夫卒於官時明社已屋秦中鼎沸氏扶柩攜兩孤避難山洞流離潔身艱險備嘗於順治五年始舁櫬而歸飲水茹蘗教子成立長一龍入庠次一麟列明經

人稱其賢而有操辛年七十有八

謝振邦妻李氏 振邦死遺二子在襁褓閻氏甫二十七歲撫孤守節五十餘年子成立敎諸孫先後入庠辛年八十有八人稱節壽

胡國柱妻張氏 國柱死遺子定清甫一歲氏孀守撫孤入庠艱辛備歷以壽終

靳爾順妻田氏 于歸甫二年爾順死氏卽刻引刀自刎時年十九人以爲奇烈云



# 登封縣志卷之八

登封縣知縣閩山張聖誥編輯

## 方外志

自二氏之敎與梵宇貝宮幾遍寰區在登若法王少林崇福漢魏唐宋以來稱勝地矣雖蟬脫隻履未足深信而相鶴經面壁石乃緇衣黃冠之所樂道者也存之以備遊覽資塵譚可耳其碑記之可稽者并列於篇志方外

### ○寺觀

大法王寺 在縣北十里玉柱峰右漢永平間建魏名護國寺晉名法華寺隋名舍利寺唐太宗名功德寺宋仁宗賜名嵩山大法王寺元明仍之寺左有峽爲嵩門待月處殿前石壁有金蓮花相傳二祖說法地湧金蓮卽其地也背負嵩岑合抱如倚俯瞰二熊諸山排列如拱當爲嵩高第一勝處

少林寺 在縣西北二十五里五乳峰下前對少室如翠屏端立形勢絕佳魏書曰跋陀自西來有道業深爲孝文所敬詔於少室山陰立少林以居之[illegible]小周大象中改爲陟岵寺隋開皇中復名少林寺唐太宗爲秦王時有賜少林寺書高宗與武后嘗幸其地詳下裴漼碑有緊那羅殿明初建有廊然堂明萬曆間巡撫都御史蔡汝楠建最後爲藏經閣卽毘盧閣一名千佛閣明慈聖太后撒伊王府殿材鑿山爲基於萬曆戊子建

會善寺 在縣西北十里積翠峰下本北魏孝文帝離宮魏亡爲澄覺禪師精舍隋開皇中賜名會善寺

寺西有戒壇院琉璃壇乃嶽神受戒於元珪禪師處寺右一泉流至山門而沒僅供寺汲稱爲龍淵泉

嵩嶽寺在法王寺西里許元魏永平二年帝使馮亮與沙門統僧暹建本離宮也正光間榜曰閑居寺隋開皇中改名嵩嶽寺唐武后以寺爲行宮送鎮國金佛像置焉有後魏立十五層塔中宗造十三層浮圖行逍遙樓今惟一塔一殿二三殘碑而已然其形勢絕勝可與法王相頡頏云

盧巖寺在縣東北十五里踰嶺渡澗峰巒環繞寺後有瀑布泉相傳盧鴻故居其東三里平波之上爲下盧巖寺

龍潭寺在縣東北二十里唐開元中建相傳武氏同太平公主出遊九龍潭即此後經殘廢　國朝順治年間僧洞然傳戒於此修殿宇開土田嵩山諸寺惟此漸見興復

峻極寺有三院上院在嵩頂中院在嵩麓俱廢下院在西關五代晉周間建明萬曆邑紳焦子春倡衆



重修爲講約所康熙十七年大殿火

少室山寺在少室絕頂實峯巖左今亡

清凉寺在縣西二十里清凉峯下寺西有谿僧人堰之灌稻境最幽勝谿西之峯高於丹砂昔人於寺左建一大塔甚莊嚴金貞祐四年重建

永泰寺在縣西二十里太室右後魏正光二年孝明帝之妹出家爲尼勅爲置此本名明練寺唐神龍二年追薦故永泰公主改名永泰寺寺後有萬公谷谷中有太子池

白鶴觀在遇聖峯下西去絕頂約二三里背負三峯左右皆絕壁相傳爲浮丘公接引王子晉處舊縣志云至正十二年建觀前有古松一株明末猶存今亡

清微觀在少室南麓元至正間建今稱清微觀

隆唐觀在逍遙谷唐高宗調露間建今廢

精思觀在逍遙谷西嶺上唐高宗建今廢

崇福宮在縣東北五里萬歲峯下漢武帝建名萬歲觀唐高宗改名太乙觀宋名崇福寺爲真宗祀釐之所宋大賢韓維司馬光程顥程頤朱熹等二十三人皆提舉管勾於此

天封觀在縣正北五里許太室南麓即嵩陽書院故址北魏太和八年建名嵩陽寺唐改爲嵩陽觀天寶中命道士孫太冲鍊丹於此有聖德感應頌碑後改名天封觀宋名天封宮元明名嵩陽宮有韓愈歐陽修各題名

奉天宮在嵩陽宮左唐高宗永淳元年建駕曾兩幸今廢

三陽宮在石淙唐武后久視元年建四月如三陽宮避暑至秋乃還今廢



廣惠庵在轘轅關爲行人往來之衝僧雲堂建茶庵以濟商旅地高艱於水邑紳耿介鑿溥濟池知縣王又旦復鑿共濟池行人便之

○羽流

浮丘公 姓李居嵩山修鍊白日飛升世傳其原道歌云虎伏龍亦藏龍藏先伏虎但毋河車功不用閑防把又所著有相鶴經

王子喬 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凰鳴浮丘公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謂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巔至時果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而去

鬼谷子 王栩一名詡楚人入山採藥得道顏如少童居陽城之鬼谷故稱鬼谷先生

王興 陽城人久服石上菖蒲白日飛昇

劉根 潁川人隱居嵩山史傳其有異術

魯女生 長樂人採藥嵩高山遇神人授以五嶽真形圖并得施用節度之法後五十年有人遇之于華山乘白鹿顏色更少

寇謙之 上谷人遇仙人成公興引入嵩高山石室中忽一日天神乘龍駕雲集止山頂稱太上老君賜新科經戒符籙授以天師之任羽化時清氣若烟出口中其體漸縮人以為尸解云

潘師正 贊皇人師事王遠知得其隱訣居嵩山逍遙谷二十餘年唐高宗幸東都至谷中載與流連信宿乃還尋勅所司于其所居造崇唐觀精思院以處之師正將卒謂弟子曰吾嘿遯於此乃復過勞世主驚擾靈嶽誠罪人也

劉道合 宛丘人隱嵩山唐高宗聞其名令于隱所置太乙觀居焉屬久雨命道合禳祝俄而霽卒後弟子開棺改葬其尸若蟬蛻者

韋善俊 京兆人為嵩陽觀道士畜一犬呼為烏龍長壽中忽謂弟子曰吾學道九十九年今則育矣太



上召我當往遂乘烏龍去

司馬承禎 一名子微世居溫生而能言師潘師正于嵩陽受金根上經三洞隱書時盧藏用早隱終南山後登朝居要官見承禎將入天台藏用指終南謂之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承禎徐對曰以僕所觀乃仕宦之捷徑耳藏用有慚色後入山化去

邢和璞 不知何許人卜居嵩潁間石室山之洞凡人心所計璞布筭知之著有潁陽書三篇

李筌 居少室山于虎口巖得黃帝陰符本經緘以玉匣題曰寇謙之所藏筌讀之不曉其義後至驪山下逢一老姥與說陰符之義留麥飯數升筌食之絕粒

吳筠 華陰人少舉進士不第入嵩山為道士唐玄宗召見問道術對曰道術之精無如五千言又問修鍊對曰野人事非人主宜留意筠每開陳皆名教世務以微言諷天子重之

焦鍊師 嵩山之神仙不知何許人也或云生于齊梁間詳唐李白詩序

孫思邈 居嵩山修道唐武后將大旱有勅遐洛陽德行僧徒于天宮寺講仁王經以祈雨澣有二人在衆中鬚眉皓白僧曇林遣人謂曰能後可過其院既至問其從來曰予伊洛二龍也曇林曰請經祈雨二聖知之乎答曰安得不知然雨者須天符乃能致之居常何敢自施曇林曰奈何二人曰有修道德人以章疏聞天其始可効曇林乃入啟則天發使嵩陽召思邈入內殿飛章其夕大雨

賀自真 莫究所從來為道士居嵩山人不知其甲子一日雲鶴滿空飛昇而去

馬之瑤 太康人居太室絕頂善導引術能祈雨與人語多領莫能窺其際

仌日精女子 漢武帝登少室見一女子以九節杖仰視日閉左目開右目氣且絕乃痛息武帝使人問之所行何等女子不答東方朔曰婦人食日精者

九疑人 漢武帝上嵩高山忽見仙人長二丈㑹耳出頭下垂至肩帝禮而問之曰吾九疑人也聞中嶽有石上菖蒲一寸九節服之可以長生故來採之言訖不見帝顧謂侍臣曰彼非學道服食之徒也恐是中嶽之神以此諭朕耳

嵩陽叟 宋石元懿熙寧載遊嵩陽道中遇一叟熟視之曰真太平良𢓭也吾幼為唐相房玄齡檢書蒼頭公酷似房公語訖即滅 太宗朝石為左僕射

顏道人 不知何許人明隆慶間于少室山巔鑿洞深丈餘入內修道命弟子⿰糸土實洞口三年後啓視之道人乃端坐其中云



○緇流

跋陀 天竺人一稱佛陀勤苦勵節遊歷諸國至魏孝文帝一見敬重勅就少室山建寺以處之四方學者聞風嚮會衆恆數百一一督課無倦後連度二沙門慧光僧稠教傳定業今之少林是其開山者也

達磨 天竺國王之子姓刹帝利本名菩提多羅其師般若多羅取通大之義為改是名師既得法乃辭國王東遊震旦凡三周寒暑達于南海實梁武帝大通元年魏明帝孝昌三年也武帝召至闕庭不契遂去梁折蘆渡江而北止于少林寺九年面壁人莫之測後二歲魏使宋雲自西域還遇之葱嶺見其手提隻履翩翩西歸雲奏其事門人啟壙惟隻履而已代宗追謚曰圓覺大師緇素一派推之為初祖焉

慧光 姓楊長盧人師佛陀從辨公參學釋華嚴涅槃維摩十地等經常遇亢旱光就嵩嶽池邊焚香雨尋沉霑原隰民皆利之

僧稠 姓孫鉅鹿人詣少林寺祖師三藏呈已所證跋陀器之更授深要居嵩嶽寺多神異

慧可 姓姬虎牢人自幼傳涉群書兼通玄理後覽佛典超然自得終日宴坐忽于寂默中見一神人謂曰將欲受果何滯此耶大道匪遐汝其南矣光知神助因改名神光曰於寶靜禪師師謂曰汝相吉祥當有所證神令汝南者意少林達磨大士汝之師也光遂造少室師事達磨立雪斷臂師知法器遂與易名曰慧可久之盡得其傳遂稱二祖云

元珪 姓李伊闕人隸嵩山閒居寺說戒于戒壇院一日有峩冠貴人造訪珪問之對曰我嶽神也願受正戒珪受以五戒神曰既聞命矣願報慈德是夕風雨大作北巖松栢盡移東嶺

破竈墮 無名氏居嵩山之塢時有廟止設一竈遠近以為靈烹殺物命祭之師一日入廟用杖擊竈喝

數發齋遂傾須臾一人青衣峩冠自稱嵩神來謝罪因爭之爲破竈墮云

一行　姓張鉅鹿人師事嵩山普寂多異術能移星致雨所著開元大衍曆五十二卷

報恩　姓劉黎陽人未冠擢上第請于朝乞爲僧上從之遂開法于少林寺所著見傳燈錄

福裕　自號雪庭文水人元世祖命住少林寺賜光宗正法禪師時嵩少煨燼之餘裕興仆起廢訓徒說法世以其功比開山云

緊那羅　元至正初有一僧至少林蓬頭跣足在厨下勤苦數年紅巾賊至僧持一火棍出變形數十丈獨立高峯叫曰我緊那羅王也言訖遂沒賊驚遁去後塑像爲少林護法伽藍神

無念　字勝學應山人入嵩山住靜豁然有得明太祖召至奉天殿問法無念進偈上悅之

圓圓　號無空投少林寺禮梵僧喇嘛爲師授以心經讀至五蘊皆空豁然大悟



正道　字無言新建人至少林得法于幻休堅座參說遊近皈依者不下千計明周藩爲造溪南隱居云詳通志

海寬　字涵宇內丘人住持少林纂續五燈會元錄進呈
世祖章皇帝召見賜紫還山

化鹿小兒　嵩山有一老僧結茅修持不出忽見一小兒禮求爲弟子僧問之曰本居山前父母皆亡幼失所依必是前生不修善果所致是以發願捨離俗塵欲求來世福業也僧遂與落髮小兒爲弟子後精進勤劬罕有倫等僧深重之後數年時値秋萬木凋落凉風乍起谿谷凄清忽慨然四顧朗吟長嘯良久有一群鹿過小兒躍然脫僧衣化一鹿跳躍隨群而去

# 登封縣志卷之九

登封縣知縣閩山張聖誥編輯

## 物產志

山陬水澨輒多異產况神靈所鍾者乎布帛菽粟隨在多有不欲煩其綴筆至於炎黃所紀郭璞陶弘景所述備既品彙以昭靈竅雖災祥讖緯之徵亦不少槩見其所以動人戒謹而修省之者詎可忽與附載之以從左丘蒙卜司馬愛奇之義志物產

○金石類



玉　山海經曰大苦之山多㻬琈之玉多麋玉郭璞註曰未詳

玉膏　山海經曰少室之山多玉註曰山巔有白玉膏得服之即得仙道世人不能上也

玉漿　生嵩山北大穴一名玉液亦名瓊漿

金罌漿　雲笈七籤曰陽生者住少室西金門山山有金罌漿服之得道

雲母　出少室山雲母井

丹砂　少室有丹砂峯相傳出朱砂見樓异賦註

美石　山海經曰太室之山上多美石註曰次玉者也

白石英　輿地志曰少室崖下石室中有水多白石英嵩書曰石之似玉而有光澤者六稜如削長短不一

石流赤　一名石流丹抱朴子曰石之赤精亦石流黄之類五岳皆有而箕山爲多許由巢父服之即石

沉芝

石桂英　神仙傳曰許由巢父箕山得丹石桂英今在中嶽抱朴子曰石桂英是名

石蜜芝　抱朴子曰石蜜芝生少室石戶中

石脂　陶弘景曰黃石脂生嵩山色如鶯雛黑石脂生頴川陽城吳普曰五色石脂一名五色符黃符生嵩山白符赤符俱生少室

石髓　生嵩山北大穴中

石鍾乳　名醫別錄曰石鍾乳生少室山谷

麥飯石　本草綱目曰麥飯石象形也象石團聚成塊處處山谿有之嵩高尤多又曰麥飯石膏治發背乃中岳山人呂子華秘方



石膽　玉洞要訣曰石膽陽石也出嵩嶽稟靈石異氣形如琴瑟其性流通精感入石能化五金變化無窮

封石　陶弘景曰封石生常山及少室主治消渴

礜石　出少室山性大熱置水中則不冰見通志

石麵　少室山洞中有石麵遇大饑百姓取作餅食之

鐵　山海經曰少室之山其下多鐵漢書曰陽城有鐵官今出馬峪水峪

玉女沙　名勝志曰三交河水旁有沙細潤可充澡灌隋代常進後宮襍以香草足當豆屑號玉女沙

石炭　俗稱煤亦出馬峪諸處

○草木類

帝休　山海經曰少室之山有木焉其名曰帝休葉狀如楊其枝五衢黃華黑實服者不怒註曰言樹枝交錯相重五出有象衢路也離騷曰靡萍九衢

栯木　山海經曰太室之山其上有木焉葉狀如梨而赤理其名曰栯木服者不妬

貝多　初學記曰雜道書云漢世有道士從外國將貝多子來於嵩高西脚上種之有四樹與衆木異一年三花白色香美酉陽雜俎曰貝多出摩伽陀國長六七丈經冬不凋

桫欏樹　韻會曰即菩提樹出崑崙山昔䟦陀開刱少林自西域將子來種方丈後二株見存

松　嵩高山記曰嵩山有大松樹或百歲或千歲其精變為青牛為伏龜採食其實得長生

栢　抱朴子曰大谷倒生之栢皆與天齊其長地等其久嵩多古栢以嵩陽宮漢封將軍三栢為最

檜　說文曰栢葉松身也亦謂之栝二祖菴有之

槐　少林寺有秦槐詳形勝今雖無存而其他古槐尚多有之



杏　嵩高山記曰嵩山東北有牛山其中多杏自中國喪亂百姓饑饉皆資此為命

桂　異物志曰桂之灌生必萃其族柯葉不渝冬夏長綠在乎嵩嶽

䔄草　山海經曰太室之山其上有草焉其狀如茉白華黑實澤如蘡薁其名曰䔄草服之不昧註曰茉朮如蘇也蘡薁言子滑澤

牛傷草　山海經曰大苦之山有草焉其狀葉如榆方莖而蒼其名曰牛傷其根蒼文服者不厥可以禦兵註曰牛傷猶言牛棘厥逆氣病

壽榮草　潛確類書曰典術云壽草出少室服之可通百世令人不老

南燭草木　雲笈七籤曰南燭一名猴藥一名男續一名後卓一名惟那木一名草木之王生嵩高少室其樹是木而葉似草故號南燭草木太原先生氣經曰南燭每叢七十二莖二十四枝每枝五葉以

應七十二候五行二十
四氣也少室山有之

芝 嵩高山記曰嵩山有神
芝別錄曰黃芝生嵩山

蓍 本草經曰蓍
生少室山谷

蘭 黃庭堅曰一幹一花爲蘭一幹數
花爲蕙今嵩山有之實皆蕙也

合蒂迎輦花 嵩高志曰生嵩山塢中香氣芬馥或惹襟
袖移日不散洛陽使進煬帝令裴同春館

金蓮花 生法王寺殿前相傳神光說法
地涌金蓮其花似菊紫色秋開

山躑躅 即杜鵑花之別名俗稱映山紅今嵩山每至春
暮徧山花簇紅如錦唐韓愈送侯參謀詩云三
月嵩少步躑躅紅千層又張籍寄李渤詩云
五渡溪頭躑躅紅嵩陽寺裏講時鐘是也

菖蒲 生中嶽石上一寸九節
服之可以長生詳羽流



朮 圖經曰今處處有之以嵩山者爲佳蓋
朮得土氣其益在脾中岳故土位也

黃精 陶弘景名爲仙人餘糧別錄曰
今南北皆有之以嵩山者爲佳

何首烏 神農本草無名自宋開寶時始入方書
圖經曰在處有之以西洛嵩山爲勝

天門冬 抱朴子曰在東嶽名淫羊藿在西嶽名菅松在
南嶽名百部在北嶽名無不愈在中嶽則名天
門冬傳梅曰惟中嶽之名通行
古今者亦以見物土之相宜也

芍藥 本草經曰生中
嶽川谷及丘陵

桔梗 本草經曰生
嵩高山谷

赤箭 陶弘景曰赤是芝類其莖如
箭簳赤色本草經曰生少室

葵 本草經曰
生少室山

防葵 本草經曰生嵩高少室唐蘇恭
曰根葉似葵香氣似防風故名

天雄 本草經曰生少室山谷抱朴子曰康風子丹法用
羊烏鶴卵雀血合少室天雄汁和丹內鵠卵中漆
之內雲母水中百日化爲赤水服
一合輒益壽十歲服一升千歲也

辛夷 出少室山花似
玉蘭而色紫

白頭翁 藥名本草曰生嵩
山山谷及田野

草石蠶 食物本草稱井露于唐
陳藏器曰生嵩山石上

嵩花 生嵩山每過秋雨後有之其形叢生駢枝
葳蕤名雖曰花實非花也蓋菰蕈之類

橡 生山谷間
其實可食

棉棗 嵩山產之葉如韭根如蒜年饑採煮
連晝夜其汁如飴食之可以救荒



○禽魚類

白蝙蝠 爾雅曰蝙蝠伏翼天中記曰伏翼百歲色
赤千歲色白嵩山洞有之見白居易詩

鯽魚 嵩山水少不甚產魚惟石
羊關溪中有之味甚美

三足龜 山海經曰大苦之山狂水出焉其中多三足龜
食者無大疾可以已瘇註曰龜三足者名賁見
爾
雅

鯑魚 山海經曰少室之山休水出焉其中多鯑魚狀如
盩蜼而長距足白而對音如嬰兒食者無蠱疾可
以禦
兵

蜥蜴 嵩野志云劉居中少隱嵩山嘗見山頂有大蜥蜴
數百皆長三四尺人以食就手飼之其體滑膩[illegible]
脂一日聚繞盆邊各就取水纔入口即吐出已[illegible]
如彈丸俄頃間震雷一聲彈丸皆失去明日自下[illegible]

來言昨正午雨雹大作乃知蜥蜴所爲也



〇災祥

漢武帝元封元年帝登嵩高聞山中呼萬歲者三

晉咸寧五年九月甲午麒麟見河南陽城

唐高宗登嵩時有鳳凰集其上見嵩嶽志

宋建中靖國元年三月少林寺產芝十二莖（嵩嶽志云少林芝名抱石黃小紫團勝金黃雙頭黃黑團卵子黃鶯黃小雙紅僧笠紫鴨脚黃花葉紫大紫團守臣圖本奏狀明年五月遣御樂閤守懃降御香於達磨菴設事詔見進諸御府令將芝圖磨刻石碑於寺壁）

明嘉靖七年旱人相食

十七年蝗人相食



二十二年旱人相食

二十九年雹

四十四年穀熟返青

隆慶四年夏秋大水

萬曆八年旱

十一年雹

十四年旱穀豆全傷大饑人相食

二十二年旱

三十一年大水淹沒民田

三十二年四月雹二月殘毀樹葉剝盡大饑

崇禎十一年丁丑三月庚子先師殿災延及戟門兩廡

十二年旱蝗人相食

十三年大旱蝗蝝為灾斗米價至二兩餓莩盈野父子相食

十四年大饑人相食　沙雞至毛色如鶉而大猷蹄不樹棲飛有聲

十五年辛巳二月二十九日逆闖李自成陷城

三月二十九日汝州土賊武畧夜襲城陷之殺戮最慘

五月撒廟火大殿兩廊峻極門俱燼

十七年癸未七月土賊李際遇申靖邦率衆攻城二十晝夜未下八月初八日逆闖李自成陷城去李際遇賊遂盤居城內士民星散李自成殺申靖邦于金店砦

皇清順治元年定鼎燕京李際遇授首滅其族

順治十六年嵩山西北山鳴

順治十七年嵩山東北崩是日晴霽嵩山青童峯迤西倏有聲如雷衆咸望之白氣亘天繞而東復直上艮久乃散人登之見山崩矣

康熙十八年夏旱秋淫雨数十日穀盡腐爛成灰

二十二年閏六月穎陽穀秀雙岐

康熙二十九年正月風霾晝晦二十餘日乃止

四月天雨土麥不登

六月雨雹大如雞卵牛大疫

康熙三十年六月十一日飛蝗自東南來障日蔽天集地厚尺許食秋禾立盡遍野蝝生至十月不絶米貴如珠民多轉徙餓死

康熙三十三年閏五月十四日有蝗奉

旨捕滅知縣張聖誥率領闔縣士民設法捕打殆盡𡿨蝻生聖誥冒暑傳飱督衆掘坑且焚且瘞幸未成災



康熙三十四年四月初六日戌時地震

六月二十一日暴雨如注三日不止水漲浮天人畜漂没衝嚙田地沙壓石堆多成河砅

登封縣知縣閩山張聖誥編輯

藝文志

昔司馬子長足跡遍名山大川得天地間嶙峋灝瀚之氣發爲文章是則文非山川不傳山川非文不顯登其載著者也歷代聖君名臣大儒高士以及騷人羈客或巡遊或扈從或撫今弔古或感時紀事其勒之金石垂之縹緗者皆足以潤色皇猷鼓吹藝苑豈止邑號才藪始徵文獻哉第以汗牛充棟苦弗勝載



僅取故實之攸關者檢聚而區別之嗚呼山川不朽斯文當與之不朽志藝文

文類

○詔

徵隱士盧鴻一詔　唐　玄宗

朕以寡薄忝膺大位嘗恨玄風久替淳化未昇每用翹想遺賢冀聞上皇之訓以卿黃中通理鉤深詣微窮太一之道踐中庸之德確乎高上足侔古人故比下徵書佇諧善績而每輒托辭拒違不至使朕虛心引領于今數年雖得素履幽人之貞而失考父滋恭之命豈朝廷之故與生殊趣邪將縱欲山林往而不能返乎禮有大倫君臣之義不可廢也今城闕密邇不足爲勞便敕齎束帛之貺重宣斯旨想有以翻然易節副朕意焉

授盧鴻一諫議大夫詔　玄宗

盧鴻一應辟而至訪之至道有會淳風爰舉逸人用勸天下特宜受諫議大夫

○制

隱士盧鴻一還山制　　唐玄宗

昔在帝堯全許由之節緬惟大禹聽伯成之高則知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遯之時義大矣哉嵩山隱士盧鴻一抗迹幽遠凝情篆素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雲臥林餐多歷年歲傳不云乎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焉是乃飛書巖穴備禮徵聘方佇獻替式弘政理而矯然不群確乎難拔靜已以鎮其操洗心以激其流固辭榮寵將厚風俗不降其志用保厥躬會稽嚴陵未可名屈太原王



霸終以病歸宜以諫議大夫放還山歲給米百石絹五十匹克其藥物仍令府縣送隱居之所若知朝廷得失具以狀聞

○書

告柏谷塢少林寺上座書　　唐太宗

太尉尚書令陝東道益州道行臺雍州牧左右武候大將軍使持節凉州總管上柱國秦王世民告柏谷塢少林寺上座寺主以下徒衆及軍民首領士庶等比者天下喪亂萬方乏主世界傾淪三乘道絕遂使閻浮蕩覆戎馬載馳神州糜沸群魔競起我國家膺圖受籙護持正諦馭鳳飛輪光臨大寶故能德通黎首化闡祇林既沐來蘇之恩俱承彼岸之惠王世充叨竊非據敢逆天常窺覦法境肆行



悖業今仁風遠扇慧炬照臨開八正之途復九寓之跡法師等并能深悟機變早識妙因克建嘉猷同歸福地擒彼凶孽廓茲淨土奉順輸忠之効方著闕庭證果脩眞之道更弘像觀聞以欣尚不可思議供養優賞理殊恒數今東都危急旦夕殄除并宜勉終茂功以垂令範各安舊業永保休祐故遣上柱國德廣郡開國公安遠往彼指宣所懷可令一二首領立功者來此相見不復多悉

遊嵩山寄梅殿丞書　　宋謝絳

近有使者東來付僕詔書并御祝封香遣告嵩嶽太常移

文合用讀祝捧幣二員府以歐陽永叔楊子聰分攝會丼
師魯王幾道至自緱氏因思早時約聖俞有太室中峰之
行聖俞中春時遂往僕爲人間事所窘未遑也今卒其便
又二三子可以爲山水遊侶因亟與之議皆喜見顏色不
戒而赴十二日晝漏未盡十刻出建春門宿十八里河翌
日過緱氏閱遊嵩時碑碑甚大字尚未鐫上緱嶺尋子晉
祠陟轘轅道入登封出北門齋于廟中是夕寢既興吏白
五鼓有司請朝服行事事已謁新治宮拜眞宗御容稍朗
山麓至峻極中院始改冠服却巾徒從者不過數人輕齎



遂行是時秋清日陰天未甚寒晚花幽草虧蔽巖壑正當
人力清壯之時如有朋簪談燕之適升高躡險氣豪心果
遇磐石過大樹必休其上下酌酒飲茗傲然者久之道徑
差平則腰輿以行躋峯斗甚則芘屩以進窺玉女窗擣衣
石石誠異窗則亾有遂還至八仙壇憇三醉石徧訪墨蹟
不復存矣考乎三君所代亦各過其實午昃方抵峻極上
院師魯體最溢最先到永叔最少最疲於是浣濯食飲從
容間躋封禪壇下瞰群峰乃向所跂望謂非插翼不可到
者皆培塿焉邑居樓觀人物之夥視若蟻壤世所謂仙人
者僕未知其有無果有則人世不得不爲其輕蔑矣武后
封祀（當作禪）碑故存自號大周當時名賢若姓名於碑陰不
虞後代之譏其不典也碑之空無字處覩聖俞記粲理國
而下四人同遊鑱刻尤精僕意古帝王祀天神紀功德於
此當時尊美甚盛後之君子不必廢之壞之也又尋韓文
公所謂石室者因請盡東峰頂既而與諸君議欲見誦法
華經僧永叔言聖俞嘗言斯人之鄙恐不足牽損太雅僕
強諸君往焉自峻極東南緣險而徑下三四里法華者栖
石室中形貌土木也飲食猿鳥也叩厥眞吉則軟語善答



不可具道所切當云古之人念念在定慧何由亂今之人
念念在散亂何由定師魯永叔扶道貶異最爲辯士不覺
心醉色作欽歎忘返共恨聖俞謗斥也是夕宿頂上會幾
望天無纖翳萬里在目子聰疑去月差近令人浩然絕世
間慮盤桓立淸露下直覺冷透骨髮羸體將不堪可方卽
舍張燭具豐饌醴酒五人者相與岸幘褫帶環坐滿引賦
詩談道間以謔劇（疑脫一字）然不知形骸之累利欲之萌也夜
分少就枕以息明日訪歸路步履無苦午間至中院市列
出登封西門趨潁陽宿金店十六日晨發據鞍縱望太室

猶在後路曲南西則但見少室若大觀少室之美非由玆
路則不能盡詣邑人謂之冠子山正得其狀自此行十七
里出潁陽北門訪石堂山紫雲洞卽邢和璞著書之所山
徑極峻捫蘿而上者七八里上有大洞陰數畝水泉出焉
久爲道士所占爨烟熏燎又塗墁其內已戒邑宰徙而出
之此間峰勢危絶大抵相向如巧者爲之又峭壁有若四
字云神淸之洞體法雄妙蓊薛老峰之比諸君疑古苔蘚
自成文又意造化者筆焉莫得究其本末少留數十刻會
將雨而去猶冒夜行二十五里馬上粗若疲厭則有師魯



語怪永叔子聰歌俚調幾道吹洞簫往往一笑絶倒豈知
道路之短長也十七日宿彭婆鎭遂緣伊流陟香山上下
方飲于八節灘上始自峻極中院末及此凡題名于壁于
石于樹間者蓋十有四處大凡出東門極東而南自長夏
門入繞嵩轘一匝四百里可謂窮極勝覽矣而切切未滿
志者聖俞不與焉今既還府恐相次便有塵事浸汩故急
寫此奉報庶代一夕之談

○表

諫靈太后幸嵩高表　北魏　崔光

伏聞明后當親幸嵩高往還累宿鑾遊近甸俛存省民物誠
足爲善雖漸農隙所獲棲畝饑貧之家指爲珠玉遺秉滯
穗莫不寶惜步騎萬餘來去經踐駕輦雜遝競騖交馳縱
加禁護猶有侵耗士女老幼微足傷心秋末久旱塵壤委
深風霾一起紅埃四塞轘轅峭嶮山路危狹聖駕淸道當
務萬安乘履澗谿蒙犯霜露出入半旬逆越數舍飄颻彌
日仰虧和豫七廟上靈容或未許億兆下心實用悚慄且



藏蟄節遠昆蟲布列蠉蠕之類盈於川原車馬輾蹈必有
傾殺慈矜好生應垂未測誠恐悠悠之議將謂爲禍興邪
所役困於負擔爪牙窘於賃乘供頓候迎公私擾費廚兵
幕士衣履敗穿晝暄夜淒因所覆藉監帥驅捶泣呼相望
霜旱爲災所在不稔饑饉薦臻方成儉敝爲民父母所宜
存恤靖以撫之猶懼離散乃於收斂初辰致此行舉自近
及遠交興嗟怨伏願遠覽虞舜恭己無爲近遵老易不出
戶牖能勞形之遊息傷財之駕動循典防納諸軌儀委司
責成寄之耳目人神幸甚朝野忻悅

賀封禪表　　唐崔融

臣某等言伏奉某日詔書有某年月日有事於中嶽恭聞大禮不勝欣忭臣聞巡狩者何觀人風而叶時月封禪者何增天高而益地厚然則聖帝臨下必有王帛萬國之事焉明王在上必有柴望百神之禮焉伏惟天皇御寶位膺曆宅顯氣以開元鼓淳風以成化宗文祖武之業天靡彌光制禮作樂之功皇猷載遠四方無事不聞犬吠於中國六合清平唯瞻鴈行於道路恩周動植德洞淪寅東魚西口口口而自至玄秬黃莖應圖而合牒萬維中嶽洛陽



下都三臺崛起五衛相映風雨交會實惟天地之中成靈肅然固是神明所伏可以光照祭聖可以謁欵上玄展時邁於仙宮叶歲巡于福地象天之道備法駕而非遙監君之來因名山而有日臣等飲和昌運目覩崇班用雖微於犬馬情誠兼於鳥獸三呼在聽欣承漢后之儀群議不行竊鄙晉氏之德限以官守不獲稱賀軒墀無任悚踴之至口口某奉表中賀以聞

○疏

諫武后避暑三陽宮疏　　唐張說

宮距洛城百六十里有伊水之隔嶄坂之峻過夏涉秋水潦方積道壞山險不通轉運河廣無梁咫尺千里扈從兵馬日費資餼太倉武庫并在都邑紅粟利器蘊若山丘奈何去宗廟之上都安山谷之僻處是猶倒持劍戟示人鐏柄臣竊爲陛下所不取夫禍變之生在人所忽故曰安樂必戒無行所悔不可一也告成褊小萬方輻輳塡郛溢郭併錘無所排斥居人蓬宿草次風雨暴至不知庇託孤惸



老病流轉衢巷陛下作人父母將若之何不可二也池亭奇巧蕩誘上心削巒起觀竭流漲海俯貫地脉仰出雲路易山川之氣奪農桑之土延木石運斧斤山谷連聲春夏不輟勸陛下作此者豈正人邪詩云人亦勞止汔可小康不可三也御苑東西二十里外無垣牆扃禁內有榛叢谿谷猛毅所伏暴慝所憑陛下往往輕行警蹕不肅歷蒙密乘險巇卒有逸獸狂夫驚犯左右豈不殆哉易曰思患豫防願爲萬姓持重不可四也今北有胡寇覷邊南有夸發騷徼關西小旱耕稼是憂安東近平輸漕方始臣願及時

夜幹深居上京息人以展農修德以來遠非不急之役者無用之費澄心濟儉惟億萬年蒼蒼群生莫不幸甚臣度芻議十一不從一何者沮盤游之娛開林沚之玩規遠圖替近適要後利棄前歡未沃明主之心已辰賞臣之意然不愛死者惟言責不職耳



○序

## 五嶽圖序

漢 東方朔

五嶽眞形者是山水象也盤曲廻轉陵阜形勢高下參差長短舒卷波流淌于奋筆鋒鋩鈩鍔于嶺勢雲林玄黃有如書字之狀是以天眞道君下觀規矩擬縱趣向因如字之韻隨形而名山焉昔黃帝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會之諸侯咸宗軒轅爲天子代神農是爲黃帝天下有不順者從而征之破山通道未嘗寧居東至于海登太山勒岱宗西至崆峒登雞頭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獯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野遷徙往來無有常處祭四嶽並有佐命之山惟南嶽孤特而無輔乃章詞三天太上道君命霍山潛山爲儲君奏可帝乃自造山躬寫形像連五嶽之後又命青城爲丈人署廬山爲使者形皆以次相續此適始于黃帝耳古書五嶽眞形首目者乃是神農前世太上八會群方飛天之書法殆鳥跡之先代也自不得仙人釋注顯出終不可知

○記

新修嵩嶽中天王廟記　　唐　蕭行儉

太室爲九州之險五嶽之冠孕靈生賢作鎭地中自漢武開萬歲之呼令祠官加增其祠厥後元魏徙廟于嶽之東南開元十八年玄宗徵元封故事再飾祠宇天寶初又命秩祀王禮封爲中天王編在祀典每歲六月天子遣河南尹至嶽下潔齊其牲牷珪幣以衎事祝史執籩豆樽俎以陳辭望秩之祭以崇配天之祾歲無違者而年祀寖久其土偶木偶及東序西序南嚮北嚮圖形象者皆風落之日



烜之雨濡之塵敗之或墉垣缺隊彩繢漫漶不悉之成蓋闕如也漢南元戎滎陽鄭公由滎陽守而尹洛邑用端寀溫文宣明教化爲導人之道聆其積弊俾革其故自中天王洎夫人纓綏冕服首飾步搖間以金翠彰用五色旁羅四嶽四瀆施于啟毋少姨之倫其餘交乎戶室立于階闥搽大屁汪僕姑執殳秉鉞環列廡下由四墉周于壖垣過祠及門瞻其容衛者首如頷目如瞋臂如戟吻如相稽擎跽屛息若交門之有鄉坐拜者焉夫古之牧人事神必交修之人仰神之正直神依人之明德以享豐福以衍百祿

眞爲政之本也前代五嶽視三公皇家之制寵踰五等今徵鄭公崇飾諸祇之旨蓋所以奉國典尊君命也庚申歲行儉作吏承命藏事宮庭因欵識于石播美厥後云

修中嶽廟記　　唐　李方郁

上四年用大司計侍郎爲丞相其明年以我相秉樞機我公掌綸誥宜爲避嫌遂自閣下拜河南尹將辭上悄然謂公曰前時洛水爲災洛民大潰四走無逃至有沒死者豈勝其宽耶而公今去我無東顧之患矣公旣至理事先以恤民爲寄活生拯死大開廩庾賑貧乏飽饑腸煖寒體極



於幾何靡不周悉而又蠲逋租省徭賦俾安穩其起居勤强其事業故遠邇之民相賀而歌曰天災流行兮代有下民昏墊兮時數命無以逃兮諒自嗟豈將天怒我尹之慰恤兮寔解予之愁苦夫得耕兮婦得織日出得作兮日入得息此倒我君之憂民兮俾我尹之來即又歌曰明明在上兮天子聖四方取則兮我公令疲民蘇息兮公之政一日將去兮誰活我之性命其都之南嵩嶽橫亘其嶽有廟距都百里每歲季夏日直土用御署祝文用犧牲粢盛醴齊庶品詔我公有事于王禮訖公周視廟宇堂殿廊廡見

其崩陊圮毀剝癬頹墮垣墉凝糜榱棟失次梁栱差敧碣謂其邑令李方郁曰吾聞大地列嶽五嵩山居其一其嶽樓中天群峰蒼翠異色其岡巒重疊異狀其出雲發雞異氣其草木森聳異岵其葩卉薈蔚異香其禽鳥間關異聽其溪澗瀠潏異流若此之狀觸目周匝四時迭觀吞吐氣象環一山之上道宮佛寺高閣危樓盡萃其中我國家以神之靈環神之形俾神之明福我蒼生峩峩其冠整整其衣兵仗駢列羽衛參差天子以時視三公禮而祠之要神之德既厚矣報神之功亦重矣所宜威吐形容華煥宮宇



奈何以危毀至是俾爾民之進拜禱祀將何瞻仰乎我令出府庫十萬貲以功用爾宜專其事俾爾心與吾心不可以異方郁謹再拜受命退而自言曰方郁爲吏稟指使上不敢罔公中不可欺神下不能苦民豈可不成耶遂鳩工藏事四旬而就見若赤白之交暎矣見若金碧之分輝矣見若榱桷之粉繪矣見若栱斗之光赫矣見若簷溜之矗截矣見若溝墄之端隆矣見若戶牖之照燭矣見若垣墉之齊削矣旭日明媚夾壇殿之飛翬朝霞卷舒助峰巒之起秀則知公之指制可以邁古冠今使海內神廟仿象崇盛無逾於中嶽公天發晶朗嶽鍾秀粹群妙符識萬頃澄襟瓊樹冰壺涵徹于神宇黃鐘朱瑟鏗奏于文章況公尹正之能撫民之美愚知其不日而將與吾相連枝於台座之中致美於廟堂之內將吾君岌立於堯舜之上措吾民登壽於遂古之際必矣方郁忝官在縣行及秩滿特蒙公錄以微績上表量留付之修飾輒敢敘德紀事刻石以記

嵩山會善寺戒壇記　唐　陸長源

嵩高得天下之中也所謂名山福地異人靈跡往往而有漢晉間高僧植貝多子於西峰一年三花因爲浮圖遂爲



寰中之眞境又有兩阜中斷谿爲石門飛流縈回以噴薄喬木森踈以布護先是有高僧玄同律師一行禪師鏟林崖之敧傾填乳竇之窌窱甃玉立殿結瓊搆廊旃檀爲香林琉璃爲寶地遂置五佛正思惟戒壇思惟者以佛在貝多樹下思惟因名貝多爲思惟即三花之義在此自河洛烟塵增廟崩褫上都安國寺臨壇大德乘如修慈業廣秉律道尊志度有緣法庇群動慨茲壇隳遂爲聞徹尋有詔申命安國寺上座藏用聖善寺大德行嚴會善寺大德靈珍惠海等任持每年建方等道場四時講律藏用上人逆

躅徧尋高情獨邁美殿埒之嚴廣寶具石之勝紀其蹤不朽其教益弘于是鐘梵相聞龕鑿交映豈獨廬岳名嶽空記遠公之行沃洲精舍重述道林之跡時貞元十一祀龍集乙亥大火西流之月也

重修中嶽廟記　　宋　駱文蔚

恭聞聰明正直者神于是乎封五嶽命四瀆以主天地之柄溫良恭儉者人於是乎位三公侯萬戶以序君臣之政神之靈雪霜風雨應其候人之正士農工商樂其生是知神正則福善人貴則通神既感應以相符在影響而斯契嵩嶽廟者名高祀典位冠中央南汝川而北洛川地封靈鎮左太室而右少室天設神宮國家祭享之外留守祈禱之暇每至清明屆候媚景方濃千里非遙萬人斯集歌樂震野幣帛盈庭陸海之珍咸聚於此或曰非禮然事涉餘論且理亦有焉使人畏其神則暗室之中有所思也使人畏其法則康莊之內有所懼也若畏其神懼其法成政之道亦在茲乎其如所獻不可勝紀雖云廟用未曰精專歷政以來罕革厥事不有明賢無由立功留守侍中稟嶽之英得河之靈許國忠貞施政肅清於是奉君之祿愛民之



暇乃傾斯邑備聆厥由一日命寮佐曰食君之祿豈徒然哉今欲務本成政如斯可乎四座咸曰善於是選彼介人監之于廟未逾期月所獻寶貨幣帛充溢廊廡仍令掌綰許侯修崇乃差軍將孫禧相度又差登封鎮將郭武等同以爾旱親左右聽吾指縱擇彼村人臻其必葺雜用二十三處行廊一百餘間莫不飾以丹青繪之部從栽松植木去故就新不可一一盡紀俄而吏不敢欺告厥成功仍聽民歌靡敢弗錄歌曰時之泰兮聖人功政之清兮君子風覩廟宇兮嚴潔賴明師兮修崇足使謁者生肅然之禮祭者敦如在之恭則明神貴人感應之兆信不虛耳文蔚忝華無能編苫自許徒寄化風之內幸窺修飾之功是罄蕪詞直書盛事慮年代以杳邈勒貞珉而斯在時乾德二年八月十五日記

頻谷書院記　　元　王沂

登封古鄭分頻陽在鄭爲城頻莊公遷其母武姜之地也城頻東有廟以紀頻谷之考叔傳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考叔在之矣廟不知何代立民事之謹皇慶二年春里之耋老得宣聖廟廢址於城西北隅斷碑仆地者三拔蕪翳

讀之則宋大觀初所頒學制元豐崇寧間建修所立石也
廼即其處剗榛棘擲惡木必使目備因高就下爲殿以祀
先聖先師堂以講誦歲久圯壞不葺後至元五年秋工部
郎中温侯格非時居潁陽謁之見其區位湫隘垢蝕埃翳
大懼神弗臨享率其里之士出私財斥新之堂殿宏敞深
邃像設以制翼以修廊繚以崇墉樓有廬齋有室又爲祠
以合考叔像歲時邑吏率僚屬諸生奉籩豆粢醪以薦指
重幣以聘學完行修士爲師以教其鄉之子弟於是嚴才
里秀屢接戶外弦誦之聲相繼矣登封縣尹閻詢具其始



末詳於河南守郡使者覆如言廼聞于朝如請扁曰穎谷
書院

勅祀中嶽記　明　夏子成

洪武二年春正月四日群臣來賀皇帝若曰朕自起義臨
濠率衆渡江宅於金陵每獲城池必祭其境内山川於今
十有五年罔敢或怠邇者命將出師中原底平嶽瀆海鎭
悉在封域朕託天地祖宗之靈武功之成雖藉人力然山
川之神實默相予況自古帝王之有天下莫不禮秩尊崇
朕曷敢違於是親選敦朴廉潔之臣賜以衣冠俾齋沐齎

慄以俟遂以是月十五日授祀幣而遣焉臣子成承詔將
事維謹三月初一日祭于祠下感靈歆格祀事孔明爰石
鐫文用垂悠久惟神含育萬類奠於中土典禮既崇綱維
斯在尚期陰陽以和風雨以時物不疵癘民庶乂安是我
聖天子之所望於神明者而亦神明祚我邦家之靈驗也
謹記

周公測景臺暨新廟記　明　陳鳳梧

登封縣東南三十里有先聖周公測景臺迄今二千餘載
巋然獨存考之周禮大司徒職曰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



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
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
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
之所和也蓋周公相成王定都於洛立土圭以測日景求
地中其制度精審有非大聖人不能作者先周公而聖者
曰堯舜禹湯文武達而行道於上後周公而聖者曰孔子
孟子窮而明道於下惟周公以元聖任行道之責而兼明
道之功觀之六經則可知矣孔子之道實傳之周公故曰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自昔論大聖人者必

以周公並稱而漢唐以來祠於學宮率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自後尊孔子爲先聖而學者不復知有周公矣故愚嘗欲建議以周公孔子並祀於學而未之舉也巳卯之冬承乏[illegible]明年春公牒稍暇迺稽圖經得所謂測景臺者亟檄有司葺其頹壞芟其煩蕪以復古制臺之北舊有周公廟久而湮廢復令重修之殿廡門墻煥然一新扁曰先聖文憲王廟葢唐所封爵謚也迺遣儒官祭告仍著爲定式歲以春秋次丁有司致祭如儀庶以表元聖之制作而係千古之瞻仰云爾崇德報功豈止於是哉有司請



文紀其事蓮拜手稽首而爲之書其承檄修復則知縣韓錫典史李崇學也而觀星臺在廟之北相傳亦周公所築因並及之以傳疑云

## 遊嵩山記

明　都穆

癸酉十一月朔予至洛陽欲圖嵩山之遊二月丙寅至偃師縣三日丁卯離偃師沿洛河南行五里渡河十里登唐盧陵王墓墓上石人馬暨石表猶存中一碑高大字漫滅不可讀三十里至轘嶺口兩山對峙石道崎嶇乃唐高宗幸少林寺時所鑿山行八里至少林寺在少室山北麓後

魏王孝文爲胡僧跋陀建一碑刻唐太宗爲秦王時賜寺僧御劄有云王世充叨竊非據敢違天常法師等並能深悟機變早識妙因擒彼兇孽廓茲淨土聞以欣尚不可思議今東都危急旦夕殄除並宜勉終茂功以垂令範葢當時寺僧之立功者十有三人惟曇宗授大將軍其餘不欲授官賜地四十頃此可補唐書之缺惜無有知之者少林僧至今以武勇聞則其所從來遠矣寺佛殿後爲講堂後有立雪亭昔僧慧可嘗侍達磨雪深至腰不去卒嗣其法今僧中稱爲二祖出西廊百步有甘露臺跋陀于此翻經



天降甘露故名西北上山二里至達磨菴殿前有六祖手植柏又上一室門外石刻達磨面壁之菴六大字宋蔡卞書室中塑達磨像案置一石高僅二尺廣尺餘其上達磨之形宛然拭之益顯菴之上四里有達磨洞茲石迺其九年所面古謂精誠可通金石諒哉回宿方丈四日戊辰至僧文載言經閣後有古槐一株視之其高十丈圍三十尺文載誦文潞公遊寺詩有五品封槐今尚在之句則其壽可知第未知封自何時莫能考也出寺東行十五里折而東北三里至戒壇寺入門破屋三楹其中碑四刻元學

士李海光所書茶榜字徑三寸遒偉可愛後即戒壇頌比已久旁有唐大暦二年敕戒壇寺碑寺右百步爲會善寺法堂中有後魏嵩陽寺碑後刻云大唐麟德元年移[illegible]北可謂古矣佛殿右偏有泉出自山中惟供寺中之汲適之俚資灌漑則伏而不流僧云唐有高僧晏公於此講法華經龍作人來聽晏知其龍也告以乏水遂送此泉蓋其相傳如此東南行時有飛雪十里至登封雪大作五日已已雪猶未止六日庚午雪霽登封東行嵩山近日雪蒙其顛而玉田瑤樹復相帶映其清逼人恨無驚人之筆如范寬輩者以圖之耳八里至嵩山神祠祠在黃蓋峰下蓋嵩山巍然中國之中其周圍二百里群山拱列有類見[illegible]其秀鍾靈聚爲五嶽之尊而黃蓋一峰在山東南盡處其宅神靈尤宜祠之外有亭翼然過客憩於入謁多展拜於此入門三重咸有古柏或喬或偃或俯或伏或屈而蟠或怒而攫或奮而欲騰又或如帷幄之張車蓋之擁幾二百株三門之内四嶽神祠分列左右又入門有降神殿壁繪生甫及申像歲久惜多剝落謁嶽神殿其西爲御香亭[illegible]朝廷降香悉貯於是祠多歷代碑刻不能盡讀午飲祠之



公亭飲畢東行二里折而北二里山之北麓入盧巖寺蓋唐盧鴻隱處後遂爲僧廬其上四里復有盧巖上寺聞石壁飛瀑數丈觀此殊勝路陡雪深竟莫能至七日辛未登封北三里至嵩陽廢觀其中所存惟唐李林甫聖德感應頌元五祖七眞堂記二碑及三古柏柏之高皆不逾三丈大者六人圍之下舊有石刻云漢武帝封大將軍其次四人圍之不盡道士云此次將軍也皆形狀怪甚不可圖繪夫漢武迄今千七百年柏在當時則已受封其壽固不測以今視之殆殷周時物耶其又次亦三人圍之平生見柏之古者多矣若三封柏豈惟予所未見盡天下之壽木或未有能過之者奇哉奇哉又東三里據山之陽者爲崇福宮其後名爲萬歲山昔漢武帝臨幸聞空中呼萬歲者三因卽其地建萬歲觀唐更名太乙宋於此奉安眞宗御容設提舉管勾以祝釐中故有奕棊攜蒲泛觴三亭今惟存泛觴之石予命道士引泉委曲流之立飲其上而寒風砭人數栢卽罷下山東行一里觀啓母石石旁之祠及唐崔融碑今皆不存按啓母石事見淮南子其說不經後之人蓋皆辨之四里還縣宿

嵩遊記第一　　明　袁宏道

度緱嶺越轘轅關西南折入山坳則少林寺也少室截然橫其前諸山環之天然回合如有尺度京洛之間古蹟廢盡獨此寺猶存典型日者過東都覓故宮遺址了不可識詢李文叔所記名園亦無有而伊闕兩崖廢像殘碣崩剝苔蕪間令人墮淚此中差強人意不復為此寂寂歎矣樗道人曰今好事家所貴者曰古曰完曰款識山狩于虞古也霧窗雲寮飛布崖谿完也隋唐以來碑碣森列庭中款識也堂頭僧曰道人欲置茲山于貫城市耶請以一轉語酬價矣道人曰有大力者負之而趨余大笑堂頭僧者曹洞下見孫主斯院者也從院東西穿詰曲磴道中過甘露臺有古樹根如歆石虛處如梁已出寺西折行觀初祖影石石白地墨繪酷似應真像老僧曰澗中自有此石能為水樹雲影余曰然石以影重達摩之重不以影不以石不以面壁此中不須蛇足也已從菴後出行三十餘盤得初祖洞洞中石如波卷不盡五乳峰者數丈已下山度南嶺十餘里得慧可覓心臺臺形如盂倚翠壁下臨伊洛黃河蒼莽行綠烟中已歸院遍歷軒除庖湢休于丈室頤樗道



人詣曰是中有余衣履跡焉雲樹烟巒若舊識者余夢遊茲山久矣曉起出門童白分棚立乞觀手搏主者曰山中故事也試之多絕技欲登少室無所得路乃止少室奇秀迫聳不可見遠乃得之行修武道者望若古鐘仰出諸山上從汝來者惟見千葉芙蓉與天俱翠搖曳雲表而已山四市皆壁群山翳其外迫之乃不見巔而見翳遊人多不愜夫豪傑之偶于衆也凡才得肩而敝之及特地既遠肩敝者與腐草俱盡而天下始望之若飛仙士患不特遠耳余數年前走南陽道遠翠于霄土人曰九頂蓮花寨也了不知所謂及過嵩嶺忽有舉此名者始知所見在五百里外也少室之秀特可知矣



嵩遊記第二　　袁宏道

出東關里許有皂巾而薇藍者請曰由西華道耶余不解及至嶽祠從垣之西竇入不覺一笑祠在黃蓋峰下偏峰之左東行數里得澗寂無人聲蘆風水響環繞山若沿澗而北得山足澗與山曲折如月半弓漸高得寺寺盡而嶽盧浩然舊居也至今猶襲其姓山至此忽兩分如人張左右臂當胸腹處削壁千仞根虛而却如割大甕之半水從

了處出初猶粘壁霧霏紛飛忽然墜空千絲植下濺石爲屑散布一澗時方下春日與烟相薄而瀑濺之風復生態其間正視不一色去瀑十許步巨石岌嶪遊人各踞一石望瀑而飲回風忽射稀點灑面起立欲避而雨腳已斜卷去朱非二日少時讀天台賦知有瀑布不知其奇麗如此問余余曰三見之矣見于五泄者如奔雷其觀傑見于黃巖者如立玉其觀逸若夫蒼寒霏微簾披綃曳此爲最幽矣登封令傅元鼎曰嘗夏月雨後經此飛濤挂壁激石倒立如柱響震一山余曰然古人謂夏山如滴冬山如睡瀑



亦有之夏瀑如怒冬瀑如喜此正盧君喜時也壁石多奇或爲霞或爲紺或爲嵐而根下有石數丈雲轡洗出其紋如刻畫澗中多白石壘浪界之與影石相似獨不能爲人物耳澗西有小洞容數人其下流峽中石几石龕石版道妍不一與碧潭相映爲山中絕景

## 嵩遊記第三

袁宏道

道陽城廢址入會善寺寺半圯有泉泠然及門而沒西去數十武爲戒壇頹欄敗砌皆鏤隋唐佳句人物山水細入毫髮石柱上有唐宋題名字極精寺故魏孝文避暑宮也唐以來習毗尼者居之遂有壇古碑刻完好者菩薩戒經大曆十三年協律郎高堅書魏天平二年嵩陽寺碑不著撰書姓氏末云唐麟德元年九月庚申從嵩陽觀移來乃知嵩陽古梵刹也門之右有大曆二年中書門下牒其下勅代宗手勅二十四字無一筆蝕者碑陰勒戒壇記汝州刺史陸長源撰河南陸郢書隸法遒逸戒壇西南麥畦中有開元十五年道安禪師碑廣平宋儋撰兼書末云建塔僧破竈損一字蓋神僧破竈墮也塔已荒不可識而碑尚可搨今人俱知戒壇寺茶榜可發一嘆山僧云古碑甚多



磨爲時貴書且盡余自少林入嵩廟閣碑如林然耳目可及或無他厄數碑沈淪恐不免聊載之以俟永叔德甫耳東過嵩陽宮觀漢三柏大者七人圍皮如皴石望之若山餘不甚修者土掩其本也今宮之石柱猶孛存其一掘三尺餘乃見礎古宮殿基高常踰例柏之地視堦不當高于基三尺耶柏之得封也必以傑在漢已爲故物前此之積埃又不知幾許余意非去土數丈不能盡其修偉也舊志謂石上有韓文公題名歐陽文忠公跋遍覓無有偶見石柱上有宋人崇寧三年三月十日觀退之題其半沒土具

題求之左方得邢和叔題名右方有云余與子由攷試畢與進士畢同遊二室諸寺最後過天封精思觀道子書蹟行熙寧五年九月十日也其下不書姓又稱子由不書氏語氣酷似大蘇是時子由以忤安石出爲河南府推官而子瞻送杭州進士詩序有云熙寧五年錢唐之士貢於禮部者九人十月乙酉宴于中和堂公是年監試杭州不應復至洛也其人定佳士當是西京教授王平甫龍耳韓歐書竟不見退之題最簡古今載集中郡邑志俱不收韓集非僻書也永叔跋見集古錄郡志有之永叔先後凡數至



其一與梅聖俞俱郎跋中所云登峰頂觀龍潭石記者也其一與謝希深諸人俱有見神清洞一事希深書云師魯語怪永叔子聰歌俚調幾道吹洞簫往往令人一笑絕倒至今數百載如見其眉目也野史載錢思公守西都歐謝同在幕下一日自嵩山歸暮抵龍門香山雪大集忽烟靄中車馬渡伊水則思公遣廚傳歌伎來到因傳語曰山行良佳少留龍門賞雪無遽歸也宋人風韻乃爾柏之右豐碑一與太室爭傑其文不足言書則徐浩八分體字字生動欲飛書家所云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不虛也東過崇福

宮宮荒寂甚郎有宋諸賢所嘗提舉者宮之左爲啓母石石三丈餘劈裂小石事載淮南鴻烈甚誕而唐崔融啓母廟碑云漢臣之筆泉墨海陳其令名蔡相之一字千金敘其嘉應又引郭璞李彤爲證則謂眞有其事矣石之前豐石爲門其半已頹右方有字皆大篆風雨蝕且盡視元魏碑尤古年號上隱隱一光字而戸曹史某及辛癸之間數字尚可識

## 嵩遊記第四

袁宏道

古云華山如立嵩山如臥二語勝譜非久歷烟雲者不解



造是語也然余謂華山如峩冠道士振衣天末嵩則眠龍而癡者也登嵩之路凡數處從萬歲峰者爲漢封故道迂迴二十餘里至中峰巔下視諸峰危石削壁或懸或仄態貌奇古因憶謝絳與梅聖俞書所謂玉女窗搗衣石八仙壇者按圖索之去此當不遠然石上無片字從者百許人無一導引者可恨也山巔一頹室側有古井甚晶瑩旱歲不竭前後有小峰疑郎古封禪壇規制亦敞余問道士此爲峻極上院耶道士茫然余笑曰若得劉伯壽爲導當無此苦矣稍東爲白鶴觀故址背負三峰左右皆絕壁大熊

諸山屏其前橫者如案擁者如髻列者如眉幽邃平遠實
太室之奧宅也一松亭亭立秀傑非常觀廢已久山中樹
大于腕者動遭翦伐而此松獨存殆有物護之松下遺跡
宛然募童子能得片碣者與百錢得故瓦礫者數錢一時
隸卒散盡披荆求之得古瓦數片皆琉璃龍其首唯碣不
可得欲過別峰而暝色已迫余謂元鼎曰松間得一亭旁
搆小室遊者宿其上五日始爲不負此山也山之奧處不
必論其指名者如韓公之龍潭歐公之天門泉范公之三
醉石皆不能以一日窮今之遊者一宿少林輿而過太室
之前至嶽廟天中閣倚欄一觀歸而向人曰吾已盡嵩山
矣是尚未觀其膚也東行里許天昏黑不可得舊道從者
曰從野猪坡下稍近但嶮耳余笑曰嵩山無險乃杖策行
崎崖中約十五里至山足昇日曉出城未至門百步許見
城外有白烟突起以爲爆烟也頃之忽化爲環大可數圍
直入雲際不滅者久之

## 嵩遊記第五　袁宏道

石淙非嵩也槩之嵩後者水從東澗注嵩之餘也曉起見
簷外絲雨頗不快倚軒瞻太室翠色若滴知非雨候也勵
而出東門縱壁不起僅以爲樂過箕山望許由冢雲居鱗
鱗如欲圻至淵景臺乃見日折而東倚澗行山皆土阜甚
舒緩將至石淙半里許漸聞水聲及至一澗皆石如稠林
之筍四顧不得寸膚不知是石何時飛來轉徙之間向之
土阜何處徙去也石錯立波中布置環巧四面之山宜高
則爲峰爲巘爲屏若約吾目使不外見其朴也中央之山
宜平則爲砥爲嶼若以供吾布席置酒之用也石之大者
可坐十許人小者可分棚角飲飛觴走兕近可手攬遠可
緪度也當澗之衝列三峰以拒水水激其根如甕如齒斜
飛正射交注潭中激以觀其怒也遶石皆深潭幽冷如黛
渟以觀其色也至澗之下流石忽自夾兩崖青壁削立長
可十餘丈水至此如匹練所以蓄其浩瀚逸其奔放也石
之麗在壁水之麗在峽踞中央者駐于欹危不敢迫視則
又爲洞于岸之南人穿洞腹出至唇而拓水之深碧石之
奇峭可以坐而收也澗上之山高者不過二十仞卑者數
仞水可以步計石可以笏計然其勝爲箕潁之冠其去太
室也二十里而遙

## 嵩高遊記　明　文翔鳳

登伊之臥雲山可問窩自伊東入汝州則[illegible]色蒼若且[illegible]
頹然閱十甲子弗得徙頃以他詣行蓋乙卯之四月十六
日自遵汝館飯蓮因精舍夜行三十里至汝則與[illegible][illegible]
豐雨令飲遠旦詰日造風穴山之白雲寺山帶柏如綠[illegible]
谷穿一線沿溪入僧舍布散背其谷如村落之山棲者帶
垣弗巷登其巔閱空同觀風亭碑見予少所讀大快下觀
仙人橋爲費長房飛杖處已出自其山就道行澗中者西
十里飯仙林寺出寺行則爲仙人嶺始見少室之峩冠而
卓揖我也行三十里皆石嶺起伏避馬蹄險盡則爲峻嶝



坂始見太室之龍眠於少室左也涉潁水則李盤珠特品
自登封逕予者四十里其父前廣文任予汝濱書院者宿
大金店蓋又二十里明日予既以弗遂叩晨闈又不可就
邑居煩王者遂假道禮嶽廟廟當嶽首嶽蓋東南[illegible]百云
改衣於陟方之館自西闕造峻極殿出觀王曾氏碑登黃
中樓一日天中閣望箕山山如箕或指其東嶺之[illegible][illegible]好
蝶者曰許由冢還館雨至李生來遂以李生遊盧巖寺寺
盧鴻宅也蓋東北行至下寺逶迤而上得上寺可七八里
其歸拂衣裙予以東海舊夢吟太白尋盧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以當之又入澗有亭子以觀瀑布者翹首則如疋練幅[illegible]
之下亞寒濤百尺迫人蓋其上巖池水方乏僧坊之以行
憲公來予命決之始作飛瀉已乃問一臂之巖曰盧舊居
盧嘗聚徒五百人而寺當山之折處監弗肯此登頂一道
雨且暮遂亟還嶽館受李生餉十九日西馳八里而至登
封有申甫故里有祠祀禹益二程公謁已即馳就嵩陽宮
焦嵩生進士欲延予予弗授館人北出闉東北望大石之
岑立崇福宮畔者曰啓母嵩陽宮有漢三柏武帝爵之將
軍者大者可五六圍高不閱數丈袁中郎疑其爲壘基[illegible]



足殆是禮二程像已諸生焦昌祚王甥張孔修傳性良謝
允中陳懋齡劉養冲焦復亨因李生來謁遂延坐於大將
軍之下風透頂骨不可留遂以十子北穿澗巖造象極洞
洞片石而中豁者如鷄卵故初名鷄卵洞坐石上以蓋障
日流飲又下息於洞洞有雙井洞之上巷云即太白所濯
翰寄焦鍊師蓬萊仙者按李詩在太室東北爲萬歲峰此
亦登頂一道七里可陟畏毒熱弗前遂還宮受李生餉辭
諸生不可遂偕西諸生請觀會善寺問嶽神受戒師戒者
也寺有泉水至寺門而隱亦異所謂龍化爲老人聽經而

報之水者又西爲戒壇寺觀茶榜稍壇多異鷄如斧繡又西北行再折而至少林寺蓋又二十五里寺當少室之陰三十六峰之外有峰曰五乳自少室拖一臂而北抱寺東則幔轅當嵩嶽之右陲其夕館於達磨衣鉢之堂有榜曰單傳其法座如王居爲諸士辨儒釋并大地山水二十日陟立雪臺問秦槐僵矣縱觀已俾焦復亨氏題予并十子之名於他碑琢之系以尊天作聖之矢出門諸生請予過其主法僧蓋曹洞宗世一人派達磨者遂觀秦槐之贗者於左院自跋陁之甘露臺西北陟初祖菴觀面壁影石石



可二尺白質而玄文如胡僧之趺而面微側者異之故洞石而置之以便貴人觀者洞抉絕巖數百武畏毒熱又弗前問貝多三花僧以蘿之施於柏者對其六祖手植柏亦贗歸觀六十僧之以掌搏者劍者鞭者戟者遂以輿西南陟鉢盂峰之二祖菴六生從巉不可馬咸自擁蓋徒喘前堅辭不可菴井四兩兩相准云二祖卓錫得之少林無水云神僧逆知五百年有女主登之而叱水使西此高峰類井又異南巖有丈餘石當絕箭開見心臺亭之俗曰煉魔予命焦生題曰摩蒼下坂聘直爲諸生談智仁勇歸則兼

偷其主法者夜則錄山中所得詩明日復集士爲極辨儒釋諸生從之十五里別諸岐夢又蘀草坐爲諸生口占有杯中翠色來嵩少座上清氛送穎箕之句張生問尊天辭之以闢佛盡投諸生嵩遊詩李生則將諸金店悵若去予自崚嶝改途入伊實邇五十里而坦徐西向久日自溫泉至道汝館入邑館前道回首少室冠立而邁拆始咫尺也嵩高則微見於少室之東若欲案拶舑送歸客者凡七日嵩遊三日詩二十五首風穴之詩二首

## 修城記

明 傅梅



竊惟治邑猶治家然令之視邑猶家主自視其家然夫苟以家視邑則中心圖之度其緩急擇其便利計其昌大久遠何俟人之督責知雖不及必將至焉不然則是寄公而代爲理者耳彼且逆旅其身彼且傳舍其位日居月諸庶幾有代代者吾事畢矣容容以自逸嘔嘔以見德此世所稱智人也非吾之所能及也予自丁未冬承乏是邑歷崛𡾊砰磷之途以入望其城則斷堞頹塹欹傾湫隘不可以舉目矣泣其堂則人吏偃蹇文書沈闕郡符督促未應者尚二百餘事問其俗則鄙野無效惟正弗供群不逞依憑

山谷白晝殺越人百姓恫恐至上不敢誦言誅之予喟然
太息曰邑有剽夥若斯者哉已而自念生平期許正在于
此乃吾腾踏四顧曰矣當關理亂髮者必自其本夙興夜
寐先綜簿書而勘較之時延見耆舊問所便苦次第而致
之民每每食忘匕寢忘枕頭目岑岑不少休會上官督責
賊曹甚急乃發兵四出徼天之靈群盜授首諸緒亦稍稍
就天未厭禍而旱魃起矣饑饉洊至則又衝風冒露日就
啚部開省發民而噢咻之與傴同悲與涷同泣方是時也
解脫而口毒邉恤城之惡哉歲庚戌始獲大有乃淫雨壞



民問廬舍相望城復于隍且過半矣西成既畢邑中諸大
夫暨諸弟子員造而請城予應之曰不時諸大夫曰龍見
戒事火見致用水昏正而栽何謂不時予曰非是之謂也
前年興大獄鳥獸駭呼予至今心悸冤平而無歲流亡徧
野幾至暴骨今年雖幸稍稔瘡痍未起呻吟未息所謂不
利時也時詘舉贏其奈之何諸大夫曰否否是保障也二
百里幅幀五萬戶口日憂堂奥之顛惟不虞之是戒民之
望是役也久矣今公滿一考而暫留民亦遇再歉而乍豐
百年一時容可失乎予唯唯度之上下知民可使也乃詩

于壺衆務美三百六十緡于今年八月[illegible][illegible]四門[illegible]十六
絲鳩集陶人一月得磚二十萬伐石于山采木于[illegible][illegible]匠
于里徵夫于保量工稱願布令程期于二月朔昌分[illegible]
而齊舉之予朝夕巡行勞其勤者振其惰者六十日而工
畢是爲三月晦不愆于素也計所創作者爲堞一千有二
舊皆拾溝中散石如鉢如盎者甃之耳今悉易以磚矣計
六百四十九丈有奇闢舊門而高之東曰春雨南曰黃龍
西曰鴻澤北曰萬歲撤舊屋而樓之東曰考辰南曰大觀
西曰寶成北曰天恩始皆錫以佳名又四方建四堞四隅



起四亭城之外築石隄一千二百四十步以衛城足其他
補闕易腐之工不復紀焉城既成百里內士女縱觀之間
有頌聲于是諸大夫士復造請曰此百世之賴也將求記
于縉紳之顯者以志不朽予謝之曰梅聞古之長民者不
忍勞民惟興作之是懼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于神人
而度之于民生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
民逑若違度乖序拂民神而反生物之則將隕越是懼焉
用文之若度于天地順于時動和于民神而儀其則百姓
便之庶幾足爲民逑矣以記爲辭搢紳之就不如衆庶之

吻榱業已聞登城者之頌不以彼而易此癸諸大夫既退予呼諸父老而詔之曰功集于勤樂生于苦予與爾庶幾克家矣方吾之經始是役也不明求衣見星而未返忘其勞並忘其怨即東門晢我輩已甘之豈知有今日哉今而後益信斯民果可與樂成矣吾聞之人心有金湯非城郭之謂也無俾城壞無獨斯畏吾不敢不勉修其孝弟忠信以為干城願與嵩山之民勗焉諸父老遂請于諸大夫而書予言于石



遊盧巖及石淙記

國朝 施閏章

十一日發龍潭南尋盧巖寺葢唐徵君盧鴻乙隱處泉出千尋巖上雨後為瀑布回風拂之為捲簾今秋旱尚灑灑如散珠然下有磐石可坐數十人盧隱居授徒累徵不起著嵩嶽記一卷問邑人亾是書矣東二十餘里過周公測景臺南望箕山故有許由冢人皆曰許由山云又十里大聲發山磵怪石林立是為石淙水從東北來束以石崖人立而猊踞中臥巨石激湍淙淙然循崖南上壁面斗削下為小潭前人竅壁置懸亭磨崖摸銘今亭廢字遠不甚辨左右石以百數大小抗墜奊㰴之勢不可具狀西一石能立為蹲虎頭目欲動前有釣魚臺其流稍遠水聲漸細夕陽既西崖黑蘚青倒映澄綠鯈魚長二寸許綵綵可數土人言昔官僚游宴嘗取魚石穴佐酒謂之小鮮危石崍峙其下流齟齬交錯如不聽水去每曲洭為潭必有平石可布席類造物者所位置以待幽人東接潁水西矚箕山仰首長歎思巢許諸人必嘗有遊跡焉彼鈷鉧潭石魚湖僻在荒徼以子厚次山名而此地處中原不大顯於世豈以距嵩遠故士大夫罕至歟抑天故靳之不使市朝人狎也世嘗謂嵩山少名泉余一日而得二奇懽惝怳而易失也



趙童子濡筆書之

遊嵩頂記

國朝 冉覲祖

巳巳冬予卜居嵩陽禮山以庚午初春至同就逸菴先生問伊洛宗旨每從書院至疊石谿行而吟坐而論於川上悟愼獨於鳶飛魚躍得有事勿正之意意固不徒在山水間也然遙矚中峰亦不禁有曠然遐舉想錫三先生時以韻語相唱酬莫逆於心暢談所及嵩少六十峰羅列胸中而實未嘗履中峰也會禮山將歸因共訂遊嵩約四月十三日集予寓舍並轡出東門道經啓母石左抵萬歲峰下

僕夫舁兆隨之自御路而上平乘險步率相半也盤可數
里有大石斜敧水涓涓循石下澄道吼嗅不能舒卧僕夫
兢趨水掬飲而予四人亦蔭林樾少息焉詢諸樵人曰此
石鏡也小僮投石聲砰訇良久乃已石梯之上道益險西
折陟峻嶺有石坎二或指爲漢武卓旗處予謂武皇儀仗
當有之而石坎恐不足以建高牙也嶺南匯古樹數株以
擁腫不材得全坐其下西望書院叠石谿諸亭歷歷在目
又數里得平原林木蓊鬱炎喝頓損綠草繡地如茵坐臥
皆適小樹亭亭花白而香錫三曰山查花也稍就而玩之



移時逸菴先生預戒僮僕爲飲食具拾枝而爇食飲皆徧
叩原何名無知者但識其下爲野猪坡云於是乘而西北
行石磵光瑩深可萬仞惶然神悚不敢復下視道旁石壁
如削奇巧作雲烟狀長林傍道虧蔽天日晝眉送好音從
林際出令人愛不能去有泉仰出旋汲而烹小僮折來花
數種香襲人裾不可識予題壁云天光歸磵細石狀學雲
奇不辯何花草風來香自拔益紀實也北望兩山缺處林
際隱隱露天光錫三指曰鐵梁峽也予曰兩山過峽是爲
峽而鐵梁何有哉踰峽多佳境危石巉巖洞穴幽邃豈古

之所稱石室者歟西上嶺高登崖之背道北出而西岐蛇
蜒漸下至崖口有門焉依石竇而開穿竇石渺巨壑惴惴
覆壓是懼小橋潤裁二尺下臨不測撫檻捫石而度叢竹
萎黃草舍欲頹石洞閴寂丹竈久廢乳泉在上洞旱涸不
能滴瀝僅有濕痕而已室內有邢子愿大書嵩陽一覽四
字橫爲几案無珍惜之者俯觀承天宮二郎觀如咫尺而
崖谷陡峻登降無路紆折二十里而後至眞太室第一奧
區也崖至中峰可三四里樵牧不及茂林豐草愈高而愈
秀中峰之巔眞武廟三楹甚隘道士茶寮化爲灰燼廟後



石洞北向非斧鑿所及疑造物者與此山俱闢也北百武
有臺臺下甃爲洞已半圮上僅容數人四顧群山崩施盡
爲此峰作兒孫矣以少室之峭拔律萃亦似不足爲鉅觀
乃知古人之尊太室非無見也少室下五乳環抱雲樹蒼
蒼者爲少林寺北望邙山如丘隴邙之陰東西綿亘顥氣
接天者黃河也太行若隱若現不知幾百千里矣盧店唐
莊諸村落近在山足烟靄簇簇縣治小如蔬圃屋宇不辨
僅有廟庭琉璃光明時一閃灼耳因歎九州之大此峰巍
然鎮其中陰陽之所會歟太極之所涵歟緬溯初莫能言

詰逸庵先生命酒飲臺上以風起移山坳行父玉井潺然
深碧欲之廿兆南登老翁峰奇石壁立擧樹下窺目爲之
眩志云高五十丈者猶不足盡也僕人有欲拔石者逸庵
先生輒止之予曰先生仁哉登高臨深其共戒之矣近西
一峰視法王嵩嶽兩浮圖藐若插孤梃耳夕陽已下寒風
切肌遂不復西而東峰甚近亦罷不能登矣歸廟各易衣
呼酒予以脾病輟飲亦乘興嚼一卮月初出微雲掩翳漸
升則皎皎無纖翳極目望遠白光漫空恍若積水之淼漭
故予得句云皓月中天時極目忽疑千頃水淼淼非親歷



者不能知此況也小僮擊鐘數杵其聲呟嘈動聽或曰夜
半得無驚帝座乎逸庵先生命環坐聯句期盡二燭予曰
卧而聯不少舒耶及就枕竟各鼾然寐矣明發予以二絕
句償詩逋錫三逸菴禮山各有作廟無可動處收之奚囊
禮山援毫題名廟碑之陰僕夫有書俚語於壁者爲之哄
然而行路東下巖岫改觀勝地隨在而有惜無人表出耳
逸遲至澗底徐出蹋盧巖上望而興羨不可即亭午方至
寺正殿已墟伽藍天王二殿巋然存閣數石皆明人所豎
無唐蹟矣西巖下盧瀨然舊洞有遺像僧猊像首謂瀨然

捨宅爲寺身爲僧也予謂瀨然賢者璽書徵諫議且不起
豈肯以捨宅出家得罪名教哉或其身後式微緇流竊伺
而得之像之猊也皆緇流之誕也顧僧無足語姑置之竟
造瀑布石下石大而凹中層紋橫發如大蛤之倚欹上張
下縮水從上奔注跳珠噴屑不附於石人立石根面前自
懸水晶簾矣或對石而望當如氷綃曳長空此瀑布之勝
可意會者惜旱涸不之見也三石委地石各一字曰千曰
柄曰嘖缺其一亦無題識僧指東阜爲瀨然花臺尚有紫
薇遺種豈枕烟霧翠址歟前過淺磵下如砥平白石黑理



錫三示予袁中郎題墨浪石字不及諦視而去至盧巖下
寺寺亦傲轉而西南取道田間穿嶽廟遵大道而歸廻望
虎頭萬歲諸峰又復穹然高大矣因悟學苟自畫即培塿
亦爲高若不自足登一峰而向之高者失矣更登一峰而
繼之高者又失矣中峰之境要不可不一至也又因登山
之竭蹶歸路之坦適而知精進者上達頹惰者下達可作
是觀也禮山曰遊之通於學也如是夫既歸錫三以荷葉
箋速禮山飲其言曰遊而不困且將爲八分書盍來觀之
予詢其使曰先生矜餘勇乎禮山大笑逸菴先生亦以爲

聯輿禮山歸益歎服二先生之化役遊可重訂哉錫三者
邑明經焦欽寵也逸菴者太史耿介也禮山襄城李來章
也予牟陽冉觀祖也



○贊

許由巢父樊仲父贊　魏　曹　植

堯禪許由巢父是耻穢其洞聽臨河洗耳池主是譏以水
爲濁嗟此三士清足厲俗

許由贊　晉　嵇　康

許由養神宅於箕阿德貞體全擇日登遐

嵩山太室贊　晉　郭　璞

嵩維嶽宗華岱恒衡氣通元漠神洞幽明巍然中立衆山
之英

○論

巢許論　晉　石　崇

客有問於余曰昔許由巢父拒堯之讓逍遙潁[illegible]賓已遺世司馬以假托之言必無此實竊以為然余荅之曰是何言歟蓋聞聖人在位則群材必舉官才任能輕重允宜大任已備則不抑大材使居小位小材已極其分則不以積久而令處過材之位然則稷播嘉穀契敷五教皐陶讞獄各已授職其聯屬之官必得其材則必不重載兼置斯可知已巢許則元愷之儔大位已充則宜敦廉讓以勵俗崇無為以化世然後動靜之教備隱顯之功著故能成巍巍之化民莫能名將何疑焉



○頌

許由頌　晉　潘　岳

邈哉許公執貞履貞辭堯天下抱朴隱形川停嶽峙澹泊無營棲遲高山與世靡爭虛薄忝任來宰斯城愧無惠化報產之政敎敎治所樂慕景名登箕逍遙來過墓廷適于時憲傾筐不盈恨無旨酒奠公之靈死而不朽公其有榮聊述雅美揚公馨聲

○銘

盧殷墓誌銘　唐　韓愈

元和五年十月日范陽盧殷以故登封縣尉卒登封年六十五君能爲詩自少至老詩可錄傳者在紙凡千餘篇無書不讀然止用以資爲詩與諫議大夫孟簡協律孟郊監察御史馮宿好期相推挽卒以病不能爲官在登封盡寫所爲詩抵故宰相東都留守鄭公餘慶留守數以帛米周其家書薦宰相宰相不能用竟饑寒死登封將死自爲書告留守與河南尹乞葬巳又爲書與常所往來河南令韓



愈曰爲我具棺留守尹爲具凡葬事韓愈爲買棺又爲作銘十一月某日葬嵩下鄭夫人墓中君始娶滎陽鄭氏後娶隴西李氏生男輒死卒無子女一人學浮屠法不嫁爲比丘尼云

○題名

天封觀題名　唐　韓愈

元和四年三月二十六日與著作郎樊宗師處士盧仝自洛中至少室謁李徵君渤樊次玉泉寺疾作歸明日遂與李盧道士韋蒙僧榮過少室而東抵衆寺上太室中峰宿封禪壇下石室遂自龍潭寺酌龍潭水過雷明日觀啓母石入此觀與道士趙玄遇乃歸閏月三日國子博士韓愈題

承天觀題名　宋　劉几



水部郎中知宗正丞公事趙宗壽師正惠然訪我因語少年把臂白髮相逢遂從兒孫輩游承天觀雅飲劇談之暮引退熙寧辛亥仲春望日祕書監致仕劉几伯壽題

○跋

天封觀題名跋　　宋　歐陽修

右韓退之題名在嵩山天封宮石柱上刻之記龍潭遇雷事天聖中余爲西京留守推官與梅聖俞遊嵩山入天封宮徘徊柱下而去遂登山頂至武后封禪處有石記戒人遊龍潭者毋語笑以黷神龍龍怒則有雷恐因念退之記遇雷意其有所戒也

盧鴻草堂圖跋　　宋　葉夢得

盧鴻草堂圖舊藏中貴人劉有方家余往有慶曆中摹本



亦名手精妙猶記後載唐人題跋云相國鄒平段公家藏圖書并用所歷方鎮印記咸通初余爲荆州從事與柯古同在蘭陵公幕下閱此軸今所歷載祀倏踰二紀洊罹多難編軸尚存物在時遷所宜興歎丁未年黜在岐山涿郡子䕫記又書巳酉歲重九日專謁大儀遂載覽閱累經多難頓釋愁襟子䕫再題鄒平公段文公也柯古其子成式字也子䕫不知何人涿郡葢亦盧氏望蘭陵公或云蕭鄴其後相出爲荆州節度使正咸通中成式終太常少卿則所謂大儀也丁未僖宗光啓二年巳酉昭宗龍紀元年此昔宣和庚子余在楚州爲賀方回取去不歸當時余方自許昌得請洞霄思卜築於此山之下視圖中草堂樾館枕烟庭羃翠亭等眇然若不可及今余東西兩巖路有亭堂十餘所比年松竹稍環合每杖屨登山奇石森聳左右詰曲行雲霞中不知視鴻居爲如何但恨水泉不壯無雲錦淙金碧潭耳謝康樂云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併天下詠之以爲口實韓魏公在北門作四并堂公功名富貴無一不滿所欲故無時不可樂亦以是爲貴乎余遊行四方當其少時葢未知光景爲可惜亦不以是四者爲難得



也在許昌見故老言韓持國爲守每入春常日設十客之具於西湖且以郡事委僚吏即造湖上使吏之湖門有士大夫過即邀之入滿九客而止輙與樂飲終日不問其何人也曾存之常以問公曰無乃有不得已者乎公曰汝少年安知此吾老矣未知復有幾春若待可與飲者而後從吾之爲樂無幾而春亦不吾待也余時年四十三猶未盡以爲然自今思之乃知其言爲有味也

少林寺戒壇銘跋　　明　王世貞

少林戒壇銘開元三年爲學生張傑書當是時傑應尚少

且不以書名而筆法老成乃爾又將未盡習帝書故猶有瘦勁意

少林寺靈運禪師碑跋　王世貞

靈運碑者唐崔琪撰末云聖善寺沙門勒下殘缺二字當時僧書耳文淺陋不足道書法絕類聖教無一筆不似後世傾側偃臥以取姿態者其人材雖足稱要之有愧於此晃也

裴漼少林寺碑跋　王世貞

裴懿公漼書少林寺碑開元十六年建又在嵩山而金石錄不載何也裴少時負文筆號霹靂手而雅不以八法名此碑辭至沓拖不可讀而書頗秀勁多媚態得非時代為之邪傳不載階封此書銀青光祿大夫正平縣子亦可補傳之闕

嵩陽觀記聖德感應頌跋　王世貞

聖德感應頌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晉國公李林甫撰蓋玄宗命方士煉大還於嵩陽觀六轉而移煉緱氏山太子廟九轉而林甫紀其瑞者也當是時女盎邊釁交作於中外而林甫以金石之毒發之天下之緣督幾絕而



唐事去矣而君臣方日熙熙然交誦其美而張大之真可歎也頌成之明載太真冊其又七載林甫死又四載帝走蜀不知大內碑毀自托元始孔升真人時亦得此丹力否郛書為徐浩古隸與帝隸法絕相類雖以肉勝亦自有態可寶也

嵩山紀行　宋　邵伯溫

司馬公居洛嘗同范景仁過韓城抵登封憩峻極下院登嵩頂入崇福宮會善寺由轘轅道至龍門遊奉先諸寺上華嚴閣千佛巖尋高公堂渡潛溪入廣化寺觀唐郭汾陽鐵像渡伊水至香山皇龕憩石樓臨八節灘過白公影堂凡所經從多有詩路險策杖以行故嵩山題壁曰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於平穩之地則不跌其言遠矣

登封縣知縣閩山張聖誥纂輯

○碑

## 啟母廟碑

臣聞天地生成其法自然之謂道陰陽鼓舞其功不測之
謂神然則物或類應事因變通乾棟傾而三光北馳坤輿
缺而百川東瀉河淪越雋有郡邑之爲魚水陷歷陽有吏
人之化鼈訪遺蹤於女峽風雨蕭條徵往事於姑泉弦歌
響亮盈虛靡定合散焉常不知誰子既老氏之多情忽然



爲人寧賈生之足辨仰觀俯察裁識幽明之故原始反終
未窮生死之說得於道而失於道義有必然出於幾而入
於幾理無或廢知變化者其知神之所爲乎臣謹按啟母
廟者蓋夏后啟之母也漢避景帝諱改啟之字曰開厥後
相傳或爲開母而顧野王輿地志[illegible]元明嵩高記并不察
避諱之旨以爲陽翟婦人事不經[illegible]無所取焉若玉斗
璇璣李母之居鄰北極金臺石室王母之宅在西山氣乃
母則群物以萌月爲母則容光必照坤爲媼則上下交泰
后爲母則邦家有成故華胥履跡而雄氏孕女登感神而
炎運作星流華渚而白帝生月貫幽房而黑精降明明有
夏穆穆塗山子娶於度土之辰女婚於台桑之地搜奇帝
紀識異歸藏東生發蒙而有述韓子稱賢而不朽漢臣之
筆泉墨海陳其令名秦相之一字千金敘其嘉應士歌南
國徒聞候禹之祠石破北方終見生余之兆則郭母所謂
陽城西啟母石李彤所謂嵩山南啟母祠隨巢之說有徵
鴻烈之言無爽者矣昔者鸞川之上母變空桑豚水之濱
男生破竹美人之虹名螮蝀仙婦之月作蟾蜍精衛銜木
而償冤女尸化草而成媚山崩蜀道臺候婦而無歸石立



武昌亭望夫而不反論乎誕載羣下莫尊於帝王語乎遷
易凡百無聞於感致美矣哉不可得而稱也大唐革去故
鼎取新撫運而生繼天而作握乾元而造物海內知春闢
混沌而爲家域中無外天皇膺曆數順謳歌金匱玉樞服
皇王之能事衢室廟堂承祖宗之茂烈垂衣裳而作元后
端拱北辰負黼扆而朝諸侯嚮明南面周邦赫赫其道洽
於成康漢室巍巍其化踵於文景東漸西被遠安邇肅海
三年而無波雲連月而不散天瑞降地符昇靈鳳五文歲
時來苑囿神龍八卦昏旦游池沼禮云乎哉無取於周旋

折諸衆之謂也。必在於移風易俗。司祿益富家國於是乎
有餘司命益年臣人於是乎不夭明王三權未嘗遺戒慎
之心天子四鄰莫能展弼諧之用家安其業但聽於鄰雞
人得其和遊同於野鹿表讖記泰河圖四十六事之者明
易云尙也。登泰山禪梁父七十二封之可識何以加乎。且
夫窮聖神備道德滋萌元氣開闢太初斯乃天皇氏之所
以應乎天也。依土地明神驚駕六羽而上騰度九州而下
濟斯乃人皇氏之所以順乎人也。造書契教畋漁合五絲
而節四時發九天而類萬物斯乃羲皇氏之所以制人法



也。務播植該變通嘗藥以救兆人聚貨而交天下斯乃農
皇氏之所以興人利也。振鼉鼓載龍旂天則玄女受符帝
則黃神降斗斯乃軒轅氏之所以除人害也。均度量正都
邑總秋令於金天分瑞官於鳳紀斯乃帝昊氏之所以爲
人極也。潔祭祀義鬼神履時以象天養財以任地斯乃帝
頊氏之所以爲人敎也。秋乘馬春乘龍順三辰而天道平
建五正而人事理斯乃帝辛氏之所以爲人政也。明如日
晦如陰人無識其名帝何力於我斯乃帝堯氏之所以昭
君德也。聞一善舉八木帝唱動而爛星雲天歌發而蹌鳥

獸斯乃帝舜氏之所以章后功也。夫三統者道之大五行
者生之宗三皇法之而列五帝則之而序道以三興德以
五立非天下之至聖孰能兼此者乎。而猶雖休勿休損之
又損下明詔發德音尊天而重人省方而巡狩舉星畢曳
雲弼召風伯以清塵命山靈而護野馳洛邑驚襄城天廻
而地遊雲合而霧沓周穆王來遊太室先徵夏啓之居漢
武帝有事嵩丘卽訪姒開之石徒觀其丹青歲古霜露年
侵聖情有聰與言改葺。其山則古文之外方其地則新邑
之中土。銘壇迤邐斜分玉女之臺。碑闕相望近對石人之



廟。金草生而五色。貝樹長而三花。紫雲合沓於澗溪。白霧
氤氳於巖嶺。考之易林信惟神明所依。求之遁甲固以威
靈肅然。夫其命有司秉務除因高背下察隱嶙之餘基審
日觀星揆摧殘之落構周官置臬郢匠揮斤異態神行全
模造化紅葩奪日飛累樹於山間綺綴衡風架迴廊於木
末仙人在棟神女臨牎周施玳瑁之椽徧覆琉璃之瓦赤
玉爲堦甃黃金作門闕山如白岸樹似青溪羞溫藻於前
庭藉生芻於後徑蘭香夾水居然洗沐之資竹帚臨風自
隔囂塵之慘夢雲雨宋玉對而先驚楚壁山川屈原書

而幾倦壽宮幨兮不擾象設安兮逌肅霜羅曳曳雲鋪披
披鴛鴦褥兮翡翠幬白羽扇兮青絲履垂玉鸞之珮若往
而若還戴金雀之釵不長而不短其居處也曖曖昧昧陰
閉陽開其被服也煌煌熒熒霞駮雲蔚鼎俎則麟胎鳳卵
烝蕙燃蕙餌膳則木蜜金膏玉漿瓊酒當是時也合五嶽
訊九魁邀太陰命玄闕馮夸鳴鼓女媧清歌左蒼龍兮吹
篪右白虎兮鼓瑟金真拂座玉女焚香肅肅習習天媛來
風雨雰雰霏霏神姬下霜雪孔雀飛而儀鳳舞弄玉邀歡
軿車會而羅綺陳智瓊陪宴麻姑學道變海水而來遊織



婦希風填河津而下謁洛妃綽約江妃綿邈玄女以明月
爲珠素女以積雲作髻九天真母八極夫人畢集於茲矣
青霞衣兮翠雲裘靈連蜷兮既留車迴風兮馬飛電視倏
忽兮無見昔者濟陰山下降堯母之精靈湘川水曲留舜
妃之響像壝壇或在徒聞介福之名棟宇不修誰辨安歌
之處豈知夫三仙福地百姓尊祠挾王者之都畿當聖人
之順動犧牲玉帛可以洽氣和神幼婦外孫可以披文相
質虔奉綸音式陳壯觀雖周人作詩自得后妃之美而魏
臣獻賦終慙神女之工敢作銘曰九州地險五嶽天中岐

龍洞穴日月仙宮蓄洩雲霧震蕩雷風笙歌迎接鐘鼓逍
遥其一昔在媯帝洪泉未烝昏墊下人泛濫中國於鑠大禹
顯允天德龍畫旁分螺書偏刻其二佩文北海省土南方還
彼碣石更下台桑予娶有禮我都攸昌八年不顧四載惟
荒其三宛委既登轘轅佇鑿室家訣往熊羆方作天道幽祕
生涯糾錯其化則遷其靈是託其四宓妃之館仙女之臺物
類感通精魂去來巫山廟立漢水祠開壝壇歲古棟宇年
摧其五皇矣大唐麗哉神聖膺圖受籙體元居正赫赫高祖
天有成命明明太宗於茲爲盛其六重光累洽下武嗣文負



扆而化垂衣以君三靈盼蠁六氣氤氳魚鼈咸若雞犬相
聞其七重譯請命殊方稟朔化及中孚風移太朴天秩百禮
人和萬樂汾水可遊崑山可邈其八隨巢舊說夏啟遺居盛
德不泯嘉聲在諸周王轉蹕漢帝迴輿聿懷降鑒其視如
初其九虞衡掌木班倕葺宇虹亘梅梁龍盤桂柱草積庭院
水周堂廡石室置儔軒宮爲輔其十珠簾洞卷玉座含清金
翠灼爍羅縠輕明儀形若動侍衛疑生依稀有物惝怳無
聲其十一帝子湘川天孫漢曲翩緜縹緲躊躇躑躅神女弄
珠靈妃起玉倏來忽往星繁電燭其十二壯矣麗矣神之聽

之聰明是屬景福無欺夫人立館幼婦摛辭巍巍王室萬
萬餘基 其十三

少姨廟碑 唐 楊炯

臣聞崑崙西北之地天門也則五帝處其陽陸三王居其
正地泰山東南之地日觀也則秦皇刻其石銘漢帝探其
玉策故知建都邑正方位劃崇墉刳濬洫必憑天地之險
然後四海爲家擁神休尊明號叶時月同量衡必致山川
之詞然後羣神受職少室山者嶽之神秀者也憑河圖而
括地用遁甲以開山發揮宇宙之精賾薄陰陽之氣壁立

而千仞削成而四方北臨恒碣猶如聚米南望荆衡纔同
覆簣共工觸皇天之八柱未足擬議龍伯釣溟海之三山
無階嚮像考於含神霧白玉猶存驗於山海經黃花不落
其名有序則太室西偏其位可知則嵩高佐命若乃乾坤
之所合雷雨之所交仰躔七星之野俯鎮三河之曲朝市
臨於域中樞機正於天下六合交會於是乎有天帝之下
都九州名山於是乎有靈仙之窟宅臣謹按少姨廟者則
漢書地理志崇高少室之廟也其神爲婦人像者則故老
相傳云啟母塗山之妹也昔者生於石紐水土所以致其

功娶於塗山室家所以成其德后宗之位象南宮之一星
外戚之班比西京之列傳惟幾不測其道無方聘神變而
揮霍降精靈而肹蠁亦猶蔣侯三妹清溪之軌跡可尋虞
帝二妃湘水之波瀾未歇何止祠稱丁婦廟號滕姑少女
宅於西宮夫人館於南嶽山臨白岸空聞石室之靈浦對
青岩獨有金壺之異若斯而已矣時更魏晉數歷周隋四
望於是莫修八神以之無主炎凉代序寧覿俎豆之容霜
露沾衣非復弦歌之地國家承天造之草昧屬人謀之與
能奄有大寶遂登神罷天地水火之無象則女媧氏補之

於是乎鍊其五石東西南北之失位則神農氏立之於是
乎甄其四海天皇貴與天乎合德富與地乎侔資窮變化
之理盡神明之數伏羲畫卦唯觀鳥獸之文黃帝垂衣蓋
取乾坤之象利兼於成罷功周於備物瑤臺美化闡邦國
之風猷銀牓嘉聲茂君親之典禮稱才子者八族則叔獻
季貍有亂臣者十人則太顛閎夭若夫圓丘方澤所以饗
天神地祇寢廟重欄所以序文昭武穆命秩宗之位分太
宰之官考虞夏之質文定殷周之損益其大禮有如此者
高陽有飛龍之樂始會八風帝舜有儀鳳之音初調九奏

后夔典其教、倕氏辨其聲、鏞磬笙竽致其利、尊卑長幼成其序、其廣樂有如此者、太微營室明堂布政之宮、白獸蒼龍象魏懸書之法、下應猶革、王言如絲、北辰而拱眾星、南面而朝天下、其為政有如此者、糾萬人者施之以八刑、詰四方者戒之以三典、畫衣不犯、載酒無冤、免禽獸於網羅、納寰瀛於軌物、其恤刑有如此者、周人之養國老、始闢西膠、漢氏之名諸生、初闢太學、辟雍所以行其禮、泮宮所以辨其教、童子五尺羞稱霸后之臣、冠者六人惟述明王之道、其文德有如此者、凉風至、司馬於是乎陳兵、太白高、將



軍於是乎宣戰、乘斗杓而誓旅、出星門而杖鉞、莊周稱天子之劍、舉之按之、呂望言聖人之兵、如風如雨、其武功有如此者、稽其殷命、有文犀利劍之効珍、考其周書、有赫白乘黃之騁力、東漸西被、南馳北走、盧敖之窮觀六合、不出於城隍、陶侃之飛入八門、未游於宮室、其疆理有如此者、察璿璣而平大運、天回地游、吹玉律而部人時、陽動陰靜、煙雲蕭索而合彩、日月淑清而啟旦、豈直鳳巢阿閣、入軒后之圖書、魚躍中舟、稱武王之事業、其休徵有如此者、然則囊括混沌、發揮生靈、大庭不足使驂乘、驪連不足使扶

轂、可以會玉帛、可以答靈祇、行聖人之大孝、既郊祀而宗祀、昭帝王之盛節、亦因天而事天、猶復下聽輿人、旁求故實、以為唐堯五載、無聞太室之儀、殷帝八遷、未卜王城之地、是用陳圭置臬、建周后之兩都、制蹕鳴鑾、巡漢皇之中嶽、爰或先列、招搖在上、隱天而動地、欽野而歎山、旌旗則日月運行、鐘鼓則雷風相薄、道伊闕、據轘轅、怡然長望、邈乎周覽、壯靈山之雲雨、仍求裁祀之經、對開寢之丘墟、思秩無文之禮、於是降天渙、命司存、因其舊跡、葺其新廟、詳費務議、工徒下隴蜀之名林、致荆藍之寶玉、易者言乎悅



使、民忘其勞、詩者歌乎子來、成之不日、東西轇轕、南北崢嶸、繡栭兮雲楣、光照耀兮奪目、桂棟兮蘭橑、氣氤氳兮襲人、皎日登於綺疏、奔星下於閨闥、珠簾璿匣、上高閣而三休、金柱銀楹、出長廊而中宿、窮山海之瓌寶、盡人神之壯麗、豈直河庭貝闕、俯瞰馮夷之都、洛水瑤壇、旁臨宓妃之館、爾其岩嶂重複、岡巒左右、青霞起而照天、白露生而匝地、餘基隱嶙、仍知萬歲之亭、古木摧殘、尚辨三花之樹、明公舊祀、棟宇岧嶤、仙女層臺、風煙爛熳、軒轅之訪大隗、先求牧馬之童、太一之徵少君、直下乘龍之使、夫峻極也、天

帝固而會昌夫降神也景福由其興作於是乎聆之以明德聽之以和聲可以羞澗溪沼沚之毛可以薦潢汙行潦之水聰明正直惟鬼神而有知玉帛犧牲在陳信而無媿日之吉靈之來蜺爲旌兮翠爲蓋雷爲車兮電爲策鼓之以南箕風翊翊而先路潤之以西畢雨冥冥而灑道其始至也若海靜山空曈曈矓矓照白日於扶桑之東其少進也若移星轉漢燦燦爛爛吐明月於瀛州之半佩珠璣而灼爍冀羅縠而飄颻建晨興之寶冠踐遠遊之文履命儔兮肅侶徙倚兮徘徊羣仙畢集衆靈咸至有西華之紫妃有中黄之素女華山之上明星達燭陽臺之下暮雨潛通或瓊室以飛霞或銀臺而薦樂天孫忽降暫停支石之機神女相歡即起投壺之電左侍右衛則甲申之瓊石乙巳之蘭蕭妍倡妙伎則憑怳之清歌幽靈之鼓瑟樂章既闋禮容斯備回風兮雲旗入不言兮出不辭荷衣兮蕙帶倏而來兮忽而逝惟神享德降百福而無疆惟嶽配天祝三公而有典昔者夏后氏之乘四載仍開宛委之闕周穆王之御八龍猶記弇山之石況乎上照下漏地平天成人主宅中旁羅於寓縣山靈顯位密邇於神州豈使令德不傳



鴻聲無紀由是三天降策有南霍之升儲八文鑄銘有西王之服道魏國鍾繇之字惟勒歲年晉家張載之文遂成明刻其詞曰上帝有命皇天無親樹之元后以牧烝民光宅六合懷柔百神德成郊祀禮備宗禋其一軒稱配永昆墟帝出堯號則天汾陽詔蹕觀人設教叶時同律有感必通無文咸秩其二皇家啟聖受命於天上鍊五石旁疏百川開階運斗宅海乘乾王母益地周公卜年其三天子建德重規疊矩聖敬日躋宗文祖武範圍三極和平萬宇率由舊章粤若稽古其四璇宫夜儆銀牓朝開德象陰月聲符震雷山河翼戴星緯鹽梅能事畢矣乾元大哉其五化定制禮功成作樂日月旂常夏殷正朔德溥天外文明地角氣白星黄風搖露濁其六兩京畿甸五載巡遊馳驅太一部列蚩尤將見大隗爰尋許由迴鑾彳亍寓目周流其七欝欝靈鎮巖巖積石直上五千去天三百帝休非遠真經可覿石室徘徊瓊膏滴瀝其八山惟地德神即陰靈瑤姬逐雨玉女隨星陰陽不測黍稷非馨倏忽年代荒蕪廟庭其九旁求祀典載垂天演始制林衡俄成壯觀紫棁星錯丹梁霞煥似對清蹕如遊白岸其十文貍赤豹電策雷車隱隱中道訇訇太虛遂

停龍駕永託神居天迴地止霧歇雲除其十一衆靈峽暘羣仙容與衡岳夫人漢濱游女洛川解佩天河弄杼碩蔡招携繽紛伴侶同氣同聲爰笑爰語其十二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日吉兮辰良浴蘭湯兮沐芳揚枹兮拊鼓奠桂酒兮椒漿神其醉止降福穰穰其十三

新修嵩嶽中天王廟碑　宋盧多遜

廣雅稱山大而高者嵩也詩人謂峻極於天者嶽也名義昭著布在文籍齊德泰華而獨峙于中方俯視河洛而助成其秀氣惟神是宅炳靈孔昭以太史璇璣察乾文知其



協星辰之定域以陽城土圭測日景知其居天地之正中萬山四顧而來向峭壁高聳而直立太室少室左右之勢通朝陽夕陽東西之分正神仙祕洞府則浮丘子晉隱別館於岩巒帝王會衆神則秦皇漢武著古蹟於壇廟遐觀歷代厥有祭法播在典故垂諸禮文四篚六甄崇具儀制一禱三祝著爲彝章我應天廣運聖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平一六合澄清四海精誠貫於白日德教加於百姓凝旒顧問侍臣預對謂天設神府陰主人事者何也曰嶽神也地通王畿位正中土者何也曰嵩高也嵩高何神也曰中天王也中天之封何代也曰唐玄宗天寶五載也帝曰吁我共念哉嘗聞天垂玄鑒神功陰隲合道則祐之反是則禍之神以我爲有道之君故祈禱應神以我爲求理之代故風雨調神以我有愛民之心故稼穡豐稼神以我有惠物之志故煙塵掃盪我今虔意思有報者夫祀事恒典也何以加焉封爵舊制也無以增焉將欲隆萬人之瞻仰莫若嚴繢塑必欲垂永世之崇重莫若闡廟貌乃命盡輪奐之美先列于畫圖又命擇貞幹之臣就護其力役厥功告畢有司上言復命勒銘貞珉以盡紀錄盛矣哉聖



人之德冠古無倫以乾覆坤載爲楷模申之以周物以堯步舜驟爲軌躅益之以緩轡猶能不以運祚自大而讓德於玄功不以治平自高而推謝於神貺不以豐登闓拓驕其志每志務乎允恭不以祠祀齋莊邀其福欲福臻於黎庶修建既備嚬奉有所牲牢蠲潔登俎羅列使四望之禮煥赫於典章綿彼歲月垂諸碑碣俾百王之道無僭於法則夫如是則每言執大珪登泰壇柴燎一舉而天神下降者信矣則知嶽神奉上天以安物因我皇而昭應惟仁是助潛契寬恕之德惟明是贊默協和平之道是故言必從

祈必應泰吾國安吾民者豈徒然哉蓋人神交感之若是也上古稱以待風雨易之以宮室後世謂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本以純素漸崇壯麗以至有平有城若爲禮容範金合玉窮其華飾先王或留心祠禱崇奉虛誕望仙作宮遂極土木之費蓼蚫立畤大設廟堂之饗雖統在方冊而無所取法今之建嶽廟奉嶽神大增其華而不在奢侈則盡其美而會無勞役嚴殿宇崇門垣雕梁彩棟連甍接廡庭軒洞邃嚴之肅然有以見我皇稽古守正爲民崇祀之心形容於斯廟也不假採策知神有延洪之貺不俟磨崖



知我有永久之法然而冠古立制敷祐垂德不有誤錄其何宜著徵臣職備禁署目覩盛事奉命敘述文不逮意豈獨使四海一統漢臣傳華嶽之碑百指九成周史頌終南之廟敢用實錄而爲銘云惟天保民在乎歲功惟聖治民暢乎時風奉天助望兮感而遂通昭昭嶽神兮鎮于寰中備物有秩兮祀事是崇所以古禮之垂文兮五嶽視三公惟民戴君遵乎寶位惟神佑君伸乎大義愛民奉神兮潔誠以祭皇皇聖王兮亟彼明祀昭以靈貺兮顯乎[illegible]所以漢帝之告功兮嵩山呼萬歲視三公兮表崇重於[illegible]呼萬歲兮告延洪於聖人天地之中兮嵩高磷磷寰游一統兮景福無垠我之聖德兮超彼前聞我之祈福兮在於生民豈比夫獻壽之聲兮標漢史而徒云

中嶽中天崇聖帝碑

宋 王曾

皇上登封岱宗之四年有事於汾陰后土親奠黃玉對越柔祇乃並洪河抵太華經塗溫洛望秩惟嵩言旋上都誕受丕祉無德不報靡闕不思於是尊五嶽之祠備加等之禮分命近列祗荐徽稱詔建冊禮使攝太尉右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陳彭年副使攝司徒光祿少卿沈繼宗奉



玉書袞章加上中嶽中天崇聖王曰中天崇聖帝申袾典也粵若剛柔既位形氣肇分上則圓蓋左旋星辰爲之紀下則黃圖俯察山嶽奠其方卑高之序以陳翕闢之精攸託惟中嵩之絕巘眞關塞之奧區京邑在其旁涇渭流其域萬邦輻輳霜露之所均二室天開風雲之所蓄仙館冥宅靖其下玉漿溶溢湛其間霈膏潤于原田殖寶藏于邦國博大崇高而可仰聰明正直以無私茲所以盛尸祝之義首霾沈之法歲時祈報垂往載以不刊牲幣言獨走殊方而胥暨者也遐觀秘紀博考靈蹤自書契之云典即等

咸之是辨異軒冕服章之數爲山林川澤之宗旣秩祀於
三公亦禮均於四望漢孝武之代爰啟戸封唐天册之年
聿尊時邁洪猷益茂昭薦惟寅若乃鉅宋之有天下也伏
黄鉞以開階建朱旛而統曆掃僭僞荒虐之跡追皇王揖
讓之風烈祖以功格上旻赫威靈於九服神宗以德綏羣
品蔣文軫於四遐翼子詒孫重規疊矩卜年有永奕世其
昌崇文廣武咸天尊道應眞祐德上聖欽明仁孝皇帝躬
濬哲之資撫鴻明之運登岱舉封崇之禮臨汾展合答之
祠洎乎五玉會朝六飛旋軫貪緣二陝瞻望三川旣並走



於祠官亦周爰於上訓爰稽往誥肇易鴻名亟下詢於司
存俾講儀于置蕝用伸昭報罄達清康先是東巡之年已
加崇聖之號逮茲閒歲愈洽徽章於時孟冬戒辰輶軒飭
駕戊申發軔於京闕辛酉致饗于廟庭四牡趨風六樽登
薦嘉氣吐蜿蜒之狀喬雲呈綵滓之姿及清醮之肅陳復
素英之紛灑紀殊禎於史牘浹餘潤於農疇文籍以還莫
斯爲盛而又壺闈之式像設攸存懿號未彰羣黎安仰思
舉正名之典用昭作合之崇象服有加禕衣允穆卽以其
年十二月遣使致告特尊爲貞明后莫不義敦咸秩曲盡
於精虔慶洽惟新永光於儀矩翠旒玉藻儼如在之晬容
騂犢明粢展惟馨之潔祭采物於焉而大備格思由是而
可期赫偉觀於八紘晳炎景於億載事存因革禮浹幽明
煌煌焉秩秩焉眞竹素之英甤而帝皇之盛則者矣是宜
發揚懿鑠篆刻豐碑俾民聽之弗迷協山聲而共永允資
麗藻煥彼婡庭而臣猥以瑣才濫膺明詔屬辭比事雖慕
於陽秋相質披文懼遺于德美旁稽舊典以爲斯銘 銘不錄

重修中嶽廟碑　金 黄久約

大定二十二年十月庚申以重修中嶽廟成未有紀述制



詔臣久約書其事於石臣學術荒蕪實懼不克奉詔然忝
屬禁林以文字爲職雖甚愚陋其何敢辭於是承命戰兢
退而書之臣聞五嶽在宇宙間緜胚胎剖判之初鍾造化
神秀之氣鎭壓厚地奠安一方噴薄風雷蒸騰雲雨材用
繇是乎出寶藏繇是乎殖形勢巍然非他名山鉅鎭所可
方擬若夫挺峻極之狀著高大之稱據天地之中央得五
行之正位嵯峨岌嶪俯瞰河洛號衆山之英者惟嵩爲然
爰自書契以來事跡靈異非一祝融降而啟夏申甫生而
興周浮丘公泥俗以僑居王子晉得道而僊去自餘高眞

遊覽並聖棲遲圖讖所傳不可殫舉維神尸之聰明正直克相上帝保佑生民是宜歷代帝王靡不崇奉凡巡狩四方往往欵謁其下而封爵之隆所以褒大之每有加而無替也舊有廟在東南嶺上年祀緜邈莫知其經始之由魏大安中嘗徙於神益山唐開元間始改口於此遭宋靖康兵革之難海內俶擾饑饉薦臻郡邑凋殘寇盜充斥齊國建立創痍未瘳用兵不休賦役煩重故伊洛淮甸之間戶口蕭條爲甚廟之基構僅存而繕修不時上漏旁穿風雨寖剝玩歲愒日殆不能支歲時祭奠牲酒寂寥鼓鐘不設



神弗顧享可勝歎哉皇朝混一區夏方隅底寧解娩除苛政教清肅涵養休息復見太平自爾公私獻功稍就完葺然積久弊陋未足以稱神之居且當國家開拓之初地大物衆經營締構不失先後緩急之宜頑輿仆起弊之功力或未暇如有待者洪惟主上纂明昌之緒迺熙洽之期蒐獮遺文禮樂備舉嚴奉宗廟肇禋郊丘懷柔百神無文咸秩至于崇飾海內前代祠廟恒敬不怠況嶽瀆之在祀典有功烈于斯民者宜如何哉先是十四年秋九月敕遣口人諭指宰相諸嶽廟久闕修治宜加增飾其選使馳傳徧

詣撿視以聞明年使者復命即以諸應費財用工徒與夫百物之數具圖上之粵十月壬午乃有重修之命且詔有司凡一夫之役一物之用悉從官給無得煩民仍寬與之期戒勿倉卒涉於不敬以稱所以事神爲民祈福之意維中嶽在河南府登封縣之境內尚書省迺以其事下於府府以是下之縣地官則以其費用屬本道轉運司出公帑之錢合廟中前後供施餘利驗其數以時給之冬官則以其夫匠均賦河南及旁近諸郡發其騶馭役夫之羨卒闕或不足則募諸遊手之民隨時之高下而優予其直以付



本縣令臣張子夏監護役事又命同知河南尹事臣宋嗣明總治之諏日鳩功衆作畢舉廟制規模小大廣狹位置像設悉仍其舊無事改作視其棟楹榱桷之撓折朽敗者則徹易之垣墉階戺之缺罅摧圮者則更築之粉彤黝堊藻繪之漫滅不鮮者則加飾之煥然一新窮壯極麗吏無遺力人不告勞總爲屋二百三十有八間其西齋廳以待毋歲季夏遣使祭祀之次舍不與焉始事于十六年四月丁未絶手于十八年六月戊子費錢以貫計之爲一萬四千九百六十有四用力以工計之爲四萬八千三百六十

有二洛成之日丁壯垂白執持香偈華遠近畢湊皆大和會不謀同辭咸謂物之廢興成敗自有數存乎其間殆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致者夫以五十年因循委靡之弊一旦變爲殊絕偉麗之觀匪夫遭時隆平聖天子在位文明勤儉何以臻此異時修貢效珍發祥隤祉復生賢人爲國藩翰輔成萬世無疆之休俾吾君壽考與山齊等永永無極其陰相之功又豈特區區徒見於祝願之間而已耶臣既序其本末以展歸美之報敢拜手稽首作爲頌詩繫之于後

頌不錄



中嶽廟碑　　明　楊守陳

凡物皆有神自天地以及三辰五嶽下至坊庸之類莫非物也而必有主宰乎物者無形與聲至妙不測斯其所謂神乎凡人之功利乎人者人則祀之故周禮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此類皆春官掌之而其他載諸書者衆矣國語曰天之三辰民所仰也地之五行民所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生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戴記曰山林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非其地則不祭也二書所言可謂明乎祀神之義矣○山高而尊者曰嶽詩云嵩高維嶽是也白虎通謂嶽者角功德盡演說耳古文嶽與岳同虞書巡狩至於岱宗南嶽西嶽北嶽孔傳謂岱宗卽東嶽泰山而西嶽華山南嶽衡山北嶽恒山也左傳杜註亦與孔同周禮鄭註中嶽爲嵩高餘四嶽皆同歷世從之惟爾雅以南嶽爲霍山少異餘亦無不同者中嶽在今河南府登封縣治東八里詠東曰太室西曰少室而總名爲嵩山又曰嵩高以其在四方之中而高故云耳漢武帝常登太室從官在山上聞有言萬歲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



言乃令祠官增太室祠以山下戶凡三百封崇高爲之奉邑獨給祠復無有所與自後廟祀不絕或傳像如人至唐封爲中天王宋進封中天崇聖帝逮我太祖高皇帝詔爲嶽鎮海瀆自有天地以至於今英靈之氣萃而後神必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故盡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刻木爲主歲一祀之有司行事於是中嶽亦去帝號直稱曰中嶽嵩山之神載之禮典昔胡五峯嘗言天道與人事本同一理在天爲皇天上帝在人爲大君五嶽視三公而與皇天並號爲帝則

天道亂矣大君有二則人道亂矣可謂正大之論今我太
祖詔命尤精且當實千古之特見可以爲萬世之定法矣
廟在太室黃蓋峰下舊殿若九子若四嶽者凡十有六區
與碑樓及亭及廚庫及門總七百五十五間皆宏偉壯麗
元末兵荒之後僅存百數間餘皆燬矣存者累歲風雨震
淩寖殆於敝惟寢殿七間尤甚殿中有像蓋國初木主雖
設而像不忍毀也成化丁酉大風雨寢殿之瓦墜幾盡棟
榱亦多撓崩獨像儼然而上鮮庇覆旁無蔽遮雨霑日炙
且岌乎相壓矣庚子之歲古雄侯君觀仕賓以進士知登



封縣事謁廟至寢殿拜瞻神像惻然傷之輒欲重構而縣
政方敝歲又大祲不可以勞費但補漏支傾而已又明年
政通歲稔民大信之乃率僚吏瞻顧經營適縣治築垣得
埋錢數萬緡或者以爲神助因用之購材傭匠悉撤寢殿
而重搆之如舊間數且加壯偉其餘亦皆繕葺可久經始
於壬寅五月朔至癸卯十二月望日畢工其邑教諭楊君
清訓導靳君愉寓書請紀夫政在事神治民二者實相須
也故慢神則民不安虐民則神不享敬於神者所以仁於
民也凡神皆當敬而況中嶽者功利萬姓秩視三公而今
縣長如古諸侯登封實當其地禮當敬祀而或視其殿宇
將壞神像失庇不葺不構得爲敬乎君於是可謂修政而
敬神者矣固當書況君尊父奉璋公今爲僉都御史撫鎮
西陲余故所識而其長兄泰今爲進士又余所掄之秀故
書不辭君材穎邁績用昭宣行且被徵擢之命其他政尤
多足書以非廟事所係故不及書

嵩陽書院碑記

國朝　王日藻　巡撫

嵩嶽宅天中爲陰陽風雨之會漢唐以來往往有天子之
車轍馬跡焉其間琳宫貝闕不可勝計中有以書院稱與



嶽麓睢陽白鹿碁列而爲四者則自五代周坊也夫道在
日尋干戈中原雲擾聖人之道綿綿延延幾於不絕如綫
矣而書院獨擘于斯時豈非景運將開斯文之未墜已始
基之歟迨有宋五宿躔奎兩程夫子應期而出先後提點
嵩山崇福宮昌明正學於是濂洛關閩遞接薪傳俾尼山
之渺旨微言昭昭若揭日月則諸儒之功誠不容泯滅也
顧滄桑屢易書院興廢不常昔時藏經之所已無復有存
者一二考古之士徒尋殘碣於荒煙蔓草中良可深慨今
幸煥然維新有加於靈光之舊矣爲之追考沿革之由其

名曰太室書院者則五代之所經始也其更曰嵩陽書院者則故宋景祐之所概塗也其燼于金礫于元別於嵩陽觀廢址築室以祀二程夫子者則故明登封令嵺城侯泰之所改卜也其再罹兵燹伐棘披蓁復築三楹以祀二程夫子並祀有宋提舉管勾司馬溫公以下十有四人者則我朝登封令楚黃葉封之所興復也其增梁尊祠特祀二程夫子并廣闢學舍以招集生徒者則邑人耿太史介及今令長洲張壎之所擴而大之踵而成之也其中有祠有堂有居有齋有房舍有義田有庖湢之所有犧牲之碑繚以周垣翼以廊廡而規制始大備夫理學之不明非一日矣豈盡運會使然亦無人焉表章絕業扶起墜緒以至此耳茲當

聖天子投戈講藝崇儒右文之時薄海內外莫不蒸蒸向化登邑僻處萬山中賴有賢士大夫增修茲院率邑之秀髦講學弦誦於其中倡之一隅俾四方聞風慕義於以矩步先賢扶掖來學不幾與鵝湖鹿洞後先媲美哉余奉

命撫豫方以興起文教爲首圖值茲書院鼎新而無一言以紀其事非所以崇道統勵儒修也抑余因之有感焉按



邑誌嵩陽舊以觀名乃羽人棲眞之地也昔漢武好談神仙其時文成五利之徒紛紛競以其說售故鑾輿幸嵩時觀中三柏咸受將軍封後千百年而書院與理學熾而百家衰猶之日月昭而爝火息雖二將軍嶙峋蒼翠巍然尙存爲問今之春誦夏弦與昔之天風步虛孰勝當必有能辨之者於是乎書

嵩陽書院新建道統祠碑記　國朝　閻興邦　巡撫

古今有治統有道統皆君相師儒共爲任之者也以治行道天於是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立乎上而治益隆以道佐治天於是生孔子以修乎下而道不墜統之所在惟孔子爲集其成歷於萬世學術以明人心以正邪說暴行者不得作所以爲賢於堯舜而自周公以來未有敢與之並者雖然孔子之聖聖於古帝王卿相而古帝王卿相之道則傳於孔子生平祖述憲章羹牆夢寐未之有忘焉蓋起孔子於今日必以得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而後快即起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於今日亦必以得見孔子而後快無他此心同此理同也故從孔子而上遡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猶之祭川者先河而後海祭山者先配林而後泰

也夫固有所本也乃世之誦法孔子者往往自周程張朱諸賢始不敢及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豈賢希聖衆人希賢各循其途未可一蹴而至耶古之說簡今之說詳古之旨微今之旨顯先從其近者而取法耶或者帝王卿相未可並列於瞽宗抑山岨水澨之區古聖人不安其俗耶非然何其宜祀之而莫之祀也登封在唐虞爲陽城在周爲洛邑之東帝堯之所遊大禹之所避周公於此正日景宅土中焉縣東隅舊有大禹廟告成里有周公廟雖帝堯無專廟而此三聖人過化存神之地則覽其山川眺其遺址



孰不睪然遠望喟然歎息也哉且士自入小學咸知孔子及讀詩書易禮並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倘有告之曰此數聖人者生於某里居於某鄉會稅駕於某都其有不卽褰裳欲往者非人情矣凡此者所謂性善也所謂良知也所謂仁義禮智我固有之也不於此而感動之彼將何以培育長養日引於聖人之域焉今嵩陽書院建於宋修於明至今日而鼎盛是吾道昌隆之會矣先聖有繇諸儒在祀而堯禹周公不相與於一堂寧獨崇德之禮有所未備後之涉二室者欲訪帝堯大禹周公之軌跡莫有能告之者其誰之過歟爰擇藏書樓前闢階基飾軒楹以祀三聖顏曰道統祠止奉三聖人者以其過化存神之地也抑又有說焉治統得道統而盛道統賴治統而光今
聖天子表章孔子冠絕百王大禹周公次第褒舉心源所傳比於堯舜不謀而合治統道統千載一時士生其間而不能希踪夔龍畢召雖經年呫嗶究於斯道有何重輕故書院之建必曰周程張朱此引而進之也今並及唐虞三代此推而上之也惟推而上之則孔子之道益尊而治統道統皆在是矣董其事者登封令昌寧王又旦也例得與



書

## 嵩陽書院碑記

國朝　湯斌

嵩陽書院在登封縣城北建自五代宋初與睢陽白鹿岳麓號四大書院其地背嵩面潁左右少室箕山諸峰秀矗雲表中天淸淑之氣於是焉萃至道中賜九經子史置校官生徒至數百人稱最盛二程子嘗講學于此後人因建祠明末兵亂傾圮殆盡
國朝崇儒右文知縣事黃州葉封建堂三楹祀二程朱子而以地隣崇福宮凡宋臣之帶崇福宮銜者皆祀之葉侯

既遷京職邑人大名兵備副使逸庵耿先生介家居講學以程朱爲道統所宗不當與諸賢列復獨貲建堂三楹還主祟祀又作講堂三楹顏曰麗澤旁署兩齋曰博約曰敬義書舍若干楹庖湢門垣具備自康熙十八年春至次年秋訖工知縣事長洲張侯壎以興起斯文爲任月吉講學課藝其中多士彬彬向風逸庵作書屬余爲記余適承乏史局方恨不得從事几席與聞緒論其何敢辭然逸庵之意豈欲余記營建歲月而已乎或欲有言以告多士也竊以孔子教人之書莫詳于論語當時及門稱顏子爲好學當與言而終日不違者今所記不過問仁問爲邦二章而已然天德王道備矣顏子謂夫子循循善誘博文約禮今他無可考卽二章思之意者虞夏商周之禮樂制度卽所謂博文而克已復禮之訓卽所謂約禮與特學有體用問有先後耳中庸言明善誠身而列其目亦自博學審問始孔子言知不廢多聞多見而語子貢以一貫則又以多學而識之者爲非其所以一貫之旨終隱而不發卽與門弟子言求仁之方爲仁之要多矣而仁之體則罕言也豈聖人之過爲隱與及讀易乾卦彖傳與中庸首章而後知道



之大原莫明于斯矣葢道之大原出于天而仁者天道之元也知天人同原則知吾心與天地流通而往往無間民胞物與之念油然而生而戒愼恐懼自不容已故程子謂學者須先識仁以此也然仁之爲體非可口傳耳授也在人之默識耳孔子自十五志學至能立不惑五十而後知天命也以大聖人而若此則知命亦難矣今之講學者聚數十百人于堂而語之曰天命云何心性云何將大本大原皆爲口耳影響之談學者於俄頃之間與聞性道之祕其不至作光景玩弄視詩書爲糟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爲粗迹也幾希矣斯亦講學者之過也夫道無所謂高遠也其形而下者具於飲食器服之用形而上者極于無聲無臭之微精粗本末無二致也孔子語顏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而語樊遲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聖人與上智中材所言皆不越是葢以天命流行不外動容周旋而子臣弟友卽可上達天德所謂無行不與者此也所謂知我其天者此也今功利詞章舉業技藝之習陷溺人心士子窮年矻矻志在利祿名譽而天之所與我者泯然也是其學迥非聖人之學矣夫中庸之博

學將以篤行也顏子之博文將以約禮也大易之窮理將以盡性至命也大學之格物將以修齊治平也今滯事物以爲窮理未免沉溺迹象旣支離而無本離事物以言致知又近于墮聰黜明亦虛空而鮮實學路久迷習染日滋偶爾虛見未爲眞得非默識本體誠敬存之綿綿密密不貳不息前聖心傳何能會通無間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嗚呼豈易言哉逸庵之學以主敬爲宗以體天理爲要可謂得程朱正旨矣吾懼學者之易視之也故因記書院而詳之欲共深思而自得之也張侯明經起家治行多



可紀與逸庵相與有成尤足嘉也吾又懼來者之不能繼故書以告後之君子

## 嵩陽書院碑記

國朝　汪楫

書院之名古未有也三代盛時教始於比閭設於州鄉本於家塾黨庠以達於王國蓋天下無人不學無地不達之學以教也周衰王政廢缺青衿城闕詩用爲刺孔子躬神聖之資而世莫能宗乃論次詩書脩明禮樂舉古司徒樂正所爲造士鄉國者退而與七十子之徒脩之洙泗之間後世講席之興昉此矣戰國專務縱橫迨秦而坑焚之禍烈唐以後以詩賦帖括取士天下靡然競於聲偶詞章之習本實缺焉不講宋儒輩出往往依山谷授講徒多者至數十百人而嵩陽嶽麓睢陽白鹿四書院爲最著夫道德文章之寄或在庠序或在山澤繼教無終晦而寄焉者異矣嵩陽書院在太室之麓距登封縣城五里即五代周所稱太乙書院也歷金元迄明置廢不一至

國朝康熙十八年乃擴而增修之迄今十餘年規制日益閎備則邑人耿逸菴先生經營興復也先生以館閣近臣出秉方岳退居箕潁之間屹然以絕學爲已任確守程朱



於孔門言仁言孝之旨體認精切而一歸于主敬立教不尙高遠以制舉之業士子賴以進取不待督責而自勸因其所習引之於道使證聖而繹經士類翕然宗嚮余曩昔承乏史局每從睢州湯潛庵先生聞其槪己巳奉

命守河洛竊幸近先生之居得以造廬請益迫於職事未遑今歲春始克過嵩陽入書院仰接几席之盛先生謂余不可無言余逡巡避謝因念象山在南康時首提義利之辨卽以科舉之學反覆關發考亭謂其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而呂伯恭以舉業教浙中言非此則講堂前有草

深一丈之識昔賢立教之深心固有不謀而合者今
聖天子右文重道文教誕敷刊經書講義頒之學宮所以
風勵之甚至先生復爲之倡明于下即士人進取之業使
之體驗於身心推行於日用以暢四肢而發事業其功偉
矣夫天下郡邑之廣莫不有學士之從事於學者非
功令不遵非六經孔孟之言不習誠能真知而實踐之固
可仰追三代之盛矣乃責以聖人之道或茫乎莫知所從
入則學焉不精習焉不察之過也余故仍取先生立教之
旨爲河洛之士一推言之以應嘉命雖然余豈僅爲河洛



之士言之哉

## 重建嵩陽書院碑記　國朝　葉封

天下之事與之相習則相忘與之相觀則相益夫人從事
道德之途苟無人焉觀摩效法相率而就於頹落間有人
焉其行能超越尋常萬萬上焉者必藉標景從其次亦聞
風而自勵矣不幸而當世無之則詩書之內有傳人其行
能超越於今世萬萬也考論尚友望古而自淑不亦可以
跂進於聖賢之域也哉登封接迹伊洛其學術風教不甚
相懸又嵩嶽多奇四方達人高士自遠而至學者苟有向
往之心不患無觀摩之益而自宋以來五六百年卒未有
起而名世者由於振興之無自也先是崇福宮有太宰書
院建自五代周時宋至道間賜九經景祐間重建改稱嵩
陽書院廢於金元明嘉靖間知縣侯泰即嵩陽觀故址復
建書院祀二程先生仍曰嵩陽諸生以時講業其中又廢
於兵燹無半椽片甓之存即漢封三柏亦焚其一予每過
裴徊慨息思興復之未暇也今年二月始相度故基東南
十步築堂三楹庖湢門階以次而及繚以周垣五十丈并
護二柏於內有宋韓公維呂公誨司馬公光程公顥頤兄



弟劉公安世范公純仁楊公時李公綱李公邴朱公熹倪
公思王公居安崔公與之凡提舉主管崇福宮者皆大賢
名世可爲吾黨矜式以名宦中無祀祀於此落成爲之言
曰賢人君子之在天下如蛟龍然所至蒸雲沛雨以澤生
民即潛伏在淵而靈異之跡數千禩後人猶知敬之夫程
呂馬范諸公嵩不能有之也棄之朝廷而嵩始得而有之
即嵩不能常有之也或一至焉或再至焉或繫銜及之隔
之異域卒不一至焉而嵩終得而有之若此者豈非道德
文章可師百世而然乎彼王安石蔡惇蔡卞黃潛善韓侂

胥之倫常其魁柄在握有生人殺人之權人未嘗不趨之
畏之及身敗名滅所至人爲之諱即子孫亦不欲人知之
安望異世之士師法之俎豆之也哉吾黨觀法於此而考
其學術淵源光明俊偉之業以諸先生爲師則在朝朝重
在野野重何忠觀摩興感之無自而誦詩讀書日習而忘
之也書院西南十餘步有豐碑爲唐相李林甫頌述明皇
丹成之辭文章麗秀字畫精警未嘗不可愛玩而一問某
姓名則詆唾隨之亦未始不可爲吾黨戒也夫樹碑以圖
不朽迄今千年而碑尚新豈非天欲不朽林甫之名也哉



出乎彼則入乎此請釋於斯二者

○傳

白松溪傳　國朝 耿介

公諱居敬字行簡號松溪河南登封人至元庚戌生甫六
歲喪母事父孝聞鄉里及冠舉經諸子無不精究壬申父
卒殯殮一遵古禮年二十三州邑知其名咸備禮幣請居
講席多所開益以其居近崧嶺間因自號崧谿著書傳道
遠方受業之徒戶屨滿百如是者三十餘年延祐庚申卒
年七十有一學者皆尊之曰松溪先生甘守一貧儲無甔
石晏如也識者謂其清風苦節不以得失累其心處順安



常不以窮約易其素得朱子學註述千五百年後乘堯夫
車優游三十六峰前蓋其實錄云所著有春秋正氣尙書
新註詩集傳附說易經本義附說四書集註附說周子通
書附說周子太極圖附說張子東西銘解義附說小學書
詳說道學發明禮學詩說

三忠傳　國朝 張聖誥 知縣

鄢延誨閩之永福人以歲進士除登封令中部劉禋後延
誨令登半載蓋皆在崇禎之十四年而王大壁邑尉也官
登亦先後同時城破皆死之時邑大饑人相食延誨單車

蒞登以一僕隨甫下車恩義大結於民未幾寇至廷誨集衆議死守顧念力薄不支城且屠民糜爛矣乃諭衆各爲計而自出郊罵賊被害廷誨既死賊衆亦義之相誡勿燬登民數千百之生命以全劉禋者則以守城爲終始者也當禋令登時土寇李際遇申靖邦猖獗甚矣寇薄城下糗糧不通禋練忠勇授方畧輒用奇破之凡官一年皆躬行間宿敵樓寢食爲守禦計未嘗安枕臥也偶得一瓠分給士卒故士卒樂爲死兩寇圍城月餘不下亦稍稍引去會李自成陷城以禋同鄉欲官之禋不屈賊日殺之以成其



名遂遇難事聞詔嘉之贈僉事卹其家鄢廷誨惜無有上其事者後知縣阮振益求其墓所在爲之遷兆再十餘年知縣張壎封之樹之勒表致祀廷誨不朽矣王大壁死當與鄢廷誨同時故得祔葬墓次其節名亦藉廷誨以顯

前登封令張侍御傳　國朝　景日昣

張朝瑞字祥如遼東廣寧人也順治五年除登封令年方少英毅老成練達明敏有古循良風邑自兵燹後丘墟禾黍百務寮廢朝瑞下車詢疾苦諮利弊凡宜興宜革一一條理區畫之每出一新政切中時宜時驚鴻未集土田荒蕪乃多方招徠勸之墾貧者給以牛種又時時單騎巡阡陌間別其勤惰爲賞責以督課之不一年報墾十之五六凋殘爲之頓甦其御民也於嚴肅振作中寓撫摩愛養之意循循卵翼論者彷之神爵五鳳云嘗有疑獄與鄭州會訊境上株連登民多無辜公廉得其情盡爲平反之顧不當隣州意以固爭至於相角究者獲雪衙署毀於寇前令僦居民舍朝瑞捐俸重建民不知勞修學宮建先師殿擇諸生之儁者約程課之戊子辛卯間文風大振中式者科五六人皆出門下士考最內擢侍御瀕行父老追送數百



里外不忍別

李忠烈傳　國朝　高一麟

公諱錫遜其字登封之在城里人也正德初以太學生除嘉善簿有廉能聲上官器之會姚源寇王浩八作亂江右猖獗而東犯浙郡邑勢甚張監司議所以折衝禦侮者難其人僉曰公可蓋稔知公才能有膽力故也公既聞命毅然有中流擊楫志率壯勇百人整肅並進與大營合時大營督師者爲郡司馬公伍文定指揮公汪洪云二公饒有氣槩見公至喜得人乃以公爲前驅師進次開化之華埠

與賊營斥堠相望也對壘凡三閱月前後兵刃相交者屢
屢大約以戰則凱以出則捷公運籌决勝之功居多云會
賊退嚴坑公曰賊氣且餒可以追矣乃倡勇督精壯鼓譟
直入擣賊中堅所殺傷甚衆而俘其首者三四無何風雨卒
至馬仆而公執焉自度不免乃北向痛哭以賊黨未平璣
分未盡爲恨觸賊流血被體遂遇害時正德八年也事聞
詔憫之贈廕如故事諡忠烈勅有司建祠以時致祭恤其
家



焦太僕傳　　國朝　張朝瑞　知縣

余修邑誌鄉賢中見太僕焦公公諱子春字德元生有異
骨性端方事嫡母孝謹罷於督學使者以儒士食餼貧不
能婚邑令汪公渊爲具六禮完室擢進士高第除守無爲
州修圩設隄民不苦潦稱爲焦公圩遷南戶部榷淮安關
却羨金商人德之九載滯民部萬曆戊寅忽調武選又改
儀部時新鄭相識其賢三月兩遷公不知也明年江陵相
逐新鄭欲波之諷掌院疏以競掌院曰是子曩在漕所首
列劾章者未嘗一揖致慇懃而競耶不得已出知六安未
幾遷東昌丞又三年由南北部郎擢僉事備兵肅州撫綏
西番内附不爲邊擾擢陝西行太僕少卿監軍寧夏犇致
仕居於鄉邑便苦無不請於令而一無所利時有差馬里
人以貲爲公壽公聞之怒曰吾言公耳若者欲以利嘗吾
也吾且不言里人惶沮謝其廉介類如此里居三十年課
士訓徂卹孤賑急難以碑述于令登封公歿久矣邑小大
猶嘖嘖誦焦太僕不置葢數百年一人者鄉人建祠東關
王鐸爲之記祀鄉賢

劉中丞傳　　國朝　焦欽寵

公諱景耀號嵩曙登封之金店里人也幼負文譽未成童
補弟子員乙卯舉于鄉壬戌成進士遥大城令大城屏邑



也多豪族爲民害公下車訪利弊摘奸剔蠹諸權貴屏手
歛跡政成擢兵曹之車駕司時調發煩興借箸孔急公出
成竹區畫之會奉命巡畿輔軍公宜德意散綁餅且諭以
大義誠其與民相安莫不感服得賜者有如挾纊佐部數
年時人擬之劉大夏陸容云久之擢監永平永平當邊衝
如盧龍卑耳諸地皆要汎也公視事相形勢戒斥堠簡甲
練卒屢以火攻致奇勝嘗用伏計於七家嶺料敵决策不
爽毫髮敵憚之相誡不敢入會宦者高起潛監遵永軍脅

監司吾趙如愿禮公謗然曰馬端肅豈爲中使屈那燒葱貽笑祇無骨力耳遂抗疏自陳其略曰臣拮据邊方朞逾三載伎倆都窮羞惡頗有總監儀注過于踐踏心實愧焉呼牛喚馬總監曰遵典制也不從難免一時速禍從之則犯千古淸議臣可死不可辱毋令天下後世笑臣罵臣也極知犯總監之鋒言出禍隨勢所不免然臣不貪生不愛錢出之朝廷之罷斥則可出之總監之指摘則斷斷不可疏報謂總監原以節制體統行事公太憨無人下禮削二級一時淸議壯之爭以邊警屢告齊疆動搖朝議擇韜略優長者授之節鉞僉曰公可上亦稔知公賢詔從之旣除或曰三齊多故盍需焉公不聽介馬而馳執鞭屬鞬率家勇數輩整肅而進與敵騎遮趄相過敵素憚公不敢迫也公更毅然任事當城破民逃之後謹烽燧以備不虞發倉廩以招流亾慨然以韓忠武汲長孺自命凡民間之井竈廟社之榜甍無不次第新飭之毎行必魚甲前侍貝冑夜陳森森赫赫吏民遵之如神明三齊境內渠寇萑苻亦稍戢矣受事甫七月以拮据卒于官

## 景義烈傳

國朝　李來章

君諱美育字成五居登封大冶村生而魁梧椎朴勇力絕人稍長學劍術以武事自豪會土寇蜂起村各爲營推一人長之約相救援君自薦於其長曰環大冶居者十吾同姓餘亦戚屬倘有難吾必先之是時土寇申靖邦肆掠嵩潁間諸寨皆爲所破獨大冶薄稅寨屹然無恙君捍禦之功居多會五司寨被圍求救其長難之君曰緩急將有與人約而背之不義乃不辭家人率衆疾赴旣至持刀大呼陷其中堅從者百餘人皆感激無不一以當十賊遂解去是時君與衆疾行三十餘里又久戰渴甚欲飲寨上人閉



關納之君遜衆先登登者什七賊偵其人少而無後距也乃復薄寨下寨上人恐乘勢奪門矢石火炮交下如雨將以遏賊衝而不意君與未登者皆爲所中傷遂相枕藉死於寨下君爲人慷慨自負平居鄉黨有困窘者必爲代謀見抑者必爲代申蓋出於天性其處亂世嘗自憤不得尺寸之柄以酬其素志或與人言輒泣下不置君旣死其弟美廉爲郡學官弟子員子星介值於庠孫曰昣戊辰登南宮進士人以爲君義烈之報云

## 傅司空傳

國朝　景日昣

傳景星號夢禎登之在城里人也甫弱冠食餼於庠丙子丁丑聯捷成進士授潞安府推官廉愼平允豪猾望風斂跡尤加意人才李棠馥畢振姬等皆出門下士彝調繁平陽英毅敏斷有神明之頌政成擢侍御彈劾不避權貴直聲大振論者擬之埋輪都亭云乙酉巡按順天舉劾人人稱快三輔立淸詒嘉之有授官御史不媿言路巡方察吏有裨風紀之奬彝掌印臺中疏薦王崇簡太史李森先侍御後皆勳名赫奕一時號爲知人遷太僕卿晉通政司彝擢副憲㝠志寅淸屛絕私交凡所條上皆國家大政晉少



司空陳河工利弊詳明確當朝野傳爲石畫年五十八致政歸家居朴素自讀書訓子外日惟飲泉潄流恬如也學宮燬於寇頹垣茂草景星惻然念之先是秉憲中臺時會直指使出輒以興復諄囑而自捐三百金倡衆修之規制煥然一新邑中有力役之征景星念里民貧苦乃白于令自出金輸之民力不擾卒時年七十有一

郭中翰傳　　國朝　張聖誥　知縣

公名文華字元甫號厚庵邑之大唐里人也童時從學卽端重如成人甫弱冠讀書山麓膏火不繼夜必默誦竟業乃止冬寒不爐門外雪深尺許客至幾逝所往而公不以也明末闖賊縱殺戮尸狼藉於道公面貲募人掩瘞各標揭其面貌形狀亂定人以是往往認得之爲感泣去嗣避難山砦得館糊口有故人隆冬寒凍身無完衣向公泣公惻然以館授之其貧而好義如此順治辛卯舉於鄉丁酉丁母憂辛亥除上高令侍父肩輿就養未浹月父又卽世煢煢哀號淚盡繼血孤身扶櫬人稱純孝服闋補寧津寧地畝缺額凡二百四十頃大抵皆豪強隱匿而窮民受累者會有丈地卽陞之例公曰此可以補缺額矣未幾匿地



者聚數十百人僉求按畝加地以足三百頃卽陞之數公指天日誓曰我豈爲陞遷計欲爲民除害耳決意履丈並許自首二年缺額始補按地科糧永無貽累寧人至今歌思之邑富人潘某其僕殺人應抵某懼坐持金賂公公却之曰汝果殺人千金何益汝非殺人雖不賂亦免訊得其故卒免楊某白晝殺人應坐楊以財賂上官夜遣使囑改供公曰淸夜不可欺有朝廷法在釋之如死者冤何里民殷某子婦姜氏應解旗公憐殷老而貧且一兒一婦耳自捐金贖之周某因負債無以償鬻其子公出金代贖父子

述先緊如初其廉正慈祥蓋如此凡四年陞中書公曰[illegible]年及懸車優游泉石以老足矣復何求不就而歸生平[illegible]易坦直外和中介見人有過即直言無隱聞人善[illegible]稱道不置尸於孝友尤篤撫幼弟文且教誨成就靡不備至嘗曰父毋有我尚有生子孫之日我無父毋永無生兄弟之時蓋舉淚俱下其教嗣子曰積德務滋讀書務勤謙能受益忍不辱親又曰天理二字一生用之不盡晚年精於易每語人曰不惟聖人可學即天亦可學殆有得於天人合一之理云卒年七十



耿宮詹傳　　國朝　竇克勤

公諱介號逸菴登封人弱冠有文名辛卯壬辰聯捷成進士選庶吉士湯斌者公同年也合志同方以聖賢之學相砥礪授檢討擢福建巡海道清逆產刷石城民迄今賴焉尋以詿誤雪之補江西湖東道裁缺再補大名兵備道清淨簡易如修理衙舍查覆赤歷諸凡弊公皆力爲痛除之逃人株連苦甚公爲寬其網羅所全活不下數百人丁內艱歸絕意仕進一意講明聖學愛程子內主于敬而行之以恕名其堂曰敬恕執贄夏峯之門欣然有得乃與復嵩陽書院倡明理學四方聞風慕義之士接踵請教湯太史以公學有淵源疏薦公特擢侍講學士旋陞詹事府少詹事奧衆顧問介舉其生平所學者以對輒稱旨尋以疾疏辭輔導重任被論休致歸乃坐臥嵩陽書院著中州道學編接洛學之傳而從遊益衆公自通籍至解組三任監司皆不獲久于其位而立朝僅四十日位不附德業不酬志論者以爲恨產不踰中人而好德樂施雖布衣糲食恬如也先是邑徵漕逋三百金獻朴㷀鉠公捐金代輸不責償每春市價騰湧公出粟平直遇歲饑發所儲以施孤寒其周䘏里黨類若此澹泊寧靜於世一無所營於道獨有默契陶然自樂言仁言孝而以敬恕爲宗終身無矜忿之容登其堂者如坐春風中也卒年七十有一人稱爲嵩陽先生云



登封三節婦傳　　國朝　吳儲業

河南登封焦氏有三節婦曰周氏曰楊氏牛氏周氏者太僕寺少卿與嵩公次子文學仲榮之妻也文學蚤死孺人與側室李氏皆有遺腹免身皆男孺人曰吾之不早從地下者此耳今天幸俱有子吾得下報吾夫太僕公圖止之

以何李以病逝孺人乃抱其孤泣曰天乎吾兩兒恐不能
俱全若此子失所鬼而有知問李氏孤何在則將奚辭以
對遂撫里妲乳巳子而親抱李氏孤乳之太僕爲仰天出
涕曰人情莫不愛其子此古人所難吾媳婦能行之兒爲
不亡矣後二十四年登封縣民有具節母事上直指使者
使者爲請　天子下其奏錫封表閭歲給餼米數石河南
人皆歎息曰周太君撫兩孤成立以膺此寵也蓋自文學
沒二十四年而孺人始以節孝顯於朝又九年而孺人沒
沒後二年而登封陷於寇其以節死者爲焦家婦楊氏牛



氏河南人復皆歎息曰微周太君之教不及此楊氏者焦
君陽長之婦周藩典儀四聰之女也旣歸陽長君事姑最
恭謹而讀書識大體嘗手列女傳一編與姒牛氏講貫義
旨悉通曉登封旣圍急孺人知不免紉其中外衣以自固
拜辭太君木主將引決侍婢止之曰吾城前受圍匝月不
下今尙冀萬一得全且郎君不在主君旦暮城守盍俟休
沐時一謀之乎楊孺人叱之曰吾奉先姑之訓若不死何
面目見地下且吾太僕家風乎乃約牛氏同死[illegible]指[illegible]下井
[illegible]吾兩人畢命處也卒俱死

# 登封縣志卷之十下

登封縣知縣閻山張聖誥[illegible]

## 詩類

### 〇賦

山呼萬歲賦　唐　張仲素

天作太室巍乎蒼蒼立極中位含精降祥惟漢武之肇祀
聞嘉言之孔彰告盈數以不忒鬱希聲之載揚于時五畧
旣臻于官畢會望嶄巖之絕壁升縹緲之華蓋排羽衛于
山前刻金石于天外諒精誠之至感致天地之交泰於時



騰洪音流翠靄始則數乎雷殷終不因于地籟惟天祚聖
谷得一而盈惟嶽降神聲至三而大夫其登封則千古是
追峻極而四方是維瑞載光于漢史德且詠于周詩動作
休徵有異坻頹之震響合靈祀且殊大塊之噫是時也百
神受職萬靈獻功霽山霧收山風福穰穰于宇內聲隱隱
于封中且啓廸之徵延洪是表因勒成而響答殊卜祝之
占兆憑乎物隱石言之不臧錫自天嘆夢齡之尚少懿乎
胳合散乎絪縕邈崇丘之口口伊仰止而敷問掩龜格與
鳳降軼神光與慶雲獨得乎數千百祀何慙于七十二君

稽彼衆山咨夫四嶽或泥金於杳靄或瘞玉於緗縢封並
開夫再三響未效于清濁方今文物芬郁寰瀛廓澄我后
克讓謙勤夙興已固如山之壽式當如日之升所以下臣
獻頌望翠華之是登

測景臺賦　唐　范榮

大聖崇業萬象潜通據河洛之要剏造化之功建以黃壤
亘以紫宮右輔伊闕左連轘嵩銀臺比而可擬瀛壺方而
詎同掩扶桑於日域包蓬萊於海濛式均霜露之氣以分
天地之中於是仰玄穹之文俯黃壤之里下歷坤德上羅



乾纏垂形象物既不假於銀衡司刻探玄何必邀於銅史
其細也難究其妙也若此斯豈光陰而若易徙且夫聖不
可測道貫兼致天地與能幽靈必契囊括衆巧網羅群藝
自然而來疇能比計今來古往時移道替滋歲月以成朽
覺風塵之漸異人有代兮俗疑没地有形兮口無制零落
空階荒苔被砌但覺蕭條頹墉迤邐高阜荒凉荒城蕪蘙
擎聖迹而難企感吾徒而流涕荷歟成周系聖纂極君少
臣疑流言更逼自陝卜洛其儀不忒公敷其化人盡其力
惠而不費功成事息欽聖德之微奧豈賦者之能識

少室山三十六峰賦有序　宋　樓異

余少聞洛邑之盛在唐宋爲東西都而山川形勝之富
視他州爲傑觀昔韓退之白樂天見於歌詩形容勝槩
有詠歎不絕之意後歐陽文忠與梅謝諸賢相繼爲僚
友數遊嵩少間至今以爲美談余不敏幸得令嵩高縱
觀諸境未有過少室者而巉巖聳拔乃在戶牖間朝夕
博望歷歷可數因作三十六峰賦以自廣非敢竊比古
詩之流云

伊浮雲之公子兮訪道於林丘而棲神於巖谷超然有遊



方之志兮乃東升於岱頂而西謁於華麓雖衡陽之南兮
與夫恒山之北靡不窮探歷踐兮游心而騁目獨怡然而
忘歸兮內欣然而自足忽御風而行兮排空濛而造中域
徐睥睨以四顧兮意恍惚而有失遭嵩高之丈人而問津
兮曰游四方而眞有得何高之不登兮何危之不陟今乃
西望兮岌然而聳特雄柱天綱兮橫亘於地軸連絡偃覆
兮龍盤而虎伏雖華以九而巫以十二兮未覩奇峰之六
六丈人放杖而笑兮秋水方至而河伯自溢子烏覩海若
之難匹兮獨不聞中天之少室其高則嶢岏嶒崒崟岑欝

丌兮廿有六里而峰有十八其[illegible]則環紆縈繞盤糾紛錯兮上方十里而周圍一百包嵩陽以作鎮兮[illegible]轂以爲郭眷歌山之所聞兮觀舞水之所樂其上則有[illegible]不甘果兮神芝與仙藥石桂若承露之盤兮帝休若楊枝之藥石脂所滴兮飲之可以長上古玉膏在巔兮服之可以揖羽客雲母之井兮寶所聚光明之穴兮畫所鑠一丈之鍾乳兮可餐千歲之資糧兮不絕其中可避兵水之災兮自有經書之博其神異則玉女爛織錦之文兮金人迷白露之落雲洞警時聞之鐘兮石井泣哀鳴之鶴王子晉環之以



爲壘兮阿育王寶之以爲塲此皆公子之所未知兮而丈人之所安宅丈人曰名生於實兮義設於適子知其一兮未知其二子識其外兮未識其內是徒知六六之所有兮而烏覩六六之名義東朝嶽祠儼百神兮西望洛邑鬱王宮兮太陽少陽山之明兮石城石筍天所形兮檀香丹砂寶所鍾兮鉢盂香爐狀所肖兮連天紫霄勢之穹兮羅漢七佛像設留兮靈隱來仙洞府深兮清涼寶勝梵刹標兮瑞應瓊璧祥光紛兮紫蓋翠華烟靄凝兮藥堂紫薇花草靈兮白道天德名字偉兮卓劍白雲形實卯兮金牛明月色像起兮凝碧迎霞天光聚兮玉華寶柱金石瑩兮繫馬白鹿神仙衆兮此則六六之名義兮而未覩六六之景氣丈人曰方春陽之盎盎兮燒痕蕪沒而青青紛紅紫之繡錯兮引百囀之幽禽雄棲傑觀兮切星辰而上侵玉仙神女兮乘輜軿而下征朱明草木之扶踈兮敵大明之午升山椒雲氣之冉冉兮若覆甑而鬱蒸忽雨聲於天外兮勢翻盆而倒傾惟紫芝與黃鶴兮舞長空而產英金飈之警粟兮山空落石若仙人之鍛聲夜月白而風泠泠兮玉笋清徹而彌聽暨玄陰林柯之脫盡兮山形瘦而骨稜稜木



雪橫積于千仞兮玉龍飛而白虎亭亭惟四時之出沒變態兮顯晦陰晴不可得而盡名豈特仰觀俯聽自辰及酉應接之不暇兮以盡朝昏此雖丈人之所不能形容兮而豈公子之所可預聞丈人曰矣兀撐空兮千變萬狀山經地志兮不可究量或背若相戾兮或面若相向或竦若相鬪兮或揖若相聯或散若相忌兮或聚若相訪或後者若和兮而前者若唱或卑者若下兮而尊者若上或喜兮若相攜或怒兮若相抗或若秦晉兮相匹或若楚越兮相擊或聳瘦兮若峨冠或臃腫兮若挾纊或蹲伏兮若駝虎或

宗聚兮若饕蝨或威嚴兮若壯士或勇猛兮若驍貅或伏
驟兮若風馬或浮空兮若船舫或若遊郊原兮累丘墳而
抱柩槨或若入宗廟兮紛豆登而鬱秬鬯戢戢兮森劍戟
落落兮列屏障勢領略兮斷而還連狀容與兮宛而復壯
超然若三十六天兮神仙之洞宅姹然若三十六宮兮妃
嬪之遊燕昂霄聳壑冠佩悠兮泉飛霞傾爵斝流兮天潤
星熒玉杵成兮松篁琴瑟鈞天迎兮嬌雲曲月鬢眉新兮
烟斜霧蒸龍麝焚兮霞舒霓卷舞袖張兮雷霆轟轟宮車
還兮言未及而公子頹然如醉兮灑然如醒非丈人無以



藥之使瘳兮刮之使明僕未能窮茲山之勝跡兮究茲山
之曜靈請執杖屨兮以從後塵

嵩山賦 有序 明 劉 咸

五嶽惟嵩居天地之中而其峰巒之秀偉亦非他山之
可及故古今騷人墨客往往見之歌詠予不自揣亦掇
拾餘意而為之賦曰

翳山阜之停峙切胚暉於玄黃諒凝形之有異故奠位而
不常惟嵩高之為嶽獨穹窿而直方雖同列於下土實尊
處乎中央右襟帶乎河洛左控制乎齊梁前屏列乎崆峒
後幛幛乎太行彼岱華衡恆之四鎮各東西南北於一方
茲蓋造化者自然之功巧俾其與天地同一氣是故豈若
是尋常之培塿而屑屑然與群峰較利於毫芒也哉觀其
元氣淋漓靈根蟠結磅礴縈紆巖嶔巀嶪質厚重而不遷
勢蜿蜒而聯接量含洪而有容神昭貺而莫測萬象翕欻
兮森羅四時光景兮明滅煒煒大士之瑞芝森森將軍之
封柏猗猗九節之菖蒲粲粲三花之貝葉彼四萬八千丈
之天台固僅能方其太室之三尖而根盤五百里之匡廬
曾何足抵其少室之數叠若乃時和景霽天高氣清風生



鶴唳日出雞鳴霞彩飄兮錦繡錯嵐光蕩兮圖畫呈於斯
時也凌絕頂履崚嶒恍兮惚兮蓋不知此身之在人世而
別有所謂崑崙之與蓬瀛也其或月暈星藏烟霏霧曀陽
烏匿彩虹霓橫漢轟雷霆兮一聲分晴雨兮山半於斯時
也挾天風遊汗漫窈兮閬兮亦不知此身之在人寰而又
有所謂青城之與赤岸也雖然此特其朝暮陰霽之常態
而未覩其倏忽變化之形容苟不究其所以則雖智者亦
莫得而窮彼其兩室諸峰層出疊起不參不差無偏無倚
在少室者三十有六在太室者二十有四或崒嵂而崔嵬

或秀偉而妍媚或逦迤而婆娑或隱約而斷薇或羅列如兒孫或比肩如兄弟或尊嚴如父師或卑猥如媵婢或瀟散如神人或俊拔如豪士或如蛟走而虬蟠或如牛眠而馬馳或如理木之連枝或如芙蓉之並蒂或如舟楫之浮空或如兵車之趨市或如忠臣之赤心或如艷姬之高髻矯矯兮如飛而翅飄飄兮如行而止于于兮如醉而醒怡怡兮如悲而喜凡茲山之奇勝所可愛者如此然不指而稱焉則亦莫能默而識之矣故夫青童太白子晉浮丘玉人玉女會仙虎頭老翁遇聖兮相向黃蓋華蓋兮疊稠鳳



凰鳴陽獅子號秋玉柱壁立玉鏡光浮三鶴積翠兮排闥萬歲獨秀兮凝眸臥龍起雲兮淨如洗金壺玄龜兮翠欲流此則太室勝槩之奇而天下之為峰者莫得而伴也若夫東朝嶽祠西望洛邑白雲連天紫霄凝碧鉢盂丹砂之可觀香爐檀香之堪挹羅漢寶勝之可尋七佛靈隱之難覓太陽少陽之嵯峨石城石筍之屹立紫薇兮藥堂寶柱兮瓊壁來仙卓劍兮孤高翠華繫馬兮峻極紫蓋迎霞兮如丹玉華白道兮如璧明月清涼瑞應天德白鹿留形金牛現蹟此則少室勝槩之奇而天下之為峰者又孰能與之敵也他如琳宮梵宇佛祠仙巖蝌蚪出而書見甫苔發而霜零(叶賢切)落龍潭隱靈物兮潛處大池通神水兮湧波歷代封禪則有封祀之壇往來經行則有轘轅之關凡若斯之歷歷皆可考而班班者也至若名傳於今事出于古測景定于周公墜石疑于啟母御筆書于則天金鑪築于漢武隱有棄瓢之許由廉有洗耳之巢父道有奕棋之八仙佛有面壁之一祖出而重于世也則有索償之山人居而莫知其向也又有擣帛之仙女其他奇蹤燦然可數既不暇于細推亦無能為之悉舉也噫夫拳石無情與時屯亨



況非逢千載之景運抑安能得夫一時之謐寧惟聖皇之在上屢賜寵而賜榮崇嘉號兮以禮尊祀典兮以誠故嵩之德以之而益著嵩之神由之而益靈自今以往吾知太嶽之儲精必降申甫而再生於以列乎屏翰於以克乎帝廷俾海宇之臣子咸永樂于昇平則吾又當秉霜毫之白筆以專紀乎三呼之頌聲也

太室二十四峰賦 有序　　明　曹璉

按白虎通云嵩山者中央之嶽獨加高字者以其居四方之中而又高且峻也故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此

之謂歟山有二十四峰皆邐迤齊高無低昂之態有凝重之勢誠非天下山川比予因駐節騁目乃併志其名于左方以自適奚敢擬諸古賦云其辭曰

維登封之壇墠當歴䃅之正中聳嵩高之嶄絶屹千仞而穹窿託扶輿以正基應房宿以曜空結根彌於崑崙直指超乎崆峒露輪囷之縈繞迴曦馭之曈曨匪嵯峨之莫測抑迢遞之難窮控齊晉之渺瀰襟河洛之溶溶俯首陽之隱隱超太行之重重廻盤嶮巇奔突巃嵸峻極形於周雅配天始於唐封彼岱華衡恒之四嶽各分鎮於南北西東



則玆山之勝槩冠古今而獨雄也其為寶藏也則金砂之璀粲璞玉之璘瑞表中原之異産冠上國之奇珍其為靈蹤也則石室據其陽天池在其頂敞金刹於少林闢瑤宮於眞境其為品彙也則凡根荄之屬飛走之群時涵時育以萃以榮超乎閬苑之蓊鬱甲乎靈囿之縱横是雖博物之張華無以辨其類洽聞之郭璞曷能究其名也若夫豐隆停震飛廉捲霧嵐光浮漢林影篩日班二十四峰之駢羅脫瑤簪於螺髻背逬笱之巑岏倂列戟之排立卓乎彩筆書空而作軸儼乎玄圭平水而初錫聳乎蟠虬昂角而峥嶸矯乎鶖鵬垂翼而奮擊高低起伏遐近濃麗鄙羅浮三百里之磅礴陋武夷五千丈之崒嵂彼巫峰之十二匡廬之五老又奚可比而儔擬而匹也予齊駕天風遊玉柱訪青童挈玉女尋子晉之奇蹤步老翁之幽趾捫虎頭而舒嘯憩黄蓋而徙倚面玉鏡之光芒聆三鶴之軒翥過逍聖兮浮丘躡玄龜兮如砥駭臥龍兮之起雩問跨獅子兮之會仙侶覽鳳皇兮離離灑金壺兮墨淋瞻華蓋兮亭亭呼萬歲兮鼓舞覩起雲兮變幻看會仙兮容與挹玉人太白兮悵望眺積翠獨秀兮延佇已而夕陽隱映而銜山歸



烏喧囂而投林蒼狗鬖䯯而四塞蟏蛸泯沒而曳陰麕鹿相牽而呼友猨狖聚嘯而長吟蟪蛄噪而鳴咽於菟嘷而蕭森斯時也予亦慄然而懼悚然而驚矯回首於盤谷遘一老而便輕冠高冠之岌嶪佩長佩之琮琤質銷鑠而綽約神杳渺而粹精歷玄冥之微徑乘閶維而上征視倏忽而逾遠超寥廓于無聲欲從之而不可得乃托長歌而放情歌曰嵩山之谷兮虛明嵩山之泉兮澄清泉澄淸兮可濯纓谷虛明兮彷彿蓬瀛追仙翁而邈乎難及兮聊徜徉而尋盟載歌曰嵩之山兮儲英嵩之神兮效靈神效靈兮

海宇平山儲英兮俊駢生吾知申甫其後出兮[illegible]後徵



○四言古詩

嵩高八章章八句　送申伯出封于謝　　周　尹吉甫

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王子喬　漢劉向

妙哉王子神遊氣爽笙歌伊洛擬音鳳響浮丘感應接手
俱上揮策青崖假翰獨往



○五言古詩

昇仙篇　梁簡文帝

少室堪求道明光可學仙丹綃碧林宇緑玉黃金篇雲車
了無轍風馬詎須鞭靈桃恒可餌幾廻三千年

歸山　唐劉庭芝

歸去嵩山道烟花覆青草草緑山無塵山青楊柳春日暮
松聲合空歌思殺人

寄宋之問　唐田遊巖

信彼稱靈石居然狎遁棲徘徊承翠巘祇馭帶深溪夕陰



起層岫清景半虹蜺風來應嘯阮波渡可琴嵇僕也頹陽
客望彼空思齊倘見山人至簪蒿且杖藜

答田遊巖　宋之問

家臨清溪水溪水遶磐石緑蘿四面垂嫋嫋百餘尺風泉
度絲管苔蘚鋪茵席傳聞潁陽人霞外漱靈液忽枉巖中
翰吟臥朝復夕何當遂遠遊物外候適客

賦得雨從箕山來　宋之問

雨從箕山來倏與飄風度晴明西峰月緑褥南溪樹此時
客精廬幸蒙眞仙顧深入清淨理妙斷往來趣意得兩契

如言蓋共悉諭觀化靜不動聞鳥玄可悟向背闢天香滄
留不能去

初至崖口五渡　　宋之問

崖口衆山斷嵚崟聳天壁氣衝落日紅影入春潭碧錦繢織苔蘚丹青畫松石水禽泛容與巖華飛的皪微路從此深我來恨於役惆悵情未已群峰黯將夕

入崖口五渡寄李適徐彥伯　　宋之問

抱琴登絕壑伐木泝清川路極意謂盡勢迴趣轉綿人遠草木秀山深雲影鮮余負海嶠情自昔微尚然彌曠十餘



載今來宛仍前未窺仙源極獨進野人船時攀乳竇憩厭薄天窗眠夜絃響松月朝楫弄苔泉因冥象外理永謝區中緣碧潭可遺老丹砂可學仙莫使馳光暮空令歸鶴憐

答宋十一入崖口五渡見贈　　唐　李　適

聞君訪遠山躋險造幽絕眇然青雲境觀奇彌年月登嶺亦泝溪孤舟事沿越窮嶂傳彩翠崖磴互欹缺石林上攢叢金澗下明滅捫壁窺丹井梯苔瞰乳穴忽枉巖中贈對玩未嘗輟殷勤獨往事委曲煉藥訣邀余名山期從爾泛滄浪歲晏秉夙心期言匪張設

答宋十一入崖口五渡見贈　　唐　徐彥伯

聞有獨往客拂衣捐世心結忻薄枉渚揆念縈舊林經且去崖合冥綿歸壑深珙樹環碧彩金潭生翠陰洑洄弄沙榜危仄眺明岑夕聞桂裏佽曉翫松上禽雜珮蘊孤袖瓊敷綴雙衿我懷滄洲想懿爾白雲吟秉願理方叶存期迹易尋茲言庶不負為報巖中琴

題元丹丘潁陽山居并序　　唐　李　白

丹丘家於潁陽新卜別業其地北倚馬嶺連峰嵩丘南瞻鹿臺極目汝海雲巖映鬱有佳致焉白從之遊故有



此作

仙遊度潁水訪隱問元君忽遺蒼生望獨與洪崖群卜地初晦跡興言且成文却顧北山斷前瞻南嶺分遙通汝海月不隔嵩丘雲之子合逸趣而我欽清芬舉跡倚松石談笑迷朝曛終願狎青鳥拂衣棲江濆

題元丹丘山居　　李　白

故人棲東山自愛丘壑美青春臥空林白日猶不起松風清襟袖石潭洗心耳羨君無紛喧高枕碧霞裏

潁陽別元丹丘　　李　白

吾將元夫子異姓爲天倫本無軒冕契素以烟霞親情悵
遁世網銘意俱未伸松柏雖寒苦羞逐桃李春悠悠市朝
間玉顏日緇磷所其重山嶽所得輕埃塵精魄漸蕪穢衰
老相憑因我有錦囊訣可以持君身當餐黃金藥去爲紫
陽賓萬事難並立百年猶崇晨别爾東南去悠悠多悲辛
前志庶不易遠途期所遵巳矣歸去來白雲飛天津

聞丹丘子於城北營石門幽居中有高鳳遺跡僕離
群遠懷亦有棲遁之志因序舊以寄之

李白



春華滄江月秋色碧海雲離居盈寒暑對此長思君思君
楚水南望君淮水北夢魂雖飛來會面不可得疇昔在嵩
陽同衾臥羲皇綠蘿笑簪紱丹壑賤巖廊晚途各分折乘
興任所適僕在雁門關君爲峩眉客心懸萬里外影滯兩
鄉隔長劍復歸來相逢洛陽陌陌上何喧喧都令心意煩
迷津覺路失託勢隨風翻以茲謝朝列長嘯歸故園故園
恣閑逸求古散縹帙久欲入名山婚娶殊未畢人生信多
故世事豈惟一念此憂如焚悵然若有失聞君臥石門宿
昔契彌敦方從桂樹隱不羨桃花源高風起遐曠幽人跡
復存松風清瑤瑟溪月湛芳樽安居偶佳賞丹心期此論

尋高鳳石門山中元丹丘　李白

尋幽無前期乘興不覺遠蒼崖渺難涉白日忽欲晚未窮
三四山巳歷千萬轉寂寂聞猿愁行行見雲收高松上好
月空谷宜清秋谿深古雪在石斷寒泉流峰巒秀中天登
眺不可盡丹丘遙相呼顧我忽而哂遂造窮谷間始知靜
者閑留歡達永夜清曉方言還

題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 有序　李白

白久在廬霍元公近遊嵩山故交深情出處無間巖信



頻及許爲主人欣然適會本意當冀長往不返欲便舉
家就之兼書共遊因有此贈

家本紫雲山道氣未淪落沉懷丹丘志冲賞歸寂寞捫來
遊閬苑捫涉窮禹鑿夤緣泛湖海偃蹇涉廬霍憑雷躡天
窻弄景憩霞閣且欣登眺美頗愜隱淪諾三山曠幽期四
嶽聊所托故人契嵩潁高義炳丹雘滅跡遺紛囂終言本
峰壑自矜林端好不羨朝市樂偶與真意並頓覺世情薄
爾能折芳桂吾亦采蘭若拙妻好乘鸞嬌女愛飛鶴提攜
訪神仙從此鍊金藥

贈盧徵君昆弟　李白

明主訪賢逸雲泉今已空二盧竟不起萬乘高其風河上喜相得壺中趣每同滄洲即此地觀化游無窮水落梅上嵩鰲背覩方蓬與君弄倒景攜手凌星虹

嵩山采菖蒲者　李白

神仙多古貌雙耳下垂肩嵩嶽逢漢武疑是九疑仙我來采菖蒲服食可延年言終忽不見滅影入雲烟喻帝竟莫悟終歸茂陵田

送裴十八圖南歸嵩山二首　李白



何處可爲別長安青綺門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臨當上馬時我獨與君言風吹芳蘭折日沒鳥雀喧舉手指飛鴻此情難具論同歸無早晚潁水有清源

其二

君思潁水綠忽復歸嵩岑歸時莫洗耳爲我洗其心洗心得真情洗耳徒買名謝公終一起相與濟蒼生

送楊山人歸嵩山　李白

我有萬古宅嵩陽玉女峰常留一片月挂在東溪松爾去掇仙草菖蒲花紫茸歲晚或相訪青天騎白龍

贈嵩山焦鍊師有序　李白

嵩山有神人焦鍊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又云生于齊梁時其年可稱五六十常胎息絕穀居無室廬遊行若飛倏忽萬里世或傳其入東海登蓬萊竟不能測其往也予訪道少室登三十六峰聞風有寄灑翰遙贈

二室凌青天三花含紫烟中有蓬海客宛疑麻姑仙道在喧莫染跡高想已綿時飡金鵝蕊屢讀碧苔篇八極恣遊憇九垓常周旋下瓢酌潁水舞鶴來伊川還歸空山上獨



拂秋霞眠蘿月挂朝鏡松風鳴夜絃潛光隱嵩嶽鍊魄棲雲幄霓裳何飄颻風吹轉綿邈願同西王母下顧東方朔紫書倘可付銘骨誓相學

潁陽東溪懷古　唐　崔曙

靈溪氛霧歇皎鏡清心顏空色不映水秋聲多在山世人久疎曠萬物皆自閑白鷗寒更浴孤雲晴未還昔時讓王者此地閉玄關無以躡高步淒涼林壑閒

早發交崖山還太室　崔曙

東林氣微白寒鳥忽高翔吾亦自玆去北山歸草堂杉冬正三五日月遙相望肅肅過潁上朧朧辨少陽川冰生積

雪野火出枯桑獨往路難蠶窮險人易傷傷此無衣客如何度雪霜

自潘陵尖還少室秋夕憑眺　唐 岑參

草堂近少室夜靜聞風松月出潘陵尖照見十六峰九月山葉赤谿雲淡秋容火燃伊陽村烟深嵩角鐘尚子不可見蔣生難再逢勝愜只自知佳趣為誰濃昨諸山僧期上到天壇東向下望雷雨雲開見同龍久與人群疎轉愛丘壑中心澹水木會與幽魚鳥通稀微了自釋出處乃不同況本無宦情誓將依道風



經少林精舍寄都邑諸親友　唐 韋應物

息駕依嵩嶺高閣一攀緣前瞻路已窮既詣喜更延出巘聽萬籟入林濯幽泉鳴鐘生道心暮鶴空雲烟獨往雖暫適多累終見牽方思結茅地歸息期暮年

奉送韋起居老舅百日假滿歸嵩陽舊居　唐 權德輿

威鳳翔紫氛孤雲出寥天奇彩與幽姿縹緲皆自然嘗聞陶唐氏亦有巢許全以茲聳風俗豈必効羈牽大君遂群方左史蹈前賢振衣去朝市賜告歸林泉滑和罔難久徇

性得所便有名皆畏途無事乃眞詮舊谿窮杳冥新灌深淪漣巖花落又開山月缺復圓輕策逗蘿徑幅巾凌翠烟機閒魚鳥狎體和芝朮鮮四皓本避難二疏猶待年況今寰宇清復此鬢髮玄顧慙纓上塵未絕區中緣齊竽終自退心寄嵩峰巔

石淙　唐 孟郊

巖谷不自勝水木幽奇多朔風入空曲涇流無大波迢遞逗難盡參差勢相羅雪霜有時洗塵土無由和潔冷誠未厭晚步將如何



其二　孟郊

出曲水未斷入山深更重冷冷若仙語皎皎多異容萬響不相雜四時皆自濃日月平分照雲霞生各峰久迷向方理逮此聳前蹤

河陽秋夕夢與永叔遊嵩避雨于峻極院賦詩及覺猶能憶記俄而僕夫自洛來曰永叔請君陪希深祠嶽因足成短韻　宋 梅堯臣

久寢北窗下青山夢與尋相歡不異昔勝爭却疑今風雨暗林靜雲烟古寺深（此二句夢中得）攬衣方有感還喜問來音

謝希深惠書言與師魯永叔子聰幾道遊嵩因誦而韻之　梅堯臣

聞君奉宸詔端祝趨靈岫山水聊得遊志願庶可就豈無朋從俱況此二三秀方辭建春陌十刻殘晝漏初經緱氏嶺古柏尚鬱茂却過轘轅關巨石相撐鬬久齋禮神祠法袞被藻繡畢事登山椒常服更短後從者十數人輕齋不爲陋是時天清陰力氣勇奔驟雲巖香薔薇花草藏澗竇傍林有珍鳥驚聒若避殼磐石暫憩休泓泉助吞漱上窺玉女窗嶄絕非可構下玩搗衣碪焜燿金紋透尹子體雄



嬌攀緣逾習狃歐陽稱壯齡疲軟屢顛踣絕頂瞰諸峰籃然輕宇宙遙思謝塵煩欲知群鳥獸韓公傳石室聞之固已舊當時與稍衰不戰苦尋究東崖亂谿中釋子持經呪於今二十年飲食同猿狖君子聆法音克耳溢膚腠常期躡屐過吾儕色先愀遂乖真諦言玆亦甘自咎中頂會幾望涼蟾皓如晝紛紛坐談謔草草具觴豆清露濕巾裳誰人苦羸瘦便卽忘形骸胡爲戀纓綬或疑桂宮近斯語豈在昔歸來遊少室嶒崪殊引脰石室迢遞過探訪仍邂逅捫蘿上岑遠仙屋何廣袤乳水出其間涓涓自成溜凡骨

[illegible]蒸靈眞安可覯霞壁幾千尋四字併篆籀咸意苔蘚文誠爲造化授標之神清洞氏作[illegible]字遂忽覺風雨冥無能久瞻抑忽忽遂宵征勝尋皆有[illegible]聲怪說多駿緣凌晨關塞陽道賞顏厖厚窮極四百里寧憚疲左右昨宵書報予聞甚醉醇酹所嗟遊遠方心爲倍如疢

轘轅道　宋　梅堯臣

險絕稱漢關晨躋塘二室盤紆石路回邈邈雲峰出古壁挂青蒼天風起蕭瑟洛成回首時望望平烟密

玉女搗衣石　宋　范仲淹



但見巖前砧誰聞月下杵金文與鐵色琛琛知千古試問搗衣仙何如織天女

三醉石　范仲淹

巍巍入仙境上有三醉石憐此高陽徒如樂華胥域憔悴澤邊人獨醒良可惜

登太室中峰　范仲淹

嵩山最高處逸客偏登臨回看日月影正得天地心念此非常遊千載一披襟

二室道　宋　歐陽修

二室對岧嶢群峰聳嶒直雲隨高下起。路轉參差碧。春晚
桂叢深日下山烟白芝英已可茹悠然想泉石。

天門泉　歐陽修

烟霞天門深。靈泉吐巖側。雲濕顥氣寒。石老林腴碧。長松
暫休坐。一酌煩心滌。

天池　歐陽修

高步登天池靈源湛然吐俯窺不可見淵然神龍護靜夜
天籟寒宿客疑風雨

峻極寺　歐陽修



路入石門見蒼蒼深藹間雲生石砌潤。木老天風寒。客來
依晚照徙倚聽山蟬

自峻極寺中院步登太室中峰　歐陽修

繫馬青松陰躡屐蒼崖路驚鳥動林花。空山荅人語。雲霞
不可攬直入冥冥霧

潁大夫廟　宋　蘇軾

人情難強回天性可微感世人爭曲直苦語費搖撼大夫
言何柔暴主意自慙荒祠傍孤塚古隧有殘坎千年惟茅
焦世亦貴其膽不解此微言脫衣徒勇敢

登封縣宇觀少室　宋　邵雍

天地始融結。此山已高極。群峰擁旌幢巨室羅劍戟日出
崖光紅。雨餘嵐更碧。安知無神仙其間久遯跡

遊玉華山同元好問裕之　金　雷淵

洗耳潁川水療饑西山薇山川得佳客草木生光輝末路
風教薄此道日已微相期千秋事非君誰與歸

箕山　金　元好問

幽林轉陰崖鳥道人跡絕許君棲隱處唯有太古雪人間
黃屋貴物外秖自潔尚厭一瓢喧重負寧所屑降衷均義



稟汨利忌智決得隴又望蜀有齊安用薛干戈幾蠻觸宇
宙日流血僭連蹈東海夸齊釆薇蕨至今陽城山銜華兩
丘垤古人不可作百念肝肺熱浩歌北風前悠悠送孤月

盧鴻一　明　高啓

顥然守泰一高臥在幽壤開元始求治賢哲勞夢想詔書
起巖扃宸意勤抱仰入京遽還山孰得縻以鞅夫子遂其
高營室致安養爵祿不可加貪士應泚顙

面壁石　明　王七崧

折蘆浮渡江震旦揭真諦心非轉法輪義不立文字九年

面壁人寂寂緣底事石中一片影參取西來意

登嵩嶽　明 戚伯堅

夙昔秉微尚目欲覽八荒寄身孤廬中窘步乖騰驤半來登嵩高浩若升混茫連山亘百里窈窕踰崇岡崖傾不留趾石破馬足傷盤盤歷御道封禪思前王天高氣爽清身遠目蒼黃窮陰凜萬壑珍水含群芳列岫爭輔佐太小紛翺翔却立覽季室儼若左臂張高情恣凌踐升險神蕭將解纓濯天池酹何仙臺傷自覺非世人天風灑衣裳

遊嵩山　明 區大相



名嶽宅中土生賢借奇巇圖為風雨會地以揖讓顯崖嶤雖峻極岡阜亦平衍憩麓果紆迴登崇更凌踐夙多遺世蹤到此塵慮遣箕潁信高蹈陽城道未眨撥迹有紬伸忘懷任舒卷素風諒不遐幽意得所展欲去還復留低回不能返

遊嵩山　明 畢懋康

振衣陟蓁莽捫蘿登蕉嶢靈崖隱煙霧絕巘摩穹宵泉聲灑飛瀑冷冷喧石橋凉燠異巖壑雨暘變昏朝結根比華岱幽邃同中條遐矚發清曠溽暑生凉飈騁此物外觀聽

彼雲中謠偓佺詎云遠羨門猶可招

盧巖觀瀑布　清 戚落

天池伏流下玉液懸虛瀉千縷絲懸織萬斛珠紛灑縱橫氷雪噺砰訇雷雨咤斜飛蝶舞狂倒潑鼉噴乍伏嵐浮澗底咽溜酸石饋泉聲過人聲霾夜同星夜高賢飽餐霞野魅驚退舍獨有優曇華對此無冬夏

少室　清 葉封

少室如蓮花舒蕚容四望周遭莽回互奇秀難比狀十步一易形憹悅眩方向杖策凌荒榛衝煙躋最上聳身浮雲



表形超覺神王太室誠岩嶤雁行詎多讓黃河繞衣帶明滅睇滉瀁東南紛異態鬱蒼繆羣嶂哀叙俏以湲幽崖下嘗仰勝槩具此間天險觀殊壯柰何寡棲遯謬為賊所仗憑依固在德資寇豈無妨歎息懷古蹤臨風浩歌放束巖雖巳迷陳迹良可抗冷然披遐襟吾意亦寥曠

嶧嶺踏雪　清 焦欽寵

射策京洛還恰逢上元節燈月黯無光但見少室雪侵晨上蕎嶺嶧嶺白玉結氷花壓長林山高北風冽爽鞭凍不飛極目人蹤滅攀躋佽短筇行行氣欲咽彳亍幾回頭而

俯視一切不羨灞橋驢不學袁安拙當此萬籟空頓覺天地別翻身入畫圖心神俱澄澈

望嶽　　清　景日昣

移榻得面山煙霞共昏旦縹緲飛白雲遙青望不斷似見謫仙人騎雲度石𠂆我欲往從之惜無凌風翰吟成梁文詞雲影忽飛散

登金壺峰　　清　郭瑛

傳是伯陽來授經實於此累傾浮提壺淋漓寫元始伯陽不再生谷神知不死我欲覓仙蹤髣髴山容紫石痕隱奔



峭徑仄攀葛藟魍魎白日藏狐兎陰崖起石上盤古木坐下聞流水睥睨天門迴高峰見萬里願駐康樂屐攜友共棲止

## 〇七言古詩

箕山歌　　陶唐　許由

登彼箕山兮瞻望天下山川麗崎萬物還普日月運照靡不記睹遊放其間何所卻慮歎彼唐堯獨自愁苦勞心九州憂勤后土謂予欽明傳禪易祖我樂何如蓋不盻顧河水流兮緣高山甘瓜施兮葉綿蠻高林肅兮相錯連居此之處傲堯君

下山歌　　唐　宋之問

下嵩山兮多所思攜佳人兮步遲遲松間明月長如此君



再遊兮復何時

和宋之問下山歌　　唐　王無競

日云暮兮下嵩山路連綿兮松石間出谷口兮見明月心徘徊兮不能還

和宋之問下山歌　　唐　賈曾

良遊晼晚兮月呈光錦路透迤兮山路長王孫不留兮歲將晏嵩嶽仙草兮為誰芳

元丹丘歌　　唐　李白

元丹丘愛神仙朝飲潁川之清流暮還嵩岑之紫烟三十

六峯長周旋長周旋[illegible]飛龍耳生風橫河跨海

與天遊我知爾遊心無窮

嵩山十志十首 併序

唐 盧鴻一

## 草堂

草堂者蓋因自然之溪阜前當墉洫資人力之締構後加茅茨將以避燥濕成棟宇之用昭簡易叶乾坤之德道可容膝休閒谷神同道此其所貴也及靡者居之則妄爲剪飾失天理矣詞曰

山爲宅兮草爲堂芝蘭兮葯房羅蘼蕪兮拍薜荔荃壁兮



蘭砌蘼蕪薜荔兮成草堂陰陰邃兮馥馥香中有人兮信

異常讀金書兮飲玉漿童顏幽操兮不易長

## 倒景臺

倒景臺者蓋太室南麓天門石崖傑峰如臺氣凌倒景登路有三處可憩或曰三休臺可以邀馭風之客會絕塵之子超逸真還遐襟此其所絕也及世人登焉則魂散神越目極心傷矣詞曰

天門豁兮仙臺聳傑屹崒兮零頂湧窮三休兮曠一觀忽若登崑崙兮中期汗漫仙聳天開兮倒景臺竄顥氣兮軼

鶱埃皎皎之子兮自獨立雲可朋兮霞可吸曾何榮辱之所及

## 樾館

樾館者蓋即林取材基巔拓架茅茨居不期逸爲不至勞清淡娛賓斯爲尚矣及盜者鄙其隘闃苟事宏湎乖其實矣詞曰

紫巖隈兮青谿側雲松烟蔦兮千古色芳靃蘼兮蔭蒙蘢幽人構館兮在其中靃靡蒙蘢兮開樾館臥風霄兮坐簷旦粤有賓兮時戾止樵蘇不爨兮清談已永歲終期兮常



若此

## 枕烟庭

枕烟庭者蓋特峰秀起意若枕烟祕庭凝虛窅若仙會即揚雄所謂爰靜神遊之庭是也可以超絕紛世永潔精神矣及機士登焉則寥闃恍惚愁懷情累矣詞曰

臨洪溕兮背青熒吐雲烟兮合窅冥恍欻翕兮杳幽靄意縹緲兮群仙會窅冥仙會兮枕烟庭竦魂形兮凝視聽聞夫至誠必感兮祈此巔契顥氣兮養丹田終彷像兮覯靈仙

雲錦淙

雲錦淙者葢激溜衝攢傾石叢依鳴湍疊濯噴若雲風詭𦓁分麗煥若雲錦可以瑩發靈矚幽玩忘歸及匪士觀之則反曰寒泉傷玉趾矣詞曰

水攢衝兮石叢聳煥雲錦兮噴洶湧若駿舉兮草夤緣芳羃羃兮瀨濺濺水口攢叢兮雲錦淙波連珠兮文沓峰有潔貟者媚此幽㵐靈液兮樂天休貿獲我心兮夫何求

期仙磴

期仙磴者葢危磴穹窿廻接雲路靈仙髣髴若可期及儒者毀所不見則黜之蓋擬氷之談信矣詞曰



霏微陰磴兮氣騰虹迤逦危磴兮上凌空青霞杪兮紫雲垂鸞歌鳳舞兮吹參差鸞歌鳳舞兮期仙磴鴻駕迎兮瑶華䏶山中人兮好神仙想像間此兮欲升烟鑄月煉液兮竚還年

滌煩磯

滌煩磯者葢穹谷峻崖發地盤石飛流攢激積漱成渠淚性滌煩迥有幽致可爲智者說難爲俗人言詞曰

靈磯盤礴兮溜奔錯漱泠風兮鎮冥壑研苦滋兮泉珠潔一𢿙一憇兮氣想滅磷漣清滸兮滌煩磯靈仙境兮仁智歸中有琴兮徽以玉峩峩湯湯彈此曲寄聲知音兮同所欲

羃翠庭

羃翠庭者葢崖巘積陰林〼〼合羃其上〼〼其下深潭可以王神可以冥道矣及喧者遊之則酣謔永日汨情蕩厚詞曰

青崖陰兮月硐曲重幽邃兮隱淪㒒草樹綿羃兮翠蒙籠當其無兮庭在中當無有用兮羃翠庭神可王兮道可冥有幽人兮張素琴白玉徽兮綠水音德之惜兮澹多心



洞元室

洞元室者葢因巖作室即理淡玄室返自然元斯洞矣及邪者居之則假容竊吹妄作虛誕竟以誇吉詞曰

嵐氣肅兮巖翠冥室陰虛兮戸芳迎披蕙帳兮促蘿筵談空空兮覈玄玄蕙帳蘿筵兮洞元室祕而幽兮真可吉返自然兮道可冥擇妙思兮草玄經結幽門兮在黃庭

金碧潭

金碧潭者葢水潔石鮮光涵金碧巖葩林蔦有功芳陰

鑿洞虛道斯勝矣而世生纒乎利害則未暇遊之詞曰
水碧色兮石金光灔熠熠兮潑湟湟泉葩映兮烟蔦臨紅
灼灼兮翠陰陰翠相鮮兮金碧潭霜天洞兮烟景涵有幽
人兮好冥絕炳其煩兮凝其潔悠悠千古兮長不滅

少室雪晴送王寧　唐 李頎

少室衆峰幾峰別一峰晴見一峰雪隔城半山連青松素
色峩峩千萬重過景斜臨不可道白雲欲盡難爲容行人
與我翫幽境北風切切吹衣冷惜別浮橋駐馬時舉頭試
望南山嶺



送楊山人歸嵩陽　唐 高適

不到嵩陽動十年舊時心事已徒然一二故人不復見三
十六峰猶眼前夷門三月栁條色流鶯數聲淚沾臆鑿井
耕田不我招知我以此忘帝力山人好去嵩陽路惟余眷
眷長相憶

送張山人歸嵩陽　唐 白居易

黃昏慘慘天微雪。修竹坊西鼓聲絕。張生馬瘦衣且單。夜
扣柴門與我別。愧君冒寒來別我。爲君沽酒張燈火。酒酣
火煖與君言。何事入關又出關。答云前年偶下山。四十餘
月客長安。長安古來名利地。空手無金行路難。朝遊九城
陌。肥馬輕裘欺殺客。暮宿五侯門。殘茶冷酒愁殺人。春明
門門前便是嵩山路。幸有雲泉容此身。明日辭君且歸去。

嵩山天門歌　唐 宋之問

登天門兮坐磐石之磷砌前漎漎兮未平下漠漠兮無垠
紛窈窕兮巖倚披以鵬翅洞膠葛兮峰崚嶒以龍鱗松移
岫轉左變而右易風生雲起出鬼而入神吾亦不知其靈
怪若此願杳冥兮見羽人重曰天門兮穹崇廻合兮攢藂
松萬接兮拄日石千尋兮倚空晚陰兮足風夕陽兮赭紅



試一望兮奪魄况衆妙之無窮

戲石堂山隱者　宋 歐陽修

石堂仙室紫雲深穎陽眞人此算心眞人一去升寥廓歲
歲巖花自開落我昔曾爲洛陽客偶向巖前坐磐石四字
丹書萬仞崖神清之洞鎖樓臺雲深路絕無人到鸞鶴今
應待我來

嵩山怪松謠　金 李純甫

阿誰栽汝來幾時輪囷擁腫蒼虬姿鐵皴百怪雄牙髭拏
空天矯蟠枯枝疑是秘魔巖中老慵物旱火燒天鞭不出

睇中失却照海珠羞入黃泉蛻其骨石銜沙鋼汗且假理
頭臥角政摧藏試與摩挲足何似怒戟根爾鬚髯張壯士
囚縛不得任神物世間無著處隄防夜半雷破山尾血淋
漓飛却去

三將軍古柏歌　　明　陳棐

昔摩東嶽大夫松今觀中嶽將軍柏偃蓋影走老蛟青怒
濤聲瀉寒空碧扶疎掩映嵩陽宮仙蹕曾經漢武封溜雨
霜皮合六抱凌霄秀色敵群峰嵩峰靈氣來千古神降作
申應生甫英賢鍾毓應人文遺靈孕出將軍武尚父八十



奮鷹揚方叔元老總戎行此柏正同三代將豈爾泰漢可
比量貞心早際風雲會勁節會依日月光龍虎踞蟠稱得
地麒麟殿閣待傳芳老來問退嵩山前顏色蒼古風韻全
金鎖綠沈拋暮景深巖靜踏得遐年君不見三鶴峰滿山
明月鶴無蹤又不見三花樹花落秋風不知數惟有將軍
三柏幾千秋壽過子晉邁浮丘將軍將軍天下稀和大冥
成與用遑誰能移置廟堂上莫使風霜冷鐵衣

鄭生山遊歸余作此歌　　明　李夢陽

政予望之六六峰欲往爭奈今嚴冬石林嵚嶇積雪盛日
奔山鬼倚巖笑山鳥繞樹喧靈怪恍惚不可測更從何處
問眞源君不見周家申甫元非偶詩云嶽降理或有又不
見盧鴻巖下草木春十居偏傍洗耳人吁嗟乎靈山自是
毓精英古來高士留其名秀色攬結眞堪把而我豈終軒
冕者紅塵白馬竟何爲不如棲息此山下出山日落迷烟
霧回首恐失桃源路他年倘得伴松筠買山還許留詩賦

送友人遊嵩山　　明　趙南星

我昔騎龍遊嵩山三十六峰飛紫烟玄鶴化爲白玉舃爲
報子晉來蹁躚道我何事久不至共傾金液長松前子晉



爲我歌鳳凰爲我鳴妙音不可辨隨風滿太清殷勤留我
住瑤闕雲中揮手風前發徑須身致宇宙平然後於此鍊
眞骨石上空留紫茸花林中長挂青天月誰知世事多錯
迕塵沙空短英雄髮時望嵩山雙涕流逢君今向嵩山遊
贈爾破山之寶劍佩食石髓延千秋爲我致聲山中客明
當歸來臥雲石

題玉砦山　　清　張　洴

青嶂壁削分聯蕭擁嵩之陽高岩堯神光坐定天山鼎鹿
馬歸鳳棲烟雲雙峰碧透婆娑頂上有雲梯百尺橋中藏

中無烟虎豺病生也抵徃胡所希涷攀幽崄探其微手皴
面疲逾旬歸太室少室何者奇曾否首陽歌采薇北邙透
迤淸洛遠天白氷崇伊闕晩灞上騎驢爾雅辱袁安高臥
吾應靦忽然想生經行宋家陵徃來寂寞東西京翹首淚
下嵩山靑

嵩山高　明　吳三樂

望嵩嶽兮乃在伊洛之湳箕潁之隈龍從萬仞何奇哉盤
礴中原橫九垓陰陽昏曉多變態吐吞日月相縈迴翠屛
孤聳排丹幢二室東西宛相向諸峰却立如欲摧削去芙



蓉千萬狀紫峰高處從中起瑤臺紺宇白雲裏古松偃蹇
不知年溪流惟見石齒齒有峰六十六信挿天森森劍戟自
蜿蜒玉女靑童遞隱見紫薇黃蓋生雲烟上有三花之古
樹下有百丈之飛泉晴空片片灑寒雪飛蘿懸瀉如珠連
我欲乘風到絕頂恨無羽翰愁攀緣策杖徘徊日將午倏
忽陰雷散輕雨長風爲我捲浮雲飛來倒挂巖前樹振衣
宛轉陟層巔四顧茫茫小寰宇神僧面壁人不知仙子吹
笙鶴自舞卽欲舉手探月窟廣寒彷彿見銀闕醉把金壺
餐綺霞坐看玉鏡邀明月入石室臥雲門劃然長嘯如雷

玄霧陰封石麟龍鬣隼生寒郁嶠虯棱複不可攀袞砯吼
雹落霜條血暈毛骨支黃土大似不周長風颸維時嘲馬
鉦歌地始付樵郎卸訛謠安得拂袖凌霞表時與緇子聲
招招

鐵梁峽　淸　樊封

我聞嵩山曰如臥得坤之體直方大以擬其巔或坦平不
如巖叙殊縱橫緣岡陟磴路忽狹小大稱名鐵梁峽崖罅
裥絕天地懸欲斷不斷如絲聯此謂鑿腰度山脈亦如側
脊分中邊小峽欹傾勢偪仄斗然劈破千尋直大峽徐徹



乃更郁凌空巨石相撑枝宿雨常侵紫苔澀霾雲暗度煙
蘿垂是時秋盡天瀟灑俯瞰寒光射村野若走驚泉倒叙
流從知積雪留崖下峽上嶢巖開翠屛其陽可憇無茅亭
下看絕壁臨飋飂萬丈靑蒼鬼斧劖却顧疑身倚絳霄旋
虛假羽翰黃鶴

盧巖行　淸　焦賁亨

峰洞絕壁鬼斧劈破天門天漢瀉千崖照曜挂長虹噴
月浣雲灑龍湫龍氣飛來冷霧腥猿啼溪流喧不寧須臾
寒壑風習習吹散遊絲飄冰魄我欲羽之作羅裙[illegible]入僊

棱倚嵐泣危磴斑斑綉紫蘚躡屐捫蘿古龕石洞花迸落懸翠林怒震顛松皆生態隱隱谷口處士莊盈盈碧水洗石牀載酒酣歌興未已玉女峰頭砧夜長乘興衔烟凌蒼蒼霓裳邀飲傾霞漿佩聲珊珊號吾狂

賦得嵩山爲比隣　　清 耿介

我生嵩山下荏苒六十春始而流離瑣尾之艱辛既而宦海風波之浮沈繼而疾病藥餌之侵尋邇來結廬嵩山麓得與嵩山爲比隣朝夕相與情愈真我去兮山黯澹我來兮山精神二十四峯峯峯秀環列皆我之同人有時風氣正氤氳有時谷口多閒雲有時清風響萬籟有時晚霞對夕曛有時皓月映虛巖有時積雪戴層岑有樹兮巢白鶴有水兮游素鱗谿至兮潺泉可煮布席兮綠莎成茵溪邊可以談道石上可以垂綸丹崖碧礀幽壑深林不論早暮不擇晴陰不拘寒暑不分主賓磅礴終日相對忘言而莫逆于心其端方正直之槩特立不撓儼然示我以行道先立身而長育蕃庶萬物欣欣又隱然示我以造化生物之仁我與山而得山之性情兮相與或默或語或往或來而或俯或仰抑優游養拙木石爲侶兮麋鹿爲群白雲於



聖世之逸民恐後來者嘆問津之無路兮聊以此詩持贈君

題壘石溪圖　　清 景星

溪中怪石蒼苔護岸容欹嵌縱横布溪光陸離溪樹濃蔭曲轉側尋溪路飛瀑倒瀉抱石來砯碻一聲風雨沈翠岑爭爲溪作障峰頭雲落溪田上雲裏有亭翼然出窺溪傍崖參差向中有幾竿青翠竹荒藤委蛇蟠野水荷風從衔高低池似飛清芬媚幽獨石霞可飱泉可煮林客如織鳥應語溪口桃杏年年紅此地秦人不知處

遊盧巖　　清 冉覲祖

入邃谷兮留連經廢寺兮惘然日方中兮赫赫覩瀑布兮無緣躡石根兮緒余步石巖巖兮障青天中凹兮承霤舒兩翼兮拱而前起鱗鱗兮横理鬱囷兮盤旋將舉似兮草狀箕之張兮蚌之懸面蒼苔兮無色俯綠潭兮欲乾安得時雨兮傾沛落銀河兮涓涓碎珠玉兮霆震曳綃縠兮風牽徒懷想兮不見訂後遊兮年年

漢柏行　　清 焦欽寵

君不見天封觀裏有古柏森森鼎立嵩之宅仙蹤倚紛凌

武功至今將軍留勝跡。參天拔地老龍鱗。枝如虬舞根如石。挐雲攫雨飽風霜。滄海桑田翻朝夕。上翔翩翾之玄鶴。下埋礌砢之琥珀。疑是鬼神之所呵護。造化之所秘惜。不然雲蒸廟閣安在哉。獨餘將軍挺立天中而不回。重為告曰柏兮柏兮。爾負堅剛正直之奇材。貞心勁節壯猷雄烈。胡不乘時利用於廟廊之上。而乃盤根錯節乎嵩丘。長嵩萊。使人俯仰千古兮重裴徊。

漢將軍柏　　清　景日昣

嶠空老樹揭天日。小者五圍大者七。鐵根石枝不記年。見



之駭然而悚栗。我有葺樹讀書屋。青陰連扉肅穆寒煇靜籟生碧虛。奇情恠魄相感觸。花晨月夕坐其下。萬姿千態具變化。根株有時屯白雲。嘯響有時鳴靜夜。有時梳風氣芬郁。有時咽雨光四射。參參嶢岈不可狀。鼇挐羆蹤爭相向。偃蹇沉鬱蝕莓苔。森槭應有鬼神傍。或則斜鋪而倒折。或則桀傲而凜冽。有如波濤之翻滾。亦若巖岫之嶢嵲。浩然天地無古今。荒寒寂寞存老潔。幽芒冷焰滿長空。將軍之號應不屑。吁嗟乎此柏若生市肆衢。朝紅暮紫粉其容。鮮不摧隤埋塵土。焉能凌鑊老嵩峰。君不見報國寺裏松。

遊嵩少留別焦錫三高玉書　　清　劉霖恒

思穎水兮淸漣。望嵩岑兮紫煙。仰白日之朗照。挹輕風兮翛然。三十六峰當我前。願得竦身飛翼兮長周旋。芙蓉菡萏雙池邀。看花滿地呼神仙。登君之堂飲君酒。儂也吹竽兼擊缶。披襟解帶怡我情。開心寫意君知否。一杯一酌聽我歌。與爾盤桓嘯傲山之阿。仙臺鬱兮縹緲。拍白雲於蘚蘿。撫百圍之古柏。心裴徊而蹉跎。王孫不留兮將奈何。

○五言律詩

登石門　唐 駱賓王

層巖遠接天絕嶺上樓煙松低輕蓋偃藤細弱絲懸石明
如挂鏡苔分似列錢暫策爲龍杖何處得神仙

嶽館　唐 沈佺期

洞發仙人館孤峰玉女臺空濛朝氣合窈窕夕陽開荒澗
合輕雨虛巖應薄雷正逢鸞與鶴歌舞出天來

遊少林寺　唐 沈佺期

長歌遊寶地徙倚對珠林雁塔風霜古龍池歲月深紺園



澄夕霽碧殿下秋陰歸路煙霞晚山蟬處處吟

扈從登封途中作　唐 宋之問

帳殿鬱崔嵬仙遊實壯哉曉雲連幕捲夜火雜星迴谷暗
千旗出山鳴萬乘來扈從良可賦終乏掞天材

登嵩山頂應制　唐 宋之問

翼翼高旌轉鏘鏘鳳輦飛塵銷清蹕路雲濕從臣衣白羽
搖丹壑天營逼翠微芳聲耀千古四海警宸威

扈從登封告成頌　唐 宋之問

復道開行殿鈎陳列禁兵和風吹鼓角佳氣動旗旌後騎
迴天苑前山入御營萬方俱下拜相與樂昇平

幸少林寺應制　唐 宋之問

紺宇橫天室迴鑾指帝休曙陰迎日盡春氣抱巖流空樂
繁行漏香烟薄綵遊玉膏從此泛仙馭接浮丘

陪張丞相嵩陽樓　唐 孟浩然

獨步人何在嵩陽有故樓歲寒問耆舊行縣擁諸侯林莽
北彌望沮漳東會流客中遇知已無復越鄉憂

遊精思觀迴望白雲在後　唐 孟浩然

出谷未停午至家日已曛迴瞻山下路但見牛羊羣樵子



暗相失草蟲寒不聞衡門猶未掩佇立望夫君

汝墳寄盧徵君　唐 孟浩然

行乏憩余駕依然見汝墳洛川方罷雪嵩嶂有殘雲曳曳
半空裡溶溶五色分聊題一時興因寄盧徵君

口號贈盧徵君鴻一　唐 李白

陶令辭彭澤梁鴻入會稽我尋高士傳君與古人齊雲臥
留丹壑天書降紫泥不知楊伯起早晚向關西

中峰居喜見苗發　唐 祖詠

自得中峰住深林亦閉關經秋無客到入夜有僧還暗閣

泉聲小荒岡樹影閑高隱不可望星月滿空山

潁陽縣　　唐　常　莊

琴堂逈少事卽仙蹤樹老風聲壯山高臘候濃雲多庭有鹿縣僻寺無鐘何處留詩客茅簷倚後峰

題嵩陽隱者居　　唐　鄭　谷

豈易訪仙蹤雲蘿千萬重他年來卜隱此境願相容亂木林中路殘山雪裏鐘見君琴酒樂回首興何慵

歸嵩山作　　唐　王　維

清川帶長薄車馬去閑閑流水如有意暮禽相與還荒城



臨古渡落日滿秋山迢遞嵩高下歸來且閉關

登少室山寺　　唐　褚朝陽

飛閣青雲裏先秋獨早涼天花映窗近月桂拂簷香華嶽三峰小黃河一帶長空聞指歸路煙處有垂楊

田家　　唐　王　績

家住箕山下門枕潁川濱不知今有漢唯言昔避秦琴伴前庭月酒勸後園春自得中林士何忝上皇人

滻水東店送唐子歸嵩陽　　唐　岑　參

野店臨官路重城壓御堤山開灞水北雨過杜陵西歸夢

秋能作鄉書醉懶題橋回忽不見征馬尚聞嘶

送靈澈上人歸嵩陽蘭若　　唐　劉長卿

南地隨緣久東林幾歲空暮山門獨掩春草路難通作梵連松韻焚香入桂叢唯將舊瓶鉢却寄白雲中

遊少林寺　　唐　戴叔倫

步入招提路因之訪道林石龕蒼蘚積香徑白雲深雙樹含秋色孤峰起夕陰屧廊行欲遍回首一長吟

送李城門罷官歸嵩陽　　唐　權德輿

與君相識處吏隱在墻東啟閉千門靜逢迎兩掖通罷官



多暇日肆業有儒風歸去塵寰外春山蘭歸叢

送盧處士歸嵩山別業　　唐　劉禹錫

世業嵩山隱雲深無四鄰丹爐燒姹女酒甕貯賢人晚日華陰霧秋風函谷塵送君從此去鈴閣少談賓

早春題少室東巖　　唐　白居易

三十六峰晴雪消嵐翠生日留五夜宿春引四山行遠草初含色寒禽未變聲東巖最高石唯我有題名

夜從法王寺歸嶽寺　　唐　白居易

雙刹夾虛空緣雲一逕通似從忉利下如過劍門中燈火

光初合笙歌曲未終可憐獅子坐昇出淨名翁

嵩陽道中　　宋　蔡　襄

千里動秋意縈迴登古原山樵𪾢晚日野火著松門鐘磬出隣寺牛羊下遠林振衣歸去好塵事厭加繁

少室南原　　金　元好問

地僻人煙斷山深鳥語譁清溪鳴石齒暖日長藤芽綠映高低樹紅迷遠近花林間見雞犬直擬是仙家

和黃勉之懷嵩嶽詩　　明　王　寵

嵩山有瑤草白玉如膏流何日攀𦁸嶺相攜臥石樓吐雲



騰斗極飛翠滿神州笙鶴飄飖去青天子晉遊

登五乳峰　　明　許　完

五乳峰前路遊人踪跡稀興來成絕賞心醉欲忘歸斸藥分山髓穿雲破石衣夕陽西壑暝洞主掩柴扉

崇福宮　　明　王應鵬

涼風吹玉宇吟思獨幽紆松偃前朝舊泉流太液初紫雲封瑞檢仙籟發清虛安得凌霄翼飄飄恣所如

送右轄王子遏除赴嵩山之役以嶽事　　明　李夢陽

遂有嵩山役怡然逢此春旌旗拂岫入車馬駐蘿新坐愛溪花發行憐寨獸馴時雷蘇萬物君重繫黎民

宿少林寺　　明　朱　衡

初祖開此地香臺空碧岑雙泉泓德水五葉散珠林鐘定禪關夕山寒寶墖陰茶堂一片月曾印折蘆心

同滕北海管建初二山人暨幻休上人遊二祖庵遇雨　　明　黃洪憲

迢遞青山暮崚嶒石磴斜孤雲生杖履細雨濕袈裟古井過雙柏煙嵐散五花何年辭軒冕此地學丹砂



謁中嶽　　明　王應鵬

五嶽從中起平生此勝遊紫雲飛絕頂靈氣溢皇州日落諸天暮風搖萬樹秋因懷封禪事吟對獨悠悠

春分日送戚不磷重遊嵩少兼柬傅元鼎　　明　王穉登

柳色綠于染折來重送君路從江更隔春與客同分雁度嵩山月猿吟少室雲到時花滿縣仙令共論文

送王思延歸赴嵩山　　明　董其昌

遂薄凌煙事行期商壁偕緩沾太行雪車碾濁河冰物態

君向見新知我不能惟餘嵩洛夢清夜與趙乘

登洛道中望嵩　　明　陸東

自古幽棲地經行入望初仙臺懷對奕靈藥慕傳書樹裏
盧巖寺峰前巢父居何當結茅宇箕潁共樵漁

望嵩　　明　丘兆麟

九日不堪聯登高倍愴神封疆方有事宇宙若無人國是
壞於兢臣心患不真此來專禱嶽為世再生申

渡潁水有感　　明　傅梅

洗耳逃名伯高風自潁濱山川無定主天地幾開人逝水



悲前代浮雲歎此身褰裳歸未得低首任紅塵

嵩陽書院　　清　閻興邦

兩朝舊講堂重關見輝光風雅思申甫烝嘗序漢唐須知
名是幻慎用道為防好讀樊英傳訏謨任廟廊

其二

四顧多生感誰為第一流能超形跡外便與聖賢侔漢柏
千年古唐碑百代羞莫因徐浩筆偃月姓名留

其三

已入嶷嶷道同登川上亭一堂尊宋儒門壁寫程銘來自
留殘雪歸應想得星廻車瞻太室歷歷衆峰青

其四

由來稱道統稽古溯唐堯潁水容高隱箕山怯早朝詩書
立細讀歲月莫空銷矢志拯饑渴功名國史標

黃蓋峰有聞　　清　王鐸

幽與隨山觸足音與斗懸攤松翻綠浪飛石閣青天難得
兵車合空聞羽檄傳禱嵩倘意注目斷鄧城煙

測景臺　　清　葉封

自古陽城地相傳測景臺嶽形當正落石表定誰裁太史



推求法元公制作才土中千象縞瞻望重低回

石淙　　清　李如瑜

日夕臨淙水微風正欲來波搖兩岸動壁聳一天開溯雪
搗雲練噴風吼日需唐人題石處強半封蒼苔

雪夜宿龍潭精舍　　清　焦欽寵

野寺峯峯合寒林枝可通僧歸白雪外龍臥凍雲中竹氣
園禪徑松濤起梵宮更深還不寐坐聽滿山風

秋日遊龍潭寺　　清　王無黍

習靜尋山寺息心戒浪遊雲藏嵩嶽樹水動蓼花洲聽梵

來龍毋鳴鐘驚野鴟佛奴好相伴往還入素秋

登箕山弔許由塚　清 李如琦

箕山高士墓荒枕對嵩丘捐讓存三古功名薄九州棄瓢巖尚在洗耳水空流到此欣憑弔淸風接素秋

待仙峽　清 高一麟

地僻疑無路山深別有天樵歌雲外得飛瀑座中懸礀鏁千年雪峯攢百丈蓮眞仙何處覓落日走寒煙

謁周公廟觀測景臺　清 李來章

遺廟陽城陰蕭條隔墓林山多春氣薄地僻野雲深片石飽風雨殘臺閱古今誰從千載後圭影識天心



宿少林寺　清 李天發

雨過登香剎松聲似梵聲禪居嵩籟寂方丈一燈明倦鳥高林宿啼猿午夜淸谷應常不寐屢見斗星橫

尋達磨祖師面壁處　李天發

老禪參可破面壁悟眞空遁跡岩嵩遠藏修道業通九年山谷裏拳石草庵中憶昔飄然渡蘆花江上風

嵩嶽　李天發

雨中瞻太室蒼翠列如屏遠水天邊白羣峯雲外青碑文

皆絲篆鍊客誦黃庭問取長生訣松根有茯苓

登天中閣　李天發

建閣高無地乾坤入捲簾窗寒秋日暮檻濕細雲黏石逕皆成壑長松欲拂檐時時起烟霧風雨出山尖

## ○七言律詩

聖制遊石淙詩并序　唐　武后

若夫圓嶠方壺涉滄波而靡際金臺玉闕步玄圃而無階惟聞山海之經空覽神仙之記爰有石淙者即平樂澗也爾其近接嵩嶺俯屆箕峰瞻少室兮若蓮睇潁川兮如帶既而躡崎嶇之山徑蔭蒙密之藤蘿洶湧洪湍落虛潭而送響高低翠壁列幽澗而開筵密葉舒帷屏梅氛而蕩燠疎松引吹清麥候以含涼就林藪而王心神對煙霞而滌塵累森沈丘壑即是桃源淼漫平流還



浮竹箭綱薜荔而成帳聳蓮石而如樓洞口全開酒千年之芳醴山腰半坼吐十里之香粳無煩崑閬之遊自然形勝之所當使人題綵翰交寫瓊篇庶無滯於幽棲冀不孤於泉石各題四韻咸賦七言

三山十洞光玄籙玉嶠金巒鎮紫微均露均霜標勝壤交風交雨列皇畿萬仞高巖藏日色千尋幽澗浴雲衣且駐歡筵賞仁智琱鞍薄晚雜塵飛

侍遊石淙應制　唐　太子顯

三陽本自標靈記二室由來獨擅名霞衣霞錦千般狀雲峰雲岫百重生水炫珠光遇泉客巖懸石鏡厭山精永願乾坤符曆算長居膝下屬歡情

唐　相王旦

奇峰嶾嶙箕山北秀萼岩嵩鎮南地首地府何曾擬天目天台倍覺慚樹影蒙蘢障疊岫波聲洶湧落懸潭只願紫宸居得一永欣丹扆御通三

唐　武三思

此地巖壑數千里吾君駕鶴乘龍掩映葉光含翡翠參差石影帶芙蓉白日將移衝疊巘玄雲欲度礙高峰對酒



鳴琴追野趣時聞清吹入長松

唐　狄仁傑

宸暉降望金輿轉仙路崢嶸碧洞幽羽仗遙迎鸞鶴駕帷宮直坐鳳麟洲飛泉灑液恒疑雨密樹含涼鎮似秋老臣預陪玄圃宴餘年方共赤松遊

唐　張易之

六龍驤首曉駸駸七聖陪軒集潁陰千丈松蘿交翠幕一丘山水當鳴琴青鳥白雲王母使垂藤斷葛野人心山中日暮幽巖下冷然香吹落花深

唐 張昌宗

雲居遙𦬡三珠樹帳殿交陰八桂叢磵嶮泉聲疑度雨川平橋勢若晴虹叔夜彈琴歌白雪孫登長嘯韻清風即此陪歡遊閬苑無勞辛苦向崆峒

唐 李嶠

羽蓋龍旗下絕冥蘭除薜幄坐雲扃鳥和百籟疑調管花發千巖似畫屏金竈浮煙朝漠漠石林寒水夜泠泠自然碧洞窺仙境何必丹丘是福庭

唐 蘇味道



璵輿藻衛擁千官仙洞靈溪訪九丹隱曖源花迷近路參差嶺竹掃危壇重崖對聳霞文駮瀑水交飛雨氣寒日落宸襟有餘興徘徊周矚駐歸鑾

唐 姚元崇

二室三塗光地險均霜揆日處天中石泉石鏡恒留月山鳥山花競逐風周王久謝瑤池賞漢主懸慙玉樹宮別有祥煙伴佳氣能隨輕輦共葱葱

唐 閻朝隱

金臺隱隱陵黃道玉輦亭亭下絳雰千種岡巒千種樹一重巖登一壑雲花落風吹紅的歷藤垂日晃綠葐蒀五百年內賢人聚願陪閶闔侍天文

唐 崔融

洞口仙巖類削成泉香石冷晝含清龍旗晝月中天下鳳管披雲此地迎樹作帷屏陽景駁芝如宮闕夏涼生今朝出豫臨玄圃明日陪遊向赤城

唐 薛曜

玉洞幽尋更是天朱霞綠景鎮韶年飛花藉藉迷行路囀鳥遙遙作管絃霧隱長林成翠幄風吹細雨即紅泉此中碧酒恒參聖浪道崑山別有仙



唐 楊敬述

山中別有神仙地屈曲幽深碧澗垂巖前暫駐黃金輦席上還飛白玉卮遠近風松俱合雜高低雲石共參差林壑偏能留睿賞長天莫遽下丹曦

唐 徐彥伯

碧淀紅涔崿嶂間淙嵌洑岨洊成灣琪樹璇枝花未落泉芝窗吒露初還入風行幾闡仙觴七景飛輿下石關營席雲平圖讌焜煌金記蘊名山

唐 于季子

九旗雲布臨嵩室、萬騎星陳集潁川、瑞液含滋登禹膳、飛流薦響入虞絃、山扉野逕朝花積、帳殿帷宮夏葉連、微臣獻壽迎千壽、願祝堯年億萬年、

唐 沈佺期

金輿旦下綠雲衢、綵殿晴臨碧澗隅、溪水泠泠雜行漏、山煙片片引香爐、仙人六膳調神鼎、玉女三漿捧帝壺、自昔汾陽紆道駕、何如太室覽真圖、

侍遊石淙應制 唐 宋之問



離宮秘苑勝瀛洲、別有仙人洞壑幽、巖邊樹色含風冷、石上泉聲帶雨秋、鳥向歌筵來度曲、雲依帳殿結為樓、微臣昔忝方明御、今日還陪八駿遊、

過乘如禪師居士嵩丘蘭若 唐 王維

無著天親弟與兄、嵩丘蘭若一峰晴、食隨鳴磬巢烏下、行踏空林落葉聲、迸水定侵香案濕、雨花應共石牀平、深洞長松何所有、儼然天竺古先生、

送常十九歸嵩山故林 唐 劉長卿

迢迢此恨杳無涯、楚澤嵩丘萬里賒、岐路別時驚一葉、雲林歸處憶三花、秋天蒼翠寒飛雁、古堞蕭條晚噪鴉、他日山中逢勝事、桃源洞裡幾人家、

謁許由廟 唐 錢起

故向箕山訪許由、林泉物外自清幽、松上挂瓢枝幾變、石間洗耳水空流、綠苔唯見遮三逕、青史空傳謝九州、緬想古人增歎息、颯然雲樹滿岩秋、

酬暢當嵩山尋麻道士見寄 唐 盧綸

聞逐樵夫閒看棋、忽逢人世是秦時、開雲種玉嫌山淺、渡海傳書怪鶴遲、陰洞石幢微有字、古壇松樹半無枝、煩君



遠示青囊籙、願得相從一問師、

嵩陽觀夜奏霓裳 唐 白居易

開元遺曲自淒涼、況近秋天調是商、愛者誰人唯白尹、奏時何處在嵩陽、迴臨山月聲彌怨、散入松風韻更長、子晉少姨聞定怪、人間亦便有霓裳、

從龍潭寺至少林寺題贈同遊者 唐 白居易

山屐田衣六七賢、搴芳蹋翠弄潺湲、九龍潭月落杯酒、三品松風飄管弦、強健且宜遊勝地、清涼不覺過炎天、始知鶴駕乘雲外、別有逍遙地上仙、

欲遊嵩嶽留別李少尹益　唐　賈島

孤策遲迴洛水湄孤禽嘹唳幸人知嵩嶽望中常待我[illegible]梁欲上未題詩新秋愛月愁多雨古觀逢仙看著棋[illegible][illegible]此來將敢問鳳凰何日定歸池

同徐處士秋懷少室舊居　唐　周賀

曾居少室黃河畔秋夢長懸未得回扶病半年離水石思歸一夜隔風雷荒齋幾遇僧眠後晚菊頻經鹿踏來燈下此心誰共說傷松幽徑已多苔



題潁源廟　唐　常莊

曾是巢由棲隱地百川唯說潁源清微波乍向雲根出去浪遙衝雪嶂橫萬木倚簷疎幹直羣峰當戶曉嵐晴臨川試問堯年事猶被封人勸濯纓

和趙嘏題嶽寺　唐　溫庭筠

疎鐘細響亂鳴泉客省高臨似水天嵐翠暗來空覺潤澗茶餘爽不成眠越僧寒立孤燈外嶽月秋當萬木前張邴宦情何太薄遠公窻外有池蓮

宿少林寺　宋　文彥博

六六仙峰繞佛居俗塵至此暫銷除西來未悟禪師意北去還馳使者車五品封槐今尚在九年面壁昔何如心知一宿猶難覺花藏重尋貝葉書

依韻謝登封劉李裴三君見約遊山　宋　邵雍

諸公見約往嵩前重走新詩各一篇擺落塵埃非敢後訪尋雲水柰輸先三陽宮近叢門石萬歲峰高幕紫煙多少勝遊俱未到願陪仙躅共攀緣

望崧少　金　元好問

嵩少飛來崑閬山山家茅屋翠微間雞豚鄉社相勞苦花木禪房時往還結習尚餘三宿戀殘年多買半生閒長河



一葦人千里望斷西城碧玉環

遊嵩嶽　元　蒲理翰

嵩嶽巖前鐵作橋重樓朱宇隱層霄道人步月拾瑤草童子倚雲吹玉簫春滿石壇遲晝景龍藏金鼎長丹苗苔封少室山前路何許高人索價饒

會善寺　金　元好問

白塔沈沈插翠微魏家宮闕此遺基人生富貴有遺恨世代廢興無了期勝概只今歸鷲嶺煙花從昔繞龍墀長松拾是前朝物及見諸孫賦黍離

法王寺　　明　山劉之

一輪松月迥人寰石上藤蘿不可攀綸氏山川圖畫裡梵王宮殿翠微間蘭臺護法天龍寂鶴駕吹笙帝子閒吏隱于斯何獨幸暫遊勝地不知還

嵩陽吟　　明　傅　文

八景轆轆乘蚤行盧巖飛落瀑泉聲暑炎正好貧陰避春暖偏宜穎水耕少室雪晴樵徑廢玉溪風軟釣舟傾石淙會飲歸來晚好向嵩門待月生

宿少林寺　　明　李夢陽



萬山微暝一鐘鳴古寺淒林倦客情僧木折盧翻面壁人非騎鶴故吹笙寒催亂木風交響白動盧岩月自生慚愧勞勞不成寐丁丁臥聽早樵聲

春日遊盧巖寺　　明　李居仁

東風隨馬試郊坰吹上蒼巡第幾峰春意緣僧前澗草夕陽紅送半山鐘雲淒山漱千年水寺古龍蟠萬樹松日暮渾忘歸路遠太平詩酒喜相從

遊嵩山用薛考功君采韻　　明　喬　宇

五嶽生來有夙期嵩山登處一何奇西連太華三峰影東接扶桑萬里枝躡步力窮閶闔際放歌聲振泬寥時茲遊最勝誰當記恨少琳琅金薤辭

盧巖觀瀑　　明　李　元

絕壑何年掛玉龍洗心我一問盧鴻半巖秋雨落天上十丈白蓮開雪中潁水風高吹不斷嵩門月近照全空縣官更有泉亭約應許山靈識醉翁

遊少林寺　　明　丁應泰

青山空曲地清嘉紺殿中藏帝釋家祇苑禪枝開五葉珠林仙樹採三花天空池水洗孤月日射爐烟結彩霞直悟



一乘窺最上何須重問白牛車

寄題中嶽　　明　屠　隆

余少有五嶽之志不幸牽于世網迄未得遊萬曆壬午以計吏北上途中偶爾興懷寄此

高柱劍天白日停千峰迴合晝冥冥鶴乘秋日笙俱冷虎嘯空巖殿不扃一夕風雷松壑徙九年霜雪石花青款身欲往藤蘿外夜聽金臺玉笥經

登嵩　　明　傅　梅

丹崖翠嶂依晴空呼吸遥疑帝座通至北至南均日景交

風交雨别天中高含元氣三台近分奠坤維四嶽同豈為
山呼崇祀典虞廷柴望已無窮

其二

雲機星梯度幾重石林遥石臥孤筇紅塵壙垠三千界碧
落嶙屼六十峰太乙祠前松欝欝天封觀外水溶溶豪華
轉眄成今古欲問浮丘不可逢

太室　　明　傅梅

峻極名山稱地主振衣二十四峰高遥看海日生朝曙下
見河流捲暮濤古寺空傳龍送木仙壇猶有鶴鳴皋自從



漢主登封後多少盤遊置驛勞

登太室　　明　俞安期

嵩高中斷並神丘杖底泉開穎水流低度嵐陰連太室遠
分山色繞中州掛衣春樹三花滿擁幔晴雲五彩浮遥倚
星樓天半宿少微承夜在峰頭

觀盧巖瀑布同朱非二傳元鼎　　明　袁宏道

洞門長是帶雲關竹杖淡穿杳靄間醉裡放杯眠澗水夢
中和雨入廬山霞光射壁殘碑出松影流階處士還潭下
老龍呼不起擕將新月過烟鬟

太室　　明　黄承玄

萬疊長巒臥紫烟幾朝名刹倚諸天嵩門曉控真人鶴玉
柱晴飛太乙泉綠字碑留唐禪日蒼崖樹老漢封年捫蘿
若遇浮丘子便欲餐霞薄世緣

少室　　明　黄承玄

擕筇何處問三花望入層嵐路不賒雨過半空懸石髓雲
消九頂見蓮華珠林月挂神光錫玉洞丹留子晉砂極目
更憐殘照裡羣峰片片倚青霞

許由古冢　　明　張琳



讓位唐虞事絶倫寫言巢許迹皆陳箕山有墓空如斧頳
水無風靜不塵葉底綠勉仍裛露隴頭黄犢自耕春高蹤
千古真堪訓後世何多愛禰臣

中嶽別傳元鼎　　明　高出

三載頻看二室松風塵杖屨那相從翠巖石隱前賢跡黄
葢霞生歷代封雲樹廻懸平樂澗雨花遥落少林鐘異時
箕潁還相憶悵望中原六十峰

初春同劉孝廉橋梓飲峻極精舍　　明　焦弘祚

嵩高薄暮帶城斜王月尋芳帝禁遊風動簷鈴催夜律雲

依曇樹長靈芽三川地接生輝番中土陽回得意香剩有春衫堪盡典相將日日探桃花

崇福宮步月　明　劉景耀

長松寂歷失前枯偶到玄關聽鳥啼一派雲烟橫紫氣數聲鐘磬報黃昏金壺露滴仙人掌銀漢天垂玉女盆身在武陵閒步月青藜然火照平原

冬日謁中嶽　清　閻興邦

軒轅來狩帝堯巡百代君王盡致禋高鎮天中占應午尊居海內瑞生申八仙壇古尊無蹟萬歲亭留慶有神自是



聖朝多雨露金龍玉簡慰斯民

送施愚山遊嵩少　清　王士禎

祖道青門秋氣淒川原風葉亂寒砧嵩雲落日遙相憶魏闕江湖共此心八節灘高晴亦雨三花樹古晝長陰穎陽歸去名僧社却聽微鐘憶少林

中嶽廟　清　張朝瑞

巍巍廟貌俯中原開闢名區此獨尊影倒天心環日月形蟠地軸老乾坤周家嶽降神如在漢室嵩呼碑尚存風雨陰陽權造化西來佳氣接崑崙

石淙　清　焦復亨

冒雨行春選勝遊攜朋騁望烟霞收臨淵結棧觀唐句踞岸垂綸愧漢裘洞口鳥聲頻度曲石林雲氣繞爲幬澗邊剩有幽棲地期共詠茅狎野鷗

雨後遊箕山　清　傅景星

東郊細雨濕征衣磴道盤迴入翠微寺古無僧花自發松滋有路鶴先歸寒泉聲裏聞清梵危石橋邊淡落暉十載心期今赴約相逢莫漫又成違

登太室頂　清　王鐸

嵩嶽嶔崎一百盤中原灝氣正漫漫振衣法界晨鐘曙倚劍天門六月寒西引崑崙扶若木東窺滄海祭靈壇撥雲



禮罷星辰近兩袖罡風駕羽翰

其二

陽崖陰磵覓三華古寺寒松響雪車箕畔無人還洗耳盧岩有樹但棲鴉禪心終古聞流水帝子何年弄彩霞玉女青童勞望幸空譚石磬落天花

中峯　清　葉封

峻極中峯此獨尊雲低咫尺暗天門路迷仙館孤池在煙

斷黃河一線昏封禪有壇虛月色擣衣何石見秋痕不知
山頂誰劖刻今古初無半字存

秋日登嵩嶽絕頂　　清 王紫綬

獨倚中天覽大荒西來秋色正蒼蒼崖翻木葉紅千頃峯
拱芙蓉翠幾行玉女窗樞惟皎月漢皇輦路滿清霜回看
磴道渺無際轉欲凌風度鐵梁

其二

纔登名嶽輒嫌遲黃蓋峯銜月半規日暮煙嵐封玉井夜
滚星斗下天池雙溪樹杪懸杯勺五乳雲中自本支却憶



西南巖最好還從蝌蚪訪張芝

秋日登嵩頂　　清 傅作霖

極目中原四塞雄廢興幾帝幾王功刼灰飛盡始今日幻
態生來失古風剩有千巖藏甲子虛無一氣接鴻濛憑高
不禁多懷感倚劍酣歌意未窮

其二

半生牢落欲逃世是處煙嵐即可家時向瑤壇窺道籙還
從仙羽泛星槎蛟龍夜浴天池水風雨朝催貝子花但得
踈狂成臥隱何須身外覓丹砂

峻極寺感懷　　清 張爾儆

風吹落葉曉蕭蕭一望花宮總寂寥剩有白雲纏古塔全
無舊衲說前朝荒涼佛座饑蛇臥慘淡禪房獵火燒桑海
乾坤堪墮淚愁聞夜雨哭山魈

登太室絕頂　　清 耿介

律律嵩高接上臺振衣千仞獨徘徊蒼茫白嶽雲中出明
滅黃流天際來交會陰陽入日月平分寒暑蓄龍雷漢家
封禪今何許輦路年年長綠苔

雨宿少林寺　　清 傅錫嘏



雨後青山分外青嵐光蚤映綠窗櫺蒼松簷下縈蘿蔦白
鷺橋邊印澗汀風送曉鐘來遠岫霞明古寺護幽局遙看
昨夜雲連處三十六峰環翠屏

登嵩山絕頂二首　　清 焦欽寵

嵩山山勢鬱蒼蒼坐控中原俯大荒交會陰陽留日景升
沈歲月老滄桑西連秦嶺通函谷東撼黃河走汴梁不是
登高能作賦探奇弔古興偏長

其二

行到鐵梁仗短節還從石磴訪仙蹤吹笙子晉騎孤鶴

藥浮丘挈毒龍老樹經秋埋琥珀危巖帶露削芙蓉舉頭二十四峰近身在層巒第幾重

登黃蓋峰　清 高一麟

黃雲如蓋壓高峰磴道盤回幾萬重古殿平鋪金翡翠危峰倒削玉芙蓉西連嵩嶺通秦塞東瞰青齊俯岱宗傳是漢皇巡幸地只今何處覓仙蹤

遊少林寺　清 傅而師

縹緲煙霞護殿深奇峰迢遞見珠林鐵皮老樹盤蒿影甘露仙臺接地陰高閣雲連五乳嶺禪房花落九年心振衣



法界斜陽晚翹首高天意不禁

登少室絕頂　清 傅而師

虛空磴道歷嵯峩秋盡霜寒發浩歌萬嶺千年存赭土洛瀍九派下黃河陰森日月崖邊沒吐納星辰石上多形勝祇餘烽燧色宸遊玉輦意如何

宿法王寺　清 郭文華

萬古嵩門無閉時星河露滴芙蓉濕殿雲迷枕夢清夢回月隨風落酒卮嵐氣盈虛天動靜人情險阻路參差果能香界登三藐溪水浣花任我之

望少林寺　清 呂履恒

嶺勢漸高山寺出巖巒一往夕陽通紅樹亂猷鐘磬後青山倒影樓臺東凜然客子欲歸去何處樵人來逕同不知三十六峰月幾夜秋光流梵宮

○排律

和劉侍郎入隆唐觀　唐楊炯

福地陰陽合仙都日月開山川臨四險城樹隱三臺伏檻排雲出飛軒遶澗迴參差峻倒景瀟灑軼浮埃百果珠爲實羣峰錦作苔懸蘿暗疑霧瀑布響成雷方士燒丹液眞人泛玉杯還如問桃水更似得蓬萊漢帝求仙日相如作賦才自然金石奏何必上天台

扈從登封告成頌應制　唐宋之問

御路迴中嶽天營接下都百靈無後至萬國競前驅文衛



嚴清蹕幽仙讀寶符貝花明漢羃芝草入堯厨濟濟衣冠會喧喧夷夏俱宗禋仰神理刊木望山途撫已貧非病時來本不愚願陪丹鳳輦率舞白雲衢

登封禮畢洛城酺宴　唐張九齡

大君畢能事端扆樂成功運與千齡合懽將萬國同漢酺歌聖酒韶樂舞薰風河洛榮光遍雲烟喜氣通春花頓覺早天澤倍知崇草木皆沾被猶言不在躬

寄張十二山人彪　唐杜甫

獨臥嵩山下三違潁水春艱難隨老母慘澹向時人謝氏尋山屐陶公漉酒巾羣兇彌宇宙此物任風塵歷下辭姜被關西得孟鄰早通交契密晚接道流新靜若心多妙先生藝絕倫草書何太古詩興不無神曹植休前輩張芝更後身數篇吟可老一字買堪貧將恐曾防寇深潛託所親寧聞倚門夕盡力潔餐晨疎懶爲名誤驅馳喪我眞索居猶寂寞相遇益愁辛流轉依邊徼逢迎念席珍時來故舊少亂後別離頻世祖修高廟文公賞從臣商山猶入楚渭水不離秦存想靑龍秘騎行白鹿馴耕巖非谷口結草卽河濱肘後符應驗囊中藥未陳旅懷殊不愜良覿眇無因



自古皆悲恨浮生有屈伸此邦今尚武何處且依仁鼓角凌天籟關山倚月輪官場羅鎭磧賊火近洮岷蕭瑟論兵地蒼茫鬬將辰大軍多處所餘孽尚紛綸高興知籠鳥斯文起獲麟窮秋正搖落回首望松筠

奉和鄭少府祭中嶽寺因訪蕭居士之作　唐皇甫冉

肅事祠靈境尋眞到隱居夤緣幽谷遠蕭散白雲餘晚節持僧律他年著道書海邊曾狎鳥濠上正觀魚寂靜求無相淳和覩太初一峰綿歲月萬衆任盈虛門掩林篁度窗

臨澗水疎謝公懷舊壑迴鴐復何如

嵩山望幸　唐　王　邑

峻極位何崇方知造化功降靈逢聖主望幸表維嵩隱映連青壁嵯峨向碧空鸞車因叶瑞龍駕願升中萬歲聲長在千巖氣轉雄東都歌盛事西笑佇皇風

題故盧諫議書堂　元　裴處權

倚枝溪亭曙迴環勝畫圖峰巒摩碧落雲水媚清都潭冷知龍臥巢低惜鶴孤石苔摛瑞錦松露綴真珠小隱前朝盛幽棲近日無他年婚嫁畢絕頂老樵蘇



中嶽　明　唐順之

巫閭控北戶蔥嶺奠西隅茲地陰陽合中天洞壑孤黃樞標正位紫氣護真圖近接浮丘宅深藏軒后符疏峰連太乙列館象清都閟宮猶漢築馳道尚秦除肅肅泥書秘森森羽葢趨仙遊微見迹帝幸暗聞呼露洗千齡柏霜封九節蒲星榆臨砌發月莢應時敷將訪三山記猶迷七聖途今朝陪廣樂直擬到方壺

漢柏　明　唐順之

嘉樹植崆峒年長勢更雄已無泰帝幸尚有漢王封七孤生竹根猶牛死桐靈泉玉女灘甘雨嶽神通葉密鶯難度枝樛葛易蒙亞陰九華帳弄影五雲宮色掩重巖翠聲含衆竅風賓來虬葢偃仙去鶴巢空非因不材壽春秋自無窮

冬日登黃中樓　清　閻興邦

磅礴中原勢登樓山影重高低森石筍蒼翠削芙蓉樹短紛如薺河長界若龍陰陽迎正氣風雨慰耕農雪壓三仙館雲飛萬歲峯碑殘蝌有跡仙去鶴無蹤玉女砧聲悄金壺墨汁濃舊遊留謝簡古篆記唐封黃葢深藏鹿青童峭



蔭松晦明迷日月空曠盪心胸平洛猶通水芝田未種蓉孤城依戶牖八郡列垣墉渺渺子懷切勞勞臣職供嵐光行欲暝木葉滿三冬

疊石谿川上亭　清　焦欽寵

川上亭何處谿迴疊石中洲隣高士宅磴轉漢皇宮望遠盤諸寺憑虛俯二熊寒烟雲母碓野燒石楠叢山靜偏宜月林深可受風波流無晝夜雲影任西東日亂蒼葭白雲蒸碧蓼紅飛巖凝暮靄漱玉散晴空塵世人難到樵漁路可通將無濂洛似應與武夷同緒網何須羨學山自有功

淵源如逝者道岸本無窮

嵩山　　清 高一麟

三公崇峻秩四嶽仰高嵩卜宅黃裳貴鍾靈紫氣通東臨窺泰岱西顧小崆峒日月刷眉巘風雲接太空端凝疑搢笏敦艮若分桐坐鎮坤維奠登封柴望隆賚生宣帝德翊運亮天工巡狩興朝事儀丞永不窮



○五言絕句

嵩山夜還　　唐 宋之問

家住嵩山下好采舊山薇自省遊泉石何曾不夜歸

答田徵君　　宋之問

出遊杳何處遲回伊洛間歸寢忽成夢宛在嵩丘山

題田洗馬遊巖桔槔　　唐 陳子昂

望苑長為客商山遂不歸誰憐北陵井未息漢陰機

轘轅坂　　元 楊奐

盤盤十二曲石嶺瘦崢嶸脚底有平地何人險處行



太室　　楊奐

茂陵骨已朽萬歲空虛傳莫上中峰頂泰城隔暮烟

少室　　楊奐

方若植巍冠森若削寒玉明夜月中遊誰家借黃鵠

潁水　　楊奐

邂逅洗耳翁去飲上流水此日倘相逢黃犢應渴死

測景臺　　楊奐

一片開元石愈知天地中今宵北牕夢或可見周公

巢父渡　　楊奐

旣知田間樂焉知田間苦惟是唐虞朝所以有巢父

再過萼嶺　明 趙淶之

秋草連天碧。秋雲萬里長。日西過萼嶺。少室在蒼茫。

秦槐　明 張應登

槐樹何年植秦時大數圍待闘三百尺化為老龍飛

天中閣　明 杜文煥

高閣在天中去天更幾許舉首搣天闗欲與天人語

六十峯詩　明 傅梅

青童峯

青童者誰子捧書自來去山高白雲深。茫茫不得語。

黄蓋峯

一峯出木末端整更無奇只有黄雲色東南覆嶽祠

浮丘峯

浮丘棲隱地雲白與山青自從仙舉後惟傳相鶴經

三鶴峯

當年李道士煉藥峯之下若可求三鶴吾甘棄駟馬

遇聖峯

仙人垂大耳石上采菖蒲漢主無仙骨豈逢更有無



萬歲峯

漢皇修大禮龍駕此間登可歎三呼後無人問茂陵

玉鏡峯

峯上無所有。人傳一鏡懸。若云天上月。何得夜長圓。

獅子峯

緊象曾有圖似麟亦克貢如何入嵩山斂形不敢動

虎頭峯

山頭似虎頭常在此山踞只為守陰符不肯渡河去

起雲峯

古稱雲從龍雨降雲先起望不慰三農漫天亦徒爾

鳳凰峯

地本屬潁川吾以潁川治但願鳳凰來不願黄金賜

金壺峯

老子出關日。尹喜強著書。不知金壺墨。較此色何如。

華蓋峯

華蓋最高峯呼吸通帝座不敢發嘯聲恐震星辰墮

玄龜峯

直北峯頭水泠泠玉泉寒若開蓮十丈人擬華山看

臥龍峰

蟠結如龍臥一臥幾千年猶勝南陽客當時臥不堅

會仙峰

羣仙曾會奕奕罷仙蹤絕不似世局長悠悠未可結

子晉峰

王子飛昇去千山空月明我來峰上坐猶似聽吹笙

玉柱峰

山形真奇絕一柱插青天日月東西轉亭亭不記年

老翁峰



我歎此老翁跏趺常在此不似面壁人空自留隻履

玉人峰

山中見玉人云是嶽神像至今古殿裏精光不可望

玉女峰

玉女何年至天書七字名今人不識非是篆模糊

金匱峰

石作黃金色崔嵬何壯哉倘移易水北便道是燕臺

積翠峰

登眺趂朝暉夕陽未擬歸山中積翠色似欲上人衣

太白峰

太白本庚星化石在此處若教化爲人應又騎鯨去

右太室二十四峰

朝嶽峰

二室如兄弟雁行在此立此峰獨居前東望常拱揖

望洛峰

山頭瞻洛水滔滔日向東洛京興廢事都在逝波中

太陽峰

離位自文明孤峙何所庇太陽一當空何處容魑魅



少陽峰

粧得滿山紅高巖映海曙殘霞落木中流下潁川去

石城峰

御砦雲連處高城亦石頭作看如白下只少大江流

石筍峰

山形真似筍誰錫以嘉名常作含苞色不聞解籜聲

檀香峰

林是旃檀林外更無雜樹可惟卓錫人不在此峰住

丹砂峰

我笑葛稚川迢遞求句漏何如嵩山長丹砂亦可就

鉢盂峰

高峰宛如鉢卓錫有清泉坐到會心處不必鳥巢肩

香爐峰

香爐不焚香雲氣如香氣似爲供如來肯傷少林寺

連天峰

山腰散白雲連天一色碧惟我未得躋峰高碍雙烏

紫霄峰

高峰連紫霄轉眄別昏曉因覩日月流方知天地小



羅漢峰

五百阿羅漢住世亦無住見色非眞實標謂恐成誤

七佛峰

七覺開世迷七花屏塵相分茲黃金身偶現此峰上

靈隱峰

有山無人隱山靈轉自驕我向山靈語山林亦市朝

來仙峰

仙人有時來仙人有時去來去兩茫茫仙人在何處

清涼峰

上有清涼峰下有清涼寺願以清涼心消除火宅事

寶勝峰

寶勝峰前寺寺亾峰獨存多寶即無寶合掌問世尊

瑞應峰

壘嶂鬱參差連雲迴相蕩中有神仙人光彩眞難望

瓊壁峰

初日紅于染山光相映明人傳是瓊壁我道是赤城

紫蓋峰

繞徹青蓋來又登紫蓋住我自慚我俗山靈當自愉



翠華峰

犖路生荒草山形空翠華浮雲復滿目那得不長嗟

紫薇峰

上山採紫薇下山棄山下豈不愛榮華此物終凋謝

藥堂峰

山中多藥草因有藥堂名不須求服食無生即長生

白道峰

青山是主人隱士暫爲客主人目客名客子竟何適

帝子峰

嶽神比公秩望祭屯臣位太室效三呼少室尊一字

卓劍峰

從軍不可佩爲客不可彈夜夜龍光起只愁星斗寒

白雲峰

出岫本無心從龍亦有會此中可卜居組繫身無柰

金牛峰

金牛臥少室不知幾千齡平地皆蜀道何方驅五丁

明月峰

山本無消長月自有盈虧此中多少趣月明山靜時



凝碧峰

愛此山中石一色如凝碧振衣陟其巔勞勞可暫釋

迎霞峰

山體本常靜霞光只暫明物情偶自值何處用逢迎

玉華峰

孤城堪吏隱春晝早分衙稅駕桑田處褰帷看玉華

寶柱峰

石光成五色壁立入青冥磨崖留姓字猶勝勒燕銘

繫馬峰

黛色滿千林清光連四野吾自愛山遊峰頭堪繫馬

白鹿峰

山遊往來閒雲深眠食穩莫爲粱稻謀走入空春苑

少林寺　清　王瓏

少林古刹寺春曉日將斜不見老僧到空山落杏花

其二

獨立山門外雲峰走碧空長河響不住人在水聲中

其三

靜聽鳥鳴谷閒看雲出壑山中無人來只花開且落



其四

擬雲等二祖日曉不聞鐘庵中何所有前代數林松

箕陰道上　清　李如玥

古道草花夾晚村煙樹圍夕陽催牧返野鳥望林飛

○七言絶句

粤嶺西望　　唐　武元衡

漢家仙仗在咸陽洛水東流出建章野老至今猶望幸離宫秋樹獨蒼蒼

寄李渤　　唐　張　籍

五渡溪頭躑躅紅嵩陽寺裡講時鐘春山處處行應好一月看花到幾峰

東還　　唐　李商隱

自有仙才自不知十年長夢採華芝秋風動地黃雲暮歸去嵩陽尋舊師



山中五絶 有序　　唐　白居易

遊嵩陽見五物各有所感感興不同隨興而吟因成五絶

嶺上雲

嶺上白雲朝來散田中青麥旱將枯自生自滅成何事能逐東風作雨無

石上苔

漠漠斑斑石上苔幽芳靜緑絶纖埃路傍凡草榮遭遇曾得七香車輾來

林下樗

香檀文桂苦雕鐫生理何曾得自全知我無材老樗否○一枝不損盡天年○

澗中魚

海水桑田欲變時風濤翻覆沸天池鯨呑蛟鬬波流血深澗游魚樂不知

洞中蝙蝠

千年鼠化白蝙蝠黑洞深藏避網羅遠害全身誠得計一生幽暗又如何



送嵩客　　唐　白居易

登山臨水分無期泉石煙霞今屬誰君到嵩陽吟此句與交三十六峰知

送友人遊嵩山　　唐　陳　羽

嵩山歸路繞天壇雲影樹聲滿山寒君見九龍潭上月莫辭清夜訪袁安

箕山　　唐　胡　曾

寂寞箕山春復秋○更無人到此溪頭○棄瓢巖畔中宵月○千

古空聞屬許由。

山中寄登封令　宋　邵雍

初離縣日謀經宿既到山中未忍迴公宇若無民事決願攜茶竈上山來

和人留題張相公庵　邵雍

倣了三公更引年人間福德合居先結茅未盡忘君處正在嵩高萬歲前

和任司封見寄　邵雍

辭尾來此住雲霄聞健登臨肯憚勞紫陌事多都不見家山圍繞是嵩高



嵩山二十四詠 併序　宋　樓异

僕性嗜山水幾成癖所至雖假館僦舍莫不取拳石環斗池終日玩覩殆忘寢食一旦來令嵩陽正在清泉白石中始至數月訟庭清暇乃芟廢圃鑿芙蓉菡萏二池取餘土築臺高可丈許名之揖仙北面嵩嶽西顧少室南望許由自餘諸峰環擁軒檻於是居高遠眺盡山川之形勢暇日既作三十六峰賦以自廣然僕舊聞嵩山二十四峰圖經傳記所不載求之士人亦莫知也一日覩明太師李得柔勝之自京師來訪乃得其名出道藏吳天師靈跡記歷東而西一一可指遂命畫史圖諸峰于僕高堂以證其名僕謂勝之曰二十四峰之名湮沒久矣今自吾二人者發之不可無述也乃作嵩山二十四詠並命勝之作焉

青童峰

斬新高髻掠雲開翠色羅衣一樣栽知有真仙此中住故命天女捧書來



黃蓋峰

一片黃雲駐不飛中天帝子欲何知不須更問玉人事自有嵩高峻極詩

浮丘峰

誰知方丈與瀛洲塵世紛紛漫白頭不到嵩山最高處世人容易揖浮丘

三鶴峰

昔有仙翁住此間煉成青髮與朱顏一朝跨鶴昇天去留草巖花豈復攀

遇聖峰

漢家天子學神仙。曾遇眞人耳過肩。不待蓬萊長果熟。須知逸樂自延年。

萬歲峰

仙仗西來感百神。泥金檢玉尚如新。山靈知是眞天子。萬歲聲中第一人。

玉鏡峰

皎皎冰盤瑩百圍。廣寒宮殿見依稀。青山萬疊渾如洗。浮翠光中一鏡飛。

獅子峰



蒼苔藤蔓飾鬚眉。獅子標形是與非。果解頻呻作哮吼。窟中狐兎定魂飛。

虎頭峰

萬里封侯相不如。道人曾此獲陰符。軒牙露舌驚樵採。猛士還當捋兩鬚。

起雲峰

觸石孤飛一葉蓬。雷公電母畫鞭龍。但知四海爲霖雨。不道中天第幾峰。

鳳凰峰

當年翔鳳此徘徊。曾爲眞人覽德來。今日飛鳴天外過。紛紛燕雀不須猜。

金壺峰

想見金壺瀉墨河。皂林餘潤鬱嵯峨。伯陽當日傳經後。肯向山陰與換鵝。

華蓋峰

華蓋峰高未易窮。捫參歷井到天中。回頭却顧人間世。但見羣青似小童。

玄龜峰



玄武名峰古所傳。晨昏吐氣作雲煙。雖無鑽灼刳腸患。歲晩風霜亦可憐。

臥龍峰

頭角低回薜蔓封。蜿蜒端似眞臥龍。旱乾歲禱多靈應。時見油雲出此峰。

會仙峰

鶴乘雲輧下九天。玉盤星子竟誰先。相應漢武題花品。留作人間聚八仙。

子晉峰

嵩年曾倍鏡中形。道骨仙風擬紫冥。二十四峰明月夜。玉
笙須向拱仙聽。

玉柱峰

丹楹未羨人間侈。玉柱一峰天外高。自古大材須大用。扶
持廣厦豈辭勞。

老翁峰

翳霧埋雲皓首翁。難將書傳考前蹤。商山羽翼朝家後。化
作中天一石峰。

玉人峰



漢武求仙未得仙。玉人何事落峰前。故知帝子乘雲下。被
蒞峰頭啟洞天。

玉女峰

玉仙曾此駐雲軿。日薄綃紗映雪膚。七字天書人不識。定
知玄女手中符。

獨秀峰　或云金圓峰

孕玉懷金不待媒。蓊然佳氣罩崔嵬。天教秀拔諸峰上。未
信狂飈解折摧。

積翠峰

翠幄籠雲自一家。蘿梯夜展七香車。紫頭雨過餘霞散。綠
芰池開菌萏花。

太白峰

仰攀日月風雲近。俯瞰岡巒培塿低。絕頂光芒長不斷。人
言太白此中棲。

九龍潭　明　高出

登門漠漠白雲還。雲外春潭鏡裏山。獨有鉢龍眠不穩。時
來行雨到人間。

盧巖瀑布　明　高出



太室東來第幾峰。孤巖側削半芙蓉。龍看飛瀑二千尺。直
透春雲一萬重。

頴考叔　宋　王十朋

衣冠肉食謾紛紛。誰解杯羹感悟君。頴谷封人雖賤士。却
能純孝至今聞。

望少室　金　許安仁

名山終不見真形。萬仞巖上杳冥。安得雲間騎白鶴。下
看三十六峰青。

少室道中　許安仁

少室峰頭曉月沉千家城郭淡陰陰五更雞唱幾星疏馬上看山過少林

過嵩山　　金　辛原

催老年光滚滚來好懷知欲向誰開箕山潁水春風裏呼起巢由共一杯

望嵩少　　明　袁宏道

客程行盡太行山又見嵩高紫翠間料得有人山上笑紅塵似海没朱顏

冬日遊少林寺　　清　閻興邦



曾聞折葦渡江來五葉三花此處開。遊屐寂寥僧面壁。夜深風雨掃經臺。

其二

三十六峰擁翠鬟毘盧閣上蘚苔斑無人更續傳燈記。空地珠林盡日閒。

重修登封縣志跋

昔朱考亭夫子知南康比下車即詢圖志以志之所關至重也夫志猶史也史有傳家如劉之向歆班之彪固司馬之談與遷類能網羅百代捃摭羣書自成一家言作述相嬗其由來遠矣余竊謂志亦有類是者登志肇於明萬曆間介休燕公其詳略不可稽後經板蕩簡策



盡付刼灰迄我

朝定鼎一修於三韓侍御公余時髫齔間厠正字再修於長洲别駕公亦叨侍研席焉今復修於

閻山帝庵夫子猶幸從樗林業師暨同學景子東暘互相叅訂以佐主修者不逮志凡三纂皆與有職事其間質文升降之故可攷而知也竊嘗譬之當三韓創

修時草昧方始前無師承或摹諸古碣
或得之父老傳聞綴輯成編用昭權輿
其諸黃河之水發源昆崙也乎三十年
後長洲起而增益之其取類也博其辨
物也精採訪靡遺討論攸當覩初志更
加詳焉則又河之衝激澎湃於龍門積
石間也第十年來風俗遞變賦役屢更
前人之紀載未備異日之舛訛益多及



今不輯後將誰問幸遇
帝庵夫子飛鳧吾邑越明年政通人和百
廢俱興尤雅意崇文肇修職典取前志
而光大之舉凡山川形勝戶口田賦以
及職官人物等則罔弗旁求博採接古
續今勒成一代全書炳炳麟麟燦然大
觀此殆河之汪洋浩瀚淪日翻雲九折
而滙於滄溟者矣子輿氏曰觀海者難

爲水遊聖門者難爲言不益信乎夫載
筆紀事綴故增新錄厥典要而無挂漏
之失者士大夫責也振藻詞壇以史學
飾吏治是非權衡不搖羣象藏之名山
以垂不朽者賢有司事也之役也攄事
直書志倣史例一斷以
帝庵夫子之手筆筆削削游夏莫贊於以
壽棃棗而備輶軒之采其庶幾歟獨是



國朝蒞登者十令而張姓居三志凡纂悉
傾於張氏而他無聞焉益以覘茂先家
學淵源蓋有自云

康熙三十五年歲在丙子三月上巳日
邑後學高一麟頓首謹跋

登封縣志十卷內府藏本

國朝張聖誥撰聖誥字紫書號葦菴廣寧人官登封縣知縣初順治五年聖誥之叔父朝端知登封始創修縣志康熙十八年聖誥族兄壎亦知是縣又續增之康熙三十一年聖誥又知是縣復因舊本重修一姓相承遞相纂輯其事頗異書分九門曰圖繪曰輿地曰嶽祀曰建置曰山川曰職官曰方外曰物產曰藝文體例與他志畧同惟他志景必有八八景之詩必七律最爲惡習聖誥力破是例差有識云

# 〔康熙〕琅鹽井志四卷

〔清〕沈鼐　張約敬等纂修

雲南省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琅鹽井志四卷》提要

## 琅鹽井志序

琅邑蕞爾環井皆山耕以滷代無異物無他產何庸志卽有可志前已志之何庸再志雖然今日之琅井不容於不志井止一區竈分三十有二井民數百餘家



國課於此輸焉民命於此係焉司是井者酌盈虛全上下任大責重亦綦難哉而今日之琅井尤有難者同一滷而濃淡有殊同一薪而貴賤有殊同一煎熬而

勞逸有殊此瑕民所以愁苦無措而不能安集者良有由也已丑冬鼎奉
命蒞茲土身任其責不敢辭難逃散者爲之招撫危急者爲之解救竭夙夜之焦勞求補苴之無法



每見罷民苦狀甚於流民幾欲繪圖以告而恨未能幸蒙
上憲通飭全滇郡邑續修三十年以後志書正欲博采近今利弊審其因革廣其恩施以仰答我
皇上子惠元元之至意守土者猶

不一一志之乎鼎用是稽覈搜訪諮諸紳士耆老勤加取擇分類纂修式遵通志但其疆域山川形勢風俗學校勝景之類今昔無殊概因舊志若賦役若課程若人物若寺觀若藝文若滷



之昔濃而今淡薪之昔賤而今貴煎熬之昔逸而今勞不侔於三十年以前與獨難於三十年以後者新加編輯訂爲四卷不憚俚俗不嫌掛漏從其實不從其文存其眞不存其僞卽可志

而不容不志者爲井志之申之
上憲則蕞爾之琅形勢可鑒情苦
可通其沐
憲恩而沾厚澤者曷有既乎於是
志成而敬爲之序
大清康熙五十一年仲夏月奉直
大夫琅鹽井鹽課提舉司提
舉沈鼒謹撰

舊序　　　　提舉來　度則庵

琅壞方幅不十里而盡限無山川恃無城郭厚
生無田土蕞爾一井居民聚族而環處焉藉主
客戶版尚不盈千之半何志爲雖然黔首勤動
歲供萬緡較州邑賦倍甚固
國家財用地也前明天啓中移運然鹽司於琅盡
疆而理凡竈之瘠肥商之淳猾鹽之通塞課之
盈絀惟鹽司是問厥職綦重矣　度先通守澂陽
以
上御極之五載遷司茲土維時井政覆轍適丞乜
否汲深綆短幾至羸餅非蘇使者下車布德蠲
除煩苛緊此子遺幾何不爲歐散哉是何可勿
志歲癸丑
上允輔臣請
命直省各修通志進呈以昭大一統之盛甚鉅典也
會鹺使者馳檄下井　度用是蒐遺諮舊陟峙溯
流捫碑碣剔蝕之文采里巷歌謠之口凡境內
山川形勢丁徑課程風俗人物疆圉險要遺

郡文勉加編輯稟郡太守天台馮公府志式分爲六卷曰地里曰建設曰賦役曰職官曰人物曰藝文雖載籍殘缺文獻罔徵不無掛漏之誚於以實不以文從約不從博亦曰在井志井耳矣是役也分校董督則張倅德融之力爲多至考訂成書勿遺勿濫則科紳上諸君子之有成焉厥工告竣因次其事



修琅鹽井志姓氏

纂修

奉直大夫雲南琅鹽井鹽課提舉司提舉沈鼐號牧園江南長洲人貢監

吏目孫復號藝北直房山人校

編輯

吏部候選儒學訓導張約敬號恒一本井人歲貢

辛卯科舉人楊澗生號青城本井人

廩膳生員江曰定

景運純

楊貞明

公閱

己卯科武舉人朱煌號自輝本井人

廩增附生員張晳　李復泰　段瑛

王本奇　江曰寧　張世澤

楊澗生　張縉敬　楊淇生

楊德暉　楊聰　張贊令

王衍　楊汶生　張一樂

高其易　張文蔚　張聖聰

張天琪　牛貴春　楊藻德
張　璘　張　瑛　楊德明
楊德貽　李茹實　江純懿
張聖諭　江鍾吉　張伯試
楊之榮　江中實　楊式程
楊德著　李悅心　楊自明
楊應榮　張佃全　張　仁
王文元　楊廷鳳　景運來
段拱元　楊之茂　楊　蔚

姓氏　八

周之鼎　景運肇　李惟中
武新德　江　新　王本全
張華全　段　職　王正藩
賈　英　張有嚴　朱若廷
景彌高　武興周　江舳順
李　哲　李　聰　李敦仁
張常吉　張一夔　高叔蔭
李其昌　李　周　楊淵生
王本源　段　泉　李三元

丘　炳　高泰炬　高叔榮
張承澤　陳秉忠　江疏源
江曰宏　梁鼎吉　景賓謙
李惟質　楊　堪　段　職
臺　選　江濬源　王　度
李元珍　張卿祝　田　琳
張起秀　李明心　楊潤生
江會洙　趙　廷　李　灝
高　曜　張斗垣　王瓊會

姓氏　九

繕志

楊允肅　許　達　王　興

琅鹽井志目錄

圖考

天文志

星野

氣候

地理志

沿革

疆域

形勢



山川

鹽井

風俗

物產

古蹟

勝景

關哨

津梁

道路

寺觀

建設志

城池

官署

亭鋪

賦役志

課程

竈丁

鹽額



鹽滷

薪本

行役

井兵

經費

引目

煎鹽鍋口

行鹽地方

行鹽額數

官師志
秩官
題名
名宦
宦蹟
土司
學校志
文廟
祭器
義學
選舉志
科目
貢選
武科
祠祀志
壇 廟 祠
人物志
鄉賢



文行
孝義
節烈
耆隱
仙釋
附逸事
藝文志
聖諭
憲行
詳議
記傳
論解
引歌
古詩
律詩
絕句

# 琅鹽井志

## 圖考

皇上繼天立極萬國九州具在幅員恩德無所不周形勢豈能目睹通都大郡暨遐陬僻壤其山川城郭祠廟關梁或南北東西或遠近廣隘各有不同必摹繪成圖庶一展卷瞭如指掌此志之所以首圖也琅井一隅四圍皆山周不過十餘里東西六里許南北猶陋一溪中流井居溪之上竈民環流而居不待登高一望而盡溪水自清水河發源由西北流注東入楚雄大河合流金沙江達於蜀灘石險阻盈涸不時舟楫之利不無觖望爰繪成圖以備觀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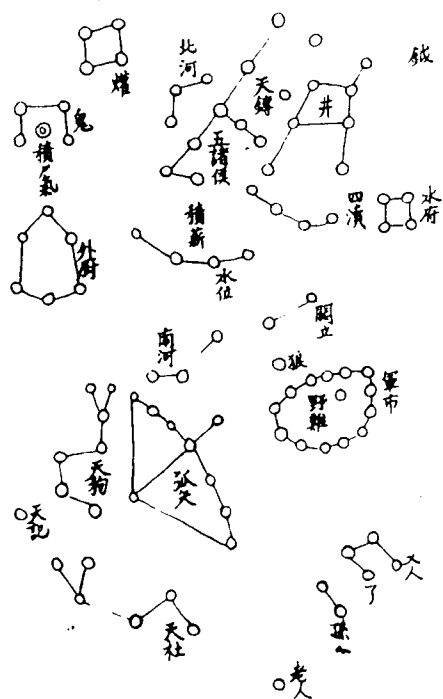
琅鹽井圖

# 琅鹽井志

## 天文志

### 星野

九州星野各有定位滇附於益分屬井鬼占之妖祥應如桴鼓琅井在楚雄北姚安東武定西次舍所見不甚相遠考之滇說率略記之志星野

氣候

滇南之地冬無嚴寒夏無盛暑氣候和平然地有高下凉燠之氣亦略不同琅井在深山中地勢卑隘四時之氣較會城微暖值連朝風雨雖長夏氣肅如秋比之會城較凉然居民惟供煎辦晝夜不停烟光不散凉燠之氣尤因井差異

地理志

沿革

琅井之名三代以前無可稽漢則為越巂郡境晉屬安州境唐初為西濮州境貞觀中為髳州境訛為牟州後沒於蒙雲宋大理國為高氏封境元為牟州境始名琅井至正十五年雲南行省徵井民畢善充琅井寺院提點事石碣尚存明初改琅井鹽課司治屬安寧提舉分轄天啓三年裁鹽課司移安寧提舉於琅改為琅井提舉司治

本朝因之

疆域



禹貢以山川定疆域山有崇卑川有廣狹形勢不類不可無以別之琅井地附髳境山經水注無從考證然自畫疆設險以來山水效靈風土開闢歲納萬緡地雖彈丸課程倍於州縣未可因地小無所記載也司治在雲南布政司西距省三百九十里在楚雄西北距府一百二十里設定遠境內東至河尾鬣峰山界二里南至登高架江家園界三里西至河頭西來寺界二里北至玉城橋界三里界外俱係定遠縣轄西至縣三十里北至黑井三十里

形勢

層巒四塞一水中分鬣峰屹於東魚池屏於北因山設險財賦奧區

山川

滇南皆山而結井之區峻險尤甚惟琅之寶應山發源最遠千里層疊勢聳而秀力厚而靈井結其麓而鬣峰而天馬而循勒諸山四面皆環拱焉但川原淺隘不通舟楫無地耕桑以滷代

耕焉絡輸納亦山川效靈之重地也至亭鋪道
路關哨津梁事既相麗法得附書作山川志

寶應山
司治正南一名寶泉山又名三台山排空闢峰
幷出其麓為涌脈結穴

寶華山
司治東高林蒼鬱古寺清幽

奇峰山
司治西南巖壑清勝梵刹嵯峙丹碧映帶遊屐

忘疲

筆架山
司治東南三峰插天形如筆閣

魚池山
司治正北形如彌勒又名彌勒山本方來龍自
蒼山發脈與黑幷同幹聯枝逶迤於此山過峽
而結司治山半多元時古墓碑碣皆蒙古書不
可辨識

鰲峰山
司治正東一名瑞螺山關鎖一幷風脈

紺海山
司治西南上多梨樹春時盛開香雪瀰漫一望
無際惜今樹無一存

文筆山
鰲峰山左上建塔以象文筆亦幷地風脈建後
文風大振

四髻山
司治正西四峰攢聳如髻

馬鞍山
司治西南形如馬鞍為段氏別業流泉古木迴
無塵雜

梅子箐
司治西北有泉注溪晝夜不竭沿箐多蘭春夏
徧開香隨風出

芭蕉箐
司治正北箐口多植芭蕉內有石巖三層高百
餘仞每層可容數十人俗名三層樓

琅溪

自定遠清水河發源從西北流注溪內東入楚雄大河合流金沙江以達於蜀夏秋暴漲發高數丈盈涸不時難通舟楫

濯纓河

司治東北發源黑井菖蒲塘入井溪居民祓濯之所

魚池

在魚池山麓為景氏別業古樹森列水澄魚潛昔有亭榭居人多遊覽其中今廢

龍潭

潭有二俱在筆架山麓其流巨者謂之大龍潭瀅泓皎潔甘美清凉灌溉田疇四時不涸凡禱雨輒應因名靈泉潭與鰲峰山相對架木作梘淩空數丈接渡其泉為鰲峰山僧香積之用小龍潭在大龍潭東相距里許名分大小灌濟相同亦四時不涸之泉也

七寶泉

在七寶寺下土主廟上山澗之中泉清味美煮茶香豔井地作豆腐者非此水不成洵甘泉也

柳堤

沿琅溪里許種柳近百株春時綠影長空遊人攜樽籍草留連不絕左有樂饑亭提擧來度構造今廢



鹽井

在寶應山麓南詔野史載神狼舐地而滷出故名狼後改狼為琅今因之井之開不知何朝唐宋時無考據元至正中石碣則有琅井之名當自元始滷色清碧鬚眉可鑑井深十餘丈原用皮兜牽以皮繩車役盤車而上晝閒夜停不溢不涸惟鄰溪湄其味甚淡然歲課萬緡商竈衣食無不仰賴後以井中四鑲俱朽淡水浸鑊煎煮薪柴三倍於昔竈户困莫能支井司調劑無法前任提舉周蔚於康熙四十四年內詳請鹽道李公諱苾重修井眼疏鹹撒淡捐俸興工四面開挖透底鹹淡分清井中朽木盡去四圍俱

用石砌石梯下至井口滷用拨汲不用車盤井上新構岑樓顏曰籌井樓後建龍祠兩廂工竣鹽憲製碑文提舉周蔚亦撰籌井樓記前人之為井籌亦可謂勞心盡力矣修井後不數月滷水益淡工本愈費至今竈户貽墊無休身家罄盡策無可施實難煎煮是琅之苦倍於各井而其名則與黑白並稱豈知琅止井眼一區味淡難煎柴薪倍費所產者不及黑白什一竈民辦薪之苦莫可言狀即有巧婦之手難作無米之炊設何法以施仁庶可得起疲憊也



按南中志載晉寧之連然有鹽泉南中共仰之連然即今安寧是也又雲南郡之蜻蛉縣有鹽官蜻蛉即今姚安白井是也又南廣郡之南廣縣漢武太初元年置有鹽官今以地里考之志載平彝晉寧之後雲南永昌之前晉寧今雲南府雲南今大理府屬之雲南縣雙碓地居兩府之中是南廣鹽官為黑琅兩井隋開皇十五年梁睿疏請開南寧州有出鹽井之語定遠後壞

蜻蛉元時於此置南寧縣固因隋唐舊名而命之耳地出鹽井與睿語適相符合惜前人無考

盛不傳亦與荒烟蔓草同磨滅耳琅井數百年間有遺蹟亦當記載志古蹟

神石

在奇峰山麓石高丈許開井時即著靈異土人祀之今土主廟神座即此石也

鐸風臺

在梅子箐左山麓方徑丈古樹陰森相傳風到此地輒吼聲大作木石震撼若有杵之不令度者至今猶然



引滄浪

在寶華山後懸巖石壁有泉一道日出則流日入則止即聖泉源也

勝景

滇南凡井皆產於高山深谷中琅雖四圍皆山高而不險中分一水曲而無聲平川四五里景象開明雖隘不覺其隘也四時林木青葱芳華不絕水色山光儼然圖畫凡經其地者莫不流連慨慕嘆勝景之不擇地也志勝景

古柏參天

在土主廟中大數十圍高十餘丈聳拎參天宇無枝柯蒼形老質勢若虬龍春不發萌冬不改色相傳為千餘年物疾風暴雨無所損折其根蟠廟外土人拯得必焚向神爐中不敢私取毫末時有靈蛇翠色金光出沒其上

古梅遠蔭

在奇峰寺不知種自何朝乃千瓣照水梅也一花三實迥異諸梅井地過有祥瑞即開紅梅一



枝必按方位好事者移種他植皆不能久花時遠近士民攜樽其下玩賞不絕今以樹老無存旁有小梅一株花實皆同識者謂其種猶未絕焉

鰲峰鎖水

司治東危峰矗立巋然中流琅溪尾閭借以鎖鎮

天馬西朝

司治西四磐山形勢昂聳如天馬行空奔騰而

至

玉帶封山

司治東南筆架山三峰插天夜午白霧横腰儼

然玉帶

寶華聖泉

司治東開寧寺相傳先無水道開溝引之水工

不善疏鑿水出溝下丈許勢不得達寺衆呼佛

虔禱忽泉從溝上逆湧寒香清洌晨夕不竭至

今靈跡猶存



曲川烟柳

司治北沿堤百餘株春綠夏暗每當晨烟夜月

溪水山嵐空濛掩映儼然圖畫

夕陽浴塔

井東鰲峰山左舊建塔以象文筆年久已頹康

熙戊辰年署司臨安府經歷陳士銓重爲砌建

塔距井西平田七八里東西遥隔盼望依稀每

至五六月西田水滿夕陽斜照塔影還倒其中

恍蕩儼如浴濯亦異境也此昔人不覺今人見

之續補七景之後

關哨

沙矣舊關屬廣通縣　南平關屬祿豐縣

羅武哨　高黎哨

羊毛關哨　章喜哨

鵝歌哨　秧草地哨

大莊科哨　小莊科哨

秋桐哨以上屬廣通縣　白沙哨

廟山哨以上屬祿豐縣



二關十一哨俱有哨兵防守然地非井轄何庸

羅列但傳遞公文月領井給工食銀兩且課薪

來往乃必由之路故亦載入

津梁

永正橋

在司治中街開井時建架木而成上覆以屋

玉帶橋

在司治東門内明萬曆中井耆楊永濂倡建

本朝康熙己酉井生施濟張仲試等重修後己癸

燬康熙三十一年井生吳貴春倡衆重建

通文橋

在司治東北文昌街

西石橋

在司治西北定遠路

永康橋

在司治西為新柴要路提擧沈鼐捐貲新建

鹿鳴橋

在司治東康熙戊午年建為水所沒康熙五十



年提擧沈鼐捐貲重建

玉成橋

在司治北三里通黑井路

道路

東路通省城并各行鹽地方山路崎嶇水流坍塌久未修葺凡往來人馬運鹽馳腳一遇雨水甚苦難行康熙五十年提擧沈鼐捐貲陸續採石修砌行人稱便

南路通楚雄府

西路通定遠縣

北路通黑鹽井

寺觀

滇為古益州近西域凡一山一水之勝無不有招提於上琅地僻隘不十里而盡凡寺觀皆在嶺峰暮鼓晨鐘梵語響映亦僧道之焚修地也志寺觀

奇峰寺

一名慈明寺在奇峰山開井時建著司事永昌



推官陳荀產重修具載碑記殿左有古梅一花三實為海內異本陳荀產構亭梅側為觴咏地雲南督學楊師孔顏曰古梅遠蔭提擧來度續題亭額曰花中國士并詩記之今古梅與亭無存康熙三十年殿宇傾圮井民楊憚江鍾昝楊喜等倡首募衆重建寺僧復植古梅遺種一本紅梅一本以續古蹟

慈壽寺

在奇峰寺右毀於兵燹遺址尚存

興隆寺

詳祠祀

觀音寺

在興隆祠左元時建至正辛未本井提點景善鑄鴻鐘懸於寺内每溪水泛漲鳴鐘輒息康熙癸丑井民張應龍捐貲重修

開寶寺

在寶華山開井時建曲徑通幽高林礙日殿宇弘廠獅象莊嚴其中桂閣蓮池其頂琳宮寶閣



井士肄業於內晨夕書聲與梵唄互發誠香林勝地也康熙癸丑住持僧寂書募衆竈捐貲重修

紺海寺

即今歸善寺在紺海山僧廣福募建康熙二十五年提舉朱啓隆捐貲重修起建前樓寺前梨花數株香色俱勝寺內有白梅千叢 花 實亦奇峰古梅種也春冬花放時挈榼攜樽遊人不絕

七寶寺

在紺海山右燬於兵火井民王應鳳等募化重建僧道高化莫有珠倡首復募衆重修時有黃雲遍布可觀

西來寺

在河頭四馨山下舊名茶庵歲久傾頹康熙壬寅提舉蕭高倡捐僧黃滿募建以在井西遂名西來峰巒圍合溪水瀠帶泔海分巡僉事陳瑋題額曰流峙堪栽提舉來度梅亭山半額曰鷲



影今亭頹廢

玉皇閣

在鰲峰山頂明萬曆癸未井紳張鵬程井耆楊啓東楊和鹽齊朱光亮等建飛甍傑棟高出雲表俯眺井廛繡錯如繪崇禎甲戌井衆重修勒碑後復傾圮康熙辛亥僧佛顯募衆竈捐貲增修己巳年提舉孫芝蘭又重修

北極宮

在琅井永正街坐鎮中區為一方風脉所係自

提舉尹三聘重修之後傾圮多年康熙庚寅歲
提舉沈鼐捐貲重建前後殿宇樓閣煥然一新
復塑聖像備極莊嚴又設常住供奉香燈以垂
永久

白馬廟

在魚池山左

一真庵

在司治右

寶林庵

在寶應山右



琅鹽井志

建設志

建設

古者立國首重營建左祖右社外一切營作皆誌美詩書若魯侯之作泮宮中伯之營城邑衛文之立宮室文王之爲臺囿是也琅治蕞爾一區視州邑最窄視州邑之財賦倍甚是以蒞政有署育才有學事神有壇廟傳命有郵舍利行有道路凡爲民營建者實守土之責耳用志建設



城池

築城鑿池原以衛民琅溪羣山環繞古無城郭編戶五百餘家週圍築土牆縱衡中分四街曰安寧永正文昌興隆

本朝康熙元年提舉簡高始建門樓於四隅高一丈七尺廣一丈二尺有奇并兵吏皆戍守以司啓閉提舉來度題額曰東來金碧西迎蒼洱南瞻威楚北拱神京年久傾頽康熙五十年提舉

沈鼐損貲重建今啓閉有時

官署

琅井地雖狹隘然三十二竈居中鹽賦重地自井之始設立官署規模與州郡同於是乎志

司署

明初設鹽課司原為鹽課司大使署天啓三年裁鹽課司大使移安寧提舉於琅改為提舉司署舊坐東向西湫隘局促提舉尹三聘改坐東北向西南增拓重建又買井民李騰龍等屋基以為內宅



正堂三間　東西吏舍各三間　大門三間　儀門三間　川堂五間　廂房六間　內宅寢樓五間　左右翼舍各二間　飲冰廳三間在堂右　石舫一間在川堂右　飲冰石舫俱提舉來度建提舉沈鼐因石舫傾圮改建書舍三間題其額曰高山仰止・筠軒一間在石舫南提舉來度建　涼亭在筠軒後提舉周蔚建額曰看溪水長流（提舉沈鼐於川堂右新構廳三間兩角門俱今頹圮建齋）

吏目署

在司堂左亦係鹽課司舊署康熙壬子吏目張九璉增修今改為鹽倉

大門二門各一間　正署三間　後宅三間　廂房六間

土地祠

在大門內右提舉司蔣芳為之建提舉沈鼐塑土地像

寅賓館



舊在大門內左今改在大門內右

獄舍

在大門內左今廢

行署

在司治北提舉尹三聘建康熙壬子提舉來度重修因吏目舊署改為鹽倉今暫為吏目署

大門三間　大堂三間　後樓三間　廚房三間

鹽倉

在司治東舊巡檢司署基康熙壬子提舉來度
詳奉　鹽法道宋　批允起建以貯課鹽吏目
張光璉監造三班竈頭袁啓張懷段海督工
本道暨本井官民行役捐助樂成

附惠政

養生房

滇俗租賃房屋例不在內生產嫁女窮民無力
者多致露處地方義舉置別屋以生全之俗名
便宅一在玉帶橋西井生李大和捐置年久傾



頹竈民袁啓武三從重修計六間提舉箭高題
額曰生生館今復傾頹一在玉帶橋北後燬鄉
保倡捐重修計二間

漏澤園

一在西門外大路口井民李姓樂施一在白馬
廟山下明萬曆中井民董自威樂施

亭舖

通都大邑皆設郵驛所以傳命也琅井地小僻
廻無郵驛至省四百里凡解賦凡申聞必由舖
兵護遞設立亭舖以便往來因是平志
司前舖舊有永充舖司一名今戶絕無人
鋪兵三名見在走遞工食照額支領

雲南公館

竈戶每月上課支薪井司因公赴省不時往來
歷係租歇店房不惟店用耗繁且諸事不便井
司沈鼐於康熙五十年五月初十日率竈民於
順城街捐價銀一百五十兩買到孫王二家民
房一所係舊樓三間兩廂水井又竈戶新蓋後



樓三間并廂房馬廄共四間連原價起蓋共銀
三百四十五兩六錢曾經昆明縣稅契永為琅
井公館往來住宿官民兩便

琅鹽井志卷之二

賦役志

官山煮海自管仲始蓋以天地自然之利爲裕
國生民之計也今琅井反爲民累其謂之何各井
泉多濃而易辦琅止一井淡而難煎各井一晝
而成琅凡三晝夜而始就柴薪之費較之各井
倍加於六且薪本項内節經裁減更難煎辦故
向有丁逃火熄停煎壁悞之弊近雖多方調劑
勉力供煎不缺月額以副考成其如竈丁不無



追呼之苦行銷地方又被外境土鹽走塞賤售
致正鹽難銷商竈並累惟冀
發政施仁恩膏大沛運籌須益庶可元氣漸甦根
本漸固不僅法立商通而竈自寧課自裕矣後
之同事者宜留意焉至歲額課程丁滷薪本及
行役井兵俸工經費行銷引目雖今昔之不同
均各晰載並録明之舊額以備考爲志賦役

課程

順治十六年

本朝開滇定制

歲徵課銀九千六百兩遇閏照加課銀八百兩

小盡不除

歲額公費銀三百一十兩九錢一分一釐四毫
商稅歲該銀三十七兩六錢
鹽行歲該課銀六兩
米行歲該課銀八兩
酒行歲該課銀五兩
原編協濟安寧井公費銀八十九兩五錢



窩滷公費歲該銀九十兩二錢
以上七項歲共該銀五百四十七兩一錢一
分一釐四毫月該公費稅款銀四十五兩六
錢九毫五絲閏月不徵以上課款銀兩按月

徵解

鹽法道轉解充餉

竈丁

明舊額琅井土著五十一丁
差銀附定遠縣徵收每年本井提舉司僉丁差

甲頭照額催齊給批移縣收解

摘撥安寧井八十一丁

明成化六年安寧竈民楊伏保奏討琅井閒煎

准撥八十一丁並別省充發六丁赴琅井煎辦

共一百三十八丁

考之版籍雖有土著摘撥之分然查其實在

缺額已多

康熙二十年以前滇地屢經兵燹死徙逃亡大

非往昔今



本朝恢定三十年來生齒蕃衍較前增盛奈琅井

滷淡柴貴月領薪銀不數供煎竈丁之內或

棄妻而逃或輕生而死至今竈遺缺額無人

頂辦職司守者每歲於衆竈户中輪僉代煎

勉副正額實非經久之法若薪本稍益則窮

徙之户不待招而自還矣

鹽額

歲煎鹽一百五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六觔遇

閏加煎鹽一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觔竈滷

在內

明季歲額無閏課銀五千九百九十兩九分四

釐零後增兵餉銀四百二十二兩八錢四分歲

共徵銀六千四百一十四兩七錢四分四釐零

鹽滷

琅井滷淡非自今日明季定制他井則官四竈

六而惟琅井以官三竈七分滷算課此載在舊

志者土着五十一丁每丁日給滷一十三桶摘

撥八十七丁每丁日給滷十桶日共給滷一千



五百三十三桶後因地震滷竭日額不數於己

丑年提舉尹三聘詳均三十二竈概給滷二十

六桶日共八百三十二桶

本朝順治十六年己亥開滇之初酌定滷額投誠

委署鹽法道史文仍照官三竈七詳定每竈日

給滷二十四桶日共給滷七百六十八桶每月

三十二竈共煎額鹽一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

觔零內給商課鹽一十六萬每萬二千五百觔

月共課鹽四萬觔給竈工本鹽九萬三千三百

三十觔零俱奉鹽法道給引運賣以作柴薪工
本故彼時竈戶無甚艱苦煎辦不悞
康熙八年內鹽法道趙　詳奉
撫院李　將琅鹽停止工本槪改票鹽歸商行
銷給竈工本之鹽盡數停止每竈每日減去額
滷一桶六分每月止煎額鹽一十二萬觔編爲
四十票每票額鹽三千觔商人按月赴井領支
運辦額課稅欵銀兩月交竈戶銀二千七百兩
以爲柴薪工本行不數年吳逆叛亂

琅鹽井志

康熙二十年恢定全滇仍照原額月煎鹽一十
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觔二十一年商人李和
葉秀等買運行銷議定井價每百觔銀三兩五
錢內除商人完解課欵及各項使費外每月竈
得薪本銀三千一百兩李和等方行八個月即
遁欠兩個月之課旋經退去鹽歸竈賣各屬土
商人地方缺鹽來井買運時際歲荒柴米高貴
井價每百觔四兩以上隨奉鹽道差提究明懸
示招商

康熙二十三年內招援省商何文俊等將過歲
歉米珠薪桂每百觔議以井價四兩內除課欵
等項商辦納外月給竈戶薪本銀三千九百七
十八兩迨米價漸平鹽價亦遞減矣
康熙二十五年十一月內鹽道郭　臨井較驗
每月止煎鹽一十二萬觔減定井價每百觔三
兩一錢計程添腳立定各州縣賣價不許多增
商人何文俊等年終告退鹽歸竈賣

琅鹽井志

康熙二十六年自正月起煎出之鹽同所定賣
價商販虧本無人買運提舉朱啓隆以課餉爲
重激切申詳有不得不剜竈戶之肉以醫商販
之瘡議將井價減去四錢以補商販每百觔定
爲二兩七錢每月仍煎一十三萬三千三百三
十三觔以此多煎之鹽作補竈戶減價之數以
三月分爲始是年內省商王明王爵等照前商
李和等例每月仍給竈戶薪本銀三千一百兩
王明等行不四年拖逋課欵竈戶具訴行追商
人至二十九年六月鹽歸竈賣

康熙二十九年十二月内有商王德等承認署
提舉事臨安府經歷陳士銓申詳月煎額鹽照
舊每百觔按井價二兩七錢算商人每月給竈
戶鹽價銀三千五百九十九兩九錢九分一釐
王德等自康熙三十年正月起買運行銷從前
課欵等項係商人完解自此後全歸竈戶辦納
隨有署鹽道事永昌道畢　親臨各井查驗從
減將鹽價又減去二錢每百觔定為井價二兩
五錢每月止該鹽價銀三千三百三十三兩三
錢二分五釐又將井竈各項悉行裁減



按先減為二兩七錢供煎薪本已不敷矣旋
復再減二錢而課欵公費等項悉照舊例欲
竈戶之不困窮不可得也自茲以後煎辦愈
難始則以家產墊賠繼則賣人口供煎再急
則至輕生殞命積之日久故後有闔井逃竄
熄火停煎三月至今月課尚有風道皆由裁
減之所致也

康熙四十七年因秤頭大重月得薪銀不敷供
煎衆竈家產人口賠墊已盡積欠鹽觔盈千累
萬應得薪本愆期不給闔井衆竈棄家潛逃有
弃者控商償訟者有竄入別境脫役者竟停煎
三月　鹽道李　押令商竈取和從公確議要
永北府同知武烈署理井務議以減秤加薪平
秤交收不許高下停悞三月陸續趕補

康熙四十八年十一月内提舉沈鼎到任清查
交代武同知署事任内不惟趕補全無而正額
之項又復墮欠於四十九年正月内詳請調劑



奉
憲批行在案

鹽為民間日用之需亦為裕
國通商之利義然之道自不能一故在井煎辦在
地行銷必因時損益隨事制宜無膠執偏袒
則可期其久也年來詳議帶銷趕補不適因
時權宜而變通經遠之策尚俟後諸君子之
良謨也

窩滷每日給滷時撬滷夫將滷汲入官桶挑出

井亭搠外傾入竈戶領滷桶內潑撒在地流入
石槽謂之窩滷舊例本井吏目土巡捕領赴窩
滷竈內自備工本分煎月納課銀一十五兩井
兵工食銀一十七兩零煎出鹽觔同各竈工本
鹽俱奉本道給引一例交商運賣

康熙八年十一月內鹽法道趙　詳革將每日
潑撒之滷聽其流耗禁不歸槽月課兵食銀兩
三十二竈照數代納行之未幾吳逆叛亂

康熙二十年全滇底定月煎額鹽一十三萬三
千三百三十三觔內以三千三百三十三觔定
為窩滷吏目土巡捕二官各分半年領滷煎辦
同各竈所煎之一十三萬觔按月鋪交商人領
運行銷辦納課款以敷其額

薪本

順治十六年
本朝開滇額定琅井每月煎鹽一十三萬三千三
百三十觔零內以四萬觔編為一十六票給商
領運行銷辦納課款銀兩以九萬三千三百三
十觔零給竈戶賣作柴薪工本

康熙八年內減滷減額每月止煎鹽一十二萬
觔停止工本概作票鹽編為四十票商運行銷
每月給竈戶薪本銀二千七百兩至康熙十二
年內吳逆叛亂

康熙二十年
大師恢定全滇仍照原額每月煎鹽一十三萬三
千三百三十三觔商人李和等買運行銷議定
井價每百觔三兩五錢內除商人辦納課款及
各項使費外每月給竈戶薪本銀三千一百兩

康熙二十三年嵗欵未貴商人何文俊等議定
井價每百觔四兩內除商人辦納課款等項外
每月給竈戶薪本銀三千九百七十八兩旋而
遞減

康熙二十六年內商人王明等照前商李和等
例除完納課款等項外每月仍給竈戶薪本銀
三千一百兩至二十九年六月止商因道課鹽
歸竈賣

康熙三十年正月間商人王德等議以月煎鹽
觔仍舊照額將井價照減定每百觔二兩七錢
月該鹽價銀三千五百九十九兩九錢九分一
釐銀歸竈戶課款等項銀兩悉係竈戶辦納本
年三月署鹽法道畢　核減鹽價每百觔定以
二兩五錢每月止得銀三千三百三十三兩三
錢二分五釐竈戶月納課款等項俱照舊例
　夫柴薪為煎鹽辦課之本也二十年前減定
鹽價時未嘗不以柴價而論彼時每柴一千



桐價止二兩五六錢因柴山近井日能往還
且有小溪積流漂放搬運尚易故其時值亦
平迄今山樹漸遠路遙難運每柴一千桐將
值銀五兩二錢較之當年等倍加之且修井
以後滷味比昔益淡費柴愈多煎辦之艱實
難於此提舉沈鼐雖經詳請通行廣勸種植
樹木即使遵行猶難急補於目前也

行役

琅井煎熬必三晝夜成鹽一鍋故柴火人工無
片刻之停也昔年修井時鹽井挨旁突湧泉穴
味之淡如雪水即行砌隔而其泉已成一井矣
但淡穴浸透鹽井致滷益淡所以倍用人力者
日夜將淡水汲出不容流入鹽泉故有揹滷汲
滷汲淡事竈帮竈運柴燒火挖竈拌泥等俗項
呼為工活人役乃各竈戶於月領薪本銀內自
行僱募工值高下各隨時自便故竈民工費浩
繁煎辦之苦又加一等至若收鹽倉內則有秤
行發店號字包鹽捶鹽鋸鹽在井則有管滷擺



滷井門子在外則有查鹽捕役自祿豐至井沿
途二關十一哨之哨兵並安堆守路盤驛之井
兵以上各項每月共給工食銀七十七兩論服
役之輕重按人數之多寡各有定數總名之曰
役食亦在竈戶月領薪本內具領動給
　按琅井舊設車役一行係土著摘撥二項竈
丁內如有失業子孫即充此役康熙四十四
年前任提舉周蔚詳允修井後因井口狹小
只可提汲不能車盤革去車役將謂以車工

節省少益薪本之助詎意人沒倍於卑工恩欲復設而苦地勢之不能矣

井兵

井兵之設其來已久井地在發山深箐月中有課薪來往巡防護解不可無備故設土兵以衛之不費俸餉實前人之因地制宜可謂盡善考之舊額井兵七十五名每月課商捐銀二十三兩五錢竈户捐銀二十八兩六錢商竈月共捐銀五十二兩一錢内月給兵目一名銀七錢各



兵每名銀六錢共給兵食銀四十五兩一錢每月給羊毛一閔羅武等十一哨哨兵銀五兩沙矣舊南平閔兩土巡檢每月各給廉銀一兩每月撥兵十名赴省接領薪銀商捐路費銀二十兩竈户亦捐銀三兩此往日之額也嗣後商竈兩艱不循舊例今每月竈給役食銀一十二兩商止給銀八兩較之從前則不及三分之一耳再如赴省接領薪銀竈户又給井兵路費銀五兩雖相沿有日而竈苦兵嗟均慨今昔之懸殊也至閔哨哨兵與兩土巡檢月領役食銀七兩仍其舊也

經費

本井提舉司歲支官俸役食共銀三百九兩五錢二分内

提舉俸銀八十兩門子二名快手四名皂役十二名鋪兵二名輪傘扇夫七名共二十七名每名歲支工食銀六兩共該銀一百六十二兩

吏目俸銀三十一兩五錢二分門子一名皂役四名馬夫一名共六名每名歲支工食銀六兩



共銀三十六兩

鞭春歲支銀一兩

琅井無經徵存留放給之項歲支俸食等銀皆具領赴　藩司庫請支聽候發給但俸祿所以養廉也食祿者當顧名思義砥礪清操庶無忝厥職也

按舊全書並考以所載提舉司公費銀三百一十兩九錢零係春秋祭祀朔望行香日行

紙劄書門皂禁工食表褫油燭俸鈔柴薪𩍐
春酒席解課盤纏新官什物公宴等項支用
雖既往之制存以備覽

引目

順治十六年開滇之初以官三竈七課鹽四萬
觔編為一十六票每票二千五百觔給竈工本
鹽九萬三千三百三十觔零奉鹽法道給引運
賣行銷

康熙八年停止工本概改票鹽每月止煎一十
二萬觔編為四十票每票三千觔商人領票赴
井支鹽發運行銷

康熙二十一年全滇底定商人李和等照所定
井價買運行銷　本道頒給總引井司發給照
票

康熙二十六年內奉
撫院憲行照淮鹽事例分定州縣行鹽考成頒
發鹽引每引一張載鹽二百五十觔琅鹽每月
共引五百三十三張零鹽八十三觔歸入寧州



引內引發建水等七州縣給商執引赴井買鹽
後因各州縣商販領引到手躭延月日不赴買
運鹽積井倉課欠半載於康熙二十九年六月
內詳奉
兩院批允將引歸井商人持價赴井買運鹽觔
給引行銷

康熙三十年二月內奉署鹽道單　詳奉
撫都院王　批允琅井鹽行建水等七州縣應
銷額鹽請行總引自三十年夏季為始聽本道

按該州縣月銷鹽額每月各印給總引一張發
該提舉照各屬商販所買之鹽或一二千觔或
三五百觔不等另立小票填給該商運到彼地
將票投繳該地方官移送該提舉換取總引照
例截角報道轉繳核銷

煎鹽鍋口

琅井煎鹽每竈用鍋九口若起火煎煮之內一
有破損勢必另換不惟多費柴薪抑且躭悞將
剋是鍋為煎鹽最要之器昔有官商居奇壟斷

高堆價值輕薄鍋體一經水火脆碎不堪折耗
鹽本竈受鍋累不知凡幾
康熙三十八年黑琅二井會詳分認捐納鐵廠
課銀鍋歸竈戶自行鑄用未幾又復紛更至
康熙四十年黑井竈戶李乾等具呈
鹽道李　會同
藩司議詳奉
督撫兩院批允以黑琅阿陋三井煎鹽鍋口總歸
黑井竈戶鑄造各井俱向彼領其鍋價於月領
薪銀內扣除歷數載而所鑄之鍋亦磽薄不堪
康熙四十九年提舉沈鼐於調劑案內詳請琅
井所用鍋口令竈戶自備工本於近井之直苴
廠自行鑄造每年應納鍋課鍋稅照例分納解
道奉
憲批允在案

[illegible]奉　奉旨之　煎鹽鍋口　事

行鹽地方
臨安府屬
建水州附郭　石屏州　阿迷州
寧州　通海縣　河西縣
嶍峨縣　新平縣　新化州文武歸新平縣
澂江府屬
新興州
按鹽政考行鹽原無新興州因新興與臨安
相鄰黑鹽互相攙雜不分疆界故將新興增
入琅井康熙七年內奉文查造鹺志已經造
冊定額達
部在案其嶍峨新平已非琅鹽行銷地方矣

[illegible]奉　奉旨之　行鹽地方　事

行鹽額數
建水州歲銷額鹽五十四萬觔遇閏加鹽四萬
五千觔
石屏州歲銷額鹽三十一萬二千觔遇閏加鹽
二萬六千觔
阿迷州歲銷額鹽一十二萬觔遇閏加鹽一萬
觔
寧州歲銷額鹽一十五萬九千九百九十六觔
遇閏加鹽一萬三千三百三十三觔

通海縣歲銷額鹽一十萬二千觔過閏加鹽八
千五百觔
河西縣歲銷額鹽九萬六千觔過閏加鹽八千
觔
新興州歲銷額鹽二十七萬觔過閏加鹽二萬
二千五百觔



琅鹽井志
官師志
官師
我
朝定鼎以來凡設職分任必因地損益琅乃鹽賦
重地設立提舉正官職司綦鉅即吏目一官亦
地方要職蒞茲土者顧期教愛斯民興利除弊
雖不饒美於龔黃亦可留恩於事後今父老口
碑得三四人焉雖事蹟云亡而聲施猶着爲客



不志至土捕雖未經
題然防井有責亦並載入志秩官
官制
宋元時官制無考明初設鹽課司大使天啓三
年改提舉司
本朝定鼎因之
琅井鹽課提舉司見設官二員
提舉　吏目
職官題名

前明提舉員缺多委本省廳恭署事不立題名碑記中多缺略

提舉

明

劉公仰 廣東人廩監天啟間任

陳之遠 湖廣人恩生天啟間任

吳思温 湖廣舉人天啟間任

張鍵 四川人監生天啟間任

馬良德 陝西人歲貢天啟間任



陳荀產 貴州銅仁舉人

鄧林 福建人恩貢

王紐 山東濟南人歲貢

魏國彥 湖廣舉人

陳至宣 浙江山陰人廩監

黎起龍 廣東人監生

王三徵 四川長壽人選貢

王應紫 貴州人監生

黄元昌 貴州人歲貢

段一龍 四川成都人選貢

高光映 貴州黎平舉人

黄以陞 浙江人

劉赤 湖廣人選貢

朱允備 浙江人貢生

袁有貴 貴州石阡人選貢

楊堯臣 四川人

尹三聘 江南池州人

周師尚



海寧

段瑜

龔九衢 以上俱崇禎間任

本朝

簡高 四川巴縣人順治十六年以原官投誠實授康熙四年陞任

來度 陝西三原人康熙五年任廿二西潞安府同知

朱啓隆 浙江山陰人康熙二十年任二十七年陞廣東潮州府同知

孫芝蘭 河南裕州人康熙二十七年任二十九年離任

章元煒 江西建昌人康熙二十九年任三十七年陞北直京府治中

周　蔚 江南泰安人康熙三十八年任四十六年陞山東濟南府鹽運司運同

晏兆興 浙江紹興人康熙四十七年任本年以疾致仕

沈　鼐 江南長洲縣人由貢監康熙四十八年任

吏目

前明洪武中原設鹽課司大使天啓三年改設提舉司始設吏目

明

黃朝應 四川銅梁人天啓間任

錢啓明 浙江人

瓊鹽井志　卷之二　職官　三十五

黃友竹 四川人

傅天爵 四川人俱崇禎間任

本朝

陳國勝 浙江會稽人順治十七年任十八年離任

施鳳苞 江南江浦人順治十八年任本年解任

傅心見 四川安化人康熙元年任四年告病解任

石如著 貴州人康熙四年任七年解任

張光璉 浙江山陰人康熙七年任十二年解任

徐伯昌 浙江山陰人康熙二十年任二十九年陞福建江州府照磨

張啓鳳 浙江杭州人康熙二十九年任

陳宗器 浙江紹興人康熙四十一年任四十九年十月離任

孫　復 北直房山人康熙五十五年任

大使

前明原設鹽課司大使天啓間改提舉司裁大使設吏目故大使題名附序吏目之後

明

衛文意 嘉靖間任

張名謙 四川人萬曆間任

瓊鹽井志　卷之二　職官　三十六

林一奇 福建人萬曆間任

儒學

明天啓中由提舉司選考童生暫學道收考取准分寄楚姚各學至崇禎末始設官至己亥閒滇奉裁

學正

强中衡 雲南人選貢

羅　煌 貴州人選貢

名宦

明

何文顯 籍貫失考前明任安寧州提舉清操有惠政

方沆 江南進士前明任安寧州提學仕學表優後陞本省督學道士民有先嘗饑俊管酸之謠

按二公前明任安寧提舉原人安寧名宦後提舉改設於琅因附琅志二公恩恤鹽竈不可泯沒當年琅井戶口半自安寧摘發續修琅志附入以彰功德

劉公仰 廣東人明提舉

吳思温 湖廣人明提舉

陳荀產 貴州人明提舉

陳至宣 浙江人明提舉

張名謙 四川人明大使

本朝

李興元 奉天人康熙十一年官雲南按察使時吳逆叛賊之使從公抗志不屈竟為所害恢滇後奉上行製主奉祀

謝于道 浙江人由進士康熙二十六年以翰林院檢討陞授雲南督學滇中文章風氣賴公大闢通省俱奉入名宦

曾大升 福建人由舉人官楚雄府知府郡邑俱奉入名宦

三公皆未專任鹽政但郡邑俱奉入名宦本井紳士公呈於康熙四十三年內製主入祠

奉祀

宦績



明

劉公仰 廣東人監明天啓三年任琅改鹺司自公始擘畫新政廉靜不擾民歌孔邇至今稱之

吳思温 湖廣江夏人由舉人明天啓間任興利除害慈惠撫綏詳剖學校士民德之

陳荀產 字季慈貴州銅仁人舉人崇禎間任清通蘇灶修學勵士公餘嘯咏不輟士民肖像頌德遺愛不衰

陳至宣 浙江山陰人康監崇禎間任興釐利弊增修學宮遺有善政

張名謙 四川人萬曆間任琅井鹽課司大使當土酋鳳繼祖叛兵及琅境謙提刀督土兵拒之井賴以全

本朝

來度 陝西三原人康熙五年任博學能詩文實心實政數年課足民安禮賢育才士林至今稱之

朱啓隆 浙江山陰人康熙二十年任滇南復平經剖紛吏設然以鹺牧為乙任井竈

安全衛民衣食仔活益衆陞任時舉祿無算閩井肖像於歸善寺殿右迄今觀其容貌成樂奉祖豆焉

土巡捕

琅井明季舊設土巡檢一員管理土著弓兵防衛井地天啓間土巡檢李淮無嗣停其承襲崇禎七年土賊乘隙出没刧掠井竈人民棄淌逃避淮姪孫李時泰督率巡檢司弓兵人役等追殺土賊有功地方各官申詳撫按蒙委帶領土兵保固地方時泰故子化樞頂任父職順治十六年

本朝定鼎化樞投誠蒙

撫院林　給劄授為土巡捕着令照舊管理防護井地化樞病故康熙三十七年詳奉

督撫部院批准化樞子李先實頂父之職照舊率領井兵防護地方



琅鹽井志

學校志

學校

學校所以育人才也我

皇上崇儒重道文教誕敷自成均以及黨塾莫不有庠序學校琅雖一隅多忠信文學之士科貢蟬聯不絶亦詩書禮義之鄉也志學校

文廟

正殿五間上懸

御書萬世師表匾額

東西兩廡共十二間　戟門三間　櫺星門三間

名宦祠三間在戟門外左

鄉賢祠三間在戟門外右

明倫堂三間在啓聖祠前

啓聖祠三間在大殿左

歲仲春秋上丁前一日省牲留期陳設致祭先祭

啓聖公畢恭祭
先師各官齋生隨同行禮司官主祭祝告

祭器

登一　鉶十六　簠十六　簋十六　鼎十三
燭臺十三　雲雷罇一　犧罇一　壺罇二
象罇一　爵盞二十四　毛血盆二十四
盆一　折制一　匏斗一
以上俱銅鑄共一百三十一器康熙四十二
年提舉周蔚製



樂器尚俟補製

本井先未設學寄籍弟子員分寄安寧州楚姚二府所屬各學明天啓中提舉吳思溫詳請創建以井地人文漸盛議照各省鹽運司例詳請設學於司治東買置民房建立
文廟崇禎間署司事永昌推官陳荀產都司斷事陳至宣相繼增修建造門廡詳設祀典明末始設教官張中衡羅煌
本朝順治己亥開滇奉裁寄籍弟子員仍附各州縣學康熙四年提舉簡高以舊設廟基卑隘移建左首吉地大殿兩廡名宦鄉賢明倫堂戟門櫺星門泮池俱全有記齋生楊奎宿監道康熙十二年癸丑提舉來度倡率紳衿重修又建啓
聖祠三間後燬於火康熙四十九年提舉沈鼐重建

按琅井儒童舊係定遠縣稟考送府天啓中署司事楚雄府通判馬良德詳分井童歸提舉司考稟送本府覆考送道取准撥入各學康熙二



十七年提舉章元煒詳請直隸儒童井考徑行送道不轉府試至提舉周蔚送歸定遠縣考諸童有煎辦之責越井赴考大爲不便也

義學附

義學原爲貧寒而設琅井從未有之康熙四十九年提舉沈鼐捐貲敦請名師開館訓課遠近孤寒皆聞風肄業鹺政之暇親命題校藝進就諸生四十年來科目久停頓然復發人材之賴於培育亦甚重矣

# 琅鹽井志

## 選舉志

我

朝弘開選舉博采人文致遐邇荒陬樂

盛世之化育敦禮義奮詩書比比皆是琅地雖小

登鄉薦者代不乏人作選舉志

### 舉人題名

明

段拱宿 定遠縣學生崇禎己卯科副榜拔貢中壬午科鄉試第十九名歷官知州清白自守不異寒士井地登科自此始



本朝

李垚 安寧州學生康熙丙午科鄉試中式第二十一名

楊潤生 楚雄府學生康熙辛卯科鄉試中式第四十六名

### 武舉題名

本朝

朱煊 定遠縣學武生康熙己卯科鄉試中式第五名

### 貢選題名

明

李四勿 恩選貢官知縣

蘇一陽 歲貢

李方大 歲貢任教授

高夢說 選貢官教授

張鵬程 歲貢官教授

張文全 歲貢

高愈光 歲貢官教諭

段顯猷 歲貢

施溥 歲貢

景光霖 歲貢任訓導

李義 歲貢

楊鳳翔 恩選貢

張應辰 恩選貢官教諭

楊登 歲貢

段容莊 歲貢

楊初泰 歲貢官學正

李繼白 歲貢

楊兼善 選貢



本朝

張約敬 定遠縣學歲貢考選訓導

琅鹽井志

壇廟志

設立壇廟原為福

國佑民所以重祀典也琅井祭祀悉與州制同但

滷脉濟通

龍王實惟主宰每禱必靈四時致祭皆無缺略志

壇廟

風雲雷雨山川壇

在司南歲仲春秋上戊日陳主以祭中祀風雲



雷雨神左祀山川神右祀城隍神

社稷壇

在司北祭期同例需備祭物司官主祭祝告二

壇久廢今每祭則就舊址設棚供事

文昌祠

在文廟西祭

先師後致祭

魁星閣

在泮池左

龍王廟

一在井上康熙四十四年提舉周蔚重建

一在寶應山麓石興龍寺年久傾頹康熙五十

年提舉沈鼐捐貲重修歲仲春秋上戊日七月

初一誕日需備祭儀司官主祭祝告

城隍廟

在司南開井時建提舉尹三聘蔚高相繼增修

年久傾圮康熙五十年提舉沈鼐捐貲重建每

歲仲春秋上戊日合祭南壇屬祭日迎神主享



五月二十八誕日需備牲醴司官率屬致祭凡

司官新任到日謁廟宿三然後視事

土主廟

在奇峰山麓先有神石土人祀之後有水漂神

牌至山腳瀠洄不去居民取視之即土主牌也

以為神所憑依遂就神石設像於上搆祠棲之

靈應如響禱祀不絕正月初三誕日司官率屬

致祭

關聖廟

在行署左井脊楊永濂建提舉尹三聘重葺內
供
龍亭為習儀拜
牌慶祝
萬壽令節之所提舉沈鼐製
聖諭牌每逢朔望日傳集紳士竈丁鄉耆保甲居民
人等於此宣講
上諭十六條五月十三誕日司官率屬致祭
演武場



在西門外歲霜降節例祭
旗纛神
屆期土巡捕具祭禮司官率屬致祭畢點視井
兵較閱兵器
厲壇
在司東北凡清明中元十月朔日迎城隍主之
司官率屬設祭孤魂

琅鹽井志
人物志
夫山川鍾靈
國家毓秀人物之生不限於地琅雖褊小其間忠
孝節義之倫文章道德之士間亦有之今當
聖天子教化浹洽接踵奮起者尤後先輝映為志人
物

鄉賢

明



高夢說 選貢任湖廣襄陽府教授出仕方正持躬居鄉長厚型俗天啓間鄉飲大賓

張應長 恩選貢任湖廣巳東縣教諭訓迪諸生多所造就歸里安貧守禮鄉黨稱服崇禎間鄉飲大賓

張鵬程 歲貢任四川重慶府教授經明行修正以訓士里居崇禮範俗以孝友稱壽登耄耋崇禎間鄉飲大賓

楊初泰 歲貢任湖廣茶陵州學正署本州篆遇賊入境率民死守不為少挫居鄉端謹士民矜式

文行

明

張先猷 賦姿穎異善志若窓博通經史弱冠能文教授生徒羣皆推服早年鄉為雅重自奉儉樸謙和不予時事惟課子訓孫詩酒自樂誠先進之典型後學之楷模也

景同春 苦志詩書行優學博訓誨生從多所造就後登鄉為謀謹自安惟矢孰厚諸終趙氏列節皆其忠厚之根也

本朝

楊廣生 別號靜翁居士生平喜讀書性剛止家徒四壁安處泰如窮居教授生徒詩書不倦并也在庠諸生半出其門晚年著為汪人甚多嘗寫破樓詩四章備歌自娛楚卯學鐸孺寶樹有破樓先生贊序吳之

李惟精 孝康立之子聰明穎異絕有乃父風附堂講學閣發書理雖沒沿淺近之古無不明遺從事者多所成就

耆隱

元

景善 元將人裴詔景莊王從裔初家鄧川善父名甫者始還於琅遂為琅人善生平睦里好施常鑄洪鐘懸狼之觀音山寺中每遇溪水氾漲鳴鍾輒息頗著靈異元至正十五年充本井寺院提點興廢衆墜樂善不倦事年六十有九卒葬井北点池山其墓碣銘曰始鄧川終琅井不忘先真姓景鄉題曰里綱領銘於石家聲永石碣至今尚存貴生光裔孝廉同春即其從也

明

陳璽 安寧州人年十九登崇禎辛未科進士歷官長沅副使改叙歸就居張展自事吟詠惟情山水間常進奇峰挽壺閣題詩留壁著有太極圖說家參說行世

楊統雄 字正宇本井人歷官衛華居鄉淳謹日以止水自娛年登期頤無疾而終

孝子

明

李中山 井民性至孝母病刲股以療母卒廬墓三年克盡子道

烈女

明

賈氏 井人段志純妻武德衛經歷段汝奇母年二十五歲夫死守節撫子成立隆慶六年誥封為太孺人旌教內有處家勤慎衷德靜貞顧早逝於琴瑟節猶勵於桑榆等語

謝氏 庠生楊中正妻年二十四歲守節撫子嘉靖乙卯定遠縣知縣劉名猶存寡表其門曰節孝可嘉今康熙辛卯科舉人楊淵生即其裔也

張氏 庠生李大中妻明末吳必全叛兵及井張慫為賊為投河死

本朝

趙氏 孝廉景同春妻康熙辛亥歲景患疽殖調養盡痒景得趙自縊以殉年甫十九合葬魚池雲南知府高顯辰作解楚碑同知吳閣廱定遠知縣田元惶作詩集司經歷程封作論本井提舉來度作傳其之

臺氏 庠生張翊漢妻年二十九歲夫死子伯斌甫一歲守之成立入庠康熙四十九

年通學公呈申詳蕃憲表其門曰冰心松節井司沈龍表其門曰堅貞畫荻見年七十有九歷苦節五十載如一日蓋其秉性靜貞然也

段氏 井民楊悅妻年二十歲夫死姑憐其無子且幼欲嫁之業除許人將行禮段知之弗從數日不食以死自誓竟不能奪於是年終惜未旌獎

王氏 庠生王正蕃妻年二十七歲夫死不二其志特蕃方撫孫氏術舟自矢撫子入泮迄今年逾六十康健可欽尚未詳請旌表

習氏 庠生楊應錫妻年二十七歲夫死守節奉翁姑撫孤子學不倦適平日起居端莊性成非至純成爾守靚其而里實欽之情未旌表

仙釋



明

楊波遠 樑倫、號神明大士相傳唐時永嚴中常騎三角青牛直達遨四方能知鹹泉所在今鎮鹽井皆述指聞云

天文 定遠西中人九歲投本井開峯寺出家成行清白日事諷禮康熙戊中歲沐浴焚香談偈而逝時年七十有九偈曰我本一物從備度骨生長西冲九歲出谷升師大質開峯住足守山七旬泰岳僧谷本谷是禪乎等是佛色即是空本無一物

逸事附

異夢吞山

明正統中井人楊彥章夜夢吞山忽生膂力

時靖遠伯征麓川章隨征每衝鋒輒有斬獲後爲忌者中毒方陷陣毒發死之僵立不仆賊莫敢近

牛生三犢

明崇禎己卯井東民家有牛一產三犢其後產者尤澤異常本年井生段洪宿中鄉試副榜拔貢壬午中鄉試十九名人以爲井地發科之始兆焉

禾生兩穗瓜生並蒂



康熙六年丁未井禾多兩岐馬鞍山所種瓜俱並蒂八以爲奇

蓮房生花

康熙七年戊申紺海寺池蓮房孔中俱發小花色紅可愛井衆聚觀詫爲希有

# 琅鹽井志卷之三

## 藝文志上

藝文所以倍今而傳後也故漢隋唐宋之史皆列藝文則志之有藝文由來尚矣琅雖僻壤自開設以來久通文教且鹽賦重區人民聚族是以首列

御製一十六條朔望

宣講次錄

上憲撤示井司申詳有關井竈者無分今昔悉載之後至若井竈山川寺廟觀宇或記或序亦各采其雅者而志之志藝文



本朝御製

聖諭十六條

敦孝弟以重人倫

篤宗族以昭雍睦

和鄉黨以息爭訟

重農桑以足衣食

尚節儉以惜財用

隆學校以端士習

黜異端以崇正學

講法律以儆愚頑

明禮讓以厚風俗

務本業以定民志

訓子弟以禁非為

息誣告以全良善

誡窩逃以免株連

完錢糧以省催科



聯保甲以弭盜賊

解讎忿以重身命

提舉沈鼎於退食之暇箋註淺解每月朔望日傳集紳士竈户居民人等宣講化導

行修滇志牌

雲南布政使司布政使加一級李　為續修滇志以成全書特廣搜羅用資採擇事康熙五十年十二月初七日奉

巡撫雲南都察院加七級紀錄四次吳　憲牌

切照省志之設
國史攸關欲圖傳信將來務在及時採錄查雲南
省志自康熙三十年續修而後於今又二十年
矣此二十年中我
皇仁殊恩異數雲被滇民者不知凡幾士大夫宦遊
此地嘉猷懿績卓卓可傳者不知凡幾而且孝
子悌弟義夫節婦足以助宣德化振舉綱常者
又不知凡幾名文傑作雅咏新篇可以黼黻山
川流光六詔者更不知凡幾使不及時記述則

年深日久採擬愈難此地方為民上者之責也
督部院與本部院奉
聖天子命鎮撫茲土凡一切興利除弊有益於地方
百姓者業經次第舉行而又念省志一書關係
不淺分之則十五國風各存掌故合之則
一朝典冊永勒名山故今時述作之功即他日董狐
之地
督部院因與本部院會商續修滇志為此牌仰
該司官吏照牌事理即便會同按察司糧驛道永
學四道轉行各屬若府若州若縣著令殫心搜
訪極意披尋自康熙三十年後凡地方事蹟有
關史乘者悉照滇志舊例分類纂成具文申報
俟本部院衙門以憑逐項查核分別去取寧
謹毋濫寧實毋虛寧詳勿略毋掛一漏萬毋草
率虛應故事毋得怠悞躭延限牌到一月內繳
各竭微顯闡幽之力用成信今傳後之書文獻
足徵汗青有託至一切紙張筆墨之類所費無
幾該地方官自行捐備不許借端科派貽累地

方如敢故違定行叅處慎速慎速等因奉此除
移會
各司遵外擬合就行為此牌仰該提舉司官吏
遵照施行
新興行鹽定案牌
督理雲南分巡通省清軍驛傳鹽法道謝　為
悖制奪界等事該本道看得黑琅二井互爭新
興州行鹽地方一案案查康熙二十五年十三
月內前道郭副使於顧天賞復行鹽疆界等事

案内詳將新興一州仍聽琅安二井行鹽惟令
各屬嚴緝私鹽可也等因詳奉
總督雲貴部院范　憲批如詳飭行各井官及
各商遵照行銷并飭令各屬嚴緝私販可也仍
候
撫部院批示繳奉此先奉
巡撫雲南都察院王　憲批如詳仍候
督部院批示繳奉此又於康熙二十五年十二
月内提琅井提舉司詳為強鄰仗課壓境悖制



奪界等事案内詳奉
總督雲貴部院范　憲批並未更張何遽詳瀆
仰雲鹽道飭知遵照繳奉此又奉
巡撫雲南督察院王　憲批前據道詳裒多益
寡如澂江府所議以新興歸併黑井行鹽今琅
井竈戶楊克讓等控顧前來事無兩是之理該
道專司鹺政新興應歸何井必有確見仰驛鹽
道定議通報繳奉此隨經前道郭副使詳議將
新興一州仍照現行事例不必另議更張詳覆

註銷在案又於康熙二十六年七月内據琅井
提舉司詳為大井悖制奪界小井受害無休等
事案内詳稱黑井竈戶爭奪新興行鹽一案告
無虛日案積如山請乞咨
部查明新興或黑或琅
本朝自有一定之經制庶兩井之爭訟得杜後日
之葛藤永斷等因詳奉
督撫部院批行孔署道詳議將新興仍照現行事
例行琅安二井之鹽詳奉



總督雲貴部院范　憲批如詳飭行遵照仍候
撫部院批示繳奉此又奉
陞任撫部院石　憲批新興一州既照現行事
例買食琅安二井引鹽其黑井竈戶何得紊更
如詳飭行各照定額行銷毋許混瀆仍嚴禁私
販以疏引課并候
督部院批示繳奉此俱經節次詳奉
憲批飭行各井官遵照在案今黑井提舉司詳
據竈戶楊運亨等訴為均課行鹽等事一詳意

欲覬覦新興一境行鹽致有琅井提舉司詳據
竈戶段勝等訴為悖制奪界之控也及查琅井
提舉司詳內檢閱卷宗有一於康熙二十年十
一月內李孝先等告爭新興六案鑿鑿可據今
若一旦更張益此損彼徒事紛爭終屬無益合
無仍循舊制之為善也緣係遵奉
憲批查報事理本道未敢擅便相應詳請伏候
憲裁批示以便飭行各該井官遵照以杜爭端
可也等因呈詳奉批仰嚴飭各該提舉遵照舊



制行銷毋任滋妄爭瀆仍候
撫部院批示繳奉此先於康熙三十年九月初
六日奉
巡撫雲南都察院加十級王 批同前詳奉批
如詳飭行仍候
督部院批示繳奉此擬合就行為此牌仰該提
舉司官吏遵照
憲批牌內事理即便遵照舊制行銷額鹽毋任
滋妄爭瀆并具遵依報查毋違

## 琅井復直隸牌

雲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加三級佟
為請復直隸等事康熙四十五年三月初三日
奉
總督雲南部院加四級貝 批據本司呈詳前
事該本司查得黑白琅三井提舉請復直隸業
經本司詳奉批允飭行遵照在案今據姚安府
甲詳白井既云直隸嗣後交代毋庸知府出結
亦無參罰之累到司當即移准鹽道移稱今該
提舉既詳請改為直隸自後一切鹽課交代事



件惟聽新舊二官交盤明白出具印押冊結徑
申本道衙門查核似不必仍令該府出結等語
移覆前來本司復查三井提舉惟督煎辦課原
與知府無涉今既改為直隸嗣後一切鹽課交
代事件惟聽新舊二官交盤明白出具印押冊
結徑申鹽道查核轉報似不必仍令如府出結
以免擾累是否相應詳請
憲臺俯賜批示永為定例遵行等因奉批仰候

撫都院批示繳奉此同日又奉
巡撫雲南都察院加二級佟　批據本司詳同
前由奉批如詳行仍候
督部院批示繳奉此除行楚姚二府遵照外擬
合就行為此牌仰該提舉司官吏遵照毋違
井復直隸示
雲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加三級佟
為請復直隸等事康熙三十五年二月二十一
日准

驛鹽道咨據白井提舉司申詳姚安府出示禁
止五井五排不許答應夫甲夫役闔井生員不
許伺候謁
廟行香差拘鄉保滋擾不休詳請分晰井界申詳
到道據此為查黑白琅三井請復直隸凡井上
逃盜命案移解地方官承審其捐輸一項年將
所捐穀石運至地方官倉貯聽候知府盤察惟
遇有井地等事協力共緝不得隱匿狥庇并膜
視不問其一切
欽部事件該提舉徑奉徑申業蒙貴司詳奉
督撫部院憲批如詳飭行遵照移道轉行遵奉在
案本道細繹前詳至公至善地方井地各官自
宜凜遵何該府一旦不遂其欲借命盜而搜求
父門毆口角火甲門差生員謁
廟伺候行香如此之細故動令掣肘是誠何心耶
且
欽部事件亦令其徑奉徑申何況此等之細故乎
且鹽課

朝廷兵餉井地原無城郭火甲門差巡更守宿凡
有城池州縣何獨不然耶至井官亦屬
朝廷一命以竈生而伺候井官行香豈無過分乎
且竈戶類皆窮丁一日有一日之業一丁有一
丁之課若遇事生風連累波及墮煎悞課誰任
其責本道職司鹽務相應移請示禁緣由到司
准此為照井地煎鹽辦課兵餉攸關稍有墮悞
即干處分且三井原有疆界今既改為直隸各
有專責難容彼此牽混茲准前因合行飭禁為

此示仰琅井紳士鄉保排甲竈民人等知悉嗣
後凡井地界内竈民遇有真命大盜案件聽井
官移解地方官承審其查緝逃盜及平常爭角
輕生一切細故鄉保就近投報井司該提舉徑
申徑覆亦不得攙越界外其井司拜
牌謁
廟行香宣講
諭各井生員俱照前伺候排甲居民仍前承直中
撫亟歸安業毋得府州差擾逃匿畏避因有悞



煎燒辦課倘有府州差官役擅行到井借端滋
擾許該井官立即具報以憑拏究不貸特示
康熙四十五年二月 日示

煎鹽鍋口 請歸井自行鑄用詳 提舉 沈 鼒

看得琅井煎鹽鍋口歷來原係竈户自行就近
赴廠買鑄供煎年終照例分納定遠縣苴苑廠
課銀二百四十兩内十分之三該銀七十二兩
此舊例也其在衆竈一年之中各家所用自必
多寡不同斷難畫一此亦情理之固然者乃近
年以來歸之黑井鑄造每年定以八百口扣去
鍋價銀八百兩是三十二竈百十餘家無分用
鍋多少齊去其價矣且自康熙四十五年鍋商
史有文所鑄給者咸皆輕薄不堪各竈匪獨重
價受累而更有買添之苦故無怪乎有急救衆
命之訴也但舊課新增萬難虧缺應令衆竈按
數照分認將所用鍋口免商鑄給將聽各竈户
就近赴苴苑廠自行買鑄堅厚之鍋以供煎辦



俾免若輩藉口墮悞是亦調劑窮竈之一端也
是否恩出
憲裁 卑職 未敢擅便為此具申奉
雲南按察使司兼攝驛傳鹽法道事李 批仰
將四十八年未領之鍋作速分散照完鍋價其
自四十九年起該井應用鍋口如詳責竈分鑄
照納鍋稅該提舉仍出具年該應完鍋課銀若
干兩按季完納不致誤延遵依印結報查繳

請通行廣勸種樹詳 提舉 沈 鼒

竊惟滇南通省財賦之額鹽課居其重也卑職
琅井年納課款等銀一萬三千餘兩雖僅黑井
十分之一然較郡邑地丁之徵可謂倍倍矣
且分釐皆屬餉需一奉
部撥按月支放刻難緩待是鹽課之關係誠為
至重者也但課從鹽辦鹽賴柴煎柴乃煎辦之
本烏容缺乏伏查當年議定每月給竈薪銀之
數彼時之柴離井不過三四十里買賣之人一
日往還故其價平竈易煎辦歷今年久近山樹



本所伐已盡於今所燒之柴皆離井百五十里
甚至二百里外必越數十重叢山峻嶺始能就
其小溪築壩蓄水數番短盤漂運至琅溪源頭
及漂放到井不惟沉埋折耗而且耽延日期春
冬水涸莫能發行夏秋暴漲又苦漂没所以柴
商絕跡竈坐困窮皆由山遠柴貴月領薪銀不
數供煎之所致也查附近井地山場非不可種
植樹木蓋以民情難以經始向無勸教之今且
有戕竊之風故民間不務樹蓄近井四望一派

童山卑職於昨年春夏之間勸諭井民購買松
種佈種於今覌之數雖無多咸已出土成望有
其效矣然種植樹木非同禾稼春種秋收必俟
十年而後成用若今不種植十年之後從何望
耶況愈遠而愈難課餉民食何以攸賴卑職荷
蒙
洪慈多方作育仰見
憲臺孜孜圖治誥誡嚴明愛養黎元之德有加
無已卑職敢不仰體因地籌維具申詳請伏祈



憲恩俯賜批行楚姚二府檄令附近黑琅兩井
之定遠楚雄廣通姚州等各州縣責成鄉保里
甲廣為勸諭各所屬之紳士軍民漢彝人等凡
有山場阱道可種松栗樹木者無論離井遠近
有無溪河必乘此春夏之時廣為種植如有仍
前荒閒地土懶不種者懇飭該地方官着令有
力之家種為已業既種之後冬春二季必嚴野
火不許燒山倘或不遵定按燒傷數目責令賠
償仍加以法其四時皆不許牧放牛羊牲畜入

地踐踏樹長之日嚴禁偷竊更不容豪強侵占
倚勢戕伐違者詳究務令彼此接續栽培則數
年之後匪獨煎辦有資即種植之家亦收利益
未必不為斯民之補也緣係詳請事理卑職未
敢擅便伏候
憲臺俯賜批示遵行康熙五十年五月二十五
日奉
布政使司憲牌奉
總督部院郭　批據本司會同驛鹽道會詳看
琅鹽井志　卷十三　十四
得琅井提舉司申詳請於附近黑琅二井之定
遠楚雄廣通姚州等州縣勸諭紳士軍民漢彝
人等廣為種植樹木以供煎辦一案奉
憲批司會查本司遵移鹽道并行楚姚二府查
議去後今據楚雄府詳稱近井地方可以種植
樹木之處漢彝人等定能栽培未肯荒閑其間
或有空曠非磽瘠不毛即有別用若聽他人佔
種勢必爭端紛起況雖豚牛羊全賴水草滋生
如禁山場牧放何以為養畜之需至春冬燒山

責令賠償查滇省重崗複嶺空山失火知為誰
氏之炬沿村查究必多滋擾惟有責令鄉保廣
為勸諭凡有可種松栗山場盡力栽植至提舉
所詳空閒地土懶惰不種者聽有力之家種為
已業並禁放畜燒山責令賠償之處均毋庸議
等因又據姚安府驗據姚州申稱州屬平川難
以種植樹木至於山阱俱係劖壁飛巖犂鋤難
施間有平坦之處又屬里民開種蕎麥以抵錢
糧各項等因前來本司道覆查勸諭種植固屬
琅鹽井志　卷十三　十五
善政而因地制宜亦必聽從民便今附近井地
如有可以種植樹木者應飭行楚姚二府勸諭
民人廣為栽植其所請空地懶惰不種聽有力
之家佔種之處難免爭端未便允行至民人畜
養牲畜亦必牧放有時毋許混放每遇春冬之
際小心防範野火毋致燎原可也緣係奉批查
議事理是否允協本司道未敢擅便相應詳覆
伏候
憲臺鑒奪批示遵行等因奉批如詳行仍候

撫部院批示繳奉此同日又奉
巡撫都察院吳　批據本司道會詳前事奉批
如詳轉飭楚姚二府廣為勸種并行該提舉知
照仍候
督部院批示繳奉此除行楚姚二府轉飭所屬
州縣遵照外擬合就行為此牌仰該提舉司官
吏知照

革除陋規以恤苦役示　提舉沈　鼎

照得本井煎鹽三晝夜方成一鍋祇因山遠柴



貴以致煎辦維艱本司日臨井竈督催目擊其
苦正思調劑更有各行人殺牽多貧窶至若井
兵緝私責重月領工食之銀不敷各役身口之
用本司下車以來細加查訪不謂此等人役於
工食之中尚有生辰令節一年四次按其大小
出銀多寡或一兩二兩以至三四兩不等甚且
外有門包通計每次去銀一十八兩交送提舉
司衙門稱係陋規相沿已久嗟此苦人日夜勞
力所得些須以糊身口豈堪借此陋規以供官
用其所用者心能忍乎自今以後永行禁革合
亟出示曉諭為此示仰井竈鹽倉各行人役並
井兵知悉嗣後爾等每月應得工食銀兩各照
數交領小心應役井兵如意緝拏私鹽其每節
於工食中交官銀兩永行革除倘諸頭人等有
私行派收者許受派之人指名密稟以憑拏究
各凛遵毋違特示

康熙四十八年十二月　日示

議減井價詳　提舉朱啓隆



看得從來琅鹽之壅滯其故原不在鹽多不行
其病實在價高難銷也蒙
前任鹽法道奉文大減鹽價今軍民均食賤鹽
此誠
本部院首懲鹽政之成效也查琅井鹽政奉文
歸竈以來自二十六年正月初一日為始竈户
遵照新定事例將正月分課工額鹽盡數煮出
堆貯在倉查有建水通海等處商販到井與竈
户買賣通盤合算僉云琅井每鹽百觔井價三

兩一錢再加駝脚七錢席索包裹二分柴廠遵
照詳定稅銀三分三釐三毫包納新興過坐稅
二分四毫五絲通海行坐稅銀一分九釐二毫
各口岸進店出店二三分不等每駝塘撥鹽三、
分總計出井價值共三兩九錢五分三釐客身
店用尚不與焉駝至昆陽總店賣價止有三兩
八錢是空費辛苦徒賠盤費每鹽百觔還要折
本一錢五六分即此昆陽一處類推其建水等
七處亦可概見矣從來將本求利原要養家糊
口誰肯做此折本生意怏怏而去且有來者亦
聞風而走矣今正月告終鹽不出井不知此月
八百兩之課欵九十六兩之稅銀將來又作何
追賠矣伏念
國課州流若不據實申請調法調劑眼見決裂關
係非小卑職曉夜憂思補救無方再四思維不
得不剜竈户之肉以醫商販之瘡惟有核減井
價疏通商販而已查琅井每鹽百觔井價三兩
一錢應否每鹽百觔核減四錢止定井價二兩



七錢將此核減之數算作商販行鹽利息則鹽
路自通庶課不通而販不病也但井價一減不
免損竈益商煢煢竈户又萬難供煎況上年十
一月間蒙前任
鹽憲按井較煎科算工本清查家口推敲殆盡
卑職原不忍一旦詳請議減井價是火上添油
益滋賠累總為
國計民生起見出乎萬不得已也今查琅井現行
事例竈户月煎鹽一十二萬觔合無詳請
憲臺俯循開滇先例官三竈七竈户月煎鹽一
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觔每竈循照舊額日
領滷二十桶將此一萬三千三百三十三觔准
補竈户核減井價每百觔四錢之數誠一舉而
兩得者也伏望
憲恩俯念課餉重大商竈表裏萬難偏累俾得
允從不獨課餉有賴而萬姓莫不歡呼也等因
申詳奉
憲批允遵行在案

借官本詳

提舉 沈 鼎

該本井提舉沈鼎查看得窮極呼天疾極呼父窮極疾極未有如今日之瑯竈者也瑯井竈戶困敝之已深總緣滷薄柴貴工本費繁煎熬日期必須二晝夜方成鹽一鍋較之各井艱難數倍所以月領薪銀不敷供煎從前遇有缺欠竈戶每向商人借貸銀兩以作柴本但目今商人繁難資本有限按月供辦鹽價完納課欵猶有不能再為代竈那本恐致課薪兩悞若竈無工



本備柴勢必煎辦不前此誠商竈兩困急宜調劑茲據眾竈訴援各井借給官本之例懇請轉達前來卑職覆查竈戶煎鹽以柴為本若不乘此交秋之時預為料理來年之柴則至臨時必有停煎悞課之虞卑職身任井職目擊顛危安敢緘默壅於

上聞故為冒昧據詞詳請伏乞

憲恩俯准照黑白等井之例於

題留濟竈官本內借給官本銀三千六百兩以為預備柴薪之用其銀自五十二年正月起每月於竈支商人鹽價銀內扣交

憲庫銀三百兩總於年內全完無欠匪僅竈困漸甦而

國課民食兩有攸賴矣緣係詳請事理卑職未敢擅便伏候

憲臺批示遵行等因康熙五十一年六月內申詳

本道劉 轉詳



督撫兩院批允借給在案

琅鹽井志

藝文志

重建學宮碑記

聖天子徽典右文必先臨雍釋奠　勅天下之學宮而鼎新之由京畿以至郡邑遍及乎王化所通之地莫不知有庠序學校之教盛治昭垂歷可稽也故重學宮以重人文重人文以重士風士風振而國家收實用之才矣余生蜀而古渝自象勺之年粗知讀史至昌黎韓公知潮州范陽



公祖知袁州皆於固陋之邦建立學宮丕彰文教每私心計之日吾儒根本之地洵在膠庠異日壯而得行當以興起為任竊有志而未逮也倏焉日征月邁地北天南負笈滇雲謬明

簡命職司鹺務時抱鵜梁未涖任時意以井竈課餉之外無餘事也入其境覽山川秀麗人物離奇戶口之中儒生居其半且風土淳厚科貢蟬聯雖不能娩美於通都大郡亦仁里可風之俗也至行香告廟入舊設學宮見殿宇湫隘方向偏倚如因陋就簡非惟有褻於

先師而亦有局於風氣矣於是謀諸紳衿欲為鼎新悉輾然俞諾鼓舞欣從遂擇吉庀營捐俸起建上而

聖殿傍而兩廡並明倫堂署外而櫺星門名宦鄉賢祠文峰拱向泮池源流譬畫九年厥功始就外買置學田以供香燭用著永久之需雖不敢謂有功於

聖教亦求無負成童之初志而已至於師儒之職



井地舊有專官時因

鼎革合歸定庠幸司鐸者源源而至升堂講學鼓勵生徒俾余育才養士之念時有以勃發而愉快矣多士體余素心懋勤精進從此賢才蒸蔚科甲烟麟家珍國棟代有其人風虎雲龍世逢其遇共慶文風之永振焉耳雖然莫為之前雖美弗彰莫為之後雖盛弗傳尤望後之君子宦於斯者有同志而時加補葺焉庶乎億萬斯年永垂弗替已因叙其事以為記云

## 祭器碑記

提舉　周　蔚

聖天子崇儒重道遍
敕天下鼎新學宮備樂製器尊祀
至聖禮莫隆焉瓊井地雖彈丸而人文炳盛舊經設
學自明迄今春秋不廢祀事己卯春余涖茲上
身親祭典見黌宮廟貌巍煥可觀多士駿奔彬
彬足美但列之几筵者皆上墦瓦簋凡諸禮器
缺焉未備夫牲牷器皿一物不備不敢以祭禮
也有祭無器褻也殊甚爰捐俸倡諸紳士遵式



鑄造已具大概願後之當事缺則補壞則更留
心藏貯無致散失是亦修明興禮仰體
崇儒重道之一端也如曰製器以薦馨香必作樂
以和神聽此又俟之君子所造祭器列之於左

## 重建司治碑記

提舉　尹三聘

蓋聞本方來龍自蒼山發脉與黑井同幹聯枝
逶迤於魚池過峽而司治乃財賦之區氣運關
乎一井憩遷於魚池之吉地也惜乎人傍井居
署從民便所以坐向悉皆差謬曩司坐東朝西
丑山未向朝對之沙飛水走湫隘若坐井觀天
且內署建有一樓如箭直射井面匪獨公衙有
礙而闔井之受病無窮矣去年十月余始來宮
見其堂與額朽風水失宜良所深慨既欲斥正
適兵燹之後歸鴻方集新桂米珠非一磚一木
何敢妄議更僕迫秋仲時事漸佳物阜民康勃
動經營之念籌衿畫庶輿情翕然惟工程浩瀚
所費不貲困敢動支正供又不敢妄派民間數
百餘緡皆出稱貸躬自指畫董督遷改坐東北



朝西南艮山坤向面迎五岳佳氣仰對三台秀
山庀工於己丑十月朔先建後堂次大堂六房
寅賓館土地祠又捐三十金買民人李騰龍等
屋基以為衙舍自前至後煥然一更嘗聞蓄極
而通必將大發移星轉向之後地靈寧有不人
傑者乎從茲人文蔚起井滷豐隆恢弘千載之
模非衹一己之便夫鷦鷯巢林不過一枝豈因
居之卑陋而圖壯麗美觀也哉茲當落成爰登
於版以記始末云

琅井記

鹽大使 李苾

天地有自然之利無人作成之雖有利興與古
今有自然之利無人因革之則其利必敝人知
人之需利不知利更需人也昔唐劉晏以御史
大夫領節度鹽使地雖甚遠低昂利害故下不
病而資用饒漢汲長孺守東海時在朝夕卧擾
鹽鐵之利長孺靜以劑之間易然簡而國賦民
食兩裕焉利之需人不綦重哉余謬膺
特旨復任滇省鹺政於甲申陽月單騎啣



命而至難稔悉各鹺司之賢否井竈之困頓敢曰駕
輕就熟耶益加採風謠資故實盡求利弊而張
弛之然一人知識有限所賴二三曉人共挾成
焉今滇處西南之極萬山層疊石田磧土正供
寥寥邊徼兵糈半於鹽筴是賴滇之鹽井有八
課之最重者其一曰黑次曰白琅居其三琅井
之舊聞矣唐宋時無考元時有土人景善充琅
井寺院提點琅之名當自元始自元迄今幾經
歲月未聞修葺者且鄰溪壑淡水浸溢工本倍
貴井深數十尺汲用皮囊以韋索盤車而上
術亦勞而且拙適乙酉春鹺司周子目擊其敝
且懷具文請修余可其請周子乃割俸鳩工可
仍仍之否則易之因其勢度其宜變通其制料
砌階級循達井底不事盤車上下提汲便矣加
疏鑿一池以貯鹹水別鑿一池以分淡水源青
流潔冴然洼然索青而線白毛髮可鑒復於某
上結危樓望梵宇縛櫨節梲瓏瓏幻起若蜃樓
雖曰修葺其功實與創始等噫向之敝且壞者



今則煥然新矣向之勞且拙者今則逸而巧矣
始事於陬月畢相落成請記於余曰琅井自古
從無碑記請一字為榮且歸功於余余笑曰余
何功子能善體余心余樂成子志而已因思臨
晉之碑蔡邕表焉征南之績峴山記焉銘功勒
德自古不廢且碑記者正袞今日而鼓後來未
必非勸懲之一助余何惜一言竊慨今之服官
者傳舍其官僉為籠鶴攜琴不識明年何處其
不因循膠柱者誰乎周子異是噫今日之周子

安知異日不可與唐漢諸君子爭長耶為之記

壽井樓記　　提舉　周　蔚

何地不可樓也樓於井上凡以為井也歲丁卯余倅楚雄聞井九顧弟弗深考後報最授白井以內艱不果任己卯補授琅井提舉司既涖任疑且駭余初入滇聞人之語財賦者莫不曰鹽井語盈腴者莫不曰鹽井不知鹽出於滷滷出於井煎有竈給有數課有額火用薪釜用鐵主伯亞旅以左右之饔飧餉饁以飲食之歷三日暮鹽乃成且司之以官以重考成也防之以兵以杜私售也稱以較之以定其多寡也鋸以解之以便其輓運也其支也有商其行也有地其嚴切著明有如是者而官者計日以督之否則失期按數以程之否則缺額而竈者採於山糶於市寒暑不得休息乃接資其餘羨以為身日計否則三尺繩其後其艱難勞若有如是者而傍觀者視為金穴抑獨何哉每觀交接時輒遣課且四五千兩問之竈竈者曰井味變煎不敷



課因之耳余察其狀盈腴之家什困頓之家倍蓋井水淡則柴薪工本費課之逋也是其咎在井井之咎在鹹淡不分別未嘗一日去諸懷今乙酉二月諸竈者以修井議請於余余善其舉為具文達　鹽憲報曰且以設法修理相勸勉余乃會集井之紳者衿者耆者官者偕至井上經營荒度俾各抒所見議以克合余曰設官以迄今修固未之聞也余服官茲土國計民生惟余是問余罔敢辭勞瘁陳子爾職吏目與余同官爾其夙夜視事以佐余不逮李子爾職巡捕爾既乃心共勸厥事爾紳若衿老成知世故凡百泉貨木石精粗重輕出入惟爾是問爾耆老竈民諳人情習土俗凡召募工役爾其任之爾視其強弱勤情以上下其值遂舉事先拓其四隅隅各三丈強次及中中入地三丈六尺強探其源索其流鹹者中出淡者左出因於四隅中復置一井井徑一丈五尺強又於井中介為二區外者鹹內者淡鹹者汲以煎淡者汲以去介

用木植五百丈丈值銀三錢𠀋以石石二千丈
丈值銀三錢零築用礦灰千石石三錢木工石
工二千名名七分雜工三千名名五分磚瓦土
基散石雜費約百兩井工訖乃建樓樓三楹商
二丈廣狹周四隅東設門門内設石磴遞至井
之半以便取汲北設門以達龍祠後設梯以登
樓樓成眾灶者張劉樓上執酒為余壽曰自今
以往井灶有起色以貽子若孫者皆公之賜也
余曰否否是役也



盬憲大人實有造於爾琅井余宦於茲職分爲
耳爾井人爾修爾井修之罔功余實任受怨修
之有功余不任受恩余一朝秩滿去則琅固儼
然在也眾請名因名之曰籌井樓俾登斯樓者
父爲子籌兄爲弟籌勿棄滷勿逋課謹身節用
以長其子孫以無負我
皇上愛養至意且曰此疇昔江南周蔚宦井司時之
一籌也則榮施多矣若爲騁遊觀勤土木以繁
費爾井也余何敢凡有關於井者以次書

重建北極宫碑記
天下萬物莫不各有其源黄河以星宿爲源太
行恒華泰嶽諸峯以崑崙爲源推其有源所以
汪洋奔放萃𡶟崖𡸣流峙宇内成古今之大觀
知此則琅溪有井以來其出無窮其潤無盡民
之世居於此者生息長養皆取於此昔之人食
其利者思其報以爲井居於南南居午地火也
非有既濟之功何以汩汩然涓涓然日新月盛
噴珠湧玉長我子孫於萬禩者乎乃於北岸建



玄帝廟與井適相望夫北居亥地水也木以亥子
丑爲源而流於次坎則有序有序則不涸不涸
則與天地同其高深與日月共其升恒與江海
同其浩瀚與泉布刀幣共其利用是
北極乃井之源也源清則流潔源深則流永源安
鎮則流舒長
北極殿之有關於井實風脉之所係民命之所賴
課餉之所儲豈二氏之荒唐渺漠捨財修建期
冥福於不可知之域哉且以一井約計之其爾

不過百圍其深不盈千尺若無神力憑於其間
解不竭澤是懼惟
北極位正朔方萃名山大澤之精英滙聚疏通驅
神龍為之導引雖數萬里湖海之斥鹹亦可默
為統攝夫人得雨露之滋則功歸於彼蒼得乳
哺之恩則功歸於父母得教養之益則功歸於
朝廷既荷
帝庥當思重本是殿建於前代歷歲月之久風雨
摧殘榱棟剝落已丑冬余奉

命承乏茲土簿政採風之暇相其山川原隰與其古
跡廟貌入謁
帝像始歎當年建於此地其思深其見遠其知五
行相生之妙其有木本水源之思先之人其為
井計也周矣後之接踵者其可漠然與倡其先
者定遠陳候佐驪陳君余竭力捐貲衆寵亦勉
而共勷朞年之間功始告成修大門三楹大殿
三楹後閣三楹左客堂三楹齋厨三間僧舍樓
居三楹其門牖窓牖舟漆輝煌煥然一新延僧

晨夕焚修此正井脉所係繼起同心者其亦知
余意之所存焉是為記

奇峰寺碑記

夫慕豪華者猒枯广羨東瀛者迂四竺膻仕路
者淡隱林人性之癖比比也余不其然遇豪華
則軲塲結客而心不馳逢初地則禮偈逃禪而
念不槁總之心無其心也視飄然羽化者蓬島
非遥三昧自焚者鷲嶺不遠總之心同出世也
以孝友為政籍宦地為隱總之範身者淑世用

丘壑心銷風波險也琅為滇官若海余值其厄
適伏井庖一意以慈航濟諸寵一年間民若望
彼岸為趨乃不覺自墮潢波中或者航可濟人
而舟師不諳治揖柁不應手將奥厥載耶督課
之暇每步入奇峰見寺外頗多幽致寺中一花
三寶之梅蜷屈奇古余足跡半天下實未見之
即光福為吳中勝地十地梅叢何下千萬株不
能得此一本也見梅如與知己相對時時往探
縱晴日驅車亦酷類蹇驢踏雪因自謂曰若宦

此課無遁久可更而隱也因梅佞佛枯寂生想慈航動念矣又如本寺而外去奇峰之左七寶寺在馬下奇峰而右慈壽寺在馬與司治相而觀音寺在馬吏司治而北又有開覺寺在馬周逾二里許列寺惟五瓊願不乏慈航哉修寺寓心余况有夙願也余兄季隨為楚令一日貽書相示謂老母在堂八旬有五我兄弟一宰南楚一李西滇迎養不能宦局未結惟愛民寄修積隨緣作因果為母氏祈年云余中心藏之且寺



為鹽司拜闕祝壽習儀之所創自國初殿低而圯會住僧三位將為鼎新計謀之蠹老奈鹽落竈貧心限於力始請於余余乃捐俸鳩工又高其殿宇飾其坊墀鑄銅佛三為靈山蓮座塑羅漢十八為東西龕列之殿右老梅古榦則護以坦闌更搆亭為飲地而徙石移竹點綴之置常住數畝以飽住僧建東樓三楹以供方丈無端蠹與僧好貌余其中而尸祝焉余媿欲死力阻之不得直蛇足視之耳今瓊民猶未出苦海余才短德薄不能引之彼岸能不藉莊嚴諸佛為爾井中民大泛慈航且以慈波之餘祝余堂上親善飯增齡也井民尸祝余佛未必免俗吏不職之譴余倩佛光以照井民井民其有瘳乎寺成父老始傳本寺原名慈明奇峰者山因號也余復爽然悟余舊字慈明重新若寺主盟於余因緣之說此其一驗矣並識之記成再書記於左因我作像我緣無像以像貌成我亦無我我新厥寺寺原當新非我鑄佛佛成現身山原名



寺寺同余字修畢始知修原無心知在功竣因緣洒真空空之性隨處寄神夫何容心佛共一靈

鼎建西來寺碑記　　提舉　來　度

余閱寰宇記方輿勝覽等書曰洞天曰福地咸有招提以臨之諸經又云以金木石土髹漆作佛像瞻禮讚嘆便獲福報是諸佛就名山以昭感應山更藉佛力而始靈長也所以介在僻壤凡一山一木之足供遊覽者亦無不有梵刹列

峙於其間豈非以結構有小大而靈感無異同與如琅溪之西所謂西來寺者其先有僧普擇來自水目偕其徒廣滿煮茶濟衆僅一茅庵司鹺者因其近於本也爰相地宜建寺於四髻山之麓勝果未圓而去時余以激倅移司琅衆僧廣滿誓完願力乞余言興舉之夫寺居井縣之孔道流水環其前層巒障其後四時野芳幽發佳木繁陰日見諸負者行者休於下而液其渴將解縉破客盡發歡喜心自無處緣之不易就



願願之不易就力也歷數年經營工竣樓殿完美如來大士具足莊嚴且節其緣之餘為常住供雖云福田種自大衆而勝果得圓亦僧之願力存焉山半鷲影軒余昔所構登眺處也數年來寄想東林逸興宛在目前僧更能護持之其勤篤誠有足多者戊午春寺僧廣滿走會城復乞一言將壽於碑余曰吾鄉天童雲棲其初林莽翁鬱皆虎狸鼪鼠之穴也繼而密雲蓮池兩大師開立道場頓成名刹迄今百有餘年宇內無不知有天童雲棲其名茲寺成使其徒若孫代嚴戒律而繼守之則設像布化隨在感應奉佛者于毀祈嗣者于樓吾見瞻禮讚嘆之無時也四髻山即遠不及洞天福地寧不同此西來寺以靈長也而西來之在異日又安知其不為天童雲棲如今日之昭著哉是工之舉也緣起者紳士沓姓誓願者僧普擇廣滿也創始者司鹺簡高續而成成而記者則庵居士朱度也記訖授諸廣滿俾勒諸石

# 琅鹽井志卷之四

## 藝文志下

### 開寧寺碑記

浪穹 來度

去井之東南數武爲窗應山山有寺相傳爲開井時所建因額曰開寧憑嶂臨流境幽林迥其中秋香蓮沼鳥語泉聲又時與梵唄交映徹誠香林勝地也里老言前此剎宇湫隘結搆多所未盡今山門內首自接引亭而大殿而香積禪堂以及羅漢伽藍左右如兩翼進之而觀音斗



母三教四聖十王各有其殿文昌玉皇會票遊上而有其閣佛光照臨之地前後迴環軒昂洪敞則明萬曆間比丘大賢創始海法繼後師弟之規模偕都人士信善之樂助也乃兵燹後僧寥寂於晨皆廟貌摧於風雨惜哉無上招提幾於勿振僧寂書者海法弟也癸丑之冬發興修願以冊乞引而慮緣慳余曰募者爲願施者爲緣願有待則頓成爲難緣無方而漸至自易何以故蓋佛門以相布法人情見相起敬敬以致

緣緣以成願理固相需而相因者也昔顧長康過瓦罐寺鳴剎注錢百萬衆難之閉戶畫維摩詰一軀將點眸子屬僧曰第一觀者請施十萬第二日可五萬三日可任例責施及開戶光照一寺施者填塞俄而得錢百萬若長康者可謂能令人以相起敬解緡投珥期其然而無不然無方之緣所由致有待之願所由成也今頹毀之餘人情觀視久矣試取前之山門大殿與左右兩翼之易注人目者而先之一新其檐楹法



幢聳目低眢莊嚴如在吾知瞻拜頂禮者其恭敬喜捨當有甚於毫端之金碧任例之責施矣又何慮後之諸殿兩閣工之不易成成之不繼後耶寂書持余言以往盡心竭力募購經營舉從前之因陋就簡者悉鼎而新之而制度周密規模宏遠誠可謂善繼善述有光開創者矣落成之日請銘於余余銘之曰有寺巋然而屬於望前不後偶譬彼廣厦或未肯堂觀瞻何有陞楯森如過其下者莫之敢狃廣宣斯義僉云善

哉厥工是糾於以新之光復其舊舉衆擎手作

禮讚嘆心信伊始請視其後後終及矣固所願

也其誰曰否繼此以往余復銘焉銘將不朽

## 歸善寺碑記

提舉　周　蔚

琅溪歸善寺在井山左翅樹色溪聲別有幽致

余公餘登跳問其創寺始末此地先是井生𡍼

氏結廬為憩息所時僧廣佛住持觀音寺常住

田地坐落此山朝往夕來愛其幽靜遂捐貲十

金置為禪室闢田園培菓水勤勞數載適前任



來君則庵憫僧之苦作疏募諸紳士改修殿宇

一時施磚助水塑佛捨田者甚多遂成厥善又

見觀音寺僧來此開創僧同佛同即分觀音寺

常住三分之一以予本山合之井善所施差可

足用此紺海寺之開始來君之方居多至其新

搆前樓五間適井司朱君蔆庵忻然捐俸起建

塑像鑄佛補鈌漆新於是門堂殿閣㦸然以整

廻廊樓廡周阿而方復額曰歸善寺是又蔆庵

之力也迄今垂成將二十年僧顧已畢但耄耄

多病乞余為記余覺功無實載焉用空文僧曰

現前丘壑銖粒皆前人功德使不勒記于今必

致奈廢于後微特僧一生心力徒勞即宰官檀

越之善亦終淹沒是文之攸係創之一日垂之

百年較物力之布施其功更大余然其言而記

之非徒記其事也記老僧之苦行能感人也前

有則庵開始蔆庵圖成後之來者諒有同心亦

維持勿替此寺自有興而無廢矣僧復何慮其

有常住田地一一載之碑陰以誌不朽



## 玉皇閣碑記

粤稽琅陽所稱鰲頭鎖水者果何山耶乃印心

浮水面也茲山也上聳青霄下環碧水左有筆

架之文峰右有金馬之倚靠龍廻虎伏萬嶺朝

來臨流興羨遊者如斯且松柏數林葱鬱並聯

星斗燦白霞一道輝煌闢鑽玉肇鮮其間風氣

聚於斯滷脈蘊於斯人文萃於斯冠賞濟於斯

利甲開於斯富庶聚於斯種種奇特不可勝道

琅泉七寶當遴此山為第一也所謂巍巍哉勝境

非耶於萬曆癸未十二年閭井善信鹽齊朱光
亮等修建
玉皇寶閣於上耆老楊啓東鑄像於閣中復同竈
民楊和等奉施常住以供其香火迄今玄都共
玄機並美仙風共仙骨齊芳獨念所施常住有
多寡疆界有方隅若不清楚分晰安知後日弗
失迷于侵漁之手乎用是商確于衆勒碑刻銘
致令異日見其志百世食其休不負刱建之初
意云



玉皇閣碑記
余不佞承乏鹺司蒞任來日以裕竈通商為事
繪圖請命朝夕不遑雖有名區未嘗過而問也
公出之時眺覽井治見夫羣山朝拱一水潆洄
暮雨朝烟不減武陵風致而東南里許矗突一
峰如螺盤如鰲峙上以闢西來之風氣下以砥
東注之狂瀾南北諸山藉以鎖鑰文風滷脉實
嘉賴之昔之人建寺山巔供奉
上帝三百年來稱勝地焉然有寺必有僧而此寺
無常僧有僧必有食而此僧無常食匪第暮鼓
晨鐘空山寂寂而翬飛鳥革幾為風雨飄搖矣
及詢其故總因糧重租輕除正供外衣鉢無資
雖屢次招衲或一年或半年飛錫而去心實憫
之時有新住持僧宗向以錢糧無措請余竊有
志而未逮也批行兩廳會衆計議而紳衿衆竈
皆願於三十二竈並安寧二竈寓滷一竈俱於
薪銀內遞年扣助銀三兩五錢辦納本寺錢糧
至於所獲租米聊供香燭之需人無異議確有



同心且期垂久永為可繼余甚嘉閭井之樂輸
而慶琳宮之丕燿也因記其事以壽諸碑

重修興隆寺碑記　提舉　沈　鼐
大凡神之有功德於民者必隆廟祀以彰崇報
之典
龍王為數百年效靈顯聖安民護
國之神有不為之設像建祠禋祀不替者乎此瑛
井之有興隆寺正前人木本水源之盛意也繼
起者新搆祠於井之上倍壯麗告虔祭享卽於

此地而興隆寺無聞焉余公餘偶步井山之左
見有古廟內設
龍王寶像入曰此古興隆寺見夫丹塗彩畫已成
舊跡每苔層疊榱題半是斜撐節梲不覺悚然
惕愀然感也或者謂創其新可磨其舊耶夫
龍王之恩即家立祠戶設像亦所應爾況其寺為
開井首創其地為滷脈根源昔人寵其本而建
之於先今人忘其本而廢之於後頓令　神容
寶像汩於風雨此心忍乎哉余秦司是井目擊



心傷隨捐己囊命竈生楊藻德同一二仕事者
董治興修築垣平址補壞修頹殿旁搆亭三間
常住逐一清理不數月厥功告成紳士人民歡
相慶曰莫為之前美弗彰莫為之後盛弗傳也
廢之　龍廟今復重興不惟破人喜新厭舊之
情且發人木本水源之意凡我同人仰體於後
勿使廢弛永彰崇報俾舊日之興隆寺與新搆
之　龍祠常為並美庶不負井司今日之盛意
也余聞其言且愧且喜率筆而為之記

一真庵碑記　　湜舉　朱啓隆

余署側庵名一真者青山為嶂曲水環流尤稱
佛地問其庵之所始井民劉世榮所創問其常
住則田園山地亦皆世榮所施旹遭兵燹寺頹
僧廢有田數畝西來寺廣滿暫借以供修造俟
本庵有僧仍舊歸還適尼僧廣淨有志重修且
竈長張應龍父子捐貲補助余思見善隨善亦
勉力莊嚴以成善願一切田園山地俱為清理
特慮年深僧易仍恐紛更廣淨請記於予以垂



不朽余曰善勒諸石

重建永康橋碑記　　提舉　沈　鼐

余治琅業課之暇睇川原之流脈覽道路之津
梁見治西有廢橋舊址民多病涉量地度勢思
是橋為井之鎖鑰源接清水河由西北流注東
入楚雄合流金沙達於蜀楚當其伏秋漲泛砰
湃之勢蜿蜒而下如獅怒吼瀠洄相望白練長
大決其上而壩堤坍塌走其下而危激橋梁抑
且琅為鹽課之區鹽惟柴辦而斯橋山蹊要則

凡負戴柴薪必由是路橋不建而不過其湍民之負戴者不免截徑以窘步竊不為之創舉乎於是余捐貲首倡贊勷紳衿商灶莫不踴躍樂輸人不罷勞歡欣助力如雲來而星行風應而日作斯旬之間而橋告成也雖曰奏績平湖鄉子以樹遠防患而成梁除道王政以便民往來今則向沙之境仰賴永康因而名之由是奠安磐石所以便民灶而裕　國賦也余雖不能進篋古人亦以是橋為井地之重賴爾是為記



論琅井始教紡織

天下大利富始農桑閨中勤劬工先織紡一民不耕則授之饑一女不織則授之寒古訓然也琅自天產寶泉民賴衣食取辦於此男不知耕女不知織不但迺代胼胝亦且並代杼軸始猶溺於燕安久則流為風俗敬姜有言沃土之民不材逸也瘠土之民多嚮義勞也今日之琅固矣憊矣亦瘠土矣今已大異於昔安知後不更異於今乎及今不圖後將若之何吾與琅民約吾猶家督矣爾民室猶子婦也吾謀爾食更謀爾衣其各效杜賦事烝獻功之遺意夫勉其妻父誡其女勿縱心舌力吾分清俸以給木棉機梭俾各學習始猶畏難久自勤勉或綠陰深處亦自牽絲黃鳥啼時無非織紝以嬉遊之時日閉戶程工節笑語之燕閒盡心積事炊爨之暇筋力亦舒篝燈之餘心思可束勞則思善勤則不貧爾民婦亦知富貴之家乎王后織元紞公侯夫人加以紘綖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



服列土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人以下皆衣其夫陽倡陰和男治外女治內自古然也爾民婦其可缺內職耶莫謂塵沙泰山不擇土壤乃成其高莫謂涓滴河海不擇細流乃成其深女紅修而圖史可紀其事績紡力而誦讀亦賴其資豈以其無所始而今為創也語云請自隗始

琅井義田碑記

從來王政之施莫先於子困窮鰥寡四子惠之要惟賴置田積谷乃可濟其急而救其危此

義田之設功甚大澤甚遠所以昔人創之今人
繼之自通都以迄郡邑皆置常平以為賑濟由
來久矣惟琅處萬山深谷中無田可藝以滷代
耕井民米穀仰給鄰土設田積粟之舉從未聞
焉倘遇年荒則嗷嗷待哺之衆無以為生司井
者即為權宜賑救之策恒若於莫繼某謬司井
地目擊其艱常欲捐俸買置數十畝以備豈凶
以利有無窮有志未逮癸巳歲
藩憲盧大方伯下車之日興利除弊恩遍滇雲且



涖楚時洞悉琅井情若即捐己所有以濟琅之
所無乎批命置義田以恤貧乏訓語諄諄曠恩
罕覯是舉琅地未有之事一旦舉之數年未就
之願一旦成之踴躍感激喜逾望外隨亦勉捐
薄俸購得近井民田四段以為永久利物之業
從此倉有蓄糧民無饑餒且衣食可資婚喪可
賴民之戴德者皆頌
仁人之恩於世世也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其
方伯盧公之謂歟至若以積倉而權子母廣生息
擴而充之更為加置以弘其普濟是又望於後
之君子其田畝四至鄉甲糧數俱勒碑陰以垂
不朽
昔
大清康熙五十三年歲次甲午仲夏穀旦
直隸琅井鹽課提舉司提舉加一級屬吏沈鼐
恭紀

景烈婦傳

提舉　來度

烈婦姓趙氏滇之黑井人家貧父兄以力自給會琅井景孝廉同春晚年無子卜妾爲嗣續計因委禽焉乃父以家世不薄遂歸於景時甫十有五齡也入門貞靜遜順執小星禮惟謹荊布自甘操作罔懈孝廉心嘉之歸孝廉四春秋不受娠孝廉每感懷趙輒解慰孝廉亦輒開顏然其心固已苦矣歲辛亥夏孝廉宿疾作癰發於項叫號痛楚宛轉牀簀者三閱月而躬侍湯藥



晨昏不怠惟趙是恃既岐黃不靈蘊毒潰決腥熾咄咄閭以內鮮有近者而畧刻沈滌持危扶顛亦惟趙是恃孝廉益復心嘉之迨疾亟孝廉知不起念趙年少靡所出無守節理間以微言動趙輒泣血長號誓從地下孝廉頷之及棄昆弟姻婭榻前析役事孝廉固詩書起家淡泊模素不治家人產僅以田租二石屬趙爲斂殮貲亦以趙之終不能稱未亡人於景乎未幾孝廉卒趙慟哭成禮朝夕陳食恭謹如平時又獨建議昆弟子嗣孝廉持論嚴正無瞻徇弔者感噫嘖憐其志憫其勞敬其行服其識然亦曰事之祭之始之終之如此其不少渝也已矣越五日喪車將發趙設禮焚楮叩首靈牀哽咽不能出聲從容登樓用所繫麻絰懸梁上死一時昆弟姻婭里鄰遠近聞見哀悼有泣下者夫而後知向集孝廉誓從之言爲不誣也以康熙十年八月辛丑卒得年十九癸卯隨孝廉柩合葬井址之魚池山雙輀指途闔井男女老幼以及商旅



四方之人無不酹酒相弔畟塞衢路如堵牆擁不得行頑廉懦立莫不興起噫異哉諸博士弟子員以事之有關風教也合詞聞於予因慨然曰嗟乎趙氏死得所矣爲人妾可不死茂齡無所後可不守有父母在可以歸獨能盡瘁生前議嗣歿後而終不食其誓竟從孝廉以死嗟乎獨惜趙一弱女子耳使易以鬚眉登進士版必能致身君父託孤寄命臨節不奪爲不二心之臣彼豫國士棄中行而報智氏者且拜下風矣

爰以貞烈題其旌並達輿情上當事冀得疏
請旌典以慰貞塊於九原因為傳其事而系之銘
曰嗚呼孝廉有家無子嗚呼烈婦有身能死死
以何姑風扶俗匡費此正氣以存綱常

景烈婦論　江夏貢官經歷程封字伯建

封讀則庵來子傳景烈婦傳而悲烈婦趙氏之
可以不死也趙年方十九勝於孝廉景同春者
僅四年無舅姑在堂趙可以不死景有嫡妻置
趙於外室死景者嫡也趙可以不死景納趙為



無後也趙無庶子春秋共姜自矢父母欲奪而
嫁之趙可以不死景死析趙田租二石不足供
饘粥無他貲財癒人侵奪趙又可以不死夫古
之英雄豪傑有可以死而不死者而其後卒不
免於不死未若婦人女子如趙氏之可以不死
而死之為烈也趙若曰為景氏妾者為趙氏也
夫妾年十五許嫁笄而字於景母命之矣往之
汝家矣執巾櫛矣景死妾可死矣妾歸景處妾
別館今景捐館寧更與冢婦同居景死妾可死
矣身不宜男致景有鄧攸之歎是景以妾之故
而使之斷其墳纍毀其宗祧妾方且為景之罪
人景死妾可死矣景遺田薄妾貧家女無嫁時
粧奩足以自衛恐為人所攘景死妾可死矣假
令妾可死而不死則必以其為孝廉之棄婦此
日何以報孝廉於生前假令妾可死而不死則
必以其身委異姓之箕帚他年何以謝孝廉於
地下此氏所以痛其夫之亡悲其未亡人之無
後憫其身之無所歸而遂定其計於死雖定其



計於死且不遽死於其夫易簀之日若曰在緦
經之中與哭泣之位是以未敢絕命俟其喪禮
既成子嗣既立葬車將發蜀靈將登趙氏曰可
以死矣於是閉門投繯而絕何其守身之善見
道之明引義之決而赴節之從容而有禮也仲
尼不以仁許人而獨以許殷之三臣孤竹之二
子以視趙氏其心比干孤竹之心而為心者與
嗟嗟今之世心比干孤竹之心而為心者而見
於婦人女子是亦奇也

崇烈婦解

北直貢宮知府高顯辰字欽思

天下無可奇之事也自古忠臣孝子義夫節婦皆盡乎分內之所宜為布帛菽粟人道之常不可謂有奇也子故當孝必為帝舜曾參不得已而為申生邑考臣故當忠必為禹稷皐夔不得已而為龍逢比干夫婦之間當節以義必為琴瑟之調鐘鼓之樂不得已而為劍珠之飛金石之矢總以盡乎分之所宜為布帛菽粟之常切於身者得焉而後已不可謂有奇也惡乎傳趙



為滇之黑井人以妾婦之禮事景景春秋高妻妾皆無有既而癱作於牀疾且不起趙遂嗚咽自雉從地下趙之心良苦所遭多不幸而其所為亦盡乎分因之所宜耳惡乎奇嗟乎忠孝節義之在天下天下人皆得而為也彼為之此為之夫何奇天下人皆可得為彼不之為而此一為之雖欲不謂之奇不可鳳麟之於鷄鶩等類耳鳳麟不數見見之則不得不異於鷄鶩矣趙氏又安可不傳乎客有疑於趙氏者予故為是說以解之

募修七寶寺引

界琅溪西南里許有所謂七寶寺者枕山襟水不減香林勝地僧道高來自撫州值傾欹剎落之候發興修願力向余乞言作廣長舌余儒者本不知佛第聞

宣聖有云西方有聖人焉不言而化不教而治蓋亦出世而維世者滇為古益州近西域佛土窮陬僻壤凡山一水之勝莫不有楚剎焉若琅



溪滷泉所注為國家輸賦地實為市儈營利圖也利令智昏增諸孽障今脩寺蹟而更新之日洪敞之梵宮輝耀佛像莊嚴使往來市儈頓生恭敬心作禮而退就此一念轉移而推廣之見利思義無不可去蹠入舜反薄為淳佛之有造於世也當與

宣聖埒官斯地者伏願大衆現宰官身與非宰官身皆怍如是觀解緡領橐共勷厥事其間一木一石一瓦一磚各隨其願力之所至成道高願

力所未成正可以道高願力所已成申明夫聖人神道設教之微意焉余儒者何敢以果報之言為大衆告





## 詩

### 咏琅鹽井

晉　緯

羣山競絡繹奔放赴靈湫寶應山復凹天開一線流洪濛鑿混沌鬼斧劈為滮石破來天液林深不可求河圖龍馬呈洛數元龜生醞釀幾千秋神狼䑛其泓荆榛道路狹㸚粟尋山崢貯水煎白石舟成碎其鐺共知井能養滷可代千耕河汩湧珠玉波翻千室沃海鹹萬頃濤地力默相東雨露與土膏潛滋亦繼續桔槔日夜傳囊革晨夕數九釜運坎離淘鎔堆素脂剖分州郡需儲蓄亦賴斯從古登尺籍而今無漏庖伐山取其薪臨井沒其巔山樹煮山泉不知擔荷辛挹泉歲復歲樵採頻更頻輪菌不蔽日曲盤未見蓁雖非畲苦烟火無斷辰一勺自回環朱提擬積山當爐之寸木誰復憫其艱安得五絃琴南風拂彼顏鹽田一夜宿千畝變為錢安得火井噓吹來至汲廬烹煎非人力奚用樵與樽

古柏參天　　署司安字知州　簡而可

琅井祀土神伏臘走村民祠前有古柏問之不知
春似松仍似檜非梓亦非榛葉消張雄尾皮盡史
龍鱗上則棲佐鶴下則臨幽豀平巘深林草一色
連綿滷汁賦千緡山嵐乍起迷高下惟有此樹出
風塵不花不實羞桃李羨棟樑甘作薪嗟嗟我
今因蕤蔡曾爲東西南北人如此神物能幾見果
然世上有靈椿惜若不生上林側羨君千年學隱
淪君不見黃帝三女化三林雪爲衣帶玉爲膚天



中二室今何在觀者於今費躊躇又不見鄒嶧枯
桐長泰山亭亭矗矗接山巔雲橫石碣蝌文滅故
老猶疑封禪言從來物生賴所托有生無托終寥
落任爾遐方幾春秋不蒙樾蔭空械薪

前題　　來　度

何時老樹竟參天雙幹凌虛矗矗曉烟蒙月直書乾
甲子禱祠應致漢神仙不須華表聽歸鶴還向靈
椿閱大年今古滄桑成底事春來芳草任芊芊

前題　　周　蔚

數起千尋直不同祠前翹首逼崔巍苦心日久容
蟲蟻蒼幹年深任蘚苔際地老存霄漢氣蟠天日
具棟樑材欲撐大廈從今日良匠何須問徂徠

古柏篇　　沈　鼐

君不見晻𡾋若水幾千尺離奇光怪撐天岩虞淵
一浴噴河山晒曜蟲池頭開闢又不見天上蟠桃
覆萬里核能貯粟大如犧神仙種樹不知年虛誕
荒唐何所始獨有琅溪之古柏萌芽出地山爲圻
摩山振嶺使弗羣狀若奔蛇非蜥蜴菌輪森蔭數



畝宮風雨呼號勢不同虬幹苔封嵌綠玉盤根草
膩護青銅幾回挂月隱斜勢亦作旋龍舞翠毬落
帽仰看入雲漢解衣撫摩走霜丘精靈直奪山川
氣逆水神留人髩鬂（土人云先時有神牌自水流下復逆水而上盤旋不去人遂依柏立廟）報賽何人敢折枝陰陰古殿生雲靄春花
鬧遍不再紅秋草凄凄塞上風誰似鐵冰爲傲骨
亭亭直節出崆峒經霜過節到今茲葉綻枝抽未
復埀玲瓏硞硞堅如石槐檟柯樗更難披長筆劃
大鋒且銳山精橫槊白日晦有時飲血灑淋漓跪

拜弩拳人不昧（凡祭祀以血塗樹復跽拜禱祈）龍骨入地滿郊原
野人掘得隴頭根（鋤地得根即以香送至廟內）瓣香尺寸皆靈
異不與荊棘棄荒垣古檜曾傳先聖栽龜紋左紐
雜蘚莓尭根大幹蟠星斗至使瞻望費徘徊數度
登山探古迹白駒易過真堪惜千年老木閱滄桑
劫火頻仍燒不赤白髮老翁憶少時紅顏對此見
霜皮七十八十每瞻目枝枝插天奮蛟螭我聞毅
轉更往復痛悼人生不如水漢闕秦宮百卉妍塵
埋榛長眠麋鹿層山圍遠鎖琅溪天為蒼枝作障

[illegible]　秦[illegible]　詩　韋

隄鳥鵲驚飛無墮羽狼狐潛跡絕塵泥從來喬木
徵風物水秀土肥多蔥鬱樹水何如更樹人棟樑
豈彼工人屈真人蓬島駕龍車山海奇珍未見疎
噓拂春風來邃谷青藤翠葉復還初

前題　　晉　韓

何年植此千尺柏幾歷滄桑變為石兀突峥嶸如
鬼工瘦勁蒼嚴若戈戟朝映山暉顏色青暮滋溪
冰枝幹碧虬髮直奮鳥鵲驚龍背盤旋狐兔嚇傚
骨倫經霜與雪珊瑚森立撐天缺有時推谷嘯長
風怒肘霜皮常飲血吁嗟乎諸葛廟中古柏樹少
陵愛惜留佳句實泉氣味默相連疊嶂層巒神呵
護

古梅遠蔭　　陳荀產

古琅井畔多林麓奇峰舊刹藏山腹寺遮合抱梅
一株連蜷老幹蒼紋簇傳聞國初開鹽井禪堂已
散橫斜影東土根滋甘露深佛光常共梅花冷冷
曹謫吏代庖人每尋佳處怡心神也知繁榮待幽
賞縮章其柰非閒身仲冬稍暇為山行尋畫前呵

[illegible]　秦[illegible]　詩　韋

俗吏聲紗帽不教幽勝如山花含笑如相迎向陽
欹枝花半吐霜華經日濕垂午懸冰未落高豔鮮
綴玉初分塞雀舞村樵不解梅清楚零落同心蹴
芳蘂情將官法護花靈我可作賓花作主清供備
能伴法王空門歲歲生冷香路匪驛亭難折寄山
逕宮闕宵添粧但云三賓一花開誰知千瓣非凡
胎浪誇庾嶺南枝落不為孤山處士栽水部題殘
泉閣句墮枝似卜鳩飛去嘉卉雖鄰斥滷泉商最
空借調羹喻徘徊樹底憐疎庭故條照眼新條與

未逢和雪嚼晴花味花宵在前人後寒深萬水生
機竭惟爾凌風復却月凋謝時令遊興增荒山如
坐衆香國清茶一盞僧將至無樽心亦爲花醉選
枝折歸注膽瓶今宵靜對梅花睡

前題　　來度

琅溪水清天不雪老梅古幹空如鐵小亭寂歷幾
黄昏横斜影覆前朝碣托根蕭寺不記年色香已
證花中禪嶙峋勁骨疑久蛻紛紜桃李徒嫣然相
傳三實子離離寒胎何復能多兒固知此種不可



失春陽獨放條風吹前余亦曰今曹至素心相照
復相視攜鐏徙倚可自由巡簷能不同花醉我聞
博望事鑿空葡萄濃綠安榴紅封侯直可動天子
區區草木皆豐功吁嗟老梅真可惜山僧頭白歎
晨夕楊州夢斷何遜詩孤山菑折林逋歿熱腸誰
去問高寒冰霜千古留心肝好友舉杯更長嘯當
中且共尋袁安

前題　　周蔚

老梅偃仰向山阿着屐閒來一再過歷落冰心空
色相横斜鐵幹伴烟蘿逢人盡道閒花好獨我偏
憐結子多稿盡繁華奇種在不材生長漫婆娑

前題　　徐之僎

蕭寺梅花好頻年許結鄰影寒疑欲雪日暖便如
春明月僧來晚空亭鳥下馴攜鐏共幽賞萬里未
歸人

前題　　李匡

空亭廣坐嶺雲涼縱飲高歌殊未央工部吟成真
獨擅羅浮夢入迥生香蒼茫暗結蜻蜓水疎放横



披寶應罔最是使君閒勝賞不教明月斷笙簧

前題　　沈鼐

本是羅浮種開時發異芳月明憐瘦影風細惜寒
香雅淡羞桃李蕭疎傲雪霜孤山曾賦咏到此與
偏長

鰲峰鎖水　　來度

岩嶤陡絶俯溪流螺影潆洄最上頭壁立未應經
禹鑿雲開始覺有人遊諸天何處藤蘿迥田水依
然荇藻浮我欲御風瞻帝闕此身疑爲畫圖留

前題　周蔚

江河日下自何年劈向中流豎一拳曲折滄浪歸巀嵲參差樓閣住潺湲轆轤井轉雙橋合輻輳人喧兩岸連攜酒峰頭舒老眼倚欄人在泬寥天

天馬西朝　來度

極目奔騰勢應從大宛來白雲曾不間丹嶂幾時開春雨芙蓉濕秋風苜蓿哀丈公結蘭若神駿獨徘徊

前題　周蔚

[illegible]

神駿迢遞駕遠空鹽車不合老青驄失之牝牡驪黃外得向雲山烟樹中高矚何會懷茂草長嘶有分託秋風憑人呼馬還應馬漫與孫陽辦異同

玉帶封山　周蔚

嵐光一線度山橫聲帶由來畫不成起處緣河還縹緲移時玉蝀轉分明貫穿碧落星初曉割斷清風雨乍晴封禪何緣逢聖代一時翹首足平生

寶華聖泉　來度

山空塵不到是合有靈湫分彼八功德濟茲大比丘覓飛寒玉瀉池靜碧雲留水熟逢茶話令人憶貫休

前題　周蔚

寶華山下水泠泠疏鑿相傳事不經爽氣細淩新草碧流聲遠帶野烟青老龍自異誰能豢古佛無心卻有靈我過香臺時煮茗釀泉每憶醉翁亭

前題　沈鼐

古剎清漣美由來聖字傳水聲通曲徑梵響散諸天不以人工巧因之佛力綿曹溪流一派千古頌甘泉

[illegible]

曲川烟柳　來度

攜將斗酒聽黃鸝好友飛觴籍軟泥何事一官歸未得十年長自憶湖西

又

淡烟無力日霏微綠影隨風到客衣一幅輞川圖不盡宦遊誰個說忘機

又

萬里人從雨雪來輕烟又逐柳絲催天涯兄弟淸

樽好須向溪頭一醉回

前題　　周蔚

夾岸高低柳色新琅溪春色正宜人瀠洄朝旭青猶濕搖曳輕風翠欲颦客展盤桓烟漠漠鶯聲宛轉水粼粼此中別有閒天地寄語漁郎好問津

夕陽浴塔　　周蔚

四髻山前日暮時嶙峋塔影倒漣漪展從谷口閒初覺玉立波心直不移龍藏舊傳真若此蜃樓應想幻如斯浮沉天地原無意遺寄清光在水湄

瓊豔菴稿　恭之甲時　聿

琅溪八景　　乙酉科解元　陳廷夏

綠暗平川吐曉烟（曲川烟柳）文公靈異出甘泉（寶華靈泉）風搖水面文峰幌（文筆向影）霧鎖山腰玉帶懸（玉帶封山）萬馬騰開迎落照（天馬西朝）一鰲挽住吸長川（鰲峯鎖水）林道昔有遺踪在（奇梅遺蹤）傲雪經霜不記年（古柏參天）

琅井　　陳廷夏

玉繞琅山脈線通靈泉日夜汲無窮鹽繇漫迴青州舊斥滷休誇東海雄勺水已能餉士女二源更自見天工和羹定是香於鼎贏得金甌味轉隆

人日過西來寺　　來度

郭外平蕪好風恬似小年綠浮春麥起紅暈卜花眠野水瀠欹岸山樵枚遠烟望中蕭寺近行去柳堤偏茶熟傳聲細僧閒作禮便鳥馴聞磬下草茁趁階前貝葉因初啟檀香篆可全慈悲寬吏俗清淨耐人喧戒酒非吾事逃禪豈世緣諸峰真眼界半日好心田說偈曾無佛談空却有天醉歸陶靖節狂或李青蓮此老原隨意如余亦偶然勝遊堪竟夕馬背試乘船

瓊豔菴稿　恭之四時　乏

西來寺　　李匡

鷲嶺丹霄近琳宮麗旭延自公懷勝地挾侶破層烟嵐靄千山出春晴萬壑妍驕幡芳甸簇鐘鼓翠微傳入梵先登閣凌峰復路顛三台巍峰峙四髻影蟬聯良會知何極浮生偶息藤乾坤飛鳥外今古一樽前有酒如澠溢無家類梗懸歡娛翻欲咽頻頻復能憐野色猶依樹川光尚映田狂歌聲激楚擊吐意高騫撫髀寧無歎紆迴憶盛年

奇峰寺　　來度

國裏須知是衆香米顛來去亦何常登山不厭看
花展佳世先從選佛場梵磬六時驚鳥立茶鐺終
日喚僧忙此間誰問羅浮客爲我頻遮薜荔牆

開寧寺　　陳余達

多士翩翩大國風招攜聚築梵王宮再來禽鳥如
相識忽撤籓籬真是同歌詠吾將興點也醉顏誰
復笑山公從前勝事難爲和擬續重遊馬首東

開寧寺賞茶梅　　夏天寵

鷲嶺山分寶應東花開幽處曲斜通春光未到香

琅鹽井志　卷之四　詩　二十九

先滿淑氣方升色已紅直共松筠欺臘雪不同桃
李鬪春風冰姿竟向祇園老艷質久從勝地豐玉
剪繽紛聯梵宇寶珠絢爛映琳官種超庾嶺瑯中
盛重名滇池海內空雪點枝頭橫古砌霞樓樹杪壓
芳叢歸來餘興猶酣暢不覺長天月正中

紺海寺　　來度

潤道餘寒在行行路較晴和風吹雪暖初日映山
明僧老門深閉花繁樹轉青客來聞屐響好鳥下
相迎

紺海寺　　李匡

策崎乘公暇攜樽歷遠岑如雲非石窟似雪本春
林日照光逾靜嵐浮影自深前谿行未盡歸路莫
駸駸

紺海寺　　沈士芳

日午空山靜花閒聞妙香不等寒鵲去有信暖風
長乳葉緣枝畔繁英綠道傍歸來烟藹亂曲徑誤
前悶

重建址極官落成喜賦　　沈鼐

琅鹽井志　卷之四　詩　三十

琳宮聳秀喜更新雄鎮中區霄漢橫鳳翥龍盤朝
紫闕翬飛鳥革拱神京千門芳草歌書夢萬竈祥
烟聚錦城樞平森然臨朔極天河暗瀉水爲塋

構樂饑亭　　來度

闢來蘇瘠土滌圃誤農功檄彼三重芽完茲十畝
宮攄涼閒牖北挹爽啓牆東療俗延修竹成陰藉
老桐燠先來曉日氣靜集輕風結構殊小草綢繆
擬大同膝容安拙吏心苦費良工將以庇勞人敢
曰怡我躬

引滄浪　　沈鼐

山高路曲入雲窩雲氣黔黔護薜蘿尋到靈臺最深處清泉閃閃露山阿山勢巍峩鷲萃岸四圍峰障層巒出石脂滿溢走澗流清冷芳香衛之泌廡自天池分一脈氤氳瀠瀠無鹵瀉圓珠汩汩水滑灣碎玉沉沉波面碧石齒纖梳巳數枚苔衣淡點暗相凝長天影入杯中過新月光來鐘底澄小鳥窺容依岸立時花鬬巧翻風集穴奇何必數畝寬掌大靈湫泉更溺穆玉馬跡未曾過謝公屐齒亦



相曉空山寂寞閒環珮誰煮白石試清瀨琅湲一瀉若奔颿傍雜山泉斥味鹹欲滌旗槍啜素茗漫將消滴浥山巖崎嶇鳥道不辭險水映山容波灧瀲咽月潺潺聲欲斷掠風皺皺痕先點發源嶠眾為滄浪疏鑿禹功誠闢創峻嶺香泉羨漣漪擬之漾水並徜徉公餘策杖撥山雲鳥語頻催酒欲釀掬水正吟濯纓句山花笑日亦芳苓昔人勵節比如水瑩潔無塵惟此美在出每與俗塵疏隨長芳井並蘭芷取貯玉壺見冰心寄情雅趣禪素琴出

山不怕泥涉蜀與漢廣兮與江深

春遊白馬山　　沈鼐

萬山深處鎖琅谿盡日山徜望轉迷或命筍輿探幽窟峪峼屹屼摩天低須臾曲折傍山隈斧劈五丁路線開峗峋葦藤曰日暗飛泉瀑瀉翳蒼苔山巉嶄入壓松枝忽見青巖狀蹲獅琳宮紺宇出樹杪老衲眠雲坐起遲清磬一聲林木響塵心滌盡青天朗尋聲引我入高岑四五緇流相導往共說當年有聖僧曾時自馬駐岡陵至今石上還留跡



崖崿霜蹄溜雨稜短樹婆娑綠蔭多晒經枝榦屈其柯微風謖謖音猶梵貝葉無文識也麼千佛岩前石點頭金剛臺上悟泥牛羣鴉噪飯皆靈異兩膝痕穿拜未休而我徘徊竟日夕長天雲氣橫空碧投林倦鳥思欲歸我亦踟躕返蠟屐夜宿寰窩意轉長鬧鐘猛省更徬徨照人松月今如古留月清光進一觴夢與白雲遊天際神思縹緲獨寤寐起來頓與俗情疏長嘯天空孤鶴唳晨發車騎過傳經三更東談孰能聆木樨香徧無隱爾翠竹真

如亦自惺金粟坪中藏大千須彌可納一珠圓山
僧乞火烬殘雪滴滴能生玉井蓮鐵色崦崚四壁
巍婉如蓮瓣作城圍諸天花落飛青鳥透關真機
是掩扉踏石撫琴舒我懷水流山澗韻潜湝洒紅
花映微香撲山鳥依人相與偕恍是天台任徜徉
出山猶自憶蒼茫歸來彷彿惟隱凡數日空翠濕
衣裳

奇峰寺題壁　明安寧進士官副使 陳　璽 字太蘇

叢竹青青花香滿地振振君子子孫千億



又

廻遊奇峰廻釀旨酒爰笑爰居得我好友

遊慈明寺　明黑井舉人官通判 李朝陽

耽此因性癖景物可舒眸覆刹丹霞麗連天碧樹
幽月明清影散風過異香浮兀坐剛三鼓逢人話
舊遊

寄瀓江來別駕則庵晉提鹺井　浙江進士官知府 馮　魁 再來

近日長安返朝廷事若何閣麐英主畫梧鳳老臣
歌我猶望趨陛君歸虛泛槎負才官興懶念遠客
愁多去驛依花住廻帆帶雪過到家纔稅駕晉秩
忽司鹺榷算知非顧明楊意匪他庶僚頻覆餗半
歲幾稱戈孰任夷吾筴寧辭幕肘羅軍資供海者
相業試羹和勞頗憐登坂閒應賦渡河蛉川流漸
漸盤岫鬱峩峩不廢揮椽筆何心想玉珂從今知
肉味聊與慰東坡

寄來則庵鹺司　江夏貢官經歷 程　封

少年曾讀食貨志唐家鹵井六百四沒來榷榷車



連連轉販官商數倍利歷朝皆設鹽鐵官筦榷從
中入羨錢眾人奔遂不知賤蟻羣齊慕羶羊羶君
向長安見天子一官復走烏蠻裏垂頭塌翼見除
書鹽官久熱心如水我公轗軻我與儔爵位向顧
卑微林公俟夜夜兼臺省世人皮相爭回頭憶昔
拔劍曾斫地數言不合千人廢泰山不倒海不枯
吾徒莫墮飄搖氣聳腰踢膝真可憐何時醉氣青
山前大雅寥潤交期在千金擲地隨雲烟君不見
李隴西供奉虛名竟何益又不見杜襄陽京兆參軍

皆浪跡二子如無萬古名滿腔骯髒何時平

輓景烈婦　　來度

小星光燦月明時不及黃泉誓共之誰謂拊棺繞涕淚果能同穴卽鬚眉秋深碧草開新塚水淨明珠合舊池我為孝廉傳快事九原惟有妾摳隨

又

伉儷諧諧百歲人行從地下結芳鄰詩書抱憾傳無子巾幗留香葬有身豈曰糟糠都是幻如斯骨肉始成真高原老樹多風雨連理何須嘯夜燐

瓊臺州志　卷之四　詩　十五

前題和韻　　來垣

盈盈結褵正芳時生既來歸死共之憔悴不甘悲粉黛從容端可愧鬚眉春深燕子空粧閣月冷黎花浸碧池不必宵征望三五夜臺今得永相隨

又

煢煢羞說未亡人長伴青山作比鄰伯道無兒終飲恨建封有妾已忘身三生舊約原非幻一死多情洵是真日暮荒原正蕭瑟夜深猶復見寒燐

和前　　胡大定

傷心偏是少年時誓向良人共所之祗恐綱常同朽骨敢云侍妾可齊眉香塊只合埋鴛塚形管憑誰到鳳池因念媳兒情更慘曾經絕食與郎隨

又

屈指鬚眉世幾人孤忠千載動臣鄰孝廉縱抱生前恨節烈能存歿後身鏡掩春花知是影標懸秋月認來真泉臺自此成連理一點丹心不化燐

和前　　田元愷

十九芳齡最妙時紅顏誰肯轉拚之含凄樓上投

瓊臺州志　卷之四　詩　十六

霜練掩泣靈前斂黛眉自是少君生依節足多司馬傳臨池小星解識綱常重愧殺人間負唱隨

又

何堪蒙面事他人誓向泉臺共卜鄰君子已齎終世志阿儂敢惜少年身臨邛操鳳生猶死金谷埋香幻亦真自是孝廉應瞑目免教遺恨化青燐

和韻　　沈　[illegible]

年少聞闈放古人甘同青塚結芳鄰一生誓約從前志一死名留在後身天地自能成正氣綱常同

墜獨全真魚池山麓成連理鬼火苔封夜不燐

前題　吳閒歷

暮雲哀草黯西風金井生寒雁淚空昨夜嚴霜楓
葉落芙蓉粉褪墜輕紅

其二

擬續寕馨慰白頭椿殘柱佩草忘憂甘從原下憐
形影不管人間井臼羞

其三

韶華原自笑朝蟻萬里誰歌薤露詞試看含嚬泉



下省問年猶是及笄時

其四

魚池山下水連漪青塚新開連理枝莫歎書香無
子續家聲千載有文姬

其五

為遡當年誓柏身小星僅見未亡人未亡雖屬亡
人侶不到盈盈十九春

其六

振振無賦影蕭條惆悵重泉倍寂寥更羨生前遣
役計於看猶子續宗祧

其七

芳心一點已成灰不伴鉛華伴夜臺列列肝腸原
不死等閒兒女莫須哀

其八

萋萋秋草晚風寒野徑哀蛩泣夜闌我為貞塊標
勝事一庭明月滿欄杆

琅鹽井志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沈鼐撰鼐字校臣長洲人由貢生官雲南琅鹽井鹽課提舉是書成於康熙壬辰因來度舊志重爲增輯首列圖考次分天文地理建設賦役官師學校選舉祠祀人物藝文凡十類

河源考

八達江源出[illegible]山[illegible]州東北[illegible]
溪二水交合南流至幽靖府之橋頭再流而為陸涼州
之胡表徑陸涼南流折而西北為丑只之大龍江再更
南流而為阿迷州之龍江合彌勒州之巴甸江又為寧
國府之盤江經飛飛坡再東北流而為師宗州之澤十六
江六度扔村可渡稍東流而為曹苑嶍之傑構可渡方
本卷貯止五六十步耳水勢湍急橫流乃濟裂人刳木
為舟如魚腹然狹而長僅容兩三人河流再折而東爾
則合羅平州之喜國溪及合清水江入粵西之西林縣

衙舍

在城北向東南層級而升其後道即城垣也頭門一儀門一大堂三間曰澄清堂兩旁吏舍二堂三間曰[illegible]堂後堂五間西可三畝闢爲圃有草堂五楹額曰[illegible]堂後爲射堂額曰椒塗東有燕閒之所曰舉業軒查取[illegible]栖深留景之語叢植一本高十餘丈旁枝數百叢起鬱蔥蒼翠爲州城之冠堪謂陋室銘於中也

吏目衙署在州左

儒學衙署在州右

州署八景詩　　管綸

岑峰列秀

公堂高踞萬峰頭曉[illegible]東南入畫樓絕徼璽符同刺史顛地網町亦通侯北門鎖鑰無爭險州治有鎖之門也中國衣冠裳是流早晚喧嗆笳吹發遠瞻王會集共球

官柳搖晴

庭際一畝陰柳條高聳署齋深長條欲比棲烏府寧識如榮一苑林走馬亭堂迴傍向馳鵠泮水溢清泠勸農初能芸稔晚好伴先生抱膝吟

柏陰叢翠



雨溜霜皮萬葉攢當階青翠向屏列枕吟老樹坐塵得頗衆朝飢秀色餐兩暗童童疑偃蓋月明濯濯聚棲鸞堪材且任梓人氏獨抱貞心自歲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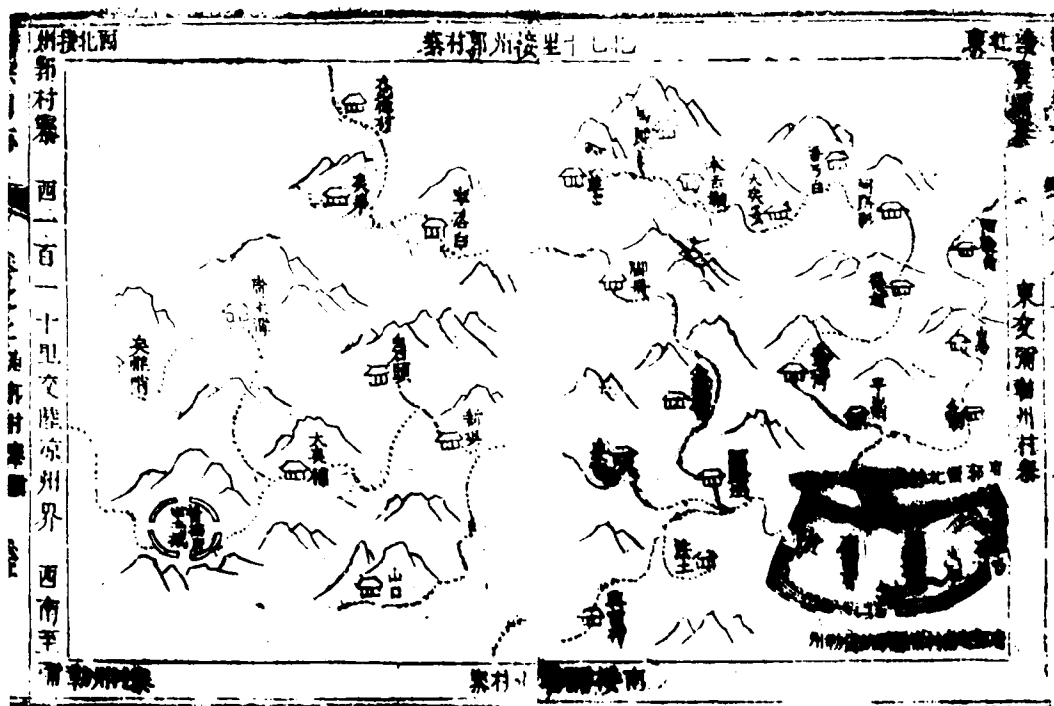
月季呈丹

維摩丈室舊因緣散落天花着處捐錦段新翻巧杼軸曉星初啓寶箱貪夠衣色與香俱幻艷紅匯白共氣獨笑使君年漸老霜鬚逐月也頻添

振衣遠眺

振衣千仞草堂中遠近山光淡濃撫角晨明雲嶺黑峰頭日迴海天紅人歸桑梓三春花作文原一箇[illegible]

州郭村寨

州郭雖分四鄉然村寨落落如晨星漢居其一猓居其二民糧止貳百肆拾石有奇刀耕而火種草食而卉服詠才不足以蔽風雨短衣不足以掩前後糧賦人戶不足當中原小邑一鎮處畱之嘆聖人所以惓惓也歟

府郭村寨

府郭村寨者府城之左右皆師彌二州之地府之西北皆師屬也糧輸於州而徭役於府稍糧壹百柒拾石有奇

上七㵾沙彝

上七㵾沙彝白沙彝種也惟黑耳爲黑沙彝性甚猙獰好仇殺近州者爲上無姓氏百戶其最長也以光爲祀事其次也以抱爲氏

過阿保寨自省始曰瓦羅河去州城一百三十里地難窩被瘴絕難行旅商與人等十月草枯開不爲害所居背旁水宜稻稷雨則積水晴稍則放水終歲無溢之苦作兵器自捍禦兵有強弩標槍環刀鳥機革甲革甲強弩長三尺箭鏃淬以毒藥濡血即斃標槍長四尺亦名梭標環刀製如臘刀不室刀柄有大環

下六嶆

下六嶆沙爽曰阿寧鄉宜常蒲姑六林鍋底者旦光年屬維摩州康熙八年裁維摩乃隸師宗爲地近粤西所更署瀛發人更擇名白沙州寧鄉即丘北去州城三百八十餘里舊城爲維摩州治今廢其城隍廟學宮舊址尚存龍潭一水流出可溉山谿百頃地多蓮稻兵革與黑沙人同好劫擄衆猓猓猓猓性然也其村落曰落凡八阿寧及馬腊八阿勒卞山白矣都八逢肖馬頭山阿扮诡橋矣才各量百地畢此多外來漢人作如化再殺發人仇殺者此

州志

汛防

州城一汛兵壹百伍拾名

阿烈里一汛兵伍拾名

正北一汛兵壹百肆拾名

一分汛彌勒溝兵[illegible]名

災祥紀略

休咎之徵著於洪範君子不言術數識緯者蓋人事耳

明弘治十年阿定鄉有山[illegible]可五丈磅礴一十餘丈一夕震二十餘里止於馬者竜山下旁有三大樹皆不動其宠處爲平地

萬曆二十一年有白蝶群飛蔽天自東而來

三十四年大水

天啓三年大疫

四年春夏旱不雨

康熙元年大旱白蝴蝶蔽天一月方散



三年地震每穀一石值銀十二兩

四年祿昌賢叛犯師宗城

五十二年春二月地震夏秋大水

續編

翠景軒十二截　署知州毛振翧

海棠

雨泣煙愁醉欲沉名妃嬌暈尙堪尋誰能詩[illegible]

徒向秋窗費苦吟

蘭花

貪眠猶是山林性葉葉低垂任晚風乍出一莖香便滿

肯借百草秀荒叢

萱花

解植亭亭辭不華幽閑宛在淑人家黃泉有諳何從見

痛殺西園萱草花

桂樹

桂影蒼蒼帶雨寒昔年曾記一秋歡天香轉眼西風送

只作無花冷淡看

柏樹

何處蟠虬吼碧空曉來雲徹百花叢憑欄一眺凌霄柏

鐵馬千尋正驟風

柳樹

莫將婀娜漫欺人獻媚章臺只一春若無秋來零落盡

柔條寒瘦不堪視

竹梁

閑嫌考槃曾誰顧，珍惜東君卑何存。敢與名花今作主，春來從者放香魂。

琪樹

露滴琪花淚欲紅，銀瑞半倚淬薰風。劉郎去後知誰愛，泣望狼烟瘴雨中。

玉簪

亂綰烏雲髻未成，侍兒摘得一枝輕。却嫌嫩軟香無力，只說冰肌白似珩。

榴花

綠映蒼苔血染枝，艷入正及雨餘時。紅裙妒殺[illegible]愛，未便輕教麗女知。

竹屏

蕭蕭疏影自橫門，錯認吾家煙雨村。一種衛齋青未改，何如山閣作朝昏。

菊花

誰向東籬學種花，平臺風度數華斜。淵明歸去知何處，莫令秋霜染鬢華。

留別翠異軒一絕

纔安行灶煮新茶，却道仙園不是家。兩袖清風攜得去，



曾誰悵念滿亭花。

寄夏刺史

新來刺史樂何如，棚壁初糊地舋除。最是曉窗敧枕候，簾前風度桂香餘。

楚水巴江一棹遊，如君氣味雅相投。可能不結為知己，許刻金蘭社譜中。

酬毛刺史　知州　夏治源

城市山林總不如，相沿習俗敝難除。自慙整頓無長策，邇步前途問疾徐。

骨肉斯文自古遍，況今萬里一官同。歷來甘苦默相哭，不在尋常物色中。

呈汪郡伯　汪公蒞師五載今署府篆

循聲久已著方州，五載辛勤布政優。父老行吟[illegible]澤，[illegible]舊聞說宏猷。相看極盛難為繼，只恐無才自[illegible]羞。[illegible]衍蜉蝣依大廈，餘輝照我亦風流。

師宗道上

難端怪石偏崚嶒，疑是牛羊牧我陵。人秀不因[illegible]，官錢忍向磽磽增。攜來飽玩羞生色，[illegible]。那得神仙真妙手，點成方物許同登。

## 疆域考

師宗在省之東南其地東至曲靖府羅平州界七十里西南至廣西府界五十里亦州境之府郭也南至廣南府界四百四十里東南至廣西西林縣界三百里北至羅平州界三十里東北至羅平州界三十里西至曲靖府陸涼州界四十五里至省三百三十里至江南江寧府七千六十餘里至北京順天府一萬九百六十里東西相距一百餘里南北延廣六百餘里

山谷幽阻交廣瘴癘 見廣輿記

## 分野考

### 井鬼躔度

東井八星與鬼四星南方朱鳥七宿之首與目也按古曆法井宿赤道三十三度三十一分黃道三十一度三分鬼宿赤道二度二十分黃道二度二十一分

八朝曆度井宿五度皆屬未宮漢天文志起井十六度唐志起井十二度晉志與費直皆同唐志蔡邕起井十度明起井九度一十八分四十一秒

本朝起井初度蓋以赤道分天之中亘古不易黃道於日月五星之常不能不因歲差而變易也論分野者惟

御製新法[illegible]分野書[illegible]

以赤道為準井鬼之星於分為秦於野為雍梁二州為巨蟹宮為鶉首未宮井宿則雨水昏中鬼宿則春分昏中

### 北極出度

雲南北極出地二十二度四時之日皆出卯入酉其時微分初刻正刻耳與京師出寅入戌出辰入申之不同者以京師北極出地四十度強故也

何日錦車來闕下西窻夜雨得重論

王政 武進 徐永宣 舉人

情親賦河梁在夢見顏色醒來各天涯雲樹渺何極歲
暮傳好音行李歸自北
君恩許過家純孝卜畢食事了訪故人顛倒託離憶詩
編小游倦曾檢降大國光燄出辰沉貞與杜韓過北征
豎南山評論互曲直雒筆爲合同山谷定語塞政行六
詔閣經誦成樂職頡頏漢循良吏治經術飾所恨絕世
才留滯爲[illegible]禁中簡知行報最爽惆悵詩老頗念山
[illegible]類謝酒挽我欲登碧雞借[illegible]



倦筋力帶柯繫相思飛堕之羽翼極學姓字人有[illegible]
中識

迎神樂奏咸和之曲

大哉至聖道德尊崇維持王化斯民是宗典祀有常精
純並隆神其來格於昭聖容

奠帛樂奏寧和之曲

自生民來誰底其盛維師神明度越前聖粢帛具成禮
容斯稱黍稷非馨惟神之聽

初獻樂奏安和之曲

大哉聖師實天生德作樂以崇時祀無斁清酤惟馨嘉
牲孔碩薦羞神明庶幾昭格

亞獻樂奏景和之曲



百王宗師生民物軌瞻之洋洋神其寧止酌彼金罍惟
清且旨登獻惟三於嘻成禮

終獻樂奏景和之曲

曲同亞獻

徹饌樂奏宜和之曲

犧象在前豆籩在列以享以薦既芬既潔禮成樂備人
和神悅祭則受福率遵無越

送神樂奏祥和之曲

有嚴學宮四方來崇恪恭祀事威儀雝雝歆茲惟馨神
馭還復明禋斯畢咸膺百福

文廟祭器

籩豆二百　簠簋五十

爵盞一百二　登五

大吊匣七　鉶十五

大爐瓶一副　中爐瓶一副

燭臺六十　大燭臺一對

祝牌二座

書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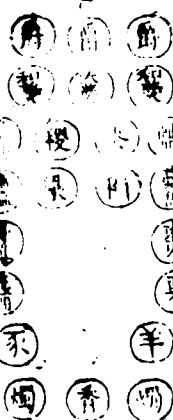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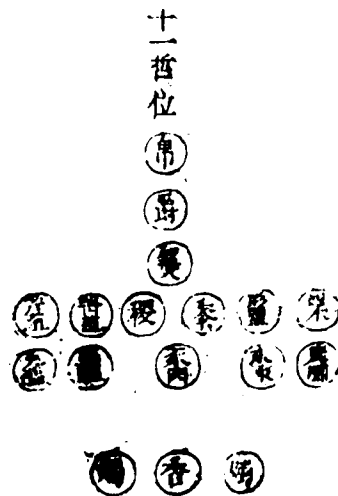
四書解義一部　四書[illegible]一部

易經旁訓一部　詩經旁訓一部

書經旁訓一部　禮記旁訓一部

春秋旁訓一部　學政全書一部

忠孝小學全編　朱子全書一部

周易折中一部

原缺第十九、二十葉

賦役考

師宗昔稱羈縻州地瘠不宜稻麥赤壤即果蔬之屬亦罕有沙人居其七儸㑊居其二漢人止一耳

額徵條編地畝銀玖百零柒兩壹錢玖分壹釐叁毫肆絲內

起解

布政司項下銀貳百壹拾陸兩肆錢伍分[illegible]貳絲陸忽零

存留

知州一員歲支俸銀八十兩

門子二名每名年支工食銀六兩共銀一十二兩　皂隸十二名每名年支工食銀六兩共銀七十二兩

民壯三十名每名年支工食銀六兩共銀一百八十兩

轎傘扇夫七名每名年支工食銀六兩共銀四十二兩

庫子二名每名年支工食銀六兩共銀一十二兩

斗級二名每名年支工食銀六兩共銀一十二兩　禁卒四名每名年支工食銀六兩共銀二十四兩

儒學學正訓導各一員歲支俸銀三十一兩五錢二分

齋夫二名每名年支工食銀六兩共銀一十二兩　膳夫二名每名年支工食銀六兩共銀一十二兩

門斗二名每名年支工食銀六兩共銀一十二兩　馬夫及馬草料照例支銀一十二兩

吏目一員歲支俸銀三十一兩五錢二分

勺該糧玖拾肆石捌斗玖升伍合玖勺捌抄柒撮肆
圭壹粒　奏田免夾起科秋糧伍百陸石叁斗柒升
貳合叁勺伍抄捌撮貳圭貳粒捌顆內除割開化府
糧貳百伍石實糧叁百伍拾伍石叁斗柒升貳合柒
勺伍抄捌撮貳圭貳粒捌顆　以上三則並奏田免
夾共該
原額秋糧折色伍錢米壹千陸拾玖石叁合伍勺壹抄
內奉敗折色無耗米貳拾肆石捌斗折色米壹千肆
拾肆石貳斗叁合伍勺壹抄該銀伍百[illegible]
錢壹釐柒毫伍絲伍忽因軍需匱乏奉文復本色
[illegible]
今附入節年開墾起科實徵前數
差發米牛銀捌百捌兩捌分柒釐此項久已免徵

續編
原額稅秋糧米一千一百五十九石五斗五升七合七
勺零原額條編地畝銀九百[illegible]七[illegible]三錢九分一釐
三毫四絲自康熙四十四年至[illegible]五七年陸續開墾
下則地一百六十二頃七十一畝二分八釐二毫九
絲一忽四微七纖科實稅四石一斗一升六合六勺
三抄四撮五圭八粒八顆四粟該地畝銀四錢六分
二釐八毫五絲六忽七微二塵一[illegible]五渺陸續開墾
下則田二頃七十畝二分三釐五毫科秋糧四石一
斗八分八合六勺四抄二撮五圭該條編銀五錢二
錢七分六釐四毫四絲九忽七微一塵一渺八漠
[illegible]賦役考　[illegible]
以上二項共加增稅秋糧米八石三斗五合二勺
七抄七撮八粒八顆[illegible]粟共加增條編地畝銀九
兩七錢三分九釐[illegible]六忽四微三塵三渺三漠
額徵稅秋糧米一千一百六十七石八斗六升二合九
勺七抄七圭八粒八顆四粟
額徵條編地畝銀九百一十三兩[illegible]錢三分六毫四絲
六忽四微三塵三[illegible]漠

汪之志　汪大□
李　敬　李紹入
楊　愫　楊　全
張偉烈　唐　文
涂　瑞　黎　懷
徐而郁 任臨安府訓導　楊　楷
李淑田　李敦崇
王　淇　何　洛
趙燦璉　馬良臣
黃俊民 字用貞年八十入學六十四年應鄉試六十分歲貢自幼足跡不履公門諡曰淵齋文獻



張弘勳　李　陽
熊文炳

鄉舉

趙景濂 字麗天雍正丙午科舉人　王天祥 雍正甲辰年補行癸卯科武舉
張　諴 字嘉猷康熙丙午年恩貢　黃漢周 字子卿雍正元年拔貢

列傳

循良傳　管　楡

明有牧曰李崧者任師宗多惠政其治蹟亦不載通志
記其甫下車歎曰以數十家窮黎當一荒州其何以堪
官守有常吾知冰櫱而已在任九載利興弊剔自奉澹
如晏子衣布質諸民者去官之日士民愛之追送百里
號泣徹路爲立祠祠亦不存後舉入名宦歸之以循良
稱者崧一人而已自明迄今歷百餘年之久宦蹟政行
歲月已一無可考斤斤焉木主寸尺之間若或毁壞腐
折則併其姓名湮沒而不存矣悉固循良一傳功豈不



偉哉古云良吏不甚然乎史載朱邑病且死屬其子曰
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民果共爲邑起
家立祠歲時祀祭不絕由李公崧之先後同轍然邑係
有本末可傳而崧行事獨無考百年之間徒擬之荒烟
蔓草之祠堂欲問其事而故老俱無在者豈以蟲蟲遺
民不識不知而邑之士大夫又無究心而志其實行此
亦崧之幸而不幸也歟崧字肖梧四川內江人嘉靖間
任後陞大理府丞其後有伍撰文黃宇者亦以名宦祀
管楡曰崧循吏也循吏之德更十世不忘吾急長而論
之古云政隘神交而寧慈祥方斯後出其人可知

忠烈傳　管榆

大厭明德流賊外訌豕突蛇𧔥瓜分豆剖板蕩中原康爛遺徵其間忠義之士往往著節浙中滇宜良史才也纔表忠記一書闡揚忠烈如不及余讀之鈎嗔有明宗養士之報遊成嶽嵩喀誅戮慘酷而忠義之氣久而猶存奉調至師宗又得徐公者公諱道興河南睢陽人崇禎季年以都司經歷署州篆以廉惠著值流賊滋蔓公命民各挈家遠避獨朝服坐廳事賊驅之出迎不應脅之降罵不絕口誘之以官怒以手中酒盃擊賊曰有死與徐道興無從賊徐道興也吾朝廷命官豈從賊求



活耶誘之百端終不屈遂遇害叅州東門外明亡無郎瞻祭與嗚呼明季流賊之禍起於蜀而入滇而楚豫隨之再自楚入滇而中原遂不可支矣自辛巳迄癸未三年間所稱豫楚十二王大略踣命失國窜身偷生其時止相握劍印專征所在經略巡撫及諸大帥擁重兵恣賊壘而軍者大約非先時則遠走臨賊則棄城耳甚者蒙面喪心朝對壘而夕授偽職風節之隳掃地尚忍言哉公一都司經歷耳職居下位而又五日京兆乃能朝服中堂捐軀罵賊百年之下忠烈之氣凛然如生豈不岌然大丈夫哉當與沆之甸房景春同傳史冊豈可

感沒於蠻獠之區使後世名湮沒而不彰可勝惜哉世有歐陽文忠者以史家法作傳當曲盡摹畫紙上勃勃有生氣惜乎余文之不逮歐也又云公左右止一僕先一日公以白金二錠囑僕曰此朝廷俸物也念汝勤苦多年以一酬汝其一賊退置棺斂我社稷之臣死社稷封疆之臣死封疆吾志決矣言罷擲鎗欲裂僕擲金大哭力請從死歷一日見廨起風曰賊至矣爾不即去我與爾皆無遺骨爾之過也僕叩頭泣血狼狽出城公死後斂公如命惜其僕姓名不傳

管榆曰位無論大小惟其時共任無論久暫惟其盡忠



公位不足以盡才死不能激鄉悲夫然公以一經歷其所樹立乃能卓卓如是嗚呼[illegible]亦也大可感也夫

師宗州志二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國朝管棆撰棆武進人官師宗州知州是書成於康熙丁酉分九圖五紀畧九考四傳師宗舊無志是書草創簡畧粗具大綱附藝文於各門中用宋人舊例惟多錄已作殆成紀遊之集則未免輿記之結習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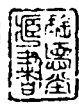
〔康熙〕揚州府志四十卷

（一）

〔清〕崔華　張萬壽纂修

吉林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重修揚州府志序



郡邑之有志也猶方輿之史也其人物臧否猶史之世家列傳其山川形勝雲物禨祥猶史之天官河渠其物產土宜風俗好尚猶史之平準貨殖而人文之盛衰制度之興革廢沿猶禮樂儒林藝文諸書其事歷千百年其文閱古今制

作之林亦綦重大已然史之成也一定而不移志之作也隨時而更定文有妍媸之別事有真贋之殊要視乎主持之人以爲可否



歷代之史自馬遷班范而後僅推歐陽永叔豈非文以人貴人以文傳相濟而成盛美也哉吾揚之有志也較他郡邑尤難六朝煙景之地五方雜處塵土俠猾之鄉輪蹄輻輳廬舍則繡錯綺紛市肆則肩摩轂擊風尚易爲移易習俗時有變遷志之不容不亟修



也而亦非可易言也唯其人而後可修唯其文而後能修苟非其人非其文以憑私挾臆之胸陳腐浮泛之筆冒濫勝任點污全璧

可勝浩歎哉長眞金公士林僑肸藝苑宗工天下望之推爲景卿守吾揚僅一載撫蒼黔如父母培士氣若師保振衰起弊救患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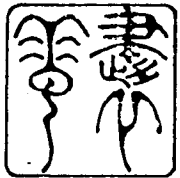
危襲黄召杜不是過焉會功令有修志之舉公毅然興起攷據前猷參稽後籍芟其繁蕪彙其典要凡人物之貞愚形勝之沿革制度

之廢興存眞去僞崇實黜浮遂成一代典制文章經濟萃美一人眞與歐陽永叔相伯仲焉吾揚何幸而遇斯人爲斯文之領袖哉



書成之日問序於予時予濫竽掖垣不及襄此盛舉切幸人傳而其文傳文傳而其地傳其地與人物俱予亦得竊附以聲施不朽

爲故不揣迂疎而漫爲之
序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吏科
掌印給事中正三品李宗
孔拜撰

揚州府志　李序　十

序
國有史郡有志重矣考一代治
亂興革君臣庶事臧否得失使
後世有所覩法視乎史問一郡
山川人物風俗險塞美惡户籍
生齒之稠繁禽獸草木水土之
產畜使治此者瞭然而來游者
得所止則視乎志統天下之志
上之天子付之太史採擇而書
之即以成一代之史所繫於國
家何如也興王在上必得著作
之臣取勝國之史而修之近或

揚州府志　汪序　一

百年遠或數百年而後成賢有司爲郡暇取郡邑之書稽覈考證之删其蕪而增其新事取其信文法乎古大抵數十年而一易簽史不可以間作而志則不可以不修顧修之亦不易宦遊



商估滿天下稽之户口無一下在籍者寒寥田野之窮民其人死已久而名猶隷於籍謂天下之户口可信乎供賦徭役於經制者不行於井里定於司計者變亂於奸胥守令之能者粗

窺其大綱而不能者憒憒終而已忠孝節烈名宦寓賢隱淪才藝之士考之往古不世出而今家龍比而户曾閔者而寡者以節書貴而不必德者以賢祀鄙辭惡札繁縟連篇人物藝文至



於今何獨盛也凡以執筆其間者不過取舊集而繕錄之妄有所增益數月而集成署其端曰某年某官修要名而已耳以是爲修何可以爲志曲沃少師衛公引疾久矣

今上思其賢欲倚爲治安車蒲輪
起於家
召對命言天下事無隱公條列數
事以修一統志爲急
上曰可詔督撫下郡縣於是天下
始知志爲國家之所重如此言



者又疏請修志禁私派務得人
使可傳信
朝廷並下其議則修志於今日烏
可苟焉爲也方是時山陰金公
知揚州甫蒞事即以志下詢余
請博採於公獨斷以信不可參

於人公搜前志得故明萬曆中
鄉大夫盛公儀所修及近代諸
本又下令九邑各以所輯新舊
志進合以
本朝因革文獻之徵驗彙爲書
未成會公擢副憲督視江蘇八



郡郵政鹺法輶軒之暇精搜嚴
別必信必文逾年而書成以示
余曰志初謀於子今幸竣事子
其序終始焉余以非才遜謝者
再公屢書促不倦恐辱公命夫
志史事也況忝

天子命將達於
御所頒之史館取信於天下後世
敢不慎公固賢者治揚僅一載
視民寬和若慈母又好文愛士
遠近歸之去而士民思之不忘
古所稱仁者也仁者之言必不
誣則其爲志不可信哉不可信
哉
賜進士出身內閣誥勅中書舍人
汪懋麟頓首拜撰



# 揚州府志原序

古者天子五年一巡狩於歲之四仲會諸侯於方岳是
時爰令太史陳詩市司納價齊其律度量衡詢其耆老
疾苦於以別知九土之務而勤恤乎民懋哉何道之隆
歟今遙遙如聽遠音矣益後世時邁不歌省方之役以
簡書畀諸直指使者使者按部所至一如東岱西華南
衡北恒之典之重山川之圖籍於是乎獻焉戶口之登
耗於是乎各焉田畝之蕪治於是乎省焉財賦之會計
於是乎覈焉吏治之失得於是乎察焉風氣之貞淫於
是乎辨焉鄒與繡壤中星嶽靈異鬱鬱蒸蒸挺爲人士



則前英後喆光史耀冊者於是乎訪之廬造之𨼆焉險
隘要害之處藩籬牧圉周防設禦用備不虞則營壘伍
卒棊置星布者於是乎御戎服討軍實焉至於館閣文
章之彥鄒枚鮑庾之徒或以玉珮瓊琚倬明河漢或以
吉光片羽輝媚澤山一時發爲文藻千世照人顏色凡
有嘉言雅什亦於是乎收之賚人告採之潤金石焉至
於天性之所激盪風教之所鼓動奇有奇節與烈足以
廉頑夫立懦夫者炳然日月爭光傑然天壤不敝又於
是乎旌厥閭表厥墓焉他若垂弓和矢摩挲古色荒丘
幽穴𨻶碣猶存荒墟蔓草間聽其湮滅亦缺事也鏡古

者戍一過而問焉諸如此類小之一邑大之一郡莫不
恃潤而筆之於志以昭傳信以示來茲至重典也舉郡
國之重典而任其散落無考湮沒失傳致後徵文考
獻之家蒐獵掌故遺飛烱斷臨文悼嘆嗚呼此不為官
茲土者之責而誰責歟元不佞自三韓起家以守維揚
郡自庚子以迄
沖聖御極之三年數易寒暑日夕糾虔惟惴惴以不克
副　千不是懼公餘退食慨然念茲延袤數百里地襟
江帶海包絡吳楚通道甌粤而古號稱名區近亦不改
郡會又慨然念茲數百里地中其所為城郭溝池守得



以問濬築其所為丁男租賦守得以問盈縮其所為官
方土俗守得以問善敗其所為蹤伏幽人綢繆陰雨守
得以問虛實其所為宦於土而名成産於鄉而行立守
得以問俎豆其所為名山有業登高有賦守得以問臧
否其所為志士循胸孝子割股烈婦靡他守得以問闡
揚其所為遺址舊物若滅若沒守得以問存失不佞守
也奈何俾冊府掌故殘缺不登僅僅留一綫哉前人有
言曰郡之有志猶國之有史也國不史不國郡不志不
郡茲繙維揚舊志而因搖膝之蠹篇殘簡闕者什九僅
存者什一改玉改步不無烽燹他書祖龍尚鮮關繫因

考前志一綱自前朝成化纂修而後垂六十餘年而一
修之嘉靖又越六十年癸卯再修之萬曆時主
其政者太守楊公洵也由萬曆歷
今甲子再週干支適與往合梨棗氣運會當興新所
未可知但為時久遠兼丁改物則夫今昔異同之文編
帙未及之事或不能一二端舉也爰移檄十屬長併致
訓於十屬之司鐸俾延集其地之衿士討典故者臚列
其六十年沿革建置美蹟芳風種種未收志書者後先
以郵筒報至不佞給筆札以屬之郡儒生一二人俾令
仍其舊款增以未緒自賦役鹽筴兵防官制欽遵



本朝功令更訂入志外其判款雖有添注無大造損是
以僅閱數月而書成悉新之剞劂與日前指巡方觀風
問俗據是帙以報
天子璽書之命其尚有完書哉然是役也十屬長從慂
而贊成之諸學博將衿士搜羅而編輯之不佞元不敢
有其功至茲編之條流粗舉採綴未周以訂休文者致
刺譏焉請以俟之博雅君子康熙甲辰歲八月之吉中
憲大夫知江南揚州府事三韓雷應元撰

凡例

一郡志修于康熙十四年已勒成書續于二十一年因
會典正在纂修等事奉　憲檄纂修以建置無年表
戸口無分數河渠無水利以及鹽課漕運江防海防
驛傳關稅雜記未經詳列飭府一一補完其十五年
至二十一年亦須補入時郡伯崔公實董其事其草
稿呈　憲纂入該省通志續于二十四年又奉　憲
文刊行因更加討論惜見聞不廣不無文獻無徵之
慨焉



一揚郡爲天下都會包江海亘南北有腹背咽吭之係
天下之大利鹽爲政天下之大害河爲政而揚均任
之利害所關國脉係焉烏容略也前志于二端尚爲
未備茲特詳言之以備稽考
一河渠舊志僅列河目其歷代導治之方經理之要大
而川瀆變遷細而堰閘興廢尚未詳明茲特蒐羅登
載非欲矜綜核也不溯其自安知今古之殊不規其
全烏覩源流之大苟徒管窺蠡測何異膠柱之鼓而
刻舟之求乎故歷采河工之關於揚者間或及于境
外而以

國朝諸奏議附其後至其代之時勢或殊策不多及
一水利既已分部則所紀者溝洫之小而所重者田疇
之利也不得復與河渠混列然揚郡近爲四瀆注海
之區其利在畎澮陂塘者十居一二叅庶艱食仰在
水行地中之日故諸邑蓄洩各有其宜略舉其治之
於境內者若大工之源委則與河渠相表裏云
一志內學校傳附公署之後而名宦鄉賢亦載祠祭之
內茲更列一卷誠以定國家明人倫莫重于此也至
於社學書院無非正學維風之地法得而備書之
一揚地襟江帶海則斥堠宜嚴守汛宜密目今江海晏



然蛟蜃雖不揚波而萑苻尚虞伏莽則稽尺籍嚴戍
守詎忽乎哉詳載以備稽考
一戸口屢經詳考復據高郵儀眞二志所載益今之所
考者唯丁而已至于戶則故明之黃冊已止照田立
戶矣故自隆萬以下略戶而詳丁至我
朝相沿亦止就戶核定人丁照丁納銀今戶口志中
丁戶則舉其數不列口丁則歷年增減皆備載焉
一歷代牧守宰令備載秩官其有治行昭著功德在人
者方列傳名宦然止節舉其在官事實乃若生平懿
行嘉言未能殫述又其尚生者不載而

一本朝鉅公惠澤勳猷足光天壤謳頌既在宦成則揚無殊論定特標實蹟以永去思

一舊志人物或有鄉賢之稱或有名宦之目今所載前賢襲哲統名人物似爲包舉若忠節而下以一行表見析爲十則序列于後其間論古務核考今必核惟孝子節婦風教所關舊策罔有傳疑新編未敢妄削良以扶倫變化不妨存厚云爾

一藝文志前載詩文甚富續集惟擇其議論之有切民生紀述之有關風化者附于卷後其吟咏佳篇僅登什一掛漏之譏有所不免焉

郡人王方岐謹識



揚州府志目錄

賦役 草場 蘆課 戶口 蠲免

卷之十一

鹽法 鹽法秩官

卷之十二

驛傳 船政 關稅 漕運 江集

卷之十三

秩官上

卷之十四

秩官下

卷之十五



選舉上

卷之十六

選舉下

卷之十七

祠祭

卷之十八

古蹟 塚記

卷之十九

寺觀 仙釋附

卷之二十

冢墓

卷之二十一

名宦上

卷之二十二

名宦下

卷之二十三

人物一

卷之二十四

人物二

卷之二十五



人物三 忠節

卷之二十六

人物四 篤行 孝友

卷之二十七

人物五 列女

卷之二十八

藝文一 撰著

卷之二十九

藝文二 賦

卷之三十

輿圖

江海襟帶職維揚州晝疆設險形勝是捜伏波采朱少文臥遊按圖以索瞭然在眸作輿圖志

揚州斗域都會屏障三吳枕淮帶海大江在其門闔四會五達首推名郡然地處必爭有險斯固凡山川陞池邊界道里阨塞之所在必晰如指掌乃可平時善疆理有事固防禦焉雖歷經劫火井閭市廛遷改非一而江山城郭今古依然勝蹟不與俱泯繪諸首帙俾展卷者寓目瀏覽廣於尺幅中得辨上審方之要云

揚州府志
泰興縣四境圖
泰興縣城池圖

高郵州四境圖
高郵州城
平水大王廟
揚州府志
卷一
輿圖
高郵州城池圖
東教場
光孝院

興化縣四境圖
興化
縣城

揚州府志
興化縣城池圖

泰州四境圖
泰州城
泰興縣界
興化縣界

泰州城池圖
水關
光孝寺
書院
泰山
泰州治

揚州府志
如臯縣四境圖
如臯縣

揚州府志
如臯縣城池圖
儒學

通州海門四境圖
通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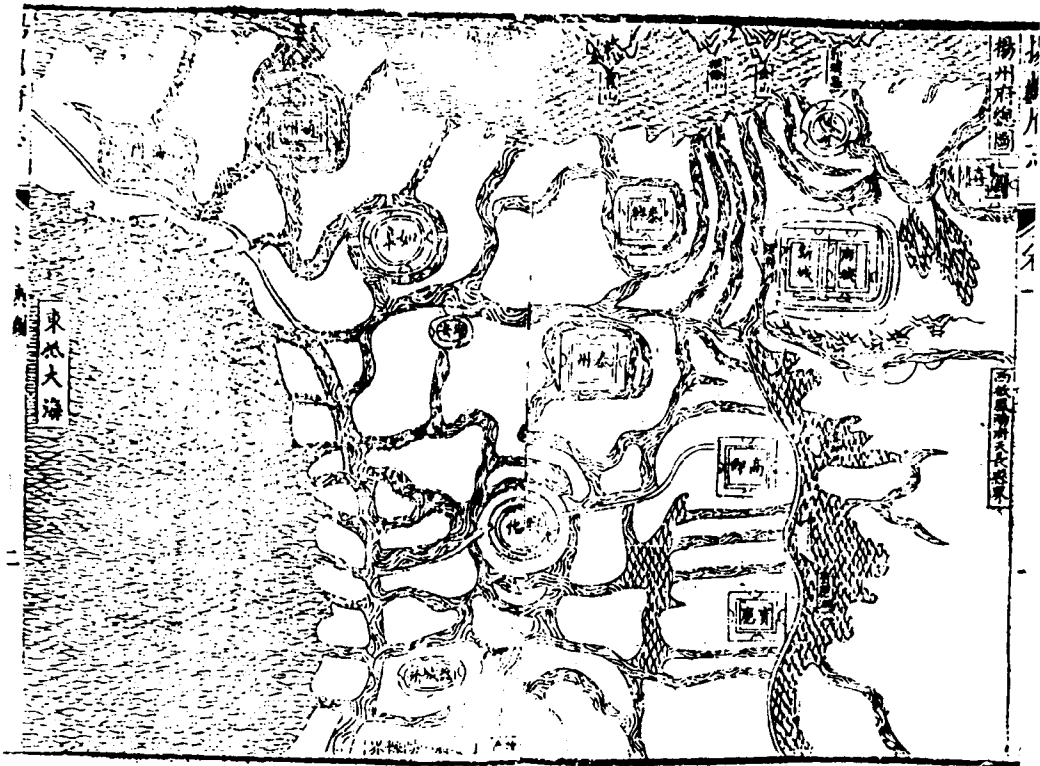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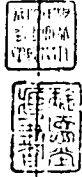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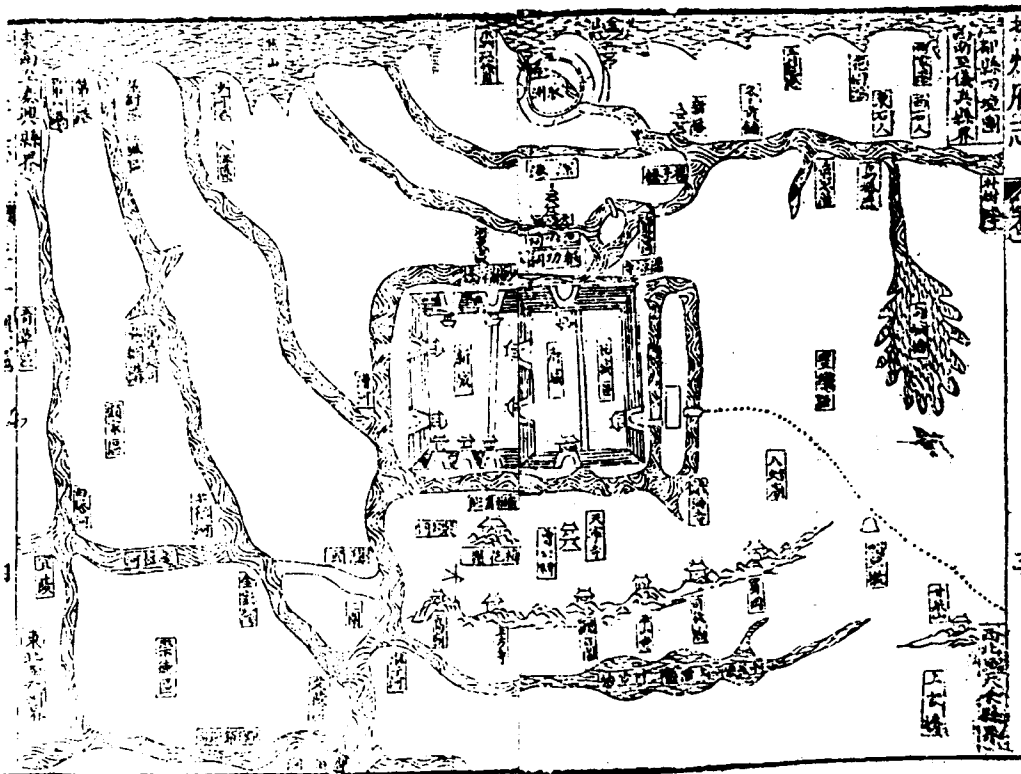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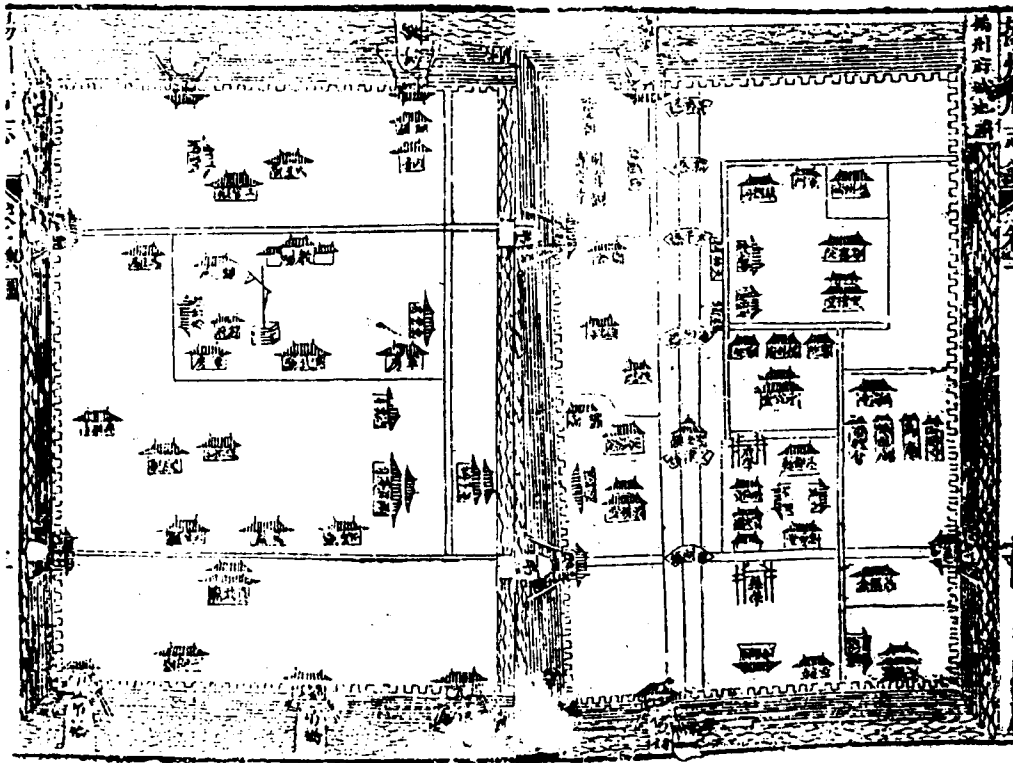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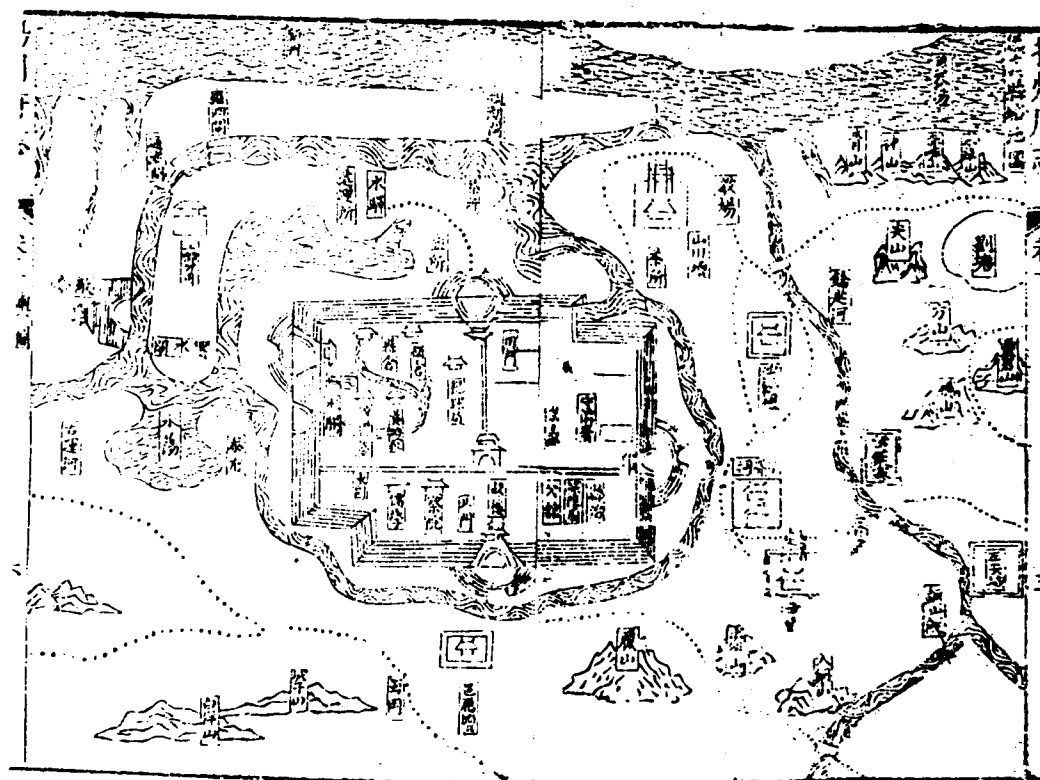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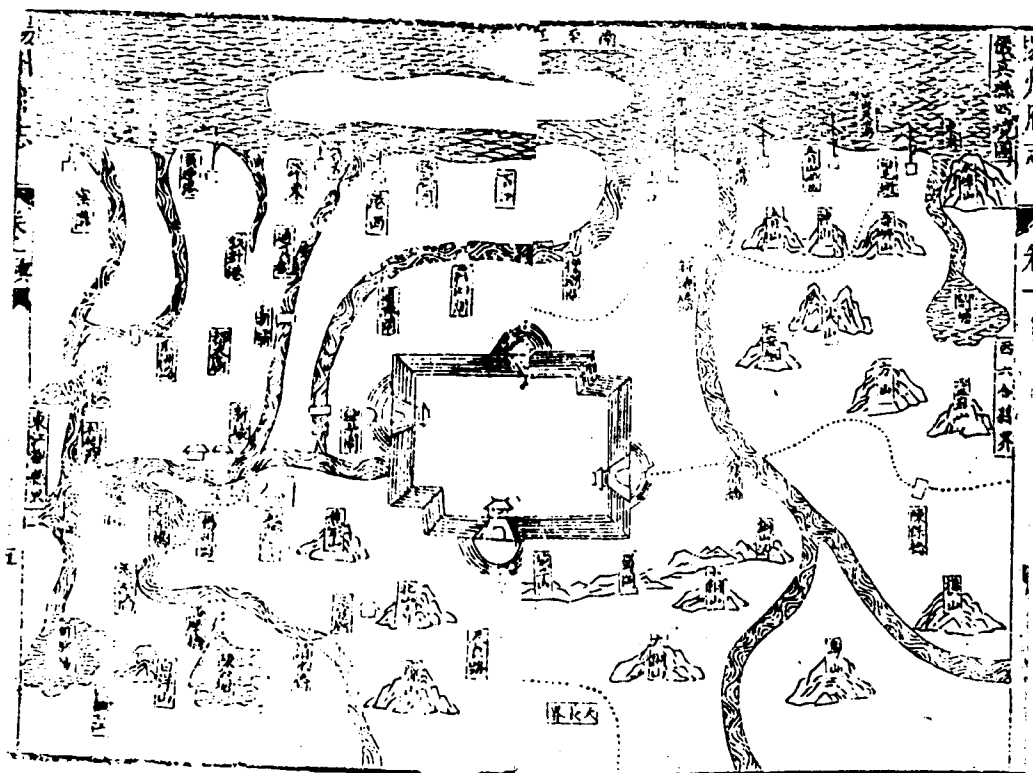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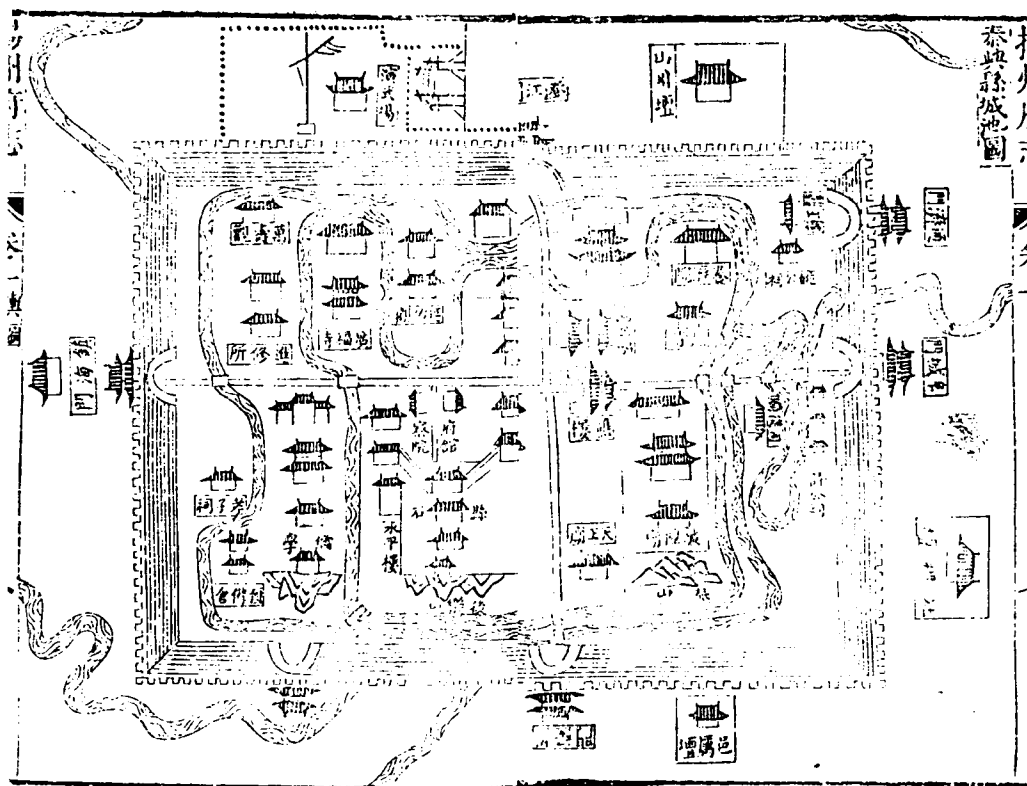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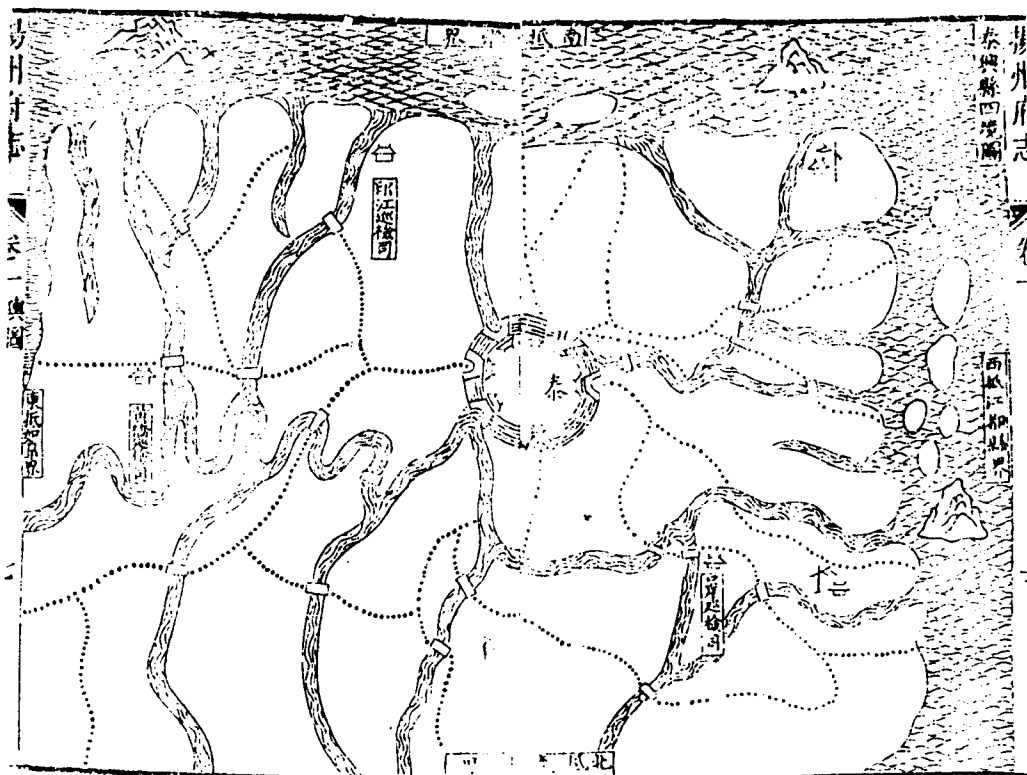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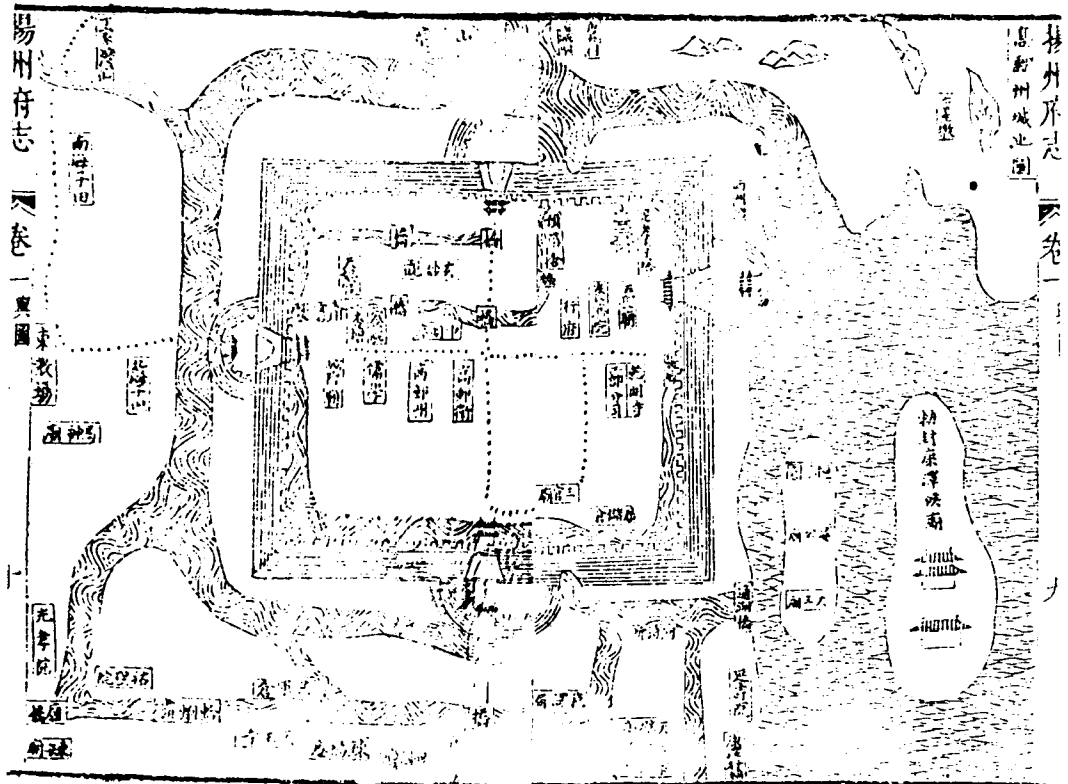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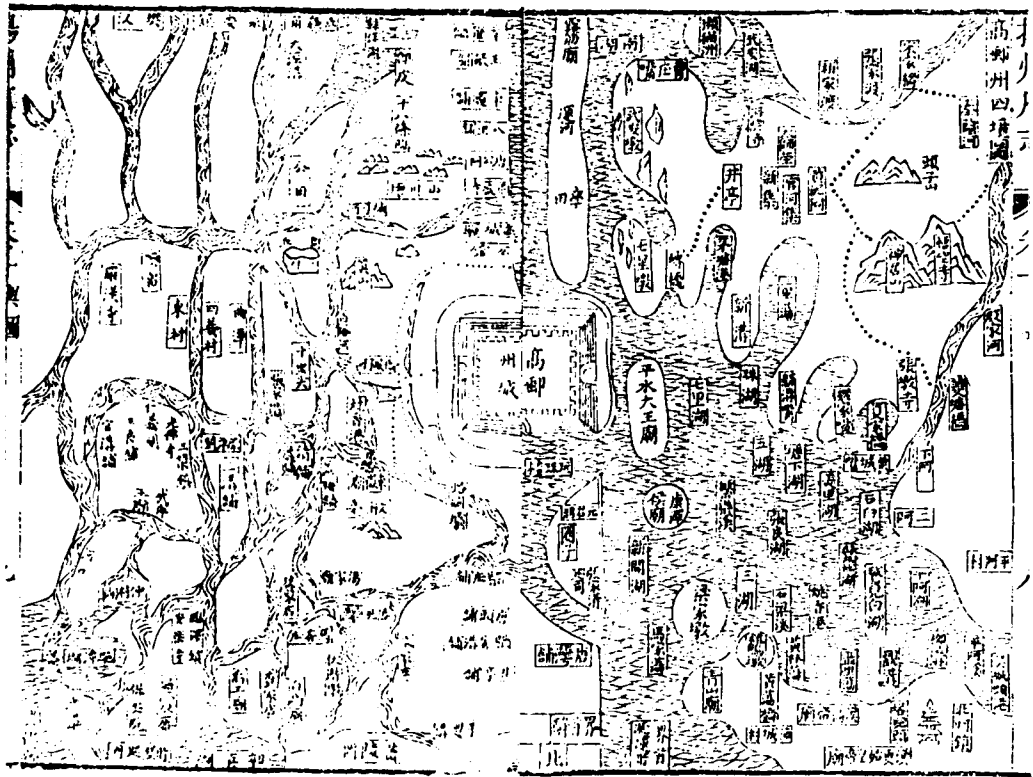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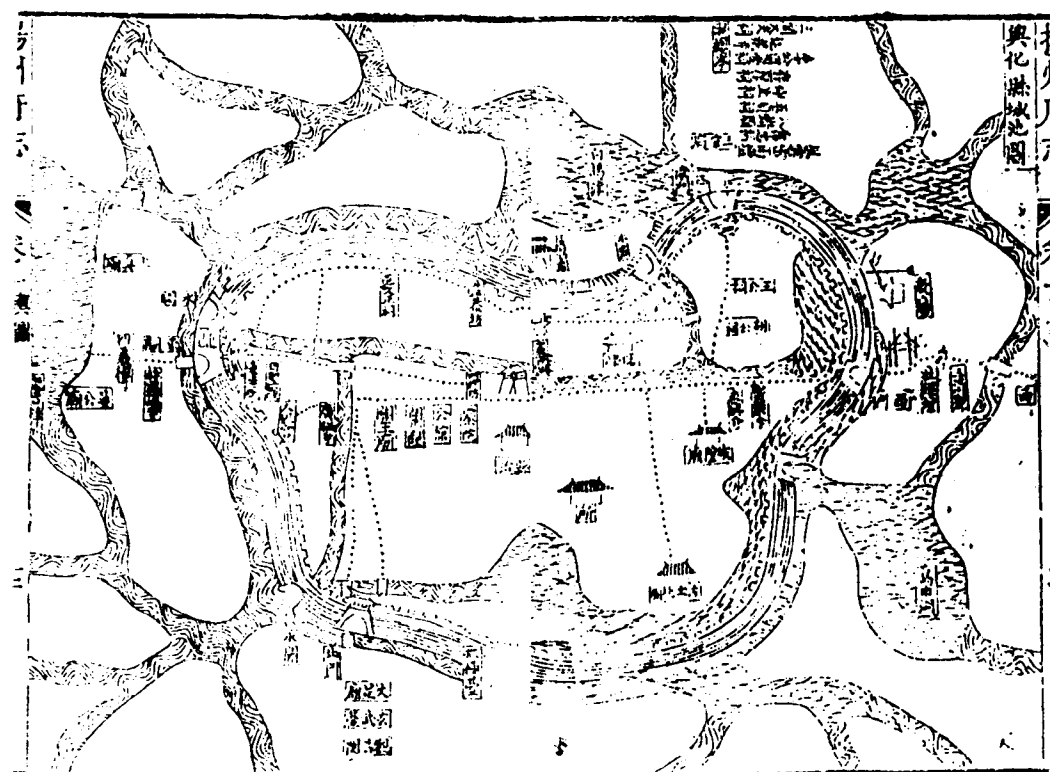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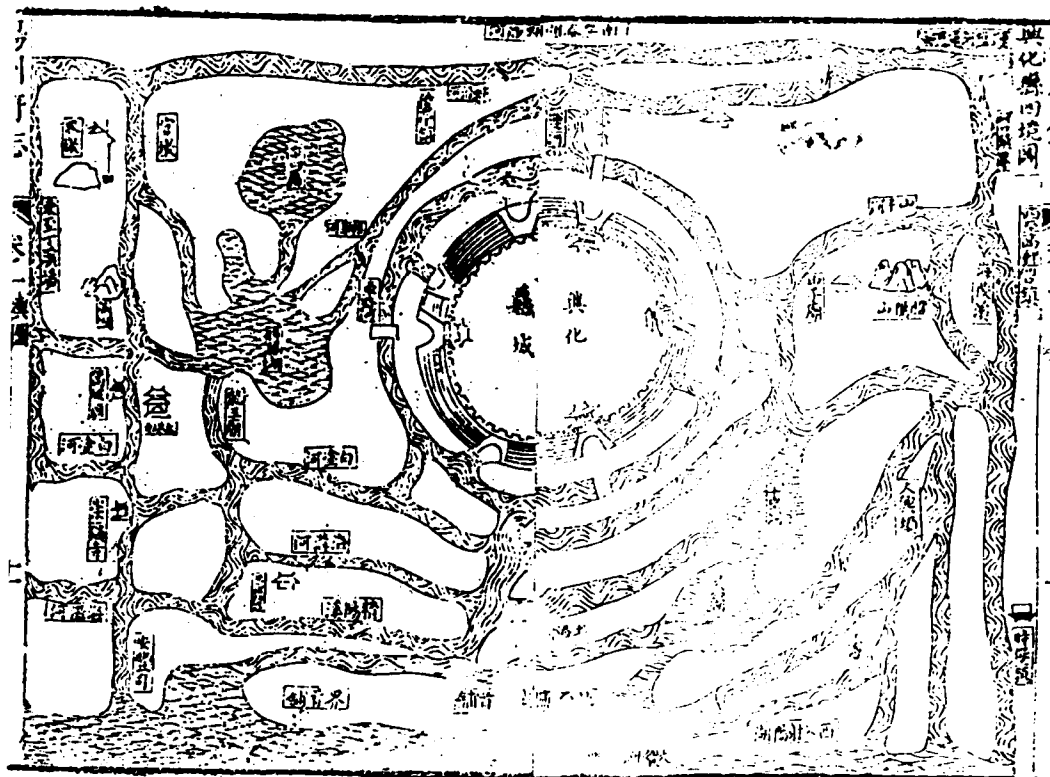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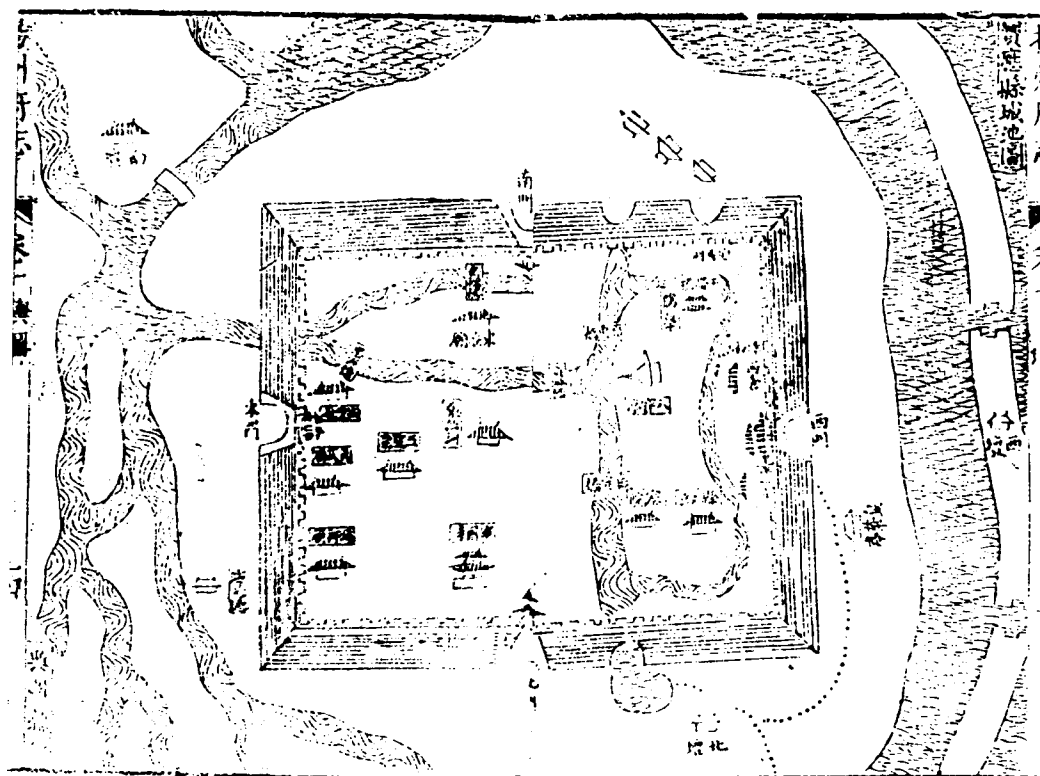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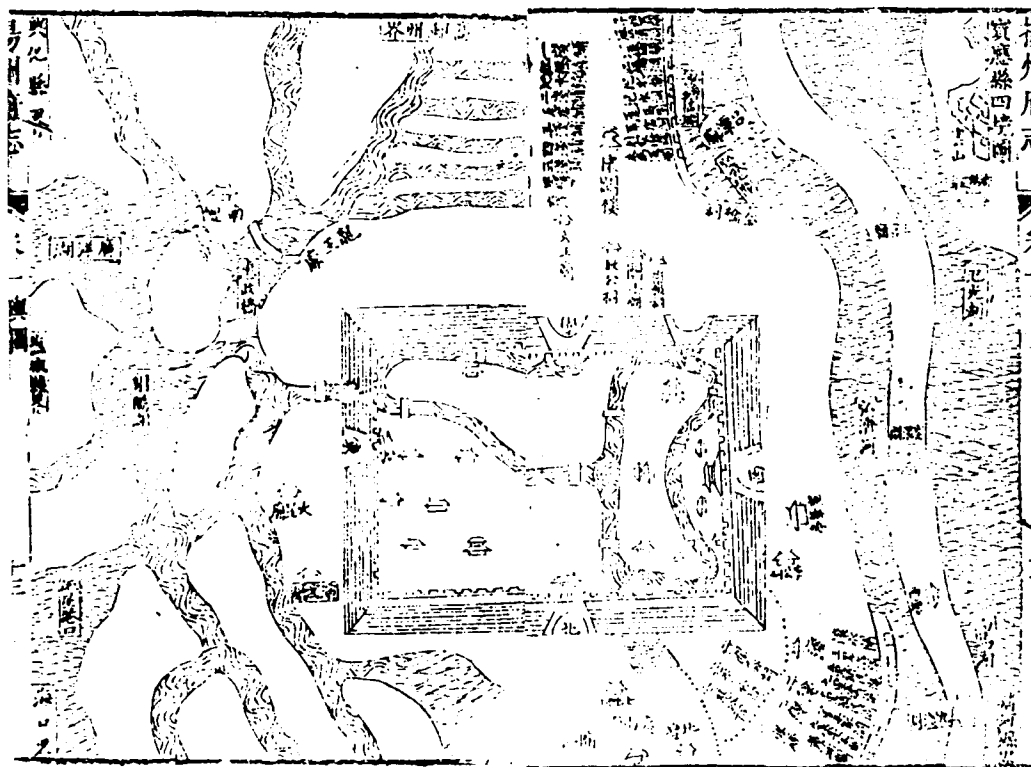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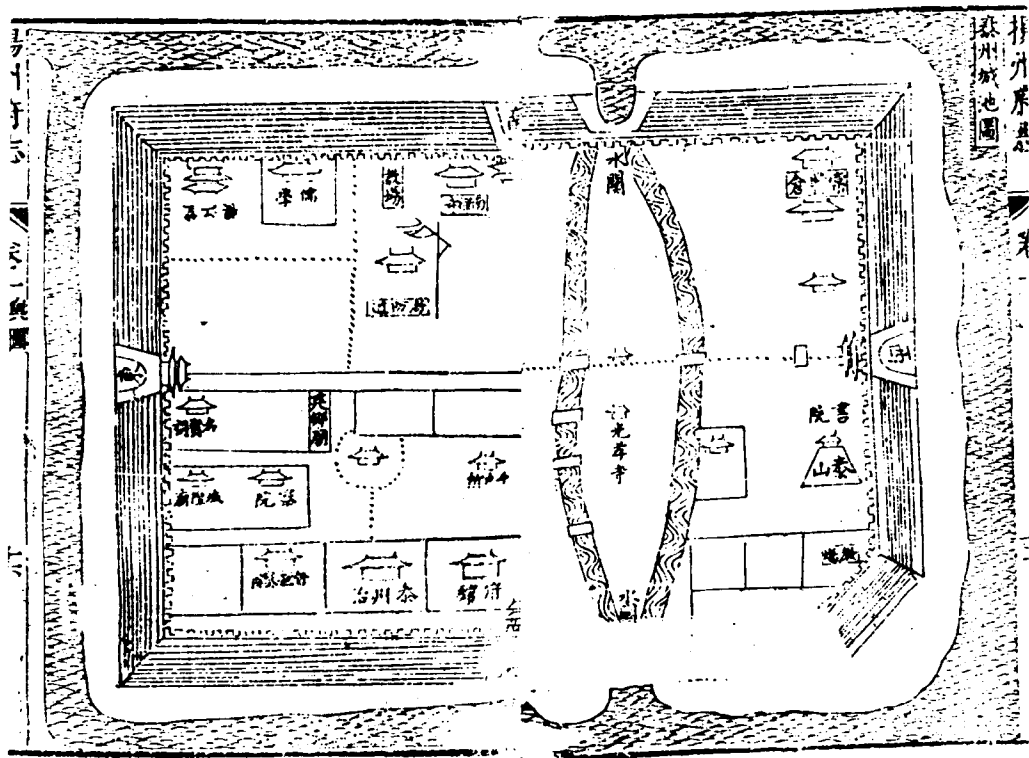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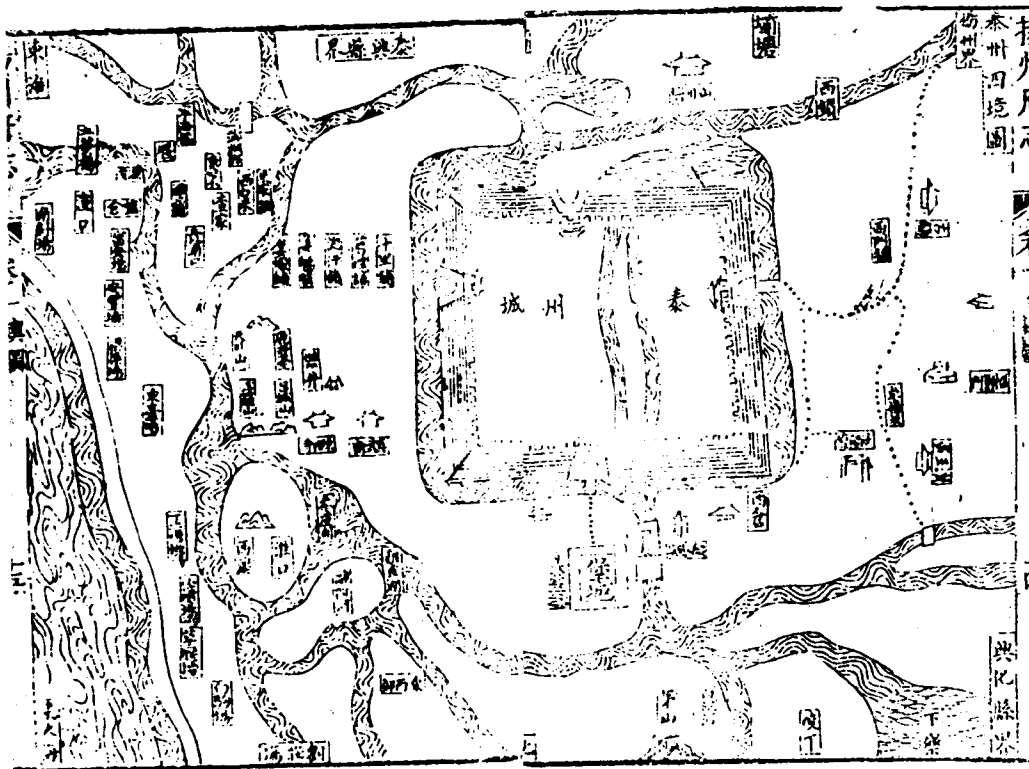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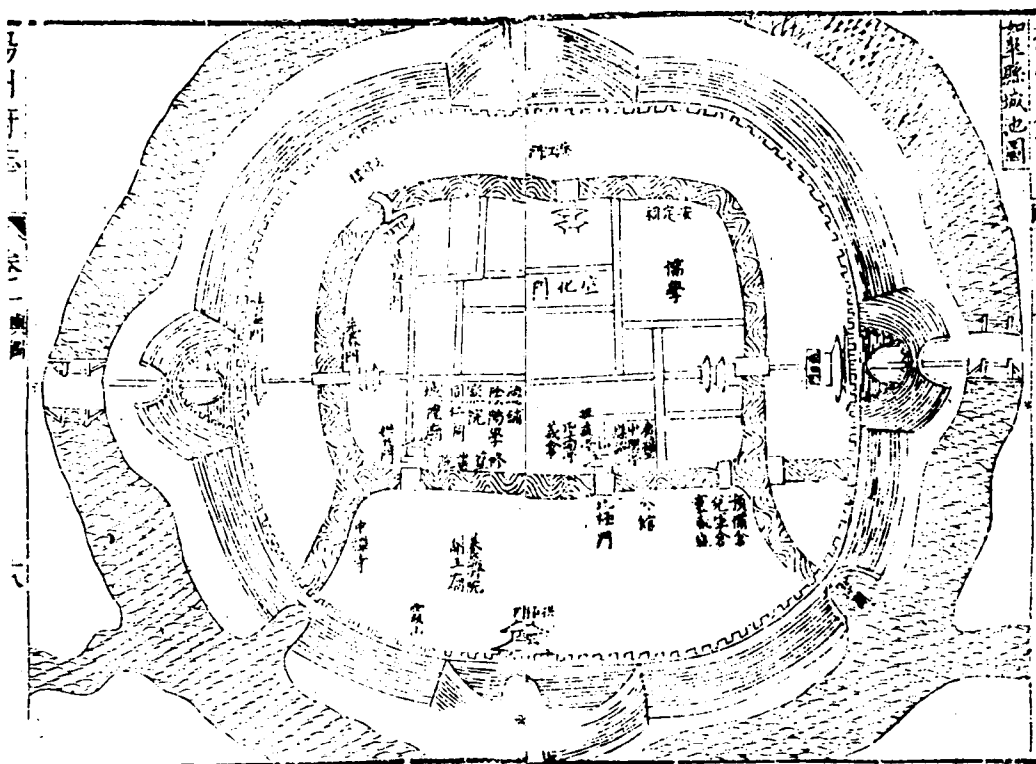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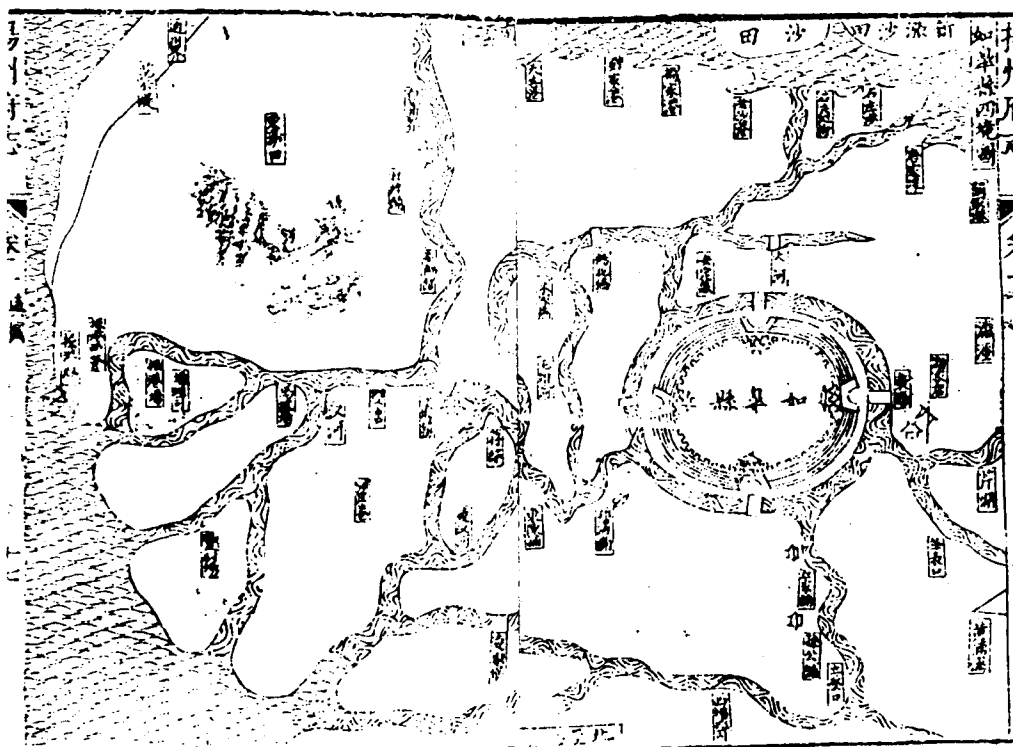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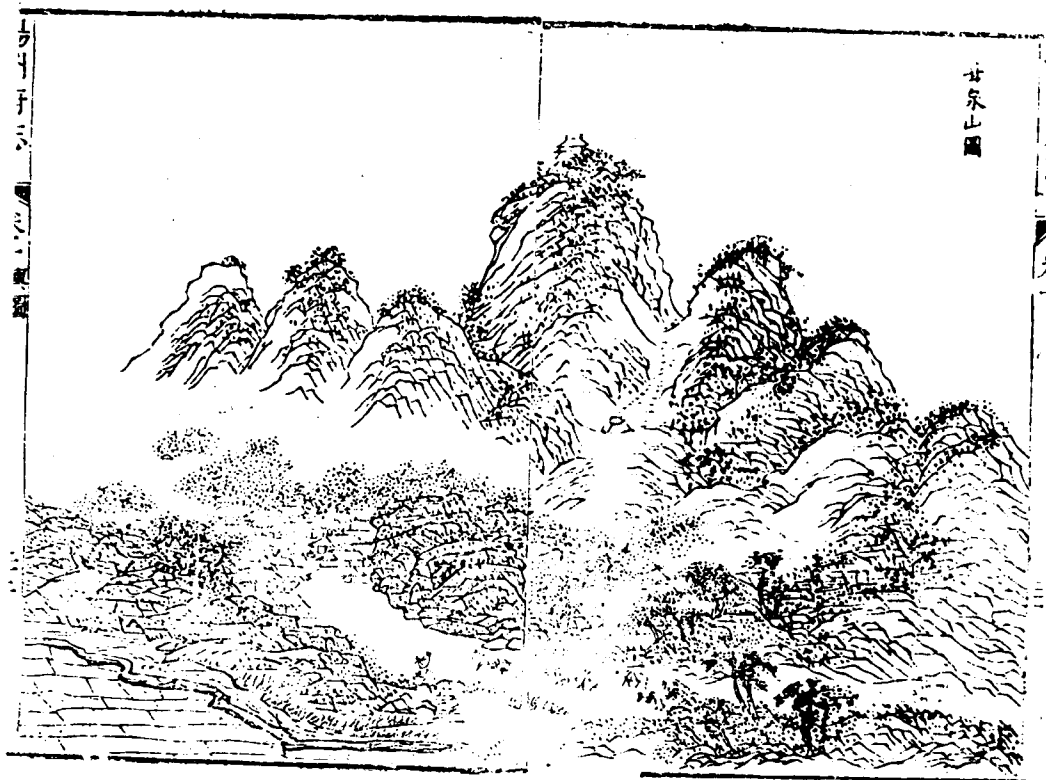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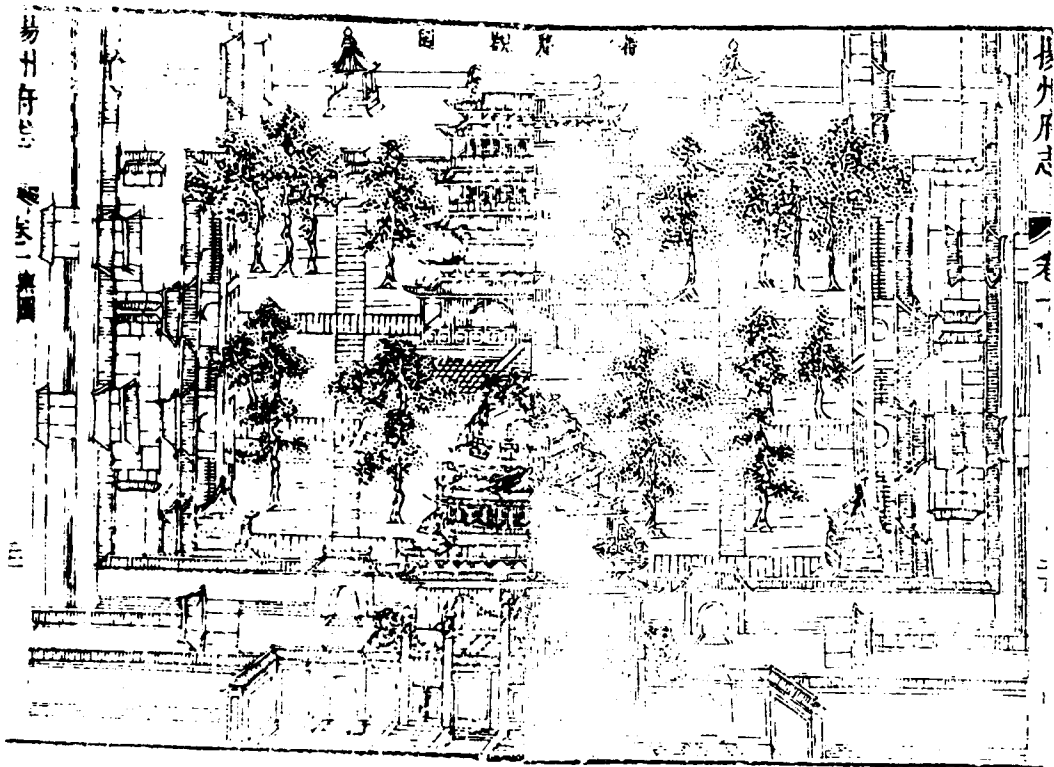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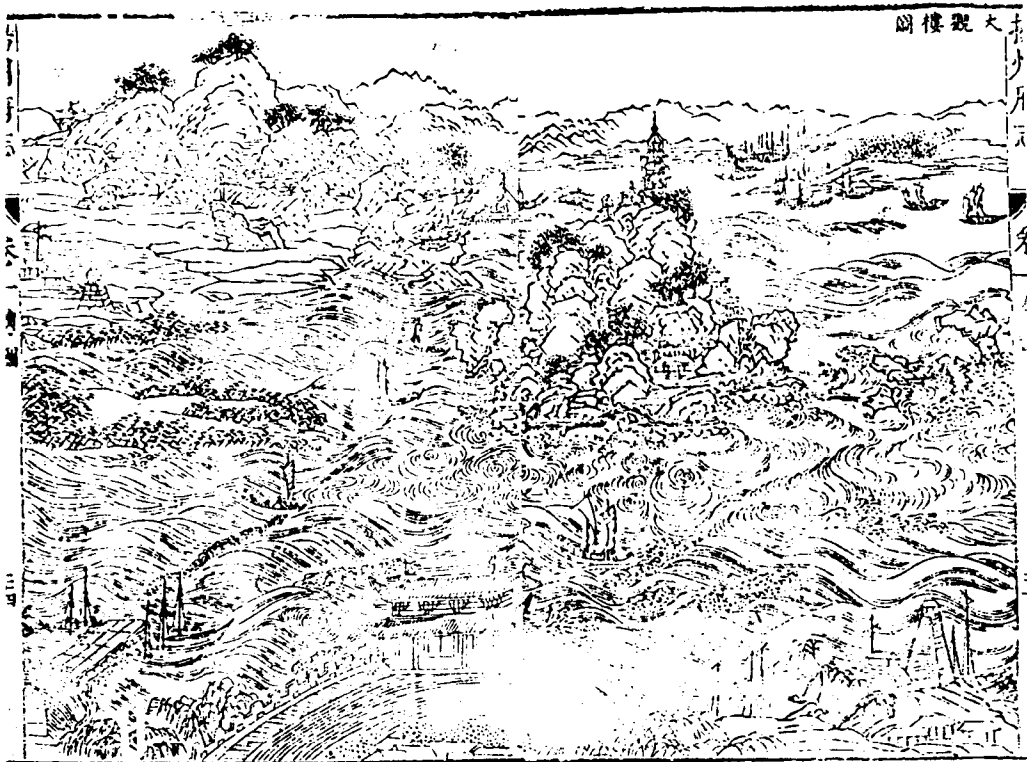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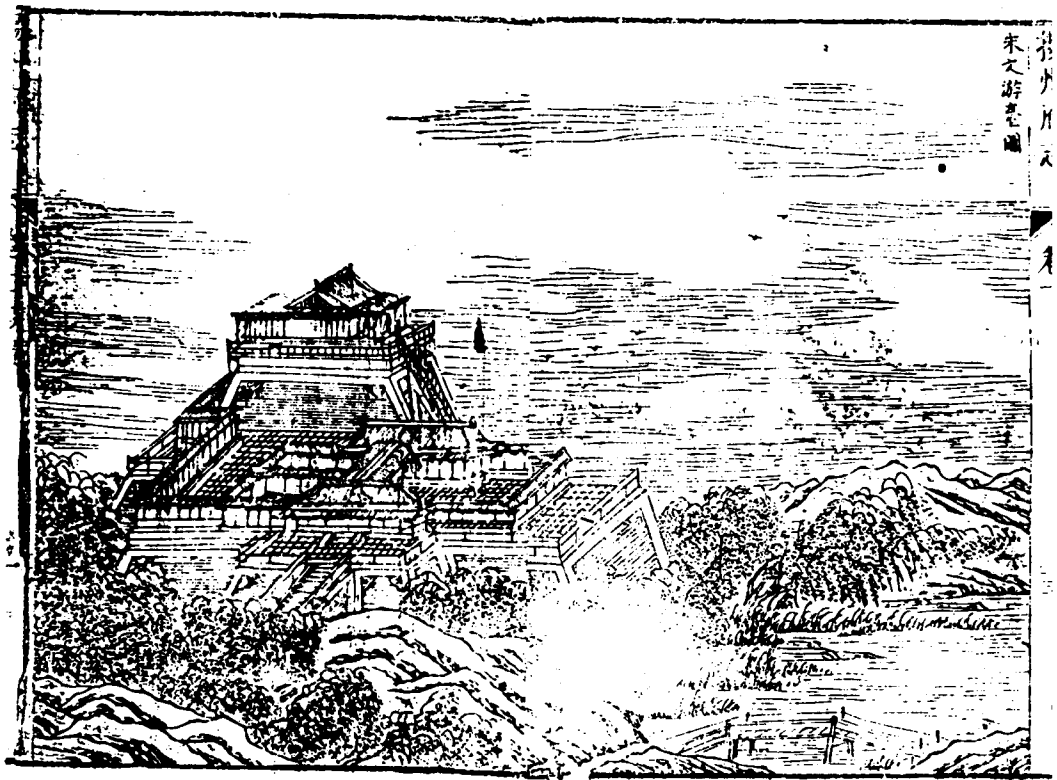

通州城池圖
南
山川壇
東
西

甘泉山圖

蜀岡平山堂圖
大觀樓圖

狼山圖


米文游藝圖

建置

粤稽禹貢淮海惟揚秦漢郡國建置稍艮沿革分
合代有更張三州六縣於赫金湯作建置志

禹貢淮海惟揚州爲古九州唐虞十有二州之一北距
淮東南抵海包有吳楚闊輿幅幀最廣今揚州僅漢廣
陵一郡也其地人性輕揚或曰州界多水水波揚也又
太康地記揚州漸近太陽位天氣奮揚履正含文故名
要之俗尚輕揚至今然也春秋時屬吳吳滅屬越已屬
楚秦幷天下屬九江郡漢初爲廣陵國屬淮南已屬荆



又屬吳景帝時更名江都國元狩二年復爲廣陵國統
廣陵江都高郵安平四縣王莽時改爲江平東漢爲廣
陵郡三國屬魏後屬吳晉仍爲廣陵郡以淮陰射陽輿
海陽廣陵鹽瀆淮浦江都八縣屬焉義熙中分廣陵地
置海陵山陽二郡宋置南兗州齊梁因之北齊更爲東
廣州陳復爲南兗州北周更爲吳州隋初爲揚州大業
間改爲江都郡屬十有四縣唐武德二年析江都郡爲
南兗州已改爲邗州尋復爲揚州以江都江陽海陵高
郵六合揚子天長七縣屬焉置大都督府及淮南節度
使治江都天寶中改爲廣陵郡乾元初復爲揚州統七

縣如故及楊隆演爲吳王改江都府五代南唐爲東都
周世宗取揚州仍置大都督節度使宋因之尋分揚[illegible]
爲五曰揚州泰州通州眞州高郵軍州各有屬元至元
中置大都督府及江淮行中書省尋更屬浙江行省已
更揚州路屬河南行省又置淮東道宣慰司已省宣慰
司置淮南行省明初丙午定揚州置淮南翼元帥府庚
子置淮海府壬寅改淮揚府丙午復爲揚州府所屬高
通泰州三江都泰興儀眞如皐海門興化寶應六合崇
明縣九後以六合隸應天崇明屬蘇州而揚統州縣十
建府治於江都



國初因之隸江南省康熙十一年因海門城爲海水漘
嚙奉
旨歸併通州今轄三州六縣

江都縣附郭郭璞賦表神姦於江都以江水都聚於此
也本泰廣陵縣地漢置江都縣屬廣陵國元封中別爲
輿縣屬臨淮郡東漢屬廣陵郡魏吳晉因之隋初改爲
邗江縣尋復故大業中析置江陽縣已省江陽入江都
唐始爲揚州治復析置江陽縣南唐省江陽入廣陵縣
宋熙寧中省廣陵縣入江都治城東南隅元仍爲江都
[illegible]徙治北關外明仍縣爲揚州府附郭徙治河西街[illegible]

林坊

國朝因之

儀眞縣亦泰廣陵縣地也漢析置廣陵江都二縣俱屬廣陵國隋煬帝幸江都臨揚子津置揚子宮於方山因以名鎭唐改鎭爲揚子縣吳楊溥閱舟師於白沙以白沙爲迎鑾鎭南唐爲永貞縣宋初陞迎鑾爲建安軍以永貞屬焉後復改永貞縣爲揚子縣大中祥符中鑄玉皇聖祖太祖太宗金像於眞州建道觀曰儀眞乃陞建安軍爲眞州軍事政和間賜名儀眞郡建炎間廢爲縣復爲州元初改眞州路後復爲州明初省揚子改眞州



爲儀眞縣屬揚州府

國朝因之

泰興縣古無建置漢以海陵屬臨淮郡此則海陵之濟川鎭也南唐陞海陵爲泰州析濟川鎭置泰興縣創治於柴墟宋徙治於延令村是爲今縣治屬泰州泰興之名或以分自泰州故云宣和中割屬揚州元屬揚子路後爲張士誠所據明初旣克泰興以屬揚州府

國朝因之

高郵州古邗溝地秦始築臺置郵亭因名秦郵其地四隅窪下城其獨高又以秦郵亭故名高郵也漢爲平阿縣屬廣陵國成帝封舅王譚爲平阿侯至今郵有平阿湖平阿溪平阿村晉屬臨淮郡東晉爲三阿屬南兗州宋析置竹塘三歸二縣尋以嘉禾生改神農郡隋爲高郵縣屬江都郡唐置縣如隋宋開寶中陞爲高郵軍建炎中陞承州割泰州之興化屬焉紹興初廢軍爲縣屬揚州後復爲軍領高郵興化二縣元至元中置高郵路後改爲府仍立高郵縣升興化寶應二縣俱屬焉明初廢府存縣洪武元年改縣爲州統二縣加故隸揚州府

國朝因之

興化縣楚將昭陽食邑也名義無所考舊志云揚行密



覬興其化疑或然也唐爲吳州海陵縣地楊吳始析海陵置興化縣屬揚州南唐屬海陵建炎中割屬承州紹興中降爲昭陽鎭附海陵後復爲興化縣隸高郵軍元屬高郵府明改府爲州仍以興化隸焉屬揚州府

國朝因之

寶應縣本漢平安縣又名安平新莽時改爲杜鄉東漢爲安宜縣梁析置陽平東莞二郡隋開皇初罷郡仍置安宜縣省石鼈縣入焉屬江都郡唐武德中立倉州領安宜縣尋廢州以縣屬楚州卽今淮安府也寶應元年尼眞如得寶十三枚以獻遂改元寶應因以名縣宋初

仍之寶慶中陞為州又陞為軍元初為寶應軍路後改
為安宜府尋罷府為寶應縣屬高郵府明改高郵府為
州仍以縣隸州屬揚州府
國朝因之
泰州或云其地安泰故名本楚海陽在廣陵東漢為海
陵倉元狩六年為海陵縣屬臨淮郡王莽更曰亭間東漢
省入東陽縣屬廣陵郡三國吳復置海陵晉為海陽縣
亦屬廣陵義熙中分廣陵界置海陵郡隸徐州宋齊梁
陳因之隸南兗州隋開皇初郡廢為縣唐武德中改吳
陵縣置吳州尋廢州以縣屬邗州景龍初析置海安縣

開元中復為海陵南唐始建泰州以鹽城泰興如皋與
化屬焉周顯德間陞團練州宋初改為泰州軍後割鹽
城興化泰興他屬復以海陵如皋屬如故元時屬揚州路
明省海陵縣入泰州領如皋一縣屬揚州府
國朝因之
如皋縣漢屬廣陵隸臨淮郡東漢屬廣陵隸徐州晉義
熙間分廣陵為五縣始置如皋縣屬山陽郡隸南兗州
宋齊屬海陵梁陳屬南兗州隋初省入寧海縣屬江都
郡唐景龍分置海安縣開元中省入海陵又析海陵為
如皋鎮屬揚州隸淮南道南唐陞鎮為縣屬泰州宋元

明至
國朝皆因之隸揚州府 按邑舊稱東皋又云雉皋今考春秋為鄅宜稱古鄅漢為輿令舊為寧海稱雉皋者非舊志引左氏賈大夫御妻以合皋引華證存秋時茲地已著考昔大夫無封邑淮南之理且詳傳文如字自作化調非謂如皋即邑名也春狀如棠如齊如莒未易縷數前人偶見左傳中如皋一滸有符邑名遂妄為引證後人承訛襲舛且附會賈賈之可笑 明嘉靖中陳大壯若巨裝特毀其祠
通州或云東北通遼海西南通吳越楚界故名本漢海
陵縣東境地唐為鹽亭南唐置靜海都鎮置制院或云
揚吳也後周改為靜海軍尋改為通州析置靜海海門
崇明三縣屬焉宋改為崇州一名崇川復為通州屬淮
南東路元為通州路廢靜海縣明仍為通州屬揚州府

領崇明海門二縣洪武九年割崇明屬蘇州海門縣隸
如故
國朝因之
海門縣本漢海陵縣東境其地為東布洲楊吳為東布
鎮南唐置縣宋元因之明仍為海門縣屬通州邑僻處
潟鹵之區與鯨鯢相逼縣治在前代已經三徙康熙十
一年縣城被海潮衝圮遂廢入通州
今考自唐虞以至
昭代凡郡縣之沿革分合疆里之名號異同詳著於
編今擇古者冊目為作建置年表於左

揚州府志卷之二終

# 揚州府志卷之三

## 星野 祥異附

斗三女一厥惟揚州雲漢上映淮海下流災祥休咎象緯難扱天道雖遠人事宜修作星野志

揚在虞夏之時地廣而分野亦廣及漢唐以後地析而分野亦析見於天文各志者可識矣鄭玄註周禮保章氏云星紀吳越也晉天文志自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為星紀郭璞曰日月五星之所終始故謂之星紀史記天官書二十八舍主十二州吳楚之疆候在熒惑占為鳥衡正義云熒惑鳥衡皆南方之星鳥衡柳星也或曰張也西漢天文志斗江湖牽牛婺女揚州地理志吳地斗分越地牛



女分舊志云今之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陵六合臨淮郡盡吳分野費直分星次斗十度至女五度為星紀於辰在丑吳越分野蔡邕分星次斗六度至須女二度謂之星紀大雪冬至居之吳越分野皇甫謐帝王世紀云星紀自斗十一度至女七度吳越分魏太史令陳卓言郡國所入宿度廣陵入牛八度隋書地理志云揚州於禹貢為淮海之地在天官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為星紀於辰在丑吳越得其分也唐志云揚楚滁和廬壽舒為星紀分又云南斗在雲漢下流當淮海間為吳分唐一行所分星次分野南斗牽女星紀之次也丑初起斗九度中斗二十四度終女四

度其分野自廬江九江負淮水之南盡臨淮廣陵至於東海又逾南河得漢丹陽會稽豫章郡西濱彭蠡南涉越州盡蒼梧南海古吳越及東南百粵之國皆星紀分也南斗在雲漢之流殷淮海之間爲吳分牽牛在南河浸遠故其分野自豫章東達會稽南逾嶺徼爲越分宋兩朝天文志天市垣二十二星東西各列十一星其東垣南第六星曰吳越元史志曰星紀之次揚州之分明清類分野書吳分野斗牛在丑自斗三度至女一度屬吳越分揚州今列圖於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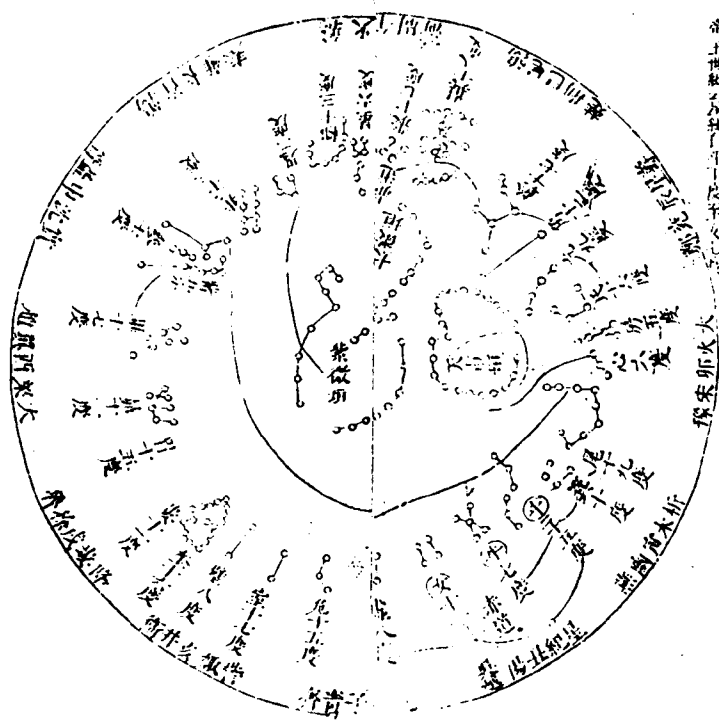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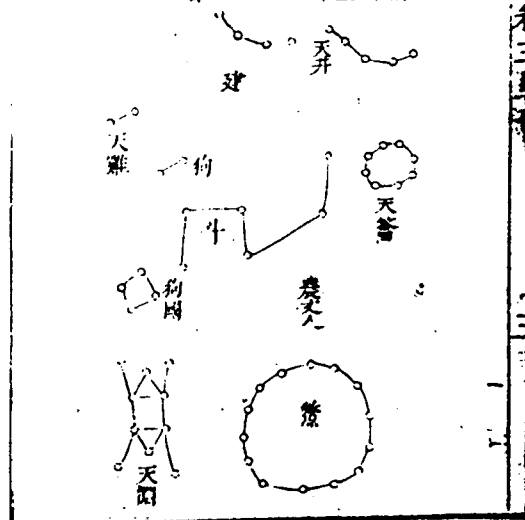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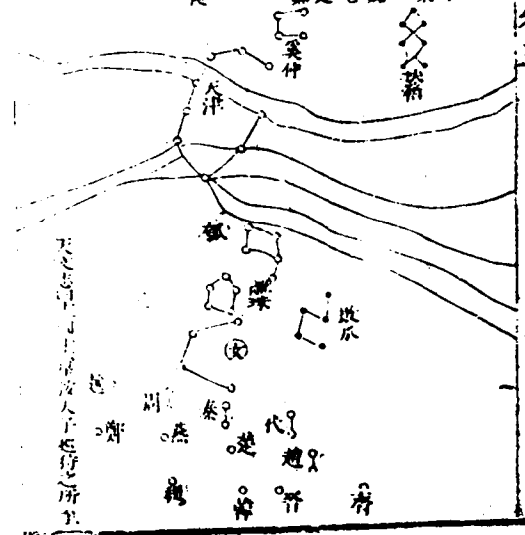
天文星紀在丑全圖

黃帝分星次斗十一度至女七度曰星紀
晉天文志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爲星紀
費直分星次斗十度至女十一度爲星紀
于辰爲丑吳越分野
蔡邕分星次斗六度至須女二度爲星紀
帝王世紀星紀自斗十一度至女七度

揚州府志
星分斗宿圖
天弁
建
天雞
狗
天籥
狗國
農丈人
鼈
天淵

揚州府志
卷三
女宿圖
奚仲
天津
敗瓜
女
燕
趙
代
秦
周
韓
魏
楚
齊
星分牛宿圖
織女
漸臺
河鼓
右旗
左旗
天桴
牛
羅堰
天田
九坎

星占

斗宿

斗曰天廟五星貫中引月正道爲丞相太宰之位爵量政事之宜褒進賢良稟授爵祿又主兵革之事其南二星魁天梁也中央二星天相也北二星天府也亦爲壽命之期天子之事占於南斗星盛明者背臣一心天下和平爵祿得人芒角動搖天子愁兵起移徙其臣逐日月五星逆入斗天下流蕩字祀之兵起星小暗則廢宰相

鼈十四星在斗南鼈爲水蟲歸太陰有星守之白衣會



主有水火守之旱

建六星在斗背臨於黃道天之都關也建斗之間七曜之道南二星天庫也中央二星市也鈇鑕也上二星旗跗也建動搖則人勞月暈之蛟龍見牛馬疫月食五星犯守大臣相譖臣謀主又爲關梁不通有大水

天弁九星在建星北入河中官之長也主列肆闤闠主籍之事以知市珍星明則吉彗星犯守之糴貴天雞二星在狗國北主候時金火守入主兵大起天籥入星在斗南斗杓之西主鍵鑰關閉明則吉暗則內狗國四星在建東北主邊寇明則寇作天淵十星在鼈東南主灌漑農丈夫一星在斗西南主稼穡

牛宿

牛天之關梁日月五星之中道主犧牲上一星主道路次一星主關梁次三星主南越中一星主牛移動則牛多殃明大則王道昌關梁通牛貴其星角則糴貴細則牛賤金火犯之兵災水土犯之吉

天田九星在牽牛南太微東天子畿內之田也金守之主兵火守之主旱水守之主潦

九坎九黑星在天田東主溝渠所以道達泉源流瀉盈溢明則災不明則吉



河鼓三星在牛宿北天鼓也主軍鼓及鈇鉞又主天子三將軍中央大將軍左爲左將軍右爲右將軍明大光潤將軍吉動搖差戾亂兵起直則將有功曲則將失律

左旗右旗各九星在河鼓左右明潤將軍吉動搖兵起怒則馬貴

天桴鼓桴也旗端四星南北列不明則漏刻失時織女三星在河北天紀東天女也主果蓏絲綿寶玉王者至孝鬼神喜則織女星明天下和平大星怒角帛貴三星具明女工善暗而微天下女工廢不見兵起

東足四星曰漸臺臨水之臺也主漏刻律呂之事西足

五星日循道天子遊幸之道金火守之御路宜警

羅堰三星在牽牛東主堤塘壅蓄水潦灌溉田苗大而明大水泛溢

女宿

女下九尺爲日月中道天之少府也謂之須女又曰婺女須女之賤者婺則女婦也主布帛裁製星明天下豐女工昌小暗則國藏虛移動則婦女受殃產死水守之萬物不成火守之布帛貴土守之有女喪金守之兵起

十二國有十六星齊越鄭趙周秦代晉韓魏楚燕主天子巡狩諸侯之事各以其國占之



離珠五星在須女北須女之藏府也爲女子之星非其故後宮亂

瓠瓜五星在離珠北主陰謀主果食明則歲熟微則果不登客星守之魚鹽貴

旁五星曰敗瓜主種蒔與瓠瓜同

天津九星横漢中津梁所渡明而動則兵起如流沙人多死參差不齊主馬貴

奚仲四星在天津北古車正也金火守之兵車起

扶箱七星主蠶事見則吉不見則凶

祥異

漢文帝十二年有馬生角於吳角在耳前上嚮右角長三寸左角長二寸皆大二寸劉向以爲馬不當生角猶吳不當舉兵鄉上也是時吳王濞封有四郡五十餘城 景帝二年七月丙子火與水晨出東方因守斗占曰其國絕祀 十二月水火合於斗占曰爲淬不可舉事用兵必受其殃斗吳也又爲粵三年七國反吳楚兵先至攻梁漢遣大將軍周亞夫等敗之吳王亡走粵被殺 五年江都暴風從西方來壞城十二丈 東漢明帝永平八年十月壬寅晦日有蝕之在斗十一度後二年廣陵王荆反 桓帝永康元年五月熒惑入南斗馬年石水破揚州 靈帝熹平元年十月熒惑入南斗二年八月白氣如練衝斗占爲大戰明年揚州刺史臧旻攻盜斬首千級 魏文帝黃初六年十月乙未有星孛於少微歷軒轅占爲兵喪除舊布新之象時帝軍廣陵辛丑親御甲胄觀兵明年五月帝崩 齊王正始元年十月乙酉彗星見西方尾長二丈拂牽牛占曰牛吳越之分 正元元年秋七月江淮海溢 晉武帝咸寧元年五月廣陵大風壞屋千餘家及折樹木是月甲申廣陵大風又折木 四年秋七月揚郡大水傷稼 太康二年春淮南地震 四年秋七月大水 五年秋霖雨暴水傷稼 六年六月木連理生廣陵海西 冬十二月震電 封愍懷太子爲廣陵王太康中望氣者云廣陵有天子氣故封 惠帝元康二年大水 五年夏五月大水 六月大水 六年夏五月大水 八年秋大水 永康

元年五月熒惑入南斗 占曰兵大起 永熙元年秋八月揚州
大水 懷帝永嘉三年塡星久守南斗 占曰塡星所居久者其國有福 是時安東將軍瑯琊王睿始有揚土 夏大旱江漢六年七月熒惑歲星太
白聚牛女之間徘徊進退 占曰牛女揚州分是後兩都傾覆元帝中興於揚
愍帝建興元年揚州大旱 元帝建武元年六月揚州
旱大興二年夏五月蝗食麥禾永昌元年秋七月太白
犯南斗四年六月熒惑守南斗經旬 王導謂將軍陶回曰斗揚州之分熒惑干之吾當遜位以厭此謫回答曰公以明德作相輔翊聖主當親忠貞遠邪佞不然熒惑何由退舍導深攬
之 成帝咸康二年九月太白犯南斗因晝見 占曰斗爲宰相又揚州分 哀帝興寧元年夏四月揚州地震湖溢是年十



一月丙戌月掩太白在須女 占曰災在揚州其後桓溫傾揚州之資實北討敗績死亡太半及征袁眞淮南殘破 孝武帝太元五年夏六月揚州大水十
年夏四月謝安出鎮廣陵始發石頭金鼓無故自破 此木沴金之異也係以疾還而薨 十二年四月廣陵高平閻嵩家雌雞生
無有翅 京房易占曰君用婦人言則雞生妖是時主相並用尼媼之言寵錫過厚故妖孽見焉 十
九年十二月癸丑太白犯歲星在斗 占曰爲亂饑應在吳越 安
帝隆安四年十二月太白在斗晝見至五年正月 占曰災在吳越是年孫恩攻廣陵 元興二年春江夜暴漲漂沒居人義熙五
年九月己丑廣陵雨雹六年三月月掩斗第五星五月
壬申大風吹揚州射堂倒壞 宋文帝元嘉三年七月

二日庚辰日有食之在翼四度 崇官不見廣陵尸主倡樂時上好樂京 占曰庚辰食君易賢以別宰以自傷後有水 十年十二月營城縣民成公會
之於廣陵高郵界獲白磬白兕以獻十二年夏六月揚
州諸郡大水運徐南兗穀以賑之 揚州西曹主簿沈亮以爲酒糜穀而不足療飢請權禁止從之 十五年七月壬申山陽師齊獲白兎於南兗
州十八年六月甘露降於廣陵孟玉秀樹十九年五月
山陽張休宗獲白麞又海陵獲白烏是年八月壬子揚
州後池二蓮合花九月戊申廣陵石梁澗中出石鐘九
口大小行次引列南向是年南兗州旱二十年再旱二
十一年白燕見廣陵二十五年白鹿見廣陵是年五月



廣陵興縣大浦清有龍自浦升天 太守范邈上言所領興縣前有大浦控引潮流水常淤濁自此以來清流潔纖鱗呈形故老相傳以爲休瑞 二十八年七月戊戌
嘉禾生廣陵邵伯埭 孝武帝孝建三年六月白麞見
廣陵大明元年竟陵王誕遷鎮廣陵入城之日衝風暴
起揚塵晝晦又中夜有赤光照室二年三月白雉雌雄
各一見海陵三年三月辛卯白鹿見廣陵新市是年五
月十九日夜有流星大如斗柄尾長十餘丈從西北來
墜廣陵城內 齊高帝建元元年九月甘露降淮南郡
桃石榴二樹 武帝永明十一年廣陵獲白麐 梁武
帝天監元年八月壬寅熒惑守南斗 占曰糴貴五穀不成大旱多火災起

發普通元年秋七月江溢梁季侯景作亂江南迭荒
荒江揚尤甚百姓流亡　後周武帝建德六年十月熒
惑在斗（占曰兵大起破軍殺將應在吳越）　隋文帝開皇八年十月甲
子有星孛於牽牛（占曰吳越之星陳之分野次年滅陳）二十年廣陵地震
煬帝大業三年九月熒惑逆行入南斗色赤如血若
三斗器光芒震耀長七八尺十二年有枉矢二出北斗
魁委曲蛇形注於南斗（占曰以亂伐亂枉矢者不正後有宇文化及之亂）　十三
年江都宮城諸殿屋鴟尾上鐵索爲烏鳥啣拔自淮及
江東西數百里絕水無魚（明年帝遇害）　五月辛卯夜有流星
如甕墜於江都九月江都五日並見十一月有石自江



浮入於揚子津（時日光四散如流血帝方幸江都甚惡之是年五月劉元進擧兵據吳郡江都郡丞王世充發兵擊之）　有大星墜於江都未及地而南磨拂竹木
皆有光飛至吳郡遂墮地（時劉元進擧兵據吳郡見而惡之令掘地得一石徑丈餘未幾元進敗死）十四年三月帝在江都蜀王秀囚於右驍騎營
暴風吹塵晝晦（秀謂防者曰吾生平以來未見斯變亡國之禍應在旦夕其夕宇文化及等作亂弑帝）
恭帝義寧二年江都宮廄馬旬日內無故而死
至數百疋　唐太宗貞觀八年秋七月江淮大水　高
宗永徽三年正月壬戌太白犯牽牛（爲吳越分）總章元年江
淮旱饑　武后垂拱元年秋九月淮南地生毛長安元
年乙亥揚楚常潤蘇五州地震　玄宗開元三年有熊

晝入揚州城七年閏七月揚州奏一角獸見九年秋七
月丙辰揚州暴風雨發屋拔木十四年秋大風自東北
來海濤沒瓜步十九年四月揚州奏穭稻生二百一十
五頃（穭稻自生稻也）再熟稻一千八百頃（其粒與常稻無異）　天寶十年
廣陵大風駕海潮沉江船數千艘八月乙卯廣陵海溢
肅宗上元二年秋大饑有蛇出於揚州城門上（節度使鄧景山以問族子珏珏對曰蛇介物也失所大金不從革之象其有兵乎未幾有劉展之亂）九月江淮
大饑　代宗大曆二年淮南水災十年正月甲寅歲星
熒惑合於南斗（占曰饑旱）　德宗建中三年秋江淮訛言有
毛人食其心人情大恐貞元二年夏六月揚州江溢三



年春三月揚州大水夏五月江溢四年夏四月淮南地
生毛六年大旱井泉竭人渴死是年疫七年旱八年江
淮大水害稼（溺死人民漂沒廬舍）　憲宗元和三年旱四年秋淮
南旱六年淮南水旱上命蠲其租（上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南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爲災李絳對曰御史欲爲姦諂以悅上意耳上曰國以民爲本民間有災當急救之豈可復疑故有是命）七年揚州旱九年秋淮南大水害稼　穆宗
長慶二年饑五年夏蝗　文宗太和四年十一月揚州
海陵火七年秋揚州大水害稼八年三月揚州火燔民
舍千區十月復火燔民舍數千區開成元年六月揚州
民齊明家馬生角（長一寸三分）　二年夏旱運河竭十二月火

燔民舍數千家三年螟蝗害稼四年夏江溢大水害稼五年夏螟蝗害稼六年饑九年蝗民饑　宣宗大中六年夏饑海陵高郵民於官河中漉得異米號聖米杜悰傳悰鎮淮南時方旱道路流亡藉藉民至漉得果遺米自給呼爲聖米　九年以旱遣使巡撫淮南減上供饋運蠲逋租又罷淮南冬至元日常貢以代下戶租稅　僖宗乾符六年二月泰州管內四縣生聖米大如芡實大中五年淮南饑九年秋旱饑民多流亡遣使巡撫淮南減上供餽運蠲逋租節度使杜悰荒於游宴上聞之罷悰以崔鉉代十三年大水光啓元年揚州府署門屋自壞故隋之行臺門也規制宏麗至是忽毀　二年九月有



太星隕於揚州府署延和閣前有聲如雷光炎燭地冬十一月陰晦雨雪至明年二月不解是年蝗揚州雨魚又有白氣頭黑如髮自東南入於揚州蝗淮南蝗自西來三年揚州大饑米斗萬錢是年高駢爲淮南節度使有二雉雊府署占者曰軍府將空駢惡之後畢師鐸入揚州殺駢　昭宗大順二年春大饑是後大疫光化三年十月太白塡星合於南斗天祐六年九月黃河流入揚州河兗州刺史奏河水東流闊七十里水勢南流入皆河及揚州河　周世宗顯德六年淮南饑世宗命以米貸之淮南江亭有龍躍於水中宋太祖從世宗征淮南戰於江亭有龍自水奮躍人皆驚異太祖見而怒之斫斷將矢不顧去　宋太祖建隆元年眞州

有龍異識者以爲帝出潛之兆　三年揚州饑遣使賑貸戶部郎中沈義倫言饑民多死郡中軍儲尚餘萬斛倘以貸民至秋收新粟公私俱利有司沮之曰若水旱不稔孰任其咎義倫曰國家以廩粟濟民自當召和致豐寧憂水旱帝從之　乾德二年夏四月揚州揚子等縣潮水害民田五月揚州暴風壞軍營舍百區七月泰州潮水復漲壞居民廬舍數百區牛畜死者甚衆三年六月揚州暴風壞軍營及城上敵棚七月泰州潮溢損鹽城縣民田禾開寶八年揚州順化軍李俞剖妻產三男九年揚子縣民妻生男類西域僧　太宗太平興國四年泰州雨水害稼雍熙二年冬十二月江水氷淳化三年冬十二月建安軍城西火燔民舍官廨等殆盡



五年民饑　眞宗咸平元年旱景德元年饑二年復饑大中祥符元年詔江淮發運司歲留上供米五千石以備饑年賑濟高郵軍民王吉妻產四男四年饑夏六月大水五年饑六年秋七月江水溢壞官私廬舍七年饑九年秋七月蝗天禧元年春二月蝗夏六月大風吹蝗入江或抱草木僵死乾興元年水災　仁宗天聖二年大水漂溺民居揚子尉胡宿曰拯溺吾職也仰率公私舟以濟活數千人　四年秋九月江淮軍州雨水壞民廬舍五年三月泰州地震六年秋七月眞揚江水溢壞官私廬舍明道元年饑二年復饑知通州吳遵路平價糶米寶元四年今旱蝗慶曆四救荒以建學舍以處流移

年春旱三月遣内侍請淮南祠廟祈雨皇祐三年秋八月淮浙饑十二月泰州獲白兎嘉祐六年秋七月淮南江南爲災　神宗熙寧六年饑七年自春至夏淮南諸路久旱九月復旱八年秋八月旱饑元豐四年春大水秋七月甲午夜靜海縣大風雨漂蕩沿江官私廬舍二千七百三十六區損田禾七年地藏寺殿後牡丹一莖五色　哲宗元祐八年秋八月淮南水紹聖元年淮南軍禾一本九穗即今興化縣　徽宗崇寧元年夏蝗大觀二年大旱自夏六月不雨至於冬十月政和元年淮南旱五年六月泰州軍獲白兎六年水時江淮等處州軍被水民戶流移泰州一千餘高郵二千餘聚於揚州通州蒙恩存恤得宜下詔褒美　重和元年夏大水民流移漂溺者衆遣使賑之發運使任諒坐不奏蝗地災勒停　宣和元年秋旱五年饑六年發運使盧宗原開眞州靖安河有異蛇　高宗建炎二年夏六月蝗三年帝在揚州二月辛亥早朝有禽翠羽飛鳴行殿三匝二再止於宰相汪伯彥朝冠紹興元年饑二年夏五月眞揚旱三年夏大旱疫四年七月興化縣風激海濤沒田廬是年春淮水溢中有赤氣如凝血七年春二月眞揚州大旱十一年饑十二年秋旱十八年饑二十七年大水二十八年秋九月大水三十二年夏六月蝗乏食發米以賑　孝宗隆興二年秋七月霖雨壞廬



舍田傷稼民饑詔賑之乾道元年正月泰州火燔民八十幾盡三年歲饑知揚州莫濛請發樁管米賑濟冬眞州六合縣武鋒軍營火三年秋八月霖雨禾粟多腐五年夏秋旱蠲江淮等路紹興三十七年至乾道二年終欠內藏庫歲額錢共八十七萬五千三百緡有奇七年春旱淳熙二年秋眞州旱甚有蝗害民饑甚詔賑以長平米弛賦通商三年夏五月積雨損禾麥民饑七月淮甸大蝗眞揚泰州捕蝗五千斛餘郡或日捕數十車羣飛絕江四年眞州大疫五年淮南旱八月通泰高郵黑鼠食禾歲大饑六年冬通泰高郵軍大饑人食草木七年民饑八年旱是年正月揚州旱九年秋七月淮南大蝗害稼令所在捕除十年夏旱遺蝗害稼時在地者爲禿鶖所食飛者以翼擊死詔禁捕鶖十五年夏淮甸大雨淮水溢廬濠楚安豐高郵軍皆壞廬室田稼十六年三月揚州桑生瓜櫻桃生茄夏五月霖雨　光宗紹熙二年夏五月眞揚旱七月高郵蝗至於泰州三年揚州饑出粟十萬石以賑四年六月丙申遣留正賑江浙兩淮荊湖被水貧民秋七月淸源東池及東園並產瑞蓮五年八月揚州獻白兎侍御史章頴劾守臣錢之望以爲瑞　寧宗慶元元年春正月丁巳饑蠲兩淮租稅三年秋七月高郵禾

蝗戴蛆死（是夏旱飛蝗起自麥塍忽飛至城人方[illegible]纔皆抱草死每一蝗有一蛆食其腦蓋[illegible]郡守陳伯固詩使君手有垂雲筆處處妖蝗歸不餘于項采蝗戴蛆死已濡銀筆爲書書）五年大水
六年揚州乏食命守令賑之開禧二年饑三年水嘉定
元年淮南大饑民流徙江浙者百萬人詔發廩米二十
萬石錢一百萬緡命江浙制置使賑之（先是開禧開邊淮南殘於兵火農久失業斗米二千錢死者十三四拋人馬肉馬糞中貝食）十二年春兩淮大饑斗米
錢數千道殣相望詔發廩賑令州郡置粥院爲廩以活
之是年詔兩浙淮南江東路荒歉諸州收養遺棄小兒
三年城市及田野數處産芝六年乏食八年春眞揚旱
甚夏四月蝗食禾苗山林草木皆盡十一年旱無麥苗



人饑僅十六年夏五月霖雨大水江淮無麥禾十七年
眞州乏食嘉泰元年兩淮諸路旱發賑蠲賦　理宗寶
慶元年揚城大火民廬焚毀知揚州杜庶賑恤之紹定
四年揚州水州北三十二里招賢鄉有鳳凰來儀因名
其地曰鳳凰林淳祐二年五月蝗景定五年自春二月
不雨至於夏六月六年六月江淮飛蝗蔽空食禾豆八
年城南揚子橋開福寺大士殿基産芝三莖（大者廣八寸色間紫赤）
寶祐四年春正月泰興縣城南當村民家生芝草一
本三莖（九葉長一尺四寸其色赤紫）　度宗咸淳元年春二月一日
眞州火二十五日丑時入午刻復火（一月三日六眞之民居萬焚止遺客館）

[illegible]二年夏六月大雨震電九年十一月辛卯揚[illegible]
州治有虎出揚州市毛色微黑　恭帝德祐二年正月揚州
饑三月揚州穀價騰湧民相食是年正月戊辰寶應縣
民析薪中有天太下趙四字獻之（置制使李庭芝賞之以錢五千是年眞州樵入破樹成字文天祥詩序云[illegible]近有樵人破一樹樹中有生成三字曰天下趙[illegible]觀之果然木一丈二尺附其字青[illegible]深樹[illegible]半在揚州半留眞州三字瞭然不可磨也）二年十一月
甲辰詔免徵淮西四郡水旱去年屯田未輸之租　元
世祖至元十七年揚州高郵郡饑十八年揚州火發米
七百八十三石賑被災之家是年四月通泰州饑十九
年眞州大水二十二年高郵大水傷人民壞廬舍二十



九年揚州大水　成宗元貞元年夏六月眞州大水大
德二年七月江水暴風大溢高四五丈連崇明通泰眞
州沿江之地漂沒廬舍被災者三萬四千八百餘戶發
米八萬七千石賑之是年兩淮屬縣蝗三年揚州旱饑
四年寶應縣民孫奕妻朱氏一産三男五年七月戊戌
朔揚州暴風起東北雨雹江溢漂沒廬舍民多溺死
是年八月江都興化縣蝗六年秋八月眞州蝗八年揚
州饑九年通泰州靜海縣蝗是年七月泰興縣水八月
眞州饑十一年六月靜海縣水　武宗至大元年江淮
等郡大饑　仁宗皇慶二年八月大風海溢延祐元年

眞州揚子縣火二年揚子縣火發米減價以賑六年月
月揚州火燔官民舍一萬三千三百餘區　英宗至治
元年江都泰興縣蝗二年四月揚州眞州火三年揚州
江都縣火燔四百七十餘家是年揚州屬縣饑　泰定
帝泰定元年六月六合縣旱二年高郵興化水三年七
月高郵郡蝗四年揚州大風海溢　文宗天曆二年興
化縣寶應縣水沒民田眞州饑三年揚州郡饑是年五
月江都泰興縣水至順四年夏六月江淮旱饑　順帝
元統元年夏兩淮大饑至元二年靈芝產於江都縣南
一本九莖八月甲戌朔高郵州寶應縣大雨雹（是時淮浙皆旱



惟此地雹河田禾可刈悉爲雹所害凡田之旱者無一雹及之）至正元年揚州路崇明
通泰等州海潮湧溢溺死一千六百餘人二年八月興
化縣揚子江水一夕忽竭（舟楫皆閣於塗中露有錢貨無數蓋是屢年覆舟之遺物也人爭取之潮至氣走湖退復然亦有走不及漲溺死者如是累日江復如流識者曰此江竭也其後果失江
南）九年夏五月泰興縣張村麒麟出（村民璽死之縣尹馮寫爲圖命成廷
珪賦詩）十二年江淮蘆荻多爲旗鎗人馬之狀節間有紅
帛成天下太平四字十五年江淮間羣鼠叢擁如山過
江東去十七年揚州城中屋址徧生白菜（大者重十五斤小者亦不
下八九斤）泰州海陵縣民劉子彬親冢木生連理十九年通
州雨雹害稼二十年通州旱二十二年六月辛巳彗星

旨照例給賞米五石布十疋二十二年虎至江都黄珏
橋（其地北鄰多水）踞民間竹園一日而去二十三年冬十一月
大水

揚州府卷三終

揚州府志卷之四

疆域

昔疆分坤如川有畔闕治荒蕪慶讓斯判南北咽
喉江淮是捍緘褒雄圖屹然屏翰作疆域志

揚州府域計地廣袤五百里有奇東抵如皐縣掘港場
三百六十里又東至海門縣呂四場一百二十里西抵
鳳陽府天長縣界七十里南抵瓜洲揚子江四十里北
抵淮安府山陽縣界二百八十里東西共五百八十里
南北共三百二十五里府治江都縣西南七十五里至
儀徵縣東南一百四十里至泰興縣北一百二十里至



高郵州州東北一百二十里至興化縣州北一百二十
里至寶應縣東一百三十里至泰州距州東南一百六
十里至如皐縣又折而東南一百三十里爲通州州東
四十里爲海門縣自府治至江南省水陸俱三百四十
里至京師水陸俱三千一百二十五里

按郡西聯阜綿亘相屬若起若伏高寶諸湖受西山汉
澗滙爲巨浸以射陽廟灣爲委控引淮河與海相接循
海而南諸鹽場所相望棊列丼以堤堰防潮汐弁竇爲
兩淮鹽筴所自出大江澎湃迤與海會其廻淵徧搏奇
險變怪郵然足駭通之五山很觸對峙實長江門戶而
江左南徐諸山若拱若揖隱然爲江北壯觀若大舟呼
櫛比車轂鱗集東南數百萬漕艘浮江而上此爲搤吭
沈括所謂百州貿易遷涉之人往還其下日夜激輸
京師者居天下之七維揚形勝亦略可覩矣

江都縣東抵泰州斗門九十里西抵本縣安州鄉一百
里南抵本縣瓜洲鎮四十五里北抵高郵州露筋廟九
十里廣一百九十里袤一百三十五里

按縣治即爲郡城商旅什九土著什一夙號繁侈爲東
南都會瓜洲瀕大江引吳會民以牙儈爲業邵伯濱湖
苦水臼塔宜陵之間鹽販最多而邗溝繞城帆檣魚貫



往來供帳無虛日最爲驛費云

儀徵縣在府城西南七十五里其地東抵江都縣烏塔
溝四十里西抵六合縣褚家堡四十里南抵揚子江五
里北抵天長縣樊公店六十里廣八十里袤七十里

按縣治瀕大江達省會控接滁水陸要衝且爲鹽舟
抽掣之所商賈麏集闤市闐咽郡屬第一巖邑也

泰興縣在府城東南一百四十里其地東抵如皐縣界
六十七里西抵丹徒縣圌山九十里南抵靖江縣馬馱
沙四十里北抵泰州廟灣六十里廣一百五十七里袤
一百里

安縣治西南距江東瀕海驥諸障其東南柴墟堤岸一
北以黃橋新市爲巨鎮以印莊斲馬爲屏蔽自王港鹽
橋斜連孟瀆河爲南北舟楫出入襟喉亦郡東南之要
害也
高郵州在府城北一百二十里其地東抵興化縣河口
鎮八十里西抵天長縣凌塘橋八十里南抵江都縣露
筋廟三十里北抵寶應縣界首鎮六十里廣一百六十
里袤九十里
按州治南接運河北連淮水神居爽氣西成三十六湖
若壤若块土沃水深富有魚稻頃者頻年水汎齧隄沉



竈幾成澤國矣
興化縣在高郵州城東一百二十里其地東抵泰州丁
溪場四十五里西抵高郵州河口鎮五十里南抵泰州
蚌沿河三十里北抵淮安府鹽城縣六十里廣袤各九
十五里
按縣治積水窪下江潮扼其東南淮泗枕其西北七湖
五溪於焉潴滙六十四蕩蒲葦充斥雖塗泥若漆而地
處僻壤差爲樂土
寶應縣在高郵州城北一百二十里其地東抵淮安府
鹽城縣射陽湖中流一百一十里西抵盱眙縣衡陽村

一百三十里南抵高郵州界首鎮六十里北抵山陽縣
黃浦鎮二十里廣二百四十里袤八十里
按縣治北距長淮西障雲山臨湖瀕海承水下流衝激
最險而運河通漕尤爲東南喉領
泰州在府城東一百二十里其地東抵本州拼茶場二
百一十里西抵江都縣斗門三十里南抵泰興縣廟灣
四十里北抵興化縣夌亭八十里廣二百四十里袤一
百二十里
按州治當淮海之中汙壤相半如海安堡城柴墟白蒲
黃龍劉五匯皆昔人設屯禦敵之所最稱險要云



如皋縣在泰州城東南一百六十里其地東抵海濱掘
港巡檢司一百二十里西抵泰興縣界六十里南抵江
濱石莊巡檢司六十里北抵泰州廟灣三十里廣一百
八十里袤一百三十里
按縣治東聯滄海勢壓諸島南控大江氣吞吳會扼塞
詞之秀麗拱淮泗之透迤形勢所在今昔未殊
通州在府城東四百二十里其地東北抵海門縣呂四
場界一百二十里西抵揚子江十里南抵揚子江狼山
十二里北抵如皋縣界六十里廣一百七十里袤七十
二里

通州治在郡城以東五山突起大江西來直走其下不
百里入海與青齊諸島相峙一衣帶水即通吳會東南
自二之金湯也
海門縣在通州城東四十里其地傳海東西南北各五
里東南廣二十里袤三里東北袤五里廣如之爲揚郡
最小邑近海水衝齧城垣坍沒泰
育廢縣併入通州

揚州府志　卷四　都里　五

都里

江都都里　嘉靖間分十區轄百有十八里曰在城區領東廂南廂西廂　瓜洲區領瓜洲鎮河西善　河東區領揚子橋鎮　豐樂區領大儀鄉大儀鎮僧道橋鎮　艾陵區領仙女鎮邵伯鎮嘶頭鎮　崇德區領宜陵鎮　第一港區領張家沙道士沙基沙新沙呂沙雍熙沙八二圖中一圖　第八港區領八二圖外道士場舊永鎮鄉外官場官場岸上中岸　顧家區領上中岸下岸家沙蔡沙蔡家新大橋鎮　青草區領捍捧沙官場沙崇德

儀真鄉都　東廣陵鄉都轄四　西廣陵鄉都轄七　歸仁鄉轄五都　懷義鄉都轄三　太平鄉七都西北轄　甘露鄉都轄六

泰興都鄙　東南隅　西北隅　西南隅　新隅

揚州府志　卷四　都里　六

新里　西新里　忠湄以上在城共八里　太平鄉轄十五都共十五里　三德鄉轄六都共三里　保全鄉轄五都共十四里　依仁鄉轄三都共十四里

高郵廂里　在城六廂曰忠信　仁義　鎮淮　孝義　太平　新太平以上各一里　豐谷鄉轄五村　煥留村四里　焦里村三里　公田村四里　南陵村二里　四義村五里　武寧鄉轄五村　三梁村七里　柘梁村四里　義興村四里　中臨村八里　茆梁村七里　武安鄉轄四村　江靜村二里　王琴村二里　新安村二里　蔣里村一里　昌平鄉轄三村　黃林村三里　沛城村二里　平阿村三里　德勝鄉轄六里　兩管村五里　北艮村一里　故縣村三里　丁思村二里　斜陵村二里　南城村二里　共八十六里

興化鄉都　東隅六里　南隅五里　西隅六里　北隅五里　東廂二里
仁鄉十里　九長安鄉十里　五河泊所二里　各竈十二里
寶應鄉圖在城四坊東南隅東北隅西南隅西北隅二圖　三阿鄉四圖　永寧鄉
二圖　畢下鄉四圖　曹村鄉二圖　王野鄉四圖　孝義鄉四圖　順義鄉四圖
伏材鄉二圖　白馬鄉四圖
泰州鄉都　東西鄉轄　一都　三都　四都各八里
二都七里　十五都五里　三十三都　三十五都各八里　東臺場
劉莊場各二里　何梁場　小海場　白駒場各十六里共　招
賢鄉轄五都十里　九都八里　上下都九里　下十都十二里共十四里　永
吉鄉轄十三都　十八都各八里　十四都二里　三十四都六里



共二十九里　蒲津鄉轄二十一都　十七里　三十五都各三里
十九都　二十二都各二里　二十三里共　學海鄉轄在城九里　河泊
所六里　二十六　二十七都各三里　一都　二十二都　二
十九都各二里　二十五都四里　二十八都一里　拼茶場四里　安豐
場　梁垛場各二里　富安場　角斜場各一里共二十二里　五都　一
十六都十二場并在城河泊共一百八十七里
如皋鄉都　附郭曰東西南北四廂　江寧鄉轄十四都
五十六　安定鄉轄九都　十九都　十七都　二十都　赤岸鄉轄七都　十八都　十一都　二十
都　沿海鄉轄一都　三都　四都　六都
通州鄉圖　狼山鄉十二圖　永興鄉十八里　西城鄉十二圖　文

安鄉十圖　清幹鄉十圖　在城二十二圖　余東場　余中場　余
西場　金沙場　西亭場　石港場　河泊所
海門鄉都　在市二里　崇正都五里　仁和鄉　禮安鄉　崇
信鄉　陳墳庄各一里　嘉會都二里　清幹鄉六里　呂四場　余
沙場各一里共二十一里　今縣廢蹟併通州遷永安鎮

邗溝 周敬王三十四年秋吳城邗溝通江淮將夫差欲霸中國乃築城廣陵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謂之邗溝漢吳王濞煮海爲利復開邗溝自茱萸灣下抵海陵倉及如皐蟠谿以通鹽艘隋煬帝幸江都命尚書左丞皇甫議發淮南諸州兵丁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渠廣四十步旁植以柳蓋前此揚州西北自末口達六合入江東北自射陽湖入淮至是始自揚子達六合自山陽瀆入淮矣 岳岱詩隋皇昔日錦帆遊吳楚分疆是此溝兩岸網花迷賈客萬家楊柳挂新秋北聽燕關三千里西望金陵十四樓淮海咸江都會地繁華雄盛古揚州

揚州府志卷之五終



# 河渠紀目 橋梁附

志河渠水利巳問揚州川澤盡此乎曰未也水之稱名不一其取義亦殊姑就揚言之通稱多曰河其匯者曰湖流者曰溪止者曰塘縱橫潴注或曰溝或曰港汊川曰蕩回曲曰灣過涉曰津曰渡皆水也爰有因水設者曰堰曰壩曰閘而橋梁亦從其類揚所有雖畧見于前不可不槩舉也復益以河渠紀目而言水之事始畢

江都市河 在府治東由南水門至北水門城外四圍運河通舟延若淤塞二十三年重濬居民稱便

河 在城東南即古邗溝一名官河一名漕河其西南自儀真江岸東行四十里至石人頭入江都縣界又十五里至揚子橋其南自江都縣瓜洲鎮抵船塢北行三十里亦至揚子橋二河始合東轉又北行六十里入邵



伯又北行六十里入高郵又北行四十里至界首入寶應又北行至黃浦接淮安府山陽縣界由清江浦入淮

運鹽河 在郡東北二十里漢吳王濞開邗溝即運鹽河之始也自江都縣灣頭起東行七十里至斗門入泰州界又東行一百六十里至海安入如皐界又東南行一百一十里至白蒲入通州界又東行七十里至新業入海門界又東行八十里達呂四場其支派通各鹽場者皆爲運鹽河宋天聖三年發運使張綸及監西溪鹽稅范仲淹奏築捍海堤於運河置閘納潮水以通漕至元延祐五年令都水監河南行省淮東宣慰司開河二千三百五十里蓄兼濟河運鹽河通治之也明海堤屢遭潮壞頗費修築

白塔河 在郡東北六十里明永樂七年平江伯陳瑄所穿置新閘瀦家莊大階江口四閘以引江南糧船以省瓜洲盤壩之費其後河道淤淺反湮水病漕私鹽出沒難於防新累修累發嘉靖三十年郡守吳桂芳開浚故道置巡檢司屬而淮運使以防私販

伊婁河 在郡南十五里自隋以前揚子鎮尚臨江濱至唐漸淺河遂與瓜洲相連開元二十五年潤州刺史齊澣奏開此河以通運

淮子河 在郡東北十二里一名長子河自儀真陳公塘來西

## 河渠

邗溝既導飛輓是資重淵浩浩一簣隄之蟻穴不戒億萬其魚經營溝洫如何勿思作河渠志

揚州三面距水河渠代有廢興維明以前尚矣川瀆之分合既殊地形之高下亦異鹽筴輓輸利猶未盡旱乾水溢害有不同然建置因革之由不可不察也故溯宋唐而上及于三代自禹貢始昔者禹平水土淮海維揚州貢道沿于江海浮于淮泗時江淮未通故沿江出海復入淮以達于河禹貢不言達河者因于徐也古時因川取足王畿不事漕故江海雖險不爲祭



春秋時吳王夫差將霸中國始于邗江築城穿溝左傳哀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古大江西北自六合界流入末口南對京口濶四十里邗溝城在廣陵即江都西北四里蜀岡也溝皆自城下起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末口在江都縣北六十里近黃子湖與六合相值江淮之通自此始或云北神堰亦夫差所築也北神堰在淮安北五里十此築堰者蓄淮水底低溝水高防其泄也是後吳王濞開邗溝自揚州茱萸灣通海陵倉及如皋蟠谿濞以煮海爲利鑿河通道運海鹽而已此運鹽河之始三國已後道堙塞水經注淮陰有中瀆水謂之邗江自江東北通射陽末洋隋煬帝幸江都命尚書左丞皇甫大發淮南諸州丁夫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江經三百餘里於是始由揚子江達山陽瀆以入于淮矣唐都關中漕江南粟每以歲二月至揚州斗門四月始度淮入汴蓋巡院發運使于揚子于是刺史齊澣以潤州北距瓜步沙尾淤塞者六十里舟多敗徙由京口埭治伊婁渠達揚子即今瓜洲河以歲無敗舟減運錢數十萬先是漢陳登守廣陵治山陽以淮水氾溢築高家堰以防之又築塘溉田號陳公塘晉謝安鎮廣陵之步丘今邵伯鎮地勢西高東下每春夏潮水漲溉東浸民田而西又苦旱安爲築埭以界之高下兩利民以比邵伯甘棠名邵伯埭其後杜佑築雷塘陂李襲譽築句城塘陂塘之利大興元和中李吉甫爲淮南節度使築



堰于高郵泄有餘防不足以通利漕輓今所謂平津堰也宋都汴梁歲漕東南粟六百萬斛於是江淮漕最重太宗時發運使喬惟嶽于建安軍創斗門二築三堰設懸門積水潮平乃洩之以便漕天禧中發運使賈宗言諸路歲漕自真揚入淮汴歷堰者五糧載煩于盤剝艦速壞請開揚州古河繚城南接運渠毀龍舟新興茱萸三堰鑿近堰漕路以均水勢歲可省官費數十萬詔從之明年役成水注新渠與三堰平漕大便利其後漕規寖弛河淺涸日甚宣和中詔發運使以車畝水運舟尋道中使按視欲浚運河與江淮與平或議于盱眙鑿渠

出宣化鎮口下發運使陳亨伯議亨伯遣其屬向子諲視之子諲曰運河高江淮數丈（當時運河尚高于淮今則從高于江而反在淮下數丈矣）自江至淮數百里人力難濟昔李吉甫廢閘立堰爲孝蘊嚴三日一啓之制復作歸水澳河惜水如金比年行直達之法走茶鹽之利且應奉權倖朝夕經由或啓或閉不暇歸水又壞毁朝宗閘自洪澤至邵伯數百里不爲之節故山陽上下不通欲救其弊宜于眞州太子港築壩一以復懷子河故道於瓜洲河口作壩一以復龍舟堰於海陵河口作壩一以復茱萸待賢堰使諸塘水不爲瓜洲與太三河所分於北神相近作壩權閘



瀦蒲閘復朝宗閘（在淮安界）則上下無壅矣亨伯用其言是運河復通利紹興初詔毁拆眞揚閘堰及眞州陳公塘無令資敵於是揚州灣頭口閘及通泰白蒲諸堰盡決嬰紹熙中淮東提舉陳損之始言楚州高郵之間陂湖渺漫茭葑彌滿宜創立隄堰以爲瀦泄乃築堰自江都經高郵寶應北至淮陰達于淮（此運河所經道後漸穿渠築隄）鑿新河自高郵入與化東至鹽城極于海（此下河運鹽河之始後之議海口本此）又于揚州城鎮創斗門（在邵伯泰州界十門）引水出太州海陵南至太興徼于江洑濘南田以百萬頃（近日議入江入海水道當以此爲據）兩淮之民賴焉

自春秋邗溝之役迄于宋千有餘年河或通或塞諸堤堰或時廢置不常大較廣陵地勢西多高阜自盱泗壽春及諸汊淵之水越十四塘注於高寶之三十六湖東北趨射陽鹽城入海東南入江水順流徑直易泄宋胡宿所謂江羽下而河踞高若隄防一決涸可立而待爲運道梗故以塘瀦水以壩止水以澳歸水以堰平水以涵泄水以閘時其啓閉使水深廣可容舟有餘則用浸灌以無阻運道止矣且於時黃河尚未南徙宋成平熙寧中河一決鄆州入淮泗再大決澶州合南清河入於淮但遣使者捍築而塞淮水倚高家堰爲捍蔽獨趨雲



梯關下海不關入於諸湖故淮南河雖時有泛溢不爲災乃今昔之利害殊焉元罷海道轉運使凡東南漕俱仰海運淮揚河復湮廢延祐五年令都水監河南行省淮東宣慰司閱河二千三百五十里蓋兼漕河運鹽河道治之也明初太祖都金陵江以北不事漕洪武九年用寶應老人柏叢貴言發淮揚丁夫五萬令有司督築高寶湖隄六十餘里以捍風浪（此湖隄之始）已叢貴又言寶應自槐樓抵界首鋪沿湖隄屢修屢圮民苦役無已時開直渠便從之由是就湖外直南北穿渠四十里築隄長與渠等（此湖外河之始）引舟內行得免波濤之患且紓民力

焉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東徑開封而南過穎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于淮及永樂中徙都北平復大濟東南粟尋用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罷海運復元會通河又徙河故道自開封北循魚臺塌場入會通河南與淮會於是運河跨江絕淮經河越濟兼四瀆之水爲漕川而邗溝視唐宋時益重先是平江伯陳瑄督海運及會通河成命瑄理漕河事瑄大葺高郵建清江浦五閘以時啓閉又築高郵寶應汜光白馬諸湖長隄於高郵湖內鑿渠四十里構架以便牽道（後康濟河因此）修建江都儀眞并高寶十四塘以備瀦蓄漕舟由常州西北孟瀆河渡江



自運鹽河至灣頭入漕（蓋從白塔河至運鹽河也詳白塔河注）以省瓜洲盤壩之費（後以分泄漕水及私鹽船盛行遂廢）又做宋平水法運河東岸爲減水閘洞以限水勢七尺以下則蓄以濟漕水長則減入諸湖會于射陽湖以入海用水有節灌溉尤便岸東西之田皆利焉初治邗溝時或欲由滁州六合縣鑿河通運瑄以六合多石阻澗輒損舟漲則尤險易爲敗乃決復唐宋故河自淮南抵北通州數千里漕渠皆瑄所經畫綜至詳悉迄于今是賴久之黃入淮口沙泥墊淤勢漸高于裏河淮入海滋不利時破高家堰而南又挾黃入新莊閘黃水內灌而揚州陳公句城諸塘寢廢

陂塘民或盜決防種蒔其中諸水悉奔注高寶邵伯湖（諸湖與今日所受正同）泛濫三百餘里稽天無畔每伏秋水發西風駕浪砰訇若雷鼓隄不能無決隄決而運東之田胥沒甚者衝城郭漂室廬弘治中黃河大決原武瀰漫四出命戶部侍郎白昂往治之昂旣防塞黃河諸決口又開復河于高郵堤之東自州北之杭家嘴至張家溝長竟湖引舟內行以避覺社諸湖之險功成賜名曰康濟河（蓋即平江伯瑄所鑿故河也）是時洪武中所開寶應越河亦久湮廢寶應湖險言者皆曰當倣康濟河例築越河事因循不果行而五塘或修或廢大較不能復舊制爲長遠



之計僅補苴隄閘爲文具而已嘉靖末塘益廢民請輸官租爲田湖積水愈多引而入江不虞涸故運道亦通（今之運河因不借資諸塘水但諸塘自有灌田之利又塘能潴水雖有潦雨不盡注于諸湖也）隆慶四年黃河決崔鎮分決白洋河而河勢遂北淮大潰高家堰溢山陽高郵寶應興鹽諸州縣而淮勢遂東流沙淤塞雲梯關入海之路大阻淮水旣東黃水亦躡其後決潰隄之黃浦八淺沙隨水入射陽湖膠泥塡閼久之乃東浸鹽城之石礎口及姜家堰破范公隄入於海每歲夏秋之交諸郡縣實土楗城門城不沒者數尺蓋淮揚之災甚矣迨萬曆六年督河都御史潘季馴親行相視

乃中牟江伯故晝塞崔鎮決口自淮至徐築遙堤
六百里以束水歸河又築歸仁堤以遏河南奔入淮之
勢築高堰起武家墩經大小澗至阜寧湖以捍淮東侵
于是淮水復出清口會黃河從雲梯關入海悉由故道
十二年築新堤于寶應復越河其西仍舊堤南北建二
石閘隄成賜名弘濟於是運船入高郵寶應經兩越河
不復苦漂損矣其後黃勢強又奪淮入海道淮水不得
出浸泗州城議者洶洶有欲撤高堰復引淮水入湖者
淮揚民大震恐再遣科臣與漕撫共勘議始言分黃導
淮事分黃者自黃家嘴導河分爲一支趨五港灌口奔



大海以殺黃勢毋盡奪淮導淮則自清口闢積沙數十
里又于堰傍若周家橋武家墩稍引淮支流入于湖（此周橋閘之始）爲預浚入江入海路以分泄之而若山陽之涇河
寶應之子嬰溝皆可達廟灣在鹽城則開石䃴口興化
以東開丁溪河爲入海路擊汗都淳家灣（卽今家灣二十一年新開以護湖堤是年役加浚濬）橫絕運鹽河入芒稻河徑達江其射陽
湖淤已久濬闊功則就歐陽東風所開神臺河爲淡廣
之二十三年發帑金五十萬役山東河南江北丁夫二
十萬諸役畢大舉其明年秋工告成淮果出清口而泗
患以寧是役也當李馴導治未久黃淮尚由故道特黃
以暴漲侵淮稍分之足以殺其勢功不在導淮也而高
橋之開遂爲後世厲階焉時邵伯湖尚無越河其險如
高寶湖隄數敗二十八年允總河劉東星請亦築之邵
伯越河亦成自是至啓禎之末四十年間雖堤凡五決
然或霪雨爲災或川源暴漲變生厤常咨非人力所能
盡及矣蓋自唐宋通運以來治河策凡屢變然蓄水惟
恐不足至明初猶未甚遠故於瓜儀則復欄潮通江諸
閘于通泰興海門則修江海諸堰于高寶則做平津
之法而興化爲杭稻區乃百餘年而獨苦水害環三百
餘里巨浸以漫衍于腹心其受無涯其歸無所過上流



而無所洩瀦導下流而無所輸瀉若病蠱然古今利害
不同如此賴勞臣底績以後復還樂利近六十年其治
河方略所以勤成一書者亦知水道無一勞永逸之計
也由明而來以至於今漕鹽之利略同故害亦復相仿
說者因謂今日治水唯守河防一覽而可似得之矣然
形勢歲月有變遷安能拘拘守數十年成跡以律今日
乎特準此亦近時之龜鑑也若相時度勢通變而神明
之所以貴有治人矣
國朝定鼎於燕仍資江南漕粟而淮南鹽利甲天下其
河道悉因明舊漕自江來者由瓜洲儀真入運河以過

淮鹽自諸場出者從泰州高郵邵壩至儀眞入江皆以揚郡爲咽喉地故河防爲最重（州縣有司以爲考成又有築堤未及三年決工罰僚之例）國初天下既定與民休息工築不與河堤僅增庳培薄以固其防而已時往積猶未盡黎黃淮順軌高寶東西兩堤夾峙漕道便利順治四年六年以久雨水漲河堤再決亦隨就塞自後無事者十年然自明末漕堤久廢閘不時閉淮流常洩河沙歲浸洪澤湖底日高仰分入運河者沙亦隨入運河日以淤淺爲漕計者唯歲益增堤下河仰堤高與城等而前此諸塘既廢潦水別無所瀦又歸仁堤歲久不治高堰防護亦疎泗州常



浸水底何問決防爲鑿鄰計揚州患伏于隱莫之省憂洎順治十六年己亥歸仁堤決水自翟壩古溝下灌諸湖江都瀕湖田舍水深六七尺高寶則浸及城市月餘乃潰漕堤而東注興化墊焉水之釀患于斯見矣康熙元年壬寅歸仁堤再決遂不復修時部司又有開周橋閘者淮水大洩而黃河逆入清口又挾睢湖等水從歸仁決口入與洪澤湖相連直抵高堰衝決翟家壩流成大澗九條在上流泗民既利積水得洩而下流揚屬奸民亦利私販直達可避征榷互爲掩覆不以顧問以故患日益深翟壩周橋晝夜不常東注悉歸諸湖淮揚自

是歲以災告六年七年黃河屢決烟墩口黃家嘴[illegible]紆緩雲梯關入海正道盡爲板沙壅阻而清口淤沙日積總河楊茂勳議築攔嘴長壩以逼黃引淮不果清口亦塞淮不出口刷黃而黃之下流旣阻上流亦注洪澤者勢愈盛八年十一月御史徐越疏請亟救淮揚皆危切陳歸仁堤上兜睢湖下束淮水以制黃河濁沙堤堅則清流入河河沙可刷（越前有疏以部臣勘議不允行）九年總河羅多復親勘閱乃奏歸仁堤實與高堰相表裏關係最爲重大誠宜修復三月工科李宗孔又題河患萬分危急修築刻不容緩方查覆估工之次是年五月暴風雨淮黃



大漲渰擁鉅濤堰石工六十餘段冲決五丈有餘又將烏沙河西堤岸沖倒淮黃之水直注于高寶湖（見總漕帥疏）當是時高堰幾崩淮揚二郡殆矣哉水之合淮黃從諸決口以注于湖也江都高寶諸有司無歲不防隄晝夜巡警增堤與水俱高然以數十里奔悍之水攻一綫孤高之隄值西風鼓浪堤崩聲如雷一瀉萬頃其決愈遠爲害愈劇而江高寶泰運東無田地興化以北無城郭室廬矣十五載中堤決者八而堤東下河自明隆慶間黃流入墊射陽共他如淼洋平望諸湖淺狹不能受水水驟至輒漫無所歸各河港疏瀹不時淤塞日甚而范

公堤下諸閘久廢入海港口盡塞雖經大臣會閱歲修開壩出水而年湊工大所費不貲兼爲傷海奸商所格竟不果行（康熙七年戶刑二部會同河督漕撫親行踏看浚築白駒場四閘當閘石礎天妃口山新洋港入海之處當挑挖未見奉行）水迂迴從東北至廟灣口方入海七邑田令沈水底者動閱歲時北及宿水方消而新歲之橫流又已踵至矣賴
聖主如天好生軫念災黎拯救不遺餘力蠲租之外賑濟屢發帑金簡用河臣頻申
天語諸以治河奏請者無不俞允河工動用累千萬計不惜以故揚民雖流移載道而湛恩汪濊賴以存活者不



少自九年後黃運兩河歸仁堤翟家壩白洋河等工俱用正賦濬塞黃河內外分爲三大工分司道官總管餘各以佐貳督工于是年九月開工始皆總河羅多所請也十年正月羅多調別任總督河道改用王光裕于是光裕復勘議兩河情形移建季太壩（前漕總河建四壩以洩黃水之過漲者一季太一徐升一三義一崔鎮七年題明重修）八月題報安東茆良諸決口就塞然黃河故道愈淤正東雲梯關海口積沙成灘亘二十餘里黃河迂迴從東北入海清口爲黃水灌入裴家場悉起淤沙（俱本總河親勘疏）天妃閘底淤墊本年回空漕船不能進口乃于清河縣南厰鋪地方支河之速張

福口者疏濬通舟由周家閘行（琬州科彭之鳳疏言其害）十一年總河王光裕修寶應縣子嬰黃浦永安等七閘是年水消堤決十二年水光裕自至江都芒稻河改造閘門迎金灣河建滚水壩于邵伯南十四年又水復廢壩以水漲壞堤也十五年丙辰大水淮黃復大決高家堰時頻年被水諸堤工皆未竣河淮正道日益阻塞是年五月因久雨遂大潰決前此諸工盡廢高堰一帶倒卸三十餘處水淩揚屬又過往年三之一漕堤始不能支隨亦崩潰高郵之清水潭陸漫溝江都之大潭灣等處共決三百餘丈殘缺不可勝數淺及四五丈不等自堤以東浩



浩乎茫無際涯矣報聞
聖心惻然中夜徬徨憂不能釋特遣大司空冀如錫少司農伊桑阿等親行相視訪究利病刻期奏報罷河臣王光裕以安徽巡撫靳輔才移爲總河都御史十六年輔受事即往來河上規度著訪酌古準今陳經理河工事宜八疏
上悉俞其請仍大發帑金專任委成是年裁高郵分司南河工部于是開白洋清河以東引水河而黃河始入海開清口兩傷引水河而淮水始出河又築河岸遙堤縷堤修高堰堵翟壩上流疏導而揚境以內工亦同時並

築十七年濬運河築江都漕堤以高郵清水潭決口至
不可築更于湖中繞廻開河一道改築東西堤與舊出
相屬河成名曰永安河十八年開滾水壩于江都之鰍
魚嘴十九年久雨又水再置滾水壩于高郵城南八里
亦置于寶應子嬰溝二十年增置高郵南北滾壩前後
增壩凡八座壩口　三十丈不等對壩皆開越河以防
舟行之險凡舊堤險要處皆更以石二十三年重挑金
灣人字河（前淤高臣循河開而是河淺狹卡不能達）蓋六年中諸廢具舉揚
民駭駭有起色矣特堤東海口久淤每水發不即赴海
七邑田地猶沈沒不能出是年冬



上東巡狩因臨視河淮嘉河臣功獎賞有加遂簡儀衛自
淮安歷高寶至揚州時秋水方漲堤東一望巨浸
上顧河臣當亟救此一方民河臣謝言臣身在河上專劇
道遠難于兼理會有獻開海口說者于是
欽簡江南臬臣于成龍使之分駐揚州尚理淮揚下河河
道一切興革事宜得自行奏請于是二郡欣戴
皇仁漕河上下興利除害事次第舉行矣自淮黃失道木
再爲災凡二十餘年其間咨儆既切
宸衷以是內外臣工咸以飢溺由己自任條奏剴切詳明
見諸實用即草野芻言亦由哀痛切膚痛哭敷陳其說

雖有行有未行皆可存之以示將來故撮其大要條分
縷析凡有關于揚者節錄于後俾留心灑濟者得覽觀
焉
揚之上流在河淮下流在江海昔日河渠踞江淮之上
憂常在旱今日河渠伏河淮之下憂常在水故明初以
前講求瀦蓄而已明末至今則有　法焉曰防曰導防
之使不來而運道所資不能不來也來之使可受受之
使可去毋氾濫于平地而已矣于是有議闢高堰之說
于是有毋開閘橋之說于是有必塞翟壩之說于是有
啟閘以時淺濬河身嚴飭淺鋪增置滾壩之說而遠溯



其源則在淮黃交而入海利也則又有堅築歸仁分黃
建壩諸說焉導之使速去其去有兩途江與海是已然
入江易而較紆入海難而較捷蓋入海即沿堤東下入
江必循堤而南又海爲百川登而江亦朝宗于海也今
瓜洲儀真河爲入江正道而其最徑且捷者莫若自金
灣河以達芒稻河治此則漕河可入于江矣而水猶不
速去者則海口之未通也海口去漕堤二三百里堤東
諸河不疏無由達于海濱也瀕海有堤堤下有閘沿堤
閘座不開無由出于海口也堤外海灘近百里諸港口
年久壅淤港口不濬無由入于海洋也此漕河入海之

大粲工今日所講求也諸說不能殫述節錄其切要者
識之

高家堰　周橋閘　翟家壩

御史徐越高堰關係最重疏曰臣之向請修復歸仁堤
石工使由白洋河入黃者不止以清刷黃實為截住高
家堰西北水勢使此堰僅受西南淮水而為運道民生
一大屏障也今因歸仁堤工尚未舉而此堰黃淮併受
前報巨浪搏擊已壞石工六十餘處而全堰幾至潰決
此九年九其洪波橫流排山倒海已衝開淮揚一帶數十餘
處決口遂至城郭僅存關廂陸地有水高丈餘者為一



高堰突有疎虞尚復有淮揚數十州縣之城郭乎而況
民生乎尚復有漕河運道可以飛輓乎而況鹽課與商
稅乎則此堰之關係如何重大此堰之保障如何緊要
故臣今不得不亟陳高家堰也高家堰石工纍皆繫石
扣準鋊鐵灌釘後來年淺日久各處有朽裂從未大修
經今年一翻波浪衝擊動搖處處鋒損若不亟議錢糧
預備物料乘今冬水勢少落之一時大修堅築則年西
水漲發臣恐竊慮此堰萬難倖保堰若失守淮揚數十
州縣城郭廬舍百萬生靈俱屬波臣運道梗廢　京師
重地所需歲漕數百萬石何道輸轉且雲帝闕之[illegible]

口全賴黃淮二河併力衝刷一決高堰清口必淤上游
濁流一股海口必塞海口一塞則下壅上潰即今日之
大修兩河工程勢必仍歸潰壞此高堰之利害不僅僅
在淮揚而實有關於天下者也

布政司慕天顏備陳黃淮全局疏曰高家堰捍衛洪澤
蔽于淮城之南迤西則連高良澗翟家壩中設周橋閘
其地比高堰稍亢故壩閘亦比高堰稍低蓋夏秋淮水
盛發高堰必危高堰危而淮地陸沉矣故不使翟壩增
高止欲從壩滾水出氾光白馬高寶諸湖不惟殺淮之
漲滾可稍抑且高堰之築工永固及至水平壩西即閘



閘不流高寶漕堤亦無傷害往昔防河如此周密止因
康熙元年間南河工部分司吳煒擅開周橋奸商利通
私販往往盜決翟壩諸處以致淮水滿下諸湖盡已盈
滿及桃花水漲湖不能容浪擊風摧漕堤大壞清水潭
之決所從來矣淮水既東黃躡其後濁流西泝清口遂
湮清水漸微黃力愈悍灌入天妃閘沙隨水漫而運道
淺塞矣黃淮相背淤沙固滯雲梯關入海之路日墊日
高下流哽咽而上流四潰必然之勢也

王乾清紀周橋閘曰按周橋閘係利害前河郎中黃日
瑾辨疏極為詳明潰疏略曰高家堰與周家橋相接一隄也堰以內與橋以內之水相連一

淮也使周橋可開則高堰何所事守高堰必守斷[illegible]

斷不可開故開周橋者乃開閘之別名也又曰水[illegible]

下性也周橋地形高下勢甚扣越誠閘之是導以[illegible]

之勢矣欲得其勢則流必急流急則一瀉千里[illegible]得[illegible]

勢之故謂周橋開而淮不盡東淮盡東而黃不復歸必

然之理也又曰周橋開而注之湖是以湖為壑矣夫高

寶之湖寫時瀰望連人所指一線清堤為之保障者引

淮入湖則淮水之浩蕩無涯湖面之容受有限不至者決

裂湖堤而奔潰因出不止也又曰淮之入湖也易湖之

入江也難何也湖堤以外地形窪下與江面不其昂故

今通江之路盡夜宜洩而湖水不見大消使復

蓄之以淮源源不竭則七州縣不胥而為沼乎

後因萬曆二十五年淮水大漲漫及泗陵總河楊公建閘以洩一時暴流稍平即閉從未常開前賢亦云東去故宜閉海口西來切莫放周橋蓋周橋開而海口塞黃過淮也周橋閉而海口通淮刷黃也淮由清口刷黃濟運則涓



滴皆為利益淮入內湖潰堤病民則涓滴皆為害源者內湖增一分漲堤病民之淮則清口便減一分刷黃濟運之淮故周橋之啓閉實為利害之關不可不察也

高郵志紀翟家壩曰壩屬山陽在周橋邇南接盱眙境外長二十五里比高堰石工低二尺許稱天然減水壩中有古溝淺不過尺許舊有石閘亦有石限止留四尺水頭水入民田不通河路近因淮水漲發土被衝刷年久漸成低窪加以私鹽漁戶時行偷挖漸成河港淮水徑入寶應湖漲于高郵歲歲決堤為漕大害康熙七年

今山江高寶四州縣民力合修盱泗之民妄行阻撓如明萬曆間阻撓修築高堰故事給事中李宗孔疏參致煩大臣勘覆按壩北接連周橋閘閘尾石工尚存與壩相平又古溝廟基亦是見存式樣宜復舊制豈欲加高惟水衝沿挖儼成淵河淮水平時直流無阻灌滿諸湖水發湖盈遂不能受致害漕堤為國大患每歲起民夫修築不過補苴一時一遇水至即被刷衝纖毫無益必另議興工或磚或石築成堤岸平舖壩基方可過水經久不壞

工科李宗孔叅阻修翟壩疏曰竊思高寶七邑連年沓



遭水災者則以淮水南流入湖決堤之所致也淮水舊由鳳泗自老子山北直出清口與黃水會流入海此歷年北流之利安瀾便漕之故道也自老子山南周橋閘翟家壩一帶注射高郵寶應郡伯諸湖而下流阻于漕堤曾無入淮之路以致每年潰決此南流之害淮揚七邑被災之由皆因泗盱地方私開決口也蓋淮水至清而流急必全淮皆出清口則淮水力強可以拒黃流之淤泥有濟于運道而高寶七邑復無水災故昔人設有周橋閘翟家壩二處蓄洩有方淮水漲則量使洩壩南下而鳳泗之水患不作淮水不漲則阻其南去盡流而

清口之水力不分法甚善也邇來泗盱之民不惟私啓閘壩又且潛䦨決口自古溝鎮南鎮北以及谷家橋夏家橋等處新開溝路至有八條淮水大半入注湖清口水分力薄無以刷黃河之濁泥下流壅則上流易潰而高寶諸湖受水而無所洩乃至衝決堤岸爲淮揚七邑之害臣詳查近日地形翟壩以南固有殘缺而衝決大溜盡在翟家壩之北今將古溝鎮南鎮北等處原係平地者止令塞其決口并不築堤加高其閘壩地形不過復從前未決之舊址使全淮盡由清口會黃不至潰決入湖可永杜高寶七邑之災倘有時淮水暴漲仍可從



壩上滾水南下亦不爲鳳泗州縣之害誠兼利無患之至計也

附昔人高堰請勘疏有曰泗州水患在高堰既決之後堰決而泗之水患更甚也清口淤于高堰既決之後堰決而清口愈淤也蓋高堰決則淮水南流黃水隨躡其後倒入清口故清口淤塞而堰內皆化爲陸地其爲不及清口之半故泗州之水聚今塞高堰乃所以疏清口而洩泗州之水也

又曰泗州之民請于高堰迤南五十餘里周家橋至古溝一帶鑿渠通湖淮安之民又欲比照高堰一體加築查得彼處地形亢于高堰淮水大漲則從此溢入白馬諸湖淡旬不雨仍爲陸地此天然減水壩也如欲加築則淮水暴漲不免增益恐高堰難守然留此以洩異常之水則可若鑿成河淮水從此常流非特淮揚二屬被害而清口亦必復淤均不可也

附昔人河工告成疏有曰自諸決盡塞水悉歸淸淮涓滴盡趨清口會黃入海衝刷力專清口日[illegible]

潰曰泗不特堤內之地可耕而堰外湖陂盡成赤地其高寶一帶因上流俱已築塞湖水不致漲滿故從潦決句壩俱如故不特高寶田地可以耕藝而上自泗盱下及山陽興鹽等處皆成沃壤且可永復其故道之效也

按昔人所言利害與今有互相發明者故并舉其略附此

御史夏人佺河工先竣其急務疏曰臣愚以目前最急者莫如高家堰而高堰尤急者在翟壩周橋一帶土堤冲漫尚多淮泗諸水齊灌高寶諸湖直射漕堤是以清水潭決處有名爲倒潭口者冲刷日久渦至二三里深至七八丈樁不能施埽不能下伏乞　勅諭河臣先將



翟壩周橋高堰一帶亟行增高培厚勒令完工滴水不容內浸既可障全淮以刷黃河之淤沙又可使衆流不入以緩湖水之奔激湖水既緩則清水潭之倒潭口可以施工並歸仁等處漸次可成矣

康熙十六年總河都御史靳輔陳經理河工事宜疏運河西岸高家堰等臨湖一帶殘缺之堤前有缺稍除坎目中甚不殘缺卑薄者幫修坦坡若不及早自下而上次第火速幫修極其堅固勢必于卑薄之處更生衝潰之變一經再衝則現在挑河堵決一切大費功程盡歸烏有矣又云自周橋閘至翟家壩止築堤並翟壩冲成爲河九條及高家堰等

决口三十四處于十七年春須上緊堵塞若不乘時趕舉則淸水潭萬難修治近高堰翟壩以至淸水潭次第已告成功云

高堰一帶不屬郡治而壤地相接爲揚境水患所由來修治之功亦自彼始不得不首紀也堰一帶如古溝鎭高良澗武家墩名目甚夥不能備詳舉三者足徵其大槩矣

運河　運鹽河 此上河從茱萸灣入者

御史李宗孔水患日深疏曰漕河自淮安山陽縣至江都邵伯鎭二百六十餘里河東有堤與河俱長卽現在



修工修補之漕堤是也堤之東係高郵江都興化寶應泰州鹽城山陽各州縣民田地形低窪如在釜中全恃此堤護七邑之居民障二百餘里之湖水水漲堤潰則糧艘有傾阻之虞居民有渰没之患說者委之天災無可如何不知使有去路以宣洩之何致水聚爲害乎謹按河水去路原有舊制東可入海南可入江查淮南運河閘乃水入海之去路若將此閘濬深兩岸增堤一逢水漲卽行開放則浩漫之勢自減乃閘河以下皆係漕田河臣勢難專主地方官惟閉閘以圖保護迨水勢愈大愈不敢啓直至堤潰而七邑渰沒閘下田地全爲陸沉矣此河水不得入海之由也又查瓜儀雖有各閘估芒稻河閘出水甚速乃由泰州運鹽河入江之去路若將裏河開深數尺則水勢直注于江甓社湖諸水泛溢此閘如建瓴直下則堤自不致潰决矣乃運鹽河自明季至今久未開濬今淤淺至極若一啓放鹽艘卽爲阻閣故堤東堤西哀號望救之日正諸商閉閘蓄水之時鹽課所關誰敢輕啓此河水不得入江之由也水不得入江海如養癰而不使外潰必致毒攻肢體矣我　朝定鼎二十餘年堤凡六潰 此康熙五年以前 漕臣疏稱重運五十餘隻由湖冒險回空五百餘隻盡阻高郵閘河臣竊



憂之必將涇河等閘河底深濬築堤衛田疏通海口使水注海將泰州運鹽河刻期開濬使水注江若年復一年不行開濬徒事修堤而望其不決是猶閉賊城垣中而欲以竹籬茅壁拒之也若洪水一發又不知傷民命幾何渰田地蠲錢粮幾何矣

御史徐越大挑運河疏曰淮揚一帶內河原係人力開鑿以黃河挾沙之水既奪淮水南下之位灌入天妃閘而內河淺隘水緩沙停數十年來運河之底墊高益甚而東西兩岸每年逐漸加增堤溝土浮何恃不潰几也運河淺阻淮湖相連不能宣洩使速歸江以致高郵沿

河地方也蓄爲災在順治七八年間奉
旨大挑究因河帑不繼未經實濬又時值大兵往來啓閉不一難遲時日故未得復當年舊制耳如欲運道永通民無水患必實實大加挑濬將河泥盡幇兩岸堤外惟令平厚不許增高其迂廻三百里內土性之剛柔沙油地形之高下濶狹山陽與寶應不同者以近湖遠湖也寶應與高郵不同者以高郵有通湖水口連設兩閘而寶應無之也高郵與江都不同者以江都有芒稻河瓜洲鎮儀真縣入江之口而高郵正屬諸水之所鍾也何處當束之使狹何處當濬之使深何處當先施畚鍤何



處當相度水平應直挖者當計土以分方應水刷者當通岸以淪底訪取習知熟諳之人詳審預定不致措施盂浪有始鮮終則開銷一分金錢卽得一分實濟不必別議宣洩而運河旣已深通入江自爾湍速不僅上而
天庾通濟亦下而地方民生得免昏墊之虞矣

康熙十六年總河都御史靳輔疏稱運河自黃流內灌之後日墊日高十六年八月內河底竟致乾涸隨閉堤挑浚因回空不能久待止量挑一二尺不等擬于十七年立春後十日土凍方解時卽行閉壩大挑總限百日完工其十七年春運過淮之期必俟略爲展限臣擬四月初旬內完工開壩放船五月終可以盡數過淮嚴加催趕務于七月初旬盡催過臨不悞十七年回空以濟十八年春運也

濬運河常事也常事不書而特舉之者葢河之至於淤墊也由淮之挾黃而入也河之聽其淤墊也宜水之潰堤而出也治在境內無有切于此者徐李二公爲淮揚人洞悉其病故他人不言而二公言之

淺夫

刑科張惟赤河工計須萬全疏曰切惟河工保民通運以裹河之漕堤爲主今年州縣盡成澤國運道盡作洪



流皆此堤冲決所致向間漕規舊制沿河額設淺夫唯令濬河使深幇堤潤厚不許堤上加高所以使漕河日深漕堤日厚河湖水發勢足承當至明季止知增堤並不濬河致今堤雖日高河身日淺易于冲潰今工築方興所宜申明濬深幇濶之規務期久遠

高郵志論淺鋪曰按舊制沿河設立淺鋪額造淺船編住淺夫以時撈濬是以河身深下閘洞疏通旱年不妨糧運且有餘水救濟下河水年去水甚速不致泛溢所以無壅塞衝決之弊爲制之最善也邇年以來雖置淺夫實無一人在淺淺鋪亦廢惟聽堤決築堤之用額設

錢糧外令里民貼幇工食而官河凡一二十年不加撈
濬一遇水發但令居民用土包加培塘岸日益加高河
底日益壅塞且客土杵築不堅易至攤塌雨淋水洗其
勢復低是非帶土加岸實則帶土塡河也河身既高則
蓄水必淺治水者惟恐運船之不能行也不得已而復
加河塘以爲囤水之計焉昔日之河在低田之下今日
之河乃在高田之上矣且河塘既高易致崩潰如累棋
子愈高愈危隄防少有不固千里一壑矣剝田禾也耶
總河都御史靳輔疏請設立守堤兵將疏濬修葺事宜
一切責成又請設官守看守而立勸懲之法又請將歷



設官兵即爲預設協同築堤康熙十八年添設揚河營
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三員分管高寶江運河將舊
設淺夫改爲淺兵
淺夫與濬河相爲用者也使淺夫之制常舉河可不
興工大濬矣經制雖設頑民易偷名存實亡貴時飭
之

天妃閘

前代清規本 査復舊規疏 查得永樂初年原由海運淮郡與淮黃二
瀆隔絕不通後因平江伯陳瑄疏淸江浦之渠引水以
通淮安東南運艘始得直達京師復慮黃淮之水流沙
易淤也乃建清江福興新莊等閘遞互啓閉鈐[illegible]
漕撫開放屬之分司法至嚴矣復慮水發之時湍急難
于啓閉又于新江閘外暫築土壩以遏水頭水退即去
壩用閘如常延至嘉靖八年閘壩之禁廢弛河渠淤塞
該漕運都御史唐龍河道侍郎潘希曾題奉欽依仍復
舊規載在簡册者班班可考也數十年來初意寖失前
患復滋臣等詢之地方耆宿皆云運渠卑隘最易沙淤
淮地低窪最易盈溢若照前人之制嚴啓閉于春冬之
時築外壩于伏秋之際則非惟河身無壅墊之患而運
堤亦無崩決之虞民田亦免浸潦之苦矣



康熙六年通政司經歷王明德上治水法未盡備疏內
請復漕規閉天妃閘次年部覆據河漕臣會疏稱天妃
閘逼近黃淮難以啓閉又御史徐越履疏言之至康熙
十年前總河都御史王光裕親勘河患情形疏內有云
循天妃閘而下見黃流倒灌直入運河以天妃一閘不
能下板漕河淤墊兩岸潰決查天妃閘內舊有五閘遞
互啓閉以防灌淤今僅存二閘其閘俱廢今宜照原基
復建福興一閘啓一閉二再于秋冬大挑運河使深以
復河身之舊部覆相應准其復建福興一閘啓一閉二
無得阻滯往來商民船隻

事有格於情勢而不能復行者此類是也達京通
頁舫時至仕商接踵雖有漕規如之何其可復乎若
其可復潘公查復一疏可謂詳晰萬曆以來何以至
今不閉也然實運河致淤之由故雖非揚境亦列其
說焉

滚水壩

滚水壩在高寶之人曰建滚水壩即古人之議建平水
閘也但必廣爲之制與翟壩二十五里相應然後可在
興泰之人又曰興泰七邑之民皆版圖也多開閘座盡
宣洩於下流而竟不爲下流畫一策焉不幾以七邑爲



壑乎滚壩既設若更疏開下河引水歸海使堤東民田
不憂泛濫則上下皆利而滚壩可收全功矣今總河靳
輔將寶應子嬰溝新建滚水石壩一（十九年建）高郵州北界
首南七里新建滚水石壩一（二十年建）州南南關新建滚水
石壩一（二十年建）五里壩新建滚水石壩一（二十年建）八里舖新
建滚水石壩一（十九年建）柏家墩新建滚水石壩一（二十年建）車
邏鎮新建滚水石壩一（二十年建）江都邵伯北新建滚水石
壩一（十九年建）三州縣共壩八座各湖暴漲之水源源得以
宣洩矣

揚州管河通判聶文魁勘河詳議曰按高郵洩水入運

鹽河（此下河運鹽河）者現今止有南門弔橋之琵琶閘閘口
寬七尺豈能通利攷舊制南首尚有華嚴寺一閘已拆
廢其最易修復者莫如通湖橋閘南由北水關引水入
城直出南關之馬飲塘與琵琶閘水會合東注此外尚
有蛤蜊壩舊有石閘係萬曆年間填塞閘具在不難清
理繳關壩無閘朱家壩有閘已築東關閘尚存此皆昔
時興化糧艘運道由泰山廟出口懸人或于風水之說
以爾見塞之反致大壞泰郵地脉今輿情亦既曉暢矣
但通湖閘口不過一丈二尺六寸三里閘尤爲窄小無
用擬將琵琶閘改作雙門大閘以資啓閉西有私鹽港



爲月河可免掣船之患再將北關閘壩盡復古制徹底
疏通其利賴有不可勝言者矣職竊以揚屬全河之大
勢揆之黃浦子嬰溝所以洩寶應上流之溢也芒稻白
塔河等閘所以殺江都之下流之勢也各場入海故道
實所以救高郵中滿之患也况今沿堤滚水諸壩無不
東趨誠使之隨長隨消則無所往而不利矣

滚壩之設今已不可謂無利矣試思五年以來湖西
田雖非豐稔亦頗有秋此非前此巨浸乎可不謂有
利焉况滚壩實與海口相表裏開滚壩即開海口之
先資也功以次舉下邑號呼孔迫何其不能稍緩須

史手

黃淮上流　清口　雲梯關

布政慕天顏備陳黃淮全局疏曰淮瀆自桐柏千溪萬壑滙爲洪澤湖注出清口其水會黃入海者十之八引資漕渠者十之二唯清口無病則湖水直瀉而北勢盛足以敵黃而黃沙不致倒灌運道惟海口無病則黃水疾趨而東其勢迅激自無淤墊之阻而奔流不致橫潰四決此以清刷黃用水治水千古不易之法也

言黃淮者累牘不能盡故擇其簡而該者列數言焉

刑科彭之鳳河工關係最重疏曰今河決黃家嘴而北



淮由翟家壩高良澗周家橋而南淮黃相背分馳以致清口淤淺天妃閘底淤墊臣近見河臣河淮分流不交一疏內云清口河淤淮水不與黃合先行挑掘乃淮水隨挑隨縮直入湖裏致回空糧船阻集目今急務當思淮之所以退而入湖者受病根源的在何處且天妃閘爲運道咽喉不容不力爲疏通之計乃不講求實着而惟于天妃閘外另開新河引水接濟又以進口維艱乃于清河縣南腰舖地方其支河之連張福口者疏濬通舟由周家閘行是猶人受病在喉而始穿咽于脇可乎況河防考開載云張福口若決洩入黃河則淮水分而清口淤且黃水漲亦能倒灌入淮故于王簡口張福口等地築堤打截務使淮無所出黃無所入則清口之力專等語今謂張福口支河相連可以繞道通舟如此目前權宜則可倘即以此爲運道萬一淮黃並漲淮水奔注長湖黃水又復倒灌尾淮水而入以滔天之水四溢于高寶諸湖其爲淮揚隱憂又非僅如前此之冲決焉沙河淹傷數百千人命而已臣反復思維與其苟安目前別開支河爲引水之計不如速閉決口堅築堤防會合衆水以爲刷墊洗淤之爲便也

附前人之論張福口者明郎中黃日謹曰黃淮交會而



黃之勢常強故清口易淤總河慮其淤亂覺張福口以東之但借淮刷黃之意勝由堤之築太長故出口路窄願裁二百丈又于堤極窪處建減閘以節宣之御史陳邦科曰張福堤之裁可稍紓淮之出路竊恐黃流倒注反爲淮阻必仍壩清口而後可二說互異並存之以備參酌

國朝康熙七年部覆總河楊茂勳黃河底墊疏言天妃閘外黃河淮河會流宜築磯嘴長壩逼黃南引淮水等語應如該督所題經因大臣會同漕河督撫大臣等看得清口爲淮黃交會處所漕船行走要路黃水漲發勢必越過淮河淮水退湖內黃沙逆入運河以致乘[illegible]

査得總河楊茂勛題淸口添築攔黄磯嘴長壩但
錢糧甚多此處暫停興工將黄河北岸對直河灣有挑
挖引河之處可以分引黄河之水黄勢力減淮水足以
相抵則沙逐水流運道似無滯慢若黄水不由引河而
行總河再具疏題請仍築磯嘴長壩可也
刑科彭之鳳前疏又曰十年七月總河王光裕兩河情
形一疏内稱修救之要在于分黄及議復崔鎭等三壩
移李太一壩分黄入海等語臣惟從來治河者每云宜
合而不宜分蓋水分則流緩流緩則沙停沙停則河塞
必然之理必嚴築堤岸使水不旁溢則勢合而力全矣



能直刷河底此力主分黄之說猶有未盡也若復崔鎭
等三壩及移季太壩于黄家嘴舊河地面而分殺黄勢
先令淮水出口有路是亦導淮濟運之一法但前人設
此四壩支河於北岸者蓋因黄水悍激堵禦淸口淮水
無由入河故于淸口數十里之上先殺河勢使淮流得
并力以入河然黄水雖由遙堤適中之地分流而北而
究之仍令由東而南仍入黄河與淮會合幷力齊驅由
海口之雲梯關而後入海是淸口以上之黄流雖分而
淸口以下之黄流則仍合也今據河臣疏云離堤約一
百二十里卽令入海是各堤所分之水竟令入海不復

返顧黄流將見黄河自崔鎭以下其流愈緩淤沙愈停
則黄河愈爲淤塞矣淸口淮流又何由入河以濟運乎
臣謂必須相度形勢將四壩所洩之水仍令由東南以
入黄河使之會合淮黄同爲逆河入海之勢此分之終
所以合之而力主分黄之說猶有未盡也
十年總河王光裕親勘河患情形疏曰雲梯關海口積
沙瀰漫安東各决口旁流奪正親閱海口又云臣前拜
疏之後至海口親覩黄河故道原由正東入海有淤沙
灘一道亘二十餘里幸黄之水目今現由東北入海通
流無阻



康熙十六年都御史靳輔敬陳經理河工事宜疏云臣
自順治年間河道未壞之時淸江浦以下之河身深二
三丈至五六丈不等寬二三百丈至六七百丈不等今
淸江浦以下之河身淺二三尺至五六尺不等寬十二
三丈至十八九丈不等逼窄如此卽使水淸亦難盛載
而每至于潰决也又云須略開去路導之使行今南岸
自白洋河至海口北岸自淸河縣至海口於河身兩傍
離水三丈之處取土務挑引水河一道所浚之土卽以
築兩岸之堤黄淮下注之日中間舊河左右又有新挑
之河其所存兩傍之地皆屬堅土止有二丈三面夾攻

順流冲洗不待多時即可盡行刷去將所有舊淤之河
俱合而爲一又云將洪澤湖下流高家堰以西至淸口
河之兩傍各挑引水河一道俾其分頭冲洗刷闢又云
十六年八月內洪澤河下流爛泥淺一帶已經淤斷黃
淮相隔約有二十里之遠臣隨于急工并舉等事案內
一面題請錢糧一面築壩一道攔隔黃流將淤斷河身
挑挖疏通業已告竣惟是原疏題因正河淺阻估挑引
水二道今正河業已挑通應估挑引河一道科算尚有
一道未挑必及早挑濬深通庶十七年伏秋水漲之時
淮水有路遄行不致更生他變



歸仁堤

史爽歸仁堤考曰歸仁堤捍黃淮界桃宿與高堰相表
裏蓋高堰爲淮揚之長城而歸仁堤又高堰之屏障也
其上流來源自徐溪口歷蕭縣靈璧等處二百餘里合
永堌姬村湖水由宿遷之符離溝經邳之睢河而滙于
埠子白鹿等湖從白洋河東西兩溝入黃河黃之泥沙
得此而汰故俗亦名汰黃堤河防一覽謂本堤所以捍
禦黃水睢水湖水使不得南射泗州並攻高堰而又遏
睢水湖水併入黃河益助衝刷關係最重大然其橐籥
則又在小河口之通塞蓋小河通則睢湖諸水徑入黃
河而歸仁之水減半其藩籬則又在耿車時兒灣
之堤蓋此堤高厚堅固則睢水不得漫入埠子等湖下
河常通矣故上自高厚下至時灘皆當接築長堤歲加
修守蓋修守此堤即所以守歸仁也況小河常通則靈
睢宿遷積水得洩而沮洳漸成沃壤又舟行徑直免犯
湖險而小民便于販易爲地方利又非淺鮮也又按貽
麥堂記云堤受白鹿等湖水由白洋河與黃水會其越
小河口者又上流之支分也二水既合直趨高堰淮揚
之民不爲魚鼈者幾希堤成諸水悉由小河故道復入
于黃高堰得殺水勢而保無衝決水不旁流而禾無墊



河之患

御史徐越修復歸仁集堤疏曰黃河水勢本強淮河水
力原弱前人借水以濟運必欲助淮力得北而與黃爭
先防阻淮水趨南而與湖會何也近黃河者有睢水埠
子湖水其勢甚大且遇黃河一漲則能與此水相連倘
無堤以擋之直下而東則中阻淮水北行之道淮水半
趨而南其北道者無全力則爲黃所阻而不能入河以
濟運其南趨者且滙諸湖之水浸淹于周橋閘一帶爲
高寶各邑淪胥之患今議者從事于周橋啓閉及堅築
翟壩傾圮于水勢不可謂不審但淮水有源有委臣謂

當先施力于上流之歸仁堤然後議及于下流之閘
閘一帶乃獲有利無害耳夫歸仁堤上遏睢水埠子湖
水使併白洋河出口以刷董口一帶之沙淤而爲益于
運道下則兜睢湖諸水使不得冲入淮流以阻其勢復
南借周橋翟壩過淮水下湖之便安得不怒激以取路
清口耶淮水仝出清口而兩河治運道通矣
前人又戒曰至于歸仁堤之設上兜睢湖下束淮水以
制黃河之濁沙也今一旦謂黃河底高堤則窪下一使
之通反致黃河倒灌而不知黃河之高沙淤之也非河
之本身也歸仁堤堅築則清流入河河沙可刷而去安



有倒灌之虞乎此臣所以不敢置而不議也
總河羅多勘覆疏曰臣率同司道等官親至歸仁堤勘
閱石工長四十餘里北面甃石盡已崩頹八舖決口一
處計六十三丈深二丈有奇實因束水歸黃與高堰相
爲表裏河防一覽開載甚明本堤所以捍禦黃水睢水
湖水使不得南射泗州併攻高堰而又遏睢水湖水使
之並入黃河益助衝刷關係最爲重大自堤決之後水
與洪澤湖相連一望汪洋由崔家壩漫溢于高寶諸湖
揚屬下流各州縣被災尤甚此堤誠宜修復然須從白
洋河之東濬河一道引睢水埠子湖水歸入黃河

淮黃歸仁二則皆尋源之說水患所從不能不及言
去揚遠矣其說長矣故取之更加略焉

金灣閘　芒稻河

王乾清紀金灣閘曰金灣閘在邵伯鎮南五里西接湖
口東南十六里至芒稻河又十八里下江乃漕河洩水
第一捷徑萬曆二十二年撫按題請建閘開河原擬建
八閘十六門新河濶三十丈以洩湖水後止建三閘六
門河濶不足十丈又兩岸泥沙最易淤墊故不能大洩
湖水以致漲決漕堤
紀芒稻河曰揚城東北十里曰灣頭入運鹽河東十里



南岸通江河曰芒稻河西北接金家灣通邵伯湖口自
湖口至江共三十四里萬曆二十二年原擬建四閘十
二門後止建二閘六門然閘底淺下應運鹽河底故水
發啓閘則邵伯湖水驟消漕堤賴以無潰後因商人不
循三年一浚鹽河之制只顧蓄水行舲于天啓六年將
閘底改造增高六尺以故湖水難消漕堤易決康熙元
年總河朱公于對閘北岸開挑月河一道行鹽以免閘
口溜吸令將閘底改深如舊後止改下一尺五寸比舊
底尚高四尺五寸
國朝大學士王永吉新河水勢三則議曰芒稻河閘新

河之下口也兩閘六門共計十一丈則上口金灣閘當
較濶兩倍雖二十餘丈不爲過也今金灣上口三閘六
門止八九丈耳是所入少而所出多此水勢一阻也今
若於金灣閘南或石工中間再開數口以洩湖水則此
一阻可無慮矣自閘而下河路甚寛有濶至二十丈者
有濶十餘丈者惟孔家渡南約一二里許濶止五六丈
水大止淺四五尺稍小則涸矣水勢至此中梗此亦一
阻也今若將凡淺狹之處挑淡改濶如萬曆年間舊制
俱濶十五丈使水通行則此一阻又無可慮矣至於新
開月河水橋之南有兩舊河直對芒稻河東西兩閘之



口所謂人字河是也每年水發運河水至漫隄而此河
有數箭之地淺不過二三尺以至水勢東西分流不能
直射閘口此又一阻也今若將此河挑淡則水勢直注
閘口下江此一阻又無可慮矣不然三阻不治則是有
洩水之名而無洩水之實欲漕堤之不崩决人民之不
飄溺豈可得也

康熙十二年總河王光裕將芒稻河原設三門閘西改
爲六門閘一座二十三年總河靳輔復挑江都境內邵
伯南金灣閘入裏人字河又金灣閘迤南建造滚水壩
一座

此入江之最捷者他若瓜洲儀真爲漕道所經
白塔及諸小港或尚壩塞未開濬或狹小迂曲不關
要害皆不具載

下河海口

御史宮夢仁疏理海口疏曰黄水視淮水爲通塞所以
捍淮水使常會黄水者高堰翟壩一帶堤岸耳其上流
爲阜陵洪澤湖淮水於此停蓄堰壩迤之西注會黄水
處承淤沙下流爲白馬諸湖五湖之間皆爲漕渠要害
漕渠自淸口對岸入天妃閘南下六十里達於山陽折
而西南經黄浦八十里達于寶應迤氾水越淸水潭百



二十里達于高郵沿邵伯湖堤折而西流歷金灣茱萸
灣百有十里達于江都又折西南十里由三汊河分二
派于瓜洲儀真入江曰裏河亦曰上河自茱萸灣閘東
南從芒稻河百有十里訖于泰州曰鹽河自泰州東西
二壩過港口而北百四十里爲興化稍折而西南八十
里爲高郵再折而西北百二十里爲寶應又折而東北
九十里爲鹽城其間膏腴錯綉阡陌北鄰草蕩鹽場星
羅棊布週廻千里秪憑舟楫爲往來而出廟灣白駒丁
溪諸口入海曰下河上下河惟恃一線河堤蜿蜒其間
登岸而望內如釜底外若建瓴淮揚兩府數十萬之田

賦鹺利由茲出焉淮揚六七州縣數百萬之戶口[illegible]鹽
由茲存焉故內開行水支河無慮數十凡以串場達海
道相絡也人知高寶邵伯河堤爲下河州縣之門戶高
堰翟壩又上河之籓籬籓籬不固門戶因之失守固也
殊不知昔人云射陽諸湖喉也高寶諸土田腹也海口
尾閭也灌于喉而漲腹所必至者況多其入少其出大
於口小于尾閭而謂不洚洞滔天也有是理哉古今稱
善治水者莫如禹禹貢一曰入于海再則曰入于海孟
子亦曰四海爲壑是海之能受水而爲水所歸也明矣
豈歷官河上諸臣獨不見聞而故爲是泄泄從事乎緣



歲久日湮漸積壅塞民之豪有力者盤踞其間安土重
遷因緣爲奸煽惑衆聽謂此不可溯而開也開之將不
利於商若竈且恐生奸人窺伺固不自今日而多聚訟
矣抑思黃淮入海以雲梯關爲首稱其淮安廟灣海口
以南有新興之匣子港鹽城有天妃口石䃮口之新洋
港伍佑之老人港興泰有劉莊之新團河白駒之牛灣
河草堰小海之苦水洋滷河口丁溪𤄔家霸之龍開港
以及東兒浦載在志乘舊跡可循而河云溯始也即欲
爲居人計獨不可就附近之地因下而別爲澤也至民
竈田在范公堤內豈海潮所能驟侵又何有于鹹水傷
禾潛水傷鹽之說乎況潛而瀉之煮海者得不借[illegible]
舟焉利當不在民後抑海口僅取出水勢不等于大洋
帆檣難以競渡也此誠萬世永賴之休矣

揚州管河通判聶文魁勘沿海閘河詳議曰職看得揚
屬瀕河諸邑惟江都地勢稍高寶應次之高郵爲中窪
泰州亞於高郵興化寔如釜底其沿海各場地勢南高
而北窪故鹽城又居興化之下流而蓄水皆趨東北職
此由也或謂沿海高於內地殆不其然大都各場寔高
江地勢略相等察驗水平可見祇因興泰二邑獨處窪
下故聚水而不能洩自明季迄今數十年來各場諸閘



圮廢運鹽河到處淤塞西水東注而不知所歸則瀰漫
民田長爲澤國矣攷舊制諸閘經畫周詳各流分派井
井不獨正河寬大即支流旁洩之處亦皆闊數丈今
已盡成平陸水行地中之謂何尚何水利之可言哉
按鹽場閘座原以拒外潮而洩內漲故范堤爲瀕海兪
場即今唯白駒四閘潮水直灌閘門消納利便宜照舊
制修復草堰宜稍改閘門迎溜他若小海丁溪二閘距
潮汐甚遠蓋滄桑易變鹽場沙地視昔增綿數十里故
潮水不能相應商竈惟知蓄水運鹽每于閘外逆潮之
處攔築土壩或遇水汎盛時仰[illegible][illegible]方挖濬溝引

水內灌瀉水旣停淤沙日積遂致閘與河俱廢總
在上流無所甚緊于蓄洩故也擬將丁溪雙閘改寬數
尺移置馮家壩之上下里許小海閘姑置另議劉庄場
宜添造大圍一閘何垛場亦添造一閘十門子港之上
流不必定泥沿堤故蹟有失時宜庶場竈不致屢屢築
壩而河渠可保淺洩矣

高郵七民治下流入海說曰淮揚之災自己亥至今二
十六年於茲矣民之救死不能須臾緩苟治之不得其
道曠日持久虛糜帑金重勞民力而紛更迄無成功滿
中之瘠其能待耶故治水在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其



道不可亟講也若夫雲梯關通而河注於海淸口導而
淮出於河歸仁堤高堰翟壩築而黃淮不東灌於漕河
上流之治茲不更贅矣所當講求者則漕河之自淮而
南寶應高郵江都開沿堤所新建之滾水壩旣連二百
餘丈之廣洩水於堤以東矣堤東皆山鹽高寶江與泰
之田而興鹽則城在焉迤東橫截而捍海者又有范公
堤然則滾壩下之水何以行地中而不至漫溢乎平陸
與鹽及諸湖之水又何以達范堤而不至留滯于釜中
范堤之下從何道而出于堤范堤以外經何港而入于
海必瞭然悉指諸掌然後治得其道而消溶于平成
也今試言之堤東之河縱橫交錯又有諸湖蕩間
其中其名目不可勝舉而條理脈洛所貴乎分明也治
之之法當分爲二大支皆從高郵州治分南北始　其
一將高郵南六滾閘之下各開支河數里使之北入運
鹽河南入滲洋湖會注于興化之下流再將興化原舊
支河三股一名車路河迤東由串場河直達丁溪海口
一名白塗河迤北轉東由串場河直達小海草堰海口
一名海溝河亦斜迤東北由串場河直達白駒海口則
南六滾閘之水行矣　其一將高郵北二滾閘之下開
子嬰溝舊河從臨澤沙溝由串場河下石礎天妃海口



則北滾水閘之水亦行矣　若夫沿堤各場其出海閘
座港口皆有故道可尋也試更一一述之　一則石礎
天妃二口上受漕河之水下爲子嬰溝之門戶從來洩
水甚速載在成書後因閉塞涓滴不行于康熙七年
欽命戶刑二部査出水去路會同[illegible]各部院親行踏勘始
開放無阻但一路河道日久淤塞不能汎駛下海所宜
大加開浚相形造閘　一則大團地在劉莊場北二十
五里即相傳老人港處也舊有石閘一座今廢上口欄
築土壩其壩下亦通潮水西接串場河之新港東由陳
家灣草家竈山岡龍港之下口入海宜開浚建閘一

則白駒場舊制南有雙門石閘一座北有單門石閘二
座現今徵通潮水其迤東三十里至牛灣河又三十里
至梅花椿由梅花椿至洋尚有四十餘里苐牛灣河一
帶河形淺窄流水不汎必逐段挑挖建設閘座方洩水
無阻　一則草堰場北首有三門土閘一座單門石閘
一座宜改造其迤東四十里至大東河現通舟楫再東
去二十里至西團而團下舊有土壩今廢其壩外十五
里接龍圖港俱乾涸無水宜開濬　一則小海場與草
堰相連南有石閘一座今廢東至小海團五十里舊有
土壩又東十二里至萬盈墩雖有河路只深二尺水面



寬六七丈以至二丈不等惟直去四十里至王家港下
海俱係淤塞其水漸淺僅深數寸宜開　一則丁溪場
舊有雙門石閘閘下河窄水淺不能行舟東去五十里
至馮家壩而壩下亦有閘座今廢石跡尚存再由沙河
小東港從能開港下苦水洋共五十里其一路河道水
面寬一二丈亦間有三四丈其水之淺深僅存尺許亦
間有二尺以至于光沙無水不等皆宜開浚造閘　一
則河梁場白車兒埠口四十里至滔子河尚通舟楫惟
從朱家竈歷董家鍋頭至西川家奄地方三十里下苦
水洋係無水光沙俱宜挑挖添造閘座　以上七處海
口從五路下洋請次第開濬兼造閘壩水大則引水歸
海水小則閉閘以灌溉民田則范公堤以內之水皆由
閘至港以入于海矣總之一帶支河并串場河以及閘
外之海河細詳水勢要槩寬十丈深一丈方洩淮黃之
水惟高郵西運鹽河受諸閘之水更爲澎湃洶湧必寬
二十丈乃洩水甚捷且海口朝夕兩潮潮落則六箇時
辰水洩潮長則六箇時辰水停若不盡開支河則宣洩
不汎其應開應浚之處必一槩開廣浚深自田可耕而
賦可復于　國計民生胥有裨矣

水利

負山環水高原下隰蓄洩咸宜烝民乃粒苟或廢

饒漳渠魏給本計在農民事宜急作水利志

端臨馬氏曰水利之說三代無有也蓋井田之行捐膏腴之地以爲溝洫之制者不少矣故能時其蓄洩以備水旱自秦人開阡陌廢井田而溝洫之制大壞後之智者遂因川澤之勢引水以灌田而水利之說興焉由是言之水之爲利因乎天相乎地成乎人三者缺一不可也乃天地有自然之美利而每不能溥井養于不窮皆人事之未修耳修人事莫先法古使周官遂人匠人之



職具舉雖不言所利可也然而遐哉邈矣惟王政之仁通乎天下而賢人之澤各被一方夫亦猶行古之道也何必三代他不具舉就其切於揚者嘉談善政歷歷可考苟能神明其意孰非畎澮遂川之令典乎說者徒謂揚爲澤國厥土塗泥厥田下下又逼者淮黃交迫歲負薪楗以塡決河揚特有水害耳無所爲利也殆不其然史公志河渠多言引水溉田事而以導河塞河始終之故知同是一水善用之則其利也不則其害也況揚州舊稱廣陵本以西北高阜得名蜀岡自冶山蜿蜒入儀眞境綿亘數十里東接江都抵宋夾溝附近皆墳壠也而五塘甘泉北連高寶瀕湖以西猶原田每每焉或苦

江泰興如皋素稱沃壤卽潮不內蝕通州亦爲樂土豈盡海濱下濕爲四瀆之尾閭哉若夫高寶東偏壤接興泰雖昏墊有年而在昔亦有沮洳桑田之樂則人事既修也苟其不修安在高原必無祲歲乎故利惡其棄於他也善爲治者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詩曰豐年多黍多稌言高下皆利也然則區而別焉邑各有利鄉各有宜固不可以一法拘用是採之傳聞集之邑乘隨縣畧舉一二以求能擬畝周咨挂漏之譏知不免耳



江都

揚州在大江以北長淮以南東盡于海西連天長六合諸山而附郭之江都縣介在高下之間地勢西高而東下西常苦旱有山塘以瀦水東常苦澇有隄堤以隔水涵洞以通水河港以行水皆利也其廢壞者在修舉之而已

大石湖漢廣陵太守張綱于揚之東陵村開渠引大石湖水溉農田民利之呼爲張公渠在縣東四十五里通張綱溝溝在縣東三十里平安鄉爲張綱 宋元豐中雖邁爲江都令復濬大石湖廢袞數百步改名元豐湖

田千餘頃畝收皆倍于是頗復陂塘者相屬適皆觀[illegible]
經理興水利凡五十五處
邵伯埭晉謝安出鎮廣陵相視步丘（即邵伯鎮）地勢西高湖
水洩嘗苦旱東漸下湖漲輒沒農田安爲築埭以界之
民享其利愛而思之至今呼爲召伯埭云　召伯埭西
有黃子朱家新城三湖東有艾陵湖瀨湖皆江都腴田
往昔常獲灌漑之利可以徵甘棠之遺澤矣近時埭上
下常罹水害民倍困于諸鄉俟害止利乃復耳　江都
史頍議曰漕河舊制祇受通濟閘水及西湖水以濟運
河堤十里設一小閘旱則蓄潦則洩故漕運通而民田



亦利近因河身淤淺堤日加高一時西湖久雨暴漲加
以盱泗水發從周橋翟壩漫衍東下埭西先沒平地水
深六七尺堤不能守不過月餘必致崩決決則埭東水
過丈餘廬舍皆漂蕩經久不消矣此十餘年之大槩也
必得導治淮黃上流使不致橫溢而後深濬河身削平
清堤使不至沒田而受水可以通運廣開金灣河通芒
稻以入江設平水閘壩開下河河港及瀕海海口以入
海徐講蓄洩之利民其有瘳乎

五塘陳公塘始自陳登（詳儀真水利下）句城塘唐李襲
譽所築亦云引雷陂渠或曰上下雷塘小新塘皆登所
爲也其歷代修復及言濟運灌田之利具詳盛儀五塘
定議（議載河日五塘下）　明少師李文定春芳問隄復塘議曰
高堰築矣十四塘不復猶之無堰益西來諸水由天長
六合而下有諸塘以蓄之旱則瀉入漕渠以濟運潦則
南注之江一經燬壞西水徑迫三湖漲湖潰隄爲運道
憂烏可不復是堰塘皆相成以爲運河之利者也舊法
具在行之在人而已

國朝康熙十八年大旱十九年大水工科給事許承宣
疏請修塘溉田以爲河臣以治河爲急而不及州縣陂
塘之利州縣亦以治水諉之河臣所有陂塘廢爲荒墟



無所經畫因宜遇旱則水泉盡涸遇水則疏導難施考
昔開濬五塘功不殫述厥後湮廢塘利遂絕然其閘石
橋梁猶存一二若能急爲修復潦則有瀦蓄之處而不
至泛隄旱則有灌溉之資而粮可濟運此江以北之水
利也奉
旨確議屢經勘覆尚未舉行　淮子河自儀真陳公塘
來西北分泒直接雷塘下達槐家河　槐家河接雷塘
引水至灣頭入運河在郡東北十五里

按諸塘在盛君所稱引唐宋及明初皆藉以通運道
之涸至李文定言之則又以瀦水而不至于漲湖潰

堤其利有不同者殆時勢爲之乎若許給事意主興田亦民事之本古今之通利也而怪迂者更傳會爲揚郡主水之說則大雅君子所不道矣或謂民間承佃日久復堙未及受益而先棄百頃沃壤然農家一畝之塘可灌十畝之地若收百頃塘底之租而棄塘千頃不盡化爲山岡棄地耶權得失者自能辨之耳

沙河宋雍熙初淮南轉運使喬維嶽開沙河四十里以蓄洩水利自運河通揚子江今城東十里沙河舊蹟猶存按沙河舊設土壩一道水大則掘壩洩之後改爲石閘以便啓閉閘下兩岸皆高田稍改寬深可以多洩洪



流田亦得資灌溉相時而啓不患東關漕河淺涸也

花園港明成化中陸愈知江都鑿花園港以蓄洩水利

白塔河明永樂七年平江伯陳瑄所穿自運鹽河南入江江南漕舟由此至灣頭置新開濟家莊大橋江口四閘後巡河郎中郭昇浚之增設淺鋪終以淤淺移濟瓜洲嘉靖三十年郡守吳桂芳開浚故道置巡檢司屬兩淮運使以防私販初河堤善潰有議開花園港洩水者江都尹趙諭謂不若浚白塔河從之水入江其利倍以運鹽河不浚商人蓄水行鹽舟改閘爲壩而河涸則仍由放焉

山陽河舊通運鹽河南接江潮北至樊汊接高郵山陽河術傳郎隋山陽瀆也明萬曆二十四年知江都縣張寧于宜陵鎮築壩塞之僅爲竇通水口旁管涵岸田數千頃河淤淺甚一逢旱年十里外水不能及河底生塵至大水堤決又同歸陸沈矣須大挑濬之深廣閘洞庶可灌備及遠且亦行水之一道也

儀真

儀真水利莫大于諸塘而諸閘節宣漕渠濟運之餘旁及田畝循敘潮汐之利焉閘制興有廢興予奪商衛淮江潮侵嚙間有傾圮及時而繕葺之有乎其人陳公塘



久廢爲田膏壤萬畝議者或云殆不可復果爾則恭愛之名不著于建安水櫃之製無聞于宋代前晉已試非無頁兒且西來諸水可引用灌溉者甚多今之大夫豈無史起孫叔敖其人顧坐令地利不盡耶

陳公塘漢廣陵太守鑿以資灌溉者塘在縣北東三十里周廣九十餘里環塘三十六汊汊各有名具縣志圖考中西北倚山東南面河就一面爲堤以便啓閉塘成歲獲豐稔民咸愛而敬焉名其陂曰愛敬陂塘上舊有恭愛王廟乃登祠也祀久廢道祠尚存　唐杜亞自江都西循蜀岡之右引愛敬陂水通漕溉夾陂田上播曰七里港

引渠東汪官河以便漕運　宋乾道中轉運司㨿官令
修治塘堤且請于朝俾揚子令尉董之皆以兼主簿陳
公塘繫銜開禧丙寅北兵將至儀眞郡將唐璟決塘水
破眞之東北境莽爲巨浸金人望之引退後安撫郭倪
撥隸帥司嘉定十四年塘堤隸帥司下眞州修治運判
吳機修塘堤東西二百三十三丈遂因西湫故道浚渠
二十里俾塘之水可達于城下環郡周浹之利益博矣
明正德嘉靖間漕臣各有建白請修復陂障廣瀦蓄以
備漕河然塘久爲軍民承佃爲田一萬餘畝而前代石
礎悉爲民家砧礎甃砌之具凡所建白悉成罷議矣



帶子港港爲陳公塘之下流舊縣志云陳登嘗役五龍
以開港港有二灣一曰望見一曰相見凡儀眞五六都
河北諸瀆之水皆歸焉南入于河　方輿勝覽云眞州有[illegible]于運即今帶子港
江北濶遠宋時于運欲于帶子港作一灣
以復故子河皆此也又即江都運子河
何城塘與建詳江都分屬兩邑其水南流至烏塔溝入
下漕河　以上二塘議載江都五塘下
歸水澳河唐李吉甫爲淮南節度使時置發運使于揚
子爲淮南道吉甫置堰陂修陂塘以洩有餘防不足始
作歸水澳河今東關塘子北有歸水河一名澳河　塘子名[illegible]
根河商盟與運
[illegible]

北山塘北山在縣北二里　山前有劉中處其西傅爲東[illegible]
郭家山塘郭家山與北山相對宋嘉定間方信孺袁申
儒相繼知眞州築塘其間左爲方所築右爲袁所築長
亘北山下東西分引木港入潦瀦爲水櫃以遏敵金人
州城獲全兩塘舊有石礎瀦水可溉田五百頃今俱堙
廢塘盡爲田遺跡尚存中儒有水櫃記
堰閘宋太宗時淮南發運使喬維嶽于建安軍創斗門
于西河築二堰以通漕船設懸門積水潮平乃洩之眞
宗乾興中將軍陶鑑掌眞州水利建通江木閘二及天
禧中賈宗爲發運使上言歲漕自眞揚入淮汴歷堰者



五官煩民疲請濬漕渠廢三堰以均水勢渠初成公私
以爲便至宣和間漕渠淤向子諲建議復修諸堰　河渠志
志使眞州諸塘之水無爲他河所分發運使行其議　宋
中[illegible]乃通　[illegible]
公私無令入水運河以資斂一時歸堰供發及嘉定初
郡守袁頣始易二木閘以石其西通江曰潮閘東曰腰
閘南望近二百丈明洪武中尚書單安仁請浚開河道
[illegible]城南重建清江閘一　郎宗顥[illegible]廣惠橋腰閘一南門
閘一以瀦洩水利分濟漕艘成化十年工部[illegible]河郎

中郭昇建議置儀眞外河羅泗通濟響水東閘西閘泓治閘復修撤去響水閘蓋併通濟響水爲一也總漕張敷華又創攔潮閘閘在泗江使潮有所蓄後總漕張縉員外何屋復通濟閘仍前廢去皆復建之仍後響水通濟爲　也正德中主事楊逵用重修四閘閘之建也慮內河常洩而易枯每候潮至令役夫洞啓諸閘以受灌注既平而閉之計其所受足償所洩故漕運無阻而眞之漕河以北諸田亦受潮利焉

何家港眞之運河以南其溝港多通江潮而何家港爲最大導江北入東西醍爲渠者數十溉田千餘頃東接瓜洲昔有十倫後邑人陳貴易以石有明趙鶴爲之記



中有云今之所謂港古之澮川也今之所謂渠古之溝洫也乃今田不及古者導溉潤灌之利同而開鑿疏瀹之功興也以故潦則泄泖爲塲旱則斧焉亦地而民無寧歲矣誠使敎問人傳力通功之制適溝洫瀦瀉之宜而恊之以義乘之以時則雖地不必井授封不必界均而其爲利豈止佤橋哉信如斯言而利之典者日出矣故附錄之

鑰匙河　河分二派一派西北行六七里至胥浦直接銅山源一派折而南行里餘爲土口入于江名冷家灣新河口萬曆間知縣況于梧開邑人士皆以人文衰歸咎焉庚子童令欽丞築堤遏之已而堤圮又溢于胡令崇倫復治堤兼浚下流邑人更欲甃以石捍之是有以山水淹田阻撓塞河者陳邦楨曾有說曰尉源旦氏溢激而不可禦但水未塞而田亦淹此何說耶龍門翁河道西南入江東入新濟橋河但因水道淤淺遂致不行而山水勢又湍急不能遽出故至乏溢而淹田耳若填塞西南後隨將東南新濟橋一路河道加倍浚深則水勢東行消入于江矣又何淹田之有乎欲固堤者循此說可兩利而久存也

西境諸塘　劉塘在方山之西靈巖山之東舊志謂本劉



氏塘晉莊今俱軍民佃墾按宋志別有黃塘韓塘韓塘柳塘神塘白水賈公桑家龍源假皮三丫等塘嘉靖梁志復載有長山塘銅山塘及方山焦山石子府崇林包莊石碑諸塘皆後代鄉都所築以備一方之瀦溉者雖非陳公句城通渠大港比詢而葺之庶西境諸山無暵旱所裨于輿者不小也

泰興

泰興城距江僅三十里周橋而下沙港而上[illegible]湃也河水內周一城外通潮汐支流四達頓[illegible]之益而瀕江常苦坍沒故人稱捍江之堰利可與捍海等

然而西南多陂田東北多舄土則又以近江遠江爲別矣縣之水道東引則蟠蓉路灘即北行及府亦不無黜槽塘淤之勞近議開濬鴨子河則可以通商利運又患滔滔不禁爲運鹽河病等其爲今而兩利或頗建閘以時其啓閉是在昔地以等上者猶及時從事併黃橋界港閘俗龍閘舊黃南深責之不獨水道周通或因是爲東北民田水利又普之著者也

通泰河亦名棍子河在城北二里自縣從口岸達泰州嘉靖間寮知縣許希孟開濬又患水不聚買石建閘水成今議濬渫鴨子河通泰州



鴨子河亦名鴨子湖在城北五十里舊縣志云前令多濬新河過船港以溉田泄水但西流易瀉昔如馬橋三汊口岸等處閘堺無存河之在東北者可連如阜入場西通大江五港南接靖沙北通與泰諸河接會爲鹽漕孔道商賈要津若起自通泰河歷鴨子河等處淤塞既通仍建閘於田家河邊善舖張家河孫橋姜溪河五處使水溢注之於江水畜蓄之於河是則水旱可援鹽漕成濟水利之興公私胥賴矣

江堰明成化中揚州同知李紱開邑民疾苦知縣蔡𧙕訴以江水風潮爲患紱於西南沿江築堰捍水起保全鄉至廟灣港長萬六千九百二十五丈廣三丈五尺高一丈由是瀕江八十里之田賴以無虞嘉靖間知縣朱箎增築自廟灣港至過船港計七千六百三十丈今雖廢有址可循方岳爲之記

天井河口閘萬曆中知縣馮渠建民便之（渠自爲記有日西南潦瀉東北旱陸起而泄之瀦之大工重費倡以義卒工成而有餘財焉）

馬橋河在城西南二十五里迴流與龍開河接從王家港入江自江南來者所必由嘉靖間邑令朱箎極力疏治然後一邑之水皆出焉近內侵去城僅可二十里其河寬廣水勢湯湯必石梁浮橋方可永久利涉



邑前志云邑之水皆西南流內泄潢潦外通江潮起自東北汚瀦之地最東爲界瀦循溝以北爲古溪若決壅淤增塘堰以備旱澇與沃壤也壤地如此司牧者固宜樂施其蕩惠矣

高郵

郵地西南接揚州天長六合諸山岡隴川澗地勢爲高東北與淮安寶應鹽城相連地形最下在昔稱爲魚稻鄉而今則西山一隅外皆水爲之索就矣境有三十六湖以受七十二澗之水汪洋浩蕩其泰所瀦蓄然也猶未足爲郵害若上下流之不治郵所不得自主者而害

則偏中于郵彼上流之閘橋翟蘭奶澗不與爲同壽商方與之爭因欲委鄰于壑也即下流之石䃮白駒興鹽實與爲同患而不爲之所亦嚴皆及溺而已郵之一方亦何能爲能通全局而經理之斯仁人之利溥哉若其境內補苴則閘堰以利其東隄塘以利其西有前人之遺蹟在因事修救如是焉止矣姑志其畧

堰埭李吉甫築平津堰即今河堤之始宋張綸爲發運使築高郵等處湖堤二百餘里後陳損之爲提舉水利使於高郵等處置石埭十三滋水河三十五增築堤六百餘里其自揚州達淮陰三百六十里乃運河堤其自高郵至興化鹽城二百四十里即閘河堤其



堤岸秀開一河仍存舊堤栽柳十餘萬株堤成障風浪以利田畝郵人德之有立堤叢葉秀發知高郵軍時三十六湖水高田下隄防少缺則百里一壑秀發建石埭以疏水勢諸泄有恆後人思其功祀之樊良堤明永樂七年平江伯陳瑄築高郵湖堤以便縴道後此歲修護焉

運河河堤即平津堰凡田地在堰之西者曰西上河在堰之東者曰南下河北下河往時旱年則南北河藉西河以爲之溉水年則西河藉南北河以爲之洩

閘洞堰之在郵境者南北長九十里沿堤有閘閘外又有涵洞又五里一淺淺夫四十名以時撈濬閘有定涵恆存水六尺過格即洩入下河以漸而去上下俱不至于涸沒即旱年上河水可以濟運運船過盡仍放涵水以救下河故郵人言西河水利以撈淺建平水閘爲主今設滾水壩亦即平水閘之意也　按宋吳遵路爲斗門十七以蓄洩水利後方仲開作木閘石窗溉民田張綸亦以巨石甃堤閘爲平閘數十丈以洩橫流曰滾水壩陳損之于高郵等處堤爲斗門八涵管四十五此閘洞滾壩所從來也明嘉靖三年郎中陳毓賢請於高郵湖堤東建閘九座以殺水患即今傳閘又迴觀橋有上



下閘北界首有閘皆舊建今新增滾水壩州南五州北一

運鹽河　南下河北下河之間曰運鹽河亦曰閘河其堤曰東河塘以南稍高于北又曰南上河河塘東西長八十里宋元祐間郡守毛澤民于此河建斗門石閘以時蓄洩南北皆爲良田後人又議于三垛鎮置閘啓閉以防旱澇明嘉隆間塘歲久且壞河不時濬舊制商人三年一挑水積不能洩南人又每竊決之以濟北下河故北下河最病萬曆庚辰知州邵夢弼重築東塘起高郵達興化百二十里復倣　元祐制建水門三兩河田復有秋民德之

李文定爲之記近日淤墊下水多由此河達興化門入諸頭河淺狹不能容必大濬深廣之

芊塘裴公塘盤塘柘塘上麻塘下麻塘以上諸塘旱則蓄水以溉田潦則受西山暴流以殺其勢今盡淤廢爲田

圍子田舊志侍郎白昂開康濟河時于民田中鑿渠其田越在河外遂爲越河圍子田中皆膏壤然堤岸不治久之將田復爲湖矣

興化

興化東瀕海北距淮湖波浩蕩城郭在其中無有高陵



大阜罔成其爲澤國也地爲魚鹽所出其田雖瘠而不逢澇歲即可稱有年近高寶江泰廣開滚壩深濬舊關水東下者未及注海先必取道于興興又地如側釜西下而東高來水易而去水難議者皆以開海口爲興策蓋今是誠無策也入海地勢頗于東北廟灣今雖通行但地處廻遠水行甚緩其便利者惟天妃石𨋢往議開濬彼人譁然有辭即前者大臣會勘議飭開浚而卒行猶然不實至近地莫若白駒之牛灣河其次乃及丁溪草堰亦慮爲商竈所挑又必深濬邑東車路等河以達撫鹽而出范堤然後得傾釜底而出之而轉來水爲去水又未必盡邑人意也惟體輿情術故事而無[illegible]今焉興庶有起乎

海陵溪運鹽河海陵溪在縣西十三里運鹽河即高郵運鹽河至豐樂橋入縣界東行至寧亭閘轉北至城西接官亭此高郵邵伯來水所經也西水自高郵來者北由界首閘至頭閘下海陵溪南由中橋閘至三溝閘下漎洋湖入官河赴海陵溪合流至縣西南水自邵伯來者由三閘至小壩閘下艾陵湖經河口鎮分入海陵溪運鹽河至縣近以舺艒滾水壩議大濬運鹽河深廣加倍前官河通判聶文魁業已丈量其拐



蚌沿河在縣南三十五里與泰州分界處邑東南水從泰州來者由蚌沿河經陵亭鎮入運鹽河至縣

以上爲興化來水所經他若西北子嬰溝開從廣洋即北入射陽分流無幾至東南車路等河則邑水將由之以達海口不過以久淤而通流皆不可以爲來水

平望湖在縣北二十里四方平衍周二十里南通新溝北接丁溝往時邑之去水皆北入平望湖達鹽城界由射陽湖入海

得勝湖即率頭湖在縣東十里通梓新車路河車路乃達丁溪場河道而一路淤塞自湖入車路河通東塘漸高焉梓新則往東南諸場河也

串路河凡自得勝湖口計程七十三里至丁溪之串場河歷唐子鎮戴家窑等處東高于西水反逆流入湖

海溝河在縣東北四十里歷釣魚廟安豐大營出白駒場串場河

白塗河在縣北十里自吳家尖歷鎮溝廟至大營會入海溝河亦有支河可直達草堰場　以上三河皆在興邑之東水所由出諸場以注諸海者也苟深濬之以達串場河而出各場諸閘由港下海頗爲徑捷不耆恃東北廟灣之迴遠乃反使之滙聚釜閘而亦爲來水豈地形果非便利耶不然何舍近而求遠也



攔鹽河即串場河以上三河皆歸是河餘詳泰州

捍海堰即范公堤詳通州諸場海口由此出閘

海口丁溪沙河口小海閘　草堰閘　白駒南北二閘　下通牛灣河海口諸說詳河渠故不復載

牛灣河即鬭龍港丁溪草堰小海諸流皆會于此地懸水陡下海最捷河名牛灣者多爲曲折以防潮患也　附

萬曆十一年推官李春開海口議有云大都水皆東北注之海興化爲受水之鄉射陽湖爲潴水之地各海口爲出水之門今射陽堙海口淤故興化受水爲甚獨取道于廟灣一口不能大洩今議多開海口以分其勢賊過閘各閘惟白駒場之北閘下水最爲順利探閘上口水深六尺五寸下口則深一丈三尺矣蓋此閘建在牛灣河去海僅三十里地勢以漸而下故其流最利又鹽城有石䃮口東北有姜堰口　即大口　地勢尤下洩水更利

萬曆二十年知府吳秀水利議有云今得范公堤隆自呂泗終于徐瀆其三十場且數百里此興鹽內地高阜五尺丁溪小海草堰三場有通水入海小港三道白駒劉庄二場有小港八道白駒有牛灣河大港一道下倉庄又至新興場中有小港八道鹽城東門有雞心閘一座古名石䃮口又萬曆十年高寶興鹽之水皆由鹽



城岡門鎮至登瀛橋由姜家堰入海　時是角樹一帶洪水揚民爲掘濬之是角樹一帶即舊官河也

興化令歐陽東鳳建議躬自閱勘爲難宜于射陽河傍二十餘里開神臺河自披絲剎以至神臺庄迤北由葫蘆港迤西出膀臘喻口走廟灣入海

給事中祝世祿疏言興化起大宗湖由舊官河歷岡門鎮至石䃮五十餘里宜號開數丈濬深丈餘則釜底盡傾而附䃮者不苦淺澀可以常俾通流入海勘議未報

萬曆二十五年興化令翁汝進役水利議有云嘗親往汁勘由丁溪草堰小海白駒等場至石䃮海口歷閘

界河等處又由神臺歷射陽喩口等處不縣及鹽城各海口俱已周遍看得本縣處各州縣下流諸水會合運堤減水各閘日夜傾注皆爲興化來水之路東傍海濱不過百里丁溪等場各有河港閘口穿范堤而出而地勢東亢西下自昔稱爲釜形閘內車輅海溝等河今亦通行無阻但漫衍平流無傾瀉之勢故積水不能大洩惟由東而北至鹽城石䃮口地勢懸峻洩水自古稱盛見今戚給事云云誠爲救時急策

按此數議近則牛灣遠則石䃮此洩水之最利者也然興人多業遠而不樂近或別有說焉欲遠而利者必如戚給事之說而後可



寶應

寶應環境皆水也城西門逼臨運河而西南西北河縈之若抉馬平廟上資灌溉下濵田閭茭蘆魚蝦其利不貲周無事取給西鄉而湖東之饒民可自足于衣食矣乃自黄從淮入不循正道其漲湖漬堤漂没田舍之害唯寳受之最先亦受之最酷往隆萬間大決黄浦是爲寳應北境近將河淮來自周橋翟壩則又掠寶應而之東南矣治之不於上流境內無所施其補救也若洪波既抑而隄防岢修則因有之諸如弘濟河之成平水閘之建雖故事而善後有宜至于子嬰溝開而鮮益所濬湖濬而無功或亦有今昔殊利者存之不無禆經理之一助云

弘濟河即俗所稱越河也始自明洪武年析叢費建議築隄後廢議復久不定詳見河渠志嘉靖中寶應令聞人詮入爲御史備悉湖　力陳開河事宜猶未得請至萬曆十二年始復隄成甚以爲利但歷年淸江通濟閘不閉黄水隨淮而入流沙日積漕渠日壅往制邑有淺舖九處領設淺長淺夫防護隄岸宜嚴　不時撈淺毋使沙積河高庶不負昔人數十年定議苦心十二萬帑金重費也



子嬰溝在縣南六十里往時興化令王汝言條議寶應運南舊有子嬰溝係洩寶應大湖關要之區而槳朧喩口又係洩子嬰溝及衆流會歸之所云云後溝已開濬而水竟不減者一則運河西堤隔斷湖水溝閘止能洩漕河一線湖水則仍漲過高郵乃出口一則沿海各場閘港閉塞溝之下流涼河入廣洋射陽鹽瀆諸處盡皆淤墊水何由得宜洩今此溝已建滾水大壩更疏下流以及海口水行自湍急矣水洩之後則更用前議所云仍于去水要害之地設立閘壩一二座庶水有節制

不至并流下海又為旱年之利此在目前非急務于後
不無小補也
海陵溪按海陵一溪歷三州縣南自泰州中過興化北
至寶應皆同一溪
通湖閘寶應諸閘凡十餘座皆以分瀉水勢並引水灌
田後知縣陳烇又新置充箔通湖閘一九淺通湖閘一
蓋因弘濟河上接淮流閘口水溜難以牽挽故建二閘
洩水入湖水勢賴以平緩湖水大則閉之濟水少則啓
之濟運兼潤田畝焉
射陽湖縣東六十里漢書所云奔廣陵王之射陂是也
湖縈迴可三百里南北淺狹自固晉至盼口白沙入海
東北分屬山鹽往時湖深廣尚可瀦水自隆慶閒河沙
入塾下海路阻萬曆八年曾發帑金八千濬之以任者
非人用罔成效迄今遂以射陽為不可復然赴壑要衝
阻塞而迂迴以行故水流行緩若穿直道而水流迅急
沙從水漸洗而去或強于北閘神臺未可知也按寶宇志云湖三十丈長三百里則此湖甚狹而長矣舊志以為縈迴當知其徑直也惟紆且曲故沙入易淤若能果決復之舊跡自可深耳
白水塘舊名水陂在縣西八十五里闊三十里魏將軍
鄧艾所築屯田積穀以制吳者與盱眙破釜塘



相通溉田一萬二千頃後廢按寶應雖不係山陂之利
然與高江諸塘並修治之亦可使水有所瀦而湖不常溢也
羨塘在縣西南與白水塘合
陰隧河明萬曆十九年知縣耿隨龍開在湖之西先是
邑西南由衡陽至雲山相去百餘里經氾光湖之險無
支河可避風濤又西北自高家墩至閘頭橋相去十餘
里田皆高阜不供灌溉自隨龍引湖水入河而舟行者
不泛長湖溝洫之益尤廣被田畝焉
泰州
泰自運鹽河以南為上鄉田地無幾其東北下鄉盡水



田考厥成賦盜十居其八九矣興利祛害固尤在水哉
其地西接郡治北連興化被災固有同患當通為一體
共相救恤而翳鬻與鄰邑蔑毋乃滋多事乎有謂白塔
芒稻閘則洩鹽運之水閉又阻入江之路然往則白塔
閉而未始無旱憂今則芒稻閉而未始無水患若使鹽
商遵三年一濬之制上流無漲湖潰堤之虞雖任其啓
閉泰亦尚有利焉而若涵若竇愈瑣瑣不足計已至下
鄉水漲由諸鹽場以出海口丁溪白駒固水之道也與
人之陸禾必阻西方之水而以為曲防病鄰何哉且合
二邑較之泰固窪下而興化真如釜底苟興邑得免昏

塋泰寧獨被其害也故言水利于泰既先其所急尤當
平心而論焉
東西運河西二十五里至斗門接江都界東抵通州及
各鹽場直入于海萬曆二十二年以前鹽官三年一大
開一歲一撈浚故飛輓駱如按此河以南所謂上鄉高
田也皆苦旱此河以北所謂下鄉水田也皆苦澇州志
論曰泰地前高後下若旋丘故水之建瓴而下者往往
一洩無餘而境內溪澗沼沚又無所為停畜之道以故
泰固水鄉未蒙水利時被水害自海口漸淤不講乎水
利之法于是畜洩啓閉失宜而水旱均受其敝巳卯戊辰閒泰



被旱災特慘今自七年至十五年常被水患又曰泰之受水僅西頭口咽喉
一線之涓涓賴東西二壩為之培截御其道者水有所
洩有所歸而旱又有所救反是而水旱均敗矣
北下河下河計水道有三一自新城殿折而東北者為
通場運鹽河經渋溪泰瀆西溪以抵場下東漸于海一
自新城殿折而直北者為泰州興化往來官河經魚行
北去十八里為港口鎮過此則為港口白矣此澤平時
深不可測旱亦不竭距白之東北為蕭家潭靳家源過
此為寧鄉巡司又迤北十數里抵興化達高郵長堤過
此則凌亭閘與興化分界一自新城殿折而西北者則
甚乎泰之樊汊與江都接壤焉
海陵溪一名浦汀河即自魚行壩入興化高郵寶應者
此自泰達高寶之通津也
濟川河州治南自運河壩二十里至廟灣又二十里至
濟川鎮通揚子江賈舶風帆多由此入州南上鄉通潮
汲利田畝莫大于此舊有壩五所延袤十里自西閘口
至三汊河岸今惟中壩存焉
淤溪河州東北三十里下流入雞雀湖
溙瀆河在州東北
西溪州東北一百二十里即晏溪河以上諸河湖港



相通皆達串場河
串場河在范公堤之西州東北諸水及興化諸河之水
皆歸焉此河串通各場為行鹽之要津而出水于河梁
丁溪小海草堰白駒大團諸閘口以達于海故為七邑
洩水之總港舊制三年一挑亦從鹽引起派此河深廣
則鹽船無阻而水之下閘赴港俱順利矣今久不挑浚
河底日高以致泰州興化之水逆轉而西必先深浚此
河然後各場河港閘壩乃可漸次開濬范公堤[illegible]通州
丁溪海口閘州東北一百四十里明萬曆十年巡按御
史姚士觀海防兵備舒大猷郡守李裕建以洩水時[illegible]

內積水前太僕陳應芳爲之記有云泰州故海陵郡丁溪場龍開港則絡穀海陵之口而淤溪滁灌西溪寧鄉及東臺河梁串場河之水所由以宣洩者也其詳載婁文至開濬之工見于前都御史淩儒海口碑記云丁溪姚家口止馮家垻則議修復建閘三白駒牛灣河止馮家垻則議疏濬建閘一而海溝串場兩河舊址則議挑濬深廣按丁溪凡爲海口洩水計也

〔白駒海口閘〕州東北一百七十八里與丁溪閘同時建與化水從此洩與人治之故州志舊入載後補入海口說其詳河渠茲不復載

如皋

皋邑大江當其前洽海帶其左北接運河雅特海安一綫而南通潮港滋益固自無方矣且河淮之侵頻年不及江海之利於此爲饒倍都中一欒土也而亦間有所苦者舊志江距縣七十里今止六十里潮嚙日廣其江寧一鄉爲析過半嘉靖末以均派始甦浮糧之困及後江沙復漲民既築岸爲田則又佃納蘆課弟田之坍漲不一未可恃爲恒產也邑人所爭最重牙橋之塞其餘陂澤雖不勝數若立發而下掘港馬塘而上所恃以資枯瘠者較爲尤要引水注渠昔人有行之者其輕所關當致意焉

〔沙田〕邑志云皋之田凡坍塌入江而復漲者曰沙田有之自明隆萬間始皋南濱江之謂田曰江寧鄉明永樂初江勢趨北奔衝激嚙內徙凡六十里而南江洪濤悉成洪漭皆皋江寧舊額謂田也其田沒糧什嘉靖丙午知縣黎堯勲具奏均派然浮糧除未及半及隆萬間江沙漸漲江寧鄉民築岸成田稍補消額其後民因爭佃引同上江蘆洲例籽粒增而消額未減及萬曆三十六年後復坍四千餘頃皋民無如之何及啓禎間江沙復漲而靖江之民攘爲已有者十七八近時江雖壅塞兩



邑接壤而摩訶山乃邑南界直引西望一目瞭然矣嶽志所云如此按靖江舊與泰典爭沙洲久無定論後分界河而爭始息皋欲息爭必先經界乎

〔牙橋〕皋居通泰間恃運河一綫民倚爲命牙橋開塞最爲邑之關鍵牙橋開自張士誠自下河直通上河而海安城南有三港通江私鹽悉由牙橋出口至三港入江明初塡塞之後又有奸民屢誑巡鹽遂至議開牙橋開而上下河通上河水洩矣故三時雨集始可通行一月不雨其涸立見不獨運鹽路阻而禾苗盡槁前邑令李廷材有築壩捄李爽純有塞牙橋中文

龍游河亦名九十九灣河北接運河南通江凡六十餘里兩岸沙弱善崩時苦艱澁江潮所入無多而運河水南注潰洩轉甚議者欲于潮水盡處築一石磋又於河口附城處築一板閘時其啇洩以利灌溉磋取平水則江潮有容受之區閘取障水則河流無乾涸之患此久遠之利也明天啓間邑令李長純曾建石磋于江口今廢

小溪河河旁田畀下易澇亦易涸故難以秧稻惟游之使通運河則旱澇兩便不稼可登而菱荷魚蝦蒲葦之利亦易致云



暇思港在縣西南七十里康熙六年奉
旨開濬丁確詩江皐田淤野稻荒感時御史進封章開看春水波瀠滀辛苦泥塗帝力長按皐邑江港不一讀是詩而推之可以廣疏道之功矣

平阜縣南七十里江寧鄉東西延亘幾六十里相傳爲舊江岸上多樹木土肥尤宜五穀昔人瀕江海多築堰以捍風潮或相地之宜加以版築使田無灘沒而隣界亦不致爭占以煩案牘其利又不止樹藝矣

通州

通於揚郡爲極東其南距江僅十五里循江東去往

角背即爲大海海之去州東北凡九十里其背而二百餘里通固以襟江帶海爲邑者形勢之要害不異論論其土田瀕江皆膏沃壤澇則容水旱則引潮雖凶歲猶不失秋葯漲沒不常沙橫水怒岸衝善潰是則可憂迤于海濱則地窪下多斥鹵鹽場星布其間居人率皆亭戶且水易汎溢溢則傷稼故以築隄之功爲多而水利又以閘爲命焉海門往析爲縣時計里百八十有三固壯縣也而今之併于州者僅存實則三十餘頃耳分地州東州境愈蹙而海國流離之餘不可復言竊理矣



運鹽河入江海河從郡城茱萸灣東南走四百里至州繞城四匝爲壓東西貫城中其西南者入江東北者入海入江者散各鄉爲諸港入海者過海門及諸鹽場分爲支河五六支河又散爲港皆與海通諸港與漕河江海通者通以洞笭木爲之竅又壩底者曰涵洞並河之田百萬頃咸資灌浸歲收畝一鍾多者數鍾皆河之餘潤焉

捍海堰堰即范公隄長亘通泰海三州蜿蜒數百里障蔽潮汐以衞農田其創始自唐李承式宋開寶時王文祐曾修後此天聖間范仲淹監西溪鹽倉建議更築發

運副使張綸奏上其事且自請知泰州以仲淹令與化
董修築之役後轉運使胡令儀亦力主其議堰乃成至
今民享其利稱爲范公堤淳熙初待制張子正加修元
興化令詹士龍復大修之先是得仲淹石記上篇遇詹
再修至是乃驗明成化中御史雍泰又修自有堤以來
田廬亭竈星羅碁布皆恃堤爲捍蔽而通州之餘東場
尤偪近海隅洪濤日夜衝射舊堤頹壞久之風潮內侵
居民播遷亭竈日以荒廢廣陵樂世華程董人躅資鳩
工請于鹺使馬大士築堤三十餘里自後居民得免潮
害其還復業室廬田野頓還舊觀濱海人爲勒碑以紀



其事按揚屬通泰臯興皆藉堰力但北尚邇淮境通則
其最南所抵也故并附于此沈公堤在廢海門縣故不載
任公堤在州城西五里宋寶元中江濤爲患通判任建
中築長二十里高丈餘
諸閘　江海爲郡潮之利害恒相半蓋江潮淡利灌溉海
潮鹹害禾稼州田皆用江潮與河之自上流來者受江
潮蓄河流惟以閘分啓閉故通人恃閘爲命通之閘舊
有六其利害較然明著州獻丁鈇嘗論之曰白蒲二閘
不宜復葢白蒲與如臯界臯地峻通地下故通州旱藉
如臯上流以灌溉如臯潦藉通州下流以注洩谹啓齒
閔也藉令旱閉閘則臯利通病潦閉閘則通利臯病故
不宜復其二在鹽倉者緩急無所用其一在蘆園者土
浮難治而最要在唐宋閘治則利不治則害蓋其去城
較近下接江潮上通河水譬之咽喉不治則旱不能蓄
數百里之水盡瀉于江潦不能洩西成北永與二鄉埭
下人皆魚鱉無論禾稼矣　議者謂蘆園終當復治但
避其浮土而堅碩之可也
岸河在石港溉田數千畝包判官稚芳修治之今呼爲
包公堤

# 揚州府志卷之七

## 風俗

民貧財絀由俗奢侈江河日下曷有底止返樸還醇維上之使國奢示儉國儉示禮作風俗志

古者太史陳詩司市納價觀民風也昔漢武帝立廣陵王策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古言揚州者率廣陵矣及考風各邑奢儉不同古云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其斯之謂乎郡城薦紳大夫多矜名節小民務本力稼安土重遷其大凡也然五方雜處富商大賈以鹽筴起家累巨萬幾人酌盈濟虛權衡于金粟往死之



際用以益饒均以佐縣官之急踊財役貧往往而有則俗亦少侈焉儀真濱江商賈所聚不無靡習而土著力田者尚存蟋蟀勤儉之風通州如皋地肥美民殷富兵亩之餘難言淳厚至如高寶興泰屢經淤潦田盧蕩然民貧而俗益澆物極則返化久而成余不無厚望云

### 冠服

三加之禮縰被之衣古人有之然義冠褒衣已成往制今之冠服遵時之典較若畫一未之或異也第貴賤無等雖 功令嚴禁而等威未辨貂帽狐裘遍加倡隸雲緋霧縠照耀輿儓豈非服之不衷者乎

### 婚姻

擇配選德禮也江北聘定昔多論財而古道遂不可復通者嫁娶間以禮義相先亦砥靡歸淳之漸然必使委禽是敦親迎是尚荊布不以為陋鹿車可以共輓端有俟於式禮而觀風者實應與化獨重親迎尚有古風焉

### 喪祭

士大夫治喪或用司馬及考亭家禮獨大小斂襲迎殯遇七多作佛事朝祖之夕親友聚宴伎樂雜遝名曰伴夜尤為拂經喪車綵彩爲蓋舁靈明器象人而用丹旌紙纛橫陳街衢大約戚不勝文相漸成俗然無火化木



葬雖至貧人亦有坏土簪紳舉祭間有家廟亦弗盡制民庶多從寢堂設龕祀奉之親盡不祧雖曰違禮庶幾存厚

### 燕會

涉江以北宴會珍錯之盛揚州為最民間或延貴客陳設方丈伎樂雜陳山海羅列一筵之費每逾數金近日物力艱絀縉紳多遵東坡五簋之約頗從節嗇矣賓禮拜揖尚左

元日 按司馬遷史記廣陵東楚也荊楚歲時記所載俗尚似與今古合茲附采于左以備風謠

爆竹送臘門符更新所在相賀至士庶家各立天地紙

牌陳設跪拜故習因仍巳莫可挽若奉絕地天通之訓
兢兢不違此惟守禮者正之按崔實四民月令曰正月一日是爲正日潔祀祖禰
進酒降神玉燭寶典曰正月爲端月一日爲元日一日上日一日正朝一日三元一日三朝元日名天臘附
人日荊楚歲時記日正月七日爲人日以七種菜爲羹人日剪彩爲人或鏤金箔爲人以貼屏風戴之頭鬢名
日人勝

元夕

唐開元時稱天下元夕燈火廣陵爲勝或預兆五穀豐
登或共慶太平有象故酒歌吹輝煌滿路所謂金吾不
禁者也使必搭送綵彩而令市衍舞龍以資宴樂則又
行所無事者不爲矣按玉燭寶典曰正月十五日作膏粥以祀門戶荊楚歲時記曰今州



里風俗望日祭門先以楊枝插門隨楊枝所指仍以酒脯飲食豆粥插箸祭之其夕迎紫姑神以卜史記樂書
曰漢家祀太乙從昏到明此觀燈夜遊之始

立春

官府迎春東郊固有常儀乃舖戶結辦綵亭優伶前導
又用綵製爲船名曰采蓮以教坊女奏樂其中近處擾
民禁革毛女芒神上牛簪花鼓吹而已郡人宗元鼎廣陵迎春歌曰廣
陵風俗重春節早日先催太守迎六街轟動說迎春上
牛勾芒門外列參春先自耍花觀蜀錦高張亭下帳中
拼筵宴鏤珍奇日射流蘇光燦爛看春人擠大東門珠
簾樓閣羅酒趨處處鶯聲七十二沉香濃鬱連朝昏貴
花簇已催殘臘瑞香春韻長竿插直爲佳人鬢邊春通
草剪彩花鮮新開懷狼頭雙蝴蝶綵幡花勝小蛾真
花假花簇外貴三五二八叔頭戴藤中歌炭瑞蝴炙春
酒不凍陸玻璃盞中春餅薄如紙泛芙蕖茶味香笑就
中飲食備具陳蘆菔敘春清飲水藏鉤打馬游催酒
泛春衣魚笑起吏員騎馬導春歸太守簪花服着頭步
芳時方用官放行行隊隊紅綃肥樂人紗帽端袍笏雙
皆駿離供馳突迎春亦用隊采蓮船中有羅裙出采蓮三
十六般好臺閣倒應行舖牙人作般般賢孝堪典型與
起斷民散偷薄土牛干支分五色勾芒持鞭亭上立春
歸直過太平橋鼓吹幾簇官僚次晨綵仗陳庭上事環
擊土牛送寒氣家家堂客又春酒晴窗朱顏映翠首寧
竹火藥助春聯九龍百子凌天飛此時直忙過正月歲
首繁華難盡說如何此土好繁華當時年熟頗堪誇白
金二錢米一石雞豕魚鮮滿巷所市橋夜煮百羊香酒
庫春吹萬毫鬻擔薪鬻菜皆貧兒妻挈燈火酌春巵此
景從來最堪憶官不差徭永息於今縱有客商翁上
言無人不困窮公錢私債迫呼急春光催使增悲泣吁
嗟三十年間春喚泥喚樹春天人頻年幸轉豐年奏兵
戈已定人民頓指日重逢太平時但覺滿眼韶光駿部
光滿眼當頭賢草春風門外過挑燈閒寫示兒童北
斗橫斜人未臥中書舍人汪懋麟迎春詩有陽行序
記揚州東觀迎春作勝遊十里珠簾齊隊日千家紅粉
盡登樓廢錢鋪馬驛官妓綵仗豪華送土牛遮德辛盤



生菜美興鄉風景只悠悠廣
陵迎春之盛具見二詩中矣

清明

前後三五日士女靚粧冶服遊集廢地踏青泛湖是日
郡人罷市出西郊蜀岡道上挈壺榼者絡繹不絕墓祭
以不過清明爲度郡城至十月朔復掃墓奉與以霜降
他州縣或不盡爾盧道崔華維揚清明歌維揚城西崑崙岡維揚城北平山堂十載何人種
芳樹我來懷古徒咨嗟崑崙岡頭白雲住平山堂下空
煙尚文采風流不可攀瓊花落啼鶯處鶯啼花落幾
時休吳亭前花背荒丘玉鈎斜上清明雨蕭鼓祭非上
已遊春雨春風無斷絕雜揚芳草迷天涯歌吹新奇廿
四橋元滿夜夜流明月明流水去無聲太守亭邊想
翟綴古來處此亦何限到今爾誠韓歐名韓歐以還無
大雅欲賦蕪城爲誰寫千餘萬代同一時滿眼芳爲後
來者後水所作平山遊當年卯有崔揚州瀏覽歲時記

曰去冬至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又禁火三日造餳大麥粥鬭雞鏤雞子相餉遺 附上巳

荆楚歲時記曰三月三日士人並出水渚爲流杯曲水之飲修禊事也

端午

午節解粽兒女佩丹符頂臂手足懸五色絲繫之即楚俗長命縷也泛酒用菖蒲丹砂雄黃婦女以葵榴艾葉雜花簪髻午則棄之殘花滿道自朔至午日廣陵濤龍舟競渡士女遊人環聚而觀貿易者爲之罷市 按周處風土記曰仲夏五日烹鶩角黍進筒糉造百索繫臂名長命縷一名避兵一名朱索又有條達等織組雜物以相贈遺士女插艾菜于戶上咸鬬百草以爲戲

七夕 附中元



俗傳天孫渡河小兒女旦起看彩雲或爲穿針乞巧是月望日祀先薦新穀民間或赴寺院作盂蘭盆會附薦其祖考云 按周處風土記曰七月七日夜灑掃于庭露施几筵設酒脯時菓散香粉于河鼓織女言此二星神當會守夜者咸懷私願見天漢中有奕奕正白氣光耀五色士女便拜而乞富乞壽乞子三年乃得言之頗有受其祚者 荆楚歲時記曰七月十五日僧尼道俗悉營盆于諸寺院云有七葉功德並幡花歌鼓果實送云至今是日稱作盂蘭勝會

中秋

夜設瓜菓餅餌祀月羅兒女拜之不聞陰晴作月餅相遺者甚衆近郡城多製燈船水嬉自初一日至十五日往往好事者爲之

重陽

舊事有茱萸佩囊今俗相倪用糕則以糖秫雜揉爲之市鬻標以綵幡供小兒嬉戲惟有逸趣者必登高把菊賦詩焉

長至

官僚士夫長至稱賀民庶惟設牲醴祀先而已先王閉關養微陽之意識此者希矣 按玉燭寶典曰十一月建子周之正月冬至日南極景極長陰陽日月萬物之始律中黃鍾其管最長故有履長之賀

除夕

俗用馬料豆秫飯糯菜桔祀竈閤門集少長羣坐設松



盆火爆竹或達曙不寐謂之守歲 按呂氏春秋季冬紀註前歲一日擊鼓驅疫癘除逐即周禮之儺也

附歷代風俗

太康地記揚州漸近太陽位天氣奮揚厥正合文故取名焉

史記漢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也其俗類徐

漢地里志漢興高祖兄子濞招致天下娛游子弟枚乘鄒陽之徒文辭並發故世傳楚辭本吳粵與楚接比數相幷兼故民俗略同

隋地里志江都淮南人性並躁勁風氣果決視死如歸

戰而貴詐此其舊風也自陳平之後其俗頗變尚淳質
好儉約喪紀婚姻率漸于禮唐杜佑通典揚州人性輕
揚而尚鬼好祀長淮大江可拒守永嘉之難帝室東遷
衣冠萃止藝文儒術于斯為盛今雖閭閻賤品處力役
之際吟咏不輟

唐李襲譽傳揚州江吳大都俗喜商賈不事農

紹興廣陵志揚州牧守如王內翰韓魏公與歐蘇劉呂
皆名德相望風流蘊藉故其俗樸厚而不爭好學而文
實諸賢之遺化也

嘉靖廣陵志俗從約而易化士循理而多文



洪武志江都當江淮之衝要俗喜商賈不事農業四方
客旅雜寓其間人物富盛為諸邑最

王俱學記地分淮海風氣清淑俗務儒雅士與文藝絃
誦之聲衣冠之選負與他州

彭時學記地居要衝俗尚侈靡其士多明秀俊偉

郡守蕭學田記揚俗尚侈蘊之自商始

儀真呂師龍學記前則躁勁果決唐則喜商善賈宋則
簡約循理其民安土而樂業其士好學而有文

孫作記東南之湊土俗勁剽

泰興舊志僻在淮堧民多樸質俗尚儉嗇又云以耕桑
為業漁稻為利然水土異齊東北多鄙野西南喜訟

高郵舊志居淮揚之間土高而廣于水俗厚而勤于稼
人足于衣食有漁稻之富俗好談儒學桀黠之民好以
訟相雄

興化舊志地多陂澤民居水鄉以農漁為業舟楫為途
淳厚而力勤稼穡

寶應舊志其東皆沮洳卑下宜種稻粳其西陂高宜麥
豆其民力稼穡而勤厚

泰州舊志海陵幽遠地肥美民專耕業樵漁性多樸野
士有文雅之風



如皋舊志瀕海控江民多樸野徵科易集訟獄簡稀冠
婚喪祭習尚俗禮多儉約之風

通州宋學記江山控于吳越風俗鄰于郡縣魚鹽之利
商賈多集絃誦之學章甫亦衆州志阻江濱海宦轍罕
至民利魚鹽盜稀訟簡士大夫稱為淮南道院

詹仁濟學記其地廣斥有魚鹽之利士登甲科為美官
者不乏

海門舊志習樸實而負氣性醇直而不阿耕墾為生魚
鹽為利士讀書而恥奔競之風商為市而無罔射之功

物產

禹貢周官物產爲要動植之宜惟土是詔爾雅不

熱君謨遺訓食貨孳生豈曰與好作物產志

貨品　有銅鏡唐于揚子江心鑄銅鏡宋尚人貢今無鹽出通州泰州興化如皋海門

鹻出泰興如皋硝出泰興麤白夏布綿紬生絹草布出江都單布

稜出江都儀眞莞席蒲鞋出泰州苧布麻帨剪刀出通州宋揚州貢苧布今

無　海錯出通州海門

酒品　有雲液瓊花露平山堂凝香堂淮海堂皆宋舊品具實

秭維今有雪酒醸自都氏菖蒲酒佛手柑酒羊羔酒珎珠酒

揚志醸自諸高賈家以上皆出江都生春酒出儀眞五加皮酒冬青酒稀蔹酒



出高郵四方稱之號淮南名酒三白酒出通州白酒各州縣皆有用草麯三日可成味極甘美

少入水日水白酒冬月煮過書之日鳳白酒醸法自都安綠羅春秋露白出泰州陸氏醸法最

佳

穀　有黃穜烏節唐書地理志揚州貢黃穜米烏節米大小香斑秈及水

赤秈小白秈龍爪秈六月秈齊梅秈蘆稈秈葉裏秈麻

筋秈大鷄秈揚州山田多宜秈故秈稱早稻始占城有此種宋大中祥符五年聞其耐旱遣使求

共種二萬斛分給江淮閩漕司令民擇田高者蓺焉因名占稻白殼白芒早白晚白晚

黃赤鬚黑支焦黃烏口大紅芒小紅芒下馬看六月白

鷺鷥白了田青秫饑公粳子籠下歡湖水白拖犁歸深

水紅梅裏黃乎殺鷄張公赤㭘塊赤山骨崙鶴腳烏馬

尾赤泰州紅又名海陵紅波漢書揚州有桃花米即此種紫紅芒雀不知觀

音白以上皆抗類其種尚多不能盡載趕陳羊脂燕口羊鬚秋紅槗皮

烏焦麻筋虎皮猪鬃粉皮秋風雀不覺以上皆林屬

麥　有麰麥晚麥淮麥短稈以上皆大麥毛詩謂牟也宜爲飯又可爲醋其藁可

爲餳春麥短管赤鬚蘆麥北麥以上皆小麥毛詩謂來也又蕎麥秋始成

荳　有大黃大青大紫大黑大褐鴨卵青白扁黑扁白

小赤小小紅菉豆樓子菉摘角菉鶺鴒斑赤江白江摘

角江青豌白豌白眼紫眼羊眼鴈來枯杪社黃牛夏黃

佛指淮南王以豆爲乳脂爲酥今稱豆腐遂徧天下不知濫觴淮南也

黍　有秔黍糯黍



稷孫炎曰稷粟也有秔粟糯粟金釵婆不來鐵落索狗尾附菰

或作菰蔣草也高寶興諸湖多有之葉如蔗荻梗有首者謂之菰蔣秋生米名雕胡宋玉云炊雕胡之飯漢太

液池中皆雕胡杜甫詩波漂菰米沉雲黑是也

枲　有絲蔴苧麻其織爲絹爲紬爲布爲帨有黃草亦

可織爲布又有胡麻大宛種也道家以爲飯江淮間多植之閩圃爲蔬不能成畦俗云必

夫婦同種則生而茂盛唐江淮上人有罪戍者代妻寄詩云胡麻好種無人種底事歸時郎未歸葛惟川云胡

麻中一莖兩莢者名巨勝

蔬　有薯蕷俗名山藥北戶錄日儲也爲麪餅絕宜人味極芳美百合菘博物志江淮間

百合根大而味甘南地者微苦蓋芓牛旁決明之類也芋俗呼芋苗大爲鬼小爲子卓王孫所謂蹲鴟也

菘俗謂之臺菜本草揚州菘菜葉圓而大有毛啖之無滓絕勝他土所謂白菘也又有牛肚菘味尤甘[illegible]

差大通州者小而美過之又名鱠殘魚 白鰷 形狹而長若條然卽江丁鰷魚江淮之間謂之鱠魚 烏賊魚 萬震海物異名記曰烏賊八足集足在口縮喙在腹其名烏賊噀墨迷射水匿 針口 小而肥美出通州者佳 比目 或以爲王餘非也爾雅翼比目魚東海所出 燕尾 沙釘 梅頭 獅口 河豚 鯢魚也大者河豚小者斑魚所有青出海者尤甚揚人往年絕不食近始柴指貨殖傳鮐鮆千石卽河豚 鮐 閩魚 閩年自海出背可爲橋如阜不潰海巳多從江當得一魚可數千斤

介屬

有龍 鼉 晉安海物記云鼉鳴如桴鼓江淮之間謂鼉鳴爲鼉鼓 龜 鼈 蝤蛑 一名蠞蟹大者長尺餘能與虎鬭 蟛蜞 蟹之小者俗呼彭越誤也三月出于海土人以鹽藏貨之 蟶 有毛蟹竹蟹二種 蛤 紫條者佳海濱人亦鹽以爲醬通州近時以甜糟藏之極甘美江南所重 蠃 作螺 史記貨殖傳楚越之地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是以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魏書自遭荒亂率乏糧穀袁術在江淮取蠃蛤民人相食州部蕭條 車螯 大蛤也 土蚨 出伍萜蒻者肥而少泥不



鹹寧波產其他名泥蠃 蠣 海螄 蚌 大者長三五寸又大者爲居小者爲蜆 石蜐 俗名龜脚 江淹蜐賦曰石蜐一名紫囂蚌蛤類也春而發花有足異者王維送元中丞轉運江淮詩去問珠官俗來經石蜐春 蝦 種類甚多土人或鹽以爲醬或臘以爲米名小白者美大者長數寸謂之對蝦 鱟 形如便面色青黑十二足悉在腹下其子如粟海人取以爲醬閩浙亦背垂之殼可爲冠屈以爲杓韜釜輒盡尾可爲小如意 虵 生東海上形正白濛濛如沫又如凝血廣數尺方圓無腸腹頭目以蝦爲目兩蝦附其下泄水如飛一名水母江賦所謂水母蝦目 蛣 卽蚌長一寸廣二分大者二三寸說文漢律會稽郡貢鮚醬今海人亦與車螯鹽爲胥 蠯 爾雅江淮間蚌長而狹者曰蠯 蟾諸 爾雅曰似蝦蟆居陸地淮南謂之去蚥 蜮 陸璣毛詩疏云蜮短狐一名射工如鼈三足江淮水皆有之見水中人影含沙射之其人輒病又名射影

# 揚州府志卷之八

## 學校

三代建國首重成均郡邑有學皆以明倫鄒魯之彥蔚爲鳳麟興賢育才惟學之醇作學校志

揚州府儒學在府後儒林坊明洪武中知府周原福卽舊規重建正統間知府韓宏建更衣釆芹二亭天順八年御史張鵬成化間知府鄭岑先後修葺嘉靖四年燬於火知府易瓚重建八年知府韓文鏡先後重修國朝康熙十九年巡鹽御史中山郝浴捐修有碑記知府崔華有募修學宮文教授秦鉅倫朱虹訓導丁德明



先後募修有學宮修葺未竟各申詳

東成賢坊 西育才坊 櫺星門 戟聖祠 明倫堂 志道據德依仁游藝四齋 名宦鄉賢祠 崇文閣在明倫堂後明正統間知府韓宏因藏書樓改建卽今尊經閣 國朝順治十七年教授陸鳴珂修 彝 敬一亭 射圃 觀德亭 顧貞堂 玩易堂

祭器庫 文昌樓巡鹽御史裘充美募修 教授訓導二宅

江都縣儒學宋以前無考紹興間建州學以縣學附焉元亦止立府學明洪武七年始分設知縣宋啟建於縣北開明橋西駱駝嶺上成化六年知府鄭岑創講堂五楹七年巡按董綸建大成殿知府周源創明倫堂正心

誠意二齋嘉靖十一年知府吳桂芳改講堂爲尊經閣
國朝康熙九年教諭吳伯琮捐修康熙十九年巡鹽御
史中山郝浴捐修教諭任國鐄立有碑記康熙二十二
年教諭許維梃訓導汪和中重修尊經閣文峯閣黌門
外週以圍墻東西設立園門爲玉帶巷
櫺星門　啓聖祠　明倫堂　正心誠意二齋　名
宦鄉賢祠　尊經閣（邑人許承宗捐修）　祭器庫　魁星樓
文峯閣　文昌泉　敬一亭（在儀門東中勒敬一箴東西嵌宋儒碑記）
射圃　教諭訓導二宅
儀眞縣儒學在城東明洪武初因州學舊址改建知縣



劉文綱康彥明相繼修葺萬曆初知縣樊養鳳以資福
寺基易爲學其規模大約倣舊制云
啓聖祠　明倫堂　居仁由義二齋　名宦鄉賢祠
尊經閣　青雲樓　教諭訓導二宅
泰興縣儒學在縣治東宋紹興間建元季火於兵明洪
武二年知縣李秉直重建嘉靖間知縣朱箎隆慶間知
縣許希孟萬曆間知縣高桂相繼修葺崇禎間導外河
流入泮前鯤化池
國朝康熙十二年邑人御史季振宜捐修
啓聖祠　明倫堂　潛心養正二齋　名宦鄉賢祠

浴沂亭　教諭訓導二宅
高郵州儒學在州城東宋以前無考元燬於兵明洪武
初知州黄克明即舊址重建弘治後知州程憲趙來亨
范惟恭相繼修葺
啓聖祠　明倫堂　進德修業二齋　名宦鄉賢祠
敬一亭　尊經閣　仰止亭　學正訓導二宅
興化縣儒學明洪武三年知縣徐士誠遷建文林里嘉
靖三十七年知縣程鳴伊重修
國朝康熙十一年知縣程起鵬捐葺
啓聖祠　明倫堂　進德修業二齋　名宦鄉賢祠



敬一亭　尊經閣　文昌祠　教諭訓導二宅
寶應縣儒學在縣治南宋嘉定間建元末兵燬明洪武
初知縣王興即故址修復嘉靖後知縣李璧陳可大韓
介耿隨龍相修繼葺
啓聖祠　明倫堂　博文約禮二齋　名宦鄉賢祠
祭器庫　尊經閣　敬一亭　射圃　文昌祠
教諭訓導二宅
泰州儒學在州治南唐置吳州始建學至元燬於兵明
洪武初知州張遇林即故址建
啓聖祠　明倫堂　進德尚賢日新三齋　名宦鄉

賢祠　尊經閣　射圃亭　敬一亭　文昌閣　海
陽樓　學正訓導二宅
如皋縣儒學在縣治東北南唐初建宋紹興初遷於縣
治西南元末兵燬明洪武三年知縣謝得舉創建嘉靖
十九年知縣黎堯勲移建縣治東南
啟聖祠　明倫堂　居仁由義二齋　名宦鄉賢祠
尊經閣　敬一亭　射圃　教諭訓導二宅
通州儒學在州治東宋太平興國間建在城東一里許
乾興時移東門內大觀間被燹紹興間復創於舊址淳
熙間又燬元至正間重建明洪武三年知州熊春增修



正統初郡人僉事陳敏千戶陳宣重修
國朝康熙九年知州王廷機重葺
啟聖祠　明倫堂　進德修業二齋　名宦鄉賢祠
敬一亭　魁星閣　學正訓導二宅
海門縣明嘉靖乙巳知縣江有鯢創建儒學在縣治東
今海嚙城圮裁縣歸併通州改爲海門鄉無學舍矣
附社學書院
維揚書院在揚州府西門內
安定書院在揚州府治東北三元坊
甘泉書院在揚州府廣儲門外

安石書院在江都縣邵伯鎮
五賢書院在江都縣瓜州城北
社學宋嘉泰二年教授喬行簡建堂曰養正設兩序東曰上達西曰幼儀明初詔置社學延師儒以教民間子弟之俊秀者萬曆崇禎間兵備道熊尚文鄭二陽先後修設國朝康熙元年奉
旨置學十三年知府金鎮復議修學延儒焉
文正書院在如皋縣東水關內
揚州府學名宦祠在府儒學內明嘉靖二年巡鹽御史張珩知府易贊建
漢江都王相董仲舒　廣陵太守張綱　唐揚州刺史姚崇　淮南節度使李珏　淮南節度副大使崔從　宋知揚州事王禹偁　杜衍　韓琦　歐陽修　包拯　唐介　王琪　劉敞　馮京　鮮于先　呂公著　蘇軾　崔與之　知通州事胡安國　揚州儒學教授鄒浩　宋淮南轉運副使蔣全　淮南轉



運按察使王素　淮南東西路宣撫使韓世忠　通泰鎮撫使兼知泰州事岳飛　兩淮宣撫使判揚州　趙葵　兩淮制置司使知揚州李庭芝　宋江都縣令羅邈　興化縣令范仲淹　海陵縣令趙抃　泰興縣令尤袤　元高郵府知府李齊　明巡按監察御史王彬　巡撫淮揚等處右副都御史曾弘　巡撫淮揚等處右副都御史王竑　兩淮鹽運司判迪　徙耿九疇　督學監察御史陳選　巡鹽監察御史雷應龍　揚州府知府王恕　揚州府同知劉蘭

儀真縣學名宦祠
宋工部侍郎權知揚子縣朱昂　右諫議大夫知建安軍劉綜　知真州王博文　淮安運判兼知真州丘岳　偃子尉胡宿　判真州劉宗愈　知真州王漢文　張大經　淮東轉運判官兼提刑知真州方信孺　真州司法劉宰　真州杜杲　兩淮制置使知揚州李庭芝　知真州洪興祖　李道傳　苗丙成　特佐趙孟鋒

泰興縣學名宦祠

通泰鎮撫使兼知泰州岳飛　泰興縣令尤袤
一箐黃遵　儒學訓導寇文禧

高郵州學名宦祠

宋沿江招討大使汪立信　提舉水利使陳損之
高郵軍學教授應武　元高郵知府李齊　明刑部
尚書白昂　禮部左侍郎知高郵州事儀智　儒學
訓導趙夔　知州韓鳴鳳　工部郎中顧雲鳳　知
州鄭聚東　工部郎中徐標　管河判官羅文翰
知州陳嗣虞

興化縣學名宦祠

宋監西溪場鹽稅范仲淹　發運副使張綸　縣令
詹士龍

泰州學名宦祠

宋丞相晏殊　監西溪場鹽稅呂夷簡　范仲淹
知泰州事韓琦　孔道輔　戶部員外郎知泰州曾
致堯　知海陵縣趙抃　明令儀　制置發運使張
綸　通泰鎮撫使兼知泰州岳飛　丞相文天祥



明泰州知州成集　同知王思文

如皐縣學名宦祠

宋縣令胥易占　明令儀　明知縣胡昂

通州縣學名宦祠

宋知州王素　通判趙渠　徐勣　任建中　知州
吳遵路

寶應縣名宦祠

宋縣令賈涉　明縣令劉息　閩人謚　李濮　李
涂　韓介　耿隨龍

揚州府學鄉賢祠

漢處士應曜　東海相徐琰　晉中書侍郎霆彥
唐贈楚州刺史來濟　宋貞晦先生陳謚　南唐內
使舍人徐鉉　宋禮部侍郎呂溱　戶部員外郎吳
及　太子少師張方平　太常博士劉攽　龍圖閣

學士王覿　龍圖閣學士兼侍講孫覺　司農少卿
朱壽昌　迪功郎吳志興　岳州知州張汝[illegible]
銀青光祿大夫孫蓉　徽猷閣待制王昂　贈大[illegible]
大夫王居正　敷文閣待制李易　秘閣修撰李衍
京東轉運判官張次山　寶[illegible]大年
處士丁天錫　元處士李茂　明[illegible]原侯王鼎　處
士孫質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茅[illegible]

江都縣學鄉賢祠

明監察御史陳琰　知府張冕　知縣張曦　知府
馬岱　戶部尚書高銓　廣東參政左唐　兵部尚
書王觀　刑部侍郎葉相　太僕寺卿盛儀　工部
王事宗名世　福建左布政李承式　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李植　御史李柄　吏部稽勳司王納諫
文學李濂　太平府教授車從軾　國朝湖廣布政
使陳卓

儀真縣學鄉賢祠



宋吏部侍郎柳植　禮部侍郎杜鎬　尚書司封郎
中孫公錫　翰林學士孫洙　處士孫倅　監察御史
張汝明　太常博士吳祥　中書舍人蔡侍講沈銖
通議大夫贈奉宣大夫沈錫　觀文殿大學士吳
敏　資政殿學士劉大中　迪功郎吳志興　孝子
吳汝明　明蘭陽縣丞蔣宮　太原侯王鼎　兵部
右侍郎黃贇

泰興縣學鄉賢祠

宋孝子顧昕　明尚書翟善　都御史茅謙　長史
朱杲　布政使張羽　知府何棠　侍郎張鵬　吏
部員外郎李寓庸

高郵州學鄉賢祠

宋鄉先生喬竦　中丞孫覺　國史院編修直龍圖
閣秦觀　天章閣待制孫升　判司農寺陳知微
寶文閣侍制喬執中　兩浙西路安撫參議[illegible]
司農少卿朱壽昌　明鄉先生龔勳　翰林院侍[illegible]

董彝四川布政司右參政朱愷 誥贈河南光州知州張綎 陝西鞏昌府同知秦丹 工部主事陳恕錫 誥贈兵部右侍郎王自學 國朝吏部尚書大學士王永吉 誥贈吏部員外孫兆祥

## 興化縣學鄉賢祠

大學士文義公高穀 提學副使胡獻 少師中極殿大學士李春芳

## 寶應縣學鄉賢祠

漢太原太守臧旻 司空軍謀祭酒管書記陳琳 東郡太守臧洪 東郡丞陳容 明 大理寺少卿袁復

## 泰州學鄉賢祠

宋直秘閣知岳州王俊乂 明浙江按察司副使張文 南京戶部右侍郎儲巏 南京工部右侍郎徐福



## 如皋縣學鄉賢祠

宋龍圖學士王觀 孝子丁天錫 侍講胡瑗 明海豐知縣劉瑗 御史馬繼祖 福建參議丁鸞

## 通州學鄉賢祠

宋戶部員外郎吳及 侍講崔敦詩 戶部郎中顧雄 刑部主事周臣 太常寺少卿姚繼巖 處士黃應玄 刑部左侍郎陳堯 兵部尚書顧養謙

## 公署

都邑創建百司列置學校典賢堂廨蒞治維輪維奐如矢如跂倚席毋議其贍可畏作公署志

揚州府治先在開明橋西駱駝嶺明洪武三年知府周原福移建通泗橋西北天順間知府王恕成化間知府郭岑弘治間知府王鐸正德間知府孫繇相繼修拓中為正堂堂後為川堂堂之東為經歷司軍器庫西為照磨所大積庫兩廊列吏廨中當甬道立戒石亭前為儀門左為鑾駕庫右為土地祠儀門外為二門知府雷應元建左為理刑廳今裁者存廳南為清晝堂二門右南為司獄司前



為大門川堂之後為知府宅左列清軍同知江防同知二宅右列管河管糧通判二宅又前列經歷檢校照磨三宅川堂東為資政書院今廢西宅為庫官宅吏舍東西並列陰陽學在大門左醫學在大門右陰陽學之左有縣官廳東南隅有衛官廳醫學右有聖諭亭府治街南有清軍廳管河廳督糧廳聽治所街東西各有門構樓其上東曰望海西曰奠江置鐘鼓於二樓上

中明亭 旌善亭在府治東 廣恤所在府治西 軍儲倉在府治東 義倉[illegible] 惠民藥局 盤詰廳在各城門 江防同知分署別建瓜洲城中 僧綱司在大寧寺 道紀司[illegible]

稅課司在南門內　瓜洲稅課司在本鎮通江橋西

## 揚州府公署

督撫都察院在府西南

海防道在府東南

鹽法察院在開明橋東南

兩淮鹽運使司在大東門外

遊擊府在教場西

戶部分司衙門在鈔關內

東察院在府治左

西察院在府治右



江都縣治舊在城慶年坊宋建炎後徙桂枝坊元徙治北關外明徙儒林坊洪武七年知縣盛惟中建正統七年知縣陳驥成化十年知縣陸愈先後重修堂後為知縣署東為縣丞署西為主簿署又西為典史署

申明亭　旌善亭　預備倉六在西門內一在邵伯鎮一在宜陵鎮一在豐樂鄉一在揚子橋一在大橋鎮　便民倉在便益門外　養濟院在北門外

邵伯巡檢司在縣北四十五里　瓜洲巡檢司在縣南四十里

萬壽巡檢司在縣東四十里　上官巡檢司在縣西六十里

邵伯驛在縣北四十五里

## 江都縣公署

漕儲道在瓜洲鎮

船廠公館在瓜洲鎮

甘泉新署在甘泉鎮

儀真縣治在城內西北隅即宋真州治也明洪武二年改州為縣知縣賈彥良因州治舊址建永樂中知縣王愷正德中知縣楊文俊嘉靖初知縣熊彰隆慶初知縣申嘉瑞相繼修拓

國朝知縣童欽承胡崇倫再修堂後為知縣宅右為贊政廳東為縣丞署贊政廳右為主簿署前為典史署

申明亭　旌善亭　廣實倉在澄江橋東　預備倉在縣東一里



節貯倉在資福寺前　批驗鹽引所屬運司　批驗茶引所屬府今廢

舊江口巡檢司在縣東南十里　水驛在縣東南二里　遞運所在水驛東

稅課局在縣南一里　清江閘閘官廳在縣東南二里　壩官廳

陰陽學　醫學　僧會司　道會司

## 儀真縣公署

漕撫行臺在縣東南今廢

察院一在縣東儒學右一在城隍廟東萬曆間知縣唐邦佐復建二所於資福寺左

鹽法公館

泰興縣治南唐時建於柴墟宋乾德後徙今城在東北隅明洪武二年知縣呂秉直改建天順八年縣丞張准

重葺堂後爲知縣宅東爲縣丞署西爲主簿署東南
典史署
申明亭　旌善亭　預備倉在儒學東北　兌軍倉在閘家橋
口岸巡檢司在城西四十五里　黃橋巡檢司在城東門十五里　印莊
巡檢司在董鎮橋　陰陽學　醫學　僧會司在慶雲寺
道會司在延祐觀
泰興縣公署
察院在縣東
公館在縣西
口岸鎮察院在躍揚橋北名柴墟館



高郵州治明洪武元年知州黃克明建正統後知州韓
簡謝在李襲芳先後修拓堂後爲知州宅東爲州同宅
前爲管河判官宅又前爲吏目宅堂西爲管鹽判官宅
今裁
申明亭　旌善亭　廣儲倉在高公橋北　預備倉在市河西有東
西南北四倉　兌軍倉在北門外　孟城驛在南門外　界首驛
陸漫閘新設　時堡巡檢司在州東北百二十里　陰陽學　醫學
僧正司　道正司
高郵州公署
東察院在州治前
西察院在州治西
工部分司在州治中市橋西
府館在中市橋北
秦郵公館在孟城驛
興化縣治在城北隅明洪武元年知縣徐士誠建嘉靖
間知縣陳洪範胡順華增修堂後爲景范堂北爲知縣
宅丞簿典史宅分列堂之東西
申明亭　旌善亭　稅課司今廢　河泊所今廢　安豐巡檢
司在縣東北六十里　陰陽學　醫學　僧會司　道會司
興化縣公署



察院在縣治東
府公館在察院東
寶應縣治明洪武十一年知縣劉維則建嘉靖中知縣
聞人銓馬仲芳蔣遵正李續陳可大相繼修建縣署在
堂北丞簿典史宅在堂東西管馬主簿宅今廢改爲書
院
申明亭　旌善亭　預備倉在縣治西　大廒在倉門　河泊所
在東門外　安平驛在北門外　槐樓巡檢司[illegible]　衡陽巡檢司
在縣西南一百二十里　陰陽學　醫學　僧會司　道會司
寶應縣公署

察院（在縣東）

工部分司（在𧒽樓鎮）

府公館

南湖館（在南門外）

北城館（在外門外）

泰州治在城東北隅明洪武三年知州張遇林郎古海陵縣基建景泰間知州劉綸成化間知州陳志先後修葺知州宅在堂東北州同宅在堂西北州判宅在堂西吏目宅在堂東西

申明亭　旌善亭　稅課局（在州西南）　河泊所（在北門外）　海安巡檢司（在州南一百里）　西溪巡檢司（在州東百二十里）　寧鄉巡檢司（在州北六十里）　陰陽學　醫學　僧正司　道正司



泰州公署

巡撫察院（在州治東）

海防兵備道（在州治南）

東察院（在州治東）

府公館（在州治南）

如臯縣治明洪武元年知縣宗行簡建正統間知縣曹立弘治間知縣劉文寵相繼修葺知縣宅在堂北主簿宅在東典史宅在東南

申明亭　旌善亭　石莊巡檢司（在縣南六十里）　掘港巡檢司（在縣東一百二十里）　西場巡檢司（在縣北三十里）

如臯縣公署

察院（在縣治東）

府館（在縣治西）

書院

文正書院（在縣治西）

通州治明洪武元年知州熊春建正統後知州孫敏徐澤傅錦蔣孔暘夏邦謨鄭舜臣屈希尹林雲程先後修葺堂北爲知州宅東爲同知宅西爲判官宅稍南爲吏目宅



申明亭　旌善亭　通濟倉（在察院東）　河泊所（在南門外）　稅課局（在南門內）　狼山巡檢司（在白蒲鎮）　石港巡檢司（在石港場）　陰陽學　醫學　僧正司　道正司

通州公署

察院（在州治東）

海防道（在察院西）

公館（在西門外）

石港場察院

海門縣治明嘉靖乙巳知縣江有[illegible]創建

今已裁縣歸併通州署舍俱廢



# 揚州府志卷之九

## 封建 兵爭附

衆建諸侯藩屏王室裂土苴茅各有分域維城不易代受兵華地處必爭民罹其厄作封建志

漢高帝四年秋七月立英布為淮南王六年春正月立從兄賈為荊王封以淮東五十三縣十一年秋七月淮南王布反擊殺荊王賈立子長為淮南王十二年冬十月布敗亡走長沙誘而誅之立兄子沛侯濞為吳王

文帝六年冬十月淮南王長謀反廢徙蜀道死十六年立長子阜陵侯安為淮南王



景帝三年春正月吳王濞反攻梁二月太尉周亞夫大破吳軍濞走東越越人殺之徙汝南王非為江都王

武帝元狩元年淮南王安謀反自殺六年夏四月立子胥為廣陵王

宣帝五鳳四年廣陵王胥有罪自殺國除

元帝初元二年復立胥太子霸為廣陵王

光武建武十四年立子荊為廣陵王永平十年荊有罪自殺封荊子元壽為廣陵侯

晉武帝太康十年冬十一月立皇子允為淮南王都督揚江二州諸軍事孫遹為廣陵王

惠帝元康元年秋八月立廣陵王遹爲太子

元帝建武元年封子裒爲琅邪王鎭廣陵

宋武帝大明三年竟陵王誕反廣陵伏誅立子子孟爲淮南王

陳高宗太建八年封子叔彪爲淮南王

後魏孝文帝太和元年封弟羽爲廣陵王羽薨子恭嗣

建明二年爾朱世隆立廣陵王恭爲帝

北齊武成帝河淸二年封子仁光爲淮南王

隋文帝開皇八年以晉王廣爲淮南行省尚書令行軍元帥帥師伐陳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命越王貞爲揚州都督

昭宗景福元年秋八月以楊行密爲淮南節度使天復二年賜楊行密爵吳王天祐二年卒子渥嗣爲淮南節度使弘農王五年張顥徐溫弑渥立其弟隆演七年岐王承制加隆演嗣吳王

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封子元儼爲廣陵郡王

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封子脫歡爲鎭南王

泰定帝泰定三年封諸王帖木兒不花爲鎭南王鎭揚州薨子孛羅不花襲封

明太祖洪武元年追封外戚陳恭爲揚王

## 兵爭

周元王三年冬十一月越滅吳盡取吳故地（越王勾踐既滅吳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王賜勾踐胙命爲伯越兵橫行江淮間東諸侯畢賀）

顯王三十五年楚滅越地盡入於楚

秦二世元年楚人陳勝起兵於蘄遣邵平徇廣陵（邵平廣陵人爲楚徇廣陵未下會陳王敗走乃渡江矯陳王令拜項梁爲上柱國梁將兵八千人西擊秦）

漢高帝十一年淮南王英布反十二年帝親征破布軍布走長沙被殺

景帝三年吳王濞反兵敗走越誅

光武建武三年秋七月遣兵徇江東揚州平



順帝陽嘉元年揚州妖賊章河等作亂殺長吏

沖帝永嘉元年廣陵張嬰據郡反冬十一月都督滕撫進擊嬰破斬之先是嬰寇亂揚徐十餘年二千石不能制漢安元年張綱爲廣陵守單車詣壘喻降之及綱卒嬰復反

獻帝初平元年廣陵太守張超會關東州郡起兵討董卓興平二年冬十月陶謙以笮融爲下邳相督廣陵糧運曹操擊破陶謙融走廣陵殺太守趙昱放兵大掠刺史劉繇討之融敗死建安元年徐州牧劉備爲呂布所敗收餘兵東取廣陵

後漢帝禪建興二年秋八月魏主丕以舟師擊吳至廣陵臨江而還六年夏五月吳人誘魏揚州牧曹休戰於石亭大敗之延熙十六年夏四月吳師圍魏新城揚州牙門將張特固守不能拔七月引去十八年春正月魏揚州都督毋丘儉刺史文欽起兵討司馬師兵敗欽奔吳儉走死二十年魏揚州都督諸葛誕起兵討司馬昭景耀元年司馬昭破殺誕

晉惠帝太安二年議郎周玘等起兵攻石冰推前吳興太守顧秘都督揚州九郡永興元年廣陵度支陳敏及周玘擊石冰於建康斬之揚徐二州平以敏爲廣陵相



二年敏假稱皇太弟拜敏揚州刺史遂據江東以叛懷帝永嘉元年春三月顧榮周玘殺敏

成帝咸和三年蘇峻反建康失守都督揚州八郡軍事郗鑒流涕誓衆率師入援

孝武帝太元四年秦俱難彭超圍三阿去廣陵百里謝玄連戰敗走之

安帝隆安五年夏六月孫恩寇丹徒劉裕擊破之恩北走陷廣陵元興三年春二月桓玄以桓弘鎮廣陵孟昶殺弘據郡起兵討玄

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冬十二月魏主引兵南下使中書郎魯秀出廣陵所過殘滅城邑望風奔潰進次瓜步二十八年春正月朔魏主大會群臣於瓜步山上班爵行賞旋掠民居焚廬舍而去宋主命廣陵太守劉懷之燒城府船乘盡帥其民渡江魏人破南兗等六州殺掠不可勝計所過赤地無餘春燕歸巢於林木

武帝大明三年夏四月宋竟陵王誕反廣陵宋主遣沈慶之率兵討之秋七月克廣陵誕伏誅宋主命廣陵城中士民無大小悉殺之沈慶之請自五尺以下全之女子爲軍賞猶殺三千餘口

齊東昏侯永元二年秋八月齊攻魏壽陽魏人擊敗之遂取淮南地以王肅爲揚州刺史



梁武帝大通元年冬十月梁將湛僧智夏侯夔圍魏廣陵刺史元慶和以城降

簡文帝大寶元年春正月前太守祖皓起兵廣陵殺侯景將董紹先二月景陷廣陵殺祖皓射其城

元帝承聖元年春三月侯景敗其黨郭元建侯子鑒以廣陵降齊秋七月梁陳霸先圍廣陵不克引還江北民從霸先濟江者萬餘戶三年春陳霸先使齊自丹陽濟江圍廣陵

陳高宗太建五年秋七月陳將軍吳明徹敗齊師克廣等城十一年冬十月周行軍元帥韋孝寬侵陳克壽

隋文帝開皇八年冬十月以晉王廣爲淮南行省尚書令行軍元帥帥師伐陳命吳州總管賀若弼出廣陵

煬帝大業九年秋八月命虎牙郎將趙六兒將兵萬人屯揚子以備賊（時吳郡朱燮晉陵管崇起兵故也崇遣將陸覬襲破六兒營收其器械軍資衆至十萬）杜伏威起兵掠淮南江都留守遣校尉宋顥討之敗死十一年冬十一月東海李子通據海陵十二年秋七月帝如江都遣光祿大夫陳稜擊李子通等敗之十三年九月帝以驍果多逃亡悉召江都寡婦處女集宮下恣將士所取恭帝義寧二年宇文化及等作亂弒煬帝於江都

唐高祖武德二年秋八月李子通攻江都克之稱吳帝三年冬十二月杜伏威擊敗李子通棄江都走保京口伏威盡有淮南之地五年秋七月伏威入朝於唐

中宗嗣聖元年英公李敬業起兵揚州太后遣將軍李孝逸擊殺之

玄宗天寶十五載冬十月永王璘反遣將季廣琛襲廣陵至德二載璘敗走死

肅宗上元元年冬十一月江淮都統劉展反鄧景山發兵拒之衆潰展入廣陵勅平盧兵馬使田神功討斬之



僖宗乾符三年冬十月王仙芝寇淮南諸州六年冬十月以高駢爲淮南節度使光啟三年夏四月淮南都將畢師鐸等發兵討呂用之克揚州用之亡走師鐸執高駢幽之宣州觀察使秦彥入揚州廬州刺史楊行密引兵攻之秋八月秦彥擊行密大敗俘斬殆盡九月秦彥殺高駢冬十月楊行密克揚州十一月秦宗權遣孫儒攻揚州居高郵閏月楊行密斬呂用之文德元年夏四月孫儒襲揚州陷之自稱節度使楊行密奔海陵袁襲勸歸廬州從之

昭宗景福元年六月楊行密擊孫儒斬之遂歸揚州（先是揚州富庶甲天下人爲揚一益二及秦畢孫楊兵火之餘江淮之間東西千里掃地盡矣）

昭宣帝天祐四年春正月淮南牙將張顥徐溫作亂五年戊辰夏五月淮南張顥徐溫弒節度使楊渥溫復攻顥殺之十三年丙子春二月吳將馬謙等起兵誅徐知訓不克而死十五年戊寅夏六月吳副都統朱瑾殺都軍使徐知訓瑾自殺

周世宗顯德三年春二月周主遣韓令坤將兵襲唐揚州取之周取唐泰州夏四月唐遣將軍陸孟俊將兵趣泰州周兵道進攻揚州周韓令坤敗唐兵擒孟俊殺之、月唐遣員外郎朱元將兵復江北諸州四年冬十二

八周主遣兵取揚泰州唐人悉焚揚州官府民居[illegible]
入渡江五年春三月周主如迎鑾鎮遣水軍擊唐兵破
之
宋太祖建隆元年冬十月周淮南節度使李重進謀起
兵拒宋十一月宋主自將擊之重進盡室自焚死
高宗建炎元年冬十一月帝如揚州三年春正月金粘
沒喝入淮泗分萬人趨揚州二月詔劉光世將兵阻淮
以拒金光世兵潰走還金人陷天長軍帝馳至瓜洲渡
江幸鎮江是日金將馬五帥五百騎馳至揚州城下聞帝南行追至揚子橋太常少卿季陵取九廟神主以行太廟神主棄於道二月金人焚揚州而去江淮制置使呂

頤浩遣陳彥渡江襲金餘兵復揚州夏四月盜薛慶據
高郵張浚諭降之四年秋八月承州鎮撫使薛慶與金
人戰於揚州敗死紹興元年春正月以張俊為江淮招
討使岳飛副之三月武功大夫張榮擊敗金兵於興化
俘馘五千餘人撻懶北遁以榮知泰州夏五月劉光世
使都統制王德襲揚州擒郭仲威送行在斬之時仲威謀據淮
南以通劉豫四年冬十月詔韓世忠進屯揚州世忠大敗金
人於大儀追至淮而還三十一年六月以劉錡為江淮
浙西制置使屯揚州冬十月金人渡淮劉錡進軍楚州
以拒之錡將王權軍潰於昭關錡引還揚州金人陷真
州統制邵宏淵迎戰敗走金人陷揚州劉錡遣步將吳
超等拒於皂角林大敗之金人侵瓜洲劉錡以病還鎮
江中軍統制劉汜禦之敗績虞允文大敗金軍於釆石
金主亮趨揚州為其下殺於瓜洲龜山寺金軍拔柵北
還十二月招討使成閔李顯忠收復兩淮州郡
孝宗隆興二年秋七月徹兩淮邊備湯思退急欲和好也冬閏十
一月金人寇揚州五年春正月措置兩淮屯田陳俊卿
請於揚州屯三萬人籍民三丁之一以為義兵
寧宗開禧二年冬十二月金人陷真州圍六合知揚州
郭倪遣兵救之敗績倪棄揚州走



理宗紹定三年十二月李全攻泰州知州宋濟迎降遂
悉衆寇揚州駐平山堂築長圍以困三城節制趙范趙
葵會師擊敗之四年正月趙范趙葵大敗李全於揚州
城下全趨新塘陷淖中制勇軍追及刺殺之端平三年
十一月蒙古將察罕攻真州知州丘岳敗之淳祐二年
秋七月蒙古兵渡淮入揚滁和州冬十月陷通州屠其
民五年秋七月蒙古察罕會張柔掠淮西至揚州而去
景定元年秋七月蒙古使翰林侍讀學士郝經來修好
賈似道幽之真州
度宗咸淳十年九月元劉整以博羅懽趨淮西由東[illegible][illegible]

取揚州

帝㬎德祐元年春二月以汪立信爲江淮招討使募兵禦元率所部數千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漢以爲後圖孫虎臣夏貴之師潰於江上賈似道奔揚州（賈似道至揚州檄列郡如海上迎駕）汪立信聞賈似道師潰扼吭而卒三月元主詔阿术分兵駐揚州夏四月元阿术攻眞揚州李庭芝遣守將苗再成姜才帥兵禦之敗績元軍進薄揚州南門秋九月元兵陷泰州冬十月元阿术圍揚州城中食盡死者滿道李庭芝守志益堅十二月遣工部侍郎柳岳如元求封行至高郵民嵇聳殺之二年春三月丞相文天祥使元軍被執自鎮江亡入眞州制置使李庭芝疑之遂由通州浮海如溫州元伯顏入臨安以帝及皇太后全氏福王與芮等北去至瓜洲李庭芝使姜才將兵夜擣元軍戰三時衆擁帝北去才追戰至浦子市不退眞州苗再成亦謀奪駕不克夏五月益王即位於福州召李庭芝爲右丞相姜才爲保康軍承宣使秋七月李庭芝姜才赴召至泰州揚州守將朱煥泰州裨將孫貴等皆降於元庭芝才死之淮東盡陷八月元軍入眞州苗再成死之

元順帝至正十三年夏五月泰州張士誠起兵據高郵自稱誠王知府李齊死之十四年夏六月張士誠攻揚州達識帖睦邇敗十五年夏五月明帳前先鋒趙德勝取儀眞冬十月遣左相國徐達平章事常遇春率兵取淮東泰州十六年春三月徐達常遇春克高郵十七年夏五月江淮分院副使張鑑僉院何文政率兵攻泰興克之秋八月明大元帥繆大亨元帥耿再成率師攻揚州克之元守臣以眞州降（十五年已取眞州至是守臣復以州降蓋旣取而元人復之至是乃降）二十六年冬十二月宋主韓林兒卒於瓜步

明太祖洪武十七年倭寇海上命靖海侯吳禎率沿海衛兵備之

建文四年燕兵至揚州守將崇剛監察御史王彬死之

成祖永樂二年倭犯通州

憲宗成化五年春三月鹽賊錢厚作亂稱江海上公備倭都督僉事董寬擒之

武宗正德七年秋七月盜劉七齊彥明等浮江東下舟泊狼山港總督都御史陸完率師征之颶風大作賊盡溺於海

世宗嘉靖三十三年春三月倭入掘港犯如皋主簿閻士奇率鄉兵迎敵於曹家莊擊敗之夏四月倭逼通州參將解明道禦卻之倭屯掘港肆掠守備張[illegible]松陽[illegible]

先後禦之敗績五月倭犯如臯主簿閻士奇率鄉兵

至東陳鎮敗之已又犯縣治值潁州兵至擊敗之城如

臯海門泰興瓜洲（巡撫鄭曉建議請於浙江海衛要處以備倭也）三十四年夏

四月倭犯海門知縣趙鄉率兵敗之三十五年夏四月

千戶戚繼爵等率兵戍通州狼山遇倭死之揚州衛千

戶洪岱文昌齡率兵至通州遇倭死之倭薄揚州都指

揮張恒千戶羅大爵曾沂禦之于敎場兵潰死之（時倭一從瓜洲入一從新港入一從通州入一日報倭至蕭港次日又報至石家橋逃者爭渡不得將沿河北走又遇北路倭至被殺及溺死者數千人縱火殺掠衛官張恒等合皇城兵列營敎場中倭鳴角圍突恒兵潰敗俱死）

五月倭犯瓜洲民擊走之（時鹽夫百人遇倭即用擔奮擊倭不能當棄仗而逃被傷頗多）



倭復犯揚州府同知朱裒等死之（倭復至揚裒與高郵衛經歷晏鋭率千戶賈勇及子恩引兵出城渡河東禦之被倭所敗裒與鋭揚至井巷口被害至今巷口立雙忠祠祀之）

副使馬愼追倭於狼山敗之都指揮鄧城又敗之增建

揚州東關城三十六年夏四月倭攻海門縣應襲百戶

俞意章死之倭入寶應縣（倭見揚州東關及瓜洲俱添設城堡不得肆掠乃從高郵至寶應縣縣舊無城焚掠殆盡後始建城）三十八年夏四月倭犯海門通州

副總兵鄧城禦之敗績（時狼山新設舟師總兵兵器未備所募浙兵多未經戰倭突泊海門揚樹港鄧城一戰損兵四百餘人）倭犯丁堰千戶王艮呂忠戰沒參

將丘陞擊却之倭犯如臯城丘陞背城擊敗之鄧城再

戰敗績陞復追擊敗之倭犯盧家場千戶汪時中擊却

之參將胡宗義與倭戰於海安兵潰千戶趙世勲鎮[illegible]

韓徹死之六月副使劉景韶率兵追倭於劉莊場等處

盡殲之參將丘陞戰歿秋八月巡撫都御史李遂督副

總兵劉顯曹克新等擊倭於白駒場大破之倭悉平

懷宗崇禎十七年李自成陷京師福王立於南京以高

杰分鎮淮南

國朝順治二年夏四月豫王率師南征至揚州閣臣史

可法督師於揚誓衆死守王命以飛礮擊城西北隅破

史可法及知府任民育死之民育鋒鏑刃者幾盡十六

年鄭成功海舟突犯鎮江敗瓜洲及儀眞縣直逼江寧



吳淞總兵梁化鳳入援擊敗之乃焚掠揚帆而去

揚州府志卷之九終

揚州府志卷之十

賦役

揚田下下厥土塗泥陵谷遷易汙萊不時水澇恒溢徭稅以疲用一緩二職在有司作賦役志

貢賦之制昉自禹貢辨壤定則其來舊矣揚州厥土塗泥厥田下上上錯周禮東南曰揚州民二男五女穀宜稻其所云瑤琨篠簜齒革羽毛織貝橘柚金錫竹箭之利固包舉江南荊吳之產不盡出揚也唐元和間置揚子留後給大農國計所貢有蕃宮錦袍半臂錦青銅鏡莞蓆獨窠綢綾及蛇牀子黃精兎絲子空青等物宋熙



寧宣和間田數徵額頗存而淮南路貢銀錢與其土所宜物制與今異舊乘缺而莫詳今考其大畧宋熙寧十年淮南路田玖拾陸萬捌千陸百捌拾肆頃貳拾畝官田肆千捌百捌拾柒頃壹拾叁畝夏秋稅肆百貳拾貳萬叁千柒百捌拾肆貫宣和元年淮南路催額壹百壹拾壹萬壹千陸百肆拾叁貫萬壽節貢銀玖千貳百伍拾肆兩折銀錢壹千柒拾玖貫貳百貳拾壹文江淮發運貢銀伍百兩江淮等路提點鑄錢司貢銀壹千兩南郊貢銀叁千伍百兩折銀錢陸千壹百叁拾玖貫伍百壹拾貳文絹壹萬伍千疋每歲常貢白苧布莞蓆銅鏡

泰州貢隔織通州貢獐皮鰾膠眞州貢麻紙元時沿無考至明稽古定制其賦稅一以田畝爲定明洪武初海內甫平揚州土著僅十八戶已漸復四十餘戶地多流寓有軍民匠竈力士校尉馬船戶之屬各以其業爲籍有司更十歲一淸覈按其戶口登耗與事產田糧收除之數以審均其徭賦著爲令甲賦外夏秋二稅揚州歲徵夏秋稅糧叁拾伍萬餘石貢課或非任土所有則折徵銀錢其役法則有里甲均徭及雜項差役悉倚辦於民時法令嚴察吏不敢相緣爲姦宣德中令天下沿河商旅湊集處所設立鈔關歲遣御史及戶部官監收



船料鈔後專遣戶部主事一員揚州鈔關之稅自此始其馬政一按地畝科養領馬在民者雖歲免其丁入然種馬倒死及孳生不如數者責其償以故民間苦養馬尤甚又郡數被水患江儀以南東連泰州如臯通州海門田濱江者每苦江潮浸齧海門東北逼巨海海上潮輒漂民廬舍江海交侵壤地坍沒縣治屢遷江都以北高郵寶應西通汜光白馬諸湖以一縷堤爲扞蔽而全湖之水東注自灣頭運鹽河水不東行而之北泰州之下鄉與興化爲其尾閭秋水時至或決防或溢堤而入諸郡縣瞭望皆大澤歲飲穫無望民幾爲魚鼈者屢矣

嘉靖間海門令陳海疏言新墾者既增科則坍沒者應除豁巡撫都御史唐龍奏准糧壹石折徵銀叁錢巳又折徵輕僨銀壹錢伍分民困稍甦延及神宗深居大內艷羨林大盈之事而淮南市猾亡賴潛匿京師購中貴人慫恿上意以爲豁壑關津榷稅之使四出百姓重足而立幾不聊生至天啓崇禎末四方用兵軍需旁午或預徵或加額分爲征勦練三餉一時督廹民竭膏髓江淮之間蕭然煩費若黃雀蝗之象識者早憂之我
國家掃平李寇廓淸宇內賦稅悉做先朝舊額而除其橫徵加增之不便於民者懸經制畫一未卽釐定至順



治十四年始令戶部修賦役全書頒給各府州縣奉行遵守又刊由單列其田丁稅銜之數分給里民使家諭戶曉有司無敢多斂閭閻一絲一粟者康熙七年河淮橫流淸水潭衝決高寶與泰諸邑連被水災每歲勘驗得實盡蠲租賦仍命使賑以太倉銀粟十三年特詔蠲本年錢糧之半又允布政使慕天顏請凡新涸田畝俱於三年後起科揚土頻遭墊溺而丁壯老弱不至負耒出疆轉死溝壑救荒恤民之善政古未有也

揚州府三州六縣及海門裁併開除案增共實在人丁叁拾玖萬叁千捌百陸拾叁丁官民田地除圍廢坍江奉文豁免外又加節年新陞及裁併海門共實在田地潮蕩壹拾叁萬叁千玖百柒拾壹頃陸拾捌畝伍分柒釐肆毫陸絲陸忽以上丁田二項俱於康熙拾肆年由單內訂正達部通共徵銀叁拾伍萬捌百叁拾捌兩叁錢叁分貳釐柒毫肆絲肆忽玖微玖纖捌沙玖塵壹渺柒漠伍埃捌逡共徵漕米壹拾萬肆千玖百壹拾捌石玖斗貳升肆合肆勺肆抄陸撮肆粟伍粒鳳米壹萬玖千玖百玖拾捌石陸升壹合壹勺玖抄柒撮伍圭伍粟壹粒月糧米貳千肆百捌拾叁石伍斗肆升肆勺壹抄捌撮壹圭捌粟柒顆伍粒肆黍月糧麥壹萬壹千陸百



伍拾捌石陸斗捌升壹合陸勺陸撮壹圭叁粟貳顆貳粒貳黍內

高郵州原額人丁貳萬柒千陸百伍拾貳丁零內除逃亡故絕及優免又加節次審增共實在人丁叁萬壹千壹百叁拾陸丁每丁徵銀貳錢叁分伍釐共徵銀柒千叁百壹拾柒兩壹錢叁釐肆毫

原額田貳萬伍千捌百壹拾伍頃柒拾陸畝陸分伍釐肆毫又加節年陞科共實在田貳萬伍千捌百貳拾叁頃肆拾壹畝柒分柒毫每畝科則不等共折色銀肆萬壹千伍百肆拾柒兩肆錢肆分壹釐玖毫零共

徵漕米玖千陸百玖拾伍石壹斗伍升肆合伍勺
漕贈伍米肆百陸拾壹石陸斗七升肆合貳抄伍撮
鳳米壹千陸百壹拾叁石玖斗壹升月糧米柒拾玖
石貳斗叁升伍合壹勺月糧麥壹百壹拾叁石叁斗
伍升柒合陸勺肆抄
泰州原額人丁并河泊所共人丁陸萬捌千玖百玖拾
壹丁內除優免外又加節次審增共人丁柒萬壹千
捌百捌拾貳丁每丁科則不等共徵銀捌千陸百伍
拾玖兩壹錢貳分肆釐捌毫零
原額官民竈田地玖千貳百玖拾項肆拾畝伍分肆釐

伍毫零每畝科則不等共徵銀肆萬肆千貳拾玖兩
陸錢捌分肆釐共徵漕米肆萬叁千玖百柒拾伍石
柒斗伍升柒合漕贈伍米貳千零壹拾叁石捌斗貳
升零肆勺伍抄鳳米玖千玖百肆拾捌石肆斗陸升
伍合月糧米陸百貳拾捌石壹斗叁升玖合柒勺月
糧麥貳千叁百石伍斗貳升陸合叁勺
通州原額人丁陸萬柒百肆拾肆丁內除優免外又加
節次審增共實在人丁陸萬貳千壹百貳拾貳丁又
加新併海門鄉人丁除逃亡故絕外共丁肆千貳百
肆拾陸丁通共實在人丁陸萬叁千叁百陸拾捌共

徵銀叁千玖百肆兩壹錢叁分叁釐陸毫零
原額田地壹萬壹千柒百陸拾貳項玖拾捌畝捌釐捌
毫零內除節次豁免坍江外共實在田壹萬柒百柒
拾伍項貳畝貳分伍釐捌毫零又加新併海門鄉田
地除坍外共叁拾玖項伍拾肆畝玖分伍釐零通共
實在田地壹萬零貳百拾肆項伍拾柒畝貳分零玖
毫每畝科則不等共徵銀叁萬柒千叁百陸拾兩零
貳錢貳分壹釐柒毫零共徵漕米伍千壹百零伍石
伍斗叁升壹合肆勺零漕贈伍米貳百貳拾捌石捌
斗貳升肆合伍勺零月糧麥壹千叁百肆拾叁石柒

斗陸升捌合玖勺零月糧米貳百七拾捌石捌斗貳
升肆合零
江都縣原額人丁陸萬叁千伍百叁拾叁丁內除優免
外又加節次審增共實在人丁陸萬捌千伍百貳丁
每丁徵銀壹錢伍分玖釐共徵銀壹萬捌百玖拾壹
兩捌錢壹分捌釐
原額田地山蕩壹萬陸千捌百玖拾壹項內除圈廢坍
江外又加節年新陞共實在田地山蕩壹萬柒千貳
百肆拾貳項伍拾肆畝叁分貳釐零每畝科則不等
共徵銀伍萬捌千壹百肆拾捌兩肆分零共徵漕米

壹萬零肆百柒拾柒石叁斗捌升肆合玖勺零漕賠
伍米伍百貳拾叁石捌斗陸升玖合貳勺肆抄伍撮
鳳米伍千捌百陸拾伍石零貳升肆勺零月糧米陸
百玖拾壹石陸斗伍升叁勺月糧麥叁千貳百玖拾
陸石玖斗捌升陸勺零
儀真縣原額人丁壹萬陸千貳百貳拾捌丁內除故絕
優免又加節次審增共壹萬捌千叁百捌拾壹丁每
丁科則不等共徵銀叁千叁拾貳兩肆錢捌分捌厘
原額田地貳千肆百零貳頃貳拾貳畝壹分貳厘捌毫
內除豁免坍江外又加原報丈增及蘆田歸民糧實

在田地貳千肆百零壹頃貳拾肆畝柒分捌毫共徵
銀壹萬叁千捌百捌拾兩零陸錢柒分肆厘肆毫零
共徵漕米壹千叁百捌拾伍石貳斗陸升壹合叁勺
零漕賠伍米陸拾玖石貳斗陸升叁合零陸抄伍撮
鳳米陸百伍拾壹石柒斗伍升月糧米叁拾壹石貳
斗壹升伍合月糧麥玖拾捌石零壹升柒合伍勺零
泰興縣原額人丁肆萬陸千貳百伍拾肆丁內除優免
外又加節次審增共實在人丁肆萬陸千捌百捌拾
柒丁每丁一例編徵共徵銀貳千捌拾兩柒錢貳分
壹厘零

原額田地壹萬貳千伍百玖拾柒頃陸拾貳畝玖分貳
釐叁毫內除節次豁坍外共實在田地壹萬貳千肆
百貳拾柒頃貳拾貳畝壹分壹釐零每畝科則不等
共徵銀叁萬貳千叁百貳拾玖兩肆錢肆分伍釐零
共徵漕米肆千陸拾玖石陸斗伍升陸合零漕賠伍
米貳百叁石肆斗捌升貳合零鳳米及月糧米共伍
百叁拾伍石貳升叁合零月糧麥貳千貳百玖拾玖
石捌斗玖升肆合零
興化縣原額人丁及歸併興化所軍丁共叁萬壹千肆
百陸拾捌丁內除優免水災逃亡屢審止實在人丁

壹萬玖千柒百貳拾陸丁每丁徵銀不等共徵銀壹
萬貳百捌拾叁兩叁錢貳分叁厘
原額實在民竈及歸併興化所屯田共貳萬肆千貳百
柒拾柒頃陸畝玖分柒釐零每畝一例編徵及歸併
興化所屯田共徵銀貳萬玖千肆百玖拾玖兩伍錢
貳分壹釐又漕賠伍銀捌百肆兩柒錢肆分伍釐又
徵加漕銀伍千貳拾柒兩肆錢伍分捌釐零共徵漕
米壹萬陸千玖拾肆石玖斗漕賠伍米捌百肆石柒
斗肆升伍合月糧米叁百柒拾貳石叁斗壹升零月
糧麥貳百伍拾貳石貳斗壹升肆合零

寶應縣原額人丁貳萬壹千伍百捌拾柒丁內除優免
外又加節次審增共實在人丁貳萬肆千伍百伍拾
陸丁每丁一例編徵共徵銀陸千貳百伍拾兩貳錢
肆釐捌毫
原額實在田地貳千貳百貳拾壹頃柒拾肆畝叁分玖
釐每畝一例編徵共徵銀貳萬貳百壹拾叁兩捌錢
陸分玖釐零共徵漕米柒千叁百肆拾捌石玖斗陸
升柒合伍勺漕贈伍米叁百陸拾柒石肆斗肆升捌
合叁勺柒抄伍撮鳳米貳千陸百壹拾石伍斗陸升
陸合月糧米叁石捌斗肆升玖合捌勺月糧麥肆百



貳拾肆石貳斗叁升伍勺
如皐縣原額人丁肆萬貳千捌百陸丁內除優免外又
加節次審增共實在人丁肆萬陸千伍百貳拾伍丁
每丁一例編徵共徵銀貳千叁百陸拾柒兩玖錢壹
分
原額田叁萬壹百捌拾柒頃捌拾柒畝內除坍江均帶
外共實在田叁萬捌拾叁頃肆拾玖畝壹分陸釐每
畝科則不等共徵銀壹萬玖千壹百肆拾玖兩陸錢
玖釐共徵漕米肆千陸百陸拾陸石壹斗玖升叁合
漕贈伍米貳百叁拾叁石叁斗玖合陸勺鳳米及月

糧米叁百伍拾伍石陸斗玖升伍合月糧麥[illegible]
百叁拾肆石陸斗叁升陸合壹勺壹抄
起運戶部項下
丁地折色共銀貳拾萬玖千陸百玖拾玖兩肆錢
柒分壹釐貳毫柒絲柒忽叁微捌纖叁沙玖塵貳
渺伍漠叁埃肆逡水脚銀壹千叁百捌拾伍兩陸
錢伍分貳釐肆絲玖忽肆微叁纖伍沙貳塵玖渺
伍漠叁逡陸巡
折色京邊地畝等銀陸萬叁千陸百壹拾兩叁錢
壹分壹釐壹毫柒絲伍忽玖微柒纖伍沙捌塵捌



渺壹漠肆埃叁逡捌巡水脚銀陸百叁拾柒兩貳
錢伍分貳釐捌毫柒絲壹忽玖微玖纖玖沙叁塵
陸渺貳埃貳逡叁巡
浮糧米折銀壹萬兩水脚銀壹百兩
節經裁扣裁剩等銀壹萬玖千壹百叁拾陸兩柒
分壹釐伍毫陸絲柒忽柒微玖纖捌沙玖塵壹渺
肆漠陸埃肆逡捌巡
改解南省留充兵餉銀叁千陸百捌拾肆兩玖錢
柒分伍釐柒毫陸絲伍忽捌微叁纖肆沙壹塵貳
渺柒漠貳埃柒逡柒巡

額編漕操二標兵餉銀叁萬貳千肆百捌拾肆
壹錢壹分壹釐伍毫壹絲叁忽貳微叁纖捌沙陸
渺肆漠柒埃
優免丁田充餉銀壹萬肆千叁百玖拾伍兩柒錢
肆分柒釐捌毫貳絲貳忽玖微捌纖伍沙肆塵柒
渺伍漠叁埃陸逡伍巡
新增人丁充餉銀叁千柒百捌拾陸兩壹錢玖分
陸釐貳毫壹絲叁忽伍微貳纖叁沙玖渺肆漠柒
埃伍逡柒巡
禮部項下



折色牲口等銀貳千叁百捌拾叁兩壹錢叁分伍
釐叁毫肆絲陸忽肆微伍塵捌漠貳埃伍逡貳巡
水脚銀肆拾柒兩肆錢捌分貳釐柒毫陸忽玖微
貳纖捌沙壹渺壹埃陸逡伍巡
兵部項下
折色馬價等銀叁萬伍千肆百肆拾叁兩壹錢貳
釐肆毫肆絲叁忽貳微肆纖壹沙柒塵柒渺柒漠
捌埃水脚銀叁百伍拾肆兩肆錢叁分壹釐貳絲
肆忽肆微叁纖貳沙肆塵壹渺柒漠柒埃柒逡捌
巡

工部項下
折色料價等銀貳萬肆千柒百柒拾伍兩捌錢壹
分玖釐肆毫貳絲捌忽叁微捌纖陸沙捌渺壹漠
壹埃叁巡水脚銀貳百肆拾陸兩肆錢捌分伍釐
肆毫肆絲陸忽柒纖伍沙伍塵陸漠捌埃柒逡
戶部項下
本色物料叁千陸百捌拾捌觔伍錢叁分壹釐肆
毫叁絲陸微叁纖肆沙玖塵壹渺叁埃共存價墊
水脚銀陸百玖拾兩玖錢玖分伍釐玖毫肆絲玖
微柒纖陸沙壹塵壹渺壹漠陸埃玖逡叁巡內



甲字庫銀硃壹百叁拾觔壹拾叁兩叁錢肆分
壹釐伍毫　貳絲伍忽柒微柒纖壹塵伍渺貳漠鋪
墊銀壹拾肆兩叁錢玖分壹釐貳絲貳忽玖微捌
纖玖沙陸塵陸渺玖漠柒埃玖逡伍巡　臙硃叁
百伍觔陸兩壹錢伍分玖釐壹毫肆絲玖忽壹微
玖纖伍沙伍塵柒渺陸漠陸埃鋪墊銀叁拾叁兩
伍錢玖分貳釐叁毫肆絲肆忽壹微壹纖肆沙貳
塵捌渺貳漠捌逡貳巡　藤黃肆拾肆觔玖兩陸
錢玖分玖釐肆毫肆絲伍忽捌微玖纖柒沙壹塵
叁渺貳漠壹埃鋪墊銀肆兩玖錢陸分陸毫捌絲
叁忽陸微玖纖伍塵肆渺貳漠柒埃捌逡叁巡
蔴花青叁百肆拾壹觔貳錢貳分捌釐壹絲玖微
叁纖貳沙伍渺叁漠柒埃鋪墊銀叁拾柒兩伍錢
壹分壹釐伍毫陸絲柒忽柒微壹纖貳沙陸塵伍
渺柒漠捌埃陸逡玖巡　黑鉛伍百柒拾觔壹錢
伍分伍釐伍絲陸忽叁微陸纖陸沙捌塵壹渺玖
漠鋪墊銀陸兩貳錢柒分柒絲玖忽壹微壹沙貳
塵伍渺貳漠壹埃捌逡捌巡　烏梅壹百[illegible]觔[illegible]
拾貳兩肆錢捌分貳釐貳毫陸絲叁忽玖微叁纖
叁沙陸塵柒渺玖漠玖埃鋪墊銀壹兩壹錢陸分

叁釐伍毫捌絲壹忽伍微伍纖
玖沙捌塵玖渺壹漠玖埃伍逡
厂字庫　紅熟銅貳百肆拾貳觔玖兩捌錢捌分
肆釐柒毫壹絲鋪整銀叁兩捌錢捌分壹釐捌毫
捌絲肆忽柒微壹纖　黃熟銅壹百捌拾叁觔陸
兩捌錢叁分伍釐伍毫陸絲肆忽貳微肆塵貳渺
貳漠貳埃鋪整銀貳兩玖錢叁分肆釐捌毫叁絲
伍忽伍微陸纖肆沙貳塵肆埃貳逡貳巡錫叁
百貳觔伍錢玖分肆釐伍毫肆絲鋪整銀
肆兩捌錢叁分貳釐伍毫玖絲肆忽肆微
供用庫　黃蠟捌百捌拾叁觔陸兩叁錢柒分伍
釐貳毫陸絲陸忽柒微陸纖陸沙肆渺貳漠捌埃
芽茶伍百柒拾捌觔拾肆兩捌錢壹分伍釐
捌毫玖絲貳忽伍微柒纖叁沙叁渺叁漠貳埃
以上本色額料各年時價不同每年除將所存價
整水腳銀陸百玖拾兩玖錢玖分伍釐玖毫肆絲
玖微柒纖陸沙壹塵壹渺壹漠陸埃玖逡叁巡買
辦外其不敷銀兩藩司預期確估申報督撫會題
照數補徵解府委官
採買彙解內部交納



新改折物料貳千陸百貳拾叁觔陸兩捌錢肆分
肆毫伍絲肆忽捌微貳纖陸沙壹塵捌渺貳漠陸
埃共原編價整水腳銀玖百伍拾陸兩伍錢貳分
伍釐叁毫叁絲伍忽肆微陸纖壹沙貳塵玖渺貳
埃玖巡內
甲字庫　銀硃壹百叁拾貳觔陸兩陸錢貳分肆
毫玖絲玖忽陸微叁纖叁沙玖塵貳渺肆漠柒埃
共折銀貳百陸拾肆兩捌錢貳分柒釐伍毫陸絲
貳忽肆微伍纖肆沙貳塵肆渺伍埃玖逡貳巡鋪
整銀壹拾肆兩伍錢陸分伍釐伍毫壹絲伍忽玖
微叁纖肆沙玖塵捌渺叁漠貳埃叁逡貳巡水腳
銀伍兩貳錢玖分陸釐伍毫伍絲壹忽貳微叁纖
玖沙貳塵陸渺陸漠柒埃叁逡肆巡　賦珠壹百
伍拾壹觔玖兩壹錢叁分伍釐柒毫肆絲柒忽壹
微柒纖玖沙壹塵貳渺柒漠陸埃共折銀壹拾捌

兩壹錢捌分捌釐叁毫肆絲玖忽陸纖肆塵柒渺
肆埃伍逡壹巡鋪整銀壹拾陸兩陸錢柒分貳釐
陸毫柒絲柒微玖纖捌沙貳塵玖渺肆漠貳逡水
腳銀叁錢陸分叁釐柒毫壹絲柒忽叁微陸纖貳
沙柒渺陸漠捌埃陸逡玖巡　藤黃陸拾壹觔肆
錢伍分壹釐捌毫玖絲肆忽陸微陸纖陸沙伍塵
柒渺肆漠柒埃共折銀陸拾壹兩肆錢叁分貳釐
肆絲叁忽陸微伍纖肆沙壹塵陸渺玖埃貳逡壹
巡鋪整銀陸兩柒錢伍分肆釐叁毫伍絲陸忽捌
微壹沙玖塵伍渺柒漠柒埃壹逡水腳銀壹兩貳
錢貳分捌釐陸絲肆忽捌微貳纖捌沙捌渺叁漠
貳埃壹逡捌巡　蘇花青貳百捌拾叁觔陸錢陸
分玖釐貳毫陸絲肆忽柒微叁纖柒沙貳塵柒渺
柒漠肆埃共折銀壹百貳拾柒兩叁錢陸分捌釐
捌毫貳絲肆忽肆微伍纖壹沙肆塵玖漠玖逡壹
巡鋪整銀叁拾壹兩壹錢叁分肆釐叁毫壹忽叁
微玖纖伍沙陸渺伍漠貳埃水腳銀貳兩伍錢肆
分柒釐叁毫柒絲陸忽肆微捌纖玖沙貳渺捌漠
陸逡貳巡　烏梅玖拾玖觔陸兩陸分肆釐陸毫
柒絲叁忽伍微捌纖陸沙陸塵陸渺柒漠捌埃共



折銀肆兩玖錢陸分捌釐玖毫伍絲貳忽壹微肆
沙玖塵伍渺捌漠叁埃叁逡柒巡鋪整銀壹兩玖
分叁釐壹毫陸絲玖忽肆微陸纖叁沙玖渺捌埃
叁逡肆巡水腳銀玖分玖釐叁毫柒絲玖忽肆纖
貳沙玖渺陸漠玖逡柒巡
壹埃陸逡柒巡
厂字庫　黃熟銅叁百壹拾伍觔柒兩壹錢捌釐
柒毫捌絲伍忽伍微柒纖玖沙叁塵肆渺壹漠叁
埃共折銀陸拾叁兩捌分捌釐捌毫伍絲玖忽捌
微壹纖玖沙柒塵肆渺壹漠柒埃陸逡陸巡鋪整
銀伍兩肆分柒釐壹毫捌忽柒微捌纖伍沙伍塵
柒渺玖漠叁埃肆逡壹巡水腳銀壹兩貳錢陸分
壹釐捌毫叁絲肆忽壹微壹纖叁沙陸塵壹渺壹
漠玖埃捌逡柒巡　錫壹百叁拾伍觔貳兩肆錢
柒分壹釐捌毫柒絲捌忽共折銀叁拾伍兩壹錢肆分
壹毫陸絲柒忽捌微柒纖柒沙伍塵鋪整銀貳兩
壹錢陸分貳釐肆毫壹絲貳忽伍微水腳銀柒錢
貳釐捌毫叁忽叁微伍纖柒沙柒塵伍渺
供用庫　黃蠟壹百伍拾玖觔叁兩壹分叁釐貳
毫肆絲捌忽叁纖壹沙肆塵肆渺肆漠貳埃共折

埃水脚銀壹兩貳錢壹分柒釐肆毫伍絲柒[illegible]
纖肆沙貳塵壹渺陸漠玖埃叁逡貳巡　牛角折
色銀壹千肆百貳拾柒兩陸錢柒分捌毫貳絲叁
微玖纖叁沙陸塵柒漠壹埃水脚銀壹拾肆兩貳
錢柒分陸釐柒毫捌忽貳微叁
沙玖塵叁渺陸埃柒逡壹巡

本色漕鳳項下

漕糧正改兌并鳳倉米共壹拾貳萬肆千玖百壹
拾陸石玖斗捌升伍合陸勺肆抄叁撮伍圭玖粟
陸顆

漕糧正兌米伍萬玖千捌百貳拾叁石叁合肆勺
叁撮玖粟肆顆陸粒肆稷加叁耗米壹萬柒千玖
百肆拾陸石玖斗壹合貳抄玖圭貳粟捌顆叁粒
捌黍壹稷補閏米肆千柒百柒拾伍石貳斗伍升
壹合伍勺壹抄肆撮肆圭肆粟壹顆叁粒柒黍玖
稷　改兌米壹萬陸千玖百捌拾柒石捌斗叁升



叁合陸勺壹抄貳撮伍圭壹粟肆顆玖黍伍稷加
貳伍耗米肆千貳百肆拾陸石玖斗伍升捌合肆
勺叁撮壹圭貳粟捌顆伍粒貳黍肆稷補閏米壹
千壹百叁拾捌石玖斗柒升陸合肆勺玖抄壹撮
玖圭叁粟捌顆壹黍柒稷　鳳米壹萬玖千玖百
玖拾捌石陸升壹合壹勺玖抄柒撮伍圭伍粟壹
顆

存留本色米麥項下

各倉米麥共壹萬肆千壹百肆拾貳石肆升貳合
貳抄肆撮叁圭壹粟柒顆玖粒陸黍內

淮安府常盈倉本折均平運軍本色麥肆千玖百
陸拾肆石伍斗壹升柒合陸勺叁抄貳撮壹圭壹
粟柒粒貳黍肆稷　帶徵淸河縣運軍
本色一斗小麥貳百叁拾柒石伍斗
本府軍儲并各州縣改解存倉米麥共捌千玖百
肆拾石貳斗肆合[illegible]撮貳圭玖顆叁黍

陸
稷

隨漕項下

隨漕蘆席旱脚等項銀共壹千玖百捌拾伍兩陸
錢陸分壹釐陸毫肆絲壹忽叁微陸纖壹沙柒塵
玖漠玖埃叁逡內

隨漕本色蘆席銀貳百兩柒錢陸分伍釐捌毫壹
絲叁微壹纖玖沙玖渺玖漠貳埃壹逡　船料旱
脚銀壹千柒百捌拾肆兩捌錢玖分伍釐捌
毫叁絲壹忽肆纖貳沙陸塵壹渺柒埃貳逡

河道項下

河工輕賫水剩椿草淺閘壩溜等項銀共壹萬伍
千柒百肆拾陸兩叁錢玖分捌釐叁絲肆忽肆微
肆纖陸沙柒塵捌渺壹漠柒埃肆巡內



舊額河工銀伍百玖拾捌兩伍錢玖分伍釐肆毫
肆絲叁忽貳微柒纖伍沙伍渺叁漠貳埃壹逡玖
巡　改派抵補河工輕賫中盤銀伍千捌百肆拾
貳兩壹錢叁分陸釐伍毫貳絲玖忽叁微伍纖肆
沙捌塵陸渺柒漠伍埃捌逡肆巡　裏河水剩銀
肆百捌拾伍兩陸錢伍分貳釐壹毫伍絲叁忽
椿草磚灰淺夫工食銀伍千壹百伍拾陸兩貳錢
陸分壹釐陸毫陸絲柒忽壹微貳纖壹沙貳漠肆
埃捌逡　瓜州閘閘夫工食銀壹千壹百伍拾貳
兩　儀真縣清江閘閘夫丁食并椿草壹千貳百
叁拾捌兩肆錢　寶應縣堤夫銀叁百肆拾肆兩
肆錢　協濟夏鎮分司椿草銀陸拾柒兩貳錢
協濟南河工部徐州溜夫椿草銀壹百捌拾玖兩
陸錢　停役壩夫銀壹百捌拾柒兩貳錢　議裁
儀真縣閘夫工食銀叁百叁拾捌[illegible]裁
儀真縣壩夫銀壹百兩捌錢[illegible]分
司淺老工食銀肆拾伍兩柒錢伍分貳[illegible]貳毫肆
絲壹忽陸微玖纖伍沙捌塵伍渺捌漠肆埃貳逡

壹逖

折色米麥項下

各倉米麥折并廩工口糧銀共壹萬陸千叄百陸拾陸兩貳錢伍分貳釐叄毫壹絲玖忽捌微壹纖叄沙叄塵玖渺玖漠伍埃伍逡壹逖內

鳳陽倉米折銀柒千陸百陸拾伍兩伍分捌釐貳毫　亳州倉小麥折色銀壹百貳拾叄兩陸錢淮安常盈倉麥一半折色銀壹千玖百捌拾柒兩陸錢伍分柒釐柒毫陸絲柒忽壹纖肆塵柒渺貳漠叄埃肆逡陸逖　帶徵淸河縣麥折銀玖拾伍兩　本府軍儲倉并州縣改解府倉麥米折色銀肆千陸百壹拾肆兩肆錢壹分伍釐伍毫伍絲貳忽捌微叄沙貳渺柒漠貳埃伍逖　改解折色廩工銀壹百伍拾捌兩肆錢　故操備侯把門軍舍并土兵口糧銀壹千柒百貳拾貳兩壹錢貳分柒毫玖絲玖忽玖微玖纖玖沙玖塵

驛站項下

各驛館支水夫傘轎站馬僱夫修船等銀共壹萬陸千壹百玖拾兩玖錢柒分貳釐肆毫伍絲壹忽捌微貳纖捌沙伍塵陸渺柒漠貳埃伍逡玖逖內

廣陵驛館支并水夫傘轎銀共貳千捌百壹拾貳兩肆錢捌釐貳毫玖絲伍忽捌纖壹沙叄渺叄漠叄埃捌逡　邵伯驛館支并水夫傘轎銀共壹千捌百捌拾陸兩陸錢捌分陸釐叄毫伍絲壹忽捌纖伍沙肆塵玖渺伍埃肆逡玖逖　儀真驛館支并傘轎水夫馬料工食銀共貳千肆百玖拾捌兩壹錢壹分叄釐叄絲　扣解儀真水驛館支銀柒拾貳兩陸錢玖分壹釐　孟城驛館支并水夫傘轎銀共貳千壹百陸兩柒錢壹分肆釐叄絲伍忽陸微　界首驛館支并水夫傘轎銀共壹千捌百



陸拾捌兩伍錢貳分捌釐伍毫　安平驛派[illegible]水夫傘轎銀共貳千柒拾肆兩玖錢玖分伍絲[illegible]毫　江淮驛站馬銀捌百陸拾玖兩　江浦驛僱夫銀肆百伍拾玖兩陸錢柒分　東葛驛馬價傘轎銀壹百陸拾兩　棠邑驛馬季頭工食銀貳百捌拾陸兩　大柳驛站馬銀捌拾伍兩貳錢陸分壹釐壹毫　民站改協寶應縣僱夫銀貳百陸拾肆兩貳分肆釐肆毫伍絲壹忽柒微壹纖壹沙江寧驛傳道座船水手工食銀陸拾柒兩又修船銀肆拾兩　各驛修船銀陸百叄拾玖兩捌錢捌分壹毫捌絲捌忽叄微伍纖壹沙陸渺叄漠叄埃叄逡

經費項下

總漕部院鹽院鈔關南河海防道各工食俸心及修理煽炭等銀共壹千叄兩貳錢貳分肆釐叄毫伍絲肆忽伍微捌沙貳塵柒漠肆埃肆逡內

總漕部院項下皂隸工食銀玖拾玖兩捌錢壹分捌釐柒絲柒忽陸微壹纖柒沙壹塵叄渺柒漠鹽院項下門子工食銀貳拾叄兩伍錢陸分叄釐叄毫捌絲陸忽貳微捌纖壹沙壹塵貳渺捌漠捌埃　轎夫工食銀伍拾陸兩伍錢伍分貳釐壹毫貳絲柒忽柒纖肆沙柒塵玖漠壹埃貳逡揚州鈔關項下案衣家伙修理公署銀壹拾玖兩陸錢叄分陸釐伍毫伍絲伍忽貳微叄纖肆沙貳塵柒渺肆漠　蔬菜燭炭銀肆拾柒兩壹錢貳分陸釐柒毫柒絲貳忽伍微陸纖貳沙貳塵伍渺柒漠陸埃　心紅紙張銀伍拾捌兩玖錢捌釐肆毫陸絲伍忽柒微貳沙捌塵貳渺貳漠　傘轎夫工食銀貳拾壹兩貳錢貳釐肆絲柒忽陸微伍纖叄沙壹渺伍漠玖埃貳逡南河工部項下蔬菜燭炭銀肆拾捌兩　案衣家伙修理公署銀貳拾兩　心紅紙張銀陸拾兩門子工食銀壹拾肆兩肆錢　皂隸工食銀伍拾柒兩陸錢　快手工食銀肆拾叄兩貳錢　[illegible]夫工食銀壹拾貳兩　鋪兵工食銀壹拾[illegible][illegible]官廩給銀貳拾肆兩　傘扇轎夫工食銀[illegible]

兩肆錢　座船水手工
食銀伍拾柒兩陸錢
海防道項下俸銀壹百伍兩　心紅紙張銀伍拾
兩　門子工食銀貳拾肆兩　快手工食銀柒拾
貳兩　皂隸工食銀柒拾貳兩　轎傘扇夫
工食銀肆拾貳兩　鋪兵工食銀壹拾貳兩

本府廳首領雜職各員下俸心并各役工食銀共
貳千肆百貳兩肆分貳釐肆毫捌絲肆忽捌微柒
纖叁沙柒塵肆渺捌漠叁逡陸巡內

本府　知府員下俸銀壹百伍兩　心紅紙張銀伍
拾兩　門子工食銀壹拾貳兩　馬快工食并草
料銀壹百陸拾捌兩　步快工食銀玖拾陸兩
皂隸工食銀玖拾陸兩　燈夫工食銀貳拾肆兩
轎傘扇夫工食銀肆拾貳兩　禁卒工食銀柒
拾貳兩　庫子工食銀貳拾肆兩　斗級工食銀
叁拾陸兩　修倉備
辦刑具銀貳拾兩



清軍同知員下俸銀捌拾兩　心紅紙張銀貳拾
兩　門子工食銀壹拾貳兩　步快工食銀肆拾
捌兩　皂隸工食銀柒拾貳兩　燈夫工食
銀壹拾貳兩　轎傘扇夫工食銀肆拾貳兩
江防同知員下俸銀捌拾兩　心紅紙張銀貳拾
兩　門子工食銀壹拾貳兩　步快工食銀肆拾
捌兩　皂隸工食銀柒拾貳兩　燈夫工食
銀壹拾貳兩　轎傘扇大工食銀肆拾貳兩
管河通判員下俸銀伍拾捌兩玖錢捌釐肆毫陸
絲伍忽柒微貳沙捌塵貳渺貳漠　心紅紙張銀
壹拾玖兩陸錢叁分陸釐壹毫伍絲伍忽貳微叁
纖肆沙貳塵柒渺肆漠　門子工食銀壹拾壹兩
柒錢捌分壹釐陸毫玖絲叁忽壹微肆纖伍塵陸
渺肆漠肆埃　步快工食銀肆拾柒兩壹錢貳分
陸釐柒毫柒絲貳忽伍微陸纖貳沙貳塵伍渺柒
漠陸埃　皂隸工食銀柒拾兩陸錢玖分壹毫伍
絲捌忽捌微肆纖叁沙叁塵捌渺陸漠叁埃　燈
大工食銀壹拾壹兩柒錢捌分壹釐陸毫玖絲叁
忽壹微肆纖伍塵陸渺肆漠肆埃　轎傘扇夫工
食銀肆拾壹兩貳錢叁分伍釐玖毫貳絲伍忽玖

微玖纖壹沙玖塵
柒渺伍漠肆埃
管糧通判員下俸銀陸拾兩　心紅紙張銀貳拾
兩　門子工食銀壹拾貳兩　步快工食銀肆拾
捌兩　皂隸工食銀柒拾貳兩　燈夫工食
銀壹拾貳兩　轎傘扇夫工食銀肆拾貳兩
經歷員下俸銀肆拾兩　門子工食銀陸兩
皂隸工食銀貳拾肆兩　馬夫工食銀陸兩
照磨員下俸銀叁拾壹兩伍錢貳分　門子工食
銀陸兩　皂隸工食銀貳拾肆兩　馬夫工食銀
陸
兩
大積庫大使員下俸銀叁拾壹兩伍
錢貳分　皂隸工食銀壹拾貳兩
府學教授員下俸銀叁拾兩玖錢肆分陸釐伍毫
捌絲陸微肆纖玖沙貳塵壹渺伍漠捌埃貳逡肆
巡　齋夫工食銀貳拾叁兩伍錢陸分叁釐叁毫
捌絲陸忽貳微捌纖壹沙壹塵貳渺捌漠捌埃
門子工食銀貳拾壹兩貳錢柒釐肆絲柒忽陸微
伍纖叁沙壹渺伍漠玖埃貳逡　買馬草料銀壹



拾壹兩柒錢捌分壹釐陸毫玖絲叁忽壹微肆纖
伍塵陸渺肆漠肆埃　膳夫銀貳拾陸兩壹錢捌
分壹釐伍毫肆絲叁忽伍微捌纖
伍沙伍渺柒漠捌埃柒逡貳巡
司獄司司獄員下俸銀叁拾壹兩伍
錢貳分　皂隸工食銀壹拾貳兩
廣陵驛驛丞員下俸銀叁拾兩玖錢肆分陸釐伍
毫捌絲陸微肆纖玖沙貳塵壹渺伍漠捌埃貳逡
肆巡　皂隸工食銀壹拾壹兩柒錢捌分壹釐
陸毫玖絲叁忽壹微肆纖伍塵陸渺肆漠肆埃
單儲倉大使員下俸銀叁拾兩玖錢肆分陸釐伍
毫捌絲陸微肆纖玖沙貳塵壹渺伍漠捌埃貳逡
肆巡　皂隸工食銀壹拾壹兩柒錢捌分壹釐
陸毫玖絲叁忽壹微肆纖伍塵陸渺肆漠肆埃
揚州稅司大使員下俸銀叁拾兩玖錢肆分陸釐
伍毫捌絲陸微肆纖玖沙貳塵壹渺伍漠捌埃貳
逡肆巡　皂隸工食銀壹拾壹兩柒錢捌分壹釐
陸毫玖絲叁忽壹微肆纖伍塵陸渺肆漠肆埃
爪洲稅司大使員下俸銀叁拾兩玖錢肆分陸釐
伍毫捌絲陸微肆纖玖沙貳塵壹渺伍漠捌埃貳

逡肆巡 皂隸工食銀壹拾壹兩柒錢捌分壹釐
陸毫玖絲叁忽壹微肆纖伍塵陸渺肆漠肆埃
瓜洲閘閘官員下俸銀叁拾兩玖錢肆分叁釐伍
毫捌絲陸微肆纖玖沙貳塵壹渺伍漠捌埃貳逡
肆巡 皂隸工食銀壹拾壹兩柒錢捌分壹釐
陸毫玖絲叁忽壹微肆纖伍塵陸渺肆漠肆埃

叁州陸縣佐貳雜職各員下俸心并各役工食銀
共壹萬壹千肆百叁拾貳兩玖錢玖分陸釐陸毫
貳絲壹忽叁微玖纖柒沙捌塵貳漠叁埃柒逡捌
巡內

知州叁員知縣陸員共俸銀伍百玖兩壹錢捌分
壹釐叁毫肆絲玖忽貳微柒纖柒沙壹塵壹渺陸
漠伍埃 心紅紙張銀壹百柒拾玖兩陸錢叁分
陸釐壹毫伍絲伍忽貳微叁纖肆沙貳塵柒渺肆
漠 門子工食銀壹百柒兩柒錢捌分壹釐陸毫
玖絲叁忽壹微肆纖伍塵陸渺肆漠肆埃 皂隸
工食銀捌百陸拾貳兩貳錢伍分叁釐伍毫肆絲
伍忽壹微貳纖貳沙伍塵壹渺伍漠貳埃 馬快
工食并草料銀壹千貳百柒兩壹錢伍分肆釐玖
毫陸絲叁忽壹微柒纖肆沙叁塵貳渺壹漠貳埃
捌逡 民壯工食銀貳千陸百玖拾肆兩伍錢肆
分貳釐叁毫貳絲捌忽伍微壹纖肆沙壹塵伍渺
燈夫工食銀貳百壹拾伍兩伍錢陸分叁釐叁
毫捌絲陸忽貳微捌纖壹沙壹塵貳渺捌漠捌埃
看監禁卒工食銀肆百叁拾壹兩壹錢貳分陸
釐叁毫柒絲貳忽伍微陸纖貳沙貳塵伍渺柒漠
柒埃 修理監倉銀壹百柒拾玖兩陸錢叁分陸
釐壹毫伍絲伍忽貳微叁纖肆沙貳塵柒渺肆漠
轎傘扇夫工食銀叁百叁拾伍兩貳錢叁分伍
釐玖毫貳絲伍忽玖微玖纖壹沙玖塵柒渺伍漠
肆埃 庫子工食銀貳百壹拾伍兩伍錢陸分叁
釐叁毫捌絲陸忽貳微捌纖壹沙壹塵貳渺捌漠
捌埃 斗級工食銀貳百壹拾伍兩伍錢陸分叁
釐叁毫捌絲陸忽貳微捌纖壹沙壹塵貳渺捌漠
捌埃



州同貳員共俸銀壹百貳拾兩 門子工食銀
拾貳兩 皂隸工食銀柒拾貳兩 龍馬傘夫工
食銀貳
拾肆兩
州判叁員共俸銀壹百叁拾伍兩 門子工食銀
壹拾捌兩 皂隸工食銀壹百捌兩 龍馬傘夫
工食銀叁
拾陸兩
吏目叁員共俸銀玖拾肆兩伍錢陸分 門子工
食銀壹拾捌兩 皂隸工食銀柒拾貳兩 馬夫
工食銀壹
拾捌兩
縣丞伍員共俸銀壹百玖拾玖兩貳錢柒分貳釐
叁毫壹絲肆微陸纖捌沙伍塵肆渺捌漠 門子
工食銀貳拾陸兩捌錢玖分捌毫肆絲陸忽伍微
柒纖貳塵捌渺貳漠貳埃 皂隸工食銀壹百壹
拾玖兩伍錢陸分叁釐叁毫捌絲陸忽貳微捌纖
壹沙壹塵貳渺捌漠捌埃 馬夫工食銀貳拾玖
兩捌錢玖分捌毫肆絲陸忽伍
微柒纖貳塵捌渺貳漠貳埃

管河主簿貳員共俸銀陸拾伍兩陸錢貳分伍釐
伍毫捌絲貳忽貳微貳纖壹沙叁塵捌渺柒漠肆
埃陸逡貳巡 門子工食銀壹拾壹兩捌錢玖分
捌毫肆絲陸忽伍微柒纖貳塵捌渺貳漠貳埃
皂隸工食銀肆拾柒兩伍錢陸分叁釐叁毫捌絲
陸忽貳微捌纖壹沙壹塵貳渺捌漠捌埃 馬夫
工食銀壹拾壹兩捌錢玖分捌毫肆絲
陸忽伍微柒纖貳塵捌渺貳漠貳埃
典史陸員共俸銀壹百捌拾捌兩伍錢肆分陸釐
伍毫捌絲陸微肆纖玖沙貳塵壹渺伍漠捌埃貳
逡肆巡 門子工食銀叁拾貳兩捌錢玖分捌毫
肆絲陸忽伍微柒纖貳塵捌渺貳漠貳埃 皂隸
工食銀壹百肆拾叁兩伍錢陸分叁釐叁毫捌絲
陸忽貳微捌纖壹沙壹塵貳渺捌漠捌埃 馬夫
工食銀叁拾伍兩捌錢玖分捌毫肆絲
陸忽伍微柒纖貳塵捌渺貳漠貳埃
學正叁員教諭肆員訓導貳員共俸銀貳百陸拾
叁兩伍錢捌分陸釐伍毫捌絲陸微肆纖玖沙貳
塵壹渺伍漠捌埃貳逡肆巡 齋夫工食銀叁拾
貳拾叁兩叁錢肆分伍釐柒絲玖忽肆微貳纖

工部都水司折色黃蔴過閏加銀柒拾玖兩柒錢
叁釐陸毫陸絲伍忽玖微伍纖叁沙捌塵柒渺伍
漠　折色翎毛過閏加銀肆兩玖錢捌分叁釐叁
毫玖絲叁忽陸微　本色白蔴過閏加蔴叁百貳
拾貳觔壹拾兩壹錢壹分肆釐玖毫共銀玖兩捌
錢柒分貳釐伍毫肆絲肆忽柒微肆纖陸沙貳塵
伍渺　折色白蔴過閏加銀貳拾伍兩肆錢捌分
柒釐壹毫捌絲柒忽叁微叁纖叁沙柒塵伍渺
本色魚線膠過閏加膠壹拾壹觔壹拾伍兩柒錢
捌釐陸毫共銀玖錢柒分柒釐柒毫壹絲叁忽捌
微陸纖　折色魚線膠過閏加銀貳兩貳錢捌分
玖毫陸絲壹忽柒微肆纖　匠役衣裝過閏加銀
貳拾叁兩貳錢壹分柒釐叁毫柒絲伍忽伍微肆
纖壹沙叁塵壹渺伍漠捌埃肆逡玖逡　歲造緞
匹過閏加緞壹疋該銀叁兩玖錢捌分伍釐叁毫
捌絲肆忽貳微柒纖陸沙伍塵柒渺叁漠柒逡玖
逡　南兵部柴直過閏加銀貳拾玖兩柒錢陸分
伍釐捌毫肆絲陸忽伍微柒纖貳塵捌渺貳漠貳
埃　南太僕寺柴直過閏加銀伍兩　南刑部衣
監皂隸禁子過閏加銀陸錢　府學廩生廩糧過
閏加銀叁拾玖兩貳錢柒分貳釐叁毫壹絲肆微
陸纖捌沙伍塵肆渺捌漠　府學廩生膳夫過閏
加銀陸兩伍錢肆分伍釐叁毫壹絲玖忽肆微柒
纖玖沙陸塵陸渺叁漠捌埃伍逡壹逡　孤貧戶
糧過閏加銀壹百伍拾叁兩柒錢陸分壹釐壹毫
伍纖叁沙伍塵柒逡肆巡　州縣學廩生廩糧過
閏加銀貳百玖兩陸錢叁分陸釐壹毫伍絲伍忽
貳微叁纖肆沙貳塵柒渺肆漠　縣學膳夫過閏
加銀叁兩貳錢柒分貳釐陸毫伍絲玖忽捌微壹
纖貳沙壹塵貳渺貳埃柒逡陸逡　孤貧花布柴
芽過閏加銀壹拾柒兩柒錢壹分貳釐貳毫玖絲
肆忽　文廟行香紙燭過閏加銀壹兩柒錢玖釐
肆絲捌忽伍微捌纖捌塵伍渺柒漠伍逡伍逡
學道供應價各役傘轎過閏加銀叁兩貳分柒釐
肆毫捌絲柒忽肆微　城操備倭把門車合價上
兵口糧過閏加銀壹百肆拾貳兩捌錢陸分叁釐
叁毫　廣陵驛館支過閏加銀壹百陸拾叁兩壹
錢陸釐陸毫柒絲柒忽玖微柒纖伍沙玖塵貳渺
陸漠貳埃　郵伯驛館支過閏加銀壹百壹拾兩
伍錢伍分捌釐肆毫柒絲捌忽柒微陸纖捌沙玖



塵壹渺柒漠捌埃伍逡貳逡　儀真驛館支[illegible]
馬草料轎夫等項過閏加銀壹百柒拾伍兩貳錢
叁分玖釐捌毫柒絲　孟城驛館支過閏加銀壹
百壹拾肆兩柒錢陸毫玖絲　界首驛館支過閏
加銀玖拾陸兩柒錢貳分玖毫捌絲叁忽　安平
驛館支過閏加銀壹百壹拾兩柒錢肆分玖釐陸
毫　江淮驛站馬過閏加銀壹拾伍兩　儀真三
江貳營草觔過閏加銀壹百肆兩肆錢貳分柒釐
玖毫柒絲　操江軍備過閏加銀伍拾壹兩捌錢
貳分貳釐貳毫　操江民壯軍餉過閏加銀肆拾
兩肆錢玖釐肆絲柒忽肆微玖纖伍沙陸渺壹埃
貳逡貳逡　操江水手過閏加銀叁兩陸錢　協
濟徐州溜夫椿草過閏加銀壹拾叁兩壹錢　協
濟夏鎮分司椿草過閏加銀陸兩伍錢陸分　走
遞差馬草料工食過閏加銀壹千玖百柒拾叁兩
貳錢陸分伍釐壹毫柒絲陸忽柒纖陸沙叁塵陸
渺柒漠陸埃　接遞夫廩月夫工食過閏加銀貳
百壹拾貳兩壹錢肆分貳釐貳毫玖絲伍忽柒微
叁纖玖沙壹塵叁渺叁漠捌埃陸逡叁巡　寶應
縣驛編夫廩應付閏月銀米拾貳兩　本府備辦
上司供應過閏加銀壹
拾貳兩肆錢陸分陸釐

另編雜辦項下

不在丁田之內另派微雜辦銀伍萬伍百叁拾玖
兩壹分貳釐壹毫捌絲叁忽玖微壹纖貳沙水腳
銀陸拾玖兩柒錢陸分陸釐伍毫伍絲陸忽捌微
壹沙過閏加銀玖拾玖兩玖錢捌分伍絲肆忽伍
微捌纖水腳銀陸錢伍分捌釐肆毫捌絲壹忽肆
微貳纖伍沙又復微匠班銀壹千捌拾玖兩又本
色鈔玖千玖百玖拾柒貫肆百柒拾文又本折均
平一斗本色麥伍拾石內

高郵州共銀叁千貳百玖兩叁錢肆分伍釐陸[illegible]
叁忽陸微肆纖陸沙遇閏加銀貳兩肆錢玖分陸
釐肆毫貳絲玖忽陸
微又匠班銀陸拾兩
泰州共銀貳千肆百伍兩陸錢玖分捌釐叁絲玖
忽貳微肆纖柒沙遇閏加銀叁兩陸錢捌釐叁絲
柒微又匠班銀叁百叁
拾玖兩玖錢陸分叁釐
通州共銀叁千叁百肆拾叁兩貳分捌釐柒毫伍
絲壹忽肆微遇閏加銀壹拾兩捌分肆毫肆絲伍
忽肆微貳纖伍沙又匠班銀貳百捌兩貳錢陸分
又新併海門鄉銀肆百伍拾肆兩伍錢陸分叁釐
匠班銀伍拾
兩捌錢伍分
江都縣共銀壹萬柒千柒百貳兩壹錢壹分柒釐
伍毫貳絲壹忽肆微柒纖伍沙又民壯軍餉銀肆
百肆拾玖兩肆錢遇閏加銀肆拾肆兩伍錢肆分
叁釐捌毫貳微又匠班銀壹百柒兩叁錢伍分捌
釐



儀真縣共銀玖千伍拾伍兩貳錢貳分陸釐柒毫
玖絲叁忽柒微柒纖叁沙遇閏加銀貳拾兩又代
解淮安府清河縣運平月糧一半本
色叁伍拾石又匠班銀柒兩貳錢
泰興縣共銀玖千貳百玖拾叁兩壹錢玖分柒釐
陸毫捌絲肆微陸纖又匠班銀玖拾捌兩叁錢捌
釐
寶應縣共銀壹千叁百伍拾兩叁錢肆分肆釐肆
毫柒絲伍忽伍微壹纖貳沙遇閏加銀壹拾貳兩
陸錢叁分陸釐捌毫伍絲叁忽玖微伍纖伍沙又
匠班銀壹拾陸兩陸錢伍分又本色鈔玖千玖百
玖拾柒貫肆
百柒拾文
興化縣共銀柒百肆拾叁兩柒錢叁分陸釐柒毫
貳忽叁微又匠班銀壹百叁拾兩貳錢叁分貳釐
如皋縣共銀貳千陸百伍拾壹兩壹錢貳分叁釐
柒毫壹絲貳忽玖微遇閏加銀柒兩貳錢柒分柒
釐玖毫柒絲陸忽壹微貳纖伍沙
又匠班銀柒拾兩壹錢柒分玖釐

起運各項共銀肆萬肆千叁百玖拾叁兩貳錢伍
分捌釐捌毫捌絲柒忽肆微壹纖捌沙內
蘆岸課粒銀壹萬捌千叁百伍拾壹兩貳
錢壹分伍釐柒毫壹絲捌忽陸微陸纖
兵部牧馬草場租銀叁千叁百壹拾伍兩叁錢柒
分柒釐壹毫玖絲水脚銀肆拾貳兩玖錢捌分肆
釐陸毫捌絲
陸忽伍微
戶部供用庫折色黃蠟銀肆兩陸錢水脚銀玖分
貳釐　本色黃蠟壹拾柒觔壹拾伍兩伍錢貳分
貳釐芽茶玖觔壹拾叁兩肆錢貳分柒釐肆毫共
存原編銀叁兩捌錢柒分肆絲捌忽壹微捌沙柒
釐伍沙　折收折黃蠟叁觔叁兩捌錢壹分釐
玖毫共折銀壹兩貳錢玖分伍釐貳毫玖絲柒忽
伍微水脚銀貳分伍釐玖毫伍忽玖微伍纖芽茶
玖觔柒兩叁錢肆分玖毫共折銀貳兩伍錢伍分
叁釐玖毫壹絲壹忽肆微叁纖柒沙伍塵水脚銀
伍分壹釐柒絲捌忽貳微貳纖捌沙柒塵伍渺漠



茶捌觔捌兩伍錢捌分肆釐共折銀捌錢伍分叁
釐陸毫伍絲水脚銀壹分柒釐柒絲叁忽　舊攺
折黃蠟貳拾捌觔壹拾貳兩陸錢陸分陸釐壹毫
共折銀壹拾壹兩伍錢壹分陸釐陸毫伍絲貳忽
伍微水脚銀貳錢叁分叁毫叁絲叁忽伍纖芽茶
壹拾壹兩貳錢貳分玖釐柒毫共折銀壹錢壹分
貳釐貳毫玖絲柒忽水脚銀貳釐貳毫肆絲伍忽
玖微肆纖柒茶陸觔柒兩肆錢壹分陸釐共折銀
貳錢伍分捌釐伍毫肆絲水脚銀伍釐壹毫柒絲
捌微　牙餉銀柒百兩水脚銀柒兩　吏農坑銀
壹百肆拾玖兩水脚銀壹兩肆錢玖分　魚課鈔
銀壹百肆拾伍兩柒錢陸分壹釐叁毫貳絲壹忽
遇閏加銀陸兩伍錢伍分伍釐玖毫捌絲叁忽叁
微叁纖　協濟昌平州銀柒兩柒分　稅契[illegible][illegible]
鐵伍千貳百貳兩陸錢　稅契[illegible]收撫餉與[illegible]千
壹拾玖兩伍錢　稅契部餉銀伍千兩　民壯車
餉銀捌百叁拾叁兩肆錢　商稅軍餉銀叁百[illegible]
拾玖兩肆錢捌分　帶興化縣解課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兩肆錢貳分貳釐　碳餉銀貳千壹百捌拾叁[illegible]
包素餉銀陸拾兩　餘米軍餉銀貳百貳[illegible][illegible]

塘田租銀伍拾壹兩叁錢捌分玖釐捌毫陸絲
解南充餉銀玖拾叁兩肆錢柒分玖釐玖絲　新
舊裁扣裁剩充餉共銀叁千柒百捌拾肆兩伍錢
伍分柒釐陸毫肆絲肆忽捌微玖纖貳沙遇閏加
銀貳
拾兩
禮部牲口銀叁拾叁兩貳錢貳分水腳銀陸錢陸
分肆釐肆毫　筋皮銀壹兩捌錢水腳銀叁分陸
釐　藥味銀壹兩肆錢玖釐
水腳銀貳分捌釐壹毫捌絲
兵部備用馬價銀叁拾肆兩捌錢柒分陸釐貳毫
肆忽柒微水腳銀叁錢肆分捌釐柒毫陸絲貳忽
肆纖柒沙　草料銀
陸兩水腳銀陸分
工部四司料價銀壹百捌拾壹兩柒錢肆分壹釐
玖毫叁絲叁忽捌微水腳銀壹兩捌錢壹分柒釐
肆毫壹絲玖忽叁微叁纖捌沙　營繕司磚料銀
貳拾陸兩玖錢捌分捌釐水腳銀貳錢陸分玖釐
捌毫捌絲　折色錄藤銀叁拾柒兩貳錢陸分水
腳銀肆錢肆分捌釐貳毫　虞衡司盔甲廠刀銀



壹百陸拾兩柒錢伍分貳釐捌毫水腳銀壹兩陸
錢柒釐伍毫貳絲捌忽　民箭銀捌拾柒兩貳錢
柒分陸釐伍毫叁絲陸忽水腳銀捌錢柒分貳釐
柒毫陸絲伍忽叁微陸纖　胖襖褲鞋銀壹百兩
壹錢壹分伍毫水腳銀壹錢叁分伍釐　改折鹿
皮銀壹拾捌兩水腳銀壹錢捌分、都水司毀折
銀壹拾捌兩壹分　折色黃蠟銀壹百玖拾貳兩
柒錢伍分捌釐肆毫伍絲叁忽玖微貳纖伍沙水
腳銀叁兩捌錢伍分伍釐壹毫陸絲玖忽柒纖捌
沙伍塵遇閏加銀壹拾肆兩玖錢肆分叁毫陸絲
捌忽柒微伍纖水腳銀貳錢玖分捌釐捌毫柒忽
叁微柒纖伍沙　折色白蠟銀壹百肆拾陸兩陸
錢肆分捌毫捌絲肆忽壹微伍纖陸沙貳塵伍渺
水腳銀貳兩玖錢柒釐玖毫陸絲貳忽捌纖叁沙
壹塵貳沙伍塵遇閏加銀壹拾壹兩陸錢壹分陸
毫貳絲捌忽壹微貳纖伍沙水腳銀貳錢叁分貳
釐貳毫壹絲貳忽伍微陸纖貳沙伍塵　折色魚
線膠銀壹拾伍兩肆錢壹分陸釐柒毫壹絲柒
貳微伍纖水腳銀叁錢肆釐柒毫玖絲伍忽柒
肆纖伍沙遇閏加銀壹兩陸分柒釐捌毫伍[illegible]水



腳銀貳分壹釐叁毫伍絲柒忽　折色桐油
兩柒錢陸分伍釐水腳銀叁分伍釐叁毫　折
翎毛銀肆拾肆兩捌錢壹分柒釐陸毫水腳銀
錢玖分陸釐叁毫伍絲貳忽遇閏加銀貳兩柒錢
玖分捌釐陸毫肆絲水腳銀伍分伍釐玖毫柒絲
貳忽捌微　折色藍靛銀柒兩伍錢水腳銀柒分
伍釐　本色生銷壹拾柒疋此絲壹拾柒兩共工
價銷墊銀貳拾柒兩伍錢肆分　本色白蘇捌百
伍拾伍筋肆兩伍錢貳分柒釐肆毫伍絲共該價
銀貳拾伍兩陸錢伍分捌釐肆毫捌絲捌忽玖微
陸纖捌沙柒塵伍沙水腳銀伍錢壹分叁釐壹毫
陸絲玖忽柒微柒纖玖沙叁塵柒渺伍漠遇閏加
蘇陸拾捌筋肆兩柒錢陸分伍釐共該價銀貳兩
肆分捌釐玖毫叁絲肆忽叁微柒纖伍沙水腳銀
肆分玖毫柒絲捌忽陸微捌纖柒沙伍塵・本色
魚線膠捌拾壹筋壹拾兩貳錢陸分柒釐伍絲共
該價銀陸兩伍錢叁分壹釐叁毫叁絲伍忽貳微
伍纖水腳銀壹錢叁分陸毫貳絲陸忽柒微伍沙
遇閏加膠伍筋壹拾壹兩伍錢叁分共該價銀肆
錢伍分柒釐陸毫伍絲水腳銀玖釐壹毫伍絲叁



忽　本色桐油肆拾肆筋貳兩共該價銀壹兩柒
錢陸分伍釐水腳銀叁分伍釐叁毫　句城塘租
銀貳百伍拾柒兩叁分柒釐水
腳銀貳兩伍錢柒分叁毫柒絲
河道項下陳公塘租銀叁百貳兩肆分肆釐叁毫
捌忽壹微壹纖　湖蕩地租銀捌百玖拾伍兩叁
分陸釐柒毫　各廠外灘地居民蓋房歷租銀
陸拾伍兩捌錢肆分玖忽陸微伍纖　裝實伏秋
[illegible]解淺官改夫工食銀叁拾肆兩壹錢
貳分　河工養官工食銀陸兩肆錢
存留支解各項共銀柒千肆百肆兩玖錢伍分捌
釐叁毫柒絲玖忽叁微麥伍拾石鈔玖千玖百玖
拾柒貫肆百柒拾文
淮安府清河縣本折均平運糧一半客折銀貳拾
兩　協濟江寧升揚銀伍兩陸錢陸分伍釐陸毫
柒絲陸忽叁微　協濟武揚供應銀玖兩壹錢貳
分叁釐叁毫叁忽　學道供應銀捌拾伍兩柒錢

民糧壹拾項伍拾陸畝捌分伍釐該租銀玖拾肆兩壹錢壹分貳釐伍毫
江都縣草蕩柒拾處原額地肆百叁拾捌頃貳拾肆畝貳分捌釐捌毫壹絲貳忽伍微成熟田地叁百伍拾柒項玖拾貳畝陸分肆釐捌毫壹絲貳忽伍微該租銀壹千壹拾陸兩玖錢伍分壹釐伍毫玖絲叁忽伍微
儀真縣草蕩貳拾柒處原額地肆拾陸項柒拾壹畝捌分玖釐肆毫貳絲壹忽伍微成熟地叁拾肆項玖拾伍畝叁分貳釐捌毫陸絲壹忽伍微該租銀壹百貳兩肆錢貳分捌釐陸毫伍絲捌忽肆微
如皋縣草蕩叁拾壹處原額地壹百柒拾貳項捌拾柒畝柒分陸釐肆毫成熟地壹百壹拾陸項壹拾捌畝肆分陸釐該租銀壹百貳拾肆兩陸錢叁分捌釐肆毫伍絲
寶應縣草蕩壹拾壹處原額地伍拾伍項陸拾玖畝陸分肆釐成熟地伍項壹拾陸畝柒分該租銀壹拾貳兩玖錢壹分柒釐伍毫
泰興縣草蕩捌拾貳處原額地肆百伍拾玖項玖拾柒畝貳釐柒毫成熟地肆百叁拾貳項貳拾壹畝該租銀壹千壹百貳拾壹兩陸錢陸分捌釐伍毫
興化縣草蕩玖處原額地壹拾壹項玖拾陸畝貳分成熟地伍項叁拾陸畝貳分該租銀壹拾伍兩捌錢柒分叁釐伍毫
揚州衛草蕩陸拾分生蒸清單營原額成熟地肆拾貳項壹畝玖分捌釐貳毫該租銀壹百柒兩伍錢肆分玖釐伍毫伍絲



蘆課附

洲田者沙土委積日久漲江中爲沙洲江儀泰興去沙遠洲長茭蘆高阜可田在通州海防如皋近海水鹹鹵多積沙故自如皋以下以沙名自泰興以上以洲名前志所載者惟照賦役全書原額總數開註也此項畝數課銀江心浮土坍長不一故五年一丈坍者減而長者增此定例也今照歷年丈過實在洲數逐一續纂於後

復沙蘆課籽粒二項各洲曾於順治十八年奉
旨圈撥於康熙九年復還民業蒙
皇恩浩蕩着將圈過田地於十五年起徵歸併未圈老坍田地刊入由單彙徵但查蘆課沙洲淤殺不一坍漲靡常奉
旨五年一丈逢漲則陞遇坍則除每年刊刻由單報
部徵課

江都縣

老坍復沙蘆課籽粒各洲實在上中下田划蘆草泥水灘叁拾壹萬陸千肆拾捌畝柒分伍釐陸毫叁忽貳微捌纖陸沙肆塵貳渺肆漠捌埃每畝各科則不等通共額編正課銀壹萬壹千伍百玖拾伍兩貳錢伍分肆釐柒毫捌絲柒忽捌微柒纖肆沙壹塵伍渺叁漠貳埃肆

逡捌廵内老坎蘆課項下實在上中下田划蘆草泥水
各則灘拾壹萬肆千捌百捌拾肆畝貳分肆釐叁毫肆
忽捌微貳纖肆沙貳塵貳渺肆漠捌埃每畝各科則不
等歲輸正課銀叁千伍百柒拾陸兩肆錢貳分肆釐伍
絲貳忽柒微捌纖壹沙陸塵肆渺伍漠伍埃陸逡捌廵
復沙蘆課項下實在中田划埂蘆草泥水各則灘拾貳
萬捌千叁百拾壹畝壹分陸釐捌毫貳絲捌忽肆微叁
纖壹沙貳塵每畝各科則不等歲輸正課銀伍千壹百
陸拾陸兩叁錢柒分壹釐壹毫柒絲玖忽捌微捌纖貳
沙壹塵伍渺陸漠捌埃捌逡復沙籽粒項下實在籽粒



田划蘆草泥水各則灘柒萬貳千捌百伍拾叁畝叁分
肆釐肆毫柒絲叁纖壹沙每畝各科則不等歲輸正課
銀貳千捌百伍拾貳兩肆錢伍分玖釐伍毫伍絲伍忽
貳微壹纖叁塵伍渺捌埃
共蘆課額徵錢糧歷來出縣徵解并未處所歸併

儀眞縣

原額蘆課壹千捌百貳拾兩玖錢貳分肆釐於康熙元
年內奉行丈量增課銀壹百叁拾陸兩壹錢玖分叁釐
肆毫貳絲叁忽柒微自康熙元年起至康熙十四年止
每年額徵課銀壹千玖百伍拾柒兩壹錢壹分柒釐肆
毫零又康熙十三年內奉行丈量除增補坍外仍淨丈
減課銀陸百零伍兩叁錢捌分貳釐肆毫貳絲由康熙
十五年起至康熙十九年止每年額徵課銀壹千叁百
伍拾壹兩柒錢叁分肆釐玖毫零又康熙十八年內奉
行丈量減除坍江課銀貳百柒拾壹兩陸錢捌釐柒絲
貳忽由康熙二十年起至今現額徵課銀壹千捌拾兩
壹錢貳分陸釐玖毫叁絲零　上田共叁千叁百柒拾
肆畝柒分玖釐柒毫捌絲貳忽玖微柒纖陸沙每畝科
銀捌分伍釐共課銀貳百捌拾陸兩捌錢伍分柒釐捌
毫零　高田壹拾柒畝叁分貳釐伍毫每畝科銀伍分



伍釐共課銀玖錢伍分貳釐捌毫零　麥地陸百壹拾
伍畝柒分捌毫零每畝科銀陸分壹釐伍毫共課銀叁
拾柒兩捌錢陸分陸釐伍絲零　密蘆地壹萬伍千貳
百貳拾玖畝玖釐陸毫零每畝科銀肆分共課銀陸百
玖兩壹錢陸分叁釐捌毫零　稀蘆地貳百叁拾柒畝
玖釐叁毫零每畝科銀叁分共課銀柒兩壹錢貳釐捌
毫零　水池埂划塲共壹百柒拾陸畝肆分玖釐柒毫
零每畝科銀叁分共課銀伍兩貳錢玖分肆釐玖毫零
草地基地上地共貳千伍百壹畝陸分壹釐肆毫零
每畝科銀貳分共課銀伍拾兩叁分貳釐貳毫零　泥

灘共伍千玖百叁拾陸畝柒分肆釐捌毫零每畝科銀
壹分共課銀伍拾玖兩叁錢陸分柒釐肆毫捌絲零
光灘貳萬叁千肆百柒拾捌畝捌分肆毫零每畝科銀
壹釐共課銀貳拾叁兩肆錢柒分捌釐捌毫肆忽陸微
有零
以上各則田地係現今數目共壹千捌拾兩壹錢貳分
陸釐玖毫叁絲零歷來由縣徵解并未歸併別所

泰興縣

南洲通舊額加增共上中下田灘捌萬柒千捌百肆拾
玖畝叁分玖釐柒毫壹忽肆微　共額課銀肆千貳百



玖拾陸兩陸分伍釐壹絲柒忽叁微肆纖
北洲新奉丈量實在上中下田埂灘共壹拾壹萬肆千
貳百柒拾貳畝陸分伍毫捌絲叁忽壹微叁纖　實徵
課銀肆千壹百捌拾捌兩貳錢肆分陸釐伍毫捌絲肆
忽叁微肆纖肆沙陸塵
以上南北二州共上中下田埂灘貳拾萬貳千壹百貳
拾貳畝貳毫捌絲肆忽伍微叁纖
共額課銀捌千肆百捌拾肆兩叁錢壹分壹釐陸毫壹
忽陸微陸纖肆沙陸塵

通州

額徵蘆課銀陸千貳百叁拾陸兩柒錢玖分玖釐
柒絲壹忽玖微伍纖柒沙伍塵捌渺陸漠壹埃陸逡
巡陸須叁臾

如臯縣

額徵蘆課銀捌千陸百陸拾柒兩貳錢陸分貳釐捌毫
叁絲陸忽伍微玖纖柒沙柒塵

高郵州查並無蘆課

興化縣查並無蘆課

寶應縣查並無蘆課

泰　州查並無蘆課



案查蘆課錢糧上年俱係徵解蘆政衙門支收於康熙
肆年內蘆政錢糧　奉裁自康熙五年壓徵四年分錢糧
歸併解赴　布政司交納又於康熙八年六月初一日
復奉　蘆政沙　程　金　為謄須勑諭事內開本部
於本年五月二十八日到任自康熙九年啟徵八年分
錢糧係徵解蘆政衙門交納續於康熙十年九月內蘆
政趙介奉裁其壓徵九年分未完錢糧自十月內歸併解
赴　布政司交康熙十年至今俱係徵解本司

戶口

厥初生民貧若草木林林總總旣富方穀流亡是虞斐爲在日保障是賴敢告司牧作戶口志

揚州自漢以來郡國建置不一領縣或多或少而戶口之贏縮因之又地當江淮衝爲形勢所必爭兵燹之餘生齒時復耗矣間當其盛則又五方雜處仕者與流寓常相半也明以前者史傳僅徵其略盛衰遞變可以世推明始領州縣十三後去六合崇明止領三州七縣至今不變入

國朝來生聚日繁靡有紀極第舉目前版籍登之其數



較往代已加盛焉

前代戶口數

前漢揚州爲廣陵國領縣四戶叁萬陸千柒百柒拾叁丁口拾肆萬柒百貳拾貳　後漢揚州爲廣陵郡管十一城戶捌萬叁千玖百柒拾丁口肆拾壹萬壹百玖拾晉揚州爲廣陵郡領縣八戶捌千捌百丁口缺　劉宋揚州爲廣陵郡領縣四戶柒千肆百肆拾肆丁口肆萬伍千陸百壹拾叁　隋揚州爲江都郡領縣十六戶拾壹萬五千陸百壹拾叁丁口缺　唐開元時揚州戶陸萬壹千肆百壹拾柒丁口缺天寶時揚州爲廣陵郡領縣七戶柒萬柒千壹百伍丁口肆拾陸萬柒千捌百伍拾貞元時揚州領縣七戶柒萬叁千叁百捌拾壹丁口肆拾陸萬玖千伍百玖拾肆元和時揚州戶捌萬柒千陸百肆拾柒丁口缺　宋太平興國時揚州領縣三江都廣陵六合主戶壹萬肆千玖百壹拾肆客戶壹萬肆千柒百肆拾壹丁口並缺元豐時揚州屬淮南路領縣三江都天長高郵主戶貳萬玖千柒拾柒客戶貳萬肆千捌百伍拾伍丁口並缺嘉定時揚州爲淮南東路戶拾貳萬柒千叁百陸拾玖丁口肆拾萬肆千貳百陸拾壹大觀時揚州領縣二江都天長戶叁萬壹千貳百貳



丁口陸萬貳千玖百柒拾壹紹熙時揚州領縣二江都泰興戶叁萬伍千玖百伍拾壹丁口壹拾肆萬肆百肆拾在城戶肆千貳百貳拾陸丁口壹萬玖千壹百叁拾捌嘉靖時州縣共管戶叁萬陸千壹百陸拾丁口貳拾萬壹千捌百肆拾玖在城戶叁千陸百叁拾柒丁口貳萬壹百壹拾柒寶祐時州縣或管戶肆萬叁千捌百玖拾貳丁口叁萬伍千柒拾貳在城戶柒千玖百柒拾伍丁口叁萬伍千玖百陸拾柒　元至元時揚州路領州縣六江都泰州泰興如皋通州海門戶口並缺　明洪武初揚州領州縣十二江都儀真高郵興化泰州泰興

通州海門寶應六合崇明後以六合屬應天今江寧府崇明屬蘇州揚州止領州縣十至今因之故各州縣戶口之數詳列自此始洪武時江都縣戶壹萬叁千貳百玖拾壹丁口陸萬肆千捌百柒拾貳儀眞縣戶叁千壹百捌拾捌丁口壹萬陸千陸百肆拾玖泰興縣戶壹萬壹千伍百伍拾陸丁口四萬柒千玖百捌拾陸高郵州戶玖千貳百玖拾伍丁口陸萬捌千玖百陸興化縣戶壹萬壹千捌百捌拾柒丁口柒萬伍千柒百叁拾貳寶應縣戶叁千叁百捌拾玖丁口貳萬柒百壹拾肆泰州戶貳萬肆千壹百柒拾捌丁口壹拾貳萬貳千叁百捌如皐縣戶玖千貳百叁拾柒丁口叁萬壹千陸百肆拾通州戶壹萬陸千柒百壹拾肆丁口陸萬玖千陸百肆拾玖海門縣戶玖千貳拾壹丁口肆萬壹千伍百伍拾揚州府共戶壹拾壹萬肆千柒百捌拾貳丁口伍拾柒萬肆千肆百壹拾玖成化



時江都縣戶壹萬伍千玖百柒拾壹丁口玖萬貳千壹拾捌儀眞縣戶壹千柒百貳拾貳丁口柒千壹百肆拾泰興縣戶壹萬貳千捌百肆拾伍丁口陸萬貳千柒百叁拾捌高郵州戶壹萬壹千肆百玖拾玖丁口玖萬叁千壹拾興化縣戶玖千陸拾壹丁口柒萬貳千伍百陸拾壹寶應縣戶叁千玖百叁拾丁口肆萬柒千百肆拾泰州戶貳萬貳千柒百陸拾貳丁口壹拾伍萬陸千叁百伍拾陸如皐縣戶伍千叁百叁拾肆丁口叁萬陸千陸百壹拾叁通州戶壹萬肆千捌拾柒丁口肆萬伍千壹百捌拾壹海門縣戶陸千捌百陸拾貳丁口貳萬玖千貳百肆拾肆揚州府共戶壹拾萬肆千捌拾貳丁口陸拾叁萬伍千陸百壹拾壹嘉靖時江都縣戶壹萬捌千叁百柒丁口玖萬陸千貳百伍拾壹儀眞縣戶貳千陸百柒拾捌丁口壹萬叁千壹百肆拾壹泰興縣戶壹萬肆千捌百玖拾伍丁口肆萬柒千肆百叁拾叁高郵州戶壹萬肆千肆百玖拾陸丁口壹拾壹萬肆千叁百捌拾興

化縣戶壹萬壹千陸百叁拾柒丁口柒萬陸千柒百叁拾陸寶應縣戶伍千[illegible]伍拾叁丁口伍萬柒千肆百玖拾玖泰州戶貳萬柒千叁百肆拾貳丁口壹拾肆萬叁千肆百玖拾叁如皐縣戶陸千肆百貳拾貳丁口叁萬肆千伍百壹拾柒通州戶壹萬捌千伍百壹拾捌丁口陸萬伍千伍百貳拾玖海門縣戶壹千伍百肆拾丁口叁千柒百捌拾捌揚州府共戶壹拾貳萬肆千貳百伍拾丁口陸拾柒萬壹千壹拾玖

按古立戶口之法西漢壹戶肆口東漢壹戶伍口紹興時壹戶貳口口即丁也至有戶有丁又有口者口則婦幼不可為丁者也後審戶但言丁而不言口故口無考焉其立戶則因各年推收田畝或併或析無常額又自萬曆九年以後編審止就戶核定人丁照



丁納銀不列口 本高郵志

按宋時儀眞戶口至二萬明洪武暨嘉靖戶僅二千餘萬曆以後併不志戶何也今查宋有城內城外主戶客戶之分是宋戶之多蓋比屋編冊而然也明制照田立戶故城市闤闠牙行流寓戶口雖繁而黃冊不與至萬曆又祇照丁編銀但志丁而不志戶此其由來也 本儀眞縣志

據二志所云則今之按籍可考者唯丁而已夫出口賦以供上者丁也冊數歲一審增者丁也此其信而有徵者也至于戶則自明之黃冊已止照田立戶矣

然無田糧戶雖不得與而附甲之單丁間已羅而入
之匱丁而稽無田之戶是治絲而棼之也仰其有田
者分併不常苟項畝之不爽稽戶又何益焉若婦幼
之口自古舉其要約由來遠矣其生耗可悉問數故
自隆萬以下略戶而詳丁相沿至今亦猶是也（舊志）

國朝戶口數

國朝揚州府屬州縣因明舊領州縣十

江都縣戶口

共伍萬肆千壹百叁拾陸戶

原額人丁陸萬叁千伍百叁拾叁丁一於康熙拾伍



年分審增人丁貳千陸百肆丁又於康熙貳拾年分
審增人丁貳千叁百陸拾伍丁康熙貳拾貳年分實
在人丁陸萬捌千伍百貳丁

儀真縣戶口

共貳千玖百壹拾陸戶

原額玖則人丁共壹萬壹千捌百玖拾貳丁順治拾
貳年捌月內詳奉開除故絕人丁叁百叁拾肆丁實
在人丁壹萬壹千叁百貳拾玖丁又審增人丁壹百
伍拾壹丁順治拾肆年審增人丁壹千叁百叁拾肆
丁康熙元年審增人丁伍百柒拾叁丁續於康熙拾
壹年審增人丁貳千柒百玖拾貳丁拾伍年審增人
丁貳千壹百伍拾叁丁貳拾年審增人丁玖百壹丁
連前實在并審增及除不免人丁共壹萬捌千叁百
捌拾壹丁

泰興縣戶口

共肆萬壹千伍百捌拾壹戶

原額人丁肆萬陸千貳百伍拾肆丁於康熙元年審
增人丁伍百肆丁又於康熙拾伍年審增人丁伍百
壹拾肆丁今共實在人丁肆萬柒千貳百柒拾貳丁
實在當差人丁肆萬陸千捌百捌拾柒丁（優免照部免例在內）



高郵州戶口

共叁萬貳千伍百伍拾戶

原額人丁實在貳萬柒千陸百伍拾貳丁順治拾肆
年審增人丁貳千伍百丁康熙元年增人丁壹千伍
百玖拾伍丁共人丁叁萬壹千壹百叁拾陸丁康熙
拾年因歷年水患民多死亡　總漕部院帥　具題
奉
旨查減審除人丁共壹萬叁百叁拾貳丁存實在人丁
貳萬捌百肆丁康熙貳拾年審定人丁叁萬貳千壹
百叁拾壹丁玖分壹釐（優免照部免例在內）

## 泰州戶口

共陸萬肆千叁百叁戶

原額人丁共陸萬叁千捌百肆拾伍丁河泊所人丁叁千貳百壹拾丁實在人丁叁千壹百捌拾陸丁於順治拾肆年民里審增人丁叁百伍拾丁又於康熙元年審增人丁壹千陸百壹拾丁貳共增丁壹千玖百陸拾丁本州并河泊所審增人丁及不免人丁通共陸萬捌千玖百玖拾壹丁康熙拾壹年分屢因水災之後本文查報逃流人丁壹萬伍千捌百伍拾柒丁故絕人丁壹萬伍千玖百玖拾陸丁通共逃流故



絕人丁叁萬壹千捌百伍拾叁丁康熙貳拾年編審民里實共見在人丁陸萬捌千陸百壹拾貳丁河泊所實共見在人丁叁千貳百柒拾丁

以上貳共實見在人丁柒萬壹千捌百捌拾貳丁（優免解部充餉在內）

## 興化縣戶口

共壹萬壹千陸百叁拾柒戶（係舊數）

原額人丁叁萬玖百陸拾壹丁順治拾肆年編審新增人丁貳千叁拾柒丁通共計叁萬貳千玖百玖拾捌丁康熙陸年後河堤歲決人民轉徙拾伍年水漫半城漂溺者衆疾疫流行病死無算拾陸年審逃流肆千肆百陸丁亡故捌千捌百陸拾陸丁止存實在壹萬玖千柒百貳拾陸丁（優免解部充餉在內雖經本文審定至今尚未）

（開除）

## 寶應縣戶口

共伍千柒百柒拾戶

原額人丁貳萬陸千叁百壹拾伍丁實在當差人丁貳萬伍千玖百伍拾陸丁又因連年水災蒙（江撫部院慈）爲編審爲經國之要等事開除逃亡丁壹千肆百伍拾丁止存實在貳萬肆千伍百陸丁（優免解部充餉在內）



## 通州戶口

共壹萬玖千柒百捌拾陸戶（係舊數）

原額人丁肆萬玖千陸百捌拾叁丁順治拾肆年編審新增人丁壹萬叁百陸拾叁丁康熙元年編審新增人丁壹千貳拾肆丁內優免人丁陸百叁拾捌丁共續奉文吏承不免鄉紳舉貢生員止免本身壹丁共免人丁叁百貳拾陸丁餘不免人丁叁百壹拾貳丁康熙拾壹年編審新增人丁捌百伍拾丁康熙拾伍年編審新增人丁伍百貳拾捌丁康熙貳拾壹年編

寄新增人丁陸百拾丁實在當差人丁共陸萬貳千
柒百叁拾貳丁
又海門鄉戶口
共壹千貳百陸拾叁戶 據舊數
原額人丁肆千貳百肆拾陸丁康熙貳拾年編審實
額人丁叁百貳拾壹丁現今坍田民散呼籲日聞屢
經具詳奉　部駁查未能邀豁民困滋甚官累殊深
亟望當事極救不啻出水火而登衽席矣
如皐戶口
共壹萬玖百陸拾陸戶 據舊數



原額人丁貳萬柒千柒百玖拾肆丁順治七年審增
陸千貳百陸拾捌丁順治十二年審增肆千壹百陸
拾伍丁康熙元年審增叁千伍百陸拾柒丁康熙十
一年審增壹千叁百伍拾柒丁康熙十五年審增叁
千柒百壹拾玖丁康熙二十年審增捌百玖丁實共
見在人丁肆萬柒千陸百柒拾玖丁 優免解部丁餉在內

蠲免 附
國朝蠲免年遠無考近因淮揚叠罹水患數沛
皇恩蒙督撫部院入告高賚不遑沈多今斷自康熙十
二年始附賦役之後
康熙十二年四月水大至其餘全渰田地正賦漕糧
漕項俱全免十二年江撫部院原任布政司慕天
顏條奏有徵臣目覩等事一疏奉
旨水渰田地但有涸出者效舉荒例二年後起徵以後
凡涸出田地亦准三年起徵歷年遵行
高郵州



康熙十三年水災蠲免銀貳萬肆千叁百貳拾陸兩
陸錢玖分貳釐柒毫肆絲壹忽捌微壹纖伍沙叁
塵
又本年田盡渰沒蠲停一半銀貳萬叁千陸百壹
拾肆兩捌錢柒分貳釐陸絲伍忽捌微叁纖柒沙
肆塵貳渺貳漠貳逡貳巡
康熙十四年水災蠲停銀肆萬柒千伍百陸拾玖兩
捌錢捌分叁釐陸毫捌絲陸忽叁纖肆沙伍塵叁
渺叁漠肆埃貳逡陸巡
又本年田全渰沒蠲免銀貳百柒兩陸錢陸分玖

釐柒絲壹忽叁微叁纖叁沙陸塵叁渺貳漠伍埃
貳逡叁巡
康熙十五年水災蠲停地丁漕項等銀肆萬肆千柒
百肆拾捌兩肆錢貳分陸釐玖毫叁絲叁忽玖微
玖纖伍沙叁塵捌渺陸埃伍逡伍巡
又本年田全淹沒蠲免銀叁百叁拾陸兩肆分柒
毫陸忽柒微玖纖柒沙柒塵陸渺捌漠壹埃肆逡
肆巡
康熙十六年水災蠲停銀肆萬肆千捌百伍拾柒兩
玖分壹釐柒絲壹忽陸纖叁沙貳塵壹渺肆漠柒



埃捌逡叁巡
又本年田全淹沒准免叁分正賦銀叁百叁拾陸
兩肆分柒毫陸忽柒微玖纖柒沙柒塵陸渺捌漠
壹埃肆逡肆巡
康熙十七年水災蠲停地丁漕項等銀肆萬叁千玖
拾捌兩貳錢肆分伍釐貳毫柒絲玖忽貳纖肆沙
叁塵叁渺伍漠貳埃伍巡
又本年田全淹沒准免叁分正賦銀捌百肆拾叁
兩玖錢肆釐玖毫叁絲玖忽貳微貳纖陸沙伍塵
肆渺陸漠捌逡捌巡

康熙十八年水災蠲停正賦銀肆萬肆百伍拾叁兩
柒錢肆分肆釐肆毫貳絲壹忽玖微貳纖肆沙捌
塵捌渺捌漠貳埃玖逡玖巡
又本年田復被旱蝗災傷拾分准免拾分之肆銀
叁千叁百貳拾柒兩壹錢玖分陸釐捌毫壹絲玖
忽柒纖叁塵伍渺陸漠柒逡肆巡
康熙十九年水災蠲停正賦銀肆萬壹千伍百貳拾
捌兩玖錢貳分貳釐柒毫捌絲玖微貳纖陸沙肆
塵伍渺陸漠貳埃肆逡叁巡
又本年田全淹沒全蠲正賦銀柒千壹百柒拾貳



兩陸錢壹分柒釐柒毫捌絲叁忽玖微捌纖貳沙
叁塵玖渺肆漠柒埃肆逡
康熙二十年水災蠲停正賦銀肆萬伍百叁拾捌兩
陸錢壹分捌釐叁毫玖絲壹忽柒纖柒塵貳渺玖
漠陸巡
康熙二十一年水災蠲停正賦銀肆萬肆拾柒兩捌
錢伍釐伍毫叁絲伍忽玖微肆纖叁沙肆塵伍渺
陸漠肆埃壹巡
歸併高郵衛屯田錢糧自康熙十八年爲始
康熙十八年分各伍屯田被旱荒災傷拾分除漕項

不免外蠲免肆分田賦銀陸百壹拾壹兩肆錢柒
分叁釐壹毫壹絲伍忽貳微伍纖玖塵陸渺貳埃
玖逡
康熙十九年分中壹中陸貳伍被水災拾分除漕項
不免外全蠲田賦銀貳百叁拾捌兩壹錢叁分玖
釐壹絲貳微伍纖捌沙肆塵柒漠貳埃肆逡伍廵
高郵衛節年舊欠屯糧至康熙二十年十二月二
十日於欽奉
恩詔事案內除漕項不蠲外蠲免康熙十四年分舊欠
屯折銀壹百陸拾肆兩肆錢叁分叁釐捌毫肆絲

壹忽陸微玖纖康熙十五年分舊欠屯折銀陸百
肆拾伍兩伍錢陸分壹釐陸毫叁絲叁忽伍微康
熙十六年分舊欠屯折銀伍百伍拾伍兩捌錢壹
分肆釐伍毫貳絲伍忽叁微柒纖捌沙肆塵貳渺
陸漠伍埃
泰州
康熙十三年分被災官民田地陸千伍百柒拾肆項
陸拾柒畝捌分柒釐陸毫
蠲免地丁銀叁萬陸千叁百肆拾捌兩肆錢捌分
玖釐陸毫壹絲捌忽陸微捌纖叁沙捌塵壹渺陸

漠肆埃叁逡陸廵
蠲免漕米叁萬壹千壹拾肆石伍斗柒升伍合
蠲免厫米柒千伍百叁拾叁石壹斗柒升玖合伍
勺
蠲免月糧米伍百叁拾玖石壹斗叁升柒合捌勺
貳抄
蠲免月糧麥玖百柒拾叁石叁斗捌升柒合伍勺
康熙拾肆年分原報被淹田地陸千伍百柒拾肆頃
陸拾壹畝捌分柒釐陸毫
蠲免寔存并開地糧銀叁萬柒百叁拾壹兩貳錢

壹分叁釐壹毫柒絲肆忽叁微玖纖伍塵肆漠肆
埃壹廵
照被淹田地驗該蠲免丁銀伍千捌百陸拾叁兩
玖錢肆分陸釐貳絲伍忽叁微玖纖貳沙
應蠲免被淹漕米叁萬貳千伍百陸拾伍石叁斗
叁合柒勺伍抄伍米壹千伍拾石柒斗貳升捌合
柒勺伍抄五銀壹千伍百伍拾兩柒錢貳分捌釐
柒毫伍絲應蠲免被淹厫米捌千柒拾貳石叁斗
壹升柒合叁勺貳抄應蠲免被淹存留麥玖百柒
拾叁石叁斗捌升柒合伍勺壹抄

康熙十五年分奉
旨照例拾分蠲免叁分應免銀玖百柒拾陸兩陸錢肆
釐叁毫貳絲肆忽伍微柒纖肆沙肆塵貳渺壹漠
貳埃叁逡陸巡應免鳳倉本色米貳百貳拾叁石
貳斗陸升伍合陸勺叁抄壹撮
康熙十六年分應蠲地丁銀捌百貳拾叁兩玖錢壹
分貳毫伍絲玖忽玖纖壹沙肆塵玖渺捌漠陸埃
肆逡貳巡應蠲鳳米壹百捌拾伍石柒斗玖升肆
合肆勺柒抄陸撮
康熙十七年分應蠲仍存被災田地伍千玖百肆拾



伍頃肆拾陸畝柒分壹釐陸毫應蠲起存地丁銀
叁萬叁千肆百肆拾柒兩玖錢陸釐應蠲漕米貳
萬玖千叁百陸拾叁石玖斗貳升陸合壹勺應蠲
鳳米柒千叁百貳拾捌石玖升捌合伍勺伍抄應
蠲月糧麥玖百伍拾石伍斗陸升壹合柒勺壹抄
康熙十八年分原報應蠲存留被災田地伍千玖百
肆拾伍頃肆拾陸畝柒分壹釐陸毫應蠲起存地
丁銀叁萬叁千壹百伍拾叁兩捌錢貳分叁釐伍
毫肆忽玖微柒纖伍沙捌塵陸漠伍埃柒逡壹巡
應蠲漕米貳萬玖千叁百陸拾叁石玖斗貳升陸
合貳勺應蠲鳳米柒千叁百貳拾捌石玖升捌合
伍勺伍抄應蠲月糧麥玖百伍拾石伍斗陸升壹
合柒勺壹抄
康熙十九年分實被災田地陸百頃陸拾貳畝叁釐
應該起存地丁閏月銀叁千貳百玖拾捌兩捌分
柒釐陸毫陸絲柒微壹纖柒沙壹渺壹漠伍埃叁
逡玖巡內除漕項銀壹百肆拾柒兩伍錢柒分伍
釐壹毫貳絲忽伍微柒纖捌沙伍塵伍渺肆漠
壹埃捌逡伍巡應徵鳳米柒百捌石壹升叁合伍
勺奉



旨照定例蠲免叁分銀玖百肆拾伍兩壹錢伍分叁釐
柒毫陸絲壹忽肆微肆纖壹沙伍塵叁渺柒漠貳
埃陸巡蠲免外蠲免鳳米貳百壹拾貳石肆斗肆
合伍抄
康熙二十年分原報被淹田地伍千玖百肆拾伍頃
肆拾陸畝柒分壹釐陸毫該蠲起存起糧銀貳萬
柒千伍百伍拾肆兩叁錢柒毫叁絲貳微壹纖伍
沙伍塵柒渺肆埃壹逡照被淹田地驗該蠲丁銀
叁千柒百壹拾兩壹錢肆分柒釐陸毫玖絲伍忽
柒微壹纖貳沙應蠲被淹漕米貳萬柒千玖百陸

拾伍石陸斗肆升伍合柒勺五米壹千叁百玖
捌石貳斗捌升貳合貳勺捌抄伍銀壹千叁百玖
拾捌兩貳錢捌分貳釐貳毫捌絲應蠲被淹存留
麥玖百伍拾石伍斗陸升壹合柒勺壹抄
康熙二十一年分內免人丁肆百捌拾貳丁蠲停銀
貳萬柒千伍百伍拾肆兩叁錢柒毫玖絲伍忽柒
微叁纖捌沙陸塵貳渺蠲停漕米貳萬柒千玖百
陸拾伍石陸斗肆升肆合蠲停鳳米柒百叁百貳
拾捌石玖升捌合伍勺伍抄
康熙二十二年分春雨連綿河淮下注五六月復大



雨舊水未退新水轉增報淹之田復行淹沒知州
段據稱災民困積水新水等事申詳
各憲先蒙委本府復蒙江鎮道暨本府權廳現在
踏勘造冊備蒙賜
題蠲則泰民有生之幸矣
江都縣
康熙十四年分
被災田叁千肆百叁拾捌頃貳拾伍畝奉
蠲銀伍千捌百柒拾捌兩陸錢叁分叁釐伍毫捌
絲壹忽玖微肆纖玖沙柒塵肆渺玖漠叁埃捌逡

陸巡
康熙十七年分
被災田玖百伍拾壹頃貳拾貳畝捌分壹釐奉
蠲免銀捌千壹百陸拾壹兩柒錢壹分叁釐肆毫
伍絲伍忽柒微捌纖貳塵肆渺玖漠叁巡
康熙十八年分
被災田壹萬壹千壹百拾頃肆畝肆分叁釐陸毫
蠲免銀壹萬陸千貳百貳拾捌兩貳錢捌分陸釐
貳毫肆忽壹微陸纖壹沙叁塵陸渺壹漠貳埃叁
逡貳巡



康熙十九年分
被災田地叁千肆拾柒頃伍拾貳畝貳分柒釐肆
毫
蠲免銀肆千肆百陸拾兩壹錢陸分玖釐肆毫壹
絲伍忽叁微叁纖肆沙叁塵壹渺柒漠壹埃陸逡
壹巡
儀真縣
自順治元年起至康熙十七年止總未告荒蠲免康
熙十八年夏秋大旱知縣許維㮊申請奉　部文
將本年地畝撥銀於十分之內減免四分

寶應縣

康熙十三年分水災除隨漕蘆蓆旱脚并各倉米麥折銀俱不蠲免外蠲免一半地丁銀壹萬叁千陸拾肆兩叁錢陸分貳釐捌忽貳微陸纖叁沙陸渺貳漠伍埃

其該徵一半地丁并不蠲漕項共銀壹萬叁千柒百陸拾肆兩陸錢壹分壹釐壹毫玖絲捌忽貳微陸纖叁沙陸渺貳漠伍埃内除上年被災十分田地於徵臣目覩案内遵奉　部文查造冊結詳

題分別蠲緩外照依上年原報熟田止該徵銀柒百



捌拾肆兩伍錢捌分貳釐捌毫叁絲捌忽叁微玖塵玖渺肆漠伍埃陸逡叁巡

康熙十四年分水災免徵正閏銀貳萬伍千伍百肆兩玖錢捌分陸釐叁毫壹絲肆忽叁微叁纖柒沙壹塵貳漠肆埃伍逡捌巡

康熙十五年分水災停徵銀貳萬肆千陸百兩捌錢捌分貳釐叁毫玖絲壹忽捌微叁纖伍塵陸渺玖漠貳逡玖巡

本年田盡渰又蠲免銀貳百肆兩壹錢柒分玖釐柒毫捌絲玖忽貳纖壹沙貳塵叁渺玖漠陸埃貳逡陸巡

康熙十六年分水災停徵銀貳萬肆千叁百玖拾玖兩柒錢玖分玖釐玖毫肆絲陸微壹纖伍沙柒塵壹渺肆漠玖埃捌逡伍巡

康熙十七年分水災停徵銀貳萬肆千叁百柒拾玖兩壹錢壹分柒釐伍毫叁絲叁忽柒微叁纖柒沙捌塵伍渺陸漠叁埃壹逡柒巡

康熙十八年分水災停徵銀貳萬壹千伍百玖拾捌兩叁錢陸分叁釐貳忽伍微肆沙叁渺壹漠柒逡捌巡



本年又被旱災蠲免銀壹千貳百壹拾貳兩捌分肆毫叁絲叁忽玖纖玖沙捌塵肆漠叁埃陸逡捌巡

康熙十九年分水災停徵地丁正閏銀貳萬壹千玖百玖拾伍兩貳錢伍分柒毫捌絲捌忽柒微肆纖捌沙捌塵叁漠貳埃柒逡陸巡

本年復被渰沒又蠲免銀玖百貳拾玖兩玖分叁釐柒毫柒絲玖忽柒微肆沙壹塵伍渺捌漠肆埃捌逡

康熙二十年分水災停徵銀貳萬壹千陸拾伍兩貳

錢捌分肆釐陸毫柒絲貳忽叁微玖纖壹沙叁塵
玖渺捌漠叁埃玖逡肆巡
康熙二十一年分水災停徵銀壹萬玖千壹百壹兩
陸錢伍分捌釐陸毫肆絲壹忽陸微伍纖捌沙柒
塵壹埃玖逡貳巡

興化縣

康熙十二年涸田伍百叁拾肆頃零因積水淹田正
賦漕糧俱免
康熙十四年積水淹田正賦漕糧俱免
康熙十五年被災田畝地丁及水淹田正賦漕糧俱



免各部院發糧賑濟
康熙十六年涸田捌百叁拾捌頃零其田畝正賦漕
糧積水淹田俱免
康熙十七年涸田肆千柒百五十叁頃零其田畝正
賦漕糧因積水淹田俱免
康熙十八年除官紳災田并漕項不蠲外餘悉免奉
旨將折輸銀兩動支買米賑濟
康熙十九年除官紳災田并漕項不蠲外餘悉免各
部院會疏具題奉
旨省動正項賑濟

康熙二十年涸田肆千捌百捌拾頃零其田畝正賦
漕糧因水淹田俱免
康熙二十一年除漕項不蠲外其積水淹田正賦漕
糧俱免
康熙二十二年田地又被水災業經具詳各部院會
疏具題在案



原缺第一、二葉

縣官宮鬻通商置轉般倉于真州以受通泰楚五倉鹽
江南荊湖漕船至淮南受鹽以歸自是兩淮鹽利視天
下爲最矣其後用兵令商稅輸貨塞下以鹽償之端拱
初改置折中輸粟京師償其直給以江淮鹽折中之法
自此始也久之蔡京更鈔法用鈔請鹽州縣以糶鹽爲
殿最循吏貸民稍不及額多以阻法被黜吏皆望風畏
威務爲刻虐商賈不行而貼輸對帶之法生矣自唐第
五琦變法通天下所入歲課四十萬緡迨宋紹興末年
泰州海陵監一歲支鹽三十萬席有奇爲錢七百萬一
州之稅幾倍唐舉天下之數要非因廉能而國用集也



元曰宋制斤重四百爲引兩淮歲課五十八萬七千引
有奇其後增至八十萬每引輸課八兩亭戶煮鹽至冬
十月結場及額而止商賈就場支給胥吏留難巧僞滋
生於是設關防之法置員上江整治之明改元制率二
百斤爲引一歲支引鹽七十萬五千有奇而徙刑徒煮
鹽官與之粟輸鹽轉運司而令商納粟邊地給引受支
洪武十一年詔曰邊儲勞民迺令商人納粟邊地以鹽
償之今者軍餉不繼毋乃鹽價太高轉販寡利願輸者
少中書其議減焉又曰天之生財本以養民設立禁防
以息其爭苟便於民何拘細利苟求利官必損於民於

時中納粟北平倉者率二斗五升而給一引是時徵
其輕商多轉販逐利以致富羨而貴家乘勢先支爭與
爭利事覺高帝曰此阻吾法也悉沒入之商賈開中者
轉穀截糧相隨續後更自招遊民墾邊境開田入粟易
引既省搬運之費年穀數豐斗粟值錢二十文於是鹽
常股存積之法爲常股既與鹽數滿十則以七分爲常
股給守支之商以三分爲存積而倍賈之待塞下之急
商人守支近者十餘年遠者或有老死不得支者
矣其後葉淇言開中輸粟爲利甚薄每色支鹽可坐收
八倍之利而赴邊開中之法不行商賈稍稍徙家揚州



以就便利邊境空虛粟踊騰斗值五百度支經費日繁
議復舊制以實塞下而商人坐致富饒不肯出粟邊郡
議遂寢此不權本末之害也其後欽賞數多外戚宦官
奏討餘鹽攙越支賣奏討者一夾帶者十光是灶丁正
輸之外所煮餘鹽官得收買支給商運正德中姦猾勾
連貴戚設立奏討請得占窩支運爲弊滋甚利盡歸豪
右矣嘉靖五年御史戴金請以正鹽一引配餘鹽一引
其夾帶不法割沒入之餘鹽之征始爲定制矣當是時
[illegible]鹽之利較初制不啻倍蓰而邊儲設貴亦再十倍給
中耆懷言鹽法之弊有五往時邊郡積粟陳陳相因

隱中不將米粟𥅆貴名糴之難一也豪猾勢家專擅行私二也引價過昂無取贏之息加之科罰侵索胥吏上下其手三也商既給引赴場支運動經數年四也私販者衆官鹽壅積五也今又設餘鹽以佐饒務之費餘鹽利厚商賈趨之若鶩鳥之發而關中愈不可復矣雖歲入鉅萬亦何益哉郭鎜亦以爲請制曰變亂舊法起於餘鹽遂使不繼私鹽充塞咸由於此其罷之更一歲餘鹽復行其後鄢懋卿督鹺用事懋卿奏立赳限法卒一人月捕私販若干名鹽若干斤舟若干艘不及限則其額役而更卒悉虎而冠往往誣害良民窮治之懋卿



𣧑猾指嗾無遺盜賊幾聚爲亂詔削懋卿籍萬曆四年以左少監督保祝鹺事先是徵輸割沒多不實而商人倖利以小票代引支鹽多不敷保沒入其金錢歲輸太倉凡十餘萬上以爲能自後鹽益不行停積引八百餘萬而疏理直指出矣於是設并包之法商皆占窩支運以致富美其後魏忠賢用事新作三殿復增引十二斤而稅其金崇禎新立悉復萬曆之舊轉輸遼陽軍已而軍儲匱之復增練餉佐軍焉大約明之鹽法弘治以前輓芻粟以實塞下尚矣萬曆前額引七十萬有奇徵稅六十萬自對帶餘鹽後凡徵稅百十二萬而度支猶患

國朝定鼎因明之舊商得占窩支運歲支引鹽一百四十一萬有奇率二百斤爲引軍旅之後商未復業順治二年御史李發元請以儀坦鹽給商支運悉去浮課以招徠之十一年張琦巡視兩淮立畫一之法正引之外不得夾帶商賈震懾私不得行自後數年鹽引雍積李贊元奏請支運見年額引以積引附銷每引加鹽百斤以便商十八年御史胡文學上言數年以來總計積引僅銷三十萬有奇而抹額支運反壅四十萬附銷者少壅滯再倍皆由鹽多隱積利困誠使附銷之引輸課入



官不令支鹽寬以三年之期則商不困而引不壅矣又言淮商輸課定制入於運司近者屢於行鹽之地撥給軍餉所司迫促商不能守鹽待時平賈而賣支運之困實由於此請自今以後悉輸課運司奏可其後引既疏而征益繁數年少而責商人中戶以下輙致不貲而規費之弊生矣

今上九年御史余炮廡上言鹽商支運大苦有六大弊有三其畧曰一曰輸納商人納課例將引數填註限單謂之皮票以便赴場支鹽而科費金錢方得給單名曰照看商總科斂名曰公匣歲計數萬金其苦一也一曰

過橋鹽既出場例將引數報驗以憑橋掣而關橋科費方得驗掣欽其路遣塡註減少歲約數萬其苦二也一曰過所運鹽既底儀真未經稱掣則有江掣之費茶果之費而緩掣剖沒索取陋規不勝僕數歲約數萬其苦三也一曰開江引鹽既掣例給水程梔封以便關津稽驗本以杜私患通商也而吏索其報狀封引解捆之費歲約數萬其苦四也一曰關津營伍巡緝關吏稽驗正稅既輸搜索私費其苦五也一曰口岸鹽艘已底交易之所而進引入呵爲費不貲樣鹽查批誅求無已其苦六也此六苦者商之所隱痛疾首而無告者也請責成



鹽屬有司査剔弊源毋蹈既往之咎則商皆欣欣然慶積困之甦矣　明之設官以禁弊也非以滋弊也今官藉餘斤借名虧額毋論鹽之輕重增加衡石至有一引增二三十斤者利歸於私而病中於商矣會計底馬不論餘斤有無先增註其數商非於額斤之外多帶餘斤不能抵掣公解愈多私科愈重矣奸商斤多入斷掣官未掣之先暗以斤小者赴掣已掣之後又復暗爲改易奸商之鹽日贏良商之鹽日壅矣此三弊者爲鹽之害非痛懲治不可止也絕其虛塡夾帶之罪則姦蠹絕而利與莫善於此旭齡居官淸愼不煩苛既直陳弊復

出教督吏皆奉法莫敢蹕故轍商人賴之其後賊逼湖湘閩比歲用兵商艘不能抵岳陽長沙諸郡鹽復雍積不行魏雙鳳爲之請得減引二十餘萬商與販一皆寧貼郡縣無搶攘之虞輸將惟恐後焉明年戈英以墨敗都御史宋德宜請定溢斤割沒之制請以二十五斤爲額而裁運司佐貳僚屬以便商其後鄭洛視蒞兩淮嚴私販之禁悉捕大奸置之獄私販頓息官鹽翔貴洛令商增引以給奉餉于是魏雙鳳所請得減之引盡復矣是年揚州薦飢洛令商出粟賑之已而上助貧者帑咸得拜爵一級先是荊湘作樓船商人輸桅木以佐軍至



是亦得予級焉又明年戶部奏增丁引復增引若干自是之後郡縣克復而支運挽輸如故然物盛則衰時極則轉事勢之流任其職者其効可覩矣

周禮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爲之厲禁葢爲民守之使取之有時不相戕賊未嘗権征之也自漢武黷兵匱財乃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行天下鹽鐵事鹽法之設官自此始矣旋以桑弘羊代僅斡天下鹽鐵昭帝時議罷以弘羊執論不果建安末衛覬議宜依舊置使監賣鹽以其直市牛勸耕乃遣謁者僕射監鹽官魏晉探以立官收利爲與民爭利宜弛其禁唐天寶兵興稅

賦不足第五琦劉晏始立法榷鹽入不益賦而國用以饒於是設江淮轉運租庸鹽鐵常平使其後專領鹽官者有轉運使有副使有留後南唐於海陵設監使宋初立江淮茶鹽使其後改都轉運鹽使其使有發運提舉措置等名其幕職有提舉幹辦等官其濱海產鹽之所有監倉官元仍設兩淮都轉運使明與最重鹽法宣德間始以監察御史巡視兩淮然間歲一遣旋復撤回以巡河御史兼理其事至正統三年始歲差御史清理鹽法而河渠則由濟寧以北屬之長蘆御史濟寧以南屬之兩淮御史遂爲定制又間以戶部侍郎或都御史同



御史巡視清理自正統至嘉靖間凡五六遣其後戶科極論不便於是罷都御史不遣焉萬曆初以糧艘旅挑鹽船盤詰而回空者夾帶私鹽少加搜詰則旗丁縱火焚船而嘯大爲商害乃加御史勅兼理鹽政淮揚徐濟運丼卒始俛首聽約束矣御史之下專理久任者則爲運使而設運同運副運判各一員佐之又以鹽場瀕海遼濶設泰州通州淮安三運判泰州駐東臺場通州駐石港場淮安駐安東場以分督通課而幕職則經歷知事各一員廣盈庫大使一員所隸鹽課司大使十三員副使六員批驗所大使二員巡檢司巡檢十七員神廟

時以御史風憲體尊商情不能上達而運使不治民事非及遠又設運鹽道駐儀真以恤商助理四十五年商人受搭掣之累追徵酷迫幾至盡竄乃命袁世振爲疏理道駐揚州而裁儀真道既又併歸泰州海防道名兵鹽道崇禎十一年遣中璫駐揚清鹽務查運庫苛求煩擾商人閉戶回里竈戶棄蕩逃陷御史掣肘不得行一事旋停御史差加兵鹽道爲鹽撫未幾以史可法疏罷鹽撫仍差御史恭年又改差科臣督理時南中權奸用事復改爲鹽撫援引其黨人莞握利權及順治二年王師南下戡定淮揚仍差御史巡視鹽法招徠商竈而



以運使行道臣事專理鹺政運同以下一如前代之制四年戶部以淮浙距京遠給引不便題請設引部於揚州督理淮浙鹽務以戶部侍郎李茂芳爲之七年廷議撤回引部仍令商人赴部給領鹽引十六年停差天下巡按御史并止鹽差年餘復舊康熙七年兼差滿漢御史二員十一年更議毋論滿漢止差御史一員而佐以筆帖式二員旋罷差御史以鹽法歸巡撫管理未數月商人以爲不便伏闕請仍差御史十二年遂命如舊制歷溯漢唐宋以來理鹽法之官或以鐵或以茶或以漕皆有兼秩姓氏散見於秩官志中其自御史經理以下

專官治鹺則自明始

鹽法御史馮傑 浙江金華人舉人正統五年任

尹鏜 直隸廣平人

蔣誠 江西大庾人進士正統十三年任

繆綱 直隸武進人景泰三年任有傳

彭烈 江西廬陵人進士四年任

趙銘 陝西安化人進士五年任

李宏 直隸蠡縣人進士六年任

劉淵 七年任

張岐 湖廣濟人進士天順二年任

李璀 河南澠池人進士三年任

程鑑 直隸開州人進士四年任

李益 陝西長安人進士五年任

荆綸 七年任

田濟 陝西麟遊人進士八年任

董俊 直隸南樂人舉人成化元年任

姚綬 浙江嘉興人進士二年任

左鈺 直隸阜城人舉人三年任



溫琮 陝西華陰人進士四年任

王繼 河南祥符人進士五年任

董韶 浙江臨海人進士六年任

呂鍾 山東鄆城人進士七年任

黃鍾 直隸寧遠人進士八年任

吳祚 浙江淳安人進士十年任

劉賛 山東益都人進士十一年任

雍泰 陝西咸寧人進士十二年任

劉魁 山東高唐人進士十四年任

楊澄 四川射洪人進士十五年任

吳哲 江西臨川人進士十七年任

陳玫 山西浮山人進士十八年任

李孟旺 河南睢州人進士十九年任

王相 河南商水人進士二十年任

暢亨 山西河津人進士二十一年任

劉洪 湖廣安陸人進士二十三年任

史簡 河南洛陽人進士弘治元年任

張禎 山東平度人進士二年任

孫衍 浙江餘姚人進士三年任

張智 直隸鉅鹿人進士四年任

劉偉 浙江臨海人進士五年任

滙鉉 浙江餘姚人進士六年任

榮華 陝西藍田人進士七年任

鄧璋 直隸涿州人進士八年任

趙鑑 山東壽光人進士九年任

劉昱 陝西安定人進士十年任

金洪 浙江鄞縣人進士十一年任

史載德 河南新鄭人進士十二年任

馮允中 湖廣郴州人進士十三年任有傳

馬昆 浙江平湖人進士十四年任

王倅 直隸吳縣人進士十六年任

曹來旬 河南鄭州人進士十七年任

趙繼爵 陝西同州人進士十八年任

朱廷聲 江西進賢人進士正德二年任

徐行慶 江西金谿人進士正德二年任

李雲 江西貴溪人進士三年任

朱儼 福建莆田人進士四年任

劉繹 山西代州人進士六年任

朱冠 河南固始人進士六年任

張淮 南皮人進士六年任



張鵬 四川洪雅人進士八年任

劉澄甫 山東壽光人進士九年任

王金 直隸涿鹿中衛人進士十年任

盧楫 直隸密雲人進士十一年任

許翔鳳 山西洪洞人進士十二年任

王琳 山東安丘人進士十四年任

鄭氣 直隸靜海人進士十五年任

秦鉞 浙江慈谿人進士嘉靖元年任

吳鎧 山東滋陽人進士二年任

張珩 山西石州人進士三年任

戴金 湖廣漢陽人進士五年任

雷應龍 雲南蒙化人進士六年任有傳

李佶 四川金堂人進士七年任

朱廷立 湖廣通山人進士八年任

李士翱 山東長山人進士九年任

周相 直隸吳江人進士十年任

王檣 湖廣京山人進士十一年任

陳鎬 湖廣郴州人舉人十三年任

徐九皋 浙江餘姚人進士十四年任

陳蕙 福建晉江人進士十五年任

洪垣 直隸婺源人進士十六年任
吳悌 江西金谿人進士十七年任
焦璉 直隸涿州人進士十九年任
胡植 江西南昌人進士二十年任
徐鶴齡 浙江海寧人進士二十二年任
齊宗道 遼東人進士二十三年任
劉存德 福建同安人進士二十四年任
謝應徵 直隸華亭人進士二十六年任
陳其學 山東蓬萊人進士二十七年任
楊選 山東章丘人進士二十八年任
高鏞 四川內江人進士三十年任
黃國用 江西豐城人舉人三十一年任
莫如士 廣東新會人進士三十二年任
崔棟 直隸薊州人進士三十四年任
張九功 山西沁州人進士三十六年任
李廷龍 湖廣湘陰人進士三十八年任
王納諫 廣西融縣人進士三十九年任
金應奎 浙江仁和人進士四十年任
徐熿 直隸太倉人進士四十一年任
朱炳 湖廣桂陽人進士四十四年任



蘇朝宗 河南汲縣人進士四十四年任
孫以仁 直隸崑山人進士隆慶元年任
馬文煒 山東安丘人進士二年任
李紫詩 河南安陽人進士三年任
張守約 廣西永福人進士五年任
周于德 河南祥符人進士六年任
王琢玉 直隸莘縣人進士萬曆元年任
許三省 浙江錢塘人舉人二年任
王朓 山東淄川人進士四年任
董光裕 山西洪洞人進士五年任
姜璧 文安人進士六年任
曹一鵬 直隸任丘人進士八年任
任養心 山西芮城人進士九年任
孫繼先 山西孟縣人進士十一年任
蔡時鼎 福建漳浦人進士十二年任
陳遇文 山西安邑人進士十三年任
況槤 河南祥符人進士十五年任
陳禹謨 浙江仁和人進士十六年任
[illegible]元祖 山西保安人進士十七年任
徐圖 山[illegible]人進士十八年任



王明 山西解州人進士十九年任
蔡才 山東滕縣人進士二十一年任
吳崇禮 山東寧陽人進士二十二年任
楊光訓 陝西渭南人進士二十三年任
馮從聘 直隸靈壽人進士二十五年任
應朝卿 浙江臨海人進士二十八年任
蔣以化 直隸常熟人舉人二十九年任
康丕揚
徐縉芳 福建晉江人進士
謝正蒙 廣東人進士
龍遇奇 江西人進士
孫之益 四川人進士以上俱萬曆年任
房可壯 山東人進士
馮三元 北直人進士
馬彤基 湖廣人進士
樊尚燝 江西人進士
陸世科 浙江人進士以上俱天啓年任
許其孝 北直人進士
張養 山西人進士
鄧啓隆 江西人進士崇禎[illegible]任



張錫命 四川人進士
高欽舜 浙江人進士
黃希憲 江西人進士
李完 四川人進士
賈多男 北直人進士
黃諫卿 福建人舉人
張緒綸 山東人進士
楊仁愿 江西人進士
鄭友玄 福建人進士
倪嘉慶 進士以上俱崇禎年任

國朝

李發元 直隸高陽人進士順治二年任
李嵩陽 河南封丘人舉人四年任有傳
張翮 山西人進士六年任
王士驥 浙江山陰人進士七年任
崔胤弘 直隸人進士九年任
張琮 山西人進士十一年任
張自德 遼東人十二年任
姜圖南 浙江會[illegible]人進士十三年任
閆尚登 遼東人十五年任
周宸藻 浙江人進士十六年任

揚州府志　卷十一

孫廷枏 陝西平涼人進士撰修清白戶役革蕩額以均平
祝　詠 湖廣桂陽人進士　白　瀋 廣西蒼梧人進士政多平恕
陳文浩 福建閩縣人有傳　徐九皋 湖廣沔陽人舉人
朱同芳 浙江餘姚人舉人　方啓參 湖廣巴陵人舉人
劉廷儀 浙江慈谿人進士　韓志仁 山西蒲州人舉人
劉廷錫 山東掖縣人舉人　張大顯 湖廣蘄州人舉人
王　佐 福建同安人舉人　燕　淳 山東德州人宰人
張大化 直隸開州人進士　章　接 浙江蘭谿人俱嘉靖年任
杜　棟 山東即墨人進士　陳觀衡 山東東平人進士
張予中 浙江新縣人俱隆慶年任　潘予雨 山東歷城人舉人
樂舜賓 浙江定海人進士　萬鵬程 直隸順天人舉人
蔡民望 福建晉江人舉人　徐　嵩 江西貴溪人
黃　濤 江西弋陽人　盧洪先 陝西咸寧人
曹　鉞 直隸華亭人　張邦伊 浙江鄞縣人
邵艮材 福建莆田人舉人　裴進祖 山西澤州人
啓本峻 浙江鄞縣人　蔣　洽 浙江[illegible]人舉人
陳懋昭 江西泰和人舉人　陳　珞 江西南昌人進士
施可大 浙江遂安人舉人　黃　宇 湖廣漢陽人舉人
王道政　韓于連 陝西人
張一棟 山西澤州人進士　陳岡紀 浙江烏程人俱萬曆年任

李茂榮 陝西人天啓二年任　趙虞佐 陝西人舉人崇禎八年任
國朝
王應元 遼東遼陽人監生順治三年任　孫永盛 遼東寬奠人監生五年任
崔　源 滿洲人貢生七年任　崔　昇 遼東籍滿洲人貢生七年任
吳承昇 遼東遼陽人內院理事八年任　李士禎 山東昌邑人貢生九年任
蘇　霖 順天宛平人進士十年任　劉澤芳 順天宛平人進士十四年任
吳爾遇 河南安陽人舉人十六年任　楊士桓 順天通州人貢生十六年任
塗騰茂 直隸延慶人拔貢康熙二年任　申偉抱 遼東遼陽人貢生八年任
薛所習 河南孟縣人恩貢十二年任十四年本官裁缺不設
明鹽運副使
竇　忠 宣德六年任　柴　秀 河南洛陽人舉人
金　鼎 浙江錢塘人舉人　孫　進 直隸束鹿人舉人

揚州府志　卷十一

陳　宣 江西南昌人舉人俱成化年任　倪　滋 江西高安人
萬　福 江西進賢人進士以課最陞南京刑部郎中
魏　祿 山東濱州人　曹　璩 臨安衛人舉人
王　瑁 直隸同安人舉人　張　瑢 直隸南皮人舉人俱弘治年任
夏　麟 江西新喻人舉人　劉　讓 江西新昌人舉人有傳
趙　瓚 江西太和人舉人　王用予 山西汾州人舉人
閻邦重 山西壽陽人舉人俱正德年任　劉大清 福建莆田人舉人
吳　望 江西餘干人舉人　徐元祉 陝西秦州人進士
黃　錡 直隸東流人　呂　蘢 江西進賢人舉人
陳　价 河南汝陽人進士　張　燦 江西安福人

郭　俊 山西陽曲人舉人
劉元晏 河南郾城人
汪　渠 江西進賢人進士
王允武 直隸永平人
林應賜 福建莆田人舉人
丘　瓚 直隸大興人
楚孔生 山東曹州人俱嘉靖年任
劉東魯 山東濮州人舉人隆慶年任
成鐘音 山東益都人進士
周汝漢 浙江餘姚人
劉秉中 山東臨淄人舉人
曹　鉄 直隸華亭人
沈應坤 山西猗氏人舉人
龐一正 山東茌平人
胡　頎 浙江金華人
聶有功 江西永豐人
周　廸 湖廣蘄水人舉人
陳禹謨 湖廣夷陵人舉人
陳　胤 直隸豐潤人舉人
嚴世昌 浙江餘姚人舉人



趙鳳威 浙江金華人舉人
丁　偕 江西上饒人
韋從節 廣西上林人
胡季貞 天啓年任
黃元功 直隸邢臺人進士
劉　化 俱崇禎年任

國朝

勞于廷 浙江山陰人監生順治三年任
吳允昇 遼東遼陽人內院理事五年任
崔　源 滿洲人貢生六年任
方　策 滿洲人貢生七年任
潘可教 浙江新城人貢生九年任
朱懋文 浙江山陰人吏員十一年任
盧碩輔 陝西西和人拔貢十四年任
李　璣 直隸高邑人官生十[illegible]年任
李呂垣 順天宛平人進士康熙元年任
張漢傑 遼東海[illegible]人貢生[illegible]年任
張慎行 直隸南宮人進士九年任
何　林 順天大興人[illegible]浙江山陰人[illegible]十[illegible]年任
任十四年奉
裁缺不設

明[illegible]通判官揚　陵

王　通 俱宣德年任
崔友智
薛　華 俱正統年任
蘇　殷 福建龍溪人
徐　海 直隸任丘人俱天順年任
張　紀 河南府[illegible]人
李　森
梁　潔 廣東[illegible]人
畢　綸 江西弋陽人
楊　璜 直隸[illegible]州人
王秉燮 四川[illegible]江人進士
張　瑛 湖廣[illegible]潭人
蹇　貴 山西大寧人
徐鵬舉 四川遂州人有傳
王　宸 舉人
歐陽良 江西太和人舉人
袁　雲 直隸[illegible]人
嚴　藺 河南扶溝人舉人
宋　昇 直隸定州人舉人



黎　岳
朱　紀 陝西涇陽人
毛　翔 四川內江人舉人
劉　仁 山東益都人舉人俱弘治年任
聶　升
謝　貴 江西新淦人
黎　磐 廣東電白人舉人
劉文瀚 湖廣沅陵人
聞人詔 浙江仁和人舉人
夏邦謨 四川涪州人進士有傳
陳　珏 福建閩縣人
丁　瑀 山西蒲州人舉人
張秉燮 河南鄧州人舉人
呂　憲 直隸藁城人舉人俱正德年任
屠應埈 浙江平湖人進士
張　鉞 陝西[illegible]寧人
丁　鎬 山東平度人舉人
譚　統 浙江義烏人舉人
林　橋 福建莆田人進士
羅國賓 廣東四會人舉人

江西之南昌瑞州袁州臨江撫州建昌饒州南康
九府淮北綱鹽額行二十二萬九千一百二十三引行
於江南之盧州鳳陽二府安慶府之桐城一縣滁州及
來安縣河南之汝寧一府開封府之陳州西華商水項
城沈丘五州縣南陽府之舞陽縣食鹽額行二十六萬
四千九十八引行于江南江寧府之上元江寧句容溧
水高淳江浦六合七縣寧國一府揚州府之江都一縣
淮安府之山陽清河桃源沭陽贛榆邳州宿遷睢寧等
八州縣和州及含山縣滁州之全椒縣焉



揚州府志卷之十三

驛傳

揚爲劇郡水陸通衢馹馹征夫載馳載驅鞅掌是
供賢之拱虞皇華載道職思其居作驛傳志

一各州縣驛原設馬叁百肆拾壹匹今復設馬伍拾
肆匹共設馬叁百玖拾伍匹每匹日支草料銀捌
分歲共需銀壹萬壹千叁百柒拾陸兩歲需買馬
銀伍千伍百貳拾伍兩鞍轡槽鍘鍋桶柴薪燈油
藥材醫獸鞍屜皮條修理蓬廠等項共銀柒百陸
兩伍錢



一各州縣驛原設馬夫叁百叁拾叁名今復設馬夫
肆拾陸名共設馬夫叁百柒拾玖名每名日支工
食銀肆分叁分不等歲共需銀伍千肆百貳拾伍
兩貳錢　康熙十五年閏月十六日奉
旨裁定於敬陳裁差等事案內實留夫馬工料支應等
項歲需原額銀貳萬玖千捌百玖兩柒錢於康熙
二十年十二月二十日
恩詔內今酌復銀捌千叁百叁拾壹兩二共銀叁萬捌
千壹百肆拾兩柒錢
一各州縣原設水夫叁百肆拾名今添水夫貳百名

共伍百肆拾名每名日支工食銀肆分歲共支銀
柒千柒百柒拾陸兩
一各州縣原設旱夫壹百柒拾名今添旱夫壹百壹
拾名共貳百捌拾名每名日支工食銀肆分歲共
支銀肆千叁拾貳兩
一各州縣驛原設支應原額銀貳千伍百兩今添銀
捌百兩共銀叁千叁百兩
以上歲共需銀叁萬捌千壹百肆拾兩柒錢
江都縣壹等極衝
一原設馬玖拾匹今添馬拾匹共馬壹百匹每匹日



支草料銀捌分歲共需銀貳千捌百捌拾兩歲需
買馬價銀壹千伍百兩鞍轡槽鍘鍋桶柴薪燈油
藥材鬃鞭韂屜皮條修理蓬廠等項銀壹百捌拾兩
一原設馬夫玖拾名今添設馬夫拾名共壹百名每
名日支工食銀肆分歲共需銀壹千肆百肆拾兩
一原設水夫壹百名今添水夫陸拾名共設水夫壹
百陸拾名每名日支工食銀肆分歲共需銀貳千
叁百肆兩　康熙十年十二月二十日奉
旨裁定於敬陳減差案內實留夫馬工料支應等銀壹
萬壹千貳百玖兩今於康熙十年十月二十日

恩詔內酌復銀貳千肆拾壹兩共銀壹萬叁千貳百伍
拾兩
一原設旱夫柒拾名今添旱夫貳拾名共玖拾名每
名日支工食銀肆分歲共需銀壹千貳百玖拾陸
兩
一原設廣陵驛支應原額銀柒百兩今添銀壹百兩
共銀捌百兩
一原設邵伯驛支應原額銀叁百兩今添銀壹百伍
拾兩共銀肆百伍拾兩
以上歲共需銀壹萬叁千貳百伍拾兩



邵伯腰站壹等極衝
一原設馬肆拾匹每匹日支草料銀捌分歲共需銀
壹千壹百伍拾貳兩歲需買馬銀陸百兩鞍轡槽
鍘鍋桶柴薪燈油藥材醫獸鬃鞭皮條修理蓬廠
等項每匹歲需銀壹兩捌錢共銀柒拾貳兩　康
熙十五年四月十六日奉
旨裁定於敬陳減差案內實留夫馬工料等銀貳千叁
百捌拾捌兩今於康熙二十年十二月二十日
恩詔內酌復銀壹拾貳兩共銀貳千肆百兩
一原設馬夫肆拾名每名日支工食銀肆分歲共需

銀伍百柒拾陸兩
以上歲共需銀貳千肆百兩即在江都縣遞馬
項下支給
高郵州壹等極衝
一原設馬柒拾匹今添馬伍匹共馬柒拾伍匹每匹
日支草料銀捌分歲共需銀貳千壹百陸拾兩歲
需買馬銀壹千壹百貳拾伍兩鞍轡棕鍘鍋桶柴
薪燈油藥材皺鏇皮條修理棚廠等項共銀壹百
叁拾伍兩　康熙十五年四月十六日奉
旨裁定於敬陳減差案內實留夫馬工料支應等銀陸



千玖百玖拾伍兩於康熙二十年十二月二十日
恩詔內酌復銀壹千柒百貳拾叁兩共額銀捌千柒百
壹拾捌兩
一原設馬夫柒拾名今添馬夫伍名共柒拾伍名每
名日支工食銀肆分歲共需銀壹千捌拾兩
一原設水夫壹百名今添水夫伍拾名共壹百伍拾
名每名日支工食銀肆分歲共需銀貳千壹百陸
拾兩
一原設旱夫肆拾名今添旱夫叁拾名共柒拾名每
名日支工食銀肆分歲共需銀壹千捌兩

一原設盂城驛支應廪糧銀伍百兩今添銀壹百
共銀陸百兩
一原設界首驛支應廪糧銀叁百兩今添銀壹百伍
拾兩共銀肆百伍拾兩
以上歲共需銀捌千柒百壹拾捌兩
界首驛壹等極衝
一原設馬肆拾匹今歸回儀真原馬貳拾匹該站止
留馬貳拾匹議加馬貳拾匹共馬肆拾匹每匹日
支草料銀捌分歲共需銀壹千壹百伍拾貳兩歲
需買馬銀陸百兩鞍轡棚廠藥材等項每匹需銀



壹兩捌錢共銀柒拾貳兩　康熙十五年四月十
六日奉
旨裁定於敬陳減差案內實留儀真縣夫馬工料等銀
貳千叁百捌拾捌兩今於　題明事案內歸回儀
真馬貳拾匹工料等銀壹千肆拾貳兩肆錢該站
止留額銀壹千叁百肆拾伍兩陸錢於康熙二十
年十二月二十日
恩詔內酌復銀壹千伍拾肆兩肆錢共銀貳千肆百兩
一原設馬夫肆拾名除歸回儀真馬夫壹拾陸名止
留馬夫貳拾肆名今加夫壹拾陸名共肆拾名每

名日支工食銀肆分歲共需銀伍百柒拾陸兩
以上歲共需銀貳千肆百兩查此站原係儀眞
縣遞馬調撥在站接遞因奉　部文二應調協
應自康熙二十一年正月初一日起撤回已經
歸回儀眞縣馬貳拾匹仍撥在站馬貳拾匹再
加馬貳拾匹共足肆拾匹之數其所需工料應
分歸高寶二州縣各半喂養但該州縣本屬錢
糧每年灾蠲賓徵無幾致貲撥補週折今議將
所需工料錢糧每年在於揚屬解街裁站銀內
撥給造入奏銷理合登明



寶應縣壹等極衝
一原設馬柒拾匹今加馬伍匹共馬柒拾伍匹每匹
日支草料銀捌分歲共需銀貳千壹百陸拾兩歲
需買馬銀壹千壹百貳拾伍兩鞍轡槽鍘鍋桶柴
薪燈油藥材鞦鞭皮條修理棚廠等項共銀壹百
叁拾伍兩於　康熙十五年四月十六日奉
旨裁定於敬陳減差案內實留夫馬工料支應等銀陸
千陸百玖拾伍兩於康熙二十年十二月二十日
恩詔酌復銀壹千伍百柒拾叁兩共額銀捌千貳百陸
拾捌兩

一原設馬夫柒拾名今添馬夫伍名共柒拾伍名每
名日支工食銀肆分歲共需銀壹千捌拾兩
一原設水夫壹百名今添設水夫伍拾名共壹百伍
拾名每名日支工食銀肆分歲共需銀貳千壹百
陸拾兩
一原設旱夫肆拾名今添旱夫叁拾名共柒拾名每
名日支工食銀肆分歲需銀壹千捌兩
一原設安平驛支應廩糧銀伍百兩今添銀壹百兩
共銀陸百兩
以上歲共需銀捌千玖百陸拾捌兩



泰州叁等衝衝
一原設馬貳匹今添馬叁匹共馬伍匹每匹日支草
料銀捌分歲共需銀壹百肆拾肆兩歲需買馬銀
貳拾伍兩三年方准報倒槽鍘鍋桶柴薪修理棚
廠燈油藥材鞍屜鞦鞭皮條等項銀柒兩伍錢
康熙十伍年四月十六日奉
旨裁定於敬陳減差案內實留夫馬工料等項歲需銀
柒拾捌兩肆錢於康熙二十年十二月二十日
恩詔內今酌加銀壹百叁拾兩伍錢共銀貳百[illegible]欽
錢

一原設馬夫壹名今添貳名共叁名每名日支工食
銀叁分歲共需銀叁拾貳兩肆錢
以上通共歲需銀貳百捌兩玖錢
通州三等稍衝
一原設馬貳匹今添馬叁匹共馬伍匹每匹日支草
料銀捌分歲共需銀壹百肆拾肆兩歲需馬價銀
肆拾伍兩三年方准報倒鞍轡槽鍘鍋桶柴薪燈
油等項共銀柒兩伍錢康熙十五年四月十六奉
旨裁定於敬陳裁差案內實留夫馬工料等項銀柒拾
捌兩肆錢於康熙二十年十二月二十日



恩詔內今酌復銀壹百叁拾兩伍錢共銀貳百捌兩玖
錢
一原設馬夫壹名今添貳名共叁名每名日支工食
銀叁分歲共需銀叁拾貳兩肆錢
以上通共歲需銀貳百捌兩玖錢
儀真縣二等衝
一原設馬貳拾伍匹今添馬伍匹又原剳馬貳拾匹
在站外止歸回馬貳拾匹共馬伍拾匹每匹日支
草料銀捌分歲共需銀壹千肆百肆拾兩歲需
馬價銀伍百兩年半方准報倒鞍轡槽鍘鍋桶柴

油藥材并修理棚廠等項每匹需銀壹兩捌[illegible]
銀玖拾兩 康熙十五年四月十六日奉
旨裁定於敬陳裁差案內實留夫馬工料支應等銀貳
千貳百捌拾柒兩伍錢又歸回原撥界首站馬貳
拾匹工料等銀壹千陸拾貳兩肆錢共額銀叁千
叁百貳拾玖兩玖錢於康熙二十年十二月二十日
恩詔內今酌復銀壹千伍百肆拾捌兩壹錢共額銀肆
千捌百柒拾捌兩
一原設馬夫貳拾名今添馬夫肆名又歸回原撥界
首腰站馬夫拾陸名共馬夫肆拾捌名每名日支工



食銀肆分歲共支銀伍百柒拾陸兩
一原設水夫肆拾名今添水夫肆拾名共捌拾名每
名日支工食銀肆分歲共需銀壹千壹百伍拾貳
兩
一原設旱夫貳拾名今添夫叁拾名共伍拾名每名
日支工食銀肆分歲共需銀柒百貳拾兩
一原設儀真水驛支應廩糧銀貳百兩今加銀貳百
兩共銀肆百兩
以上通共歲需銀肆千捌百柒拾捌兩
如皋縣三等稍衝

一原設馬貳匹今添馬叁匹共馬伍匹每匹日支草
料銀捌分歲共需銀壹百肆拾肆兩歲需馬價銀
貳拾伍兩三年方准報倒鞍轡槽鍘鍋桶柴薪燈
油等項共銀柒兩伍錢康熙十五年四月十六奉
旨裁定於敬陳裁差案內實留大馬五匹料等銀柒拾捌
兩肆錢今於康熙二十年十二月二十日
恩詔內酌復銀壹百叁拾兩伍錢共銀貳百捌兩玖錢

璧

一原設馬夫壹名今添貳名共叁名每名日支工食
銀叁分歲共需銀叁拾貳兩肆錢



以上通共歲需銀貳百捌兩玖錢

附船政

府屬各州縣號座等船工食修銀已未復畧節數目

高郵州額編工食漕字頭號座船壹隻查本船自明季
額設在於 漕院衙門後奉裁滸併 總漕部院衙
門水手工食壹百伍拾壹兩貳錢內泰州銀壹百兩
捌錢本州銀伍拾兩肆錢於康熙二十二年欽奉
恩詔案內復給歲修出自江都縣 總漕部院天字十
號座船一隻查本船今歸 撫院衙門水手工食銀
肆拾陸兩玖錢於康熙二十二年欽奉
恩詔案內復給舖修銀叁拾兩蒋裁未復 本州座船



一隻水手工食銀肆拾捌兩於康熙二十二年欽奉
恩詔案內復給額修 漕撫部院舖修銀叁拾兩 鹽
院修船銀叁拾兩 漕院修船銀叁拾兩、南河工
部修船銀貳拾伍兩 戶部鈔關修船銀貳拾伍兩
月字四十四號五號座船二隻修船銀伍拾兩原
在刑廳衙門今奉行歸併本府在省在蘇裝差以上
共修銀壹百玖拾兩於康熙十四年酌議捐造案內
奉裁未復 宣樓船三隻自順治十七年間守道舒
江南三大關并預造座船等事案內奉
旨成造裝送南北官兵共水手工食若鹽銀兩於康熙

元年奉□鳳撫部院林　憲行比照山陽縣樓號船
事例每年各船銀壹百貳拾肆兩捌錢出自該州牙
行辦給自康熙九年奉裁現今俱在　藩司　驛道
兩處衙門應差
泰州額編工食　漕院頭號座船一隻水手工食壹百
兩捌錢　提學月字號座船一隻水手工食壹百柒
拾貳兩捌錢　本府華字號地字三號樓字號座船
三隻水手工食銀壹百陸拾捌兩　本州座船一隻
水手工食銀叁拾陸兩其船沉廢　總漕部院座船
一隻水手工食銀壹百肆拾壹兩　總河部院座船



一隻水手工食銀伍拾兩肆錢以上各號座船自明
季額設在於各衙門應差水手工食銀兩於康熙二
十二年欽奉
恩詔案內復給額修　揚字頭號座船一隻　揚字二
號座船一隻　揚字三號座船一隻三船自明季年
間原在揚道衙門應差後因揚道奉裁歸併　淮揚
道衙門續奉本道發州停泊年久沉廢止存底板
學道月字號座船一隻　本府地字三號座船一隻
　本府樓字號座船一隻以上原編修船銀共壹百
肆拾叁兩於欽奉

上諭事并請
旨酌量等事奉裁充餉未復　宣樓船三隻自順治十
七年間請於江南三大困并節造舟楫等事案內奉
旨成造裝應南北官兵其水手工食苫蓋銀兩於康熙
元年間奉　鳳撫部院林　憲行比照山陽縣樓號
船事例每船每年各銀壹百貳拾肆兩捌錢出自該
州設項辦給自康熙玖年奉裁未復三船現在　藩
司　驛道兩處衙門應差
江都縣額編工食　總漕天字一號座船一隻水手工
食銀陸拾肆兩捌錢　總漕日字號座船一隻水手



工食銀柒拾貳兩　鹽院頭號二號座船二隻水手
工食銀壹百肆拾肆兩　本縣地字十伍號座船一
隻歸府應差水手工食銀叁拾陸兩　撫院大字一
號座船一隻本船原在　按院衙門因院本裁歸併
巡撫部院衙門每年水手工食銀壹百肆拾肆兩作
于本縣月夫欵內奉裁未復　揚州營遊擊明字號
座船一隻水手工食銀肆拾陸兩玖錢　揚州鈔關
座船一隻水手工食銀陸拾柒兩　又月字肆拾號
座船一隻水手工食銀伍拾兩肆錢　二省部院座
船一隻工食銀壹拾叁兩肆錢以上各船自明季額

設至今俱在于各衙門應用水手工食俱于康熙二
十二年欽奉
恩詔案內照舊復給須修　撫院天字一號座船一隻
漕字頭號座船一隻　總河部院揚州六號座船一
隻　總漕部院天字四號座船一隻　鹽院頭號座
船一隻　本府華字號座船一隻　本府地字十五
號遊船一隻以上各船原編修銀共叁百貳拾肆兩
于康熙十四年奉裁未復　宜遊船四隻自順治
十七年開奉
旨成造裝應府北官兵其水手苦蓋銀兩于康熙元年



開奉　撫部院林　憲行比照山陽縣樓號船事
例每年各銀壹百貳拾肆兩捌錢出自該縣牙稅欽
內徵給于康熙九年奉裁未復其船現在　潘司
驛道兩處衙門應差
儀真縣　本府風字號座船一隻本船自明季額設水
手工食銀陸拾兩於康熙二十二年欽奉
恩詔案內照舊支給每年歲修銀貳拾兩出自通州協
濟奉裁未復　南河工部清字號座船一隻在於本
衙門乘坐于康熙十五年奉裁船歸　淮陽道[illegible]
大修朽爛發回沉廢水手工食銀伍拾陸兩出自高

郵州并本縣歲修銀貳拾捌兩俱奉裁未復　宜樓
船三隻于順治十七年開奉
旨成造裝應南北官兵其水手工食并苦蓋銀兩于康
熙元年開奉　風撫部院林　憲行比照山陽縣樓
號船事例每年各銀壹百貳拾肆兩捌錢出自本縣
充行人戶并房田欽內于康熙九年奉裁未復其船
現在　潘司　驛道兩處衙門應差
泰興縣額編工食　本府江防同知座船一隻本船自
明季額設今歸　潘司　驛道衙門裝應官兵水手
工食銀伍拾肆兩于康熙二十二年欽奉



恩詔案內照舊復給額修　按院原額座船一隻　本
府清軍同知春字號座船一隻　本府江防同知瓜
字捌號座船一隻以上三船原編修銀捌拾貳兩于
欽奉
上諭事請
旨酌量等事案內奉裁未復　宜樓沙船三隻于順治
十七年開奉
旨成造裝應南北官兵其水手工食并苦蓋銀兩于康
熙元年開奉　風撫部院林　憲行比照山陽縣樓
號船例每年各銀壹百貳拾肆兩捌錢出自本縣設

貭措給於康熙九年未裁未復其船現在　藩司
驛道兩處衙門應差
寶應縣　本縣座船一隻水手工食銀拾貳兩康熙二
十二年欽奉
恩詔案內復給其船沉廢額修揚州營遊擊修船銀拾
兩　揚州鈔關修船銀拾兩　院道部府修船銀叁
拾兩以上修銀奉裁未復　宣樓沙船三隻于順治
十七年間奉
旨成造裝應南北官兵水手工食苫葢銀兩于康熙元
年奉　鳳撫部院林　憲行比照山陽縣樓號船事



例每年各銀壹百貳拾肆兩捌錢出自本縣牙行辦
給于康熙九年奉裁未復今各船現在　藩司　驛
道兩處衙門應差惟會呂芳一船本年四月裝兵失
風沉水破廢奉　驛道詳奉　總督部院批行停修
仰縣折變
興化縣　本縣座船一隻水手工食銀貳拾肆兩于康
熙二十二年欽奉
恩詔案內復給其船沉廢　宣樓船一隻于順治十七
年間奉
旨成造裝送南北官兵水手工食苫葢銀兩于康熙元

年奉　鳳撫部院林　憲行比照山陽縣樓號船事
例每年各銀壹百貳拾肆兩捌錢出自本縣各牙辦
給于康熙九年奉裁未復今貳船現在　藩司　驛
道衙門兩處應差
如臯縣　本府管糧通判座船一隻水手工食銀陸拾
兩於康熙二十二年欽奉
恩詔案內復給其船沉廢　本縣座船一隻水手工食
銀貳拾肆兩于康熙二十二年欽奉
恩詔案內復給其船沉廢　宣樓船二隻于順治十七
年間奉



旨成造裝應南北官兵其水手工食苫葢銀兩于康熙
九年間奉　鳳撫部院林　憲行比照山陽縣樓號
船事例每船每年銀壹百貳拾肆兩捌錢於康熙九
年奉裁未復今二船現在　藩司　驛道衙門應差

關稅

賦有關市以抑豪強取利甚者等語括黄撫序滸
歲是賴循良恍以足國運以裕商作關稅志

自周禮有關市之賦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凡貨
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
之漢武帝初算商賈而䇲権之法行矣明初止有商稅
未有船鈔至宣德間始設鈔關凡七所所権本色錢鈔
則歸內庫其收鈔有輕重差實稍專攝亦有設而復罷
者
國朝仍舊制歲以主政壹員榷之康熙二年升府督監



道八年仍設關差以部員督之

揚關錢粮有過關船鈔有寄料船鈔舊額徵銀貳萬
捌千陸百柒拾兩捌錢捌分至順治拾叁年拾貳月
內加徵銀柒千捌百貳拾玖兩貳錢共徵銀叁萬陸
千伍百兩捌分每年按季解戶部交納至康熙拾玖
年拾貳月內奉
旨揚關減買銅觔銀伍千兩加徵額銀伍千兩共徵解
銀肆萬壹千伍百兩捌分止貳拾年壹年至貳拾壹
年仍照原額徵解

揚關舊例每年動支額徵銀壹萬兩採辦銅觔解部
供鑄至康熙拾叁年減買銅銀伍千兩止買伍千兩
至康熙拾玖年復買銀壹萬兩貳拾年復減銀伍千
兩加增額銀伍千兩貳拾壹年仍照舊買銀壹萬兩
辦解

部頒徵收船鈔則例　伍尺銀玖分貳厘　陸尺銀
壹錢伍分玖厘　柒尺銀貳錢貳分玖厘　捌尺銀
貳錢捌分柒厘　玖尺銀肆錢貳分壹厘　壹丈銀
玖錢捌分陸厘　丈壹銀壹兩壹錢肆分陸厘　丈
貳銀壹兩叁錢陸厘　丈叁銀壹兩肆錢玖分陸厘
丈肆銀壹兩陸錢柒分捌厘　丈伍銀壹兩捌錢陸



分肆厘　末陸銀貳兩肆分貳厘　丈柒銀貳兩貳
錢玖厘　丈捌銀貳兩陸錢壹分五厘　鹽船銀貳
兩陸錢壹分伍厘　民船和艙銀每料陸艙每艙以
貳兩為止　糧馬艙口銀每料伍艙每艙以叁兩為
止　竹木牌筏每排銀壹錢

稅契出辦

府屬高江等玖州縣并海門鄉田房稅契出辦部撫操叁餉共銀壹萬壹千壹百捌兩陸錢全書註明借收鹽所節年因水旱災傷故辦不足數又泰興縣操改撫餉銀壹百壹拾叁兩伍錢係門攤鈔銀內出辦共部餉銀伍千兩撫餉銀伍千貳百零貳兩陸錢操改撫餉銀壹千零拾玖兩伍

高郵州田房稅契部撫操叁餉銀壹千四百伍拾叁兩　部餉銀伍百兩　撫餉銀捌百兩　操改撫餉銀壹百伍十壹兩



泰州田房稅契部撫操叁餉共銀壹千壹百壹拾叁兩陸錢　部餉銀壹百陸拾兩　撫餉銀捌百貳兩陸錢　操改撫餉銀壹百伍拾一兩

通州田房稅契部撫操叁餉共銀壹千柒百肆拾貳兩　部餉銀捌百兩　撫餉銀捌百兩　操改撫餉銀壹百肆拾貳兩　海門鄉田房稅契部撫貳餉共銀貳百兩　部餉銀壹百兩　撫餉銀壹百兩

江都縣田房稅契部撫操叁餉共銀叁千叁百壹兩　部餉銀貳千兩　撫餉銀壹千壹百伍拾兩

操改撫餉銀壹百伍拾壹兩

儀真縣田房稅契部撫操叁餉共銀陸百肆拾肆兩　部餉銀壹百伍拾兩　撫餉銀肆百兩　操改撫餉銀玖拾肆兩

泰興縣田房稅契門攤鈔　部撫操叁餉銀陸百肆拾叁兩伍錢　部餉銀壹百柒拾兩　撫餉銀[illegible]百兩　操改撫餉銀壹百壹拾叁兩伍錢

[illegible]縣田房稅契部撫操叁餉共銀叁百捌拾陸兩　部餉銀壹百陸拾兩　撫餉銀壹百伍拾兩　操改撫餉銀柒拾陸兩



興化縣田房稅契部撫貳餉共銀叁百壹拾兩　部餉銀壹百陸拾兩　撫餉銀壹百伍拾兩

如皋縣田房稅契部撫操叁餉共銀壹千叁百玖拾壹兩　部餉銀捌百兩　撫餉銀肆百伍拾兩　操改撫餉銀壹百肆拾壹兩

商稅出辦

府屬揚瓜貳稅司高泰通儀肆稅局商稅內出辦共解支銀伍千貳百捌拾伍兩捌錢貳分柒毫柒絲壹忽柒微本色小麥壹百叁拾柒擔伍斗

揚瓜課司商稅共解支銀壹千壹百玖拾叁兩肆

錢本色小麥伍拾担內　解司充餉銀壹千伍拾
捌兩貳錢　解淮安戶部分司麥伍拾担折銀貳
拾兩　支給撫院船頭工食銀壹百壹拾伍兩貳
錢前奉裁康熙貳拾貳年於欽奉
恩詔事案內見奉行查俟冊到具詳請覆
瓜洲稅課司商稅共解銀壹百玖拾陸兩貳錢壹
分小麥叁拾柒担伍斗內　解司充餉銀壹百捌
拾[illegible]兩貳錢壹分　解淮安戶部麥叁拾柒石折
銀[illegible]伍兩
[illegible]泰州稅局商稅出辦全書坐派解司錄蘇學道
供應文武科場共銀拾玖兩陸錢壹分肆厘伍毫
伍絲如收有餘銀儘解不在全書舊設操賞軍餉
海道供應等欵共銀叁百貳拾捌兩陸錢伍分[illegible]
厘查此項原係舊設因州境節年被水商販不前
無徵遂致缺額俟州境豐熟照數徵解列此備考
泰州稅課局商稅共解支銀叁百陸拾陸兩[illegible]錢
陸厘貳毫壹絲陸忽柒微內　解司充餉銀[illegible]
零捌兩陸厘貳毫壹絲陸忽柒微支給[illegible]
工食銀壹百伍拾捌兩肆錢前經奉裁[illegible]
貳年於欽奉

恩詔事案內見奉行查俟冊到具詳請覆
通州稅課局商稅共解支銀捌百壹拾陸兩捌分
肆厘壹毫貳絲伍忽內　解司充餉銀并存留協
濟江寧科場武場共捌百陸兩捌分肆厘壹
毫貳絲伍忽　支給修理儒學銀拾兩康熙拾肆
年奉裁充餉見於欽奉
恩詔事案內奉查支給各欵俟冊到具詳聽候裁復
寶應縣稅課局商稅共解支銀貳千叁百陸拾伍
兩肆錢伍分零捌毫捌絲本色小麥伍拾担內
解司充餉并協濟江寧科場武場供應共銀捌百



肆拾兩柒錢玖分貳厘肆毫伍絲柒忽伍微　解
淮安戶部分司麥伍拾石折銀貳拾兩　支給各
項工食下程酒禮進舉牌坊旗扁銀壹千伍百零
肆兩陸錢伍分捌厘肆毫貳絲貳忽伍微內康熙
拾肆年各案內奉裁解司充餉銀壹千壹百零肆
兩陸錢伍分捌厘肆毫貳絲貳忽伍微裁存支給
走遞差馬草料工食銀肆百兩康熙貳拾貳年欽
奉
恩詔事案內奉　撫院咨　部允復支給工食銀[illegible]
兩其餘奉裁支給銀兩見奉行查俟冊到詳從

漕運

度支財賦出于東南七省飛輓國計攸關如京如

砥民力勿罷轉輸不匱軍國乂安作漕運志

漕糧兌俱民運至淮徐臨德四倉軍船接運入京通二倉名爲支運永樂末始令民運赴淮安瓜洲補給脚價兌與軍船領運名爲兌運後兌運漸增又令軍船各回附近水次領兌民加過江脚價改四倉米七十萬石令各軍徑赴水次領兌名爲改兌運中又分支運米與天津薊州密雲昌平歲運米四百萬石北糧七十五萬五千六百石南糧三百二十四萬四千四百石內兌運三



百三十萬石改兌七十萬石除側折外每年實通運正耗五百一十八萬九千七百石其有災傷停兌則於附近地方補足如果附近各有災傷漕運就將臨德二倉收貯米照數支運湊合四百萬之數總漕都御史督理之

運道自山陽歷高郵至揚州入江運河即邗溝也西受七十二澗之水由甓社等湖經金門姚港口二閘而入是名高郵漕河南至江都界瓜儀二處入江寶應接天妃閘淮水入梁與湖水合流爲漕河瀕湖曰西堤明平江伯陳瑄所造以捍湖傍城曰中堤至城東古漕河廢中堤圮壞今一概稱東堤運河在堤之間閘凡若干座水大則啓閘以洩水小則閉閘以濟運　揚州高寶運道計二百六十餘里自清河口引淮爲清江浦至烏沙河瀕寶家白馬氾湖抵黃浦入淺及寶應縣槐樓南接江都西抵瓜洲即胎縣界皆通運道所經也儀其上下江口及瓜洲儀河皆由江達淮又運道之襟喉也總河都御史督理之

揚州府屬衛船數目弁丁員名并屯衛歸併處所

揚州衛掌印守備一員領運千總二十員隨幫五員

揚州衛江南幫今改本衛頭幫領運千總二員隨幫



一員漕船玖拾貳隻每隻運丁拾貳名共壹千壹百肆名兌運蘇州漕糧

揚州衛山東幫今改本衛二幫領運千總二員隨幫一員漕船捌拾陸隻每隻運丁拾貳名共壹千叁拾貳名兌運山東府屬漕糧

高郵衛江南幫今改本衛叁幫領運千總二員隨幫一員漕船壹百隻每隻運丁拾名共壹千名兌江儀高寶興泰漕糧

高郵衛山東幫今改本衛肆幫領運千總一員漕船叁拾陸隻每隻[illegible]拾貳名共肆百叁拾貳名兌山

東濟南府屬漕糧
鹽城所江南幫今改本衛伍幫領運千總二員漕船
貳拾貳隻每隻運丁拾名共貳百貳拾名兌泰州漕
糧
鹽城所山東幫今改本衛陸幫領運千總二員漕船
拾叁隻每隻運丁拾貳名共壹百伍拾陸名兌山東
撫屬漕糧
興化所江南幫今改本衛柒幫領運千總二員隨幫
一員漕船叁拾貳隻每隻運丁拾名共叁百貳拾名
兌興化泰州漕糧



通州所江南幫今改本衛捌幫領運千總二員漕船
叁拾壹隻每隻運丁拾名共叁百壹拾名兌通泰如
皋漕糧
通州所山東幫今改本衛玖幫領運千總二員漕船
拾貳隻每隻運丁拾貳名共壹百肆拾肆名兌山東
府屬漕糧
泰州所江南幫今改本衛拾幫領運千總一員隨幫
一員漕船肆拾捌隻每隻運丁拾名共肆百捌拾名
兌泰州漕糧
[illegible]員兩掌印衛守備一員領運千總一員隨[illegible]

員
本衛江南幫原設漕船壹百壹拾隻內除永減船捌
隻又除灰石減船貳隻實運漕船壹百隻每船用軍
拾名共運丁壹千名兌運蘇州府屬漕糧
揚州儀真二衛屯折丁田仍屬二守備管轄不敘外
其
高郵衛屯折丁田自康熙拾捌年爲始分併高郵州
江都縣寶應縣天長縣四州縣徵輸除高江寶三邑屬
揚州其天長一縣屯折錢糧屬鳳陽府泗州徵
通州所屯折丁田自康熙拾捌年爲始歸併通州徵



輸
泰州所屯折丁田自康熙拾捌年爲始歸併泰州徵
輸
興化所屯折丁田自康熙拾捌年爲始歸併興化縣
徵輸
鹽城所屯折丁田自康熙拾捌年爲始歸併鹽城縣
徵輸今屬淮安府

揚州府卷十二終